喬家才著

浩然集（三）

——關山煙塵記

何應欽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浩然集(三)

本集共分四冊・恕 不 零 售
精裝本 全四冊・定價新台幣捌佰元
平裝本 全四冊・定價新台幣陸佰元
著作者：喬 家 才
出版者：中外圖書出版社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
編印者：中 外 雜 誌 社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
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初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1138號

读閩山煙塵记有感

辛酸述往事
無語話從頭
賸將兩行淚
又向故人流

劉啓瑞



著者就讀黃埔軍校時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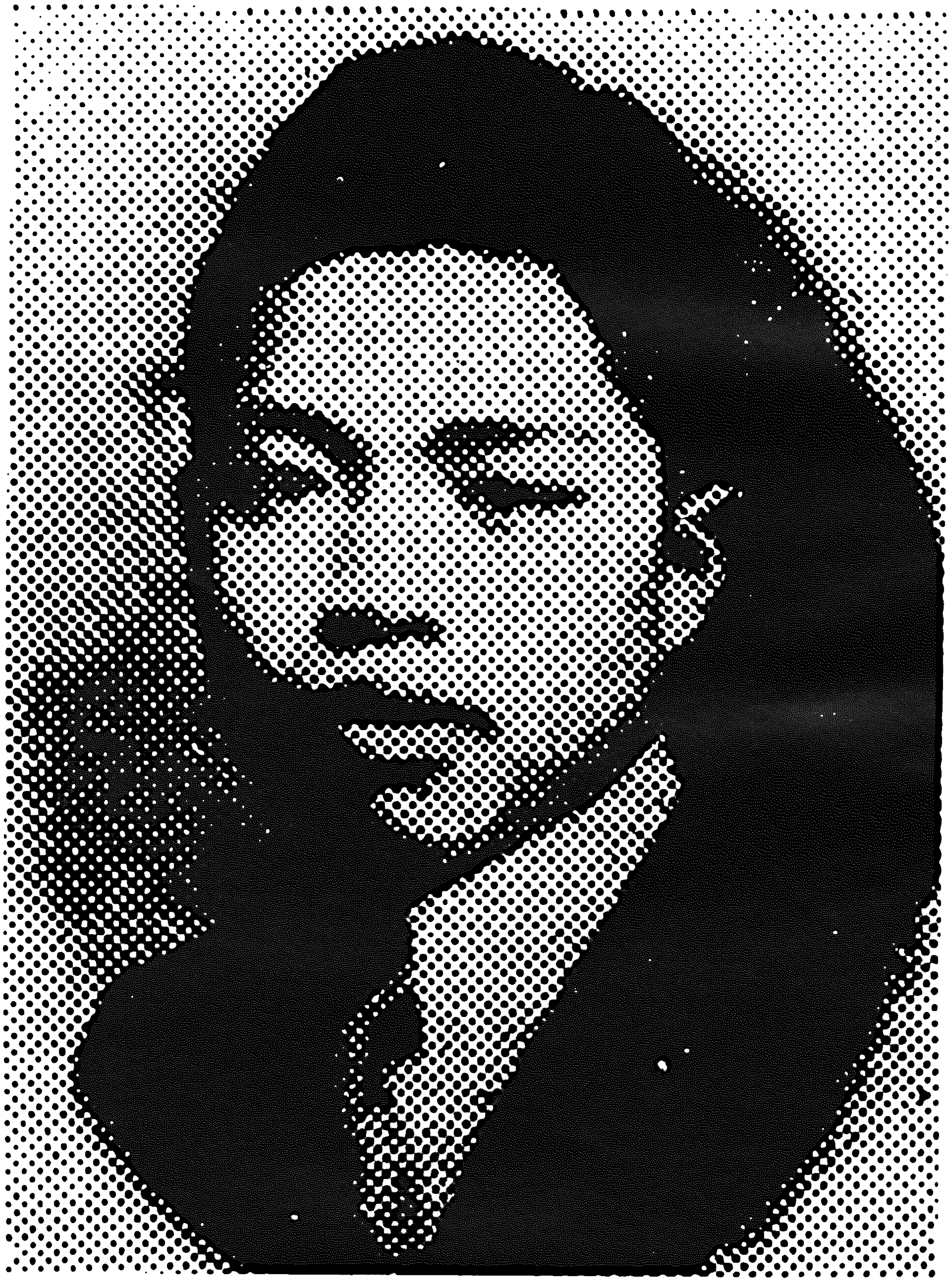


著者夫人郭同梅女士遺照，郭女士民國二十八年在北平被日本憲兵逮捕，自殺三次未死

前軍統局北平區區長薄有錂



前軍統局天津區區長曾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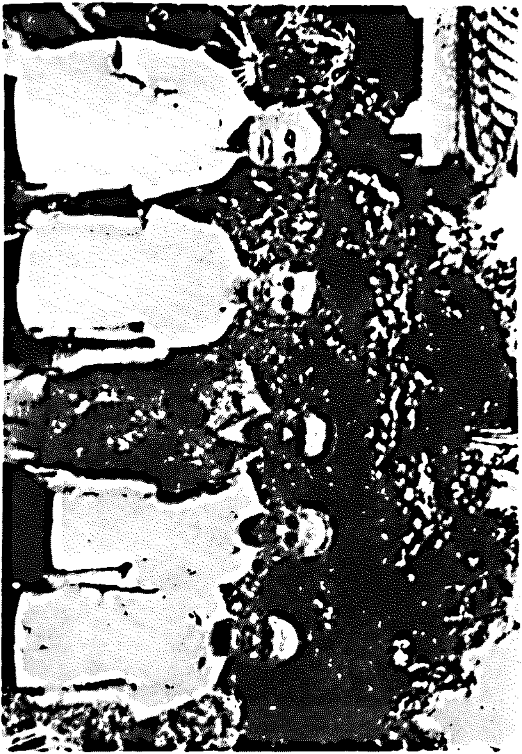




抗戰時期戴笠將軍在忠義救國軍基地招待美國盟軍。



著者（左二）任第一戰區黨政軍工作總隊長與中美合作所第三訓練班副主任 楊蔚（右）宴請美國教官留影。



著者（右二）與抗戰時期共事老同志合影，中河南省警務處長楊蔚，左二綏遠敵後工作負責人立法委員張季春，左國大代表王孔安。

前言

人生像一場大夢，一轉瞬就是六十年。回憶六十年來，所作所為，幾乎無一是處，那麼為什麼又要寫這本書呢？基於後面的幾種原因，不能不寫。

戴雨農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時代巨人，他對於國家民族，對於革命領袖的忠貞，為他人所不能及；他的智慧與才能，也是他人所不能及。八年抗戰，他對於國家的功勳，給予敵人的打擊，眞是無與倫比。戴先生殉職已經二十年了，年青的一代很少人知道他，年老的一代對他的了解也可能很模糊。現在為紀念他殉職二十週年，為了使人們更認識他，更了解他，需要把他的許多故事寫出來，讓人們從那些細微的地方，領會出他是如何的偉大，如何的超人，這就是不能不寫這本書的第一個原因。

一般人對於革命情報工作，有一種誤解和偏見，因為這一種工作，本身很機密，人們很少了解它的眞象。又因為這一種工作的本質，就是一門不受人家歡迎的工作，偏偏我又把一生的大部份時間和精力，獻給了這種工作，我有義務，也有責任，現身說法，對社會有一個交代。我想，當你看了這本書，舉一反三，可以了解革命情報工作究竟做了些什麼，革命情報工作同志，究竟是些什麼人物，這就是不能不寫道本書的第二個原因。

我們的同志們，不計個人安危，出生入死，敵前敵後，冒險犯難，甚至灑盡熱血，貢獻了寶貴的生命，做了無名英雄，究竟爲了什麼？他們那種慷慨就義，視死如歸的精神，永遠是感人的。時間過得眞快，不覺已經二十年了，許多同志死得慷慨壯烈，求仁得仁，心安理得。可是我不願意埋沒了他們那種偉大的英勇事蹟，永久無名。我要盡後死者的責任，就我所知道的，表揚出來，以啓發黃帝子孫對於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希望年青的一代，獻出他們的力量，完成反共復國大業，這就是我不能不寫這本書的第三個原因。

這本書敍述的故事是從七七抗戰開始，以至抗戰勝利，這些年當中，就我個人親身經歷接觸過的一切，不加渲染，用笨拙的筆法，赤裸裸地寫出來。因此，書中的人物，都是眞實的，書中的故事，也都是眞實的。不過我沒有寫作的經驗和技術，表達不夠高明，不能把故事寫得更生動一些。本書所寫人物，不論是友是敵，所有稱謂，都是當時的官銜或職位，不加褒貶，以存眞實。

書內敍述的許多故事，在二十年前，可能都是機密的，現在時過境遷，都已經成爲歷史的陳蹟，再也沒有秘密可言了。至於書中提到的人物，有些人現在仍在臺灣，爲了不歪曲事實，直書無隱，但是我對任何人都無成見，更不含絲毫惡意。又因爲事隔二十多年，全憑個人的記憶，有些地方，也許因爲記憶模糊，可能稍有出入，尚希原諒，並予指導！

目次

空前國難

九一八……一
西安事變……九
七七……一九
南下……三一
河南行……四五
西上……六四

華北之行

北上……七四
天津來去……八三
北平小住……九九

太原道上……一〇六
出塞……一一三
故鄉……一二五
歸途……一三七

陪都重慶

督察主任……一五〇
四一大會……一五七
督察工作……一六六
雷鳴遠之死……一七九

太行兩年

上山……一八二
軍區……一九〇
陵川戰役……一九八
太岳突圍……二〇七

敵區工作……二二九
太行會戰……二五六
戰後……二八五
下山……二九六

陝西緝私

我做了官……三〇四
兩個餐會……三一六
各所視察……三二四
打倒貪污……三三九
不做官了……三五八

後套練兵

洛陽撤退……三六六
北飛陝壩……三八一
馬的糾紛……三九七

訓練……四〇八
陝壩貲資……四二三
意外事件……四三六
勝利……四四七
保衛包頭……四五六

太原肅奸

歷史任務……四六七
太原之行……四七四
肅奸工作……四八一
兵農合一……四九一

將星殞落

噩耗……五〇三
功績……五〇九

附錄……一—九二
後記……一

函牘

周念行先生函……一三
孫若愚先生函……一四
王守雯先生函……一六
姬梅軒先生函……一七
蕭信如先生函……一八
周開福先生函……二〇
王雲五先生函……二一
楊却俗先生函……二二
張克恭先生函……二三
王祿仕先生函……二四
張翼鵬先生函……二五
孔　嘉先生函……二六
趙釆晨先生函……二六
胡金波先生函……二七
李洛九先生函……二八
薛理軒先生函……二九
劉和哉先生函……二九
王蒲臣先生函……三〇

盧芷復先生函……二一
韓希聖先生函……三一
朱異三先生函……三二
王真偉先生函……三二
周治平先生函……三三
原馥庭先生函……三四
李醉天先生函……三五
李仰文先生函……三六
孫源楷先生函……三七
董化黔先生函……三八
陳魯仲先生函……三九
張子揚先生函……四一
馬雨蒼先生函……四二
張精一先生函……四三
姚元深先生函……四四
熊建中先生函……四六
張國揚先生函……四七
宋梃年先生函……五〇
孫龍光先生函……五一
黃大受先生函……五二
唐霽園先生函……五三
劉象山先生函……五四
吳文蔚先生函……五五
余寶騏先生函……五七
陳仲撝先生函……五八
張季春先生函……五九
林登科先生函……六〇
張文治先生函……六二

壽天逸先生函……六四
武先生函……六六
周 谷先生函……六五

評介

介紹關山煙塵記……吳愷玄……六八
評介喬著關山煙塵記……李少陵……七〇
關山煙塵記再版出書……高雄新聞報……七六
一部引人入勝的好書……陳祚龍……七八
我讀關山煙塵記……吳崇蘭……八七

空前國難

九一八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晚上，駐瀋陽的日本軍隊先行破壞了柳條溝的鐵路，繼而向我北大營駐軍攻擊，這就是中華民族空前的國難『九一八』。日本軍閥發動這一次侵略戰爭，並不以佔領瀋陽，或者佔領整個東北爲滿足。他們的慾望是永無止境的，不獨括我們一千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錦繡河山，不奴役我們佔有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黃帝子孫，絕不甘休。

日本軍閥的侵略路線，海軍主張南進，陸軍主張北進。不論南進，抑或北進，都離不了田中義一所說：『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戰略指導原則，所以絕不會放棄中國這塊肥沃的土地。日本軍閥於甲午戰爭後，處心積慮，圖謀我國，已非一日。假使不是國際間種種牽制，他們早就實行他們併吞中國的計劃了，還會等到九一八嗎？日本軍閥併吞中國的美夢，既然不能實現，於是就分化中國，培植軍閥，製造永久不停止的內戰，使中國永遠不能統一，永遠陷於貧弱困苦的境地。因此

，九一八以前的每一次中國內戰，都與日本軍閥直接間接，或多或少，有些關係。

日本陸軍有一種頑固的想法，既要北進，就須首先取得我們的東北，取得東北，才可以掃除北進的障礙，所以他們覇佔了旅順大連。旅大是東北的大門，東北的大門既已敞開，他們就可以隨時製造藉口，進軍東北了。當張作霖盤據東北的十多年當中，日本軍閥曾經用盡種種方法，想控制他，想利用他。假如張作霖乖乖地做一個日本軍閥的傀儡，則不用一槍一彈，東北便落入他們的掌握。可是張作霖具有中國人的氣質，並不甘心做一個漢奸奴隸，他對付日本軍閥的威脅利誘，時軟時硬，不即不離，硬是有他的一套辦法，使得日本軍閥既然痛恨他，又捨不得放棄他。本來張作霖在中國內戰方面扮演着一個重要角色，日本軍閥想要貫徹他們分裂中國的企圖，和製造中國內戰的策略，對於張作霖這種角色，就不能不遷就，就不能不善爲利用。因此，日本軍閥一方面痛恨張作霖不做一個服服貼貼的日本傀儡，一方面却又不能不支持他。張作霖就在日本軍閥的這種矛盾的心理之下，穩穩地做了十多年關東王。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公誓師廣州，揮軍北伐。當時孫傳芳占有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直系軍閥雖然失敗，但吳佩孚尙控制有河南、湖北及四川一部份地區，又與湖南有密切關係。張作霖除了東北根據地，還據有關內的河北、山東、熱河、察哈爾，坐鎮北京，自稱大元帥。等到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如秋風掃葉一般，進展神速，僅僅半年功夫，已盡克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若非國民黨內部分裂，正可橫渡長江，提師北進，掃平中原，統一

中國。不意武漢政府被共產黨把持，而汪精衛從海外返國，不但不聽從黨內同志的勸告，反而甘心爲共黨利用，自稱國民黨領袖，與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悄悄離開上海，跑到武漢，與共產黨一鼻孔出氣，展開反南京，反蔣總司令的激烈活動，使寧漢分裂，越發加深。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南京國民政府實行清黨，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內清除出去。到了七月間，汪精衛也知道上了共產黨的當，不能再合作下去，在武漢分共，實際上也就是清黨，乃與南京謀和。總司令蔣公爲促成寧漢合作，於九月間下野，南京國民政府五委員胡漢民、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吳敬恒諸先生一同辭職。國民革命軍遭受如此重大的打擊，不但北伐受到頓挫，而孫傳芳渡江偷襲，幾乎死灰復燃。若非龍潭之役，將士用命，經過激烈戰爭，殲滅渡江敵軍，勢將斷送了北伐軍既得的成果。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蔣公復職，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伐。日本軍閥深知山東的張宗昌抵擋不住國民革命軍雷霆萬鈞之勢，眼看中國就要完成統一，成爲富強的國家。於是福田師團出兵濟南，慘殺了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造成可恥的『五三慘案』，企圖迫使國民革命軍同他們發生衝突，引起中日戰爭，扼殺北伐。蔣公看穿日本軍閥的無恥陰謀，忍辱負重，極力避免同日本軍閥衝突，統率國民革命軍繞過濟南，向北挺進，繼續北伐，日本軍閥的鬼計無以得逞。北京的張作霖也知道無法在關內與北伐軍對抗，只好退回東北老巢。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伯川先生統率的晉軍，於六月八日在東北軍退出北京的當日，佔領北京，北伐遂告一段落。

日本軍閥本來就痛恨張作霖不做他們的傀儡，現在又眼見他不是國民革命軍的對手，阻擋不住革命勢力的進展，不得不退回東北，非常不滿，於是動了殺機。他們想殺死張作霖，使東北軍羣龍無首，陷於混亂局面，好趁火打刼。張作霖於六月二日離開北京，乘專車回瀋陽，六月四日經過皇沽屯的時候，日本關東軍河本參謀預先埋置的炸彈，準確爆炸，炸燬了張作霖乘坐的一節車廂，使張作霖受了重傷，回到瀋陽不久，終因傷重死亡。張學良得到這一個噩耗，知道日本軍閥不但炸死他的爸爸，同時也要謀害他，於是化裝成士兵，混在京奉路（後改北寧路）的三等車廂裏，迅速趕回瀋陽，不露任何破綻，穩定了東北局勢，結果，日本軍閥的如意算盤又落了空。

日本軍閥炸死張作霖，鑄成了一個莫大的錯誤。因爲這件事對張學良來講，是殺父寃仇，不共戴天，他絕不會再同日本軍閥妥協了。張學良既然痛恨日本軍閥，想報殺父寃仇，而國民政府又必須統一全國，東北一隅難以對抗，爲他自身計，爲國家計，都不允許割據的局面繼續存在，因此，促成他歸順國民政府的決心。張學良派他的參謀長鮑文樾秘赴南京，接洽歸附中央的問題，當時日本軍閥曾設法阻撓，但是沒有成功。於是東北全境終於民國十七年年底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中華民國至此歸於統一。

東北既然歸附中央，整個中華民國的力量就變成張學良的後盾了，不再是區區地方力量。張學良忘不了他父親慘死的悲痛，又得到整個國家的力量來支持，對待日本軍閥的態度比他父親時代更爲強硬。他積極充實力量，銳意經營東北。爲對抗日本人在東北的經濟勢力，積極興建葫蘆島，修築與南滿鐵路平行的

縱貫線。這些措施，日本軍閥認爲對他們是致命的打擊，感到晝夜不安，因此，促成他們趕快對東北下手的決心。

國民革命軍統一了全國，中華民國理應步上建設的康莊大道，可是我們多難的國家，並沒有眞正得到和平。北伐完成後，蔣總司令召集全國軍政首要，協議編遣龐大而紛雜的軍隊，建立國防軍，以便埋頭建設，實行三民主義。不料當時少數統兵將領，狃於擁兵割據積習，陽奉陰違，加以政客奔走播弄，因而常有叛亂情事，目無綱紀，中央不得不下令討伐，遂有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的中原大戰，消耗了國家很大的元氣。新由德國教官訓練，裝備優良的教導第一師，也在這次戰爭中受了很大的犧牲。中原大戰係第二集團軍馮玉祥同第三集團軍閻伯川聯合對抗中央軍的戰爭，政治上則以汪精衛在北平（北伐完成，改北京爲北平。）召開的擴大會議來作號召。中原大戰拖延了半年多，雙方犧牲都很慘重。到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發出擁護中央的通電，率領東北軍進了山海關，形成對閻馮聯軍南北夾擊的態勢。閻馮聯軍瓦解，擴大會議散場，張學良又從閻伯川先生手裏接收了他父親所失去的北平。

張學良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的身分坐鎭北平，東北軍大部份開進山海關裏，東北幾乎成了眞空，所以給日本軍閥一個侵略的大好機會，終於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敵軍進展，非常迅速，東北軍毫無抵抗，就把東北四省失掉。全國人既痛恨日本軍閥的侵略行爲，更對張學良的不抵抗喪失了大塊土地，痛心疾首。於是請求對日宣戰，懲辦張學良，成了普遍的呼聲。共產黨絕不會放過這種機會，

他們煽動各地學生，罷課遊行，赴京請願，希望造成一個大的動亂，好來發展他們的組織。當各地學生爭着赴南京請願，而被各地火車站阻止他們搭乘火車的時候，學生們起而反抗，有些佔據車站，有些集體臥軌，阻止通車，使全國交通幾乎陷於癱瘓，全國的各大都市幾乎都成了混亂狀態。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曾經召集一批青年幹部，詢問他們對於九一八以後的局勢如何處理？給他們三天的時間，仔細研究這一問題，提出具體意見。三天過後，這些幹部們一致主張對日宣戰，他們的理由是：「不戰而喪失土地，喪失民心；而日本軍閥的侵略又永無止境，可能導致亡國。於其不戰而亡國，毋寧一戰？」

委員長認爲他們的這種主張是幼稚的，錯誤的。當即昭告他們：『就我個人來講，最好同敵人一戰，不論戰勝戰敗，我都會成爲民族英雄，受到國人的崇敬。但是要顧到國家的利益，就不能這樣衝動、盲幹。要知道我們的一切力量，現在尚不足以對抗敵人，明明知道戰爭不能取勝，會導致亡國，却要逞快一時，同敵人宣戰，這就是謀國不忠。所以我寧願忍受全國人民的責備，此時此刻絕對不能對敵人宣戰，自取滅亡。現在我們應當臥薪嘗膽，確確實實從頭做起，準備一切作戰的力量，這才是要你們研究的，努力的方向。』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華民國正處在內憂外患的夾攻中，自身力量既不足以對抗外來的侵略，而共產黨的武裝部隊又盤據江西的瑞金一帶，威脅着首都南京。共產黨隨時在等待時機，準備顛覆政府，搶奪政

權。所以我們要對日本軍閥作戰，首先需要勦平共產黨的武裝力量，除去心腹大患，才可以不受牽制，全力對外。基於這種情況，蔣委員長定下最正確、最賢明的政策，一再向全國人民宣佈：『攘外必先安內』。『九一八』雖然喪失了東北的廣大土地，出現了醜惡的傀儡組織偽滿州國；相反的；『九一八』促使我們全國醒覺、團結，產生了新的力量，新的希望。全國上上下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開始了新的努力，新的奮鬪。

我們一方面整理舊有的部隊，一方面建立新軍，使軍隊有了新的裝備，新的訓練，成爲現代化的堅強部隊。同時軍事幹部必須符合革命的要求，才能留在軍隊裏工作。努力上進的幹部加重了責任，落伍腐敗的一一淘汰 因此，軍隊的紀律格外嚴肅，軍隊的領導與團結也特別加強。對於共產黨的武裝根據地，展開一次接連一次的圍剿，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之下，步步爲營，穩紮穩打，包圍圈逐漸縮小，終於肅清盤據江西多年的共產黨老巢，消除了接近首都南京的心腹大患。

廬山訓練是一種積極措施，全國的行政軍事幹部經過一次集體訓練，在意識上，有了新認識，新觀念。在生活上，得到一種新的體驗，革除了舊有的惡習和作風。受過訓練的軍政幹部充分了解了國際形勢，國家政策，與民族前途的美麗遠景。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受過訓練的人知道了個人對國家的責任和榮譽，使政治風氣爲之一變。在此時期政府有一件極關重要的改革，就是廢除硬幣，改用法幣。這種幣制改革，在中國歷史上是件大事，使國家的財政經濟大爲穩定，奠定了現代戰爭的基礎。

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使中國在思想上起了變化，道德方面也產生了波動，一般人因爲舊有的已經破壞，新的尚未建立，全國國民都徘徊在十字街頭。由江西南昌發動的新生活運動，給全國國民定下最合乎現代生活的準則，一方面恢復固有的好道德，一方面掃除幾千年來的不良積習。結果提高了全國國民的道德水準，建立了新的生活規範，使全國充滿蓬蓬勃勃的朝氣。新生活運動推行到全國，所造成的那種新氣象，可以說是空前的。這一種力量促成民族的自覺與復興，使國家從衰弱中強壯起來。

共產黨的組織嚴密，而我們的組織却是形式的、鬆弛的，所以在組織對付組織方面，國民黨不及共產黨。清黨以前，共產黨披上了國民黨的外衣，暗自發展他們自己的組織，同時挑撥離間，製造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把國民黨鬧的天翻地覆，幾乎被他們搞垮。清黨以後，共產黨轉入地下，爲了防止他們在各地活動，就必須加強自身的組織力量。所以我們建立了新的嚴密的組織，把許多青年納入我們的新組織，不被共產黨吸收和利用，保存了民族的新生力量。

孫子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在過去我們不但不知道對方，連自己也弄不清楚。共產黨在國民黨內胡鬧，國民革命軍的陣容裏不斷發生異動叛變，都是因爲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原故。現在既然準備同強過我們十百倍的敵人作戰，就必須知道敵人的一切，更須了解自己，那些是正的因素，那些是負的因素，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壞的。因此，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成立了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由戴雨農先生負責，鄭介民先生協助，展開一項最艱苦的工作。戴先生領導的工作，是最神聖的，

純粹屬於犧牲的。戴先生集合了許多最優秀、最勇敢、最愛國的青年幹部，付予冒險犯難出生入死的任務。這些幹部都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犧牲自我，做一個無名英雄。他們不求名，不求利，只是為了信仰，為了民族復興，去同敵人作殊死戰。

抗戰期間，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完全由戴先生負責，簡稱『軍統局』，日本軍閥對於軍統局的工作人員則叫做『藍衣社』。軍統局的工作於抗戰時期發揮了最大的功能，給予敵人最有効的打擊，完成許多艱苦的任務。就是在抗戰以前，也因這種工作的效能，對於避免內戰，瓦解叛亂，保存國力，起了極大的作用。如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兩廣事變，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閩變，都沒有流血，而消除了戰爭，使叛亂即告平息，第二處的工作成效實為重要因素。

西安事變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的秋天，我被派到駐福州的憲兵第四團，擔任該團的團政治訓練員。當時每一個憲兵團，設一個團政治訓練員，三個營政治訓練員。我到福州剛剛兩個月，就返回南京，參加憲兵政治部召開的政工會議。會後改調駐重慶的憲兵第三團團政治訓練員，偕同營政治訓練員湖北省超同志，搭乘江輪，溯長江西上，飽覽長江沿岸風景，是一次最愉快的旅行。憲兵三團是一個具有光輝歷史的部

隊，士兵的政治水準比較高。當他們民國二十二三年間駐在北平，擔任勤務時，曾發揮了憲兵任務的最高效能，使日本浪人、漢奸匪徒、共產黨份子非常畏懼，不敢放肆，給華北人民留下一種深刻印像。當時團長爲蔣孝先，副團長爲袁家佩，憲三團調駐重慶後，袁副團長才升爲團長。團部住在大樑子的一棟三層樓房，袁團長很重視政訓工作，我們的工作非常順利。

重慶除了早上的濃霧使人感到不太舒服，它是多姿的，不平凡的。重慶的物價非常便宜，一塊錢可供四個人吃一餐極豐富的午餐。生活在這個山城裏，相當舒服，我們都喜歡這個山城。我到重慶，只住了一個多月，一切剛熟習，却又奉到命令，調回南京。袁團長覺得彼此相處的還不壞，很不願意我離開，開船之前，特意到朝天門碼頭的江輪上話別，一再叮嚀，如果不離開憲兵政治部，希望我仍舊回到憲三團工作。

我的新工作係第二處北平站站長，湖南周世光同志擔任站書記。在南京停留兩天，即偕同世光，匆匆忙忙搭乘津浦車北上。我們達到北平，已經快過年了，天氣非常冷。第二處在北平的組織，係一個區級單位，張炳華（炎元）先生任區長，浙江毛萬里兄任區書記。區下面設三個站，我接任北平第一站站長；湖南陳資一兄任北平第二站站長，專負責冀察政委會方面的責任；河北馬漢三兄任察綏站站長，山東許揆一（先登）兄任站書記，負責平綏路及察綏兩省的情報。我從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元月份起，正式接管了北平站的工作，由西單搬到沙灘居住，因爲房子太大，傢俱又太少，雖然住了萬里兄、世光和我三家，仍然覺得空空洞洞，看起來頗不相襯。同時區站的工作同志混合住在一起，也不合秘密工作的原則，

因此，我們決定另找房子，同萬里兄分開居住，最後搬到輔仁大學後身一條僻靜的小胡同裏，才定居下來。我們到達北平不久，張炳華先生就離開北平，由湖北李果諶先生接任區長。

我們到達北平，首先需要了解華北和北平的實際情況。當『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軍不抵抗喪失了東北四省，輿論大譁，民意沸騰，張學良推卸不了責任，只好放下職務，出國去避避風頭，北平軍分會由何敬之先生負責主持。自從民國十七年年底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到何先生主持北平軍分會，坐鎮北平，才算是中央政府的權力眞正控制了華北。軍分會在這一段時間的政治作用非常重大，因爲做得有聲有色，華北的氣氛大爲改變，使華北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增加了許多。可是日本軍閥絕不樂意中央的勢力在華北生根，於是提出所謂『華北特殊化』，不讓中央的力量繼續存在於華北，否則他們就要製造進一步的戰爭。當然在我們沒有準備好同敵人作戰以前，唯一的對策只有讓步，於是有民國二十四年夏天的『何梅協定』。所謂何梅協定係何敬之先生根據行政院長汪精衛的指示，與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簽定的協定。根據何梅協定，中央軍黃杰將軍所部第二師及關麟徵將軍所部第二十五師從長城各口撤退，離開華北，同時國民黨也不能在河北省及平津兩市公開活動。北平軍分會不能繼續存在，所以憲兵第三團也被迫離開北平，繼之而來的是以宋哲元將軍爲首的冀察政務委員會。

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並不是說日本軍閥對宋哲元有什麼特別的偏愛。在日本軍閥想來，宋哲元將軍的二十九軍既然不是中央的直系部隊，而且十九年還和中央軍打過仗，現在既經他們日本人支持，取得

冀察兩省、平津兩特別市的政權，那就容易利用，也許將來會變成他們最理想的傀儡，所以日本軍閥對於宋哲元和二十九軍有一種單戀的想法。

日本軍閥非常明白，由他們直接統治侵略詐騙到手的土地，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爲了減低反抗，易於統治，乃運用『以華制華』的絕妙手法，製造傀儡組織，利用漢奸敗類來代替他們壓榨統治。僞滿州國是他們的得意傑作，最爲成功，於是鼓勵了他們去建立第二第三流的傀儡漢奸組織。日本軍閥又藉塘沽協定，嗾使漢奸殷汝耕割據冀東二十二縣，在通州（卽通縣）成立了『冀東自治政府』，這是第二流的傀儡組織，比僞滿州國要差勁的多。日本軍閥對於冀察政委會也存有這樣的一種幻想，希望將來會變成他們的傀儡組織。

當我們到達北平的時候，華北的情況正如日本軍閥所希望的那樣。宋哲元將軍的冀察政委會控制冀察兩省、平津兩特別市，閻伯川先生雄據晉綏，馬鴻逵將軍佔有寧夏，韓復榘獨霸山東，表面上這些省份都受國民政府節制，骨子裏却各有各的打算。日本軍閥當然最喜歡這種分割的局面，在他們想來，可以用威脅利誘的手段，各個擊破，去建立各色各樣的僞組織，完成他們所夢想的『華北特殊化』。可是首當其衝的二十九軍就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容易利用。宋哲元將軍同他的高級將領們都是眞眞實實的軍人，知道國家民族的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不願步溥儀殷汝耕的後塵，墮落到漢奸地步。宋哲元將軍控制下的冀察政委會並不能變成溥儀的滿州國，或者殷汝耕的冀東政府。日本軍閥所夢想的華北特殊化，第一步就落了

空，他們會討心嗎？因此，慢慢地對冀察政委會也就厭惡了。

北平城裏有日本特務機關，有日本浪人，有漢奸走狗。這些傢伙在北平城裏橫衝直撞，無法無天，整天在找麻煩，製造糾紛，想鬧亂子。北平，簡直是一隻火藥箱，遲早會爆炸的。

中央秘密工作人員在如此情況下，必須絕對秘密，才不會招惹是非，發生危險。同時也要顧慮到將來情況更爲惡化時，工作不受影響，仍能應付裕如，便不能不講求技術。所以我們建立機關，力求掩護，以符合工作原則，絕不敢馬虎苟且。當時陝北共產黨的武裝部隊正竄擾晉西，我就以山西土財主的身分，聲稱躲避共產黨擾亂，搬來北平居住。我的岳老太太穿着一身黑緞子衣褲，戴着翠玉手鐲，講着滿腔山西土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山西老太太。我穿着春綢面子灘羊皮袍子，我太太戴着二兩重的赤金手鐲，十足的像個山西土財主的派頭。世光作爲我的大學同學，合租房子居住。助理書記正定孔覺民同志則扮成岳老太太的內姪，同我太太成了表姐弟，口口聲聲，二姐長，二姐短，像眞的一樣。我們住的房子係兩進院子，世光一家住前面的一進，我們同覺民住後面的一進，有後門通到房東家裏，彼此往來，不必經過大街。房東姓李，山東人，是個大家庭，又很有錢，他們看到我們的一切情況，對我這個山西土財主深信不疑。

北平是一座文化古城，國立大學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大學、師範大學，私立大學有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民國大學、華北大學、平民大學、中法大學、協和醫學院等。全國優秀青年來自各省，薈萃於北平，有就大學的，也有來就中學的，所以北平成了共產黨發展組織的重要對象

◦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在各個大學、各個中學非常活躍，北平學生聯合會（簡稱舊學聯）也控制在共產黨手中。北平的各個學校已經成了共產主義的溫牀，共產黨的職業學生在幕後操縱一切，民先份子氣燄萬丈，爲所欲爲。各學校充滿共產黨的論調，壁報標語幾乎都是反政府，反國民黨的。愛出風頭或者喜歡活動的學生，不是被共產黨吸收，也被他們利用。不愛管閒事，不作政治活動，埋頭讀書的學生有時也不滿意民先份子們的囂張作風，但是誰敢出面反對呢？結果北平各學校的氣氛成了一面倒，好像這些大學不受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節制，而是聽命於陝北延安的共產黨政府。有些投機教授爲了保持職位，討好共產黨的職業學生和民先份子，也高唱左傾論調，以駡駡政府爲前進。

各學校既然被共產黨的氣氛所籠罩，他們的組織基礎又很堅固，所以我們在各學校所建立的新組織，正像暴風雨中的一枝幼苗，脆弱的很可憐。在那種情況下，組織的發展非常遲緩，工作格外艱難。可是物極則反，當他們跋扈囂張，橫行到無以復加的時候，只要維護正義的有識人士登高一呼，許多飽受壓迫的青年就會起而反抗，形成一種力量，扭轉形勢。平津院校教職員聯合會主席、師大物理系主任楊立奎先生原先是支持舊學聯的有力教授，他以爲學生聯合會是一個純粹的學生團體，應當予以支持。後來有一筆來路不大光明，數目不太小的款子滙給楊先生，要他轉交舊學聯，他才明白了舊學聯並不是一個沒有背景的學生團體，而是共產黨的附庸組織，他們反政府的政治主張和行動，完全是受共產黨支配的。楊先生覺得北平市的千千萬萬學生受了他們的愚弄和利用，是一種罪惡，於是大爲光火，由舊學聯的支持者一變而爲

舊學聯的死對頭，毫不保留地予以無情的打擊。

楊先生不但厭棄了舊學聯，而對那批傳播邪惡種子的左傾教授，專門領導青年們走入歧途，更爲痛恨。有一天，楊先生在世界日報的第一版登載了一則啓事，標題是『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說他們不要倫理，不要道德，是禽獸也。第二天，那些所謂新啓蒙運動的左傾教授張申府陳豹隱等，也在世界日報登載一則啓事，答覆楊先生，說他們並沒有不要倫理，不要道德。第三天，楊先生又刊出一則啓事，說他所以要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就是希望他們不做禽獸，現在他們既然明白表示，不敢不要倫理，不敢不要道德，那就是他的警告生了效力，達到警告的目的。

楊立奎先生是一位學科學的人，事理弄明白以後，堅持立場，絕不動搖。共產黨認爲楊立奎最頑固，最可惡，是共產黨的頭號敵人，於是一封接連一封的恐嚇信件寄給楊先生，說要殺死他，說要請他吃炸彈，楊先生理都不理他們。楊先生個兒不太高，安徽人，穿一件剛蓋過膝蓋的藍布大掛，對於政治並不感興趣，這一次揭發舊學聯的黑幕，同共產黨份子作對，完全激於正義，也是基於大學教授對於青年學生的責任感。我去看他，勸他還是小心一些好，不要太大意。他說他已活夠本了，果眞共產黨徒殺死他，倒是成全了他，使他死的更有價值。他告訴我，所有的恐嚇信件，他看都不看，原封送給治安當局，他相信那些小醜們沒有勇氣敢殺死他。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在陝西臨潼縣華淸池劫

持統帥，使全國陷於危險混亂狀態。他們的舉動不特破壞了國家的綱紀，而且使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受到很重大的挫折。在西安事變前三四個月，我們在北平就陸陸續續得到許多有關張學良和東北軍不穩的情報，這些情報的來源非常可靠。當時北平憲兵司令爲邵文凱，他的憲兵部隊原來是東北憲兵，自從十九年進關，一直駐在北平，他們同駐西安的東北軍互通消息，關係密切。我們在憲兵方面有兩位得力同志，憲兵司令部的上尉軍法官四川廖華平先生，原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我們在黃埔軍校入伍時，他擔任黃埔軍校入伍生部總政治教官，那時軍校政治教官幾乎都是共產黨。廖先生在清黨的時候，逃離黃埔，以後改變政治主張，成了我們的工作同志。另外一位是憲兵隊的劉大隊長，他是東北人，同東北憲兵歷史很久。我們這兩位同志得到有關東北軍在西安的一切情況，正確可靠，非常重要，所以我們都很愼重地報到上級。

「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北平，北平的人心整個浮動起來，連七八十歲的老太太都流着眼淚說：「蔣委員長有個三長二短，可眞不得了。」誰都知道委員長的安危關係着整個國家的命運，他被刼持，直接威脅到國家的安全，就是三歲的小孩，也知道這種道理，所以全國男女老幼無不痛恨張學良楊虎城這種叛逆舉動。想不到舊學聯及民先份子却對西安事變表示非常高興，在各學校發表贊揚張楊的論調，因此，引起極大的反感。許多平素不愛管閒事，甚至標榜中立的學生都對他們這種不顧國家民族存亡，幸災樂禍的態度，異常憤怒。北平各大學的學生，都因蔣委員長西安蒙難，放下書本，奔走呼號，紛紛唾棄了舊學聯，自動集結在天安門廣場，開會聲討張楊，參加的人數超過十萬人，人數的衆多和情緒的激昂爲歷來羣衆大

會所罕見。開會時一致決議推翻舊學聯，成立了新的北平市學生聯合會（簡稱新學聯）。會後遊行示威，隊伍剛從天安門廣場出發，就被憲警攔阻，不准遊行的隊伍繼續前進。楊立奎先生聞訊，一方面怕引起衝突，一方面對北平軍政當局的無知，非常生氣，立刻去找他們論理。

『蔣委員長西安蒙難，』楊先生說：『全國人心惶惶。北平學生開會遊行，表示態度，純爲愛國行爲，既未擾亂治安，又沒有軌外行動，爲什麼不准他們遊行呢？』

楊先生理直氣壯，北平軍政當局也知道衆怒難犯，他們既不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又不是站在張楊一邊，那麼爲什麼要干涉學生們的愛國行動呢？自知理屈，於是答應了楊先生的要求，馬上撤除憲警，讓新學聯領導下的學生隊伍，完成了一次壯大的遊行。以後北平軍政當局對於新學聯的一切活動和集會，不再加以干涉，新學聯的聲勢蒸蒸日上，成了北平市大中學生的領導中心。民先份子消聲匿跡，不敢再像過去那樣猖獗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蔣委員長脫險，從西安飛抵洛陽。這一個消息一傳到北平，北平立刻進入狂歡狀態，人們跑到街上歡呼，狂笑，如醉如狂，那一種感人的表情，完完全全是發自內心的，那一種熱烈的情況也是空前的。就在人們狂歡開始的同時，爆竹的聲音響自各個角落，整個北平市掩蓋在劈劈拍拍爆竹聲音之下，震耳欲聾。這種聲音連續不斷，日復一日，一直過了春節，才停止下來。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新學聯主持下的五四紀念大會，在和平門外師範大學舉行，

舊學聯的份子們異想天開，企圖死灰復燃，想從新學聯手裏搶過北平市的學生領導權。他們準備搗亂會場，欲使大會開不成，好讓新學聯垮臺；或者使這一次集會變了質，成了他們領導下的大會。大會剛一開始，散佈在會場裏的民先份子就吵鬧起來，先是爭主席，最後開始行動。有些跑上主席臺，氣勢兇兇，找着主席臺上的人要打架，有些把會場裏的凳子扔上主席臺，一時秩序紊亂，會場裏却唱起『保衛馬德里』的歌曲，掩蓋了一切。

這次集會，特別請到師大校長李蒸先生、北京大學陶希聖先生發表演講。新學聯的主要負責人師大同學湖南李子華，北大同學李彬、譚菁華等看看情形不妙，恐怕李蒸先生和陶希望先生受傷，所以在舊學聯份子搗亂剛一開始，趕緊衛護他們，護送他們離開會場。這時志成中學的學生已經忍無可忍，舉起童子軍木棒，對準那些喊唱保衛馬德里的傢伙，不問三七二十一，出手就揍。起先那些舊學聯份子有很多仗着愛人，雙雙對對走進會場，意氣揚揚，好像這一仗他們穩操勝算似的。但是等到一挨揍，一個個抱頭鼠竄，一點也沒有戰鬪能力。腿長的早已跑出師大，逃之夭夭。腿短的屁滾尿流，有的鑽到厠所裏，有的跑到師大宿舍，藏到牀舖底下，半天不敢出來。志成中學校長河北吳保三先生和軍訓教官山西高建銘最討厭共產黨，所以民先份子在志成中學不敢活動，志成中學的學生成了新學聯的衛護者，打了一個勝仗。這一場鬪爭很快就結束了，舊學聯派來那麼多的搗亂份子，逃了個一乾二淨，五四紀念大會繼續舉行，陶希聖先生發表了最激烈的演講，抨擊那些數典忘祖，保衛馬德里的傢伙。因爲陶先生親眼看到那些傢伙搗亂會場的

卑劣行爲，又親耳聽到他們無恥地高唱保衛馬德里，眞要氣破肚皮，不得不駡。

五四紀念大會以後的第一個星期日，陶先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警告西班牙主義者』的星期評論。這一篇星期評論很重要，因爲文章寫的有力生動，而立論又很正確，對於當時青年的思想影響頗大。陶希聖先生爲什麽把那些舊學聯和民先份子叫做『西班牙主義者』呢？因爲他們是中國人，中國的智識份子，而在一個神聖的集會當中，居然高唱保衛馬德里，眞是喪心病狂，卑劣可恥。當時西班牙內戰打的很激烈，佛郎哥元帥正同國際共產黨支援下的西班牙共產黨作戰，共產黨打不過佛郎哥元帥的隊伍，西班牙京城馬德里快被佛郎哥元帥攻下，所以國際共產黨唱出保衛馬德里的歌曲。想不到舊學聯和民先份子們會在五四紀念大會上，也來唱這種歌曲，要保衛馬德里，難怪陶先生把他們叫做西班牙主義者。以後，陶先生繼警告西班牙主義者，又發表了好幾篇星期評論，都是義正詞嚴的文章，一方面指責西班牙主義者的思想錯誤，一方面告訴青年們應走的方向。當時大公報是一份立場超然的報紙，它的社論和星期評論都很受人重視，因爲立論公正，所以影響的力量也特別大些。

七　七

『西安事變』是一次最正確的民意測驗，全國男女老幼對於蔣委員長西安蒙難，所表現的關切和焦慮

的情形，以及脫險後狂歡和高興的情形，實在感人。這一事實說明中國人對於國事不再漠不關心，中國有了一位全國國民熱誠愛戴的領袖，也就是說中國人有了一個團結的中心信仰，不再是一盤散沙了。信仰就是力量，日本軍閥非常害怕這一種力量。當他們親眼看到西安事變的感人情景，他們知道，再過幾年，中國一定會強壯起來，那麼他們吞併中國的幻夢勢將成爲泡影，於是他們感覺到，要想擴大侵略中國的行動，就必須越快越好。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上，日本駐東交民巷的一個中隊在蘆溝橋附近演習，藉口一名士兵失踪，硬要進我宛平縣城（蘆溝橋城）搜查，被我駐軍吉星文團長所拒絕。相持到八日上午五點多鐘，日本軍隊開始向我宛平縣城進攻。吉星文團長沉着應戰，等到敵人接近縣城，到達有效射程距離時，予以猛烈還擊，日本人死傷了不少，可是始終攻不進我宛平縣城。又過兩天，到了七月十日，日本人要求停戰，我方也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實際上，敵人乃是實施緩兵之計，敵天津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淸司正向國內請調增援部隊。等到二十五日，敵增援部隊到達天津，戰火又起，我軍在豐台方面頗佔優勢，已經擊退該方面的敵人。二十六日敵增援部隊沿北寧鐵路，由天津向北平攻擊，廊房車站被敵佔領，平津交通遂被切斷。二十八日敵軍陸空聯合進攻我南苑駐軍，南苑爲我二十九軍軍部所在地。戰鬥進行沒有多久，二十九軍的副軍長佟麟閣和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就被炸死，戰事逆轉。

蘆溝橋戰事一開始，蔣委員長卽在廬山發表嚴正聲明：『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

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同時警告日本軍閥：『一旦抗戰開始，一定要抗戰到底，絕不中途妥協。』如果日本軍閥稍有理智，聽到中國領袖的這樣聲明，壓低侵略慾望，懸崖勒馬，則七七事變還不至演變成八年的長期戰爭，使日本軍閥深陷泥淖，不能自拔，最後無條件投降。

自從七七蘆溝橋戰爭開始，一直到情況惡化，我們對於作戰情況，都十分明瞭，隨時電告中央。二十九軍軍部雖有我們的工作同志，可是等到戰況緊急，交通受阻，根本就無法取得連繫，那麽有關作戰的情報怎樣取得呢？說來我們的軍隊實在太可憐了，二十九軍的軍用密碼，簡單到不能再簡單，我們抄收到有關作戰的無線電報，經過我們的專門技術人員王懷仁同志研譯，很快可以譯出來。所以二十九軍上對下的命令，下對上的報告，我們完全知道。敵人的技術應當比我們一個小小單位高明的多，我們既然能够把二十九軍的軍用密電全部研譯出來，敵人應當也能够。假使敵人不用其他手段，僅憑偵譯密電，也可以對我軍的一切行動了如指掌，這種仗還能不失敗嗎？

七月二十九日早晨，晨光曦微，空氣淸爽，早上的太陽紅的像一隻火球，緩慢地從城垛爬上來。我踏着脚踏車，離開輔仁大學後身延齡胡同去東單看我的上級。這時李果諶先生已經離開北平，由東北王天木先生接任區長。當我走到大街，呈顯在眼前的情況非常奇怪。天這麽早，街上怎會聚集了那麽多的人呢？人們的面部表情顯的格外緊張，有些人簡直是愁眉苦臉，好像大禍已經臨頭。他們東一團，西一羣，似在談論什麽。我走近人羣，仔細一聽，原來宋哲元已經在昨天晚上跑了，北平成了眞空。一夜之間，一切都變

了，變的如此迅速，無怪北平市的居民這樣徬徨驚恐。我走到東城南小街的中間，一條七尺多深，一丈多寬的壕溝橫躺在街心。爲什麽在這條小街上掘這樣深的一條壕溝呢？是準備巷戰嗎？還是另有用項呢？百思不解。來來往往通過南小街的行人，走到那裏，必須先下到溝裏，再爬上去。雖然經過很多人踐踏，靠街西面的一邊，壕溝已經墊高了許多，溝壁也踏成斜坡，可是扛上脚踏車，通過這條壕溝，一上一下，仍然很費氣力。到達東單，區辦公處只留下兩個工友，他們慌慌張張搬動傢俱，堆了滿滿一院子，正在準備搬家。從工友們的口中知道區的新地址在西單，我沒有再去西單的必要，因爲我還有我應做的事情，需要趕緊返回寓所。我爲了了解大街上的情況，經過東單、東長安街、南北池子。街上不時發現二三傷兵，滿身血污，驚惶失措，想抓住一輛黃包車，可是黃包車伕看見傷兵，扭頭就跑，頭都不回。偶而有一輛黃包車被他們抓住，一跳上車子，就呼喝着，命令車伕，拚命地拉着跑，好像追兵就要追到的樣子。可憐的戰士啊！北平雖大，何處是你們藏身的地方？你們準備逃往那裏？

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局，任何人都會惶恐不安，不知怎樣應付新的環境；任何人都急欲了解眞實情況，希望獲得精神上的安慰。我必須立刻去做一件事，去看每一位外勤同志。從東單回到寓所，還不到七點半鐘，吃過早餐，趕緊踏上脚踏車出發，分訪四十多位同志，他們散居在內城的各個角落，需要大半天的功夫。當每一位同志看到我突然跑到他們家裏，都有一種意外的表情，面現喜色。此時此地，彼此見面，格外親切。在平時，我們有事商談，多半事先約妥，現在局面突然轉變，人人都害怕起來，藏着不敢露面，

我却踏上脚踏車，未經約會，突然跑到他們家裏，的確是他們沒有想到的。

『我們不是常常談到，遲早會有像今天的這種局面出現嗎？』我向每一位同志說：『所以今天的這種變局，對我們並不感覺陌生，値不得大驚小怪。還有，我們頭上並沒有刻着中央工作人員的字樣，不會有任何一個人能看穿我們的本來面目。我們儘可以大大方方，照常活動，不必恐懼什麽。過去我們彼此堅守工作原則，不敢有絲毫疏忽，暴露身分，就是準備迎接今天這種局面的來臨。我很高興能在這大時代中，有機會同你一塊兒在北平工作。我們今後的工作，將比以往更有意義，更有價值。』

『應付目前的變局，』我繼續說：『必須沉得住氣，千萬不可張皇失措。因此，我想到一件很小却又很重要的事情。我覺得在這個時候，最好不要搬家，因爲一個人住在一個地方越久，嫌疑也就越小。日本人佔據北平以後，絕對沒有力量同時調查北平市的一百萬居民。假如他們着手調查，也只能放棄大多數的居民，而集中力量注意極少數有嫌疑的人，這極少數的人，也許就是北平變色以後，新移動的戶口。所以現在搬家，最不合宜。』

現在我要敍述一件很有價値而又很可惜的事情：

漢奸殷汝耕依仗日本軍閥，背叛了自己的國家，在通州組織起傀儡組織。通州距北平只有六十華里，所以冀東僞組織的存在，不特是一種諷刺，而且特別刺眼。不把這個僞組織除掉，實在是我們的最大恥辱。冀東的武力係張慶餘和張硯田的兩個僞冀東保安隊，如果冀東保安隊認淸順逆，棄暗投明，起義反正，

則殷汝耕就像賭徒輸去所有的賭本，無法再賭下去。所以張慶餘和張硯田的保安隊起義反正，乃是對偽冀東政府，最有效的釜底抽薪辦法。

傅丹墀同志同張慶餘和張硯田的交情很不錯，與安之兄透過傅同志的關係，同二張接上頭，進行說服工作。因爲安之兄對人態度很誠懇，花錢又很慷慨，經過長時間的接觸，已經贏得二張信任。在現在看起來，這件工作好像平淡容易，沒有什麽了不起，但是在當時並不這樣簡單。普通人到通州去，尚且提心吊膽，稍微不愼，就會出毛病。安之兄到通州，却是說服冀東的實力人物，萬一二張翻了臉，或者走漏了消息，被殷汝耕知道，那還有命嗎？所以安之兄去通州，完全是拿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去工作，二張也着實受了他這種大無畏精神的感動，才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他的領導。

蘆溝橋戰事剛一發生，大家都覺得二張起義殺敵的時機到了，因爲這樣一來，可以提高我們的士氣，振作人心，而予敵人當頭一棒。當時安之兄同通州方面聯繫，全靠交通員傳遞消息。如果戰事惡化，北平和通州的聯繫勢必發生困難。正當區向中央請示，等候命令，採取行動的期間，我曾向區負責同志建議，應當立刻派遣一部無線電台到通州，以免一旦戰事發生變化，交通阻塞，我們與通州聯繫，不會受到影響。他們也認爲我的意見重要，可是行動稍爲遲慢一步，等到電台準備好，就要派遣的時候，北平已經封閉了城門，城外的人不准進城，城裏的人也出不去。張慶餘和張硯田對於北平的情況和戰爭的情形一無所知，他們急於行動，又與我們聯繫不上，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

等到二十九日早上，他們實在再等不下去了，於是決定採取行動。他們從從容容地從早上幹起，一直幹到下午，殺死住在通州的五百多個日本人，破壞了一切軍事設施和倉庫，然後綁上殷汝耕，浩浩蕩蕩，直奔北平而來。他們沒有料想到宋哲元已經在半夜裏離開北平，二十九軍向南撤退，北平的局面完全變了樣子。當他們正在喊叫開城門的時候，猛不防從旁殺出一股日本兵來，把他們打了個七零八落，殷汝耕乘着混亂之際，滾下汽車，藏在高粱地裡。冀東保安隊起義反正，就此結束。雖然安之兒下了兩三年功夫，得到這樣一個結局，未免可惜。可是張慶餘和張硯田率部起義，殺死五百多個日本人，已經是大快人心，值得人們歡呼的了。

北平，這古老的城，太可愛了！他有：亭臺樓閣，山明水秀的北海和中南海；古柏參天，引人入勝的太廟和社稷壇。他有：朱欄綠瓦，玲瓏精緻的皇城角樓；金碧輝煌，古色古香的過街牌坊。也有：琳琅滿目的故宮博物館，收藏豐富的北平圖書館。更有神工鬼斧，雄偉壯觀的天壇祈年殿，紅墻黃瓦的巍峩宮殿，襯托在廣濶高陡的漢白玉階臺上。誰知這美麗的古城一夜之間變了顏色，敵人的鐵蹄已經踏到這古城的四郊，觸目驚心，使人辛酸而悲憤！

宋哲元離開北平，留下張自忠將軍應付敵人，他僅逗留了短暫的一段時間，江朝宗的維持會就出現了。這個可恥的無聊組織，也只有像江朝宗那種老而不死，寡廉鮮恥的角色，才會出頭來胡搞。接着大隊的日本兵進了城，在街上兜了個大圈子，表示北平已經由他們佔領了。敵人的北支派遣軍司令部設在鐵獅子

胡同，這是敵人的華北最高侵略機構，戒備嚴森。所以這條胡同很久很久都沒有人願意通過，用正眼去瞧他們一眼。

江朝宗沒有維持了多久，到了年底，漢奸王克敏等一幫人馬粉墨登場，他們成立了華北的正式偽組織，爲敵人看守侵略到手的土地。起初日本軍閥心目中的傀儡人物並不是王克敏之流的漢奸奴才，他們很想利用失敗不入租界地的吳子玉（佩孚）將軍。的確，吳佩孚三個字在許多華北人的心裏還存在着強烈的信仰，有極大的號召力量。可是他是一個標準的炎黃胄裔，絕不做一個敵人刺刀下的傀儡，他拒絕了敵人的要求。敵人威脅利誘不成，終於毒死他。吳佩孚的死，同王克敏之流成了一個強烈的忠奸對比。

緊隨敵軍進城遊行，日本憲兵隊也佔據沙灘北京大學的紅樓，把一座散佈民主自由思想，發動五四運動，歷史悠久的最高學府，蹧蹋得充滿血腥氣味，遺留下永遠洗涮不清的人類污點。這些劊子手們爲了便於鎮壓和控制，在北平城裏設立了各城憲兵隊。他們豢養了一大幫漢奸敗類，日夜給敵人工作，專門陷害自己的同胞。敵人憲兵隊的最大對象就是中央的秘密工作人員，他們把這些工作人員叫作『藍衣社』，一提起藍衣社三個字，敵人的腦袋都會漲大，因爲他們知道這些無名英雄是他們的頑強對手，不敢等閒視之。這些無名英雄包羅了各色各樣的人才，他們神出鬼沒，足跡遍天涯，使敵人防不勝防。最使敵人瞎目驚心，衷心敬佩的，就是這些人員具備一種大無畏的冒險精神，和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這些人員從來不知困難，也從來不知失敗，他們前仆後繼，勇往直前，爲了完成任務，達到目的，視死如歸。

敵人憲兵隊經常實施突擊檢查，在重要的街道路口搜查行人。假如你的態度略現慌張，他們會從你的頭頂一直摸搜到脚底。如果你的表情更爲可疑，準會把你帶到憲兵隊，灌你幾桶涼水，挨你一頓皮鞭。總之，恬靜的北平已經被這些侵略者劊子手攪得一團糟。環境愈惡劣，我們就愈要小心。往常我同同志們見面，爲了時間經濟，大都分別在公園的各個角落，或者約定在咖啡館裏。現在公園裏散佈着敵人的眼線，咖啡館和餐館的侍者大部份接受了敵人的訓練，已經替敵人工作，所以這些場所不再適宜於接頭和談話了。我覺得馬路上碰頭不會爲人注意，而且彼此還可以留神有沒有人跟踪。所以我們接頭改在馬路上，按照預定的時間和方向，走向預定的地點，碰面以後，邊走邊談，或者借往說話方便的地方。我同同志們約會，一向遵守時間，從來沒有先後差過五分鐘。在這非常時期，非常地區，遵守時間的習慣，對我們更有幫助。

在先前我們的交通人員很少注意掩護職業，都是爲了交通而交通。現在環境變了，越變越惡劣，我們就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大意。因此，選定了一位最忠實，最能吃苦，不爲四鄰所懷疑的盧同志做小販，給他五十元錢做資本，爲他做了一輛兩輪小推車，沿街兜售糖果花生瓜子餅干一類的食品。他每天經過一定的路線，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接受某一位同志的報告，最後用這些報告紙張包裹各樣食物，交給內交通，帶回機關裏。如此接頭，就不會爲人所注意。總之，爲了應付環境，爲了適合需要，我們的技術和方式也在改變。窮則變，變則通，只要能變，就能存在，敵人就奈何不了我們。

敵人每逢佔據一個較大的城市，必然要放起一個汽球，懸掛着祝捷的字句，漂浮在城市的上空，好像一頭兇狠的巨靈，吞嚼着每一個人的心。儘管戰事失利，連上海南京都陷落了，可是大家仍舊相信，敵人一定會失敗的，最後勝利必然屬於我們。這種信念無疑地得力於我們全國上下都有堅強的抗戰意志，得力於我們有民族巨人、全民的領袖賢明領導。

每天晚上，我們一定要偷聽中央廣播電臺的廣播節目，這對於淪陷在敵後的人們，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也是唯一的安慰。任何人聽到那些抗戰歌曲，因爲它們的音節鏗鏘，詞句激昂，情調動人，都會立刻鼓舞起抵抗敵人的精神。這些歌曲確實擔負起那個時代的使命，有如法國的馬賽曲。

有時我們從一兩件很小的事情，可以看出敵人已經走下坡路，命運注定他們必然要失敗。一天下午，我打沙灘經過，看見一羣小孩子和些貧苦的人站在北大的圍墻外面。我很奇怪，這些人爲什麽膽敢聚集在日本憲兵隊的大門旁邊？等到抬頭一看，原來有一個身穿日本軍服的日本兵，騎坐在圍墻上面，一隻脚垂在墻外，另一隻垂在墻裏。這個日本兵俯身從圍墻裏面接上一件東西，或者一本書，然後同墻外的人打手勢，講價錢，掉換一包花生米，一包香煙，或者一些其他吃的東西。北大的圖書什物就用這種交易的方法，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處決了。後來路過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又看到住在那裏的日本兵，用同樣的方法，交易掉法商學院圖書館的全部書籍。一個國家的軍隊，作戰剛剛開始，就腐敗墮落到如此地步，那有不失敗的道理。

我在敵人佔領下的北平，度過整整八個月，總算過得很安穩，沒有發生什麽事故，只有八月下旬，曾經受了一次虛驚。有一天早晨，天色尚在朦朧中，電鈴突然響起來，響得那麽急促。妻先被驚醒，從他呼喚我的聲音，知道他受了很大的驚惶，他的聲音低沉而帶些顫抖。天這樣早，有人來叫門，事態一定很嚴重。我心下明白，可能出了什麽岔子，說不定是敵人憲兵隊來搜查，也許是來捉拿我。我趕緊穿好衣服，準備應變，可是開門進來的不是日本憲兵，而是我的上級負責人王天木先生，電燈特別亮，我不會看錯人吧？

『出了什麽亂子吧？不然，你怎麽會這樣早就來叫門呢？』我凝視着他，等待回答。

『不得了！』王先生說。我聽了這三個字，我的腦子裡立刻呈現出一個暗淡的陰影。

『昨天晚上給上級發了一份聯名的電報，要求撤退到天津租界。事後想來，這是臨陣脫逃，要殺頭的。』聽宗他說話，我的心才落下來。

『這有什麽不得了？再發一份電報，更正一下，不就好了嗎？』

『你要知道，我手頭沒有密電本子，想借用　　碼本子發一份電報。』

『究竟用那些人的名義發出那份電報？』

『第一是我，第二是你，其次是安之、資一、萬里。』

『你們並沒有徵求我的意見，爲什麽把我的名字列進去呢？』

『所以我要同你商量，我想發一個緊急的電報，建議把不必要的人移到天津，我們仍然留在北平，你覺怎樣？』

『好！除非中央調走我，否則我絕不會請求離開這裏的。一個革命軍人怕死，那是恥辱，請你擬稿吧！我負責替你譯發好了。』

我把他送走，天才大亮了。妻爲這個意外的驚惶，臉上的蒼白顏色，好久還轉不過來。記得民國二十四年的春末，我在太原工作，被山西的憲兵捉走，關了九天。剛好妻的姐姐病的很重，住在我家休養，在我被捕後第四天，因過度受驚就死掉了。對於一個女人，這種打擊太慘酷了。當自己的丈夫活活被人捉走，情感最深的同胞姐姐又於此時死去，而自己被兩名憲兵監視着，跟進跟出。事後餘悸猶存，一合上眼皮，不是看見他的姐姐，就是看見憲兵，要不然就是看見我被人家殺死，滿身血淋淋的，非常可怕。一直等他來到北平以後，才把過去的事情慢慢忘掉，可是一聽到門鈴響，心總會蹦跳的。

這一年的秋天和冬天好像過得特別慢些，每一個人的心境沉重的像一塊石頭。往昔每當中午過後，帶着孩子們逛逛北海或中山公園，七七以後，再也打不起這種精神。從前公園是多麽美麗，現在却很怕接近它。環境的改變使大家都怕動，偏偏第二個女孩子秀平又在九月初出世，原先請好的助產士，因爲敵人常常在白天斷絕交通，夜間又禁止通行，恐怕耽誤事，事先就辭退了。到了生產的時候，只好臨時在附近找人，誰知請來的那位廣東女人，生手生足，幾乎要出亂子。不得已，只好自己動手幫忙，居然平安地生

下來。人到不得已的時候，沒有什麽能不能，懂不懂了。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二月底，奉到命令，要我到長沙報到。到後方工作，要比敵後工作安全的多。可是敵後的工作是多麽偉大！多麽够刺激呀！

南下

三月七日晚上，北平的朋友們在王府大街錫拉胡同的雨花臺為我餞行。陳恭澍兄帶來兩瓶外國的陳年葡萄酒，那天酒吃的眞不少，吃完葡萄酒，又要了四斤花雕。最後萬里大嫂要敬我酒，我要求以三比一對飲，我吃了九碗，他祇吃了三碗，已經快要酩酊大醉了。我們是多年的患難朋友，這種宴會不同於普通酬酢，所以安之、資一、漢三、世光、恭澍和萬里諸兄都吃了不少的酒。那天晚上，敵人防空演習，燈火交通都受管制，一直等到十點半鐘才離開雨花臺。

第二天三月八日，我離平赴津，妻要送我到前門車站，我早已同朋友們約定，不讓任何人到車站送行。像車站那種地方最為複雜，是非最多，一不小心，就會招致意外災禍。所以我也拒絕了妻的要求，他只好送到門口，還沒有等到我轉身，他的眼淚已經像泉水般湧出來。別離！總是令人傷感的。

在天津要等候一個星期，才有南下的輪船。天津區長浙江曾澈兄要為我餞行，問我願意不願意同天木

見面，這時他正好住在天津。我覺得我已脫離了北平的工作，沒有再同他碰頭的必要。曾澈兄認爲我同他談談，可以知道許多人事上的問題，所以決定邀請他來作陪。

『你這次到南方去，』王天木先生同我一見面，一方面握手，一方面說：『一定會被關起來。我要向局本部發一個電報，聲明過去用我的名義報告你的一切，都是誣告。』

『不必多此一舉吧？我相信我自己沒有做錯什麼事，至於別人告我什麼，那倒無所謂。』我不怕坐牢，也不相信會坐牢。不過我却明白了這次調離北平，同他所說的話多少有些關係。

『你不清楚，我一定要發一個電報，不然的話，你一定要被關起來。在我的良心上講，非這樣做不可。』

我想起一件事，是七七後三四天，世光來看我，遞給我一張十行紙，上面黏着拼在一起的十行紙字條，是王天木先生具名的報告，有王先生的親筆頂批。內云是控告我三大罪狀，除了說我脾氣不好是事實，其餘都是莫須有，所以我一笑置之。世光告訴我，這張報告撕碎了扔在痰盂裏，區裏有位工作同志，對這件事頗爲不平，所以檢起來洗淨交給他，他認爲我應當注意被人暗算，不可太大意。這是我僅知的一件事，其他我不知道，由我們王區長出名控告我的，一定不祗一次，所以王先生這樣說。不過戴先生很了解我，絕不會接納那些不眞實的控告，糊裏糊塗把我關起來。

我對待同志的態度，不論對上，抑或對下，都不存一點私人恩怨。大家既是同患難，共生死，在那種

險惡的環境裏工作，還有什麽意氣可爭呢？我對工作非常認眞，絕不馬馬虎虎，不管你是誰，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毫不客氣。也許就是因爲這樣，才使人家不高興吧？在敵後工作，不能各憑良心，同舟共濟，而爲個人私見去鬧意氣，不但可恥，而且太危險了。在敵後工作，無異虎口裏討生存，終久是危險的。我是一個軍人，雖置身險境，絕不退却，但是也不會留戀這種環境吧？現在要我離開敵後，那就是讓我脫離虎口，我不但不會怨恨那些攆走我的朋友，相反地，我眞是非常感激他們。

我選定一艘由天津直開香港的輪船，如此可以免去上海換船的痲煩。我們同艙的一共有七個人，一位廣東籍的太太和我們六個男人。天津上船以後，彼此守口如瓶，很少說話，有時談幾句，也不過是些家常話，大家誰都不了解誰，誰也不敢相信誰，每一個人的警覺特别提得高。一位江蘇籍的徐先生同我是鄰舖，偶爾談起圍棋，我就利用紙烟盒子，臨時翦成一付圍棋棋子，在風平浪靜的時候，我們兩個人下下圍棋，減去了不少的旅途寂寞。

船面上有一家搭乘統艙的夫婦，帶着兩個小孩，從衣着上可以看出，他們是屬於上流社會的家庭。開船後的第二天，忽然下起雨來，他們在大雨之下掙扎着，心安理得，顯不出一點兒愁苦來。徐先生認定他們是傳教的，我的觀察也是這樣，因爲只有具備強烈信仰的人，才能隨遇而安，在困阨的環境下泰然處之，後來證明我們的猜想完全正確。『信仰』這種力量可以支配人生，震撼山岳，從這一個現實的例證，我們更相信抗戰必然會勝利的。

船抵上海，停留一天，爲了避免麻煩，我們七個人都沒有上岸。輪船離開上海以後，不再在沿海的敵區港口靠岸。所以等到駛出吳淞口，空氣立刻輕鬆了，沉默也被打破了，每一個人的本來面目慢慢地都暴露出來，起初互相猜度着各人的身分，終於自我介紹了。同伴中有兩位軍人，兩位商人，徐先生名樹人，係山東省鄒平實驗縣的縣長，梁漱溟先生的得意高足。那位廣東太太的丈夫是平漢鐵路醫院院長，現在漢口，他打算先回家鄉看看，再到漢口去。他們對我的猜度不一樣，那兩位軍人說我是商人，而那兩位商人却說我是搞政治的，徐先生和那位太太說我是辦教育的。我既不需要承認，更無須去否認，總之，他們猜不透最好。實際上，徐樹人先生的眼光確是高人一着，民國十八年我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學擔任訓導工作，二十年又在私立太原平民中學幹了兩年，說我是個教育界的人，也並不太錯。

我同徐樹人先生談得很投機，關於他個人的情形，從談話中知道了許多。山東失陷後，他集合地方武力，去打游擊，因爲一個文人去搞軍事，結果失敗了，好不容易才逃到天津。這一次南下，將先到湖南沅陵去，看看家眷，再到武昌同梁漱溟先生碰頭。他很崇拜梁先生，爲我介紹有關梁先生的思想和著作，談來談去，談到一個比較實際而且很重要的問題。

『梁先生打算組織一個農民黨，他已經訓練過很多幹部，這一個政黨組織以後，會有很大的力量，在政治上起很大的作用。』徐樹人先生告訴我。

『徐先生！』我問他：『你覺得現在組織一個政黨，有此必要嗎？』

『當然，』他回答說：『爲了推行他的主張，舍去組織政黨，還有其他更好的途徑嗎？』

『我對梁先生的學術思想，以及實際政治主張，不敢妄加批評，因爲我沒有深刻的研究。至於組織一個政黨，似乎需要考慮一下。』

『那麽你是不贊成組織一個政黨嗎？』徐先生有點不高興，反問我一句。

『絕對不是。我的意思是時間上適當不適當，而不是根本上應該不應該。』

『希望你說得具體些，我很願意聽聽你的意見。』

『徐先生！現在不是在抗戰嗎？抗戰不是需要力量嗎？力量不是要團結才能產生嗎？』

『是的。現在需要很大的力量，當然更需要團結，團結才能保障勝利。』

『那麽，現在組織任何性質的政黨，對於團結祇有破壞，不會有一點兒幫助。因爲任何一個政黨必定有他本身的利害，在維護他本身利益的情況下，就顧全不了其他種種。目前我們的國家已經到了不勝利就要亡國的境地，已有的黨派都應該捐棄成見，犧牲本身的利益，要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下，『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使全國上下團結一致，造成一個空前強大的力量，用以對付頑強的敵人。何況本來不是一個政黨，而要在這個時候來完成他的組織形式呢。徐先生！你覺得現在是一個組織政黨的適當時候嗎？』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我很高興，我們討論出這樣一個結論來。我到武昌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勸

說梁先生暫緩組黨。」

人類本來具有高度理性，而且極富情感，只要你不傷害對方的自尊心，能尊重對方的意見，而不去強制對方接納你的意見，則不論意見如何紛歧，也會漸漸接近，終於調和。所以良好的態度，客觀中庸，平心靜氣，是討論問題的必要條件。關於梁漱溟先生組織政黨的問題，在一開頭，我同徐樹人先生的意見相距十萬八千里，他不但擁護梁先生組黨，而且是將來新黨的中堅幹部，我却不贊成在抗戰時期有一個新的政黨出現。但是我們討論到結果，他不但取消了他自己的主張，贊同我的意見，居然要負責去勸阻梁先生組黨，完全由於彼此虛心，沒有自私成見的原故。

從這次旅途中，我深深地體驗到團結和互助所產生的力量，非常偉大，獲益良多。我們同艙的七個人本來互不相識，由於都是脫離了敵人統治的恐怖區域，才有這個偶然的機會湊合在一起。因為彼此的心境相同，有一種同舟共濟的感覺，為了珍惜這不平凡的聚會，自然而然地團結互助，結果却是省下不少的錢，得到許多便利。香港這個碼頭，比之上海更要壞些，如果不會講廣東話，又必須借助碼頭的人力，定準狠狠地敲你一竹槓。我們身邊携帶的錢都不太多，省一文算一文，況且踏進抗戰的大後方，正要過艱苦的生活，這不過是一個開端。那位廣東太太能講廣東話，負責辦理一切交涉的事情，我們則一齊動手，上下舢板，上下火車，自己搬運行李，不假手他人，所花的錢，少得意外。

廣九路，這一條不太陌生的鐵路。十一年前，我正是黃埔軍校的入伍生，我們的一個營駐防在與九龍

交界的深圳，那時廣九路還沒有接軌，在廣東省境的一段，只通到深圳爲止。廣東的土匪一向猖獗，爲了行車安全，每班客車都需要武裝部隊押送，我們每一個月至少輪流兩次，從深圳押到廣州，下午再從廣州押回深圳。時光像流水一般地溜走，這一次乘坐廣九車，已經不是當年脚穿草鞋，手執長槍的人物了。

我愛廣州，尤愛黃花崗。記得最初入伍的時候，住在瘦狗嶺底下的燕塘，燕塘距廣州十華里。星期天放假，大家上廣州市去逛逛，往返全靠兩條腿，每次返回燕塘，路經黃花崗，我一定要進去歇歇。黃花崗並不怎樣美麗，可是埋葬在那裏的七十二具忠骨太偉大了，太值得人們崇拜了，用他們的碧血才寫出中華民國的歷史。這次路過廣州，爲了憑弔黃花崗，特別多住了一天。

粤漢路的風景很美麗，尤其過了韶關，進入湖南境界。那些不太平凡的山，石，和那些修長翠綠的樹，木，把一條鐵路線點綴成奇麗曲折，雄偉壯觀，不像躺在華北大平原上的那幾條大蟲，平平淡淡。

我的目的地是長沙。到達長沙以後，那邊的負責人告訴我，武昌方面新成立了一個機構——隨節辦事處，下面設三個科，軍事科長一職預定由我擔任，所以要我趕緊赴武昌，不要在長沙逗留的太久。到長沙的第二天上午，我正在逛馬路，偶爾遇到廣東林英兄，他是黃埔第一期同學，正擔任師長，駐在長沙，我們一別十年，他很想聽聽敵後的情形，約我參加當天下午的一個宴會。那是一個純軍人的宴會，有將近一百個將校級的軍官參加。席間看到兩位老朋友，他們的部隊駐在岳麓山，要我多留一天，去那裏逛一逛，因爲岳麓山是長沙的名勝，既到長沙，而不遊岳麓山，那將是一件遺憾的事。但是我既奉到命令，速赴武

昌，只好謝絕邀請，犧牲岳麓山之遊。

在長沙最感到特別的，再莫過於宴會席上用的竹筷子，幾乎比普通筷子長一倍，長的眞有點駭人。

長沙辦事處給我一份北平拍來的電報，說我欠發某某兩位同志二月份的津貼，共計六十元法幣，錢數雖然不多，責任却很重大。當我奉到調職命令，工作移交給毛萬里兄。雖在特殊環境之下，辦理移交可以簡單一些，甚至於口頭交代淸楚就成，但是我仍舊列了三張表，爲了保存便利，我用極薄極小的打字紙。一張表是關於人事的，載明所有工作同志的住址及接頭的方法。另外兩張表是關於經費的，一張是發薪餉的表，註明每一位同志每月薪餉的數目，以及已經發到那一個月份；一張是收支對照表，截止到二月底，統收統支及結存數字。這兩張表都是每樣兩份，一份連同結存的現金移交給萬里兄，一份請萬里兄簽字以後，收藏起來。爲了安全，我把這兩張表捲成一個極小的紙捲，再用包紙煙的錫紙包好，藏在屋檐的瓦片底下。我告訴妻，過兩三個月，可以取下來燒掉。

當我把這些表交給萬里兄的的時候，他並沒有詳細看看，就簽了字，我請他點數現款，他表示完全信任我，數都不數一下就收起來。論理，既然移交淸楚，除非表上有錯誤，我應負責外，就不應該再找我。現在突然說我欠發人家薪餉，我的腦子實在記憶不了這許多，但是假如我提不出證據，那就非負責不可。尅扣薪餉，勢必構成刑事責任，眞的，這次到南方來，就非坐牢不可了。我立刻給世光一份電報，告訴他，有些同志因特殊關係，二月份的津貼還沒有發給，但是有些同志已經預支到三月份，移交表上列得很清

楚。如果收支對照表上收有這筆錢，那就是說明我並沒有把別人的薪水裝了腰包，我就沒有責任，請他向妻取出瓦片底下收藏的那兩張表，去同萬里兄核對一下，給我一個回電。一個星期後，接到世光的覆電，告訴我已經核對過，正如我所說的，並沒有錯誤，我才放了心。可見朋友的交情是交情，公事的手續是手續，因爲交情而忽略了手續，就必須負擔不應當負擔的責任。那就眞的成了『啞巴吃黃連，有苦叫不出。』

武昌的新機構早已成立，人事早已派定，我被派在軍事科處理華北各地拍來的電報。我來自敵後，深知敵後工作之艱難，每一件情報得來都不容易。每一個同志必須冒着生命的危險，才能完成他們的任務。所以我珍惜每一件報告，珍惜每一個字。有些同事們處理一件電報，認爲不太重要，批以『存查』二字，就算完事。我不忍以存查二字來扼殺一件來自敵後的報告，我自己保存了十幾個卷宗，把沒有單獨處理價値的材料分類存起來，等上一兩天，經過一番合併剪裁的整理工夫，使無用的化爲有用，使沒有價値的變成有價値的。我又列了三四種表，把許多零零碎碎的東西分別填進表裏，就變成一件很好的報告，總之，我絕不爲了自己省點力氣，而隨便拋棄任何材料。

處理一件電報，最麻煩的莫過於錯字問題。一件報告常因電碼錯誤，譯不成文。錯字問題是怎樣發生的呢？因爲每一件電報都必須經過五道手續：撰擬文稿，譯成密碼，發報，收報，再譯成文字。不論那一層手續稍有疏忽，就會造成錯誤。一件重要情報，因一字之差，所造成的後果，不堪設想，所以處理情報

的人，不敢隨便修改一個字。查詢錯字，第一步先向譯電部門查詢，查不出來，再向電臺去查。向譯電部門查詢的手續很簡單，在原電報上附一張條子，着傳令兵送去就成，可是查一個字，可能擱上三四個鐘頭，而結果又不一定能解決問題。至於向電臺查詢，頂快也得兩三天，一件報告會因失去時效，而成廢品。所以向電臺查詢，勞而無功，非萬不得已，最好不要走這條路子。我對錯字問題，經過仔細研究，得到一個比較有效的辦法。首先研究上下文，看看這個錯字可能是那些字，然後把可能的那幾個字寫出來，拿上電報，親自去譯電部門，請教專門負責改錯的高級幹部劉傑兄和李良駕兄，他們會放下其他工作，很客氣地立刻同我研究。如果在我認定可能的幾個字當中，有一個字對了三碼，只錯一碼，我們就斷定這個字是對的。如果對了兩碼，錯了兩碼，有時也可用。如果我所假定的幾個字都不對，他們會照着他們所想的研究一番，也許會得到滿意的結果。

其次是地名，必須在軍用地圖上核對正確，然而從地圖上找一個沒有指明位置的小地名，非常吃力，往往要消耗十分二十分鐘。最傷腦筋的，要算綏遠省的地名，電報裏的名字，簡直在地圖上無法找到，因為有許多地名，當地人稱呼同地圖上完全兩樣。為了弄清楚一個地名，不得不打電話，詢問綏遠籍的朋友，有時費上個把鐘頭，還是弄不清楚。

任何一件工作，如果敷敷衍衍去做，眞是輕而易擧，但是要做到確確實實，做到盡善盡美，就不太容易了。按照規定，我們每天上三次班，上午三個鐘頭，下午四個鐘頭，夜裏兩個鐘頭，一個星期祇休半天

假。我因爲要處理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太原、臨汾、綏遠、張家口、濟南、靑島十個地區秘密電臺拍來的電報，電報多的時候，一天多至一百件，我又不願意馬虎了事，所以規定的九個鐘頭，無論如何不够支配，必須上午提早一個鐘頭上班，夜裏延長一個鐘頭，甚至兩個鐘頭，才能够把一天的電報處理完畢。可是工作時間越延長，工作效率越降低，而身體則越來越支持不住。我這樣工作着，結果吃了一次警告，說我在一個月當中發生過十五次錯誤，眞是出力不討好，心裏好不舒服。當然我沒有坐辦公桌子的習慣，一下子弄起筆桿來，疏忽的地方的確很多。比如綱領的綱字，往往寫成網字，而把防空網的網字，却又寫成綱字。這樣每天工作十一二小時，不久以後，身體已經支持不下去，終於因神經衰弱而病倒了；只好請假休息。

四月三日去漢口一家旅館的樓上，看晉城苗告實（培成）師、壽陽李晉亭（汾）師和曲沃韓希聖（克溫）師，忽然街上叫賣臺兒莊大捷的號外，緊接着鞭炮也燃放起來。韓希聖先生像小孩子一樣衝動，與奮的蹦跳起來，跑到窗口，把拳頭向窗外一伸，提高嗓子，喊了兩聲口號。作戰以來，我們第一次打了一個大勝仗，把敵人最精銳的板原第五師團，幾乎全部消滅。過了一天，漢口擧行盛大的祝捷大遊行，街上擠滿了人，人們都像瘋狂似的，拼命呼喊，我眞不知從那裏來了那麽多的人，簡直把交通堵塞了，使你無法自主，隨着人羣，擁過來，再擠過去。我在敵後生活了八個月，受够敵人的窩囊氣，今天看到我們的勝利，算是吐了一口氣。

「我已經同梁先生談過了，」徐樹人先生從沅陵來到武昌，我們一見面，他就告訴我：「勸他不要組織政黨，假如他一定要組織的話，我首先同他脫離關係，絕對不參加他的新黨。」

「那麼梁先生對你的意見沒有採納嗎？」我問他。

「不是，他已經打消了組黨的意思，至少在抗戰期間，他不打算再談組黨的問題了。」

經徐先生介紹，我曾拜訪過梁漱溟先生。我對梁先生有一種印像，覺得他不像一個搞實際政治的人。一個政治家，不應該放過任何一個人，對任何一個機會，都應當下一番說服和爭取的功夫。可是梁先生對我既沒有宣傳他的政治主張，又沒有介紹他的學術思想，冷冰冰的態度，愛理不理，連話都懶得講，好像欠他二百錢似的。像他這樣的人去做一個政治領袖，我眞有些不敢相信他會有多大的成就。不過梁先生是已經成名的學者，信仰他的人既多，號召力量自然很大，如果梁先生眞要組黨，參加的人也許不會太少。所以在極需要團結的抗戰大時代，能够阻止一個政黨產生，的確很重要。徐樹人先生爲國家做了一件極有價值，極其偉大的工作，可惜沒有人知道，他也成了一位無名英雄。

提起武昌，就會想到黃鶴樓，黃鶴樓同武昌好像分不開似的。因爲黃鶴樓太出名了，有許多人只知有黃鶴樓，而不知有武昌。唐崔顥咏黃鶴樓詩：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實際上今天的情景已與當年有些不同了。蛇山的西端叫做黃鵠磯，現在闢爲首義公園。黃鶴樓建築在黃鵠磯的山頂上，從照片上可以看出以前的黃鶴樓，雄偉壯麗，現在的黃鶴樓係舊樓傾圮，重新建築的。新樓不是按照舊的式樣建築，不中不西，非驢非馬，寒酸醜陋，俗不可耐，豈但黃鶴已去，連樓的面目也全非了。此地名爲公園，實際上有點像北平的天橋，南京的夫子廟，嘈雜骯髒，令人失望。登黃鶴樓，擧目四望，武漢三鎭盡收眼底。滾滾長江向東流去，永不回頭，眞不知『浪淘盡』多少『千古風流人物』。晴川閣已經看不見，而漢陽樹却變成了高聳的煙囱。

黃鶴樓同首義公園雖然使人失望，可是公園裏的『大漢陳友諒之墓』和黃克強先生的銅像，都不是普普通通的名勝古跡。陳友諒和黃克強都是推翻異族統治的民族英雄，在這砲火聲中，更強大的敵人正在踐踏我們的廣大土地，殺戮我們的千萬同胞，來此憑弔民族英雄的古塚，瞻仰民國創造者的銅像，不是更有意義，能鼓勵我們努力，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嗎？

在武昌遇到湖北劉培初兄，他是一位羣衆運動專家，正在擔任軍委會總政治部的處長職務，主持工運。我們兩人成爲朋友，曾經有過一番曲折，俗話說『不打不成交』，我們的友誼差不多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民國二十五年夏天，戴先生派一個五人組成的視察團，到華北各地考察工作，並代表戴先生慰問所有的工作同志，培初兄擔任團長。像這樣的一個組織，不論走到那裏，人們都把這些欽差大員當神一樣的歡迎，恭維尊敬。他們到達北平，較原定的時間提早了一天，雖然時間倉促，可是他們所需要的報告表册，

早已連夜準備妥當，等他們一到北平，我就遞給他們。視察團到達北平的第二天下午，我同世光約培初兄在中山公園吃茶，順便談談北平站的工作。培初兄突然詢問我某一位同志的私生活，他所詢問的那些事情，我都不曾親眼看見過，我應當對我說的話負責，不能根據謠傳向一位視察團長提出報告，所以我的答覆是「不知道」。培初兄回頭問世光，世光却一五一十說了許多，他聽完世光報告，對我說：『我看你連話都不會講，簡直不如世光同志。』

『我很贊成劉先生的說法，』士可殺，不可辱，一位視察團長當着站書記，這樣批評站長，不但侵犯了我的尊嚴，也使我無法下臺，我說：『的確，世光同志比我強的多。劉先生！你不是代表戴先生來華北視察工作嗎？就請你下一張條子，把我們兩個人的工作對調一下，我很高興世光來接替我的工作，我去擔任站書記。』

這一下可把他難住了，當然他不能寫這樣的一張條子。大家沉默了大半晌，才把話頭岔開，談到其他問題。

第二天我們訪問所有的外勤工作同志，事先我們約定好騎脚踏車，誰都沒有料到落起雨來，改乘汽車吧？目標太大，恐怕暴露工作。改乘人力車吧？按照排好的時間又來不及。打消訪問吧？勢必失信於所有的同志。因此，只好仍舊照着原來的計劃，騎上脚踏車，冒雨訪問。上午八點鐘離開北京飯店，先到北新橋，從那裏開始，經東四，東單，到達西單，正好十二點半鐘，在那裏吃午餐。午飯後，再向北行，經西

四，新街口，折向後門、鼓樓，最後回到我的寓所，參加晚上歡迎視察團的宴會。滂沱大雨中，在北平城裏繞個大圈子，費了一整天時間，確實不是一件平凡的舉動，任何一個中央派出來的人員，都不會做這樣的傻事，培初兄却做了。天氣沒有阻止了我們原定的計劃，我們按照原定的時間訪問了每一位同志。他們看到我們像一對落湯鷄，按時到達，的確深受感動。如此一位中央大員，給予每一個同志的印像太深刻了，對於每一個同志的精神鼓勵，其效力之大，眞是無法估計。我對他這種精神和作風衷心欽佩，他能排除了官僚作風，確實不是一個平常人物。

假定那一次遇到另外一個同志，我準會吃暗虧的，因爲我對培初兄的態度，要比他對我的態度壞的多。誰知這一次在武昌見面，他對我却特別關心，我們變成最要好的朋友，我們的友誼就是從上面的不平凡的接觸當中建立起來的。

河南行

敵人在戰略上鑄成一個極大的錯誤，如果他們攻下南京，溯江而上，直搗武漢，那麼我們在華中和中原的軍事部署就有些倉促了，可是敵人並沒有這樣做。他們攻下南京的部隊，北渡長江，向北進攻，企圖同華北的部隊會師徐州，打通津浦線。所以在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的頭幾個月，主要戰場集中在

津浦路的南北兩段。等到敵人在臺兒莊吃了一個大虧，於是惱羞成怒，增加大批部隊，對徐州展開更積極的南北夾擊，河南的情況也就一天比一天緊張起來。爲了準備河南淪陷以後，我們在那裏的佈置更爲妥當，河南的工作隨着戰事的發展，越來越重要。

『大員！大員！』五月中旬在武昌遇到安徽劉啓瑞先生，我們雖是第一次見面，可是他對同志的親切態度，給我一種深刻的印像，他問我：『見過戴先生沒有？』

『還沒有，』我回答他。一到武昌就忙於自己的崗位工作，一天工作十二小時，精疲力竭，什麼也顧不着。

『應該見你的，大概他還不知道你已經回來，我去報告他。』

兩天以後，我接到通知，戴先生在漢口接見我。戴先生對於北平的情形，詢問頗詳。我除了報告詢問的一切，並且向他建議，應當建立一種人事制度，先做一番人事分類，就所有同志適宜擔任的工作，造成一種人事分類名册。關於重要幹部的委派，由人事科長，督察主任，核閱人事文件的秘書，根據分類名册，開會決定後，再提供戴先生選擇。他認爲我的意見不差，立刻決定派我擔任秘書，專看有關人事方面的公事。可是我曾經看了一個多月情報，因爲錯了十五次，吃過一次警告，怎麼能夠擔任秘書職務呢？於是我說明不長於這一項工作，希望擔任其他職務。最後他決定派我到河南去，督察那方面的工作。並且一再叮嚀，盡可能在隴海路的野雞岡建立一部潛伏的秘密電臺，這是一個臨時的決定。

徐州已於十七日失陷，敵人的侵略箭頭，沿隴海路指向西邊的開封和鄭州。時機非常急迫，而武漢方面派不出報務人員，必須到達河南以後，由在那邊專負佈置電臺責任的張我佛調派。我不敢耽誤時間，當天晚上辦好手續，第二天一清早偕同電臺督察花克強兄由漢口出發。克強兄專負督導電臺方面的責任，我則督察河南的全部工作，不過戴先生既然當面交代過，野雞崗建臺很重要，我當盡力協助。

到達鄭州，天氣已經很晚，等到找着那邊的機關，差不多快九點鐘了。鄭州的最高機構係華北辦事處，專爲佈置河南一帶的工作而設立的，由李葉超（葉）兄負責主持。我感覺到華北辦事處的同志們對我非常冷淡，從他們的態度中我深深地體會到，他們對我這個督察，有些睬都不願意睬的神氣。可能有些人以爲擔任督察工作的人，專門在找人家的不是，增加人家的麻煩，所以才有這樣的態度。不過我曾想過，督察制度本身並不壞，如果專在消極方面挑剔別人，當然要惹人討厭的。因此，我這次來河南，事先有一個打算，多做些積極的指導工作，少做那些消極的批評工作，經過一段時間，他們會了解我的。

鄭州停留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趕緊上開封。這個時候，鄭汴間的火車已經停駛，但是還有不太舒服的卡車可供搭乘。我這樣急促地向東走，完全爲了爭取時間，完成野雞崗建臺工作。誰知一個計劃，往往因意外的阻礙，而成畫餅。到達開封，人的問題並不能馬上解決，因爲要想找一個能夠適合野雞崗環境的專門技術人員，並不是說找就可以找得到，假如隨便派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同志，在敵人很快就要到達的情況之下，如何能夠立腳呢？在等候張我佛兄物色人選的這段時間，正好先看看開封的工作，逛逛這汴梁

古城。開封是五代和北宋的國都，歷史上的名城。

我很奇怪，雖然是初次到開封，但是對這座古城好像並不陌生，不知是一種什麼氣氛，使人有一種賓至如歸的舒服感覺。開封的吃食美好便宜，旅館乾淨舒適，與鄭州相比，簡直有天淵之別。開封的相國寺有點像南京的夫子廟，是開封的一個大市場，賣什麼的都有。到開封不能不逛龍亭，據說是北宋的宮苑舊址，但我看不出龍亭有什麼出奇，倒還是東北角上的鐵塔名不虛傳。這座一十三級的古塔，高聳裏帶些勁氣，看來非常秀麗，據說是北魏的建築，古色古香。

開封省會警察局長河南楊廷芳（蔚）兄為我設宴洗塵，我第一次嘗到黃河鯉魚的佳味，堂倌提來一尾足有三市斤的活鯉魚，讓大家看過以後，才去屠殺。在北平吃烤鴨子，也是先把宰好的肥嫩鴨子拿來讓你看過，再拿去上爐烤，他們的作風好像是一脈相傳。黃河鯉魚比不上南京鎮江一帶的鰣魚肉細味美，可是鰣魚是有季節的，而且時間很短，鯉魚則終年不斷，取之不盡。西餐是先吃湯，中餐則把湯菜放到最後；但是河南的筵席却先來一碗開口湯，有點西洋作風。

『這一次戰爭，一個軍長或師長陣亡，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席間廷芳兄向大家說：『可是一個警察局長如果為了守城而死，那將留名千古，我絕不放棄這個機會，決定要同開封城共存亡。』

廷芳兄智慧極高，認識深刻，我不但佩服他的見解，更佩服他有勇氣。在整個宴會的過程中，廷芳兄同警察局的幹部們都在討論守城的各種問題。戰雲密佈，這座古城已經面臨炮火的威脅了。

野鷄崗建塞問題，經過好幾天研究，最後決定把蘭封電臺的報務員調往野鷄崗，另外派人接替蘭封的工作。怎樣執行這個決定呢？花克強兄不願意再往西去，只好由河南站站長安徽岳燭遠兄同我去進行了。六月一日起個早，我們兩人分乘兩輛人力車，向蘭封進發。蘭封距開封九十華里，快到正午時分，蘭封已經在望了。我們在距蘭封城十里左右的一個村莊休息下來，打聽蘭封的情況。是一個上午剛從蘭封逃出來的人，在我們來到之前沒有多久才到達，他告訴我們：「敵人的砲彈快落到蘭封城裏了，當我出城時，城裏早就沒有居民，只留下少數軍隊。我出城以後，城門已經關閉起來。」

我們沒有考慮什麼，趕緊離開村莊，再向前走去。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幅凄凉的景象，除了隆隆的砲聲越響越亮，四野靜悄悄地沒有一點生氣，不但找不着一個人影，連一隻飛鳥都看不見。人力車伕突然把車停下，不再往前走，他寧願不要我們的車錢，也不跟我們去冒險，到蘭封去送命。的確，我們已經看見，城的附近時而豎起灰暗的土柱，一會兒又消散成了漫霧。事實告訴我們，蘭封的失陷已經在指顧間，野鷄崗早已被敵人的鐵蹄踏過了，就算我們到了蘭封，又有什麼意義？我同燭遠兄只好不再向東前進，折返開封。事後想來，我們做了一件極愚蠢的事情。在那種情況之下，我們不顧一切，一直向着敵人往前走，萬一敵人派遣一支迂迴的部隊，繞到蘭封的後面，正同我們碰個正面，其結果如何？眞是不堪設想。

開封漸漸地變成一座危城，砲聲已經向它怒吼。敵人向西進攻得非常兇猛，三日早晨，開封城裏已經很紊亂，居民都感到大難即將臨頭，紛紛向城外逃走，不到半天工夫，已經變成一座空城。野鷄崗建塞既

然無法達成，開封的工作業經看過，預備潛伏的同志也都見過面，我已無逗留的必要。聽說開封並不堅守，警察局已經奉到命令，準備撤退，看來廷芳兄與開封共存亡的志願也難以實現了。下午借到一輛脚踏車，踏返鄭州。沿途不時聽到由黃河北岸傳過來的大砲聲，公路很少行人，即使偶然看見一兩個人，也是慌慌張張的。我在夜色朦朧中到達鄭州。

離開鄭州也不過一個星期，誰知道鄭州更是人心惶惶，人們都準備逃難，往西往南的火車，擁擠不堪。鄭州不是一個決戰的地帶，看樣子，在必要的時候就會放棄，交通也維持不了多久。葉超兄已經把我隨身帶的一隻皮箱運回漢口，後來聽說又運往長沙，終於陪伴着長沙大火同歸於盡。最可惜的，我的一隻照像機放在皮箱裏，一去不復返，我又沒有餘資另購一隻。照像是我一生僅有的嗜好，雖然照得不太好，把自己去過的地方拍攝下來，總是很有意思的，現在工具丟掉，只好不再照像了。

在武昌時也曾遇過幾次警報，但是距離投彈的地區老遠，至多感覺到一些輕微的地震，這次回到鄭州，却與炸彈為鄰，親身體會到炸彈的滋味。鄭州是敵人的次一目標，一方面攻打開封，一方面轟炸鄭州。我在空襲中，躲在田地裏，飛機從頭頂掠過，低的可以看清楚機上的猙獰面孔。一架敵機剛剛飛過去，又一架緊接着飛到頭頂，眼看着扔下兩個傢伙，向着我鑽下來，使我大吃一驚，以為這一下完蛋了。一眨眼，祇聽見，噓！轟！地震的像要翻轉來，距我身邊兩三丈遠，有一股黃土狼煙似的，一直向天上衝去。我的四週瀰漫了黃土，眼都睜不開，我的頭上身上都是黃土，險些兒被黃土埋葬了。一股難聞的氣味衝進我

的鼻孔，這是火藥氣味，戰爭的火藥氣味。

我們在河南的佈置情形，我已經全部淸楚，請龔超兄通知各個單位，我將前往視察。我必須立刻採取行動，趕緊到各地看看，時乎不再來，時間上不容許我耽擱了。龔超兄同上海王嘯雲（鴻駿）兄、雲南李毓楨兄和電臺張我佛兄，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居然在黃河以南地區建立了十六個單位，十六部電臺。一旦河南淪陷到敵人手裏，我們對於敵人的活動，可以瞭如指掌了。他們在如此匆忙短促的時間，完成這樣一件偉大的任務，工作效率達到頂峯。他們這兩個月，東奔西走，馬不停蹄地工作着，辛勞異常，我除了向他們表示無上的敬意以外，還有什麽話可說呢。

戰況繼續惡化，平漢車恐怕不能再目空一切地馳行於中原大平原上了，所以第一步是沿着平漢線往南走。平漢線上，鄭州以南有四個單位：許昌、漯河、駐馬店、信陽，鐵路東邊有兩個單位，周家口和潢川。因爲平漢路是南北交通的一條大動脈，佈置在這一條線上的單位也特別重要。我必須爭取時間，在敵人沒有到達平漢路之前，看完這一條線上的工作佈置。到達許昌，正遇上下大雨，街道泥濘，泥漿足有兩寸深，簡直無法落足。本地人鞋子底下踩着一雙小板櫈式的木屐，每一個人都好像踩着高蹺，在街上晃來晃去。許昌的情形同鄭州差不多，人心恐惶，則超過鄭州。謠言紛紛，越傳越多。人們都在傳說，開封已經失陷，主力攻打鄭州，但有一股敵人正向許昌衝來。這是很可能的，如果敵人先佔領許昌，切斷平漢線，鄭州勢將陷於孤立，容易攻取。

我打算由許昌到周家口去，再從那裏折回漯河，可是這個時候，只有從東往西逃來的人，沒有一個打西邊向東去的人。要想雇脚到那裏，無論花多少錢，都沒有人肯去，只好打消了這個念頭，等待到了漯河以後再說。

從許昌到漯河，天仍舊下着雨。車上擠滿了人，滿到車箱的門外，幾乎要堆起來，要想擠上車去，簡直比登天還難。據說這是向南開的最後一列車，我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用右手拉住上車的拉手，脚踏在車箱的踏脚板上，左手提着一隻小手提箱，箱裏面放着密電本子，無論如何不能丟掉的。雨下的很大，大半個身體在車箱外面晃蕩，不得已，爲了遮避雨點，右手還得兼撑一把雨傘。這種奇特的乘車方法，非常危險，可是捨此以外，又有什麼辦法呢？經過一站，我才勉強擠到車門口。人那麼多，擁擠到那種程度，而且是最後一列車，但是行車的秩序還是很好，這種情形在過去是絕對看不見的，這是一種進步，就從這種進步來看，我們就有把握贏得這一次戰爭的勝利。

漯河位於沙河南岸，西邊緊靠着平漢鐵路。沙河與汝河滙合，再向東流，至安徽阜陽，與潁河滙合。由漯河至蚌埠，可以行船，溝通平漢路與津浦路，所以漯河成了水陸碼頭，顯得格外活潑，風景也很美麗。漯河北邊五里的郾城縣城，相形之下，反而覺得有些遜色了。到了漯河以後，才知道黃河巨流，從北向南，泛濫而來，剛好沖斷漯河通周家口的道路，所以周家口之行，只好放棄。

看完漯河工作，不再去周家口，下一目標就是駐馬店。駐馬店本來是一個小地方，那裏還經得起大轟

炸呢？當敵人注意到平漢線，打算攻擊這一條交通動脈的時候，不知基於什麼理由，選定這一個目標，來了一次大轟炸。我看到的駐馬店是一片斷垣殘壁，瓦礫灰燼，一種滿目淒凉的悲慘景像，看了令人心酸。我一到駐馬店，就深深地體驗到戰爭的慘酷可怕，在敵人砲火直接摧毀下的城鎮，不知將變成什麼樣子。

信陽的情形很亂雜，三三五五穿軍服的人在街上游游蕩蕩，軍事機構到處皆是，一眼望去，確實是個戰時景象，這是許昌、漯河、駐馬店所看不見的。到信陽後，住在信陽組組長佘少吾同志的寓所，那天夜裏，大約有一連人的部隊，砸開大門，闖進院子，蠻不講理，非強佔房屋不可，結果除去我們睡覺的房子，其餘堂屋、空房、廚房裏到處躺滿人；我們連門都不能出去。第二天他們走了，屋子被蹧踏得一塌糊塗，有不少東西也被順手牽羊拿去，這樣一個部隊去攻打敵人，眞是活見鬼。信陽屬於第五戰區，這些部隊都是從徐州撤退下來的。

信陽到潢川二百四十華里，有公共汽車通行，所謂公共汽車，不過是幾輛破舊大卡車，先裝上行李，再往上堆人，每一輛車上要堆裝三四十人。開車以後，震動搖盪，使每一個坐在邊緣上的人提心吊膽，生怕摔下汽車。潢水從潢川中間流過，由一座石橋連接河兩邊的街道。潢水向北流入淮河，河中小船三兩，看起來，完全是江南風光。人民的生活習慣也同南方差不多，以大米爲主食。潢川相當富庶，有很好的飯館，淸潔的旅館。我到達潢川以後，潢川組李組長慕林把我安置在一家旅館的樓上。這家旅館樓閣秀麗，風景優美。

徐州會戰後，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從津浦線撤退到潢川，這樣一個小地方，有這麼大的一個高級軍事指揮部，按理應當有個良好的秩序才對，可是事實告訴我，並不這樣。我持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的護照，是一個有身分證明的人。到達潢川的第二天，有三個身穿草綠色花達呢軍服，脚登黑馬靴的軍官闖進我的旅館房間，他們雄糾糾的，滿口廣西腔調，準是長官部的高級官員，聲稱他們要佔用這家旅館請客，要我立刻搬走，態度強硬，不是來商量，是來驅逐。我覺得僅佔了一個很小的房間，不會防礙他們請客，而且戰區長官司令部的人不會不講理的。事先曾聽茶房說過，長官部的高級軍官們要來他們旅館裏賭錢叫女人，也許是他們看過旅館的旅客登記簿，認爲我來自武漢行營，對他們胡嫖爛賭，有些礙眼，所以非把我趕走不可。我沒有立刻搬走，不到半個鐘頭，來了一排軍隊，包圍旅館，說我是漢奸，硬把我捉走。這時我才明白，在這抗戰大時代，漢奸的帽子可以靈活運用，隨便給人戴在頭上，就可以把人捉去。我被送到一個上尉的房間，拘留了兩天，後來長官部政治部主任張任民同我談了一次話，說事情過去了，不必計較，糊裏糊塗，把我釋放了。如果說臺兒莊打過一次勝仗，第五戰區長官部的高級軍官就應當如此橫行霸道，無法無天，蠻幹不講理，還是不打勝仗好些。要是再打一次勝仗，眞不知胡鬧到什麼地步。我敢斷言，臺兒莊勝利是參加這一次會戰的部隊，用頭顱與熱血換來的，絕不是身穿花達呢軍服，脚登長統馬靴，就可以把板原師團嚇死的。經過這次波折，除在大城市，儘量避免住旅館，遇着這些驕兵悍將，眞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

從潢川折回信陽，平漢車已經直通鄭州，於是搭車北上。鄭州是平漢隴海兩路的交叉點，在平時，因爲兩路的旅客如果要轉車，就必須在這裏落脚，所以旅館飯館的生意特別好，市面也顯得繁華熱鬧。抗戰以後，雖然往北往東都已停止通車，但是由武漢到西安，鄭州仍然是個交通中心。等到六月五日開封失陷，平漢車一度停止北開，使鄭州變成一座死城，人都逃往四鄉。當我從信陽回來的時候，除了車站附近，有些賣零食的小販，其他的街道上，冷冷靜靜，幾乎看不見行人，幾天工夫，就變成這個樣子，格外感覺到凄凉。葉超兄也剛從鄉間回來，大家見面，好像隔了幾個世紀似的，感慨萬千。

鄭州的朋友們對我的態度完全變了，不但親熱起來，連他們的私生活也不對我秘密了。我爲了酬答歷次打擾他們，並表示慰勞之意，特地備了一桌酒席請他們，錢花得很有限，可是公私情理都顧到了。這次到各處視察，每到一處，多半住在當地負責同志的住所，當然不好付給他們房飯錢，即便矯情脫俗，學學外國人的作風，一定付錢給他們，但是他們並不是外國人，絕對不會接受的。所以我總是臨離開的時候，請他們吃一餐飯，代表中央機構慰勞他們，這樣一來，意義就很重大了。我覺得人與人相處，要是沒有人情味兒，那就味同嚼蠟了。我們給別人一種親切的友誼，比什麽都重要；所謂友誼，不是拿金錢可以買到的，更不是用權力可以獲得的。

開封失陷以後，黃河從中牟縣決口，本來打算切斷進犯鄭州敵人的退路，予以全部殲滅；大概是敵人看到情勢不對，兎脫的很快，逃過這次厄運。黃河決口在戰術上雖然沒有成功，而在戰略上却是非常成功

。此後六年間，敵人始終不得西侵，越雷池一步。使洛陽成為華北的抗戰堡壘，保障了大西北的安全，並且指揮中條、太岳、太行三個區域的部隊，展開敵後游擊戰。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使河南變成敵後通往大後方的交通要道，敵區到後方的人們，由隴海路的商邱下車，起旱到安徽的亳州，後來改在界首，渡過黃汎區，經漯河、臨汝，到達洛陽。經由這一條路線，逃來一批又一批的敵後青年，增加許多抗戰的新血輪；經由這一條路線，上海和華北的物資，一車接着一車湧進西北，解救了後方物資匱乏之虞，其經濟價值，尤難估計。黃河！對於抗戰的供獻太大了，任何一條江河，都沒有像他那樣發揮過雄偉的防守力量，其作用遠勝於法國的馬其諾防線。

在鄭州休息一個星期，整理報告，次一行動，就是視察豫西。隴海線上，鄭州以西有三個單位：汜水、洛陽、陝縣。離鄭州，乘隴海車西行，汜水站下車後，偕汜水組負責同志前往距離車站四五華里的一個小村莊裏。這裏的車站太小，佈置一部電臺不太妥當，為了安全，離開車站是應該的。他們住在一間窰洞裏，這一帶沒有房屋，居民都住窰洞。提起窰洞，就想起古人『穴居野處』。從前讀歷史，對於穴居，總有些費解，人不是獸，不是蛇，怎麼好居住在洞穴裏？現在來到汜水，才忽然大悟。原來我們的民族得天獨厚，天賜給我們一塊好土地，鄭州往西，黃河沿岸都是很厚很固的黃土層，這種黃土本地人叫做立土，土可以立，其性質不言可知了。窰洞就是在黃土壁上掘一個洞，加上門窗而成。這種窰洞式的房屋，冬暖夏涼，住起來安全舒服。

汜水有一種特產，叫做柿霜餅，是一種灰白色的薄圓餅，用柿霜做成，其味甘凉。在我們家鄉，每逢迎神賽會，總有河南人去賣柿霜餅，大人們買一些，儲存起來，準備醫治孩子們的口瘡。柿霜係新鮮柿子製造柿餅時，發酵而成的白粉，柿霜餅既係特產，可見汜水的柿子樹一定也很不少。

洛陽在中國歷史上是有名的古都，其建都長久，僅次於長安，歷東周、東漢、魏、晉、北魏、唐末、五代的梁、唐，凡九百三十多年。可是現在呈現在眼前的洛陽，矮矮的土城，窄狹的街道，泥土的房屋。洛陽的宮殿，洛陽的名園，洛陽的銅駝，早被一千多年來連續的戰爭摧毀的一乾二淨。洛陽也是古代的文化中心，豈但紙貴洛陽，孔子問禮於老聃，也在洛陽。洛陽，這古老的都城！一直保留着許多古蹟和名勝，既來洛陽，應當盡情一遊。

洛陽的古蹟和名勝：

城東二十五里的白馬寺，建築於東漢明帝時，爲中國最古老的佛寺。寺內有竺法蘭和伽葉摩騰的古墓，是兩位最早來中國傳教的印度高僧。寺北十多里處有兩個大黃土堆，是漢明帝和漢章帝的陵墓。

城北邙山上也有許多古帝王的陵寢和將相的墳墓，因爲既不保護，又不修繕，不知經過盜墓者挖掘過多少次，已經是黃土一堆，再沒有什麽可看了。現在逛邙山的人，只是看看上淸宮和呂祖閣，在那裏吃盃茶而已。

城西西工前爲中央軍校洛陽分校校址，當直系軍閥得勢的時候，吳子玉將軍開府於此，民國十三年慶

祝五十大慶，各地前往祝壽的人非常衆多，康有爲做了一付壽聯：『牧野鷹揚，百年功業才一半；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以紀其盛。曾幾何時，經不起國民革命軍一擊，而告土崩瓦解。西工東北角爲晉石崇的金谷園遺址，除了偶然發現一兩塊破磚碎瓦，已經看不到什麼痕跡了。

城南是洛水，洛水上的新橋名林森橋，西邊的舊洛陽橋，即古天津橋，大部份已傾毁。宋邵康節先生走到天津橋上，忽聞杜鵑的鳴聲，於是歎息着說，天下將要大亂，他的理由是：『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過林森橋，洛河南岸的安樂窩是邵康節先生的故居，李蔭翹老師的豫魯監察使署就在這裡辦公。順着公路，再往南走，可以看到一叢茂密的樹林，圍在紅墻以內，那就是關林。進門，前後有三殿，每殿都有關羽的塑像，第三殿後爲關帝塚，即三國時曹操葬關羽的首級處，塚前有石牌坊，上書『英雄千古』四字。關林廟宇宏大，古柏參天。

再往南走，即爲伊闕，距洛陽二十五華里，伊水由此經過，東西兩崖對峙如闕故名。香山寺在東崖上，西崖即龍門山，山上多石刻，有名的龍門二十品魏碑已經苔痕斑斑。龍門的石佛很多，然而比較山西大同的雲崗石佛，我覺得要差一些，可是龍門却比雲崗出名。因爲雲崗在長城以外，地方偏僻，而龍門則位居中原，交通方便，在平綏路未築成以前，去雲崗很不方便，故遊雲崗的人，遠不如遊過龍門的人多。龍門石佛也同雲崗石佛一樣，遭受了同樣的刼難，許多石佛的腦袋被人砍掉，偷去賣給外國人。幸好奉先寺尚有完整的大佛三尊，兩邊站立的金剛，腿臂都表現出有力的肌肉線條，的確是最高的藝術結晶品。北魏

這個北方的落後民族，在統治北方短短的一百四十九年間，却創造出雲崗和龍門這樣偉大不朽的藝術雕刻，留給後人鑑賞和研究。

洛陽到南陽的一條線上，除洛陽外，有四個單位：臨汝、襄城、方城、南陽。我計劃先看臨汝，再乘汽車，一直到南陽，回頭再看方城和襄城。

臨汝在汝河北岸。城北十里有風穴寺，正好像我們故鄉山西交城的卦山，在一帶光禿禿的羣山中間，只有這一小段山坡上長滿翠綠的柏樹，顯的特別姣美。廟宇建築在剛好可以蔭蔽的山中間，在山口以外不容易看得見，不過，風穴寺的廟宇遠不如卦山上的氣派雄偉高大。風穴寺旁有一個小山頂，上建一亭，名叫望州亭，站在亭上，向南望去，臨汝（原爲汝州）縣城恰好呈現在山的缺口處。

一到豫西，我就有兩種感覺。華北各省建築房屋的形式，大都是四合院，一進大門，對面墻壁上有一個小小土地廟。我們家鄉每一家大門內的小土地廟裡，呆坐着一位三寸高的泥金土地翁翁，兩旁兩個二寸高的小鬼，面目猙獰。土地翁很寂寞地坐在廟裡，望着每一個進出大門的人。豫西每一家的小土地廟就不同了，土地翁翁身旁坐着一位花枝招展的年靑土地奶奶，身穿五顏六色的衣裙，一隻三寸金蓮蹺在另一條腿上，露出紅繡花鞋來，懷裡還抱着一個小娃娃，廟門口的兩個小鬼也是神氣活現。無疑的，豫西的土地翁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同樣是土地，却有幸有不幸，我們家鄉的土地翁過着從軍式的單調生活，孤苦伶仃；豫西的土地翁却准許携帶家眷，多麽不公平呀！我想豫西人對於土地翁翁，尙且給他設計這樣一個溫

暖的家，他們自己該不例外吧？大概因爲豫西人的家庭觀念比較濃厚，擴而大之，使每一個村莊都結成一個堅強的堡壘。

這一帶道路兩旁石碑之多，爲他處所罕見，南陽附近，石碑尤多，碑外用磚砌成高聳的碑屋。其實有幾個過路的人，有閒工夫，不去趕路，停下來，去拜讀這些碑文呢？不管你是旌表節婦，還是爲縣太爺記功，都與過路的人毫不相干。不過這些石碑確是好名的代表，也許因爲豫西人比較好名，所以他們表現出來的力量也特別堅強。

南陽簡稱宛，位於白河西岸，周封伯夷後代於此，是爲申國。春秋時楚滅申，改爲宛邑，秦漢置宛縣，爲南陽郡的治所。唐改爲宛州，元以後改爲南陽府治，這就是稱宛的來源。白河同縣境東邊的唐河向南流，至湖北襄陽，注入漢水。公路則北通洛陽，南達襄陽，東達信陽，西經西峽口，抵陝西的商南，而至西安，所以說交通便利。

城北玄妙觀爲元代的建築，觀內有園，山石玲瓏，亭閣佳妙，很有幾分像蘇州的獅子林。我沒有想到在南陽會看到這樣好的園子，恐怕在河南全省，也是首屈一指吧？可惜這樣好的花園，已經有些破舊荒蕪，大概是道觀的收入不好，經濟不太寬裕，地方上又不保護的原故。

城西南七里的臥龍崗，地勢比縣城略高一些，是諸葛武侯隱居的地方，也就是劉禹錫的陋室銘所說：『南陽諸葛廬』。崗上的武侯祠，建築很平常，殿前古柏蒼老，祠內碑石很多，有岳武穆所書出師表，碑

拓出售。另一邊的後廳塑有劉玄德三顧時，與武侯坐談天下事的坐像，塑工很差。前面過廳裡，關雲長和張翼德並排坐着，好像在等候着劉玄德。在我所看見過的關公塑像，以此爲最好，他的兩隻眼睛，近看瞇成一線，遠看則眼色頗有神氣，是一尊極好的塑像。武侯生逢亂世，隱居躬耕，若非劉玄德三顧，他將終身過着逍遙自在的生活，可是一旦爲人所用，不辭辛勞，七擒六出，以劣勢兵力和有限人才，保持偏安於一時，盡到士爲知己者死的責任。文天祥謂：「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可見武侯其人其文都是感人至深的。

從南陽折回方城，住了四天。這一帶許多人的脖子特別膨脹，有的同腦袋一樣粗，有的脖子的肉向下垂到胸前，像是掛着一只肉布袋，看起來很不舒服。據說因爲食水內缺乏碘質，就會發生這種甲狀腺張大的現象，那麽行政當局爲什麽不去補救呢？爲什麽任由他們奇形怪狀地活下去呢？對了！中國的官吏是在做官，做官是管人和要錢，老百姓的脖子粗與不粗，食水裡面缺少什麽物質，干他們屁事。

由方城乘汽車到葉縣，已經正午了。我不打算在葉縣停留，可是由葉縣往東去，有路無車，雇脚又雇不到，只好使用我的兩條腿了。於是安步當車，沿着公路，向東走去。我走得並不太慢，走到天色已近黃昏，誰知只走了一半路程。兵荒馬亂，不好再走，祇好歇脚。幸好路旁就有一家路旁大飯店，專門招待過往的人們，推車的，挑擔的。這家飯店，前面是露天食堂，後面一間矮矮的泥土屋子，有門無窗，前後左右固若金湯，這就是旅客住宿的地方。這家飯店很公道，祇收飯錢，不要店錢，吃完饃和麵，給你一條破

蘆席，請進矮土屋子，把蘆席舖在泥土地上，坐臥悉聽尊便。地上躺滿東來西往的人，汚土臭再加上汗臭和脚臭，這三臭合而爲一的味道比阿姆尼亞何祇強烈十倍。不特此也，跳蚤肆虐，跳到身上，跳到頭上，跳進耳朵，簡直是人間地獄，實在無法待下去。我把席子拖出矮土屋子，睡在公路旁邊，河南的秋天並沒有太多的凉意。睡了不知多久，做了一個惡夢，一羣怪物叭！叭！叭！向我亂叫，向我進攻，用盡方法也趕它們不走。醒來，才知道是四週圍的青蛙在嘜吵。好不容易又睡着，偏偏天又落起雨來，不得已只好仍舊鑽進矮土屋子，挨到天亮，告別旅店主人，踏上東去的旅途。

襄城住了四天，看完工作，騎了一頭小毛驢，走到許昌，才又換上二十世紀的交通工具，北返鄭州。河南的機構，除了鄭州開封，大部份是新建立的，所有的同志多半是新參加的，缺少經驗，不懂方法。我這一次來河南，與其說是督察，倒不如說是來訓練，比較名實相符些。每到一個地方，住上四五天，除了同每一位外勤同志談談，大部份的時間是同負責同志研究工作。我告訴他們，我們需要些什麽？怎樣獲得這些需要。我又告訴他們，怎樣處理已經獲得的材料？首先要辨白它的眞僞，其次判斷它的價值，然後編撰成合乎需要的報告。一件情報必須具備時間、地點、人名和正確的數目字。我還告訴他們，怎樣應付敵人，怎樣保持安全。

在河南幾個月，跑了不少的路，說了不少的話，好像很辛苦，實際上很有意義，至少，我所看過的單位，要比沒有看以前健全了許多。每一個單位的負責同志對於工作的認識和方法，有了一個起碼的了解，

不會在處理工作上摸不着頭腦，或者費力不討好。最使我高興的，許多同志雖然新參加工作，經驗欠缺，但他們年青，有活力，有熱情，有認識，像洛陽組魏組長毅生，南陽組脩組長俊士，方城組于組長華亭（榮岑）襄城組秦組長舞甚，信陽組佘組長少吾，都是很可愛，很優秀，不易多得的幹部。洛陽組的魏組長態度很誠懇，工作很認眞，對於許多材料都整理的有條不紊，報告也編撰的得體合式，好像是受過訓練的，實際上是從處處留心，細心研究，認眞確實所體會出來的。洛陽組電臺的周臺長召棠（汝修）對於報務工作非常認眞負責，開始建臺，就注意到敵人佔領洛陽以後，怎樣使工作不受影響，所以把電臺僞裝隱藏起來，他們讓我找找看，結果找了半天，還是由他們指點我才找到。

敵人沿隴海路向西進攻，既然碰了釘子，於是主力南移，指向武漢。敵人想速戰速決，我們則要長期抗戰；敵人想擊潰我們的主力，我們的主力就避開敵人。敵人要佔我們的一城一鎮，祇要付出時間的代價，就讓它佔去。他們多佔一城一鎮，就必須分出一分兵力來防守這些城鎮，敵人的兵力有限，永遠佔不完我們的城鎮，他們佔了點線，面還得留給我們。武漢不會固守，許多機構早已撤離，許多人員正在疏散。我原打算河南的督察工作告一段落後，返回武漢一趟，可是當我回到鄭州，接到命令，不准再回武漢，河南工作完畢，即刻西去，督察陝西的工作。

西上

河南的機構除了豫東的三個組無法去看，祇剩下陝州一個單位，我決定在赴陝西的途中，順路去看看。陝州組組長邱李仰文（希純）兄是老同學，住在距縣城七八華里的鄉下，接到我到陝州的電報，從鄉下趕來陝州，在車站等候我。二十四年秋天，我們在杭州分手，轉瞬已經三年了，見面以後，格外高興。仰文兄要我到車站附近一家澡堂洗澡，他說既來陝州，不能不看看陝州的洗澡塘。這家澡塘的樓閣雅潔凉爽，窗戶開向北面，黃河在下面澎湃怒吼，抬眼望去，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幅秀美的圖畫，壯麗的河山。黃河北岸，山西平陸縣城點綴在山麓，隱約可見。當我望見山西的山城時，一種思鄉病忍不住湧上心頭。矗立在黃河中間的砥柱山，最易激發人們的志氣，那一個人不願意作中流之砥柱呢？

到了鄉間，看到電臺臺長王和林同志，我們是小同鄉，兩家的村莊相距二十華里，他的家在城西十里，我的家則在城東十里。他鄉遇故知，確實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在這動亂的大時代，離別容易，相會很難，我們却是因爲戰爭，才會到這陝州的鄉間，作一次不平常的聚會。

到陝州的第二天，剛巧是中秋，我們坐在靜寂的打麥場上，促膝談心。中秋的月亮顯的特別皎潔，和林要在晚上通報，老早就離開了。我同仰文頃談三年來各人的遭遇，傾談三年來人事的滄桑，有時興奮，

有時嗟歎，談談復談談，忘記疲倦，忘記困乏，好像各人胸中蘊藏着吐不盡的心事，抬頭望望，月亮已過中天，斜懸在頭頂的西邊。

由陝州往西，隴海路像一條長蛇，沿着黃河南岸爬過去。函谷關在陝州以西，靈寶的北面，所謂「秦東有崤函之固，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行。」古時候的險要地方，在科學的巨大力量變動之下，往往失去本來面目。隴海路四平八穩地駛過函谷關，並看不見什麼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地理價值了。

到達潼關，住在王崇惠同志的家裡，他家的房屋，在潼關城裡是屬於第一流的磚造四合院。因爲敵人常常空襲，每天又隔河砲轟，城裡的人大部份都逃到城外，潼關幾乎成了空城。潼關的醬菜很出名，尤其是醬萵筍，爲醬菜裡面的珍品，既香且脆，色澤鮮美，可稱色香味三者兼而有之。潼關既以醬萵筍出名，所以醬園特別多。有一家醬園裡長着一株老槐樹，據說當年馬超刺曹操不着，一槍刺到樹上，槍孔至今猶存，到潼關的人都要去看看，是不是後人附會的，那就不得而知了。潼關界於晉陝豫三省中間，出關爲河南，入關則爲陝西，隔河北望，就是山西的風陵渡，爲同蒲路的終點，已被敵人佔據。潼關北門和東門的箭樓都被敵人炸燬，獨留西門箭樓，傲然獨立，格外顯得雄壯巍峨。潼關的形勢稱得起險要兩字，南負峻壁，北臨黃河。元朝張養浩的潼關懷古寫得好：

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

望西都，意踟躕，傷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作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從前的戰爭是爲一人一姓而戰，勝也罷，敗也罷，的確都是苦了老百姓。這一次的戰爭顯然不同了，這是一次民族絕續，國家存亡的保衛戰，覆巢之下無完卵，人人有份，個個有責，不能再說百姓苦了。

潼關縣與河南的閿鄉縣互有插花地，而潼關有許多村莊裡，有幾家叫做軍人，屬於潼關縣管，另外幾家叫做民人，則屬於華陰縣，這一種極不合理的行政區分，爲什麽不加調整，任由他存在呢？

這一次經過黃河南岸的每一座城市，總要吃一次黃河鯉魚。我到潼關，城裡已經買不到什麽好的食品，可是崇惠同志却買來一尾三斤重的活鯉魚，交給一家餐館，分做三段，清蒸，紅燒，糖醋，吃了離開潼關前的豐盛午餐，向北揮手，再會吧！偉大的黃河！乘隴海車，西上長安。

一到西安，就聽到一個很壞的消息，據說靈邱李冠三（封嵐）兄已在臨汾犧牲了。我同冠三四度同學，情感最深，聞此惡耗，悲痛異常。冠三携帶一部電臺，由風陵渡沿公路向運城前進，預備到運城建立一部秘密電臺，不料剛入運城地境，正遇到敵人南下的部隊，當時就被殺害了。在我們的朋友中間，冠三的學識最優良，志氣最高強，民國二十三年他任北京大學的主任軍訓教官，但是他不甘於這種消極工作，而參加了我們的最積極，最危險的工作，終於爲工作而犧牲了。

抗戰軍與，李果諶先生在山西爲湯恩伯將軍組織十三軍游擊隊，聲勢浩大，許多山西部隊的幹部都去參加他們的工作。此時山西當局正與共產黨合作，成立新軍，大部份新軍掌握在共產黨手中，共產黨很害怕李先生。山西當局本來就恨他們拉人家的幹部，再加上共產黨作祟，於是一再向中央控告，湯恩伯將軍

迫於情勢，不得不否認這個組織，十三軍游擊隊只好結束。我曾在漢口遇見李先生，他爲此事很生氣，在漢口害了一場大病。跟李先生工作的靈邱張靜齋（存仁）兄和盂縣候定邦（安國）兄則被第二戰區關起來，一直扣留了半年多，現在都回到西安，靜齋看不慣後方的一切情形，準備到敵後去大幹一番，正在等候命令。由於太原、臨汾相繼失陷，太原的許多朋友都聚集在西安，到處可以看到熟人。賣山西麵飯的館子，也在五味十字開了好幾家，可以吃到地地道道的乾片羊肉，過油肉，蝦醬豆腐，刀削麵、貓兒朵、撥魚兒，喝到山西黃酒，早上可以吃到頭腦帽盒。所以到了西安，好像回到故鄉似的，氣氛特別不同些。

西安最普通的早餐牛羊肉泡饃，每人僅僅兩角法幣，既營養，又好吃，並且還耐餓，早上八點鐘吃過泡饃，一直到下午三點鐘，肚子還是飽飽的。北平前門外有一家回教館子，因爲老板娘親自掌灶，所以人們把那家館子叫穆柯寨，地方很小，吃的人却很多，許多摩登男女和坐自備汽車的闊老們都去吃。穆柯寨也賣羊肉泡饃，晉城程樹華兄曾請我吃過一次，現在和西安市比較一下，那就差得太多了。

歷史上，西安建都最長久，是周、秦、漢、前趙、前秦、西魏、北周、隋、唐一千年來的國都。雖然，現在的城垣並不是歷史上的古城，然而城周四十華里，城垣雄偉，北平，南京以外，西安城恐怕要算最大了。城中心爲鐘樓，四條大街直通四門。鼓樓在西大街北邊，建築巍峨，南北兩面各懸橫扁一方，南爲『文武盛地』，北爲『聲聞於天』，傳爲武則天所書。城西隅的蓮湖公園，楊柳成蔭，池水漣漪。當驕陽西斜，坐柳蔭下，飲茶池畔，與二三友好，上下古今談，數月來奔走的疲勞身心，在這種幽美的環境裡很

快就恢復了。城東南隅學府巷的碑林，集石刻七百多種，唐十三經及王羲之聖教序碑最爲珍貴，爲防空襲，均用泥土將石碑包圍起來。一遊碑林，就會使人感覺到這裡是我們文化和藝術的寶藏。由碑林東行爲下馬陵，有董仲舒墓，白樂天琵琶行『家在蝦蟆陵下住』，即指下馬陵而言，下馬陵係由蝦蟆陵蛻變而來。慈恩寺的大雁塔，四面七級，方方正正坐在城外的正南面，看起來特別雄壯，不像開封鐵塔那樣窈窕秀麗。慈恩寺建於唐高宗時，雁塔初爲玄奘法師所建，後倒塌，由武則天重建。唐代中進士，就在寺內題名，叫做『雁塔題名』，現在還遺留下許多這種題名的石碑，立在雁塔前面。

西安市上有一種暢銷書，是節譯未來世界裡面關於中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部份，連同劉伯溫的燒餅歌等中國預言書，印在一起的薄本子。燒餅歌前段都有解釋，用歷史上的重要事實來解釋每一句話，一直解釋到『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休』爲止，以後關於未來的事，就沒有解釋了。這兩句話解釋的非常奧妙，胡兒是指日本人，九十九是指蔣委員長，因爲中正兩字和介石兩字合起來都是九劃，所以九十九者，中正介石也，擊敗日本人的，一定是蔣委員長。未來世界則說敵人要先佔廣州，再佔武漢，而終於崩潰，都餓死在中國。這本預言書對於一般人的心理作用很大，是一種堅定抗戰必勝信念的力量。等到十月二十一日廣州失陷，二十五日武漢失陷，都與預言符合，再接下去，應該是敵人崩潰，餓死中國了。所以大家對於像廣州武漢這樣重要的大城市失陷，反而無所謂了。抗戰一開始，北平就有許多謠傳，不是說這裡掘出一塊石碑，就是說那裡發現幾句讖語，什麼『日落蘆溝』，說日本人一定因蘆溝橋事變而衰落

。記得當時有一首童謠：『北京靠不住，南京守不牢，西京到不了，東京回不去。』西京即指西安，意思是說，北平南京都守不住，可是敵人却到不了西安，也回不到日本東京，而要葬身在中國大陸。說也奇怪，一直到敵人無條件投降，西安始終屹立不動。

到西安不久，就接到新的命令，調任蘭州站的副站長兼甘肅省政府保安處諜報股長。

民國二十七年年底，乘西北公路局的汽車，向蘭州進發。汽車從咸陽城邊馳過，遙望咸陽古渡，船帆與城垛構成一幅優美的畫面。過渭水，地勢漸高，第一日宿邠州。西蘭公路原先被人叫做稀爛公路，自從宋希尙先生任西北公路局長後，西蘭公路變成一條最好的公路，路面平坦，覆以細沙。可見事在人爲，一分辛苦，一分收穫。過邠州，沿涇水西行，經大佛寺，寺於石壁上鑽大佛一尊，比了雲崗龍門，未免太單調一些。再行，爬上一座高原，卽爲長武縣城。過長武，下高原，則入甘肅省界，是爲涇川縣。涇川城東涇川坡就是唐郭子儀單騎見回紇處，城西山頂上爲神話中西王母的瑤池所在地。夜宿平凉，平凉的街道係一條長街，在甘肅境內，平凉是一個大的縣城，其實遠不如京滬線上一個大集鎭。第三天一淸早離平凉，西行十里爲崆峒山，史記五帝本記，黃帝『西至於崆峒，登雞頭山』。因爲停車只有片刻工夫，不能登山一遊。再西行，翻六盤山，汽車盤旋屈折而上，到達山頂，再盤旋屈折而下。從前徒步翻六盤山，一上一下，剛好一整天，現在不過半個多鐘頭。西歷一二二七年夏，元太祖成吉思汗生病，曾避暑於六盤山，是年元滅夏，大祖死在寧夏靈武縣。過六盤山爲隆德縣，再行爲靜寧縣，這裡是一個宿站，也是一個比較大

的縣城。第四日過華家嶺，六盤山是一座高山，而華家嶺則是很長的山嶺，地勢很高，顯得特別寒冷，汽車須在嶺上走好幾個鐘頭，一路望去，頗感無限荒涼。抵蘭州，天氣已經很晚了。

西蘭公路有時循古道而行，可以看到老態龍鍾的左公柳。當年左文襄公征新疆，自潼關至嘉峪關，道路兩旁植楊柳兩行，綠化了漫長的西北古道。我們看唐王之渙的出塞：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仭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

再看左文襄公某幕僚做的詩：

大將西征人未返，湖湘子弟滿天山。手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

從這兩首七言絕句，可以領會到左公柳在這荒寂的大西北是如何的偉大了。唐人所寫得凄冷情景，到了清人的筆下，却是氣壯河山，生氣勃勃。其實西北仍舊是西北，所不同者，就是這兩行龍鍾的老柳。

蘭州很小，小有小的好處，因爲地方小，朋友們就很容易見面，因爲常見面，就覺得特別親熱。所以我感覺到蘭州很可愛，是一座具有溫暖氣氛的城，是一座具有強烈情感的城。

蘭州緊靠在黃河南岸，有大鐵橋横跨河上，爲通寧夏、青海、新疆的要道。這一座鐵橋同津浦平漢兩路的黃河鐵橋，號稱黃河三大鐵橋，但是他的年齡遠在那兩座鐵橋之上，故從前有『天下黃河只一橋』之稱。黃河兩岸汲水的大風車，同漂航在河心的羊皮筏子，都是一種新印像。羊皮筏子係由幾個無頭無尾的整牛皮或整羊皮吹漲以後，連接在一起，上縛木架，人就坐在架子上。這種筏子祇能向下漂游，不能溯河

而上，到達目的地，撑筏子的人再用肩把它扛回去。有一次我同陝西王敬宣（孔安）兄、安徽汪鑫英（祖華）兄、河南吳健吾兄乘筏子到鄉下玩，忽然來了一陣大風雨，幾乎把羊皮筏子吹到河心的一塊岩石上，翻落河心。我們經過這次經驗，領會到羊皮筏子的危險程度，以後不敢再乘筏子走遠路。

黃河北岸的白塔山，除了山上的白塔寺和從山脚到山頂的一行小廟，可以說是黃土高原一大片，光禿禿地，沒有什麽好看，但是躲警報却再好沒有了。武漢失陷以後，敵人選定蘭州爲轟炸的目標，每次警報，我總是上白塔山。因爲山不太高，上山不太費力，而山上的面積廣濶，視界又很清楚，看空戰最爲合式。我在白塔山上看過一次最痛快的空戰，每一個逃警報的人，都高興的跳起來。當九架敵機進入蘭州上空，我們的空軍來了一次突然的襲擊。我聽到砰的一聲爆炸，一個大火團在空中出現，火花四射，一架帶着煙火的敵機翻了幾個觔斗，摔到地面。接着又一架敵機被我們擊中了，尾巴上冒出一縷煙來，一會兒爆炸了，又是一團大火花。九架敵機被我們打落了一多半，餘下的兩三架能否逃回敵區，大成問題。從此以後，敵機再不敢光臨蘭州上空了。

城南的五泉山，是蘭州最好的風景區，廟宇宏偉，樹木繁茂，景色幽美，泉水清澈。山前的一片土地，可用山上流下來的泉水灌溉，所以成爲頂好的良田，栽植煙葉，製成有名的蘭州水煙絲。我不懂，蘭州人飲食用的水，爲什麽不利用五泉山的泉水，而要飲用黃河的黃泥水。蘭州每家有幾口大缸，挑滿黃河的黃泥水，加白礬少許，用木棒攪一陣子，存放一兩天，水澄清後再作飲食之用。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的春天，戴先生來過蘭州一趟，住了三天。因為重慶給戴先生的電報太多，敬宣兄率同站裡的內勤人員翻譯電報，日以繼夜工作着，仍然翻譯不完。我也同其他同志一樣，三天三晚沒有睡覺，專譯親譯電報。戴先生離蘭州的那天早上，河北李克清兄同吳健吾兄拿來一張報告，要我送給戴先生。警察局有三位同志，因為一些小的錯過被關在警察局門樓上，那張報告，就是他們三位寫的。我覺的關於警察局方面的事情，應當由局長馬志超先生去說，不便越俎代庖，健吾說馬先生已經保過，不能再說話，所以要我送上去，碰碰運氣。

『怎麼這幾天沒有看見你？』戴先生見我走進他的房間，他正好洗完鼻子，開口問我。

『這幾天我都沒有離開這座院子。』我說：『重慶拍來的電報太多，我幫他們譯電報。』

『有什麼事嗎？』戴先生又問我，我把那張報告遞給他，他看了一眼，放在桌上，說道：『着實可恨，非關不可。』

『不是已經關了三天嗎？』我說：『關三天和關三年的效果一樣。戴先生！把一個人關起來，讓他們白吃飯，不要他們工作，不是太便宜他們嗎？他們沒有太大的罪過，還是放了他們，讓他們工作吧！』

『還有什麼事？』戴先生沒有再考慮，拿起筆來，在報告上批了『准予保釋』，把報告交還我，又問我一句。

『沒有別的事。』我回答他一句，拿了報告，退出他的房間。一個鐘頭以後，我們送戴先生到飛機場

，等到從飛機場返回來，才把報告交給克清，那三位同志立即恢復了自由。戴先生的人情味很重，同志們如果犯了重大錯過，誰講人情都不成，小錯小過，他是能夠寬恕的。

華北之行

北上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間，我接到一個命令，限定兩個星期視察完畢軍統局的甘肅站、中央警官學校蘭州特警訓練班、甘肅省會警察局三個單位，速返重慶。我已經在蘭州住過半年，各方面的情形都很清楚，視察工作要不了十天，即已完畢，收拾行裝，再度踏上征途。離開蘭州，第一步必須先到西安。西安成了大後方的交通中心，無論從那一條路而來，向那一條路而去，都必須打那兒經過。

西安到寶鷄，搭乘隴海路的藍鋼皮。隴海路祇剩下由洛陽通到寶鷄的一段，成了長江以北僅存的鐵道，鋼藍皮又是最新式最舒適的豪華客車，所以坐在這一列火車上，格外感覺到抗戰之艱難與火車之可貴。寶鷄是川陝交通線上火車與汽車的連接點，因爲來來往往的人太多，市面也特別繁榮了。

從寶鷄到成都，要走四天。川陝公路比起西蘭公路差得太多，尤其入了四川境界，路面凹凸不平，汽車顚簸的非常厲害。這一條公路經過很多河流，可是橋樑很少，大的河流，須用木船擺渡，汽車一上一下，要躭擱許多時間。到了夏秋漲水的時候，渡船停擺，常被阻隔。不過這一條路上的風景絕佳，不論山水

，不論草木，無一不使人賞心悅目，遠非荒凉的西蘭公路能够望其項背。離寶鷄，渡渭河，盤旋曲折，爬上秦嶺。秦嶺自西而東，橫貫陝西中部，成了關中平原的一個天然屏障，在古代戰爭中，防守的價值非常之大。過秦嶺爲大散關，經黄牛舖、鳳縣，到達雙石舖。雙石舖爲公路的三叉路口，東北通寶鷄；西北經天水，可以到達蘭州；東南至褒城，向南至漢中、城固，向西南則入四川，而達成都。

過雙石舖，至留壩縣的廟臺子，這兒是一個宿站。廟臺子確實是個幽靜的地方，據說張子房即隱居此地。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狡兎死，走狗烹』的記錄，張子房功成身隱，得免誅戮，以終天年。廟裡有副對聯寫的最好：『明哲保身輕富貴，英雄退步即神仙。』凡是經過此地的人們，功名利祿的慾念必然要冲淡了許多。留侯廟建築在紫柏山麓，前門旁邊立一石碑，上書『漢張留侯辟穀處』，入廟爲一大院落，正面是三清殿，右轉有一門，才是留侯廟的正門。進門爲前殿，再進爲正殿，殿內有留侯塑像，殿前的紅漆柱上懸掛着清王佩聲的對聯：『前追齊尚父，後啓武鄉侯。』殿右有圓門一，通往另一院落。出圓門，走廊墻壁上嵌有石刻多方。院內有池，旁植花木，由池後盤旋而登紫柏山巓，爲授書樓，傳爲黄石老人授書處。留侯廟局面雖不宏偉，然而殿宇樓閣，亭臺花木，秀麗而美觀，曲折而幽雅。紫柏山沒有多高，完全係漢白玉石，經過無情歲月的折磨，狂風暴雨的浸蝕；潔白的山石已經罩上一層灰暗的外衣，失去本來面目。

由廟臺子南行，從留壩縣城邊馳過，這一座山中的小城，看起來有些小得可憐。下一宿站爲褒城縣，

即周幽王寵妃褒姒的故鄉。將抵縣城，可以看到古棧道的遺跡，因爲山成削壁，祇好架棧道通行。古時交通，如此困難，今則汽車馳行，轉瞬即逝，以古人視今，眞有些風馳電掣了。漢書張良傳說：『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燒絕棧道，可以解除項羽對劉邦的戒心，有充分的時間來準備反攻，可見棧道在心理作戰上，又有很重大的價值。

沔縣在褒城正西，縣東定軍山爲蜀大將黃忠斬魏將夏侯淵的地方，諸葛亮死後還葬此地，建有武侯祠。馬超墓也在公路旁邊，將相爲鄰，死也不孤單了。過沔縣，西南行，爲五丁關。汽車繞行於壯大綺麗的羣峯之間，如入仙境。在萬綠叢中，時而轉出一片陽光，燦爛奪目，眞是『半淡半濃山疊重』，一轉眼一個境界，好像是夢境，又好像在圖畫中。過寧羌爲西秦第一關，即川陝分界處。再南行，經朝天關，公路沿嘉陵江江岸鑿石而成，時左時右，下流激湍，深澗削壁，危峯高聳，山壁尚留有古廣元棧道的痕跡，爲入川的第一險要。

廣元北千佛崖爲唐時雕刻，可與龍門比美，車由其下經過，只能仰視，一閃即逝。到達廣元，須住宿一夜，因天氣尚早，得於日落前，一遊城西皇澤寺。寺內有武則天石像，係就山壁鑽成，因寺已傾圮，一任風雨浸蝕。廣元產雕刻精緻的石硯，售者宣傳，比擬端硯，實則石質並不太好。川陝公路既爲大後方的交通大動脈，來往行人特別多，廣元石硯成爲贈送朋友的最佳禮品，精品早被購買一空，即非精品，亦價漲十倍，不敢問津。過廣元，經清風明月峽，公路沿嘉陵江就山崖鑿出一條走廊，隔江山坡上滿舖柔草，

陽光照射，微風吹動，盡是金色漣漪。峽名已經雅到不能再雅，景色又如此特別美妙，如果明月之夜，經過此地，不知將要增加多少美麗？

車抵劍門關外，仰首上望，是一帶險峻的山勢，削壁陡峭，似劍的山峯排成一列，眞像一座萬仞城池。用後唐莊宗的詞句『奇峯如削』來形容劍門山，再合式也沒有了。古時上下劍門關，全靠棧道，華陽國誌說：『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始爲飛閣，以通行道。』難怪李太白的詩：『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爬上絕頂，向前望去，則是緩慢的斜坡，又是一個境界。關上有『天下雄關』四個大字，進關後，路旁邊立『漢大將軍姜伯約屯兵處』大石碣，蓋即指三國誌姜維傳所說：『維自沓中還保劍閣，以拒鍾會，會不能克。』

過劍門關爲劍閣縣城。劍閣到梓橦途中，經過七曲山。由山嶺俯視，梓橦河繞山脚流過，順山勢亦成七曲。據傳說七曲山爲文昌帝君得道處，山巓的文昌廟建築得富麗堂皇。文昌名張亞子，仕晉戰歿，人們給他立廟，後來變成神，變成帝君，完全是鬼話連篇。由劍閣到綿陽的路上，可以看到古道兩旁的兩行柏樹，古色蒼老，人稱張飛柏，相傳張飛行軍時所植，是否可靠，不得而知。

四川出產豐富，可以自給自足，再加上北面有劍門之險，東面有三峽之固，因此，很容易成爲割據局面。三國時，劉備佔據成都，鼎足三分四十三年；東晉李雄據成都，稱王四十六年；五代王建、孟知祥據成都，先後成帝，共歷七十六年。民國以來，四川最亂，軍閥割據，互相殺伐。國民政府成立以前，四川

的錢糧已經預征到民國四十幾年，一直到抗戰，政府遷到重慶，割據局面才算結束。

成都是四川的省會，位置於四川盆地的中央，有小北平之稱。成都的古蹟名勝很多，城內少城公園，綠柳成蔭，河水潺湲，是一個頂好的消夏地方。據說張獻忠的七殺碑也放在少城公園，碑文是『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原來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還有一套殺人的理論，我沒有找着這塊七殺碑，不知道是個什麽樣子。東郊有望江樓、薛濤井。西郊有浣花溪上的草堂寺，爲詩人杜甫的故居。北郊有昭覺寺，即後蜀宣華苑舊址。南郊爲武侯祠，我因急於到重慶，不能多逗留，除遊少城公園外，僅謁武侯祠。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國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杜甫的這一首詩，寫情寫景最實在，最逼眞。一出成都南門，就可以望見南面三里之遙，有一片茂密的綠叢，那就是武侯祠了。其實所謂武侯祠乃是昭烈廟，一進廟的正殿是昭烈帝劉備的塑像。武侯諸葛亮的塑像在後殿，頭戴長翅丞相冠，身穿丞相衣，不是戲劇裡羽扇綸巾的妖道打扮。武侯祠所以掩蓋了昭列廟，固然因爲武侯的功業，武侯的精誠忠貞，使得人們崇拜，主要原因還是因爲杜甫的這首詩。祠後爲惠陵，即劉備的衣冠塚。

成都到重慶，要在內江住一夜。成渝公路之壞，無以復加，抗戰時期的交通，多麽重要，這一條由戰

時國都通往西北大後方的大動脈，却是一條路面破壞，不堪行車的道路。聽說地方當局無錢修理，又不願意交給中央政府接管，眞是咄咄怪事。

重慶發展得實在驚人，民國二十四年我在重慶的時候，一出通遠門，只見一片茅棚矮屋，已經是荒凉的郊區。現在連觀音岩、上淸寺、兩路口都蓋滿房屋，連成一氣，馬路也開闢了許多條，簡直面目全非，有些不認識了。

回到重慶，才知道要我到華北去視察工作，這個任務是培初兄推薦的，當時他正擔任軍統局的督察主任。這個推薦可不是好玩的，到華北去，要經過許多風險，但是我不能說不去，因爲要派一個人到華北去督察工作，我是最合式的人選。現在華北工作的同志，大部份都是老朋友，我去華北，可以帶給他們許多鼓勵和安慰。

戴先生在他曾家岩的公館爲我餞行，看見我穿着一套中山裝，笑着問我：『你準備穿上這套服裝到華北去嗎？我看你還是趕快做一套西裝吧！』是的，我不能穿上這一套衣服到敵後去，但是我的目的地是華北，不是上海。在上海穿西裝最合式，在北方穿上一套西裝，會引起人家注意的。我不打算做西裝，做了一件夏布大褂，一件夏布小衫和一條白布單褲，這就是我這次到華北去的全副行頭。

六月三十日早晨，我正在珊瑚壩機場等候飛香港的班機。一會兒，戴先生也來到飛機場，他交給我一封信，要我帶到香港，並且囑咐我，務必在當天晚上遞到，因爲收信的人將於明天早上離開香港，乘輪船

到新加坡。

『到香港的客人請上飛機！』機場的播音小姐一再說。我離開候機室，向飛機走去，戴先生也步入機場，他要同我說話，交代甚麽事情，我離開乘客的行列，跟着他走。

『王天木的情形，近來不太穩當，好像有很多疑慮。』戴先生的態度很嚴肅，繼續向我說：『你看到他，可以對他說，我對他絕對信任，無論如何，請他放心。』

『只要我能够看到天木，』我說：『一定會把戴先生的意思告訴他。』

『天木這個人疑心太大，我這樣對待他，他都不能安心工作。我對同志，一定要做到仁至義盡。』

『我覺得，由我傳達戴先生的意思，一定能够使他相信的，請戴先生放心吧！』

『好罷！』邊走邊談，事情談完，已經走到飛機門口，戴先生伸出手來同我握手告別，他說：『有什麽事，可以給我來電報！』

天木知道我的態度超然，我說的話，他可以信得過，可以減少他的疑慮。飛機起飛不到一個鐘頭，機上宣佈，飛機發生一點小毛病，必須折回成都修理。飛到成都，又說當時修不好，要在成都過一夜，第二天才能再飛香港。這樣一來，戴先生交我帶的親筆信件，剛好遞不到。他的親筆信可能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文件，所以在成都的一夜，最使我感覺不安。除了拍發一封緊急電報，報告飛機折回成都修理外，別無其他補救辦法。

七月一日由成都起飛，爲避免敵機襲擊，經桂林，降落機場，停留一個多小時，等待黃昏。桂林緊靠灕水西岸，灕水南流爲桂江，到梧州注入西江，流入廣東省境。灕水由興安運河與湘水溝通，經湖南省，流入洞庭湖，故水運可通湘粵。陸運則有湘桂黔鐵路，東經湖南，與粵漢路及浙贛路接通，往西可達貴州。空運則北通重慶，南達香港。所以桂林的交通，可說是水陸空三便，四通八達。從飛機窗戶望下去，一座一座葱綠的像玩具一般的山，樹立在平地上，各不相連，各具形態，玲瓏峻峭，猙獰詭奇。而河水縈繞，水光瀲灩，眞是一幅絕妙的圖畫，無怪人稱『桂林山水甲天下』。過桂林，不能留連三日，儘情一遊，的確是一件遺憾的事。

飛機在黃昏時飛過敵區上空，降落九龍啓德機場，已經夜色朦朧了。到達香港，我做了一件極其愚蠢的事。戴先生交給我的那一封信是白色洋信封，用鋼筆直寫的，收信地址是『德輔道中川號』。『川』三立劃寫的很靠近，我以爲是個四川的川字，『中川號』一定是個商店的名字，於是，我從德輔道的東頭走到西頭，再從西頭走到東頭，把每一家店舖的招牌都看遍了，始終找不到中川號這一家店舖。不得已，我用手握住收信人的名字，只露出收信地址，請教一位行路人。他嘴裏念着德輔道中一百一十一號，用手指指着前面，指示給我，我才恍然大悟。門牌號數前面加上一個中字，在內地的城市裏並不多見，我雖去過香港兩次，停留的時間很短，不會留心把街道分成東中西三段，同時也沒有想到，在中文中間的『川』，是亞拉伯數字，眞是一個可笑的錯誤。等我找到一百一十一號，收信的人果然已經在早上走了，多麽使人

婦輿，只好把信交給那裏的同志，請他們設法轉去。

浙江張冠夫兄代我買好一張開上海的法國郵船船票，並且發了一個電報，給上海方面的毛萬里兄，約定八號在法租界的一家大飯店碰頭，由他來找我。

七七下午郵船抵達上海、租界戒備森嚴，英法租界交界的路口放着鐵蒺藜，持槍的巡捕站在旁邊，只留一條縫，讓人出入。八號一整天呆在飯店裏，等候萬里兄來訪，一直等到深夜，他還是沒有來。我怕發生什麽意外，九號一淸早離開法租界，遷到英租界，買好開天津的船票，等候開船。

輪船駛近大沽口，空氣非常緊張，情形顯的很嚴重。輪船停在口外，等候日本人檢查。等了兩個鐘頭，才有一隻小汽艇載來幾個日本人和中國人，上船以後，先是防疫檢查，然後個別登記。及至輪船靠岸，乘客登陸，並不准即刻離開，把所有的旅客排成兩列，行李放在各人的前面，日本人監視着，由中國人來檢查行李，並詳細盤詰每一個人，足足磨菇了三個多鐘頭，才算完畢。旅客裏面只有兩個穿西裝的，檢查的人特別注意，由日本人親自詢問了一遍，當其他的旅客已經離去，他們兩個還被留在那裏。幸好我穿的是夏布大褂，要是穿上一套西裝，今天絕難免掉這場意外的麻煩。

天津不曾停留，趕快搭車回到北平。妻對我突然歸來，非常驚訝，一見面就睖住了，過了一會兒，才破顏爲笑。

『你爲什麽事先不給我一個信兒？』妻很抱怨我。

『這樣不更有意思麽？』我說。離家只有一年三個月，彼此都感覺到，好像經過了很久很久。

天津來去

回到北平以後，必須先同當地的機構取得連繫，可是重慶告訴我的兩處接頭地點，我去找了兩趟，毫無結果。妻給我出了一個主意，他說：『你爲什麽不去找珩彥呢？』珩彥擔任內交通，他是湖南人，家住在宣武門外湖南會館。我到珩彥家裏留下一張條子，告訴他，我已回家來了，希望同他見面。只要珩彥回家看見條子，很快就會取得聯絡。果然，不到兩天，世光就來看我。這時馬漢三兄擔任北平區區長，世光任副區長，漢三時常到察綏指揮工作，世光則經常住在北平。我告訴世光，打算先到天津，回頭再談北平的工作，並請他替我同天津聯絡一下，規定接頭的辦法。

北寧車上：

『到那兒去？』一個矮個子，八字鬍，樣子長得很排場，身穿警察制服的查車警官問我。

『到天津去。』

『打那兒來？』警官又問我一句。

『北平。』我一點沒有思索，順口說了出來。

『打那兒來？』那警官似乎有些驚奇，瞪兇狠的樣子，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加重語氣，又重複問我一遍。

『北平。』我肯定地答覆他。

『什麼！打那兒來？』這一次問我，聲音特別提高了一些，語調也特別拉長，好像在警告我：『我知道你的來路。』又好像說：『你這傢伙！太不小心，太大意了。』

『北京。』我趕緊改正，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北平不是已經由僞組織改爲北京嗎？雖然重慶方面仍稱叫北平，可是華北的人們都改叫北京。我叫慣了北平，猛然一問，順口而出。殊不知，這一個字的漏洞，關係很大，可以招致殺身之禍。我這樣回答，很明顯的，是剛從後方來，不然，怎會把北京叫做北平呢？

那位警官盯着我，搖一搖頭，悄悄地走開。他明明看透我的來歷，可以立刻逮捕我，但是他並沒有那樣做。他一連問我三次，顯然在提醒我的注意，假如他這一次不這樣警告我，輕易放過去，再遇上另外一個警察問話，我的疏忽會造成不可挽救的悲劇。我對這位警官豈祇是普通的感激嗎？他簡直是救命的恩人了。當你看到一個身穿僞警察服裝的人，你一定認爲他是一個漢奸。但是像剛才那位八字鬍子的警官，你能說他是漢奸嗎？像他才是眞正的愛國者，他不過爲了維持一家的生活，不得不幹這份工作。中國人終久是中國人，像他這樣的人一定還有許多。

這時天津英法租界已被日本軍隊封鎖，只留下三四個進出口，出來不容易，進去更難。如果找不到關

係，就必須等候三天五天，還得花錢求情。天津方面指定河北石彗麟同志在租界外面同我接頭，他是天津警察教練所的教育長，北平警高畢業，是一位很熱忱的青年。我們見面以後，他就邀我去洗澡，並且替我寫好一封信，介紹我找佟樓的警察局巡官，佟樓比較偏僻，是一個進口的地方。他告訴我，必須一清早就去，遲了不好進去。記得那一天是七夕，我在租界外面住了一夜，閒着沒事做，正好去聽戲，壓軸戲是天河配，這是應節的好戲。路過上海的時候，在共舞臺看了一次白蛇傳，居然把一條海碗粗，一丈長的活蛇弄到舞臺上，天津演天河配，却把一頭黃牛牽上舞臺。中國戲的長處是避開繁縟的現實，代以象徵性的事物。手執馬鞭，代表騎馬；手持船槳，代表乘船；人穿上帶驢頭的黑衣，代替毛驢；人披上帶虎頭的黃色斑文衣服，代替老虎。戲本來是假的，何必一定要眞事物？假如照海派的作風幹下去，演金錢豹，要把活的豹子弄上舞臺；演武松打虎，要請活老虎出場，眞不知中國戲要變化成什麼樣子。

天一亮我就到了佟樓，要進租界的人已經排成一條長龍，足有半里路長。我很奇怪，天這樣早，怎麼會有這許多人呢？難道昨天夜裏就來排隊等候嗎？經我詢問一位排隊的人，他說已經等了兩天，還不知道那一天才能進去呢。實際上，日本人想扼住英法租界的咽喉，不讓它出氣，雖然留有進出口，祇是象徵性的，每天放不了幾個人進出。我把介紹信交給一個警察，他接了信，對我睬都不睬。我沒有去排隊，找到一塊大石頭，坐在上面等消息。等了三個鐘頭，才聽到喊我的化名，我趕快走進檢查室。檢查室是一間臨時蓋的木頭房子，兩面開門，向外的門裏擱着一扇屏風，地下舖一張蘆席，靠墻的長櫈子上坐着四個日本

兵，每人抱着一枝步槍，東倒西歪，頭靠在墻上，有兩個在打瞌睡，他們的面孔越看越不順眼，猙獰到不能再猙獰。另外幾個中國人，動手檢查，開口盤問。他們教我脫掉鞋子，我坐在草蓆上，連襪子也脫掉。他們又教我解開衣服，我連褲腰帶也解開。其實他們祇是做做樣子，並沒有認眞檢查。

『你進租界幹什麼？』一個中國人問我，日本兵坐着不作聲。

『找俺哥哥。』

『你哥哥幹什麼事？』那個傢伙東北口音，打破沙鍋問（問璺同音）到底。

『住銀行。』我裝的很神氣，驕傲地說。

『這小子！看樣子眞傻，福氣可不小，還有個住銀行的哥哥，有你的子兒花呢，滾他媽巴子進去。』

我無緣無故挨了這傢伙一頓臭罵，但是總算通過一關，進入一個比較光明的世界。曾澈兄接到小錢的報告，知道我已經進了租界，立刻跑到接頭處，把我接到他的住所。我向曾澈兄探聽天木的住址，才知道他已經到了上海，並不在天津。如果我在上海同萬里兄碰了頭，一定會看到天木，不會失之交臂。現在他既不來天津，我又不能立刻去上海，很不容易見面。戴先生交給我兩件任務，陰錯陽差，一件也沒有達成。在珊瑚壩飛機場，戴先生祇交代我傳話給天木，並沒有告訴我，天木在那裏。我被一種主觀的觀念所蒙蔽，以爲天木一定在北方。假如在香港同冠夫談談，也許他會告訴我，天木在上海，那就不會錯過機會了。

進入租界的第三天，我同曾澈兄一塊兒去會晤一位比較重要的同志，我們約定在法租界一家澡塘子裏見面。剛談完工作，就聽到漲大水的消息，我們趕快洗完澡，回到英租界，水的前哨已經駕臨了。這一次大水，是近二十年不曾看見過的大水。起初水從馬路上流過，一會兒，爬上了行人道。又一會兒，鑽進人家的房屋。水不斷地增漲，其快無比，終於浸佔了最低層的一層樓房。英租界最低的地方，水深九呎。我們必須行動，可是已經被水圍困，限制了我們的行動，我們決心征服它。曾澈兄找來一扇門板，計劃利用這扇門板做我們的交通工具。門板漂浮在水面上，我們各撐一根竹桿，上了門板，一人管理一頭，以爲這樣就可以在水中行動了。誰知我們都沒有撐船的經驗，門板的重心又不穩定，左晃右晃，沒有漂了幾步，門板打翻了，兩個人同時掉到水裏，變成一對落湯鷄。水沒有被征服，倒被水開了個大玩笑。後來租到一條小船，才算解決了行的問題。但是電臺臺長李仲英兄比我們能幹的多，水剛漲就駕船來送電報

街道充滿水，樓房變成水中樓閣，馬路行船，妙不可言。一到晚上，萬家燈火，倒影水中，輝煌燦爛，如置身水晶宮中。過了兩天，水漸變色，最後變成黑色。下水道的污物一齊冲翻出來，漂到水面，成了一個大糞坑，臭氣冲天，再齷齪也沒有了。

曾澈兄領導着一個生龍活虎的愛國團體，他的名稱叫做『抗日殺奸團』，簡稱『抗團』。抗團的構成份子，都是二十歲左右的知識青年，他們具有充沛的愛國熱情和復仇精神，純潔英勇，是英雄，又是戰士。他們自己配製燃燒藥劑，自己裝造炸彈，孫若愚同志就是因爲製造炸彈，炸藥爆炸，炸掉一隻胳膊，至

今成爲獨臂英雄。

抗團的同志們，在對抗日本軍閥方面，幹了很多驚人的工作。他們在日本兵營海光寺投過炸彈，爆炸了日本的軍事建築物，焚燬了日本人的汽油和倉庫。日本人痛恨他們，但是無可奈何，因爲他們幹的乾淨俐落，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至於除奸工作，不但市民稱快，更使漢奸喪膽。有一天夜裏，兩位十多歲的抗團孩子正在收聽廣播，忽然聽到一個漢奸發表演講，大罵蔣委員長，他們兩個非常生氣。第二天一清早一看報紙，昨天晚上發表演講的，是一個大漢奸。他們以爲這傢伙既敢罵領導全民抗戰的委員長，就是同全國人作對，應當幹掉他。下午他們又得到一個消息，那個漢奸正在一家飯館子裏請客，他們立刻跑到抗團總部，才知道這個大漢奸，正是上級命令剷除的目標，於是要了兩枝手槍，每人踏了一輛脚踏車，踏到飯館子附近，準備下手。一會兒宴客完畢，漢奸送客，走到門口，客人走後，他正準備上汽車，那兩位同志拔出手槍，一人打一槍。那個漢奸倒下去了，街上的人亂做一團，漢奸的保鏢爬在地上，半天不敢動彈。我們的那兩位同志，騎上脚踏車，喊一聲『閒人讓路』，飛也似的跑走了。

另外一件更偉大，更驚人的例子，僞天津聯合準備銀行經理程錫庚是天津數一數二的大漢奸，因爲天津是華北的唯一大商埠，可以左右整個華北的經濟，所以程錫庚做了天津金融界的領袖，也就是加強了敵人的侵略力量。他對敵人的供獻越多，對於國家，對於抗戰的罪惡也就越大，也就是國法所不容的。

民國二十八年春天，抗團的同志們分成幾個組，在程錫庚住宅附近進行偵察，打算在他出門上汽車的時候，迎頭痛擊，或者攔車狙擊。偵察結果，發現困難太多，原來的計劃不容易實行。於是他們改變計劃，着手調查他的日常生活，再擬定執行辦法。經過兩三星期的調查，發現他對於電影特別愛好，只要上演好片子，絕不輕易放過去。程錫庚既然有看電影的嗜好，那麼在電影院裏下手，不是更合式嗎？有一天，平安與大光明分別上演蘇夷士和庚戈丁兩部好片子，抗團的同志們料定他一定會去看的，於是，他們一方面準備行動計劃，調派執行人員，一方面派遣同志在這兩家影戲院門口守候。

星期六下午，程錫庚果然陪伴着太太，乘坐一六〇四號汽車，來到大光明，看庚戈丁，守候在那邊的同志立刻報告抗團總部。擔負執行任務的祝宗樑、袁漢俊、劉友琛、馮健美、孫惠書等五個年青小夥子，各人暗藏手槍，趕往英租界大光明戲院，按照計劃，進行工作。可是影片已經開演，全場歸於黑暗，程錫庚究竟坐在什麼地方，實在無法找到。不過他們知道他每次看電影，總是坐在樓上。因此，他們分派四個同志上樓，一個在樓下，另外由一位女同志僞裝去找他。一會兒，銀幕上映出『程經理錫庚外找』。他坐在樓上後排，看到有人找他，立刻站起來。他的太太很機警，趕緊把他按下去，不讓他妄動。就在他一站一坐的當兒，被坐在他附近的祝宗樑同志看了個清楚，不慌不忙，走到他的前面，給了他四槍。這一個經濟大漢奸倒在血泊裏，一命嗚呼，就此結束了他的漢奸生涯。

電影院聽到槍聲，馬上停止放演，撳開電燈。說也奇怪，看電影的人都被槍聲嚇住了，都像木頭人似

的，坐着不敢動，秩序毫不紊亂。原來的計劃，以爲看電影的人聽見槍聲，一定會混亂起來，執行任務的同志可以混在人羣裏，撤退出來。沒有想到電影院裏並沒有混亂，祝同志一看情況不妙，趕緊向外衝。剛跑到樓門口，被一個俄國佬毛子迎面攔住，祝同志給他兩槍，拔腿往外衝。跑到樓梯口，又被一個愛管閒事的人從後面抱住，左輪的六粒子彈已經打完，只有赤手空拳同那個人搏鬭了。他們沿着樓梯，從樓上滾到樓下，守在樓下的袁漢俊同志剛好趕到，舉槍嚇阻那個傢伙，想不到他不知好歹，抱住祝同志，死也不放手。這時候眞是千鈞一髮，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費，袁同志不得已給他一槍，他才鬆開手，大家趕緊退出戲院。等到租界的巡捕趕到，他們早已跑得不見影子了。

程錫庚被打死以後，平津的漢奸們，甚至日本人都非常震驚。日本人一方面逼着英國人緝捕兇手，一方面重金懸賞，捉拿殺死漢奸的英雄。英租界當局事後逮捕了四個嫌疑犯，這四個人也是我們的同志，他們是搞游擊隊工作的，與打死程錫庚毫無關係。日本人要求引渡，英國人不主持正義，爲了推卸責任，不理中國政府的抗議，答應了日本人的要求，硬把四個人引渡給日本人，任由日本人去殺害。他們還答應日本的要求，預備派人到東京去談判，把中央存在英租界的大批白銀交給日本。抗團的同志對於英國人這種作風，非常憤怒，同時爲了保全中央在華北的經濟命脈（大批白銀），決定要給英國人一個難看。祝宗樑、袁漢俊兩個人悄悄地跑到香港，向英國政府自首，以行動來抗議英國人引渡四個無辜的中國人的可恥行爲。他們承認漢奸程錫庚是他們兩個人打死的，與引渡的四個人毫無關係。英國人自已也覺得太丟人，不

接受他們的自首，把他們驅逐出境。他們無可奈何，在英文報紙上發表了一段聲明，離開香港，去到大後方。後來英國狃於國際輿論，也就藉拖延的手段，中止了派人到東京談判白銀的計劃。我到天津不久，這一封英文報紙正好寄到天津。我們看到這個消息，覺得他們的行爲，不但勇敢，而且非常高貴，眞值得爲他們而驕傲。

我同曾澈兄去看抗團總部，是在一個黃昏即將來臨的時候。船撑到一棟三層樓房的墻邊，水面距墻頭不過兩尺，一塊木板由墻頭連接到二樓，那是進出的唯一橋樑。我們爬上墻頭，踏着木板，走進樓房。已經有十多位靑年男女同志等候在那裏，這是一夥最有血性的中華兒女，我同他們一一握手，向他們致最大的敬意，表示最大的慰問。我們談論了許多問題，從抗戰形勢一直談到我們所負的時代使命，和所有的工作問題。經過三個鐘頭，我完成一次最有意義的秘密訪問。

七七以後，天津出現了三個了不起的人物，天津人稱爲天津三寶。曾澈兄說：『既來天津，不能不同天津三寶談談，』由他去聯絡，準備見見面。所謂天津三寶者，電話局長張子奇，電報局長王若僖，英租界工部局的李厰子（漢元）是也。他們三位爲什麼會成爲寶貝呢？寶在他們不同日本人妥協，眞正做到威武不能屈，爲中國人揚眉吐氣。因爲大家越恨日本人，越恨沒有骨頭的漢奸，就越崇拜反抗日本人的英雄。因爲英雄不易多得，所謂物以稀爲貴，自然而然就由英雄變成寶貝了，這就是天津人把他們叫做天津三寶的原因。

子奇先生山西五臺縣人，山西陸軍小學第四期畢業。辛亥革命，子奇先生參加山西的光復工作，後留學日本。日本人佔領天津以後，想要接收電話局，始而利誘，繼而威脅，好話歹話不知說了多少，他老先生一概不理，硬是不移交。英國人擋不住日本軍閥的壓迫，對於子奇先生又沒有辦法，最後想出一個名義上由租界代管，暗地裏仍由子奇先生主持的辦法，他才勉強答應了，可是日本人絕對不會甘休。日本軍閥第一次遇到這樣強硬的中國人，所以他們恨透張子奇，非要捉住他，活剝他的皮不可。我進入租界的前幾天，有天早晨，太陽剛剛升起，子奇先生忽然心血來潮，感覺有些不對勁，悄悄地打後門出去，上理髮店去理髮。就在他一脚踏出後門的時候，日本人的便衣從前門闖進來，剛好撲了一個空，沒有把他捉去，從此家也回不成了，祇好躲藏起來。朋友們勸他早點離開天津，因為英租界實在保護不了他，日本人捉不住他，又絕不甘心。他既然一再拒絕移交，不得已由租界代管，已經盡到應盡的職責，幹得夠漂亮了，沒有再留在天津的必要，後方需要他的地方也許更多些，他才決定離開天津。我在英租界的那幾天，子奇先生正在準備到後方去，行動非常秘密，我們沒有機會見面。

天津電報局長王若僖先生在敵人佔據平津以後，電報局關門大吉，他不回交通部去，仍然在英租界秘密掌握着國際電臺，一方面豎起抗日大纛，在英租界組織華北黨政軍聯合抗日機構，號召抗日。這個華北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把一切抗日力量團結起來，參加這一個機構的，有子奇先生、徐溝張永銘（慶恩）兄、曾澈兄、李廠子等人，共產黨也派代表參加，由王若僖主其事。我曾到他的總部看過他，他告訴我許多

計劃，講得津津有味，頭頭是道。我很替他擔心，因爲他在天津租界公開活動，引起日本人極大注意，他也成爲日本人背上的芒刺，非拔掉不可。但是他不計較什麼後果，對於危險也滿不在乎，拿上殉道者的精神來從事他的工作，最後日本軍閥壓迫租界當局，把他關起來，監禁在法租界工部局。

李痲子這個人，連天津的三歲小孩子都知道。天津人一提起李痲子，就會豎起大拇指頭，表示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李漢元在洋政府做事，不但不借洋勢力欺侮自己的同胞，倒是一個吃外國飯，而爲中國人做事的人。因爲他廉潔乾脆，負責能幹，英國人很相信他。日本人久聞李痲子的大名，佔領天津以後，要求他合作，秘密聯絡，公開勸說，李痲子就是不買日本人的賬，睬都不睬。他却借上英國人的力量，暗中庇護很多搞愛國工作的抗日志士，所以日本人也恨透他。我一再考慮，他在英國工部局做事，彼此見面，有許多不方便，所以沒有去看他。一直到珍珠港事變，我們才在重慶見了面，果然是名不虛傳，一臉大痲子。可是他的豪爽個性，耿直的態度，並不因臉上的痲子而減色。

當我同天津同志們談過話，對天津的工作有了一個比較的了解，深感天津的工作，隱藏着極大的危機。曾澈兄的環境非常險惡，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說服他，讓他離開天津。在我離開天津前一個星期的晚上，我同曾澈兄作了一次工作檢討，他很細心地關好窗戶，拉嚴窗帘，不使燈光透射到外面。我們談得很高興，彼此很誠懇，有什麽，說什麽，沒有一點虛僞，沒有一點顧忌。從吃完晚飯談起，一直談到東方翻出魚肚白色，窗戶上已經發亮，才結束了談話，上牀休息。

下面是談話中比較重要的片斷：

『你對天津的工作有什麼批評？』我們談話一開始，曾澈兄首先問我。

『你的工作太偉大了，我祇有贊美與欽佩。』

『你太客氣了，總不能說沒有一點兒缺點吧？』

『的確如此，絕不是恭維你。』我說：『不過樹大招風，我對你的安全，非常擔心，你覺的怎樣？』

『我知道，我們幹的太兇了，敵人有點傷腦筋，他們知道我是藍衣社的頭子，對我非常注意。』

『豈只注意而已，敵人既已知道，你就是天津藍衣社的頭子，就必須得到你，除去你，才會甘心。也許現在他們還不知道曾澈是一個白面書生，把你當做一個三頭六臂的怪物，或者是一個紅鬍子藍眼睛的凶神，可是他們終久會偵察出你的本來面目的。現在敵人已經在調查你，你能說他們永遠找不到你嗎？』

『當然沒有這樣保險，我們的工作不是在氷上賽跑嗎？遲早有一天會摔倒的。』他說完這一句話，大家都與起一種空虛的感覺，好一陣沉默，彼此沒有說話。

『抗團工作積極，成績驚人，你對抗戰作了很大的供獻，這兩年來，也着實辛苦了，我覺得你應當到後方去，好好休息一個時候，暫時避一避天津的險惡環境，不知你的意見如何？』

『我不願意扔下抗團的同志，一個人跑到後方去。』

『有許多抗團的同志，不是已經入了西南聯大，有些入了西北聯大嗎？你到後方，照舊可以領導他們

。抗戰是長期的，抗戰以後的建設工作，比抗戰還艱難。百年樹人的工作要比扔炸彈更重要。我所希望的抗團同志，不僅是抗日英雄，而且是未來的建國工程師。你到後方去領導抗團的同志，要比在這裏重要的多。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見，我們可以分別向中央提出這個意見，否則，我不能向重慶建議，要你離開這裏。』

『你對我個人的愛護，我非常感激。你的意見我需要考慮一下，改天再答覆你。』於是我們擱起這個問題不談，繼續談其他的問題。

過了兩天，我同曾澈兄又談了半夜。

『只有像你這樣的朋友，才會對我個人的安全這樣顧慮。』曾澈兄對我說：『不過我不打算離開天津。』

『爲什麽？』

『我覺得生在這一個時代，與其忍辱而生，不如慷慨而死。我已經給了敵人和漢奸們很大的打擊，即使他們捉住我，殺死我，也已經够本了。人總歸有一死，只要死得有價値，死得其所，就行了。所以我不想離開天津，要繼續同敵人鬪爭，我相信會給敵人更多的損害。』

『你的毅力和勇氣我很感佩，希望你格外小心，千萬不要大意。你的一切情形，我會詳細報告戴先生的。』

『我一定不辜負戴先生對我的愛護與希望。』

我無法說服曾澈兄鋼鐵一般的意志，他既然不願意離開天津，而他的成績又是輝煌燦爛，所以我不能向重慶作什麽建議，就是建議，也是枉然。

我在天津的視察工作業已完畢，準備離開天津。

蜀道難是天然的難，在二十世紀，科學的力量改造之下，汽車電馳而過，盤旋而上，已無難可言。可是平地築起來的人爲障礙，却比天然障礙難得多。我經過蜀道，進了租界，現在又要出租界，深深地感到蜀道並不難，而是入租界難，出租界同樣難。出租界的手續，已由曾澈兄想法子，無須我自己張羅。我同東北倪中立兄在武昌一塊兒工作了一個多月，我們的辦公桌子緊靠在一起，後來我上河南，他却來了天津，他負有特殊任務，住在意租界，不在封鎖區域以內，所以我們沒有見面。中立兄同大中銀行有關係，大中銀行爲了運送職員的家眷出租界，已經向日本軍隊領到三部卡車的通行證，曾澈兄托他給我弄了一個坐位。乘坐銀行的汽車出租界，可以不排隊，汽車不受檢查，很快可以開出去。

開車的那一天清早，天剛亮，我們趕緊起牀，吃過早點，划船到法租界。曾澈兄一定要親自送我，我堅決反對。爲了他的安全，他的行動必須盡量避免暴露，不應當作無益的活動。大中銀行位於萬國橋邊，萬國橋地勢頗高，附近沒有被水浸佔。我同送我的工友下了船，步行了半段街，走到銀行門口，等了半個鐘頭，銀行才宣佈，車子不開了，改在明天早晨開車。我爲避免乘船，往返麻煩，所以沒有再回英租界，

在附近的飯店開了一個房間，打發送我的人回去，給曾澈兄帶了一個口信。

第二天早上，再到大中銀行門口等候，好不容易等到卡車開來，大家才擠上汽車。又好不容易等到車輪轉動，慢吞吞地開到橋上。汽車開到橋中間，日本兵迎頭攔住，車子停下來，押車的去同日本兵嘰哩咕嚕了好一陣，卡車從橋上退回到銀行門口。銀行方面宣佈，日本兵不准通過，要大家回去，辦好交涉，改天再通知。我向銀行的人打聽，原來今天橋上的日本兵是新換的部隊，沒有得到銀行的賄賂，所以藉故不准通過。這一下我可慘了，我絕不能再折回英租界，一個特種工作的人應當有克服一切困難的能力，我必須自己想辦法，絕不能依靠他人。排隊吧？抬頭望望，二路縱隊從橋那邊出口處，經過橋上，排到橋這邊，一直延伸到馬路邊，順着河岸彎過去，至少有三千人。據說每天放出去的，至多不過兩三百人，所以排隊不是辦法。河邊有許多小船，我徘徊在岸上，混濁的河水打眼前流過去。只隔着一條河，跨過這條河，就不會再受這種限制了。

『四塊錢保險渡過河去？』一個人湊近我身邊，跟在我身後，看樣子像是個船戶，一邊走，一邊低聲向我說。

『是坐船過去嗎？』我問他。

『是的，』他說。

『什麼時候開船呢？』

『等到夜裏。』

『現在還早，等到夜裏再說。』我知道一定是偷渡，偷渡危險性太大，萬一對岸的敵人開槍射擊，如何應付呢？我既不會游泳，不被敵人打死，也會被水淹死。非到萬不得已，我不走這條路子。離開河邊，又踟蹰在街頭。

『要出租界嗎？我有汽車，祇要十塊錢。』是一個外國人走過來同我打招呼，說一口流利的天津話。如果不看面孔，祇聽說話，一定以爲是個天津人。十元法幣是個很高的價錢，對我來說，却不算太高，問題是日本人並不喜歡西洋人，他怎麼能够隨便開汽車出租界呢？我眞有些不敢相信。

『我是意大利人，並不是英國人。』他看見我對他有所懷疑，趕緊向我表明白他的身分。

『車子在那裏？』我問他，因爲意大利是軸心國家，日本人會同他們合作，乘機會混水摸魚，我不再懷疑他。

『轉過這條馬路就是，』他一邊說着，帶我轉個彎，一輛破舊的轎車停在馬路旁邊，打開車門，讓我進去。

『馬上就開車嗎？』我問他。

『不行，要湊够四個人，才能開車，一個人包坐，得出四十塊錢。』他大概看我出不起四十塊錢，所以不等我說什麼話，立刻把車門關好，就怱怱忙忙地走了。我只好坐在車廂裏等着，好一個貪婪狡詐的外

國人，比天津衞的市獪還勝一着。不到半個鏡頭，意大利人又領來三個穿短衣服的人，聽他們說話的口音，大概是山西平遙介休一帶的人，都是做生意的。他把這三個人塞進汽車，給我們每人一個白布臂章，上面印着紅字某某洋行。命令我們套在各個人的臂上，他才上了汽車，坐在駕駛位子上。

『你是我們洋行的先生，』他回過頭來，向着我說，大概看見我穿了一件夏布長衫的原故。他又對那三個穿短衣的人說：『記住！要是日本人問話，你們就說是洋行裏的苦力。』然後他才發動馬達，開動車子。

車子開過萬國橋，橋上的日本兵不加阻攔，我才相信這個洋人果眞神通廣大，本領不小。過了橋，快到出口盤詰的地方，他讓我們下了車子，領我們越過長龍，擠到頂前面，他才從側門把車子開出去，來到出口處，迎接我們。他同日本人打了一個招呼，日本兵問都不問一聲，就把我們四個人放過去。我們又上了汽車，我以爲洋人會把我們送到火車站，可是剛轉了一個彎，就煞住車，向我們每個人收錢，錢拿到手，毫不客氣，立刻趕我們下車，不再多開一步，他連臂章都來不及收回去，把車子掉轉頭，又開回租界。

我離開租界，像一隻脫籠的鳥兒，趕緊搭上火車，返回北平。我把出租界的經過，打電報告訴曾澈兄，也許對他很有用處。

北平可愛，北平的朋友更可愛，許多舊日的同志，都很平安地度過漫長的兩年歲月，仍舊在工作着。我們見面以後，彼此都感到格外的親切，說不出來的愉快。

保定張桐崗兄和察哈爾張季春兄，都是老朋友，有好幾年沒有見面，想不到他們也在北平。桐崗兄對朋友誠懇、熱心、關切，在朋友當中，確實是不易多得的。他在湖南臨澧學會爆破和其他許多種技術，回到北方工作，先在天津指導抗團，現在來到北平，準備向北平僞組織進攻。四年前我逃出山西，路過石家莊時，桐崗爲我洗塵、壓驚，熱烈招待，想不到四年後又在北平碰頭。因爲中秋節快到了，他正忙着工作，準備送給漢奸們的應節禮物。

季春兄是察哈爾省的第一流人物，張北縣的世家，七七以前，他任察省最高學府師範學校的校長，桃李遍全省。他的瀟洒風度，誠摯個性，和他處處表現書生本色，又處處顯露俠義心腸，使他成爲一個卓越的領導人物。敵人的鐵騎衝破了他的安靜的生活，使一個溫文儒雅的教育家，一變而爲冒險犯難的秘密工作者。我們好久沒有見面，有許多話要談，有一天，我們兩人在新街口洗過澡，散步街頭，一邊走，一邊談，談談走走，走走談談，越談話越多，不知不覺，已經走到前門，這是一段很長的路子。七月天氣，在北方正是頂熱的季節，結果我們出了一身大汗，只好再到前門外洗個澡。

日本軍閥爲了便於統治華北，重演一次僞滿洲國的把戲，把察哈爾，綏遠兩省和山西的晉北十三縣組織成僞蒙疆自治政府，成爲另外一個國家形態。他們把察哈爾改爲察南省，晉北十三縣爲晉北省，綏遠仍

稱叫做綏遠省，各盟旗不受各省的節制，直隸於偽自治政府。年高德劭的蒙古王公，誰也不願意背離祖國，做日本人的傀儡。他們沒有辦法，退而求其次，抬出一個年青而有野心的德王來，並以李守信為蒙古軍總司令。偽自治政府設在張家口，蒙古軍司令部則設在歸化城。

如果德王和李守信反正，不一定會拖垮偽蒙疆自治政府，因為日本人會找出比德王更次一些的角色來做傀儡。但是他們兩個人反正，對於國際聽聞，對於敵人精神上的打擊，卻非常重要。所以自從偽蒙疆自治政府成立的那一天起，我們就開始了策反德王和李守信的工作。

察哈爾師範學校附設一個盟旗師範班，專門教育盟旗王公的子弟和蒙古的知識青年。因此，各盟旗的每一個角落都有季春的學生，偽自治政府也離不開這些人，而蒙古人又對季春非常信仰，德王也不例外。由季春來策反德王和李守信，可說是事半功倍，為任何人所不能及，所以這副沉重的策反擔子，很自然地落在季春身上。經過一番努力，季春不但說服了德王和李守信，蒙古軍有好幾個師長都直接接受他的領導。季春策反工作，進行得非常成功，大有可為。李守信已經把最可靠的一個團擺在後套邊緣，隨時準備做反正時的掩護。想不到，這樣一件偉大的工作，後來因為北平和察綏的工作被破壞，以及季春被捕而流產，眞是一件最為惋惜的事情。

有一天，季春發現他的寓所附近，有人在注意他，偵察他，這是一個頂壞的徵候，趕緊避開。就在他避開的第二天，漢奸們果然去搜查他的住宅，預備逮捕他。按照一般情理講，遭遇到這樣的事故，有充分

的理由，很可以離開北平，到後方去。但是他並不洩氣，除了提高警覺，照常工作。季春的工作非常繁重，別人不敢去的地方，他敢去，別人不敢聯絡的人，他去聯絡，而他每月的報酬只有八十元津貼，這區區八十元僅夠他乘坐黃包車的車費。他爲什麼要冒上危險，貼上金錢，擔驚受怕，來幹這種工作？無疑地乃是受了純潔高尚的愛國熱忱所驅使。他認爲書生報國，旣不會扛槍桿，祇有參加這種工作，對付敵人最有效。普通讀書人，要他們參加實地戰鬪，並非一件易事，只有像季春這樣的人，認識深邃，意志堅強，具有非常人的精神與勇敢，才肯做平常人所不肯做，不敢做的傻事。

季春的住宅被搜查以後兩三天，河南陶紀元兄陪他去看前門外西河沿的大相士釣金鰲，一見面，釣金鰲就驚奇地向他說：『好危險呀！你剛剛脫離險境，還有點餘波，不足爲患。』季春發生了什麼事故，連紀元都不知道。因爲這件事故的來由，並不是因爲北平方面出了什麼亂子，而是來自張家口。釣金鰲眞有些神乎其技。當我回到北平，北平的朋友們正在談論這件事，桐崗頗感興趣，他要請客，一定約我去看看相。釣金鰲的相金定的很高，每個人看一次要十元錢，幾乎够一個普通人一月生活費。有天晚上，紀元、桐崗和我三個人去看釣金鰲，我們說是做生意的，他硬說不是。他說我最近要遇點小的驚險，一過秋分就沒有事了。我不相信看相算命這一套，命運操在自己手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切的成就，都是由奮鬪辛苦換來的，絕不能憑上相和命，坐在家裏，就能够得到你的願望。不過在無聊的時候，看看相，也是解除寂寞的一種方法。釣金鰲不同於一般相士，他在論相時，所用的語句，都是駢體對偶、非常美麗

的句子；而在看相當中，有心無心，都在勸人爲善，相亦有道，像釣金鰲可說是相士中錚錚者。因爲他與紀元兄都是信佛的，交情頗厚，所以看完相，大家扯閒天。釣金鰲說北平漢奸們的氣色都壞透了，有少數氣色很好的，却又好的過火，像要爆炸似的。以他的看法，北平的局面維持不了多久。一個江湖相士，在北平那樣環境，居然敢大膽地說這種話，眞是不容易的。北平有好幾個大漢奸，都非常迷信釣金鰲，每一個月至少接他到家裏去一兩趟，看看氣色，因爲這樣，釣金鰲可以得到許多重要的消息，紀元兄又從他那裏取得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北平的環境非常單純，不像上海和天津那樣複雜，既沒有租界來掩護，而敵人的華北最高司令部和華北僞組織又都在北平，平時戒備防範，非常嚴密，所以北平的工作要比上海和天津困難的多。世光對於工作非常積極，過去的許多計劃都沒有成功，但是他們不怕失敗，再接再勵，失敗一次，再來一次，永遠不知道氣餒，這種精神是值得稱讚的。我從天津回來的時候，他們正計劃制裁漢奸頭目王揖唐，雖然又是一次失敗，可是我親眼看到他們工作進行的種種情形，充分證明他們對工作的熱忱和勇敢。王揖唐同另外幾個漢奸在和平門外師範大學，擧行一次教育方面的集會。起先打算在開會的地點裝置一枚炸彈，因爲戒備太嚴，無法下手，而且那樣着手，傷人必多，也不是懲罰漢奸的目的。最後他們決定採取公開襲擊的辦法，也許會有幾位同志犧牲，可是在大街之上，衆目睽睽之下，去襲擊一個大漢奸，的確是一種驚天動地的擧動，可以使漢奸喪膽，可以振奮人心。那一天，我們有五個同志，各懷一支手槍，隱藏在和平門與師大

之間，等待開會完畢，王揖唐的汽車經過時，四面襲擊。沒有料想到，王揖唐並不從和平門進城，他們的汽車開出師範大學以後，不向北開，却向南駛去，使這一次的計劃又成泡影。

環繞在後門什刹海四週的，是成蔭的老樹，枝葉繁茂。在夏天的午後，什刹海的西邊成了市民們消夏的好地方。大樹底下，擺着許多賣零食的攤子，什麼血腸、爬糕、豆汁、嫩藕、蘿卜賽梨，冷的熱的各色各樣食品。還有賣玩具的，賣日用品的，應有儘有，遊人穿梭其間，眞有點像似鄉間的集市風光。什刹海北面有一家叫做什麼堂的飯館，這種叫堂的老式飯館，地方寬敞，一連好幾串院子，裏面有戲臺，可以做堂會，同時可以開出兩三百桌酒席，專供喜慶之用。可是時代的巨輪，使他們漸漸走向下坡路，大規模的喜慶，越來越少，冷清清的，門前可以羅雀。我們在這一家飯館子樓上，開了一個朝向什刹海的房間，展眼望去，一片碧綠的水上，點綴着點點荷花，微風吹來，心神涼爽，就在如此富於詩意的情況裏，漢三兄介紹我同一位天主教的神父見面。

天主教在華北有三位以『遠』字命名的神父，就是雷鳴遠神父、雷震遠神父和任望遠神父。他們都是比利時人，都痛恨日本人的侵略行爲，打破中國安靜的生活。雷鳴遠神父已經入了中國籍，人家看見他高鼻子藍眼睛，叫他一聲外國人，他頂不高興，也頂難過。他早已離開華北，從事實際的抗戰工作，率領華北督導團，正在中條山戰地擔任宣傳與救護工作。雷震遠神父在冀中安國縣一帶從事教會工作，實際上在幫助呂正操發展游擊隊。他同雷鳴遠神父一樣，以爲參加抗戰的都是對的，不管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應

當一視同仁，不分彼此。任望遠神父頗有遠見，具有紳士的氣質和風度。他不但同情抗戰，憎恨侵略，更欽佩我們這批敵後工作的人，所以儘力幫助我們。當我們經濟援濟不上，無法週轉的時候，他借錢給我們。我們的武器存放在天津租界，無法運回北平，他給我們運回來。漢三兄覺得我們欠他的人情太多了，要我代表政府向他致謝，因爲我來自重慶，這是十分必要的。雖然他是一個宗教家，施恩不望報，但是我們對他的正義感和俠義作風，實在不能不表示衷心感佩，致無上的敬意。這次晚餐，只有漢三、世光、任神父同我四個人，大家很愉快，談得很高興。任神父對於重慶的一切情形，以及抗戰的種種，詢問頗爲詳細。餐後任神父一定邀我們到他弓弦胡同的小教堂喝咖啡，他爲防範意外，特別規定撳門鈴的暗號，非同他有特別關係的人，很不容易進去。

因爲同任神父見面，我們又想到許多天主教的朋友，在這次抗日戰爭中，幾乎都是同仇敵愾。在河北，在察綏，許多神父都對我們伸出援助的手，幫過不少的忙。不但教會方面積極幫助抗戰工作，連天主教的學校—輔仁大學都成了抗日的溫牀。像張懷先生，英千里先生等在思想上，意識上，都指示給青年們一個正確的方向，許多輔大的學生經他們鼓勵，跋涉數千里，跑到抗戰的大後方，參加抗戰工作。敵人對於輔仁大學已經非常注意，硬派去兩個門房，監視教授同學生們的行動。

在我們同志中，最可貴者就是能够開誠佈公，傾談各種問題，即使意見相左，也不傷情感。我覺得世界上最難得、最密切的，莫過於共患難的朋友。所謂同舟共濟，生死相依，只有在實際的生活中，險惡的

環境裏，才會體驗到這種友情是眞實的，珍貴的，値得留戀的。

太原道上

回到華北，不知不覺已經過了一個月，平津兩地應該做的工作，業已完畢，下一步行動，決定到太原去，順路可以看看保定和石家莊的工作。當北平建都的時候，保定是軍事重鎭，就是在抗戰一開頭，保定的形勢還是相當重要。可是到了現階段，戰爭已經轉移到長江南岸，保定的分量就差得多了。所以保定的機構很小，人數也不多。我在保定住了三天，除了同同志們見面，也曾遊過蓮池公園，在河邊的柳樹底下，徘徊了好久。不過在敵人宰割之下，賞玩風景，怎樣也提不起精神，我對蓮池公園的印像，早已模糊不淸，遺忘的一乾二淨。當敵軍到達保定的時候，天主堂收容了許多避難的民衆，因爲教堂的面積大，房屋多，容納的人數也特別多。敵人對於天主堂非常討厭，一再進去搜查，騷擾，教堂方面苦苦掙扎，不知費過多少口舌，一直維持到現在，還住着很多的人。我們有一位同志也住在裏面，因爲去看那位同志，我曾經訪問過這一處並不安全的避難所。

石家莊是出入山西的門戶，平漢正太兩路的連接點，它的地位遠比保定重要。在過去，每一次離開山西，或者每一次回家去，都要在石家莊躭擱一夜，所以每一個出遠門的山西人都對石家莊特別有感情。

石家莊的工作佈置，重心應當放在市區，不應當放在太行山游擊區，可是站長陸祝堯同志和電臺都在太行山上。在市區得到的每一件重要情報，等到送往太行山，由於輾轉躭誤，他的價値會損失的一文不値，所以我主張趕緊把電臺從山上移到市區以內。再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太行山的情況很紊亂，並不安全，我們的游擊部隊同共產黨的游擊部隊時常發生磨擦，終久會成爲問題的。市區的工作由副站長鎖賡元同志負責，他是石門警察所的巡官，有很好的身分掩護工作。由市區上太行山，必須等待山上的交通回來，才能領路。我同市區內的同志都談過話，不願意在石家莊久等，所以決定，兩個星期以後，從太原返回來，再上太行山，請鎖副站長預先同交通約定好，在石家莊等我。

正太車照舊曲曲彎彎爬行在太行山中，每一列火車頂多能掛七節車箱，多掛一節，便轉不過彎，從車尾兩節車箱的窗戶可以望到車頭，坐在前面兩節車箱裏，同樣可以看到車尾。這一條鐵路原先是窄軌，陽泉運出省外的煤炭，必須在石家莊換裝平漢路的車皮，才能運往北平，就因爲一上一下，紅煤的價格增加了許多。現在敵人爲了軍運便利，已經把正太路改成寬軌，正太路同平漢路接了軌，車子可以從這一條路軌上開到那一條路軌上，山西煤炭也因省去換車皮的麻煩，煤價便宜了許多。

到達太原，已經午後四點多鐘，太原的街道沒有多少改變，不過市容却有些兩樣，在古老的店舖中間，夾雜着許多日本式的門面和招牌，不三不四，看起來頂不順眼，情調格外不調和，這就是侵略者的傑作吧！當天晚上，按照重慶告訴我的地點去接頭，頭一處是日本人的住宅，連門都不敢叫，趕緊走開。要不

是我在門上仔細觀察一番，猛然就去叫門，定準會叫門叫出鬼來。第一個接頭地點既然沒有結果，祇好再去找第二個接頭地點，誰知開門的是一個老太婆，兇神似的，蠻不講理，我剛開口問到接頭人的姓名，也不知道他聽淸楚沒有，惡狠狠地硬說沒有這個人。我低聲下氣，再問一聲，他老人家，睬都不睬，砰的一聲，把門關上，碰了一鼻子灰。回到旅館，躺在牀上，怎麼也睡不着，左思右想，覺得太不順利，這一趟回太原，恐怕白跑了。旅館不便久住，明天再去碰碰運氣，如果再無結果，那就只好返回石家莊再說。

第二天上午，再去敲門，誰知開門的又是那個老太婆，她好像同我有什麽寃仇血債似的，一看見我就生氣，一頓臭駡，駡得我七竅冒火，又不好反抗一聲，只好拖着失望的腿，離開那個矮小醜陋的小門。路過文瀛湖，走進去逛逛，希望能够遇見一兩位同志。文瀛湖已不像過去那樣幽靜，祇有自省堂孤獨地矗立在文瀛湖的南面，同從前一模一樣。公園裏面變的很嘈雜，有賣東西的，有賣小吃的，有說書的，也有賣藝的，形形色色，應有儘有，公園不像公園，市場不像市場，雜亂無章，一團糟糕。我在文瀛湖坐了半天，沒有看到一個我所希望看到的人。這次回到太原，萬沒有想到接不上頭，所以沒有多帶錢，除去旅館的開銷和返回石家莊的車票錢，僅剩下七角錢，這少數的錢必須維持兩天的生活。這一天的午餐，買了三個燒餅，用開水送下肚皮，晚間只能吃一碗炸豆腐，兩個芝蔴燒餅。炸豆腐是太原市的消夜食品，味美價廉，一個鍋裏煮着油炸豆腐，上面有肉丸子、燒肉條、海帶、鷄蛋等，一角錢可以吃一碗炸豆腐，要想吃肉丸子和鷄蛋，需要另外加錢。這種炸豆腐，湯很不差，加上作料和香菜，泡上薄芝蔴燒餅，味道好極了。

我嗅着肉香，眞想吃塊燒肉，吃個肉丸子。當我走到大街上，老遠望見橋頭街上聚集着很多人，再走近些，才看出敵人在攔路檢查行人。原來今天是九一八，敵人恐怕暴動，搜查行人身上，是否携帶武器。我爲避免麻煩，只好多走幾步路，不走大街，專走僻靜的巷子，避開檢查。

九月十九日淸早，我走到車站，同其他旅客一樣，靜悄悄地站在行列裏，等候走進車站。在開車前半個鐘頭，有一個中國警察開始檢查行李，審閱旅行證。他發現我沒有領到旅行證，便把我從行列裏拉出來。這時候我才知道，離開太原，往別的地方去，必須用兩角錢的代價，向敵人憲兵隊領一張旅行證，我事先不知道有這種手續，所以沒有買到一張。旅行證是太原日本憲兵隊的傑作，輕而易舉的斂財方法，每人兩角錢，爲數有限，可是聚集起來，數目就可觀了。我必須今天離開太原，否則會因路費用光，困在這裏。不管三七二十一，仍舊站在行列的末尾，那位警察看見我又站進行列，又走來拉扯我。

『我前天從石家莊來這裏，並沒有要旅行證。』我向那位警察說，希望他能够放我走，我說：『你們這裏的規矩我實在不知道，現在我身上祇剩下三角錢，朋友又沒有找到，如果你不讓我走的話，我一定會困死在這兒。』

『不是我不讓你走，』那位警察是個老實人，聽他說話的口音，是山西中路人，他向我聲明他的苦衷，事實也確是如此。他說：『你不按照日本人的規定，就算我答應你，日本人也不讓你走，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等到日本人不讓我走的時候再說，我們都是中國人，你總應該幫我這個忙吧？不能讓我困死在這裏呀！』

『好！就由你。』那位善良的警察不再干涉我，他跑到車站的進出口處，向站在那裏的日本憲兵咕嚕了好一會，然後走來告訴我：『我告訴日本人，你是一個很可憐的人，前天才打石家莊來這兒找朋友，身上只剩下三角錢，朋友又沒有找到，你不懂我們這兒的規矩，沒有領旅行證。至於日本人答應不答應你上車，我可管不了。』

『謝謝你！』我很高興地說。

順着次序，我也跟着上車的人走進車站，剛走進兩三步，站在那裏的矮胖子日本憲兵向我招手，把我叫回來。我心裏想，這傢伙大概不准我上車。我也學學一般人對付日本人的態度，兩條腿叉開，向他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他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微微一笑，揮手讓我走開。上車以後，並沒有再遇到其他的麻煩，很順利地到達石家莊。不按照日本憲兵隊的規定，不持旅行證，走出娘子關的，也許不會太多吧？但是，若非那個善良的警察替我向日本憲兵解釋，絕不會有這種便宜，能夠僥倖通過的。我心中着實感激那一位警察，當時很想問問他的姓名，又怕問出麻煩來，祇好算了。誰想到回到自己的家鄉，會狼狽到這步田地，眞是天曉得。

到了石家莊，我才吃了一餐飽飯，仍舊住在鎖同志家裏，等候交通來領路，上太行山看陸站長。這次

到太原去，出乎意外的彆扭，因而想到釣金鰲說我有點小麻煩，一過秋分就沒有事了。我問鎖同志和他家裏的人：『那一天是秋分？』他家沒有日曆，沒有一個人回答我。在石家莊住了兩天，第三天吃過晚飯，大家正在聊天，我又問那一天是秋分。他們都很奇怪，反而問我爲什麼老問秋分呢？

『在北平有位看相的朋友說我的運氣不太好，過了秋分就好了。這次到太原，白跑一趟，着實嘔氣，看看是不是秋分已經過了。』

我剛說完話，鎖同志就被警察所叫去，大家以爲有什麼事情要他去做，都沒有在意。

『廣元被日本憲兵隊扣留啦！』不到半個鐘頭，他的哥哥慌慌張張地跑來說：『恐怕要來家裏搜查，你趕緊避開吧。』

我囑咐他們，不要慌張，趕緊把所有的文件毀掉，然後離開他的家。我必須通知其他同志，使他們知道鎖同志已經被捕，作萬一的準備。我先去看一位比較重要的同志，他的公開職務是一家電影院的經理。那家戲院正在放演義務電影，門口有中國人，也有日本人，還有高麗人。我向一個中國人說，要進去找經理，他是一個東北人，給我一頓臭罵，把我趕走。離開影戲院，再找一位火車站當工頭的同志，他可以給另外兩三位同志送信。時間已經很晚，路上行走，已經不很方便，就擠在他的土炕上，瞪着兩隻眼睛，挨過一夜。天亮以後，吃了一些早點，再到電影院，看那位經理同志。我上了影戲院樓上，找到經理的房間，門是鎖着的，從門縫向裏面一瞧，桌上放着一塊吃了一半的大麵包，看情形，也許是昨晚有事出去，沒

有回來。我又找到電影院的辦公室，有三個人正在工作，我請一位出來，問他們的經理在不在。他告訴我，已經被日本憲兵隊捉去三天了。

『因爲什麼事情被人家捉走？』我不敢露出張慌的樣子，很沉着地問他。

『聽說是嫌疑吧？』那人告訴我。

『你們也應該想法子保一保，該花錢，也得花點錢。』

『是的，我們正在想辦法。』等他說完，我告辭下樓。走出影戲院，用極快的步子，轉了好幾個彎。好險啊！假如敵人派人守候在電影院，我不是自投羅網嗎？鎖賡元同志被捕，按照情形推斷，可能還是受他的牽連呢。

時間還來得及搭北上的火車，趕緊跑到車站，好不容易挨次買到車票，脚還沒有跨進月臺，北上的平漢車已經在蠕動，三步併兩步，跑進月臺，火車已經開快了，眼巴巴地望着列車馳出車站，無法爬上去。下一班列車要等到下午三四點鐘才開，只好找一個旅館呆下來。這是一個很長的白天，我越希望時間過得快一些，偏偏它不願意前進，好像一分一秒都要歇一歇。買了兩份報紙，躺在旅館的牀上，看完一遍，再看一遍，連廣告都看了兩遍，太陽仍然高高地掛在天空，好像一點也不移動，看樣子她眞懶得往西邊走了。我從來也沒有過過這樣長的日子，一直等到上了火車，一顆心才定下來。到達北平，已經是半夜了。回到家裏，首先撳開日曆看看，今天正是秋分。

第二天早上，給重慶拍了兩份電報，一份電報報告石家莊所發生的不幸情況，另一份電報告訴他們，太原的接頭地點靠不住，我接不上頭，空跑一趟。

出塞

在北平度過民國二十八年的仲秋，妻因我在家裏共度佳節，非常愉快，興趣特別濃厚。仲秋節過後第三天，傳來一個極不幸的消息，天津的曾澈兄和資一兄被敵人憲兵隊逮捕了，逮捕的詳細情形不太清楚。天津同北平的距離太近，息息相關，那裏一出毛病，立刻可以影響到這裏。北平必須避一避風頭，有些不必要的行動工作，需要立刻停止進行。我把我的意見告知世光，他表面上表示接納了我的意見，暗地裏却仍在進行他的計劃。他打算，無論如何也要打死一兩個漢奸，照他那樣幹下去，會使北平的環境更爲惡劣，勢必招致一個極大的危機。此時爲了北平工作的安全，必須立刻把世光調走，於是我於十月三日給重慶拍了一份緊急電報，報告天津工作被破壞以後，北平的危險情況，建議立刻把世光調回重慶。根據革命者應當向危險方向走去的原則，我願意到天津去，設法恢復那裏的工作，察綏的工作尚未視察，請世光在回重慶途中，順便代替我看看，然後由綏西返回重慶。同時爲了防止北平可能發生危險，希望給我適當的權力，處理人事上的緊急問題。

世光對於行動工作，越來越積極，我盡了最大的力量，勸阻無效。沒有過幾天，河南劉藝舟兄來到北平，他是來接任北平區區長的，此時北平的情況已經非常緊急，風聲鶴唳，藝舟兄希望我督促世光，早點交代，好另行部署。因爲漢三兄奉召赴香港，辦理移交手續，自然是世光的責任，但是世光正在積極地進行他策劃的行動工作，延遲了移交的時間，而我又沒有奉到監交的命令，故只能勸說，不能作更進一步的干涉。我告訴世光，我已無逗留北平的必要，打算很快離開。

『你既要離開北平，對我有什麼批評？』世光問我。

『局本部既然派藝舟兄來接任區長，』我說：『你就應該代表漢三，趕緊移交清楚。你已經被敵人抓去過一次，我不主張你仍舊留在北平。爲了工作，爲了你個人的安全，都應當避避風頭，趕緊到後方去。』

『我也知道在北平呆下去，非常危險，可是過去的行動工作，沒有一次做成功，這幾年來，成績毫無，實在無臉面回重慶。我總想完成一件工作，然後光榮地回去。』

『你的想法，我不認爲正確。你的成績再好，回去也是周世光，再不好仍舊是周世光。你要知道，你在北平工作了四年，就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所以你現在回去，並沒有什麼不光榮。』

『老實告訴你，我現在正進行一件工作，一旦成功，我就不會留戀北平了。』

『現在北平的情況如此惡劣，危險萬狀，絕對不能再幹任何一件行動工作，你不接受我的忠告，一定

會鬧出亂子來，會後悔的。』

北平的情況岌岌可危，世光果然指揮着李廣和的行動組開了槍，被打的並沒有打死，但却給予敵人一個破獲我們組織的線索。我的緊急電報發出去已經半個月，等候答覆，却杳無消息。眼看着危機將要降臨，而無法挽救。這裏的任務早已完成，我不能再等待在北平，只好離開這裏，繼續視察我尚未看過的單位。

十月十七日早晨，天空剛剛發亮，我就起來收拾行裝，準備搭乘平綏車，到張家口去。秀夫每天上學，起得很早，一家人除開我們父子兩人，都還在熟睡中。昨夜同妻說話很久，睡得很晚，我不忍叫醒她，務夫夾着我的包袱，送我到胡同口外。妻爲節省開支，去年從輔仁大學後身搬到西安門裏居住。北平交通機構的同志已經被敵人抓去，據說押往前門車站，在敵人監視之下，守候着，指認我們同志，所以避免從前門上車。我從劉藍塑胡同口走到西四牌樓，才叫到一部黃包車，一直拉到西直門車站，踏上平綏路列車的最末一節車箱。火車開動，駛過清華園，車上開始了細密檢查。我雖然坐在車箱的中間，可是後面坐的都是日本人，日本人不受檢查，我成了被檢查的第一個人。這是一個驟然不及準備的動作，眞使我茫然不知該如何應付。

『姓什麽？』一個中等身材，穿着便衣，態度凶狠，十足漢奸氣派的中國人，惡狠狠地盯着我，開始問話。

『姓張。』我來不及思索，張王李趙，最爲順口，所以衝口而出。

『幹什麽的？』他緊逼着追問，使我透不過氣來。

『做買賣的。』我囘答的也很快，毫不遲疑。這是對付漢奸檢查人員的要訣，假如囘答的稍爲遲慢一些，若有所思，一定會引起他們的懷疑。

『做什麽買賣？在什麽地方？』

『顏料行，在北京前門大街。』我們的院鄰是山西平遙人，在前門外開顏料行，所以我像眞的一樣，順口答覆他。假如他再追問下去，問我賣些什麽顏料，什麽價錢，我對顏料一竅不通，可就慘啦。幸而他同我一樣，不是內行，他胡問，我胡答，總算應付過去。

『到什麽地方去？』

『到張家口。』

『去張家口幹什麽？』這傢伙越問越無聊。

『看親戚。』

『做買賣的人看什麽親戚？』這種問法，簡直是胡扯，那是說明他已經無話可問。

『做買賣的人不能看親戚嗎？』我理直氣壯反問他。

『我看你不是個好東西，解開衣服！』他剛說完話，我趕快解開我的夾長袍和小夾襖，兩手把衣服敞

開。他從領子一直揣摩到衣角，既而伸手揣摩我的褲襠，最後教我脫下鞋子，他把鞋子裏的鞋墊掀起，仔細察看，好像已經知道我身上藏着什麼重要文件似的，足足費了有一刻多鐘。這傢伙今天所注意的，完全是別人所疏忽的，而他所疏忽的，又是最平常的地方。他檢查得雖然如此認眞細密，可是他却沒有檢查我的大褂上的襟袋，這隻襟袋裏面裝着一件東西，一旦被他搜出來，那就頗費口舌了。這一件東西是一枚布質的良民證，那是由鎖麿元同志從石家莊警察所弄到的，上面寫着姓龔，一個單名。今天在車上答話，又說姓張，這張、龔兩個姓，將如何自圓其說呢？但是他偏偏不檢查這一隻口袋，是我的運氣好嗎？還是這傢伙有些草包呢？總而言之，今天的錯誤，錯在不應該坐在最末一節車箱裏，一開頭就碰上這個瘟神。我不能再大意了，暗地裏把良民證塞在坐位旁邊的縫子裏。車抵宣化，那個人離去，沒有再回來。

到達張家口，情形很不好，走到車站出口處，我同另外兩個穿長衣的人被留在左邊的木柵子內，不准出站。一個東北口音的人，講話非常野蠻，他來檢查我的包袱，搜查我身上，問長問短，說我講話講不淸楚，給了我一頓臭罵。眼看目前的景象，再回想車上的情況，今天眞的要出什麼岔子了。是車上通知他們來扣留我嗎？否則他們爲什麼留住我，不准出站呢？

『這是你的什麼人？』他從我的夾袍襟袋裡搜出一張楊金聲的名片，拿在手裡向我搖晃了一下，然後詢問我。楊金聲山東人，係蒙疆自治政府建設部長，也是我們察哈爾站的負責人。

『我的表兄，』我瞅他一眼，告訴他。

『你爲什麽不早拿出這張名片來？』他的態度立刻變了樣子，說話也客氣的多了，不再檢查，讓我走開。當我離開木柵子，抬頭一看，右邊的木柵子裡面，圈着更多穿長衣的人，還沒有放走一個呢。

我離開車站，首先注意有沒有人跟踪我，走過一段路子，轉了兩個彎，並沒有發覺什麽可疑的人，我才放心，叫了一輛人力車，去到河北張撫之同志的家裡。張撫之同志是察哈爾站的副站長，負實際責任。他在張家口市警察局裡擔任一個比較高級的位置，掩護工作。我把下車以後的情形告訴他，據他推想，大概是今天專檢查穿長衣服的人，因爲普遍檢查，人力與時間都不許可，所以分類檢查，今天檢查穿長衣的人，明天也許專檢查穿短衣服的人，我又獲得一種新的經驗。電臺臺長河北張子文同志和撫之住在一個院子裡，這樣掩護電臺，比較安全些。

張家口算是舊地重遊，民國二十六年春天，我曾來過一次，我愛張家口寧靜樸素，更愛張家口的朋友們特別富於人情味兒。記得那一次來張家口，漢三兄陪我走出大境門，爬上對面的山頂，我給漢三拍了一張照片，他雙手叉腰，眞有不可一世的氣蓋。從山頂上面回頭望那萬里長城的重要門戶大境門，門上刻着『大好河山』四個大字。時間僅兩年多一點，誰料河山如故，旗幟變色，景物依舊，人事全非，我們眞愧對這『大好河山』四個字。

張家口有句俗語：『早穿皮襖午穿紗，抱着火爐吃西瓜。』李陵所謂：『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在

北平穿上夾衣，足够保暖，可是一到塞外，所看見的是一片蕭瑟的荒凉景象，已經看不見半點綠的顏色，臃腫的棉衣服早已套在人們的身上。

我在張家口住了五天，到達大同。大同有一個組，隸屬於綏遠站，由張靜齋兄負責。靜齋開設了一間修理脚踏車的店舖，身穿大棉袍，手提長桿子旱煙袋，看起來，倒滿像個開店舖的老板。去年我們從西安分手後，我到了蘭州，不久他從山西進入敵區，到達大同。靜齋勇敢負責，不失軍人本色，我們同學同事足足十五個年頭，我們的情誼絕非普通朋友可比，這次在敵區見面，各人的心中都感覺到格外親切。我洗耳靜聽，他爲我敍述這一年來的工作情形，他是英雄，冒險家，眞正的愛國者。他的工作興趣極濃厚，他在大同城裡有周密的佈置，他還常常出城，跟城外的游擊部隊連絡，他的幹勁，我自愧望塵莫及。

靜齋幾乎頓頓拿上莜麵犒勞來招待我。莜麵是晉北的主要食品，因爲性寒，磨麵以前，先炒過一番，和麵用開水，然後取一小塊麵，推成薄薄一長條，再捲成大拇指粗的圓筒，把一個一個圓筒豎立在蒸籠裡，上鍋蒸熟，當犒勞出籠的時候，香氣四溢，爲任何麵類所不及。吃莜麥麵犒勞，最好蘸上羊肉丁熬成的羊湯，送到口裡，味道香美。我最愛吃莜麵犒勞，在我們家鄉，尚可吃得到，離開山西，就只能想想，永遠再吃不上了。

民國二十六年我到大同，曾遊過一次雲崗，那時渾源黃理堂（明性）兄住在大同，陪我遊了一個整天。雲崗石佛是北魏建都大同時，開始鑿建，經過兩百多年才完成。敵人佔據大同後，雲崗已無人敢去，我

也不能再遊一次。北平的北海有一座琉璃瓦的九龍碑，大同城裏也有一座九龍碑，不過北海的九龍碑是獨立的，前後左右都可供人欣賞，大同的九龍碑則嵌在墻壁上，只能看看前面。西門裡的大華嚴寺，建築於遼，有說建築於北魏，匆忙一遊，無暇去考證，總而言之，這座雄偉的寺院，是一座古老的建築，則無可懷疑。

我到大同的第四天晚上，綏遠站站長陳燡如同志從北平來。他說世光同組長安徽陳漢卿同志等多人已經於二十四日被日本憲兵隊抓去了，無疑地，北平的工作已經遭受空前的打擊，並且會影響到平綏線上的組織。我到過天津，救不了曾澈兄和資一兄，到過北平，又救不了世光和其他受難的同志，內心痛苦，無以復加，大家呆呆地坐在熱炕上，好半天沒有作聲。

這一夜我翻來覆去，不能入眠，本來我不習慣睡熱炕，再加上資一、世光、曾澈諸兄的影子像電影似的，在我的腦子裡出現，我們都是多年的生死患難朋友，他們一旦遭遇這樣的不幸，實在是不能忘懷的。次日偕陳燡如同志到達歸化城，察哈爾趙涵忱（文蔚）兄擔任燡如的副手，由他主持機關。第二天夜裡，我們三個人一塊兒談論工作，陳燡如同志牢騷滿腹，好像國家和團體有千萬個對不起他。

『同志！國家和團體待你並不薄，你應當知足才對。』我很溫和地勸導他。

『我們出生入死，一個月拿這點子錢，還說不薄，哼！』他自己一點也不覺得錯誤，自以爲非常得意，態度語氣傲慢到不能再傲慢。

『三年前，』我不能不舉出事實來，着實開導他一番：『你在張家口擔任抄寫的工作，每一個月只拿到三十塊錢，現在則拿到一百五十元，在短短的三年裡頭，你的待遇增加了五倍，你還不知滿足。好！再瞧瞧我吧！三年前，我做北平站長，我的待遇是每月一百四十元，現在仍舊是拿這麼多，在三年裡頭我沒有增加一分錢。假如我也學你，斤斤兩兩地計較，我不是應該造反嗎？你說你出生入死，我呢？不是同你一樣在此地說話嗎？你能說我不算出生入死嗎？也許你會說你的工作好，所以僅僅三年工夫，就增加了五倍待遇，難道說我在這三年裡頭，連你的一半也比不上嗎？我敢說，我對國家，對工作，都比你的供獻多得多。論資歷吧！你不過小學畢業，參加工作不過四五年，我呢？資歷總比你高一些吧？工作也比你久的多吧？但是我現在的待遇，每月比你還少拿十元錢，我覺得已經拿得够多了，而你却很不滿足。你要知道，抗戰是每一個黃帝子孫的神聖責任，我們是爲了民族的生存，爲了子孫不作奴隸，才來參加這一項神聖的工作，並不是爲賺錢而來的。國家在長期抗戰的情況下，戰費浩繁，稅收減少，財政如何困難？而你的待遇增加得如此多，如此快，你不但不知感激，反而牢騷滿腹，說國家對不起你。同志！把頭腦冷靜下來，好好反省反省！』

『請你說話小心點，』陳燦如沒有半點悔悟，反而恐嚇我，他說：『把聲音壓低些！隔壁住的是日本人。』

『你以爲拿上日本人就可以嚇倒我嗎？我告訴你，我如果害怕日本人，就不會到這裡來。你這樣狂妄

，都是馬先生把你慣壞的，我今天必須糾正你，教訓你。馬先生常說你有神經病，不能受刺激，實際上你是裝瘋賣傻，你比誰都清楚，拿上神經病做幌子，才會囂張到今天這種地步。」

等我說完話，他轉身走出屋子。涵忱兄平日嘔盡他的氣，今天聽我說話，密不作聲，有時暗自點頭。對他的囂張態度，有時搖搖頭。他離開房子以後，涵忱同我都沒有說話。燁如同日本特務機關有點關係，他膽子再大，也不敢去告密。過了大約有一刻鐘的工夫，他從院子裡返回房間，態度轉變的判若兩人，面露笑容，向我道歉，表示他自己錯了，我才答應他，從明天起，開始看工作。我不存任何成見，綏遠的一切情形，必須同每一位同志接觸後，才能得到一個客觀的結論。我對陳燁如同志所以用這種嚴厲的態度，完全是基於責任感，對一個幼稚而自以為有靠山的青年，應該給他一些教訓。

綏遠站有好幾位非常優秀的同志：電臺臺長保定張世傑同志，忠實負責，技術爛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技術同志。可惜收發報機太老，零件失效，常常出毛病，影響到通報。他費了很大的氣力修理好，用不了幾天，又出了毛病，再去修理，他的確盡到最大的努力。偽蒙古軍司令部的收發閻毓華是我們最得力的同志，他埋頭苦幹，不聲不響，對於國家最忠誠，對於工作最熱心。經過他的手，蒙古軍的軍事情況，日本軍隊同蒙古軍聯合作戰計劃，我們很快可以得到。蒙古軍總司令部的參謀武鈞玉，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同志，他是東北人，因為老早嘗到亡國的滋味，所以愛國心特別強些。他對祖國的希望太殷切了，反而感覺到有些失望。電臺架設在他的家裡，由他負責掩護，我們對於一位如此重要的同志，絕不能讓他心中存

有些微的疑竇。有一天他請我在他家裡吃了一餐晚飯，飯後談了好幾個鐘頭，他所希望了解的問題，我切切實實給他解釋清楚，他想知道的情況，就我所知道的，詳詳細細告訴他，結果他感覺到非常滿意。敵人把歸化城改成厚和市，市警察局局長名叫那木爾，原來他就是我們的同志劉建華，化了個蒙古人的名字。一位警察局長，對我們工作上的幫助，非常重要。

我們在綏遠的工作，深入切實，佈置非常週密適當，工作同志又很健全忠實，實爲他處所不及，這一切的的確確是漢三兄多年來脚踏實地，辛苦工作，所打下的基礎，絕非僥倖可以獲得的。

歸化城的人們，早上喜歡上茶館，眞有點像廣東人上茶樓。茶館的主要早點爲羊肉燒賣，味美價廉，我同涵忱兄幾乎每天早晨都上茶館吃燒賣，因爲比自已做早餐還要經濟一些。無量寺前有一眼玉泉井，據說井水甘美，爲歸化城第一，我們爲了嘗玉泉井水冲的茶，曾兩次到井旁的茶館吃早點，可是我對喝茶的經驗太差，實在品不出什麽特別味道。茶館的最大缺點是門窗緊閉，放在餐桌上的好多盤盤香，專供食客們吸烟使用，香煙繚繞，滿屋子烏煙瘴氣，簡直使人出不上氣來。

歸化城南十五里的大黑河畔有王昭君墓，本想去看看這位兩千年前的美人荒塚，因爲在敵人的鐵蹄之下，行動不太方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避免麻煩，沒有去看。

世傑的電臺已經修理好，必須去張家口，借用子文的電臺同重慶連絡，約定好日期，才能通報。就工作原則來講，兩個單位發生橫的關係，最不安全，現在想糾正已經造成的事實，談何容易。世傑從張家口

回來，張撫之同志托他帶回一個口信，說是敵人憲兵隊通知警察局：『藍衣社喬某張某二人在蒙疆一帶活動……』張某不是指季春，就是指桐蔚，喬某無疑地是指着我自己。從這一個消息看來，我的行動已被敵人注意，這是北平工作被破壞以後的必然結果。由於華北工作，橫的關係太多，牽一髮而動全局，平綏線上的組織，也已面臨危險的邊緣了。

綏遠的工作業已視察完畢，正打算一兩天內，由大同到太原去。就當這個時候，接到重慶給我的一份電報，說：『北平工作被破壞，希兄星夜赴平，遲去一分鐘，則失去一分鐘的效用。』防範於未然，尚可挽救浩刼，現在已經不堪收拾，敵人在捉拿我，我去北平，不但沒有用處，反而會影響察綏工作的安全。所以我給重慶發了份電報，說明其中原委，並告知重慶，我已動身赴太原，督察山西站的工作。

爲了行動方便，比較有點保障，請吳鈞玉同志給我弄了一張蒙古軍總司令部的護照。果然一張護照在手，萬事通順，到達大同，不要排隊，不經檢查，我就走出車站。在靜齋那裡住了兩天，因爲這一次分別，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逢，彼此好像有許多話要說而又說不完似的，本來預備在大同衹停留一夜，靜齋硬要我多住一天，我也不忍離去。上次到太原，因爲接頭地點錯誤，白跑一趟，這一次到太原去，靜齋告知我瑕邱李繼先（希紹）兄的住址，不會再像上一次那樣狼狽了。靜齋親自送我到車站，一直等到開車。我還是第一次搭乘同蒲車，鐵路從寧武的朔方口進了萬里長城，所以不經過雁門關。路基不好，車行很慢，到達太原，已經很晚，下車後，直奔王家巷二號繼先兄寓所，我就住在他那裡。

山西站站長爲應縣薄有銨兄，副站長爲李繼先兄，他們兩位配搭得非常合式，相處得很融洽。有銨兄係軍校第四期同學，受過特種工作訓練，富於工作經驗。他在帽兒巷開了一間小商店，居然也變成了商店的老闆，平常穿一件大棉袍，把兩隻手統在袖筒裡，擱在胸前，的確像一個地道山西買賣人。當他走起路來，老是低着頭慢騰騰地，好像不管任何閒事的樣子，實際上，他並沒有忽略前後左右的一切事物。繼先兄係民國二十七年春天才從漢口回到太原，奉命打進僞組織，以便掩護工作。記得我從北平回到武漢，有一天在漢口看到湖南李肖白兄，他很高興地告訴我，有一位在太原很有辦法的醫生，前兩天才派回去，將來一定會有很好的成績。他雖然沒有告訴我姓甚名誰，也已猜出十之八九。繼先兄是一個人緣很好的人，他長於交際，更因爲他對人的態度非常友善，喜歡幫別人的忙，所以朋友特別多。他在七七事變以前，任山西醫院的院長，在山西的人事關係非常良好，回到太原後，在僞山西省政府衛生處弄到一個掩護工作的職務，同山西僞組織的中上級人員頗多往來，所以在漢奸圈子裡相當活躍，知道的事情也特別多，眞如肖白兄所說的，對於工作上供獻很大，成績非常可觀。

太原的同志們工作情緒都很高，內勤工作同志只有河北石錫祿和商玉振兩位同志，雖然工作忙碌，因

爲他們不怕辛勞，努力異常，所以業務處理的有條不紊。電臺臺長魏榮同志的技術很好，工作很踏實。外勤同志如甘昆生、楊鏡明等同志都有很好的掩護職業，工作成績良好。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比我大了二十歲的汾陽郝亞雄先生，郝先生是一位老軍人，具有狂熱的愛國熱忱，在抗戰一開始，就把他的獨生女兒郝采蓮送到後方去受訓。他認爲抗戰是每一個國民的責任，不甘落在人後，雖不能到前線去打敵人，也要在敵後同敵人拼一拼。於是盡力幫助我們的工作，任何危險，任何可怕的後果，他都不在乎。他在太原開設一間商店，對我們工作上，有許多方便的地方。

山西站下面設有幾個組：正太路的中點陽泉是一個產煤的區域，北平最出名的紅煤，就是指着陽泉的煤炭而言。保晉煤礦公司設在火車站附近，有好幾個產煤的礦場，另外還有一個鍊鋼廠，所以陽泉不但在交通上占有重要地位，即在工業上也很重要。汾陽爲晉西重鎮，是太原通往軍渡公路的中點，同蒲路有支線通到汾陽，從太原到陝北和寧夏，必須打汾陽經過。長治係白晉鐵路的終點，上黨的重要縣份，爲古代兵家必爭之地，爲組織在長治設有道尹公署。這幾個重要的地方，我們都設有一個組，由受過特種工作訓練的幹部擔任組長。

山西的機構係雙層佈置，除了山西站外，還有一個比較小一點的單位太原組，直接同重慶連繫，由定襄郭秀峯兄負責。山西站和太原組彼此不發生橫的關係，這種佈置的用意，在防備萬一有一個組織出了毛病，還有另外一個組織可以照常工作，情報不會中斷。

這一次回到太原，不但每天早上要去清和園吃『頭腦』，連日本料理都吃過了。頭腦是太原市上特有的早餐，而清和園的頭腦更出名。頭腦的做法係把整塊的肥羊肉煮爛，將肉撈出來，然後在羊肉湯內加上些做山西黃酒的酒糟水，更加上蒸熟的麵粉，使羊肉湯成爲糊湯。吃的時候，每一碗糊湯裡放兩塊核桃大小的爛熟羊肉，幾塊長山藥，幾片蓮藕，如果喜歡，再加上些鹽韮菜，不加任何作料。吃頭腦要泡一種叫做『帽盒』的硬麵餅，帽盒有蘋果大小，中心是空的，除了吃頭腦，很少有人單獨吃帽盒的。頭一兩次吃頭腦，眞是難以下嚥，因爲酸甜苦辣一樣味道都沒有，却有股酒糟味。可是兩次吃過以後，好像吃上癮似的，每天早上，兩條腿會不自主地跑到清和園。據說頭腦係傅靑主先生爲他老母親特別開的補品藥方，後來爲清和園所得，所以從前賣頭腦是清和園獨家生意，以後賣頭腦的館子越開越多，不過總比不上清和園。傅靑主先生精通醫術，著有傅山婦科，爲中醫的重要書籍。他同陝西的李二曲，江蘇的顧亭林，都是明朝遺老，不做滿清的官吏，從事民族運動的秘密工作者。

有一天晚上，繼先兄一定要我去開化寺聽山西梆子，我怕遇到熟人，弄出麻煩來。他說不要緊，化裝一下就行了，給我找來一頂土耳其帽子，戴在我的頭上，向前一按，又給我戴了一付平光眼鏡，然後端詳了好半天，給我一面鏡子，讓自己照照看。果然我的面貌好像有些走樣，這樣也許可以混過去，只好跟他去欣賞一次家鄉的戲劇。那天的戲有吉鳳貞的乾坤帶（一名金水橋）和丁果仙的八件衣，丁果仙以坤伶唱鬚生，有點像平劇的孟小冬，因爲她的唱工，做工，道白都到了昇華的程度，所以她在山西梆子裡的地位

，簡直像京劇裡的佘叔岩。丁果仙在北平演唱時，每天滿座，馬連良都要去聽她的戲，並且同她交換過劇本，馬連良以四進士交換丁果仙的下河東。

回到太原，還沒有多久，又接到重慶的電報，仍舊要我到北平去。有錢同繼先仔細衡量北平的情況，極力阻止我前去。他們認爲北平的同志既然全部認識我，那裡的組織已被破壞，許多同志被捕，敵人又在平綏路捉拿我，必定會利用被捕的同志到處認人，那麼我去北平，不但難以存身，難以活動，簡直是自投羅網，去作無謂的犧牲。他們的意見很對，需要再加考慮，於是我給五弟去了一封信，要他來太原見面，打算請他帶我回家，先看看母親。

五弟來太原的第二天清早，我們各人騎了一輛脚踏車，預備相偕返家。快走到新南門，我停下來，告訴五弟，我暫時不能回家去，請他先回去，讓六弟來太原，到北平去，看看家裡的情形再說。有錢繼先看見我沒有回家，又轉回來，有些奇怪。我告訴他們：「今天早上，我作了最後的決定，必須遵照命令，到北平去。我是一個軍人，軍人只有服從，生死是另外一回事。重慶既然一再要我去北平，當然有他們的理由和看法，如果我不去，不管我的理由如何充足，也是違抗命令，違抗命令不但罪不可赦，也是表示懦弱怕死。一個軍人寧可服從命令而死，也不能負罪偷生。」

我一方面辦出境手續，一方面報告重慶，因爲重慶來的電報，要我規定同北平的電臺負責人查綏之兄見面的時間和地點，我約定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六點鐘在北海五龍亭等候他。出境必須有旅行證，由白蓮

丞兄給我弄一張可以使用半年的長期證。到北平以後，決不能回寓所去，需要找一個妥善的地方居住，蓮丞兄的太太梁秀娟女士是北平人，由他來掩護，比較可靠。當時蓮丞兄爲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借我們的電臺同重慶聯絡，他的電報就是由梁女士來翻譯，我對白太太的愛國熱忱，非常欽佩。

我們決定由白太太陪同我去北平，前門車站太危險，我們商妥由豐臺下車，再潛往北平。十七日晚上，六弟來太原，乘十八日的正太早車赴北平，看看北平寓所的情形怎樣。我怕寓所已經出了毛病，告訴六弟，不要一直闖到寓所。西安門裡有一家雜貨店，可以先到那裡詢問一下，那家雜貨店的老板是我們院鄰的親戚，我們是它的老主顧，不論發生什麼變化，他們一定很清楚。我預定二十日偕白太太離開太原，二十一日可以到達北平。一切都準備好了，心裡反而平靜了許多。十九日吃過晚餐，大家作最後一次談話。我感覺到這次去北平，凶多吉少，爲了太原的工作安全，在我離開以後，所有的機關務必遷移地址，以防萬一。

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電臺方面送來一份重慶給我的緊急電報，我趕緊去翻譯。當我剛譯出『兄平寓』三個字，我放下鉛筆，說道：『糟了！北平的組織被破壞以後，已經牽連到我的家裡了。』有錢繼先一齊來看電報，他們看見只有三個字，都說我神經過敏。其實道理非常簡單，除了我的寓所出了毛病，重慶來電報，就不會提到我的寓所。等到全部電報譯出來，只有十五個字：『兄平寓有日人坐守，希勿赴平，速返渝。』這才打銷了赴北平的計劃。

返渝的路線，有錢繼先都主張從晉西到陜北，再赴西安，於是再寫信給五弟，請他來太原，接我回家，再從家裡上山。二十二日早晨，我同五弟分乘兩輛脚踏車出城，剛到公路的汽車站，看見六弟正坐在飯攤子上吃東西，從他蒼白的臉上，一看就知道曾經受了極大的驚惶。他驟然看見我出現在面前，像是做夢似的，不知是眞是假，說不來是驚奇，還是喜歡，半嚮說不出話來。我們兄弟三個人共踏兩輛脚踏車，向家裡駛行。在路上，一邊走，一邊聽六弟敍述到北平以後的經過情形。

『我到北平以後，』六弟說：『坐黃包車去西安門裡，去看三嫂，剛走到胡同口外，就遇見秀夫，他說家裡有日本人，不能回去，把我領到雜貨店裡。我裝做雜貨店的夥計，送貨物到家裡，才同三嫂見了一面。她躺在牀上，沒有同我說話，一看見我就害怕，揮手示意，教我趕快走。我擔心你到了北平，一定會被日本人捉去，所以在旅館裡住了一夜，第二天趕緊搭火車折回來。昨天晚上回到太原，想阻止你到北平，又不知你住在那裡，左想右想，想不出法子，乾着急。這兩天一直在心跳，夜裡也睡不着，剛才看到你，一顆心才落到肚子裡。』我眞難爲了六弟，他不過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我萬沒有想到，北平寓所會受到牽連，所以沒有約定等他回來，我再動身，使他爲我受了這麽大的驚惶。

爲避開村裡的人同家裡的小孩子瞧見我回家，先讓六弟回去，在家裡準備一下，我同五弟一直挨到天黑，才慢慢地走進村莊，踏進家門。已經足足五個年頭不曾回過故鄉了，可是在這黑暗無光的夜裡，伸手不見五指，故鄉究竟變成什麽樣子，一點也看不淸楚。母親看見我回來，眞是悲喜交加，她老人家很高興

看見我，又爲我擔心不下。她老人家已經不如從前健康，看起來，衰老了許多。我們村裡駐有敵軍，我怕家裡的小孩們看見我，洩露出我回家的消息，給家裡招來意外的災害，所以同他們完全隔離。母親住在正房的東裡間，我就住在西裡間，這是六弟分到的房間。我們兄弟早在五年以前分了家，這次回來，兩位弟弟爲我跑來跑去，心中非常感激他們。北方的鄉村是多麼的貧苦，在平時本來就不容易買到什麼東西，在敵人佔領之下更加蕭條，在我回家的第二天，母親買下兩斤白豆腐；親自燉好。夜裡大哥二哥和兩位弟弟都來到母親的房間，我們圍在一起，吃燉豆腐，共度冬夜。在這紛亂的時代，骨肉團聚，並不是一件平凡容易的事情。

『媽！』我說：『這一次母子兄弟團聚，眞不容易，以後的事情怎樣，可就很難說了。』我看見母親的頭髮已經變成花白，兩位哥哥也老了許多，抗戰前途，困難重重，結束無期，什麼時候再敍天倫之樂，實在太渺茫了，一種不能忍耐的悲傷情緒，像潮水一樣湧上心頭，話就衝口而出。還沒有等我說完，母親已經泣不成聲，老淚橫流了，我們兄弟五人也都在落淚飲泣。多少年來，我不從事家人生產，東奔西跑，整天生活在驚濤駭浪中，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母親心裡何嘗不明白。這次回家，又是這樣偷偷摸摸，生怕被敵人知道，惹出禍來，這些情形越發使他老人家爲我擔心了。爲紀念這次回家，我曾寫了一首五言古詩：

山河半淪陷，烽火遍天涯。國難日益急，同胞苦鎖枷。
虎口餘生日，深夜暗歸家。老母見兒至，悲喜兩交加。
骨肉久分散，相聚若曇花。明日再離別，告兒珍重些；
兄弟各灑淚，後會堪吁嗟！

在太原同清源張振聲（秉鈺）兄見面時，已經同他商妥，從清源入山，由他給我找一個可靠的嚮導。山區是共產黨同敵人經常出沒的地方，沒有嚮導，可以說寸步難行。這一次在家裡同母親團聚了三天，母親不放心我一個人上山，一定要六弟陪我走，六弟也願意到後方去，參加抗戰工作。我不好違背他老人家的意思，增加她精神上的負擔，一口答應了。回家的第四天清早，天色剛剛微露白色，在嚴寒的北方冬天，這個時候，人們正睡在溫暖的熱炕上，村裡看不到一個人影，兩位弟弟送我到振聲家裡，準備上山。振聲住在馬峪村，位於北山的山麓，距我家裡還不到二十華里，馬峪的風景十分幽雅，振聲家的房屋是磚砌的窰洞。馬峪村出產極名貴的紅葡萄，味美而甘，可以去皮去核，一分兩半。

是一個大清早，振聲把我們送出村莊，嚮導領着我同六弟向山口前進。

將進山口，六弟驚異地說道：

『日本兵剛剛過去。』

『你怎麼知道？』我問他。

『你看！這不是日本兵的脚印嗎？』六弟指着一個前面釘滿釘子的皮鞋印，讓我看，果然那隻脚印很清楚，是剛踏過的。除了日本兵，是沒有人會穿這種皮鞋的。再向前走，低頭注視地上，發現更多的同樣脚印。進入山口，太陽已經紅紅地升上來，迎面來了一個下山的人，經我們詢問，才知有一隊日本兵，大約有七八十人，在我們前面二三里，向山上走，那是掃蕩山上游擊隊去的。嚮導主張再過兩天，等日本兵下了山，我們再上去。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再折回振聲家裡，我眞不好意思再進他家的門，這次打擾的時間太長久了。

過了兩天，我們很順利地抵達張子翔（起鵬）兄的家裡。子翔同我是高小和中學的同班同學，他的家住在西曲，與古交隔汾河相望。古交係我們縣裡第二區區公所所在地，南距縣城九十華里，東南距淸源縣城也是九十華里，東距太原一百一十華里。我還是第一次來古交，要不是抗戰，誰會跑來這深山裡面？古交的第二高小，係子翔同幾位高小同班的同學籌建的，在日本兵搜山的時候，放了一把火，已被燒成一片瓦礫。

在子翔兄家裡住了一夜，他給我們預備好兩頭騾子，送我們前往靜樂縣境的第八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我的老師陽高張捷西先生擔任專署的主任秘書，我打算請他給我開一張護照，迅速離開山西。我們到達專署的時候，他們正在吃午飯，熱氣騰騰的莜麵犒勞，放散出香噴噴的莜麵氣味。我把送張老師的茶葉送給他，說明來意。他告訴我，目前新舊軍衝突的非常激烈，從此往西，多半是新軍，所以往西的路子已經不

過了。這眞是迎頭澆了一盆冷水，進退兩難，只好折回子翊家裡，再作打算。抗戰一開始，山西成立了一個犧牲救國同盟會，閻伯川先生容納了一批共產黨份子，讓他們來主持這個犧盟會，並且建立了幾十個團，由薄一波、戎伍勝、張文昂等領導，稱爲新軍，山西原有的部隊則稱舊軍。新舊軍勢若冰炭，終於分裂了。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薛文教屬於舊軍方面，新軍已向第八專署縮小包圍圈，企圖消滅這一部分武力。實際上，在這一個區域裡面，新軍勢力很龐大，各縣都有他們的秘密縣政府，第八專署形勢孤單，情況十分惡劣，失敗的成分很大。

我們回到子翊家裡，看看情況有沒有變化。我希望情況轉好，能够通行。在子翊家裡一住就住了半個月，張老伯和張伯母是一對非常慈祥的老人，對待我們兄弟兩個異常親熱，如同對子翊一樣，每餐同桌吃飯，餐餐有肉，眞使我不好意思住下去。張老伯的童年極其貧苦，連吃飯都成問題，由於他老人家的勤勉和努力，才成爲這一區的首富，眞是我們年青人的好榜樣。張老伯的成就同我父親差不多，都是創業者，舊時代的成功人物。我父親從三十歲開始創業，僅僅三十年光景，家產達二十萬元之鉅。他們的成就是力和汗的結晶，沒有半點僥倖的成分。

消息越來越壞，這一條山路顯然是走不通了，呆在子翊家裡也不是辦法，只好下山，再想辦法。振聲看到我又回到他家裡，面上頗有難色。上山以前，在他家裡住的時間久了一點，大概曾經受到他父親的責備。這也是人之常情，人家怕受到牽連，不得不如此。像我這樣一個渾身帶有是非的人，自己犧牲是心安

理得，無話可說，如果讓旁的人受累，於心何忍？我看出情形不妙，爲了不使振聲作難，立刻離開他家，請振聲把我送到另外一位同志家裏。六弟先回家去，請五弟黃昏以前來接我。振聲告訴我，送我上山的那位嚮導，第二天下山，剛好遇上共產黨，說他是漢奸，捉去關了一個星期，放回以後，一直到現在，還病在牀上。

當我第二次再回家中，妻已前一天從北平回來。她已經精神失常，手持一把小瓷壺，不停地喝着壺裏面的冷開水，剛坐下，又站起來，站起來，再坐下，起起坐坐，口中念念有辭。她看見我回到家裏，那種神情，表示完全不相信，好像看到鬼一樣，搖搖頭，再把臉扭過去。妻的脖子前面，新增加了一條兩寸長的傷疤，那將成爲永久的紀念，不會褪掉。老岳母雖然飽受驚駭，經過兩個月的折磨和辛苦，並且還挨過敵人一頓打，可是精神很不差，他看見我眞的仍舊活在人間，喜出望外。自從妻被捕、自刎、住院，孩子們完全靠他老人家照顧，度過漫長的歲月。

世光他們被捕後兩三天，敵人到眞如境寓所捉拿我，他們撲了一個空，並不甘心，於是在妻的身上打主意。在他們想來，我藏在那裏，妻一定知道，於是把她捉到沙灘憲兵隊，拷問我的行踪，拷問北平的組織情形，結果一問三不知，敵人光火了，揍她一頓再問，還是不知道。過了一天，又問她，她還是什麼也不知道，敵人更生氣，灌了他一桶冷水。說實在話，的確妻什麼也不知道，她很清楚，對於我們的工作，知道的越少越好，頂好一點也不知道，所以在平時她絕不聞問有關工作的任何情形。她在敵人憲兵隊，兩

天沒有吃什麼東西，一點也不餓，就是覺得口渴難挨，可是每天供給喝的水，有一定的時間，水少人多，一搶而光，她又沒有盛水的東西，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脫下脚上的鞋子，才搶到一點水渴。

敵人在妻的身上壓榨不出什麼東西來，仍舊把她送回寓所，並且告訴她，我已經被捉住了。家裏住了三個漢奸，有時日本憲兵還要去看看，只要有人走進院子，就被扣留起來，他們的目的是守候我回去。妻雖然沒有讀過書，可是她很剛強，很懂事理，對於成仁就義的道理，頗有領悟。她知道不能從她口中說出一句有關係的話，即使說出來，敵人也不會放鬆她，反而會增加更多的麻煩。她又相信了敵人說的話，以爲我眞被捉住，捉住只有一條死路。她覺得丈夫已經死定了，她又何必再受敵人的折磨呢？假如再來非刑拷打，她也受不了，倒不如死了，一了百了。於是她將一隻金手鐲截成三段，吞到肚子裏，沒有想到，過了一天金子同大便一同拉下來，沒有死成功。又隔了兩天，她又偷偷地用切菜刀抹脖子，食道被她割斷。老岳母發現她自刎，立刻呼救，監視她的那幾個漢奸，才趕緊把她送到附近的紅十字會醫院，因爲傷勢太重，拒不收容。最後送到協和醫院，才將食道接起來，縫好傷口。她住在協和醫院，還是想死，企圖從樓窗跳下去，被人家攔住，沒有跳成功。醫院裏怕她再跳樓，把她的兩脚兩手綁在病牀上，不讓動彈。等到傷口長好，趕出醫院的時候，才把她放開。住協和醫院的一切費用，敵人和漢奸們不負責，必須自己照付。同時還得供奉住在家裏的三個漢奸吃喝，岳老太太又不是財神，變不出錢來，只好把家裏的衣服首飾傢俱，能當押的當押，能變賣的變賣，不到兩個月的光景，已經家徒四壁，無法生活下去。敵人守株待兎，

既無結果，現在又不能讓老弱婦孺五口人活活餓死，只好讓她們離開北平，回老家去生活。敵人在妻的衣襟上縫了一個『精神病患者』的布條，又有雜貨舖的老東家平遙梁先生照顧，所以一路上很順利。到了太原，梁先生知道她們回家沒有什麼問題了，才放心回他自己的家裏去。

多少年來，妻跟着我飽受驚駭，過着不寧靜的生活，現在又折磨成這個樣子。雖然，她爲抗戰流出她的鮮血，留下光榮的傷疤，可是這一次的驚險和苦痛，實在不是一個弱女子能够承擔了的。她的災難來臨，完全因爲她是我的妻的原故，我眞够得上一個最不好的丈夫了。妻似有好些話想同我說，可是家裏人太多了，母親又沒有給我們一個單獨在一起的機會。晚上母親、岳母同妻睡在東裏間，我同六弟睡在西裏間。在舊式家庭裏面長大的男女，是拘謹的，不能放肆的，舊家庭裏面夫妻說話的機會只有在夜間，可是我們被隔離了。我深信妻的精神失常，是因爲精神負擔太重，暫時的現象。她吞金、自刎、跳樓，再三企圖自殺，可知她的理智還沒有喪失。假如時間允許，經過相當的安慰和休息，很快可以全癒的。但是我不能留在家裏，又將抛下她，踏上征途，我自己心中是一種什麼滋味，連自己也說不出來。

歸途

有一位孝義姓張的朋友，現在在我們縣裏的煤窑上做工，從前幹過我們村裏的巡田，巡田是夏秋兩季

專門看守田禾，防止偷竊，職務有點像鄉村警察。張君以爲從孝義入山，比較容易，主張先到他的家裏，再想辦法。第二次回家住了兩夜，不敢久待。第三天早上，一家人都還在睡夢中，五弟踏一輛脚踏車，送我到孝義苗圃村，苗圃村距離我們村裏有九十多華里。路過縣城，太陽還沒有出山。我們同張君滙合後，經過東關，街上靜悄悄的，只碰見一兩個人。縣城的東門關閉的很緊，日本兵大概還在做夢呢。我們到達苗圃村，已經過了中午，冬天的天氣本來很短，我們爲避免碰到日本兵，不走公路，繞繞彎彎，多走幾里路，多費一些時間。張老丈和張老太太非常忠厚和氣，是兩位典型的中國老人。他們的家境非常貧寒，每天專爲我買來些白麵，而他們自己則吃高粱麵，我一再請求他們不要另外給我弄飯吃，結果招待仍舊。他們待客的熱忱，非常使人感動。而苗圃距汾陽很近，汾陽和孝義的敵人時常到四鄉活動，大都經過苗圃，張老丈却在他的家裏收容了一個陌生人，一點也不怕受到連累。我深深地體會到，只有窮人才發揮了善良的人性，只有窮人才表現出眞誠的友誼，只有窮人才敢擔負責任，肯爲他人犧牲。我在張老丈家裏住了十天，爲了招待我吃飯，至少也花了兩塊錢，兩塊錢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小數目。我不能付他們房飯錢，因爲他們不是開店的，更不是賣飯的。況且友誼不是拿錢收買的，人情也不應現買現賣，假如我說不出理由，要給他們一點錢，無異侮辱他們的自尊心。在我離開他家前兩天的夜裏，大家坐在熱炕上談天，我對他們的二兒子說：『你不是說很喜歡綿羊嗎？我送你五塊錢，你可以買一隻母羊。一隻母羊一年可以生兩隻小羊，三年以後，你將有一個小小的羊羣，再過幾年，賣掉你的羊羣，定準可以娶一個媳婦。』兩位

老人聽到我說他的兒子可以娶一個媳婦，刻滿皺紋的臉上立刻堆滿笑容，他們多麼希望有一個媳婦，但是談何容易。我乘這個機會，掏出一張中國銀行的五元鈔票，遞給他們的二兒子。兩位老人看見我給他鈔票，立即阻止，不准接收。

『這是給他娶媳婦的本錢，不能不接收。』我笑着對兩位老人說，他們一家人也都笑起來，才勉強收下。

苗圃村還有一位不平凡的人物，人家叫他郭老四。郭老四曾在我們縣裏當過巡警，很講義氣，雖然目不識丁，經驗倒頗爲不少。張老丈的大兒子同他打過招呼，請他關照我，他來張家看過我兩趟，一定要請我到他家裏吃餐水餃子，餃子是北方招待客人最客氣的飯食。盛情難却，推辭不掉，只好打擾他一餐。

『我認識人的眼光很不錯，』吃完午餐，大家閒談的時候，郭老四自我介紹，緊接着他又說：『你絕對不是一個生意人，你可瞞了別人，却瞞不過我。』

『那麼你說我是幹什麼的？』我反問他。

『你是一個委員，而且不是一個小委員，不是蔣委員長派出來的，也是老閻（山西人背後對閻伯川先生的稱呼）派的。』

『別胡扯啦！什麼委員不委員，說實在話吧，我是當教員的，在家裏閒着沒事幹，想到西安找點事。』

『你怎麼說我都不相信，我的眼睛不會認錯人的。』他回頭指着他的十七八歲的兒子向我說：『我只有這一個兒子，將來還要請你照顧他呢？現在他的年紀小，我還捨不得他離開我們太遠。』

張老丈給我找來一位住在孝義城裏的張二只，做我上山的嚮導。張二只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不慌不忙，滿不在乎的樣子，看起來斯斯文文。他是一位專門往來山裏做生意的人，山裏的路徑非常熟習。據他說，可以從三交過河，等他辦完一些未了的事情，願意陪我跑一趟，送我上山。當我等候張二只的期間，有四個人從三交回來，也住在苗圃村，據他們說，三交是共產黨佔據着，不但不讓他們過河去，反而扣留了三天，把携帶的錢花光，才放他們回來。郭老四特意跑來告訴我這個消息，這一個壞消息，像一個晴天霹靂，向我的頭頂襲擊而來。郭老四把那四個商人找到他的家裏，介紹我當面談談。他們勸我千萬不要走三交那一條路，談起來還有些害怕。他們又勸我不要走了，還是折回家裏過年好些，在這荒亂年頭，行路不是好玩的，處處都是危險。他們說得很對，他們走不成，可以回到家裏，過田園生活，但是他們却不知道我有說不出的苦處，沒有他們那樣自由自在，願意出門就出門，願意在家就在家。

失望之餘，只有再找張二只來商量，張老丈給張二只帶去一個口信，請他來苗圃一趟。過一天，張二只來了，他說上三交是共產黨佔據着，但是我們要走的三交是下三交，不是那幾位商人說的三交。下三交既沒有共產黨的軍隊，也沒有第二戰區的部隊，並且約定再過兩天就動身。原來三交有兩個，上三交在軍渡北面七八十里，下三交在軍渡南面五六十里，那四位商人只知道三交可以過河，沒有弄清楚上下，才被

共產黨搗了蛋。

我跟張二只離開苗圃的那天早晨，張老丈親自送我們，一直送到村莊外面，站在一個比較高些的土坡上，望着我們一步一步向前走去。我走出十多步，回頭來看，他老人家還是站在那裏。臘月的早晨多麼寒冷！我揮手示意，請他回去，可是他屹立不動，我們越走越遠，他老人家仍然佇立在原先站着的地方，直到成了一個小黑點子，消失在寒風裏。這位熱情誠懇的長者，他那純樸的動人表情，永遠刻畫在我的腦子裏，不能忘記。

我們走進山中，山裏的每一個人，不論男女老幼，幾乎都認識張二只，大概是由於他的誠實，建立了商業上的信用，和對人的友誼。我們步行了兩天，完成到達三交的一半路程，旣沒有碰上山西的舊軍，也沒有遇見屬於共產黨的新軍，山裏顯得格外寧靜，這一條路像似緩衝地帶。馬上就要過年了，張二只想早點回家，打算給我雇一頭毛驢，讓趕脚的送我到三交，他就不要再往前走了。是的，每個人在過年以前都有許多事情要料理，假如要他送到目的地，就必須多走兩天的路程，來回就要多花費他四天工夫。他已經送了我一半路程，我也不好意思再讓他往前送，於是同意了他的意見。

第三天，我同張二只分手，他向東去，我往西行。當我騎在小毛驢背上，順着山溝慢騰騰地往前走，除了偶爾同趕脚的說幾句話，幾乎要睡着了。有時會發現路旁大石塊上，貼着打倒薄一波，打倒張文昂的標語，大概這一帶已經是舊軍的區域了。快到中午的時候，迎面來了一支六七十人的隊伍，帶隊的軍官命

令我們停下來，解開我的衣服搜查，把我藏在身上的中國銀行五元券搜出來，緊握在手裏，生怕我奪回來似的。他又打開我的包袱，翻來翻去，口口聲聲說我是漢奸，一會兒說要槍斃我，一會兒又要帶走我，總而言之，極盡恐嚇之能事，足足胡纏了半個鐘頭，我也弄不淸他們究竟想怎樣，只好任由他們擺佈了。

『老鄉！』那個像似連長的帶隊軍官，終於言歸正傳了。他把拿在手裏的鈔票向我一搖晃，向我說道：『把你的鈔票調換幾張好不好？』

『可以的，老總！』我說：『如果你早就這樣說，不也省得耽誤了你的公事，我們也好多趕一程路嗎？』

那傢伙聽到我答應他調換鈔票，把拿在手裏的中國銀行五元券，揀了十六張全新的，揣進軍衣口袋，餘下的五張舊一些的退還給我，然後又從軍衣口袋裏掏出大花臉，很公道地數給我八十元。大花臉是山西省銀行發行的鈔票，因爲這種鈔票印的一塌糊塗，有點像戲臺上的大花臉，所以山西的老百姓以『大花臉』來稱呼。最公道的價格，三元大花臉才能兌換一元法幣。我在槍桿底下完成這一場交易，實際上損失了五十幾元法幣，可是就票面上的數字來說，總算一換一的公平交易。交易完成，他們滿意地走了，我也不是漢奸了。我在第五戰區，被戴上漢奸帽子，白白地被他們關了兩天，這一次在第二戰區，又說我是漢奸，被他們搶去五十幾元法幣，旣沒有槍斃，又沒有捉走，算是够便宜了。

第四天的下午抵達三交，住在一家小店裏。三交這個小小的山村，臨近渡口，倒還熱鬧。又因爲這裏

沒有軍隊，聽不到槍聲，眞是一片太平景象。黃河對岸，就是陝西的吳堡縣。黃河是晉陝的天然分界線，我坐在河岸，領略一幅畫景，黃河在怒吼，朔風在呼嘯，太陽放出無力的陽光，對岸山巔上留下殘餘的白雪，是一個淒凉的景象。渡過黃河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渡船控制在西岸共產黨軍隊的手裏。不到黃河心不死，到了黃河又怎麼辦呢？怎樣過河，過河以後怎樣通行，難關重重，尙須一番掙扎。

小店老板答應替我找一位帶路的人，經過兩天探聽，才知有一位姓劉的在兩天以內回河西去，如果答應帶我同行，一切就不成問題了。經過小店老板的介紹，我同那位姓劉的朋友見了面，他非常慷慨，滿口答應下來，不但帶我過河，並且帶我走路。我留他一塊兒在小店裏吃晚飯，他也毫不客氣，立刻接受我的邀請。吃飯的時候，我又問他過河的情形，他教我放心，一點困難都沒有。後來經過打聽，原來姓劉的朋友是一個做鴉片生意的人，很有辦法。他從河西共產黨那邊販運鴉片，賣到山西，就可以賺一筆錢。他同山西的部隊裏有連絡，當然同河西更有關係了。他告訴我，必須等一兩天，等一位朋友來了，才能一同過河。第二天姓劉的朋友帶着他的朋友來小店看我，決定明天過河。他的朋友只有二十歲左右，據說是王靖國將軍部隊裏的一個幹部，從他非凡神氣的態度中，從他無所不知的談話中，好像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老總！』這靑年人高談濶論，我聽得怪難受，打斷他的談論，向他請教：『假如我在你們軍隊裏找點差事幹，你說我能幹什麼？』

『你可以做一個文書上士。』那靑年人不加思考，立刻委派了我這樣一個職務。

『謝謝你！老總！』在那靑年人眼中，派我一個文書上士，已經是天高地厚了，他沒有再理我，離去小店，各自休息。三交一共住了五天，在這五天裏頭，除了望着黃河，聽它那萬馬奔騰地怒吼，無事可做，寫詩兩首，以紀此行。

晉陝道中

(一)

獨步深山中，回頭望極東。知交蒙霧露，敵寇肆狂瘋。
落日衰黃草，朔風凛太空。荆榛隨處是，月色正朦朧。

(二)

沿岸復徘徊，歸心似箭催。波濤如怒吼，山石若神開。
白浪奔騰去，黃河天上來。世情衰歇盡，生命等塵埃。

姓劉的朋友帶着我同那個年靑人，踏上共產黨從西岸放過來的渡船，在波濤洶湧的黃河裏掙扎了一個鐘頭，才到達西岸。上岸以後，又經過同日本人一模一樣的檢查，也是解開衣服，解開褲腰帶，搜搜摸摸，所不同的，好像比日本人更認眞一些。姓劉的朋友趕緊打開兩包紙煙，分給每一個共產黨的檢查人員一根香煙，果然，其效神速，對我們三個人的檢查很快就完畢了，放我們過去。兩包紙煙對於唯物主義的人

，倒是眞有效力。姓劉的朋友並不吸紙煙，上船以前，他買了兩包頂好的紙煙，我以爲是帶回家裏，送給親戚朋友的，現在才恍然大悟，了解其中的妙用。別看姓劉的朋友土頭土腦，他倒有一手，眞是一個有心人。

我們離開河岸，緩步西行，我回頭遠望黃河彼岸，低聲說道：『故鄉！再見吧！』當天晚上，趕回姓劉的朋友家中，住了一宿。第二天又獨自走了一天，第三天沿着無定河走了半天，正午時候，到達綏德城外。城門口的衛兵是共產黨的部隊，他們不讓我進城，先打開我的包袱，檢查一陣，又要看我的路條。路條是郭老四由苗圃村公所給我開的，日期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八日，因爲在苗圃、在路上、在三交就擱了將近半個月，現在應該是一月二十前後了，可是若按農歷來說，卻還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呢。那個守城門的共產黨班長拿着我的路條，左看搖搖頭，右看還是搖搖頭，推敲了半天，還是不大了解，很困惑的樣子。

『你的路條是假的，』那班長拿着路條問我。

『同志！』我很客氣地回答他：『是眞的，一點假都沒有。』

『不對，今天是臘月二十一，但是你的路條上怎麼已經寫上一月八日呢？一定是假的。』

『同志！』我心裏好笑，只好向他解釋說：『路條是按陽曆的日期塡的，沒有假。』

『不對，旣然塡寫陽曆的日期，就應該寫一九四〇年呀，怎麼能寫民國二十九年呢？』

『同志！』我覺得這種頭腦簡單的人，又受過共產黨的呆板教育，成見太深，無法理喻。與其同他講理，倒不如裝瘋賣傻好些，因而說道：『咱我老百姓弄不清楚什麽年，什麽年，人家開路條時，說是陽曆，咱也不知道對不對。』

這傢伙不肯干休，好像平日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今天抓住我這個傻瓜，正好發揮他的天才，那肯輕易放過。現在的問題不是路條假不假，是要我聽他講解曆法。他很耐心地說給我聽，用陽曆，就得寫一九四〇年，用陰曆，才能寫民國多少年。嘮嘮叨叨，反覆講解，一直看到我表示完全懂了，才把我放進城去，這一課城門講曆，眞使我學習的啼笑皆非。

進城後，趕緊去找綏德組長湖南唐伯先兄。經過打聽，才知道他住在城外，不住在城裏，又得走出城來。早知這樣，不是免去了剛才進城時，嚕嗦了好半天？伯先兄留我住在他的家裏，等候交通工具。綏德到西安沒有公共汽車，只能搭乘便車。綏德城在無定河同大理河的滙合處，城雖不大，地勢很不差，是陝北的軍事重鎮。行政督察專員何紹南在無定河上修建了一座橋樑，對於交通，便利了許多。何專員同共產黨衝突的很厲害，共產黨派王震率領一個旅的兵力，武裝佔領了綏德城，表面上對行政不加干涉，專員公署仍舊在綏德城裏，可是這些行政工作人員生活在刺刀威脅之下，好像一羣待宰的羔羊，什麽事也不能做。何專員爲了同共產黨打這一場政治官司，去了西安，不再回來，這種局面，也不會維持太久。

在綏德等候南下的便車，一等等了半個多月，在伯先家裏度過農曆的新年。伯先同第二十後方醫院王

院長住在一個院子裏，醫院裏將有三輛卡車，運送第二戰區的傷兵到洛川去，我決定搭他們的車子，先到洛川。到達了洛川，不論乘車，還是徒步，都可以通行無阻了。爲了減少經過延安的麻煩，我必須扮作醫院的人員，我已做好一套棉軍服，只需要醫院的一個符號。穿上軍衣，又需要一張證明軍人身分的護照。

『護照和符號怎樣寫呢？』王院長問我。

『就算是你們醫院的文書上士吧。』我想起在三交時，那個年青人委派我的職務，正好使用，於是就這樣回答了王院長。

『那怎麼行呢？』王院長好像覺得文書上士，對我有點委屈似的，不大同意。

『怎麼不行呢？共產黨對於一個文書上士，不會比對一個官兒更注意吧？』

王院長聽了我的話，他點點頭，笑一笑，表示同意我的意見。第二天早上搭上傷兵汽車，我變成第二十後方醫院的文書上士。汽車向南駛行，過延川，又向西行。渡過延水，從延安城邊駛過，停在距城不到一里的新市場前面休息。同行的都下車，進市場逛逛，我也想開開眼界，隨着人家走進去，什麼新市場？太蹩脚了，沒有什麼看頭。倒是延安城東黃土山的斷面上，排列着一層又一層的窰洞，頗爲別緻。據說這些窰洞都是共產黨的機關，住在裏面，用不着防空，敵人的飛機來轟炸，炸彈扔不進窰洞裏，他們可以相應不理。夜間在延安城南的二十里舖住宿。

次日早晨，大家上了車，正準備開車，不料昨夜從延安跟踪而來的兩個檢查人員，攔住去路，開始細

密檢查。他們先檢查傷兵以外的每一個人，也是解開衣服，搜查全身。然後把傷兵抬下車來，再檢查二戰區的砲彈木箱，一箱一箱撬開看，從早上七點鐘，一直檢查到中午十二點，才算完畢。據說今天這樣檢查，可能是懷疑木箱內裝的東西，在他們想來，不是現洋，也是鴉片。大概是昨天報告了他們的上級，奉到命令，實行檢查。如果眞如他們的幻想，把鴉片或現洋沒收，不是可以發一筆大大的洋財嗎？沒有想到，白白辛苦了半天，一無所獲。從他們檢查完畢，滿臉懊惱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們內心裏是怎樣的失望了。汽車駛過鄜縣，通過共產黨的最後步哨線，算是離開共產黨的區域，大家才鬆了一口氣。到達洛川，夜已經很深了。

從洛川到西安，找不到便車，我已到達自由區域，何必專等汽車呢？於是雇了一頭毛驢，先到三原。雖然多走幾天路，可是騎在毛驢背上，看看沿途景物，也很有意思。過中部縣，曾謁橋陵。橋陵爲軒轅黃帝塚，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崩，葬橋山。』或傳黃帝乘龍而去，葬衣冠於此。橋陵古柏參天，氣象雄偉。橋陵前有廟，廟內有古柏數株，其一標明爲漢武帝繫馬處。史記封禪書，漢武帝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這株繫馬的古柏，可能由此而來。橋陵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聖地，可惜地方偏僻，交通不便，很少有人前來參拜，假如不是抗戰，我做夢也不會來到這裏，參謁橋陵。

過中部縣爲宜君縣，公路旁邊立一石碑，上刻商大夫彭祖之墓，墓在什麼地方，沒有看到，也沒有去找。彭祖長壽，兒時就常聽老人們說，彭祖活了八百八。史記楚世家說彭祖爲帝顓頊的玄孫，陸終的第三

個兒子。神仙傳說：『彭祖至殷末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民間傳說，大概就是從神仙傳而來。由三原到西安，改乘人力車。回西安已經是二月下旬，趕緊把後方醫院的符號同護照寄還王院長，解除了文書上士的職務。西安負責同志湖南李海懷（人士）兄夫婦爲我設宴洗塵，看見我身穿黑布棉袍，頭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等到聽完我敍述華北同志可歌可泣的壯烈事實，却又淌下眼淚來。

西安沒有直飛重慶的飛機，只好飛往成都，再乘汽車到重慶，結束了八個多月的華北之行。自從離開蘭州，到返回重慶，差不多飛行了兩千航空公里，航行了一千六百海里，火車三千公里，汽車兩千多公里，徒步或騎毛驢一千多華里。所用的交通工具，從最原始的兩條腿，到代步的四條腿，從脚踏車到汽車、火車、郵船、飛機。在中國的廣大領土上兜了一個大圈子，繞了幾個小圈子，視察過敵後四省兩特別市的九個單位，接觸過將近兩百位敵後工作同志，但是，並不是一次成功的旅行。我視察過的地區，並沒有防止住惡運降臨，組織一再被敵人破壞，同志一再被敵人殺害。

陪都重慶

督察主任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三月上旬，我從華北返回重慶，人事科長李肖白兄告訴我，已經決定，派我到成都去，負責禁烟密查組。據說這份工作很不容易獲得，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麽派我擔任一種不容易獲得的工作。回到重慶的第五天中午，戴先生在棗子嵐埡潋廬請我吃中飯，同席有機要秘書陳康、王璇等七位同志，他們剛從外事訓練班畢業，年齡都沒有超過二十五歲。機要室係戴先生的辦公室，機要秘書係臨時職務。戴先生從外事訓練班選出比較優秀的同志，安置在身邊，讓他們處理呈送他批閱的文件，使他們了解工作情形，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用意很深長。吃完飯，戴先生同我談工作，我坐在距他三公尺的對面，七位秘書排成人字形，坐在他的兩旁，有兩位秘書，手執鉛筆和拍紙薄，大概是準備作速記錄。

「這一次我到華北去，白跑一趟。」當我把華北工作和平津失事情形簡略報告以後，我說：「我不能防止住平津工作被敵人破壞，使許多同志犧牲的犧牲，蒙難的蒙難，我應當負責，接受處分。」說到這裏，想起多年來共患難的朋友們壯烈犧牲，忍不住，眼淚一直往下淌。

「我應當負責！我應當負責！」戴先生打斷我的話，加重語氣說。大概他看見我的情緒過於激動，想讓我靜一靜。

當時我因情緒很激動，說話比較放肆，戴先生始終嚴正而又溫和地向我解說，他並沒有責備我批評不當，或者說我出言不遜，可是那七位年青的新進的秘書同志倒為我揑了一把汗。他們臉上的表情，顯得格外緊張，很替我擔心的樣子。事後，我們碰面，他們都對我表示，他們萬沒有想到戴先生有那麽大的雅量，更沒有想到我有勇氣做那些直率的批評。他們怕我撞出禍來，結果什麽事都沒有，所以他們覺得我們這個團體，確實不同於一般。

這次談話，整整談了一個半鐘頭，結束的時候，已經下午三點鐘了。戴先生立起身來，讓我稍等片刻，走進裏屋。五分鐘後，他又走出來，交給我一張條子，讓我送給人事科。等到戴先生離開會客室，仔細看那張條子，上面寫着「仍派喬家才同志為督察室主任」。

督察主任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工作，大家看到我這個新督察主任，把頭一扭，大有敬鬼神而遠之的樣子。我必須改變大家對督察室主任的態度和觀念，要他們知道我沒有什麽可怕，並不是不好惹的人物。同時我也應當讓大家尊重督察主任的神聖職務，不應當遭受歧視。我仔細考慮了兩天，寫了一個三張十行紙的報告，題名為「督察工作之方針與計劃」。這個報告早上送到機要室，中午遇到湖南李劍萍（崇詩）兄，他同我握握手，態度極為親熱，笑着向我說道：「你的報告太好了，老板（一般同志私下對戴先生的稱

呼）已經批閱過，按照你的方針和計劃去做，督察工作一定可以做得好。」劍萍兄那時擔任戴先生的隨從秘書，所以我的報告經戴先生批閱以後，他首先看過了。

我的督察工作方針與計劃共有八條，主要的意見是：督察工作不僅是督察行政部門之錯誤，同時要彌補行政工作之疏漏和不足；多做積極的鼓勵和嘉獎，少做消極的懲罰和處分；多注意防患於未然，少做事後的檢舉；督察工作不只是找人家的錯誤，更要替人家解決問題。這是針對當時的實際情況，最有效的工作態度。晚上，報告送回督察室，戴先生對於每一條意見，都有頂批，批以「很重要」、「頗中肯」等字樣，封面上批着「交人鳳、業道、肖白諸兄一閱，閱後送回督察室。」我的這份報告，作用很大，第二天遇到每一位重要幹部，都對我換了另外一付面孔。

當時局本部的組織係三室四處五科：三室是秘書室係行政首腦部門，督察室係監察部門，會計室係財政部門；四處的一二兩處主管情報業務，三處主管行動司法，四處主管電信；五科爲人事科、譯電科、總務科、訓練科、編審科。在重慶市的外勤單位，一共有十多個，內外勤單位合計二十多個，一一督察，頗爲吃力。戴先生規定督察工作的範圍，不僅是內外勤單位，和所有的同志，連他自己也在被督察之列。

我不願人家懼怕督察主任，可是督察主任的地位却不能不讓大家尊重。督察工作，既需要督，需要察，我就必須要時常到各單位去看看，以盡督察責任。因爲同志們知道督察主任經常各處走動，他們就不得不小心，不能不加油。所以祇要我勤於走動，勤於和同志們接觸，就會收到督察的效果。當時局本部的

汽車不多，汽油來源困難，重慶有句口號，「一滴汽油一滴血」，除了因爲重要公事，需要交通工具，才可以請求派汽車。我必須經常活動，但不是重要公事，同時我也不願意消耗汽油，所以我從來不請求派車。

重慶是個山城，除去主要的馬路，許多街道都是用石塊砌成的石階，校場口的十八梯，一上一下，要走大半天，就是我們每天都要經過的棗子嵐埡，階梯也夠瞧，從觀音岩一直下到底，也有好幾百級石階。重慶又經常下雨，本來天氣很好，一會兒又下起雨來。這個戰時的國都，市區交通，仍以人力車爲主，公共汽車不獨路線有限，而車輛少得可憐，半天才有一輛，工作匆忙的人，時間寶貴，那有閒工夫等上個把鐘頭，況且就算能夠等得上，也不一定能夠擠上去，所以公共汽車坐不成。那麼坐人力車吧，車價高昂，還是其次，因爲許多馬路的坡度太陡，上坡時，拉車的人太費氣力，稍有心肝，稍具同情心的人，就不忍心自己坐着，讓拉車的人汗流浹背，氣喘如牛地往上拉。下坡時，那種驚險鏡頭，比電影裏所見的，絕無遜色，拉車的人兩臂夾住車把，兩脚不落地，人懸在空中，車子像飛一般地往下飛滑，使人驚心動魄，我就沒有勇氣，敢坐這種飛車。所以我每天的活動，要走不少的路，全靠自己的兩條腿。爲了防備下雨，爲了爬石階時省點力，我買了一把雨傘，除了遮雨，還當手杖使用。祇要出門，手不離雨傘。當時報紙上常常可以看到，英國首相張伯倫經常拿一把洋傘，李肖白兒看見我拿着雨傘，走進他的辦公室，一定要開個玩笑，喊道『張伯倫來了，請坐！請坐！』一聲張伯倫，氣氛輕鬆了許多，減少許多隔閡。雨傘！不但幫助我的兩條腿，爬上一級一級的石階，減少許多疲勞，更使我得到人與人之間的諒解，可說是個意外

的收穫。

二十九年整整一年中，祇要天氣不太壞，敵機定準飛來轟炸，幾乎每天都有警報。羅家灣的防空洞是就石層鑽打而成，上面又加蓋一層很厚的石塊和泥土，相當堅固。不過因爲沒有好的管理，任由洞頂浸下來的水珠滴在橈子上，不去擦乾，所以防空洞裏雖然有兩排很長的木橈，却是潮濕的無法坐下去。還有一點，一聞警報，或者看見紅球，各單位把公文箱子抬進防空洞，毫無秩序，任意堆置，把通路都堵塞了。等到聽見緊急警報，進防空洞的人祇好站着，裏面不好進去，都擠在洞口，有些人無可如何，祇好去附近的防空洞躲避。我既是督察主任，又是防護團的糾察組長，負有安全的責任。眼見自己有很堅固的防空洞，又不善於使用，讓許多同志跑許多路，借用別人家的防空洞，眞是莫大的笑話。

督察室上上下下一共有五個人，李修凱、朱克等三位同志和我以外，還有一位勤務兵同志。每天早上起來，我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動員全室的人員，拿上乾布，走進防空洞，把兩排靠洞壁的橈子擦個乾乾淨淨。等到掛起紅球，或是聽見警報，立刻有一位同志走進防空洞，指揮放置公文箱，請他們多走幾步路，把公文箱子扛到防空洞中間的叉道裏，有秩序地放成兩排。這樣一來，防空洞的容量增加了，足可以容納全部同志而有餘，而且全部橈子既不濕，又不髒，可以供人乘坐，閉目養神。以前幾位高級幹部都是到財政部防空洞躲避，現在一聞緊急警報，毛人鳳先生，徐業道先生、劉啓瑞先生、徐人驥先生幾位年歲比較大的人，先已走進防空洞的中間，坐在橈子上，其他的同志也都一個個走進自己的防空洞，不必再出去

打游擊了。

大概是五月裏，敵人對重慶又來一次大轟炸，羅家灣也成了轟炸目標，我們一共中了三顆炸彈，一顆丟在防空洞上面，可是我們的防空洞沒有受到絲毫影響。經過這次考驗，大家對防空洞的信心增加了許多。

轟炸過後，我們疏散到海關巷，我們住在三樓，二樓是戴先生的臨時辦公室，有時候他來這裏會客，或者辦上一兩個鐘頭的公。重慶的夏天，天氣炎熱的使人發悶，我又整天到處跑，中午趕不回去吃中飯，上大館子，薪餉有限，吃不起。祇好進上海小館子，吃一碗猪油菜飯，這是重慶最經濟而又比較衛生的午餐，進出的人，大都是公務人員。天熱跑路太多，飲食又不正常，終於拉起痢來，在當時，還沒有發明抗生素，沒有痢疾特效藥，一病就是一個多月，每天拉二三十次。一天，戴先生叫我到他的二樓辦公室談話，我的痢疾剛好了三四天，瘦的像個猴子。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他正在書寫什麽，說了一聲『請坐！』繼續完成他的文件。當他看見我瘦成那個樣子，追問原因，經我說明，他才知道我剛害過一場大病。

『家才！』戴先生開始同我談問題，他問我：『你說我們團體裏那一省的人最多？』

『我沒有做過這種統計，說不來。』我老實回答他。

『湖南人最多，浙江第二位，廣東第三位。』戴先生告訴我以後，接着又問我：『你們山西人有多少？』

「這個！我也說不來。」

「你們山西人最少。」戴先生興致很好，接着他又問我：「你想！以你們山西人的生活習慣作標準，以你們山西人的眼光來看湖南人、浙江人和廣東人的生活習慣，你能夠看得順眼嗎？」

「當然看不順眼，」戴先生代替我回答，然後又問道：「在我們團體裏要想找像你我這樣的人，除了你和我，你能找得到嗎？」

「當然！不會找到的。」戴先生又代替我作了回答，接着告訴我：「所以，我們肚量必須要大，大到像天地一樣，無所不包，無所不容。我們用人要取其所長，去其所短。」

「這是英國魚肝油，市面上買不到，你的身體太弱了，需要補藥，你拿去吃吧！」戴先生從桌上拿起一個圓筒形的小玻璃瓶子，裏面裝着大半瓶魚肝油丸子。他一邊說，一邊把瓶子遞給我，然後同我握手。我道了謝，很費力地爬上三樓。督察室的同志們看見我拿回一個小瓶子，問我怎麼一回事，我告訴他們，是戴先生給的魚肝油丸，他知道我害了一場大病，特地送給我。他們一聽是戴先生的魚肝油丸，好像寶貝似的，天眞地倒出來，每人吞了一粒。

這一場談話，戴先生的用意很深長。他深知我的個性是嫉惡如仇，嫉惡如仇的缺點，就是胸襟狹窄，胸襟狹窄就不能容人容物，不能容人容物就不能擔當大的責任。大概經過幾個月的考查，他覺得，我的個性雖然嫉惡如仇，尙能顧全大體，懂得人情道理，並不尖酸刻薄，可以爲他負點責任。這次談話，假如不

加思索，好像有些突然，實際上在提醒我，要我時刻注意自己的缺點，養成容人的雅量。

海關巷住了兩個月，又搬到大巷子，敵人又來了一次更野蠻的空襲，投下許多燃燒彈。當我從防空洞出來，一看四周，一片火海，遠處有十幾個火頭，燃燒的特別旺盛，火光衝天。我們大巷子的房子是獨立房屋，幾被四週的火苗所包圍，我怕火漫延過來，大家動手，趕緊把公文箱子和重要的東西搬到屋後空場的中央，以防萬一。幸好四週的火苗並不猛烈，不久都被撲滅了。大小樑子到校場口一帶繁華區域，火焰混合煙霧，瀰漫了整個天空。警報還沒有解除，消防隊已經開始行動，撲滅火焰。幾個鐘頭以後，我到大樑子一帶繞了個圈子，最精華的地區都已化爲灰燼。敵人殺人放火的強盜行徑，重慶的人們永遠不會忘記。許多被炸死、壓死、燒死的人，都埋在瓦礫斷木底下，他們的家屬一聲不響，用鐵鍬發掘，這些人的面部表情，憤怒到極點，忘記了悲傷。

電燈線被炸斷，被燒毀，電線桿倒在路旁，全市歸於黑暗。市政當局規定，晚上，每一家門口必須掛一盞燈。有一家門口，掛着一隻白紙糊成的四方燈籠，上面寫着十四個墨筆大字：「父傳子，子傳孫，生生世世，勿忘此仇。」這十四個字，寫盡每一個黃帝子孫內心裏所蘊藏的憤怒和復仇的決心。我從這些民間的眞實情況，深深領略到敵愾同仇的偉大力量，更相信抗戰必勝，敵人必然失敗。

四一　大會

走進羅家灣局本部的正門，往上爬幾十級石階，有一坪比較寬濶的廣場，廣場的一邊，靠近辦公大樓，有一座演講臺，這就是每一個星期一舉行總理紀念週，或者特別集會的場地。廣場可以容納三四千人，每次集會，都是由浙江王鐵厂（兆槐）兄擔任指揮。參加集會的人，按照服色高矮，很整齊地排成行列，面對演講臺，站在廣場中央，靜肅異常。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爲軍統局成立八週年紀念日，戴先生爲鼓勵大家的情緒，決定盛大慶祝一番，定名爲「四一大會」。大會會場就決定在羅家灣廣場，加搭了一個天棚，遮蓋住整個廣場，再不怕烈日和陣雨。戴先生很注意這一個紀念大會，雖然很小的節目，都要經過他自己決定。開會前兩天的下午，我陪同他巡視會場，他對許多地方不太滿意，都依照他的指示，一一予以改正。有時他告訴我，什麽地方需要貼一張標語，接着又問我應當寫句什麽語句，我的答覆，很難使他滿意，過一會，他會想出最合式、最高明的句子，讓我記下來，交給佈置會場的同志。「任勞任怨，苦幹苦守。」「同志如手足，團體即家庭。」都是這次大會，戴先生親自選擬的。他對演講臺上的橫條和對聯，一點都不馬虎，一再推敲，最後決定：

對聯：㈠創造光榮歷史，
　　發揚清白家風。
　㈡秉承領袖意志，

體念領袖苦心。

橫條：我們的工作是血淚寫成的。

戴先生對這幅橫條非常滿意，因爲這十一個字不但寫盡整個工作的辛酸和艱難，而且醒目刺激。創造光榮歷史一聯，最先擬定是繼續光榮歷史，他再三推敲，覺得繼續兩字不够積極，後來改爲創造兩字，他才表示滿意。四一上午是紀念大會，委員長親臨主持。中午參加大會的全體同志聚餐，每桌八人，將近兩百桌，擠滿廣場，眞够熱鬧。每桌四菜一湯，菜單是兩天前戴先生親自擬定的。戴先生認爲聚餐沒有酒，不够味道，所以每桌都有酒。

第二天，工作會報，開會地點，好像是石灰市稽查處。（已記不清楚）一連開了兩天，每天上下午各開一次。參加會報的人，各地外勤單位負責人或代表，內勤各單位負責同志，一共有六十多人。會報的大部份時間，在聆聽敵後工作單位報告。報告完畢，戴先生站起來講話了，他根據兩天來的報告，得出十三點結論，作爲今後改善工作的指示，簡單扼要，使與會的每一個人，口服心服。我們雖然是穿草鞋的朋友，在黃埔同團入伍，却不是同一個連，不是同連，就不生活在一起，彼此雖然認識，可是認識不够深刻。民國二十一年我參加了他領導的工作，又一向在外邊，同他接觸的機會少，所以對他並沒有進一步的了解。這一次參加工作會報，聽到他十三點結論，頭頭是道，不愧是一位天才領導者。我衷心佩服他的思想敏捷，注意力集中，解決問題，能抓住要點。無怪他領導一個十萬人的團體，工作複雜繁重，而能得心應

手。

四一大會過後，又開過兩次盛大的歡迎會，一次是歡迎劉藝舟兄從北平歸來，地點也在羅家灣，開會時，除了戴先生講話，由藝舟兄報告在北平被捕和逃回來的經過。另外一次歡迎會，在望龍門特務隊舉行，被歡迎的人，有從北平回來的查綏之和李廣和兩同志，從南京逃回來的劉戈青同志，還有一位同志，已記不清姓名。每次歡迎會後，都要聚餐，都有酒吃。敵後工作同志，擔驚受怕，死裏逃生，好不容易保住一條命，回到重慶，盛大地歡迎他們，十分應該。況且這種集會，教育意義很大。每次開會以前，戴先生都要親自到會場巡視，看看佈置的妥當不妥當，看看標語合式不合式。

我離開北平的時候，世光還沒有把北平區的工作移交給藝舟兄，所以他同北平的一般同志沒有接上頭。四天以後，北平的整個工作便被破壞了。據藝舟兄說，他不知道已經出了事，到一處接頭的地方找世光，剛好自投羅網，掉進陷井，被捉到日本憲兵隊。他是一個有急智的人，知道事情不妙，說他是做生意的，找錯門牌，又沒有人指證，挨了一頓揍，關了三天，糊裏糊塗釋放了。以後四個多月，我督察完張家口、大同、綏遠、太原的工作。騎驢和跑路，經過晉西、陝北，到達西安，再回重慶。藝舟兄則由海路經天津、上海，到了香港，由香港飛回重慶。結果，我還比他早回重慶幾天。

肖白兄徵詢我對北平工作的意見，北平的情形變化成什麼樣子，我毫無所知。重慶能夠知道一些北平的情形，全靠兩部電臺，北平區出事的時候，祇有河北張依道臺長的一部電臺受到牽連，另外兩部很安全

。我覺得舊有組織，既已解體，倒不如重建新的組織，來得容易些。爲了時間經濟，我建議調蔣有鋑兄到北平負責，張靜齋兄去協助工作。有鋑靜齋都受過訓練，又富經驗，山西的工作有繼先負責，有鋑離開以後，不影響工作。靜齋在大同，大才小用，到北平可以發展所長，使北平的工作迅速恢復。白蓮丞兄同他太太梁秀娟女士都在北平有極良好的社會關係，調到北平，可以開展新的關係。肖白兄很同意我的建議，立刻去辦，不幸這一個佈置又失敗了。有鋑兄到了北平，沒有多久，就失踪了，蓮丞兄夫婦幾乎被敵人捉去，好不容易逃回西安。靜齋接到調職的命令，爲避免平綏路上的敵人注意，先由大同到太原，再從太原到北平。殊不知因爲綏遠的工作已經出了毛病，他已被暗中監視，所以他剛走進王家巷二號繼先的寓所，連臉還沒洗，大同的日本憲兵就追踪而至，把他捉去，押在太原日本憲兵隊。先追問他同繼先的關係，靜齋是個頂天立地的硬漢子，絕不會牽連朋友。本來他同繼先是小同鄉，繼先又是山西僞政府的官員，所以他祇承認了自己係藍衣社，他同繼先，除同鄉外，再沒有什麽關係了，繼先才沒有受到牽連。

「你爲什麽要抗日？」靜齋在太原日本憲兵隊，日本憲兵這樣問他。

「你們爲什麽要侵略中國呢？」靜齋反問日本人，經他這麽一問，那幾個日本傢伙倒被他問住了，半天說不出話來。他接着解釋說：「因爲你們與不義之師，侵略我們的土地，殺害我們的同胞，我是一個中國人，當然要抗日，豈祇我一個人抗日嗎？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在抗日，你們明白嗎？」靜齋義正辭嚴，理直氣壯，把日本人臭罵一頓。說也奇怪，日本人崇拜英雄，對他不屈不撓的態度，反而表示尊敬，所

以在太原沒有難為他。第二天，把他押解到偽蒙疆自治政府的首都張家口。

季春、桐崗兩兄知道北平的環境一天比一天惡劣，特別提高警覺，所以當北平的組織遭受暴風雨襲擊時，他們沒有被敵人捉去。桐崗沒有想到，我的家裏已經遭受到牽連，敵人憲兵隊搭了椿。他踏着一輛脚踏車，打算到我寓所看看，有沒有發生事故，剛從胡同的南口走進胡同，正同秀夫碰個正面。秀夫怕他闖進我的寓所，被日本人抓起來，低聲說道：「我家裏有日本人。」桐崗才知道情形不妙，趕緊踏快脚踏車，打胡同的北頭逸去。重慶知道我的北平寓所有日人坐守，大概就是他報告的。他們兩位眼看北平存身不得，跑到歸化城去，暫避風頭。殊不知，重慶鑑於平津先後失事，察綏工作再不調整，一定要再蹈平津的覆轍，正好得到他們到達綏遠的消息，不讓他們閒下來，立刻命令季春負責綏遠的工作，桐崗負責張家口方面的工作。可惜這兩張王牌用的太遲了，敵人已經密切注意到我們在平綏線上的活動，並不能因為他們兩位的努力，使察綏的工作逃過惡運。

我痢疾痊癒後，身體一時不能復原，好幾位朋友勸我到南溫泉住些時，換換環境。想不到，在我到達南溫泉的第二天，就遇到那位化名那木爾的劉建華兄。八個月以前，我們在塞外的歸化城第一次見面，現在又在戰時國都再見，所以相見之後，彼此驚喜，眞有隔世之感。他告訴了我，綏遠出事的經過情形：

綏遠的工作既然由季春兄負責，陳燁如同志就應該立刻離開歸化城，可是他並沒有那樣做。因為他有一個女朋友，在敵人宣撫班做事，兩個人正打得火熱，難解難分。那個女孩子因事到張家口，預定二十天

以後，返回歸化城，到時候，燡如到車站去接她。沒有想到，祇去了十天，事情辦完，就回來了。她想立刻找到她的情人，但她一向不知道他住的地方，祇知道他同日本特務機關有關係，於是到日本特務機關去打聽他。這一來，可糟透了，特務關長正在注意他，現在知道他仍在歸化城，於是展開積極的調查。最後查出他在偽厚和市政府有個名義，而且是警察局長那木爾做的保人。特務機關把建華找去，問他要人。陳燡如知道情況不好，不敢再呆下去，性命交關，也顧不得什麼愛人，趕緊逃往後套。建華在特務機關應付得不錯，他很有把握地答應把陳燡如抓回來，才沒有被扣留。他回到警察局，虛張聲勢，在張羅捉拿人，實際上趕緊準備逃走。吳鈞玉同志是一個極富感情的人，知道建華要逃走，堅持親自送他到黃河邊去。他潛逃時，帶着警察局的一個職員，聲言出差捉人，結果過了黃河，逃到國軍防區，一去不復返。警察局的那個傢伙返回歸化城，立刻報案自首，結果吳鈞玉同志被捕了，日本人搜查他的住宅，電臺和文件都被搜去，綏遠的工作就這樣被破壞了。

日本人從吳鈞玉同志身上，知道偽蒙疆自治政府的首腦德王，偽蒙古軍總司令李守信，都和重慶有關係，他們投鼠忌器，認為事態嚴重，怕把蒙疆自治政府鬧跨，不敢聲張，所以沒有對德王和李守信下手。李守信為了滅口，把吳鈞玉和閻毓華兩同志，藉口逼問口供，活活打死。季森兄和電臺臺長張世傑，外勤同志劉長榮，崔公瑢等都被敵人抓走，送往張家口。趙涵忱兄因為調到後套工作，幸免於難。大同方面，除了靜齋已經在太原被捕，以偽新民會作掩護的鎮邱趙維城同志，平綏路大同警務段巡官徐完達同志，交

通員郝銳同志，都被逮捕，也押送張家口。

有錢失踪以後，桐崗到北平去負責。第二年，因爲麻克敵同志在皇城根打死到北平勞軍的日本某親王，北平的工作又被破壞，桐崗兄終於犧牲了。張家口繼綏遠之後，楊金聲、張撫之、張子文，劉鬍子等同志也被逮捕，平綏線的工作，遭受慘痛的失敗。季春兄是察哈爾的大人物，張北縣的望族，日本人對他客氣三分，沒有被殺害，祇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他是抗日英雄而兼察哈爾省的大紳士，在監牢裏，受到坐牢和看牢的特別尊敬，身體雖然失去自由，精神上還不感受痛苦。等到日本人無條件投降，他離開監牢，可是共產黨一進張家口，首先就把他又捉起來，再關進監牢。三十五年軍調部三人執行小組交換俘虜，才把他交換出來，離開張家口，到達北平。季春兄告訴我，趙維城同志不愧爲燕趙好男兒，不屈不撓，在監牢裏一直痛罵日本人，不願接受敵人所給的侮辱，終於撞墻而死，壯烈成仁。楊金聲、張靜齋、張撫之、張子文、張世傑等同志都慷慨就義。

最後，山西的工作也被破壞，先是太原組的交通被捕，供出組長郭秀峯和書記張松濤。接着擴大到山西站，電臺臺長魏榮，陽泉組長關清華、榆次組長廿昌生、平遙組長胡俊哲等同志都被殺害。楊鏡明、郝亞雄、岳玉珍、郝彩蓮等同志都被判了徒刑，郝老先生還上過一次殺場，陪過槍斃。一直關到抗戰勝利，他們才恢復自由。李繼先兄在千鈞一髮的情況下，逃出太原，到達西安。這一年的冬天，我上太行山工作，路過西安，我同繼先兄痛痛快快談了一整天，傾聽他敍述脫險的經過：

「你們聽說過藍衣社嗎？」

「可怕得很呢！一羣神出鬼沒的傢伙，神龍見首不見尾，出沒無常。」

「聽說他們殺人同血滴子一樣厲害，門窗關閉得好好地，會把人殺死，有時連屍首都找不到。」

『他們的同志到處都有，說不定我們在這裏談話，他們都會聽得到。』

太原出事的前幾天，山西僞省政府的幾個高級人員在一塊兒聊天，你一句，我一句，繼先也夾雜在他們中間，不過沒有開腔。這一羣漢奸，心裏着實害怕，深怕有那麽一天，被「藍衣社」的人殺死，談得驚心動魄。繼先靜聽他們說得活眞活現，心裏覺得非常可笑。當然這些傢伙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就是所謂山西藍衣社的頭子。更無疑地，他們所說的話，一個字都沒有遺漏，統統被「藍衣社」聽去了。

太原組失事，繼先知道山西的情況已經十分危險，隨時都在注意中。這天早上，他比平時早起來幾分鐘，匆匆出去，當日本憲兵到王家巷二號捉拿他的時候，剛好遲慢了一刻鐘，撲了一個空。日本憲兵捉人不到，趕緊追到衞生處，看見他的辦公桌上有張紙條，墨跡未乾，以爲他一定藏在衞生處，立刻展開搜查，可是不見他的踪跡。最後，關閉城門，實施全城搜查，捉拿「藍衣社」要犯，鬧了半天，連影子都摸不着。其實，日本人搜查衞生處的時候，他正在出城途中。等到關閉城門的時候，他老早出了城，到達預定的目的地。因爲敵人沒有捉到他，故事越傳越神秘，越說越生動，繪形繪影，好像「藍衣社」眞是神出鬼沒。

『姓李的是被一個劍俠接走的。』事後人們談論這件事，有人這樣說。

『不是，姓李的本身就是一個飛簷走壁的俠客，要不然，何能墨跡未乾，就無影無踪呢？』旁邊的人插嘴說。總之，繼先不被日本憲兵抓去，成了傳奇故事，給漢奸們精神上的威脅，着實太大了，他們感覺到自己的生命，簡直是掌握在「藍衣社」手裏，說不定什麼時候來取他們的腦袋。

督察工作

督察室祇有四個人，以四個人去督察重慶市的二十多個內外勤單位，四五千工作同志，實在不容易做得好。爲補救督察室人手之不足，戴先生想出一個『週督察』的辦法。『週督察』係由各單位負責同志就本單位工作同志中，每週選派一人，負責該單位本週的督察任務。每週開始，督察室召集本週各週督察，開一次週督察會議，報告週督察的任務，以及應行注意事項。『週督察』是秘密的，這種秘密的週督察制度，對於一般同志，確實起一點神秘的作用。因爲每一個同志，都覺得自己身邊有一位週督察，瞪着兩隻眼睛，在注意他，就不能不小心謹愼，努力工作。

每一個星期六的正午十二點鐘以前，督察室必須向戴先生提出一份督察報告，他對督察報告異常重視，不論忙到什麼程度，星期六或星期天晚上，一定要批閱督察報告。有時候，星期一上午的總理紀念週，

他會根據督察報告的資料來公開糾正錯誤，鼓勵好人。所以督察報告就得愼重考慮，我們不能道聽途說，提供他不太正確的材料，就是確有其事，也要一再斟酌，看看這件事對於整個工作有什麽影響，戴先生公開糾正和鼓勵過後，對於全體同志的情緒，會起什麽作用？能不能收到賞罰的效能？所以每一週的督察報告，眞不是一篇容易做的文章。

究竟那一些事情應當讓戴先生知道呢？我們仔細研究，決定了幾項寫督察報告的原則：某一個重要問題，必須戴先生解決者；某一種不良傾向，需要戴先生糾正者；某一同志的不良行爲或錯過，足以影響工作，損害團體名譽者；某一同志行爲良好，工作努力，足以爲同志模範，有鼓勵作用者；特殊事故發生，需要戴先生了解者；某些事情雖小，非讓戴先生知道不可者；各單位的工作情形及實際狀況。最後一項，尤其重要，因爲一位工作領導者，對於全般情況，需要有一個正確的了解。但是軍統局在重慶的機構那麽多，要想同時一一注意，事實很難做到，所以我們每週抽出兩三個單位，作比較詳盡的描寫，大概兩個月的時間，可以把重慶的內外勤單位，分別作一次檢討，幫助戴先生了解全般情況。

四一大會開會時，戴先生提出『同志如手足，團體即家庭』兩句口號，這十個字喊起來容易，做起來可不簡單。敵後工作同志，提心吊膽，生活在驚濤駭浪的險惡環境中，一旦回到重慶，非常需要溫情接待。可是一般主辦業務的同志，因爲工作繁忙，祇知道就事論事，往往忽略了人情味，這種情形，對於久居後方的同志倒無所謂，敵後回來的同志，感想就不同了。當他們得不到家庭的溫暖，甚至還要挨官腔，小

者表示失望，大者發出怨言，如果再讓他們到敵後去，他們還會拚命嗎？我們不能責備主辦業務的同志，因爲他們每天上三班，工作九小時，解決許多問題，處理許多公文，已經精疲力竭，自然顧慮不了許多。督察室要補救這些毛病，不用另開藥方，祇要把『同志如手足，團體卽家庭』兩句話，切實運用，就可以發生極大的效能。督察室祇要聽到有從敵後回來的同志，立刻派人去談話、慰問，盡量替他們解決問題。比較重要的同志，我會親自去看他們，立刻簽報戴先生，就會很快接見他們，或者請他們吃飯。

我們對於敵後回來的同志，不僅安慰而已，更珍惜他們的寶貴經驗，因爲那些經驗是付出生命的代價，才可以獲得，可說是血的經驗，多麽珍貴！劉戈靑同志在上海打死大漢奸陳籙，後來想殺汪精衛，被僞組織捉去，關在南京，他又從南京逃脫，回到重慶。這種多彩多姿的經驗，不是容易獲得的。於是督察室請他來到督察室，吃一餐家常便飯，請他敍述殺死漢奸和逃出南京的經過，又請訓練科派來一位同志，把這些經過記錄下來，作爲訓練同志的教材，可使寶貴的經驗得以保存。

我們不忽略別人看不起的小事情，有些事情，看起來不甚重要，實際上影響却很大。生病本來是一件極平常的事，可是一個人離鄉背井，當他生起病來，孤零零地躺在寢室的牀上，沒有至親骨肉遞茶送飯，在別人上班的時候，連個說話的人都找不到，想喝口水，又爬不起來，多麽可憐。所以我們對於生病的同志，非常同情，安慰病患同志，也成了我們重要的課題。高級幹部生病，戴先生不一定會知道，那麽應不應該讓他知道呢？我覺得有讓他知道的必要。有一次，有四位重要幹部，同時生起病來，我在督察報告裏

特別提出，結果，戴先生給他們每人一封親筆信，派我代他去慰問，並且送給每人兩百元特別費。在當時，法幣還很值錢，兩百元不是個小數目，比我一個月的薪水還多些。每一位被慰問的同志，覺得戴先生對他們如此關心，又送那麼多的錢，都非常感激興奮。

戴先生極富人情味，對於自己的幹部關心，尚不足爲奇，有時不關他的事，祇要知道，也不放過。張子奇先生在天津同敵人那樣拚命，回到重慶，政府應當對他有個適當的安排，才合乎情理。事實上，他住在南岸半山上的一所廟裏，並沒有人照顧。我去南岸看他，談到他的近況，灰心到萬分，我覺得這是一件很不公道的事。回到羅家灣，給戴先生寫了一個報告。第二天，戴先生送來一封給張先生的信，要我代表他去慰問，信裏附一張一千元的支票。我帶上信同支票，又向會計室借了一千元現款，再度去看張先生。張先生覺得他是交通部的人，交通部不管他，行政院孔院長也不管他，他不是軍統局的人，戴先生同他也沒有工作上的關係，反而顧慮到他的生活，送錢給他，不勝感慨萬千。他住在山上，要把支票變成現款，必須下山兌換，頗爲麻煩。我向他說，支票係戴先生私人的，要不要我代他兌換成現款，他說最好不過。我把身上的現款交給他，換回支票，回頭交給會計室銷賬。後來李漢元由天津回到重慶，經子奇先生介紹給戴先生，立刻派他到仰光，主持貨運工作。戴先生能夠收攬人才，人才也樂於爲他所用，上述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們的辦公時間，一向比較一般機關長些，所以很注意營養。抗戰以前，在南京鼓樓四條巷辦公，伙

食最好，中飯晚飯，都有幾樣比較豐富可口的菜。遷都重慶，辦公的人數增多，而經費比以前困難，伙食不如從前，雖然每桌四菜一湯，兩葷兩素，質量份量都差得很遠。爲了改善伙食，曾經有過多次努力，但是很少進步。我想到伙食好壞，直接影響到同志們的健康，我既無法讓伙食弄好，那就祇有讓戴先生去解決。於是我下了一番調查功夫，把各內勤單位患肺病的同志，一一記下來，因爲害肺病的相當多，可見大家的健康有問題，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使大家獲得足量的營養，也就是非改良伙食不可。我把害肺病的同志列了一張表，加進督察報告。戴先生看見害肺病的人那麼多，非常注意，除了命令治療外，要總務科着實改良伙食，大概增加了伙食費吧？伙食一下子好起來。

督察工作千頭萬緒，我們既與以往的作風不大相同，想要多做些積極的，富有建設性的工作，就有許許多多工作等着你去做。我們想要彌補行政部門的漏洞，有的是漏洞等待你去彌補，所以我們的工作，似乎永遠也做不完。後面敍述幾件故事，便可以知道，督察工作是一件不好做的工作。

(一)電報積壓了十七萬子

譯電科的重要幹部劉傑和李良駕兩兄，在武昌的時候，因爲我常常去請他們改正電報的錯誤，幾乎每天同他們接觸，所以建立了很好的情感。我做了督察室主任，需要知道譯電科的眞實情形時，去請教他們，他們會實實在在告訴我。他們兩位負責改正錯誤，而錯誤一天比一天增多，眞是傷透腦筋，不知加重他們多少負擔。譯電科形成這種情形，是因爲有經驗的同志，調到各地工作，新招來一班十八九歲的靑年，

經過簡單訓練，然後派到譯電科。這些新手，工作不熟練，三個人也抵不上一個人，而各地發進來和局裏發出去的電報，又因工作的積極展開，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差不多的電報都不能當天譯出來，結果越積越多。科長夏天放非常發愁，因爲情報機構重視時間，一分一秒都在爭取，一件重要情報，遲上兩天三天，甚至幾小時，可能失去時間效用，會變得毫無用處。譯電科積壓了十七萬字，眞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問題。我請李良駕兄給我列一張表，把一日到十五日半個月裏，每天積壓的電報數字列出來，記得一日祇積壓了三萬多字，以後每天增加，到十五日，積壓增加到十七萬多字。我又請劉傑兄列一張重要電報延誤時間表，我把這兩張表整理過後，不加任何意見，標了一個題目，『半月來譯電科積壓電報十七萬字』，編入督察報告。

戴先生批閱督察報告，一看見積壓了十七萬多字，那還了得，把譯電科夏科長責備一頓，立刻下了一張條字，抽調各單位的同志，臨時到譯電科工作，並且增加夜班（夜裏九點以後）。加夜班，除了子夜十二點鐘開一次稀飯，還有四塊錢的加班費，所以許多同志都很樂意幹。這樣加人加夜班，不到三天，所有積壓的電報，蕭清了個一乾二淨。可是夏天放兄對我很不諒解，他說我打了他的報告，使他受到責備。我一向做事，不求別人諒解，這一次則必須弄清楚。每年夏天，天放兄都鬧一次濕氣，行動不得，躺在寢室的牀上，瞪着兩隻眼睛看天花板。我特意跑到他的寢室，去看他的病，他看見我走進他的牀舖，把頭扭向裏面，表示不睬。

『今天特意來看你的病，』我不管他睬不睬我，坐在他的牀舖邊上，我說：『同時也是來同你論理，我先問你，你講不講理？』

『你同我論什麼理？』他終於扭轉頭，開了腔。

『我問你，譯電科積壓了十七萬多字，萬一把重要的電報躭誤了，是殺你的頭，還是殺我的頭？』這一問，可把他問住了，半天，他囘答不出話來。

『當然是殺你的頭！』我肯定地代他囘答，我說：『譯電科積壓了許多電報，你自己發愁，你報告了毛先生，沒有得到什麼結果，越積越多，積到十七萬字。我怕你的腦袋保不住，一個報告，不到三天，把譯電科的積壓肅清了，摘去你的愁帽，你不但不來感謝我，反而恨我，記下莫大的寃仇，眞是豈有此理。』

『我的報告祇有兩張表，』我又說道：『不過把譯電科積壓了那麼多的電報這一事實，讓戴先生知道，既沒有說你夏科長領導無方，也沒有說你們譯電科的同志工作不力。你要知道，祇有讓戴先生知道積壓那麼多的字，才能給你解決問題，挨一頓罵，算個什麼？你這傢伙，不推敲事理，糊裏糊塗記恨別人，絲毫不講道理，你自己說，該死不該死？』

天放兄猛然坐起來，伸出他那隻闊氣的骯髒手，要同我握手，他笑了，從此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

(二)工作個屁

『我們的老婆孩子祇能吃稀飯，還要我們工作，工作個屁。』有一天，總臺的週督察特地跑來向我報告，總臺有一個同志對人這樣說。他認爲這個同志可能有問題，因爲總臺的同志近來情緒很低，是不是受了他的影響，在實行怠工？

在慢長的抗戰期間，待遇調整，永遠趕不上物價上漲，所以生活一天比一天艱苦，也是事實。有些過不慣苦生活，或者對於抗戰認識不够深切，發發牢騷，並不算什麽希奇。周厲王禁謗，召公說：『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我們生活在二十世紀，能不讓人家發發牢騷嗎？不過這個問題相當嚴重，不能疏忽。如果戴先生知道，因爲一個同志發牢騷，影響到怠工的情況，那個同志一定要受處分。處分能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有時候會引起反感，反而更壞些。我經過一番考慮，不能讓戴先生知道，使他傷腦筋，應當由我自己來解決。我到了鄉下，把這件事告訴總臺臺長李秀夫兄，他也覺得這個問題嚴重，怕戴先生知道了生氣。我告訴他，不論總臺有沒有怠工傾向，都不能報告戴先生，我們應該負起責任，使問題消滅於無形。我要求同總臺的同志們談一次話，李臺長把値班以外的同志集合在一起，介紹我講話。

『現在講個故事給各位聽，』我把那位同志的牢騷話重述一遍，然後我說：『從前有個騎毛驢的人，看見前面有個坐轎的，心想，同樣是人，爲什麽人家坐轎，自己騎驢呢？心裏好不舒服。回頭一看，後面有個推車的，忽然覺悟。這就叫做：「他人坐轎我騎驢，回頭又見推車漢，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不必遠比，就以你們魏處長（大銘）的生活來說吧，不但你們比不上，我也差得遠呢。但是我很滿意，因爲我

比抬滑桿的強過千萬倍。你們覺得老婆孩子吃稀飯，心裏難過，連工作都懶得幹。要知道，生活雖苦，每天可敍天倫之樂，多麽快活。我的老婆孩子丟在淪陷區域，老婆還被敵人捉去，家都被抄了。如果我能像你們，老婆孩子在一起，吃稀飯我都高興。所以我同你們比較起來，你們比我強的多。』

『抗戰是每一個黃帝子孫的神聖責任，』我繼續說：『國家軍費支出浩繁，而大部份國土淪陷，收入有限，國家能給我們稀飯吃，已經是不差了。我們必須吃苦，必須努力，以贏得最後勝利，子子孫孫才不會當亡國奴。耳機戴在你們的頭上，多做一個字，還是少做一個字，全憑你們自己的良心和責任感。你們要知道，敵後工作的同志，環境多麽危險，當他們收發報的時候，隨時都有被敵人捉去的可能。所以你們同敵後的同志通報，如不聚精會神，以最高的速度通報，減少通報的時間，就對不起敵後的工作同志。』

我同總臺的同志們談話過後，一個星期，再去調查，同志們的情緒好了許多，工作效率大大提高。發牢騷的同志，雖然沒有受任何處分，可是他良心上，比受處分還難過。我們沒有動用紀律，澈底解決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三)禁止結婚和打麻將

不知道什麽時候，戴先生下了一個命令，抗戰期間，不准同志結婚，否則，要予以嚴重的處罰。據說，已經有好幾對違反禁令，偷偷結婚的夫婦受到處罰。在我擔任督察主任期間，萬一發生了結婚事故，該怎麽辦呢？不處罰新結婚的夫婦，那是執行命令不力，有愧職守；認眞處罰吧，太煞風景。必須找個機會

，同戴先生談談這個問題。

『戴先生！』有一次，在曾家岩戴先生公館裏，我同他談話：『抗戰期間，禁止結婚，眞是一個了不起的措施。』

『怎麽了不起？』戴先生問我。

『我們抗戰，是長期的，說不定要同敵人打十年八年，結了婚，不但影響工作，而且因爲生活困難，將來不知道要焦頭爛額到什麽程度。現在凍結了結婚，使沒有結婚的同志免去家庭負擔，專心一意，努力工作，不要因爲生活而苦腦，自然減少許多麻煩。』

『是這個樣子，』戴先生說。

『不過爲了禁止結婚，不惜處罰同志，未免太嚴格了一些。』

『不這個樣子，這個命令還能貫澈嗎？』

『戴先生！有時候不能不結婚呀！』

『爲什麽？』

『譬如說，他們已經有了孩子，不結婚，孩子生下來便成了私生子。私生子多麽不名譽，爲了孩子將來好做人，就不得不結婚。據我所知，大家都怕受處罰，沒有人敢嘗試結婚，萬一有極少數的人，偷偷結婚，一定是出於不得已。我非常擁護戴先生的結婚禁令，不過在執行方面，略爲放寬一些，就符合戴先生

所說的天理、國法、人情了。』

戴先生沒有說可，也沒有說不可，他歪着脖子，綳着嘴巴，兩手交叉擱在胸前，好像在思考，如果我領會的不錯，應該是意在不言中。因爲在我任督察主任的期間，沒有因爲結婚，處罰過人。同時，由於戴先生自己以身作則，太太死了不續弦，大家都有「何奴未滅，何以家爲」的抱負，都能深體戴先生這一措施的高尚意義，充份地發揮堅強忍耐的軍統精神。發乎情，止乎禮，等到抗戰勝利，才成雙成對完成佳偶。

有一天，戴先生又宣佈一項嚴厲的禁令，禁止同志們打麻將，若被捉住，就要槍斃，這眞是一個很嚴厲的處罰。當然，督察室要認眞執行他的命令，我們雷厲風行，整天嚷吵着，要捉人。週督察會議，更是說得聲色俱厲。這樣一來，膽小的同志絕不敢嘗試，膽大的又何必自找麻煩，所以不能說已經禁絕打麻將，的的確確少得多了。說實在話，我最不贊成打麻將，可是也不贊成爲打麻將嚴厲地處罰同志。

『督察室不負一點責任，連一個打麻將的都沒有捉住。』在一次總理紀念週，戴先生這樣說。他罵罵督察室，使我們推行他的禁令，有所藉口，更能生效。督察主任挨了罵，任何同志都不能怪我們執行命令太認眞，萬一被抓住，那還了得？接着第二次總理紀念週，戴先生又罵督察室還沒有給他抓來打麻將的。紀念週完畢，我去找戴先生，他正在上坡，預備從後門乘車出去。我緊走幾步，追上他，跟在他的後面。

『有什麼事嗎？』戴先生回過頭來，看見我跟在後面，他停下來，說道：『我有事，祇能就擱幾分鐘

，就在這裏談好不好？』

『戴先生！』我問他：『你要槍斃打麻將的，是什麼目的？』

『你說是什麼？』他反問我。

『是不是要大家不要打麻將？』

『是的。』

『那麽，要不着槍斃人，大家不再打麻將，行不行？』

『行。』

『現在已經沒有人敢再打麻將了，如果戴先生抓得住，陪上我槍斃五個人』。

『還有什麽話要說嗎？』戴先生問我。

『沒有了。』

『好！』戴先生看看錶，說道：『我得走了。』

因爲戴先生一再公開宣佈，決心貫徹打麻將的禁令，再加上我爲本行諸員禁令，奔走呼號，聲嘶力竭，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的確收效很大，沒有人敢忙裏偷閒，冒着險，再以此爲樂了，而把所有的精力和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工作上。當時以爲那麽嚴厲處罰，未免過當，現在回想起來，戴先生的舉措太明智了。因爲『玩物喪志』，偶爾的消遣成了習慣，就會懈怠精神，輸錢多了，就會生出其他事來。這些都是腐

蝕革命志節的因素，戴先生劍及履及，加以嚴厲禁止，軍統局的成就，不是偶然的。

(四)囑咐參訓班同學的話

班子嵐埡張家花園有一個諜報參謀訓練班（簡稱參訓班）。在過去，軍隊不注重諜報，也沒有專業諜報參謀，作起戰來，非常吃虧，所以我們訓練一批專業參謀，計劃建立起軍隊的諜報業務，使軍隊不要再打瞎仗，吃大虧。可是創立一種制度，談何容易，如果開始時，稍一疏忽，就會澈底失敗。參訓班同學已經畢業，將由軍令部第二廳分發到各部隊工作，戴先生要我去講一次話，我想很有必要，借此機會，可以囑咐他們一番，也許對他們有點幫助。我講話的大意是：

我們為什麽要訓練諜報參謀？因為過去軍隊不注意情報，也可說不懂情報，打起仗來，常常吃虧。現在派你們到部隊裏去的目的，是在建立起軍隊的諜報機構，幫助軍隊，使他們的耳目靈活，知己知彼，打起仗來，不再吃虧。所以特別提醒你們，必須同部隊合作，服從部隊長的命令，把你們本身的工作做好，使部隊長了解你們的工作重要，需要你們，你們才能在部隊裏站住脚步。如果你們以為是戴先生的學生，軍令部派出來的，第二廳還發給你們每人一本密碼本子，到了部隊裏，驕傲，自大，以為來路大，看不起人家，甚至多管部隊裏的閒事，打人家的小報告，必然站不住脚，被人家趕回來，甚而至於送掉性命。第二廳發給你們的本子，是要你們報告前線的重要敵情，作為判斷敵情的參考，部隊長不會阻撓你們，還會幫助你們。假如你們說部隊的壞話，報告部隊裏的黑幕，環境一定弄得很惡劣，小則存身不得，大則喪失

性命。你們初出茅廬，還不知道社會上非常險惡可怕，所以我一再叮嚀你們，作爲臨別贈言。

雷鳴遠之死

華北督導團主任雷鳴遠神父，從中條山到太行山共產黨的區域，被關起來，關了一個多月。這一個打擊，對於雷神父太慘酷，太沉重了。雷神父有一種天眞的想法，他以『神愛世人』的精神去對付共產黨，從抗戰一開始，他就以爲共產黨也是中國人，凡是中國人，都有對抗侵略的責任和權利，不應該分什麽黨派。所以他救護共產黨的軍隊，和救護其他國軍一樣，不分彼此，一視同仁。可是共產黨的想法，就不像他那麽天眞。共產黨並不感激他，在冀中幫助呂正操，使這股共產黨的武力迅速壯大；也不感激他，在戰地救護過他們。共產黨祇知道華北督導團既是軍事委員會的機構，又同軍統局有關係，就是他們的敵人，非收拾不可。一方面有心，一方面無意，雷神父絲毫沒有想到，共產黨會收拾他。他被共產黨拘禁，遭受共產黨的侮辱，氣碎了肝膽，絕食抗議，一病不起。共產黨眼看他病勢沉重，才把他釋放，由戰地回到洛陽，委員長派飛機把他接到重慶，積極治療。戴先生派我到歌樂山中央醫院，代表他去慰問，並致送法幣五百元。雷神父已經不能說話，皮膚好像包了一層黃蠟，黃的那麽可怕。他的信徒立珊兄弟在旁侍候，立珊兄弟非常悲觀，認爲希望甚微，我把錢交給他，告訴他，戴先生非常關切。第三天，我在報紙上看到，

這位熱愛中國的比利時神父，終於與世長辭了。雷神父的死，是共產黨殺死的，是一件可悲可恥的醜事。

身為軍人，在這大時代當中，老躲在後方，未免辜負了大好時光，況且督察工作幹得太久，會助長我的缺點，對自身毫無益處，實在不能再幹下去。我向戴先生提出辭職報告，如石沉大海，寫信給他，照樣不理。有一天，我特意到曾家岩看他，想談談這個問題，他讓我坐在外屋等着他，隔着玻璃窗，眼看他在屋裏處理公文，等了差不多一個鐘頭，聽到警報，他才出來，要我一同乘車到羅家灣，他怕我提辭職問題，總是避而不談。戴先生認為我對督察工作，做得還不差，不願意我放下這項工作，我必須讓他了解，我做其他工作，也許比督察工作更好些。於是我考慮了很久，想到給他寫一封比較長的信，先討論問題，把調換工作放在後面。我的信提到幾個問題，第一是關於武力問題，我建議把忠義救國軍整頓成一個勁旅，並希望他盡力提拔優秀的軍事幹部。第二是關於組織問題，我覺得國民黨的組織只具形式，不足以對抗共產黨的嚴密組織，我建議以我們的工作同志為基礎，擴大組織，以增強工作力量。還有另外一個關於敵後工作的意見。

『吾兄愛弟，無微不至。』戴先生很快給我一封用鋼筆寫的回信，信的開頭這樣說。他答覆我的建議說：『擬派兄赴晉冀邊區，組織敵後青年，誰都不能謂吾人組織小團體也。』就在這個時候，駐太行山的二十七軍軍長范漢傑將軍給委員長打來一份電報，請求派一個熟習晉東南情形的人，前往太行山，協助軍隊工作，委員長批交軍統局辦理。戴先生以為我是山西人，很自然地，派到我的頭上，給我成立了一個督

東南站，使我能夠離開擾攘不寧靜的戰時國都，到戰地工作，心神為此一振。其實我這個山西人，不但對上黨的情形一無所知，而且根本就沒有到過這一個地區，此行能不能不辱使命，對范軍長有所幫助，連我自己也覺得毫無把握。

在決定派我赴太行山的同時，劉培初兄也決定赴湖北恩施第六戰區工作，戴先生在曾家岩公館裏，特為我們兩個人餞行。席間，他說我們兩個人都是悲觀的，我立刻否認。說實在話，我對任何事情，不但不悲觀，而且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戴先生說我們悲觀，大概是因為我們對許多事情看不順眼，常表示不滿的緣故吧？尤其我從華北回來，因為平津工作被敵人破壞，使許多同志犧牲，曾對中央機構予以嚴厲的批評，戴先生是不會忘記的。其實，不滿和悲觀是迥然不同的兩回事，戴先生精力充沛，最怕別人消極和悲觀，聽到我不承認悲觀，非常高興。一個悲觀的人，要到前方去工作，的確很危險，他深怕我們沾染上悲觀的氣氛，所以特別提醒我們。

太行兩年

上山

我從重慶出發，祇携帶一部無線電收發報機，五支，十發的木殼槍，湖南龔仙舫兄（李肖白兄改任軍委會特檢處處長，人事科長由仙舫兄接任）答應我，所需要的工作同志，由西安洛陽兩地調用。出發前，戴先生送我一支左輪手槍，一封給胡宗南先生的親筆信。當時胡先生任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二十七軍隸屬於他的這一個集團軍，所以戴先生介紹我去見他。路過西安，第一件事就是到東倉門一號，謁見胡總司令。他對我很客氣，閱過戴先生的介紹信，立刻給范軍長寫一封信，交給我帶去。隨後，他三次詢問我：『你有什麽困難嗎？』我沒有仔細考慮，回答：『沒有什麽困難。』結果，局面弄得非常尷尬，半天沒有說話。事後想起來，完全怪我缺乏經驗。因爲一個不接受施予的人，同一個樂於施捨的人，在精神上，永遠隔着一段距離。胡總司令是一位很慷慨的人，他知道戴先生的幹部生活很苦，所以三次問我有什麽困難，顯然，想在金錢上與我幫助，我却三次都答以沒有困難，好像不願意接受人家的幫助，拒人於千里之外，又好像是個大傻瓜，連這點訣竅都不知道，無怪乎形成一種很不那個的氣氛。

太行山是一個很艱苦的地區，又孤懸敵後，所以很少人願意去。在西安，祇有三位河北籍的同志，願意同我上太行山去吃苦頭。孔覺民同志，在北平做過我的助手，彼此相當了解，有他同行，對我的幫助，一定很大。于書紳同志，他在西安很苦悶，願意跟我去闖一個新局面，勇氣很足，非常難得。吳光亞同志，科學根基很好，工作能力很強，無線電收發報的技術非常熟練，是一位最好的無線電臺臺長。我們四個人從西安到洛陽，預備住一星期，再找幾位同志。洛陽有些同志，大家認爲調皮搗蛋，不好駕馭，各方面負責同志，儘量向我推銷。我的想法，同他們恰恰相反，我寧願要調皮搗蛋，不好駕馭的人，也不要那些馴良無用的。越是調皮，就越有本領，越有作爲，沒有本領的人，永遠也調皮不出什麽明堂來。我上太行山，是要開創一個局面，需要有作爲、有膽量的人，別人認爲頭痛的人物，正是我所歡迎的。在洛陽，我們得到七位同志：河南宋玉明、紀華傑、張精麟、楊慶明、河北姬循之、王德仁，陝西王之健。楊慶明同志係新參加我們的工作，從外表上看，是一位既誠實又精幹的青年，其餘六位，都在湖南臨澧受過訓練，是很好的幹部。

我們這十一個人，祇有我一個人已經三十出頭，覺民過了二十五歲，其他九個同志，都是二十五歲以下的小伙子，我們年齡的總和，還沒有超過兩百八十歲。在朔風凜冽的初冬早晨，十一個人悄悄地離開洛陽，向着黃河前進。黃河北岸的孟縣、溫縣、濟源和沁陽的部份地區，還在我軍手中，由第九軍裴昌會將軍率部防守。我們從洛陽東北的鐵謝渡過黃河，過河只擔心空襲，此外十分安全。渡河以後，走了一段路

程，抵達濟源縣的軹城，暫時住下，準備通過敵區的一切事情。玉江是沁陽人，對於這一帶的情形非常熟習，而他的人緣又極好，所以把一切辦理交涉的責任交給他，進行得非常順利。自從渡過黃河以後，我們的無線電臺就同重慶經常保持連絡，報告逐日行止。

濟源縣警察局局長杜振庭同志，聽說我們住在軹城，特意跑來看我們，一定要我們第二天晚上到他那邊吃晚飯，態度極爲懇切。同志與同志間的情感，越到邊遠的地方，越顯得親熱，盛意誠懇，不便拒絕，於是答應了他的邀請。在戰地，我以爲吃一餐家常便飯，大家敍敍家常，誰知他準備了一桌上等酒席，還請來了濟源縣長作陪。雖然一桌酒席，不過十二三元法幣，總還是一種浪費，很過意不去。

第九軍軍部駐紮在孟縣的一個村莊裏，軍部參謀安徽武景新同志等也來看我們，他們都是參訓班的同學，看到我們來到黃河北邊，好像出嫁了的姑娘，看見娘家的親人，特別親熱。第二天，他們派來六匹馬，把我們接到他們的軍部，並介紹我同他們的參謀處長見面，談了一個鐘頭，對於豫北的情況，敵我態勢，得到一個概念，這是上太行山之前，獲得的有益知識。他們來到第九軍，僅有短短幾個月功夫，表現出極高的工作能力，成績良好，已經取得主管的信任，造成一個極良好的環境。景新同志告訴我，他們對我的臨別贈言，都能遵守，頗受部隊歡迎，所以環境都很不差。不但第九軍的同學如此，據他所知，其他部隊的同學也都能站穩脚步。可知參訓班同學分發到部隊以後，大部份是成功的，一種制度，要有一個好的開始，這是一件很令人高興的消息。

由軹城東行，抵達沁陽縣的紫陵，這兒接近敵區，爲通往太行山區的主要孔道，太行山各軍上下山的人員都從這裏經過，使這個鄉村畸形繁榮起來。區長郭濟英是一個很能幹的青年，在防線前面，接近敵區地帶，做一個戰時的地方官，眞不容易。即以應付過往軍隊所需要的民伕而言，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看到郭區長不慌不忙，不憚煩地接待每一個請求他幫忙的軍官，都使他們滿意地離開，毫無爭執，就可說明他的才能如何了。在我們離開紫陵的前一天，郭區長爲我們設宴餞行，又是一桌上等酒席。我徵得他的同意，請他參加了我們的工作。這是一個重要的佈置，像紫陵這樣重要的地方，我們很需要一個極能幹的同志。

紫陵往東三十多里，就是敵區的邊緣。通過敵區，必須要在夜間，所以不能動身太早。下午兩點鐘，我們由紫陵出發，預計黃昏時分，剛好到達那個敵區邊緣的村莊，調換民伕。這三十多里的路程，正好給我們來一次通過敵區的行軍演習。爲了通過敵區，加速行動，不讓民伕負擔太重，我們把電臺和行李分成十一擔，每擔的重量不超過五十市斤。我們事先購妥十一條扁擔，二十二條麻繩，把每擔的東西緊緊綑在扁擔的兩頭。在沒有汽車行駛以前，我曾見過郵差挑送郵件的擔子，就是這樣紮綁，他的好處，只要擔子掉不了，東西就不會失落。每一挑行李，分配一個同志照管，並且排好每一個人的行軍次序，如此，既不會紊亂擁擠，也不會失却連絡。在夜色蒼茫中，我們到達那個預定的村莊。我們走進一間相當寬大的房屋，在油燈閃爍下，看見一個高個子，背有點駝，臉孔略帶黝黑，戴一頂呢禮帽，棉袍的前襟掀起，紮在棉

布腰帶底下，一支木殼槍插在腰帶中間。這是一位掌握地方武力，稱雄於這一個地區的領袖人物，每天黃昏以後，他來到這個村莊，預備民伕，照顧過往的軍隊。我們的青年同志們，此時此地，看見這樣裝扮的英雄人物，都不禁悚然起敬。因爲玉江的關係，不同一般，這位領袖人物對我們格外關照，親自挑選了十三名健壯的民伕（兩名是預備換班的），並且特別訓了幾句話。

起更時候，我們從這個村莊出發，沁陽縣自衛隊原大隊長義軒帶着二十個弟兄，趕來護送我們。原大隊長是一位英勇的青年，果敢熱忱，已由玉江介紹，參加了我們的工作，有他護送，我們可以放心通過敵區。進入敵區，須急行五十多華里，始能脫離危險區域。是一個銀星滿天的黑夜，義軒帶着他的弟兄們，開路先行，我們順次緊隨於後，向前邁進。夜是那麽靜寂，因爲每人加快脚步前進，發出了輕微的脚步聲音，除此以外，幾乎可以聽到每個人的呼吸。我們穿過駐紮僞軍的村莊，引起村犬狂吠，僞軍明明知道有國軍通過，他們却隱匿着，若無所聞。我們掠過敵人據點的邊緣，迅速走過，不使他們有絲毫察覺。前進復前進，悶聲不響。在子夜過後，抵達晉博公路的西側，才停止脚步。這條公路，從山西的晉城通往河南的博愛，連繫晉豫兩省的交通，敵人非常重視，在天井關駐有相當大的兵力，夜間，敵人的武裝卡車，經常巡邏。公路東邊，便是敵人對太行山的封鎖線，蹲在山口旁邊的碉堡，放射出明亮的燈光；守望在裡面的敵人，注視着上山的小路。通過公路，必須提防敵人的巡邏部隊。義軒很沈着，察看過公路情形，然後把他的隊伍在公路西側散開，瞄準敵人的碉堡，準備必要時可以應戰。等他部署妥當，才讓我們通過公路

，最後同我握手道別。民伕們對於這一帶的地形，異常熟習，捨去正路，避開碉堡，從距碉堡四五百米的山坡爬上去，銜枚疾走。我們馳行於亂石枯草中間，很快轉到山的背後，脫離開碉堡的視線。大約走了一里多路，才歸入正道，降低速度，繼續前進。又走了四十多里，到達一個很小的山谷。自從昨天下午兩點鐘，一直到現在，至少走了一百三十多里路程，現在已經是次日淸晨，離開敵人，業已很遠，應該休息休息。

這個丹河的小小山谷，美麗的像一個仙境，旭日初昇，把山谷照耀得變了顏色，像是金裝，又帶些橘紅色彩，顯得十分明媚。空氣新鮮，令人暢快。在靜寂當中，祇有丹河發出潺潺的聲音，節拍均勻，溫雅柔和。經過長途跋涉，躺在大塊岩石上，被這大自然陶醉了，萬念俱去，疲勞頓消。此情此景，印像深刻，永難忘記，成古詩一首：

夜上太行山

太行孤懸黃河北，誰人願上太行山？敵寇封鎖太行道，重兵扼守天井關。太行山下腥膻氣，
敵寇殺戮如草菅。暗夜深入腥膻地，越野穿村非等閑。村犬狂吠驚人夢，僞軍躲藏不露顏。
沿山碉堡斷山路，捨路攀山疾轉彎。一夜馳行百餘里，天明始達深山間；忽見朝暾金山谷，
又聽丹河之水聲潺潺。太行山上好殺敵，深仇不報誓不還。

我們在這個山谷，足足留連了兩個鐘頭，才拖着兩條懶散的腿，高一步低一步，向着山上爬。說也奇

怪，穿過敵區時，走得那麽急促，沒有休息，兩條腿像似得了神助，越走越起勁。現在慢慢走着，兩條腿却像千斤似的，很困難的往起抬。三四十里路程，一直走到下午兩點鐘，才算登臨山顛，抵達玄壇廟。玄壇廟坐落在太行山最南端的山巔上，這個小小山村，因廟得名，祇有一條不到半里長的街道。由於戰爭，博愛縣城被敵人佔據，縣政府移設這裏，他的地位驟然提高了許多。又因爲上下山的軍人，都從這裏經過，來往的人多了，市面也隨着活耀起來。玄壇廟在村莊的北頭，建築相當宏偉，縣政府就在廟裏辦公。

縣自衛團呂副司令守訓，同玉江係很好的朋友，要在第二天晚上，爲我們設宴洗塵，堅留我們多住兩天。我們一連走了將近兩百里的路程，大家都有些腰酸腿痛，也的確需要稍微休息。博愛縣有兩個游擊支隊，均歸二十七軍指揮，十三支隊司令張體安同十五支隊司令王德林，情感惡劣，勢若冰炭，幸有呂副司令調和於張王之間，使兩支隊得以相安於一時，所以呂副司令在玄壇廟的地位與責任，極關重要。

我們在帜城和紫陵，會經遇到兩批二十七軍的人員，也準備通過敵區。當我們在玄壇廟休息的時候，他們也先後上山來了，樣子非常狼狽。據說他們通過封鎖線，有一批被碉堡內的敵人發覺，開槍射擊，民伕慌張，把行李失落了許多。另外一批，爲首的官員是一位上校，失脚滾下山坡，摔破了腦袋，我們看見他頭紮紗布，行動踉蹌，一定吃了很大的苦頭。我們則通過最危險的地帶，秋毫無損，這並不是說我們得天獨厚，有什麽僥倖的因素，其所以如此，完全是由於我們提高警覺，事先注意到每一件極其細微的事情

，有計劃，有組織，他們却是準備不够，各不相顧，一到緊要關頭，當然要丟盔摺甲的。

離玄壇廟，北行一里多路，就是晉豫分界的地方，過此即入晉城境界。轉過山彎，有一個比較大的村莊，呈現眼前，順着山勢，排列着一層一層磚瓦房屋，看起來非常齊整，不像玄壇廟的泥土房屋，既矮又小。第一站宿柳樹口，柳樹口爲山裏較大的村莊，晉城縣政府臨時設在這裏。我曾聽說，張子仁（鴻惠）兄於太原陷落時，回到家鄉，失去連絡，既來晉城，就應當探聽一下。果然他就住在柳樹口，他看到我們，立刻張羅晚餐，並且約定，過些日子，來陵川看我。柳樹口有一眼龐公井，係龐炳勳將軍所掘，因爲太行山缺水，掘井不易，他却掘出一眼井來，解除了居民飲水的困難，故用龐公名井，以紀念不朽功德。第三站宿附城，爲陵川縣最大的村鎮。十二月四日下午到達陵川縣城，縣城很小，建築在一塊極小的平地上。

二十七軍軍部駐在城東北十五里的安陽村，五日下午偕覺民去安陽軍部，謁見范軍長。范軍長廣東大埔人，軍校第一期同學，個子很高，頭髮已經有些花白，態度非常懇切。他看過胡總司令的函件，對我們極表歡迎，決定我的職務爲：參謀處上校副處長，二十七軍軍區設計委員會視察專員。軍參謀處的編制，並沒有副處長一職，不過是一個額外名義而已，我來太行山的目的是工作，祇要在軍部有一個合法的身分，已經够了，至於官位的高低虛實，對我毫無關係。關於住的問題，軍長指定我們住在距離安陽二里多路的東坪上，立刻請來副官處林處長，讓他爲我們準備房屋，派遣伙伕，撥發軍糧等等事情。

到陵川的第四天，我們移居東坪上，東坪上祇有二三十戶人家。村邊有十幾株翠綠而蒼勁的松樹，為這個小小的山村增加了不少情趣。山中空氣新鮮，生活安靜，被都市喧囂擾亂了多日的心境，很快就定下來。

軍區

第一戰區在黃河北岸有三個主要軍區，西邊是中條山軍區，中間是太岳山軍區，東邊是太行山軍區。中條太岳兩個軍區接連在一起，南臨黃河，渡口控制在駐軍手中，與後方交通非常便利。祇有太行山軍區，才是唯一孤懸在敵後的抗戰根據地。太行山軍區，東西三百多里，南北兩百多里，北面是共產黨霸佔的區域，東邊是平漢鐵路，南邊是道清鐵路，西邊是白晉鐵路、潞澤公路、晉博公路，在這東南西三條交通線上的各個據點，都駐有敵人的軍隊，形成對太行山的大包圍態勢。太行山軍區又分成東西兩個區域，東區有兩個軍，由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將軍統率。四十軍軍長由龐總司令兼任，駐在河南林縣合澗附近的原康村；新五軍軍長為孫殿英將軍，駐在距輝縣臨淇二里的呂莊。西區駐軍則為二十七軍，據有陵川全境，平順、壺關、長治、高平、晉城各縣的一部份地區。名義上，二十七軍列入二十四集團軍的戰鬪序列，實際上，一切仍歸三十四集團軍節制，故東西兩區，各自為政，單獨應戰，很少連繫。至於中條、太

岳、太行三區協同作戰，更談不到了。敵人每次發動一個戰役，往往計劃很久，調動許多兵力，分成若干作戰單位，協力合作，集中目標，從多方面進攻。我們呢？那一處受到攻擊，就由那一處的駐軍承擔，要想得到友軍協助，派出增援部隊，加強正面抵抗力量，或從敵人的側背出擊，以作牽制性的戰鬪，減輕正面負擔，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所有的戰役，我們都是被動，沒有一次是由我們發動的。在這種情況之下作戰，各部隊祇能各自保存實力，避免重大犧牲，以圖存在。身歷其境，我深深感覺到這樣作戰，終必要被敵人各個擊破，同歸於盡，對於軍區的前途，十分感到憂慮。

二十七軍有三個師：預備第八師駐在陵川的北面，警戒長治、壺關方面的敵人，師長為浙江陳素農將軍；四十五師駐在陵川的西面，監視高平方面的敵人，師長為四川李用章將軍；四十六師駐在陵川的南邊，控制晉城方面的敵人，師長為浙江黃祖壎將軍。我們到達軍部的時候，正值全軍年終校閱，軍長命我隨他往各師看部隊。乘這個機會，我同各師師長、參謀長、參謀主任、各團團長有了一次接觸。大體而言，二十七軍的士氣、兵額和士兵的體力，都比較後方一般部隊優良。太行山駐軍的補充，完全來自後方，新兵通過敵區，往往散失許多，眞能夠到達部隊的，頂多也超不過二分之一，在這樣補充困難情況下，二十七軍的兵額，平均在八成以上，確實不容易。太行山非常寒苦，食糧祇出產小米和玉蜀黍，軍隊的主食，小米要算最好的。吃起來，小米沒有大米好吃，講到營養價值，小米却比大米高得多。太行山的老百姓，節衣縮食，自己啃玉蜀黍，而把黃金似的小米，一擔接一擔地送給軍隊，使每一個士兵得到充足的食糧。

太行西區的政治形態，非常特別。多少年來，山西的政治有他自己的一套，雖然不是完全的獨立狀態，至少同中央政府之間，隔着一條鴻溝，事實上，等於一種割據局面。現在二十七軍軍區又脫離山西的政治系統，自成體系。據范軍長說：『過去二十七軍在太岳區作戰，不但得不到地方政府的幫助，反而有許多牽制。山西的地方行政幹部，太小器，而且成見很深，作風特別，很不容易合作。爲了軍事上的需要，使政治能够配合軍事，不得不採取目前的措施。』可見形成這種特殊局面，完全由於門戶之見太深，不能單怪軍隊方面，地方幹部，也得負一部份責任。假如地方幹部知道軍事第一，不固執成見，能適應環境，與駐軍開誠合作，也許不會形成這種局面。聽說中條太岳兩區都是如此，不知確否？

軍區最高行政機構，是二十七軍軍區設計委員會，由軍長、軍參謀長、各師師長、黨部地區專員、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書記所組成，另外設一主任，負實際責任。各縣縣長由設計委員會委派，事實上，由軍和各師所瓜分。壺關縣縣長由預備第八師提出，長治縣縣長由四十五師提出，陵川縣縣長爲四十六師的副官主任，高平晋城兩縣的縣長由軍長介紹，完完全全是一個戰地政務局面。軍區的政令由設計委員會頒發，可是它旣和省級行政機構沒有關係，又不能直接和中央各行政部門連繫，所以這種政治形態，與整個國家的行政系統完全脫節，成爲一個獨立形態。他的政令不是來自上級行政機構，而是自已創立的。實在說，所謂戰地的地方行政，主要在於徵購糧秣，祇要地方政府能够使軍隊有飯吃，那就算發揮了最大的行政效能。軍區辦了一所晋東南聯立中學，不收學費，供給主食，使軍區的青年，不因戰爭而失學。這一措施

，地方人士非常感激范軍長。軍區還發行一份晉東南日報，石印粉連紙，內容談不到豐富，大部份的材料，是抄錄中央廣播電臺的國內外新聞。在敵後的戰地，每天有一張報紙看看，已經是難能可貴，還能挑剔印刷如何？內容如何嗎？

中條、太岳、太行三個軍區，是洛陽的屏障，祇要這三個軍區屹立在黃河北岸，洛陽就會安如磐石。二十七軍正面的敵人，差不多有一個旅團，能够牽制這麽多的敵人，對於整個戰局，已經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我們必須要盡最大的努力，鞏固太行山的根據地。我們要了解環繞太行山四週圍的敵軍情況，掌握敵軍的動態，使我們有所準備，打起仗來，不至於手忙足亂。軍中的情報工作，正如同一個人的耳目一樣，如果耳目不够靈活，去同敵人打仗，一定會受制於敵人，必然失敗。過去軍中的情報，完全依靠軍或師的諜報組織。這些諜報人員，智識水準不够，而且素質低劣，他們接近不了敵人，甚至根本不敢接近敵人，僅到敵區邊緣，道聽途說，蒐集些是似而非，零零星星，毫無用處的東西，報到軍或師部，就是所謂情報了。他們因爲不穿軍裝，所以叫做便衣，這班便衣人員在步哨線以外，軍隊管不着他們，可以胡作非爲，吃喝玩樂，都要由當地的老百姓供給。有些同地方上的壞人勾結起來，爲非作夕，隨便敲詐，任意勒索，稍不如意，就會把漢奸帽子戴給別人。老百姓看到便衣，如見蛇蠍，避之唯恐不及，誰還敢接近他們，供給他們眞實的情報。更壞一些的便衣，會同漢奸勾結，反而把我們自己的情況賣給敵人。因此，我們不能依靠原來的諜報組織，必須重加整頓，另外建立有效的機構，要在敵人的據點以內，據點的週圍，佈置我

們的眼線，監視敵人，偵察敵人。

我決定了兩個步驟，來達成我們來太行山的工作任務。一方面以我們的工作同志爲中心，在各縣建立起我們的工作單位，另一方面則爲健全各縣黨政機構的情報工作。爲了實施後一個步驟，決定籌辦一個爲期兩週的短期訓練班，調訓各師，各游擊縱隊的諜報參謀，各縣政府主辦情報的科長，各縣黨部主辦情報的幹事。軍長對於這個訓練班，非常重視，很感興趣，在短短兩個星期當中，他對受訓人員，就親臨訓話三次。這個臨時訓練班受訓的人員，不過二十幾個人，其中四十五師的諜報參謀湖南鄧匡亞同志，四十六師的諜報參謀陝西龍士駿同志，四川王明安同志，都是參訓班的同學，他們在這二十幾個人當中，所起的領導作用，非常重要，對我們的訓練幫助極大。我們的訓練非常成功，他們對每一種課程都充滿興趣與新奇，雖然所學不過是些皮毛，然而已經足够他們應用了。經過這一次訓練，我們總算有了一批新的幹部，分佈在太行山西區，對於推進工作，自然便利了許多。

二十七軍指揮着兩個游擊縱隊，一個縱隊的活動地區是河南輝縣，司令姓張，另一個縱隊的活動地區是河南修武，司令姓李。張司令和李司令都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資格很老，階級都是中將。縱隊的編制很大，人數却有限，按編制向地方要糧，吃不完賣掉。本來游擊隊的待遇很差，素質又不好，更談不到紀律。所謂游擊隊，游而不擊，除增加老百姓的負擔外，對敵人並不起什麽作用。河南的老百姓非常強悍，不像山西的老百姓那麽馴良，爲了自衛，他們大都有組織，有武器。輝縣敵區有一種自衛組織，叫做『聯

莊會』，曾向輝縣縣政府備過案，所以是合法的組織。張司令派到輝縣敵區的催糧人員，便衣人員，有時因為欺負老百姓，或者敲詐勒索，往往被聯莊會秘密處決，而告失踪。於是張司令接二連三向軍部報告，說『聯莊會』是漢奸組織，殺害游擊隊。軍部根據他的報告，轉報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就成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太行山東區的地方行政，並不同晉東南一樣，河南省政府在黃河以北設有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各縣縣長都由河南省政府任命，是一種正常的行政組織。長官部接到二十七軍的報告，就請河南省政府查覆，省政府再命令到輝縣縣政府。輝縣縣長戴秋陽（日暄）很有才幹，很有魄力，本來他就痛恨游擊隊騷擾地方的行為，自然要替「聯莊會」講話。他說「聯莊會」不但不是漢奸組織，而且在縣政府備過案，是合法的民衆組織。他又說游擊隊紀律敗壞，騷擾民衆，「聯莊會」為了自衛，不能不防止這種騷擾。省政府根據縣政府的報告，轉報到長官部。於是這一個問題形成對立的局面，翁說翁有理，婆說婆有理，無法解決，一直糾纏了半年多，官司越打越打不清楚。游擊隊不敢再去催糧，不去催糧，就沒有飯吃，祇好採取行動，把「聯莊會」李會長的兒子捉上太行山，扣押在司令部，作為人質，說是捉住漢奸，吊打虐待，以資報復。

軍長把這個案子交給我，要我調查清楚，決定一個處理的辦法。我覺得楊慶明同志很幹練，具有正義感，又是豫北人，現在成為軍部的正式參謀，一定可以作一次很公正的調查，於是把這一個任務交給他去辦理。他深入敵區，實地調查了一個星期，才把眞象弄清楚。新五軍的軍糧由輝縣縣政府徵購供應，戴縣

民利用「聯莊會」的組織，把敵區的民衆控制在手中，讓他們供應軍糧。當然，居住在敵區，就不能不應付敵人，說他們是漢奸組織，不能說是毫無根據。他又調查淸楚，「聯莊會」的確失踪過游擊隊的人員，可是游擊隊的催糧人員，騷擾地方，也是事實。這一個案件，應愼重處理，不能草率。我又把該縱隊曾經參加過我們訓練的參謀請來，由他說明問題的眞實情形。他是張司令的參謀，又算是我的學生，一定會說眞話。果眞他的答覆，同慶明調查報告完全吻合。所以我把調查的結果報告了軍長，他對我的報告感到棘手，好像有些猶豫。當然，如果接納我的調查報告，勢必推翻前案，站在軍的立場來說，以前向長官部報告，一口認定「聯莊會」是漢奸組織，現在又說不是，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況且張司令老釘在後面，礙於情面，的確不好處理。漢奸帽子已經成了軍隊整人的工具，我自己曾親身經歷過。現在，我們也給人家戴上頂漢奸帽子，要取人家的性命，所以我必須主張公道，仗義執言，說服軍長。

『軍長！把老百姓硬說成漢奸，這樣大的責任，你能擔得起嗎？』我這樣問軍長。

『你說怎麽辦？』軍長半響沒有作聲，後來問我。

『我們是原告，我們這裏說聯莊會是漢奸，而河南省政府那裏說不是，雙方各執一詞，長官部不好處理。如果我們以後不再向長官部提起這個問題，不就是不了了之嗎？張司令若再有這種報告，一概不予答理，他也就不會得寸進尺了。至於被張司令拘押的老百姓，命令他送來軍部，然後送交輝縣縣政府，不要因爲游擊隊，而損害了軍民情感。』

軍長採納了我的建議，讓我去告訴參謀處何處長，依照我的意見辦理。但是問題並不就此解決，因為張司令不會同意這種辦法，他又來軍部，找軍長胡纏，軍長把一切責任推在我的身上，讓他同我談談。這時候，我們已經從東坪上搬到神南底居住，張司令携帶二斗大米，來神南底看我。

『外面說聯莊會送了你很多禮物，』見面以後，張司令笑着說。

『張司令！』我真想不到他會用栽贓，恐嚇的卑劣手段，想把我嚇倒。我不同他轉彎抹角，乾乾脆脆地說：『這叫做血口噴人，祇要張司令能拿出證據來，無需國法制裁，我可以立刻在你面前自殺。否則，空穴來風，是嚇不倒我的。聯莊會沒有送我半文錢的東西，相反的，倒是張司令今天送了我二斗大米。張司令是長者，長者賜，不敢辭，我一定要收下。可是我不能為了二斗大米，出賣人格，違背良心，附和張司令，而把老百姓硬說成漢奸。張司令要明白，抗戰是離不開老百姓的，離開了老百姓，還抗什麼戰呢？天理、國法、人情都不允我們硬把老百姓說成漢奸。委員長派我來這裡幫助范軍長工作，我必須對軍長忠實，不能欺騙他，陷他於不義，讓他負擔不應當負擔的責任。我的立場堅定公正，任何力量不能動搖。假如張司令不遵照軍部的命令，把扣押聯莊會的人送來軍部，不管軍長怎樣處理，我就要把整個的案情，直接報告軍委會。到那個時候，張司令可不能說我不夠朋友。』

張司令非但沒有把我嚇倒，而我的一席話，反把他嚇倒了。他接受了軍部的命令，立刻把聯莊會李會長的兒子送來軍部，我派楊慶明同志把他送交輝縣縣政府，並且告訴戴縣長，請他嚴戒「聯莊會」，以後

不得再事殺害游擊隊的人員，如果游擊隊的人員眞有不法行爲，祇要送來軍部，一定依法嚴辦。這一場公案，至此才算結束了。

陵川戰役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二月一開頭，就感覺到情況有點不對勁，從我們所獲得的情報來判斷，發覺敵人似將準備對太行山有所行動。起先有兩千多個日本兵，從太原開到長治，接着就補充到各部隊，似在充實戰鬥力量。到了二月下旬，敵人開始向各村莊要民伕，要騾馬，我們斷定他們很快就要發動攻勢，於是通知各師，警戒正面，準備應戰。不到三天，敵軍果由長治、高平、晉城三路出動，向陵川進犯。參謀長四川張宰臣將軍召集參謀處長何驥上校，作戰課長劉清時中校和我，舉行了一次會議。我們一致主張，每師派出一個加強營，運用游擊方式，繞到敵人背後，分別襲擊長治、高平、晉城縣城，以牽制敵人的攻擊部隊，緩和其攻勢，然後令正面的部隊相機出擊，轉守爲攻。參謀長非常贊同我們的意見，由他去報告軍長，軍長把我們的計劃，分別用電話告知各師長，徵詢他們的意見。師長們都覺得不太有把握，不贊成我們的計劃，結果採用了他們的主張，消極的挨打戰略，節節抵抗，節節後撤。

戰鬥進行得很不樂觀，敵軍攻勢，非常猛烈，第一線的部隊經過整天抵抗，開始向後撤退，軍部的位

置，一轉眼就可能暴露在敵軍面前。因爲山區的地形限制，必須不妨礙戰鬪部隊活動，所以軍部不得不向後轉移。爲了避免空襲，必須在夜間行動。吃過晚飯，開始向東轉移，軍部的幕僚人員跟隨在軍長和參謀長後面，乘馬一匹接連一匹，馬蹄踏在青石山路上，發出淸脆的聲音，打破黃昏後的寂寞。每一匹乘馬都很吃力地向山嶺爬，馬頭低的就要接觸着地面。當我們翻越山嶺的時候，回頭西望，但見一團接一團的火球在空中爆炸，火星四射，消失在蒼茫的夜色中，接着傳來隱隱約約的大砲聲，敵軍正向我陵川以西的守軍，作黃昏後的擾亂。軍部向東移動了二十多里，住宿在一座大廟裡，這時軍部同各師的電話暢通，隨時可以知道第一線的作戰狀況。

第二天，白雲籠罩了整個天空，太陽躲藏在密密的雲層背後，天色昏暗無光，氣壓低的使人透不過氣來。格格的機槍聲，夾雜着轟隆的大砲聲，越聽越淸晰，越淸晰越令人心慌，好像敵人馬上就會衝過來，每一個初次參加戰鬪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其實戰鬪距離我們還很遠，我們所聽到的機槍聲，正是我們南面山嶺上的守軍，集中火力，射擊敵人。說實在，敵人沒有插翅，絕對飛不過那座高聳的山嶺。軍部決定利用夜間，再向東移動，軍長命令我，先行調查行軍路線。我調查淸楚，繪製成略圖，由軍長決定走那一條路線。下午，參謀長集合軍部的直屬部隊，作了一次行軍前的訓話，於是開始了我們一大段的路程。這是一個窄狹的山谷，因爲各師的輜重部隊都擠在一起，沿途情形格外紊亂。老百姓看到軍隊移動，都感覺到大禍卽將來臨，面露憂容。夜間，我們進入預定的行軍路線，這一條山路非常崎嶇，有些地方，騾馬通

過，比較困難，必須臨時將山石劈開，所以行軍速度極爲緩慢。第三天早晨，抵達輝縣境內的一個山谷中。我們離開戰場，已經有一段較長的距離，聽不到槍砲聲音了。中午宿營在一個較大的村莊，我們走了一整夜又半天，雖然走得很慢，也應該休息了。

輝縣不是我們的防區，軍長特別注意撤退到這裡的各部隊軍風紀，一再囑咐我，確實考察調查。這次行軍，是在作戰，不能携帶過多的給養，必須就地徵購，軍長命令我，會同軍需處黃課長資中，擬定價格，通知各部隊，以免同老百姓發生糾紛。經過我們調查，此間白麵的市價，每斤三角法幣，四十軍徵糧，發價一角五分，新五軍一角二分，因爲兩軍的待遇不同，所以規定糧價，也分出高低。我們是客軍，不能同四十軍相比，軍長規定，白麵每斤，給價兩角五分，雖然比市價便宜五分，可是比四十軍多出了一角錢，老百姓並不太吃虧。因爲我們出價公道，所以購買給養，非常容易。

軍長決定移駐石門，石門是臨淇到陵川的正路，而且靠近新五軍，必要時，可向孫軍長商借給養。第四天，很早就動身，離開那個山谷，向東北行。將近石門，軍長命我去新五軍和四十軍連絡，軍部將在石門東南四五里的一個村莊宿營。我離開隊伍，向臨淇前進，行四十多里，抵達呂莊新五軍軍部。臨淇位於山中一個較大平原上，因爲淇水從旁邊流過，故名臨淇。這裡的氣候，比較陵川溫暖，田地肥沃，比了山西境內的貧瘠梯田，有天壤之別。我到新五軍，已經是午飯過後，孫軍長立刻命令他的副官，給我預備午飯。孫軍長住着三間大廳，分成裡外間，外間正面方桌上放着一付牙牌，他在玩牌解悶，裡間有四個人正

在搓麻將。孫軍長個子很高，臉上的麻子並不太顯著，他的面孔顯得非常慈祥，態度又很和藹，並不像我腦子裡想像的孫殿英那樣。他對人親切體貼，慷慨豪爽，具備了一種英雄性格，雖然一人一槍，只要他一號召，就會集合成整千整萬的隊伍。雲南嚴家詒兄是他的高參，就住在外屋，孫軍長知道我同龔先生的關係，特別對我親熱。我報告他，池軍長住在石門附近，他就教家詒兄打電話給楊團長，命令他立刻去見池軍長，並且把他這一團臨時撥歸池軍長指揮，以便作必要的調遣使用。孫軍長又派人給池軍長送去兩隻豬、大米、白麵、臘肉和青菜。這種高情厚意，顧慮十分週到，充滿人情味兒的作風，使我非常感動。不久，裡屋的麻將散了，走出來一位滿臉傷痕的人，經過介紹，才知道他就是勇敢善戰的劉月亭師長，孫軍長的得力戰將。一會兒晉城王國琛將軍也來了，他也是新五軍的師長，保定軍校出身，頗有儒將的風度。

吃過一頓豐富的午餐，天氣已經不早，孫軍長早着人給我的馬換了新的馬掌，並派了一位副官，陪我到四十軍。從呂莊到原康，由南向北走，足足走了五十多里路程，一直到夜裡八點鐘，才到達目的地。我們先到了新五軍辦事處，那位副官到四十軍軍部去接頭。一會兒，四十軍的副官長把我接到他們的招待所，他說孫軍長經常來原康，就住在這裡。不到半個鐘頭，給我端來一大碗麵條，上面窩兩個雞蛋，這是招待我的晚餐。四十軍素稱儉樸，今晚來這裏作客，才了解他們儉僕到什麽程度。軍部參謀張稼同志來看我，他也是參訓班的同學，他們共有四個人，派在四十軍工作，都能適應環境，不怕吃苦，業已得到部隊的信任。他看見我，非常高興，沒有訴一句苦，可見我們的訓練，確實很成功。龐總司令不在原康，由參謀

長劉惠蒼將軍接見，我把戰況向他簡要報告，他留我多住一天，等候龐總司令回來，我覺得無此必要。作戰時期，情況瞬息萬變，行動不定，我離開軍部，已有一整天，必須趕緊回去。當即告辭，說明次晨一早動身，不再辭行。

第五天天一亮，離原康，返回呂莊，聞家詰兄代表孫軍長去看范軍長，剛好先走一步，我趕緊隨後追去，始終也沒有追上。下午回到軍部，軍長告訴我，戰事已經結束，明天就要返回陵川。等我看到參謀處的同仁，何處長告訴我，陵川曾一度陷落，敵人僅停留了兩天一夜，即行離去。作戰以來，我軍與敵軍始終保持接觸，現已恢復原來的態勢，惟獨高平的巃嵸山被敵人佔據，還沒有撤退。我軍此次退到輝縣，給養方面頗得輝縣政府幫忙，這與聯莊會的糾紛合理解決，是有因果關係的，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自然的結果。第六天，經石門、三交口、九連窰，返回太行西區，夜宿後郊。敵人曾到過後郊，燒去幾棟房屋，第七天，到達陵川城東十里之東壁村，軍部改駐這裏，沒有回安陽。東壁同我們居住的神南底，僅隔着一條不太高的小山嶺，相距不過一里路。

神南底在高廟嶺西邊的山腰裏，全村祇有十幾戶人家，高廟嶺西距陵川十華里，為陵川往東必經大道。嶺上有一座古廟，週圍有許多蒼老的松樹，微風吹動，松濤的聲浪會傳到神南底。我喜歡神南底，也喜歡高廟嶺，高廟嶺的確夠高，在幾十里以外，就可以看到山頂上的綠色樹叢。

巃嵸山被敵人佔據，對陵川是一個極大的威脅，不但再一次侵犯陵川，可以作為跳板，同時也使陵川

和高平的交通增加許多阻礙。軍長和參謀長決定來一次反攻，準備收復龍巖山。我們這些幕僚人員，聽到這個計劃，興奮異常，都希望打一個勝仗，也好提高一下士氣。不論代價如何，祇要把龍巖山的敵人趕走，收回這個據點，敵人對於我們，就不能不重行估價了。

雖然是三月天氣，可是在太行山上，依舊很寒冷。在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我們懷着極大的希望，向西挺進。山坡上，田野裏都披上一層白色的外衣，那是昨天夜裏落了一陣雪的結果。太陽漸漸上升，可是陽光照射在白雪上，微弱得沒有一點力量。中午，我們到達軍部的臨時指揮所，這一次反攻，軍長親自出馬，是希望反攻的部隊，着實賣點力。作戰部署：由四十五師擔任主攻，四十六師由南面側擊，一舉而將敵人消滅。

到達臨時指揮所的當天夜裏，軍長把我叫到他的房間裏，交給我一封信，是壺關敵軍大隊長柴田英夫少佐寫給他的。信的前一段，敍述他這一次到陵川，看到池軍長一切設施，又聽到老百姓對他的批評很好，表示欽佩。最後勸軍長不必再同他們打仗了，否則，他們一定把太行山上的抗日部隊消滅。在我未上太行山以前，柴田就來過一封信，軍長把信交給設計委員會研究處理，他們代替軍長答覆了一封信，這一次送來的信，是第二封。柴田說他同軍長是同學，可是軍長不記得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同學，他讓我研究以後，擬定一個處理的辦法。我考慮了一夜，向軍長建議，在前線同敵人書信來往，總是不大妥當。我們固然不拘泥『春秋大義，大夫無私交。』但是日本軍人驕傲自大，不講信義，倘若他拿上這一件事情，作為宣

傳資料，我們就避免不了受嫌疑，招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我主張，根本不答理他。軍長認爲我的顧慮很對，接納了我的意見，不再與柴田英夫往來書信。

我們在指揮所住了兩夜，大家悶聲不響，見了面，祇是搖搖頭，感覺到萬分沖氣。打仗要靠帶兵的人，幕僚人員乾着急，有個屁用。本來我們沒有重兵器，要想攻破一座險要的山地據點，並不太容易，何況攻擊的部隊根本不願意作重大的犧牲，不會來一次眞的反攻。他們如同兒戲，在那裏虛張聲勢，敵人却悄悄下山，來了一個眞反攻。結果，龍巖山沒有拿下，我們的反攻部隊，却弄得狼狽不堪，這眞是燒香引出鬼來，聽了會氣死人。第三天，從從容容吃完早飯，我們懶洋洋地，沒精打采，返回東壁軍部，途中望望龍巖山，祇有令人更生氣。路過陵川縣城，沒有進城，我想，假如這次眞的攻克龍巖山，一定要穿城而過，絕不會這樣無聲無嗅，連城都不好意思進去了。

我們未來太行山以前，就知道太行山的生活很苦，既來之後，苦就苦不倒我們。我們在太行山毫無根基，要來創造一個局面，創業就必須經過一番艱辛。所以我們自從上山以來，每天啃三餐小米飯，唯一的飯菜就是蘿蔔，沒有一個人因此叫苦。我自己捧着一碗小米飯，一口接一口送進肚皮，青年同志們自然也無話可說了。他們還可以偷偷買幾隻燒餅，補充補充，調和胃口，我則三餐以外，從來不再補充別的食物。我們這些青年同志，口雖不言，心裏却有數。他們背後做了一付對聯，來描寫我們的生活：

早小米，晚小米，頓頓小米；

紅蘿蔔，白蘿蔔，咎咎蘿蔔。

另外還加上一則橫聯：『愛吃不吃』。我何嘗不知道大家的生活太苦，需要調濟，可是在脚還沒有站穩之前，談何容易？陵川戰役過後，我決意改進大家的生活，按照軍長在輝縣規定的價格，派人拿上五十元法幣，請輝縣縣政府代購兩百斤白麵。戴縣長派了三個民伕，送來購妥的麵粉，另外給我帶來一封信。信上不提買白麵的事，祇說我主持公道，把戴給輝縣老百姓的漢奸帽子摘掉，他代表輝縣二十萬民衆向我致謝。我一看信封，已被拆開，詢問民伕，他們說先到東壁軍部，副官處讓他們在那裏等了很久，才讓他們送來神南底。可見這封信是副官處拆閱的，他們私拆我的信件，不但對我是一種侮辱，必定還要節外生枝，招惹出許多是非。

『叮鈴！叮鈴！』一會兒，電話響了。

『輝縣給你送來什麽東西？』說話的是軍長，口氣很不好聽。無疑地，副官處林處長已經把戴縣長的信呈送給軍長，他看了信的內容，又聽說送來三擔東西，一定是認為我調查游擊隊和聯莊會的糾紛，袒護了聯莊會，才會送三挑東西來答謝我，價值多少，先不用說，就數量來講，三挑東西已經很可觀了。我們相處，僅僅三個多月，他對我的了解，不够深刻，懷疑是應該的。

『兩百斤白麵，』我沒有遲疑，立即回答，即算是禮物，也不過僅值時價六十元法幣。『不過，不是送的，而是按照軍長規定的價格，花了五十元錢買的。軍長問我，是什麽意思？』

『沒有什麽，』軍長改變了口氣，他說：『聽說輝縣送來東西，不知道是不是送給你的。』

長官對於部屬，如果沒有充分的信心，不能信任，那就無法相處下去。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所向無敵，全憑三信：『對長官信仰，對部屬信任，彼此互信。』現在軍長旣然對我有了懷疑，必須弄個一清二白。幸好軍長打電話來問我，給我一個聲明的機會，假如他悶在心裏不講，那才糟糕呢。我把向輝縣購買白麵，副官處私折我的信件，軍長打電話詢問的經過，寫了一個報告，送給參謀長，並把輝縣縣政府收到麵價的收據附上，證明我不是白吃人家的東西，並不是送給我的禮物。我又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知參謀處同仁，因爲調查聯莊會的案件，是由參謀處楊參謀辦的，他已經把詳細情形報告過何處長，我本身光明磊落，經得起考驗，不怕任何攻擊。參謀處同仁對林處長這種舉動，極表憤慨，何處長立刻給參謀長上了一個報告，首先說明我的爲人，不應當受這種侮蔑，接着說副官處對參謀處種種不對的情形。顯然參副兩處隔閡頗深，今天藉上這個機會，一起傾吐出來。沒有幾天，發生了一件桃色糾紛。安陽有個女孩子，名字叫『秋花』，長得不難看，爲陵川縣獨一無二的天足姑娘，人家都說他是陵川美人，已經定好日子出嫁，等到花轎上門，新娘突然失了踪，兩親家扭打到村公所，打起官司來。有人報告參謀長，秋花失踪，係林處長導演的，可是找不到證據，參謀長命令楊參謀廋明秘密調查，他很快找到秋花躲藏的地方，並且調查明白，在秋花出嫁的那天早晨，林處長用一匹白馬，把他接走。接着參謀長下令，把林處長看管起來，終於撤了職，這眞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前面說過，柴田英夫給軍長來信，我們沒有答理他。大概是陵川戰役以後一個多月，敵區同志送來敵偽報紙，有一張朝日新聞，上面登着柴田英夫的一幅全身武裝照片，標題：『兩軍陣前，敘述同學友情。』新聞內容就是柴田第一次寫給范軍長的信和覆信，不過新聞的地位不太顯著。我想柴田英夫發表這則新聞，也許是日本軍人自大狂的一種表現。日本人的階級觀念很重，柴田以一個少佐階級同一位敵對方面的中將書信來往，還不值得驕傲，在報紙上宣傳表揚嗎？對柴田自己來說，出盡風頭，確實光榮；對范軍長來說，却是十分不利。萬一這則新聞，被人發現，作爲攻擊他的資料，說他私通敵人，不是要平添很多麻煩嗎？

陵川戰役過後，重慶又派來五位幹部，他們剛剛在蘭州受完訓練，這一批生力軍參加了我們的戰鬥行列，充實了我們的戰鬥力量。我們的工作，發展得很快，原來的十一個人，已經不足應付，需要更多的人參加。覺民赴重慶，參加四一大會，華傑和慶明派到軍部參二課工作，書紳派到長治，德仁派到邢台，玉江和精麟回到沁陽，之健長住陵川縣城，站部祇留光亞、借之和我三個人，不得已把長治組副組長沁縣王明江同志調來站部，負責編密情報。新派來的同志，垣曲董祥生同志派到高平，沁源王守安同志派到晉城，沁縣張迺雲同志，霍縣郭俊秀同志、河南王鳳翔同志暫時留在站部。

太行山區的部隊，雖不能主動作戰，但是帶兵的將領還不敢大意，不敢胡作非爲，他們知所警惕，隨時準備應戰。陵川戰役，打得不算漂亮，可是我們損失不大，敵人還無法擊破我們的主力，摧毀我們太行山的根據地。敵人進犯太行西區，可說沒有多少收獲，祇好把目標轉移到別的地區。五月中旬，長治、高平、晉城的敵人大部分向北調走，我們判斷，他們將在另外一個地區，發動攻擊。果然，中條山戰爭，不久就開始了。想不到幾十萬大軍，糊裏糊塗，很快就垮下來，使太行山的形勢，越發孤立，處境更加困難。

有一天下午，我應晉東南聯立中學校長壽陽胡茂欽兄邀請，進城去給他的學生講話，在山溝裏遇見一排陌生的隊伍，携帶兩挺輕機槍，有一位騎馬的軍官，跟在隊伍的後面。我到聯中講話，剛好講了一半，縣政府轉來參謀長的電話，要我立刻回軍部去。我不知發生了什麽緊急事情，中止演講，趕回軍部。途中，又遇到那一排陌生的隊伍往回走，我很奇怪他們，爲什麽這樣來去匆匆。

回到軍部，參謀長房間裏有人在談話，先去見軍長。他的兩隻手插在軍袴的口袋裏，在屋子裏，不停地打轉，走來走去，走的很快，臉色漲得緋紅，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這樣不安的神態。他看見我走進他的屋子，對我說：『今天接到長官部的命令，要我們滙合九十三軍，向西撤回後方，這是一個極危險的行動。你想想！經過好幾百里敵區，要通過許多駐有敵軍的公路，還要通過同蒲鐵路，再渡汾河和黃河，不等走到西安，一軍人就會垮得乾乾淨淨。如果因爲作戰損失，尙有理由可講，行軍垮光，教我如何交代胡先生

？但是參謀長和各師長，都主張遵照長官部的指示行動。好在命令的末尾，徵詢我的意見，並不是肯定的命令，你先去見參謀長，回頭再說。」

我走進參謀長的房間，他要我赴太岳區，同九十三軍連絡，並且取出一本密電本子，要我送給九十三軍軍長劉戡將軍。他說劉軍長派一位副師長來連絡，剛剛走過，原來我兩次相遇的那一排陌生部隊，就是他們。從陵川去到太岳區，必須通過高平敵區，人家帶着一排部隊，兩挺機槍，參謀長沒有派半挺機槍護送，却讓我帶兩個便衣，軍部的便衣有什麽用處？所以我謝絕了他的好意，決定由我一個人去。回頭再去見軍長，我聲明需要把我的工作安頓一下，夜裏才能動身。軍長說：『可以，你先去，也許明天晚上，我們就開始行動。」

回到神南底，把參謀長的意思告訴我們的同志，他們都不贊成我一個人到太岳區去，此行不但太危險，而且我走以後，太行山的工作怎麽辦呢？我告訴他們：『俗話說得好，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我既派來二十七軍工作，當他們需要我的時候，絕不允許我躊躇，軍人更不應該顧慮什麽危險不危險，我應該把范軍長護送過黃河，然後再返回太行山，才算是合情合理，問題是在我走以後，如何繼續工作？」

我同軍長通了一次電話，向軍需處借了三千元法幣，作爲留在太行山區工作的同志們，今後半年的費用，不會因爲經濟拮据，影響工作。我立即部署，決定循之、俊秀、鳳翔三個人跟華傑在一起，隨軍部行動，以備路上有什麽事故發生時，好擔任臨時指派的工作。明江、之健、慶明、洒雲、光亞五位同志留在

太行山工作，等到軍部開始移動，他們可以携帶電話，搬到輝縣去，靠近新五軍。萬一太行山不保，也好下山去，到輝縣敵區，潛伏工作，我想聯莊會一定會幫助他們，掩護他們。

夜晚八點鐘，我從神南底動身，開始踏上幽暗的旅途，每一個同志都好像依戀不捨，大夥兒送我走出村莊，我回頭阻止他們再往前送，可是等我轉身擧步，他們又跟着往前走，我一連阻止他們兩次，他們都不做聲，我走他們也走，我停他們也停。快要走下山坡，我說：『你們再送也得離別，徒然擱我行路的時間，趕快回去吧！』他們才止住脚步，不再往前走。

陵川縣政府科長湖南毛健鈞同志已經爲我準備好兩名帶路的人，護送我到高平，路過陵川縣城，沒有停留，繼續前進。走了一整夜，在日出的時候，到達高平縣的候莊，先去看縣黨部書記長姬梅軒（鎮魁）兄。他是一位極幹練的地方領導人物，毅力極強，在高平有廣大的民衆基礎。吃過早飯，祥生同士駿從前面村莊回來看我，他們住在更靠近敵人據點的村莊，作爲他們的工作指揮所。下午我們一塊兒到達那個村莊，聽他們敍述工作情形。我告訴他們，以後同明江連絡的辦法。白天不好通過敵區，祇好挨到晚上。他們給我找來一套黑色褲褂，我把軍衣脫下來，包在包袱裏，背在背上，預備進入太岳山區，與九十三軍接頭時穿着。他們決定由縣黨部幹事李友義同志護送我通過敵區，友義受過我們的短期訓練，經常在夜間往來敵區，路徑熟習，有他來伴我通行，可以不必擔心什麽。祥生同士駿又送了我一程，一直到天空垂下黑色的深幕，他們才折回去。

沒有月光，天空佈滿閃爍的星星，正是通過敵區最良好的時間。夜間走路，最傷腦筋，深一脚，淺一脚，道路的高低一點也看不淸楚。我們走過一條田埂，一脚踏下去，踏了個空，掉到田埂下面，友義回頭把我拉上來。沒有走幾步，我又掉下去，路太窄了，從來沒有走過這樣窄的道路。幸好田埂不太高，否則，不知要摔成什麽樣子。曠野寂靜得使人難過，除了遙遠的村莊裏，不時傳出幾聲犬吠，大自然幾乎要酣睡了。我們的步子很快，像飛一樣地越過敵人的封鎖線；然後穿過漫長的敵區，跨過公路。第二天淸早，抵達縣黨部的西區辦事處。

吃過早飯，換上軍裝，友義送我踏上沁水柿莊的大路，獨自西行，進入沁水縣境。過柿莊，稍爲休息。柿莊爲沁水較大的村莊，購買東西非常方便，我買了兩隻梨，兩個乾饅頭，帶在身邊，作爲行路的食糧。離柿莊，向十里前進。獨行深山中，倍感寂寞，最感奇怪的，看不見一個穿軍衣的人，心想，難道九十三軍已經開走了嗎？走過一段很長的路子，迎面來了一長列軍隊，行列很整齊，足有一團人。我很困惑，他們爲什麽在這個時候向着反方向走，一位軍官離開隊伍，走來同我搭訕，彼此自我介紹，原來他是九十八軍的參謀處長，同行見面，分外親切。從談話中，我知道他們是參加中條山會戰以後，剛剛衝出敵人的包圍圈子，又被敵人尾追在後面，他們準備到太行山區去，據說他們的軍長就在後面。

我再向前走，沒有走幾步路，又一隊大隊人馬走過來，一位騎馬的高級軍官從馬上下來，同我搭上話，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師長，郭景唐將軍，陝西人，軍校第一期同學。我們停下來，坐在路旁，一面閒談，

一面等候九十八軍軍長武士敏將軍。郭師長勸我，不必再向西去，昨天夜裏，他們曾同劉軍長開過一次會，決定一同上太行山，據他判斷，九十三軍早已離開十里了，這個時候我去找他，一定是白跑路，撲一個空。這個消息，使我進退兩難，九十三軍怎麼會上太行山呢？也許因爲情況變化，他們改變了原來的計劃。敵人旣然尾追九十八軍之後，那麼我再往西走，人生地不熟，劉軍長找不到，反而同敵人打個照面，那就糟透了。我想這次來沁水，眞有點荒唐，戰爭還沒有結束，情況瞬息萬變，我怎麼可以一個人，在情況完全不明瞭的地區，獨自行動呢？於是我下了決心，接受郭師長的意見，不再往西走。一會兒，武軍長的隊伍到達，武軍長精神很疲倦，垂頭喪氣，踉蹌而來。我們見面，他接連搖頭嘆氣，充滿悲觀氣氛。我把我携帶的食物包打開，放在他們兩位面前，郭師長揀起梨子吃，武軍長的副官從暖水瓶裏倒出一杯開水，遞給武軍長，他拿起一個乾饅頭，泡在水裏，一股勁吃進肚皮，他們的確太餓了。郭師長借給我一匹馬，有了馬騎，兩條腿可以休息了，相偕東行。大概是下午三點鐘左右，折回柿莊。這個時候的柿莊，到處是軍隊，不像我來時那樣冷冷靜靜。聽說預備第八師陳師長已經來到柿莊附近，趕緊找到他，把我所知道的情況告訴他，他說軍長不久就可以到達，等候軍長來了，再作商量。

我乘着等候軍長的空閑時間，正好同九十八軍連絡一次，沒有看到武軍長，也沒有看到郭師長，祇看見他們的軍參謀長在村莊附近的空地裏，集合隊伍講話，我凑到跟前一聽，他正在咒罵長官部。他又罵劉軍長不够朋友，沒有信義，欺騙他們。昨天夜裏，劉軍長明明說，兩個軍一同上太行山，剛才接到劉軍長

的通報，才知道他們已經向西去了，準備過河，這完全是調虎離山計，騙他們往東走，好單獨行動。他講完話，匆匆忙忙，帶上隊伍就走，也不知投奔何方。從他那種憤憤不平，慷慨激昂的樣子看來，可知心境非常紊亂，一點也不鎮靜。除了打算造反，一個幕僚長就不應該向部隊講那種煽動的話。到了緊要關頭，幕僚長應當沉住氣，鼓勵部隊，預備同敵人一拼。現在亂罵一頓，先把士兵的戰鬭意志罵垮，更加上武軍長那種氣餒悲觀的情形，我對九十八軍的前途，眞是不堪設想。

等到軍長來到柿莊，我把九十三軍業已西去，和九十八軍的情形向他做了詳盡的口頭報告，建議不要再往西走，趕緊折回太行山。他以爲昨夜通過公路，遭受敵人襲擊，行李馬匹盡失，來旣困難，回去也不容易，況且同各師長沒有取得聯絡，也無法改變命令，所以決定繼續西行。順着我折回來的路子，重新再往西走，走了沒有幾里路，太陽也快要下山了，迎面來了一個人，他告訴我們，十幾里以外，有一股敵軍正向我們迎面而來，我想大概就是尾追九十八軍的敵人。到了這個時候，不能再向前走，改向西南行。初更時分，各師長皆來軍部參加會議，在一座古廟的廂房裏，點着一盞半明半暗，像鬼火一樣的油燈，發出暗弱的紅光，顯得格外陰森森地。屋子裏擠滿黑鴉鴉的人羣，軍長、軍參謀長、各師長、軍政治部岳主任星石(峙)、設計委員會張主任良莘、副官處蔣處長、參謀處何處長、作戰課劉課長、人事科李課長、情報課馬課長，還有其他的人員，人多舌頭多，亂糟糟地。我不願意參加這種七嘴八舌的會議，躺在石階上休息，不自主地朦朧入睡，睡得很甜。等到華傑和鳳翔把我叫醒，才知道會議已經完畢，決定折回太行山，

預八師為北路，經長治向東行，四十五師與軍部為中路，經高平東進，四十六師為南路，由晉城回陵川。

軍部是一支龐大而復雜的隊伍，除了特務營有兩個連可以作戰，其餘軍部的各處、政治部、設計委員會、陵川縣政府、通訊營等，都不能作戰。戰備行軍，帶上將近一千人，眞是累贅。開會完畢，卽向東行，特務第一連在隊伍的先頭，第二連擺在末尾，中間是那些拉雜的隊伍，足足拉長了一里多路，一路上呼喚嘈雜，不時撳手電筒，這樣的隊伍偷度敵區，無怪乎過來的時候，狼狽不堪，今天晚上，能够倖免嗎？照這種情形看來，非糟糕不可。我怕前面發生什麽情況，同特務營鍾營長走到第一連。就要走進山口一個村莊，部隊前面也沒有派出斥候，如入無人之境，毫無戒備，浩浩蕩蕩，向着村莊裏走。砰的一聲，一顆子彈正好打中第一連的連長，他立刻倒在地上，緊接着，從村中發出幾聲格格地機槍聲，顯然村口有一挺機關槍，阻斷我們走進村莊的路子。敵人也許不太多，但是我們的目的是走路，不是同敵人對抗，所以必須避免同敵人接觸。隊伍停止不動，軍長和參謀長走進村邊一座小廟，研究地圖，決定行動。參謀長的太太口渴，在村邊一間獨立家屋的窗外，叫裏面的人開門，想要點開水吃。屋裏有個女人，既不答話，又不開門，祇顧嚎啕大哭。有一個衛士，等得不耐煩，用一塊石頭砸窗戶，窗戶快要砸開，從黑屋子裏面打出一發子彈。這一響槍聲，把整個隊伍驚擾的非常紊亂，所有的人們扭過頭來，拼命向山上奔跑，山路都被阻塞了。鳳翔和俊秀跑到我身邊，一言不發，一邊一個人，架着我往山上爬，我們爬上一級接着一級的梯田，才走入正路，大家奔跑了半個鐘頭，軍部的人員在一個小廟前面集合起來，再改向西行。政治部、設

計委員會、陵川縣政府的人員，都不知跑到那一個方向去了，我們到落得清靜些。

第三天早晨，抵達一個山頂白龍廟，過去一天一晚，時而向北，時而向南，旣向東行，再轉向西邊，在敵人大包圍的圈子裏打小圈子。大概敵人的飛機已經偵察出我們的行動，到達白龍廟沒有多久，敵機就更番飛來轟炸。我們在白龍廟存身不得，乘着敵機停止轟炸的機會，轉移到一個小村莊裏面，一會兒，敵機又跟來頭頂盤旋，時而俯衝，時而投下幾顆炸彈。軍長休息在一家窰洞裏，參謀處的同仁找了一間房子休息，燒點捧子粥充饑。我找到一些捧子米，趕緊炒熟，分裝在我們幾個人的行軍糧袋裏面，今後的處境，實在不堪設想，能不能找到食物，很成問題。休息了不到三個鐘頭，突然聽到警戒山嶺的特務連開槍射擊，一定是發生了什麽情況，我爬上山嶺，向前面望去，兩三百個穿黃軍衣的敵兵在山嶺下面，正準備向我們攻擊，飛機則在頭頂飛來飛去。我走下山嶺，向何處長說：『我們不能老呆在這兒呀？』

『我們去看看軍長再說，』何處長說。於是大家起身，跟着他走到軍長休息的窰洞外面。

『大家趕快向那邊去吧！』參謀長看見我們一大堆人走來，飛機又在頭頂，指着右手邊的一條山路，向大家說：『不要聚集在一起，注意空襲呀！』敵機看到一羣人奔跑，掃射了幾下機槍，就飛跑了。山嶺傳來『格格！格！』的機槍聲，敵人已經開始攻擊。

『喬副處長！』當我跟着衆人走了七八步路，聽到參謀長在叫我，我轉身回來，他向我說：『你不要走，跟着軍長。』我回頭看看大家，一個接一個，消失在視線以外，他們已經走下山坡，俊秀、姬之、華

傑都跟參謀處的同仁走了，祇留下鳳翔一個人，緊跟在我身後。

『參謀長！我們也該行動了？』飛機離開頭頂，正好是行動的時候，我向參謀長建議，他立刻就請軍長動身。我們沒有走大家走的那一條路，因爲敵機已經注意到那一邊，所以改向丁字的方面走，恰好同山嶺那邊的敵人，是個相反的方向。這一方面並沒有道路，我們順着山洪沖涮過的痕跡往前走，沒有走多遠，呈現在面前的，是一個一丈二三尺深的深崖，兩個衛士先跳下去，叠在肩上，才把我們一個接一個地接下去。順着這條沒有道路的小山溝，走了一個多鐘頭，才進入一條寬濶的山溝，是條山路。我們趕緊爬上對面的山坡，隱伏在一簇矮樹叢中。我們已經不是一個龐雜的部隊，祇剩下軍長、參謀長、參謀長的太太、俞高參哲人（墉）、黃課長和一排携帶木殼槍的衛士。這一個短小精幹的隊伍，行動也好，打仗也好，都可運用自如。

『中國人打仗，不管怎樣困難，都無所謂，要是歐洲人，就打不來我們這種爛仗。』軍長的服裝同平時一樣整齊，態度很優閒地說，他用望遠鏡向天空看看，三架敵機在我們二十里以外地區的上空打圈子，有時候還聽到俯衝的聲音。這個時候，我們的位置早已脫離開敵人的包圍圈，我們的行動也沒有被敵機發現。時間已是下午兩點多鐘，軍長對我說：『喬副處長！想法子弄點開水吃吧！』

解下背上的包袱，取出我曾經穿過的那一套黑布短褲褂，讓鳳翔脫下軍衣，換上便裝。我又交給他十元法幣，教他帶上我們下山時截留住的那個民伕，到對面山坡上的那一個村莊去，購買開水。鳳翔忠誠勇

敢，毫不猶豫，從我們藏身的樹叢走下山溝，再爬上對面的山坡，一去一來，足足有四五里路程，不到一個鐘頭，他們抬來一桶小米稀飯，這對於饑渴的人們，俱有極大的價值，既充饑，又解渴，沒有幾分鐘，一桶稀飯，吃了個光。軍長面露笑容，希望再弄一桶，他自己僅僅吃了一茶杯，實在難以壓止饑渴。我想每個衛士，都需要吃得很飽，說不定今天晚上要他們特別賣點氣力。於是讓鳳翔再去買一桶，結果，前後跑了四趟，抬來四桶稀飯，消耗了整個下午的時間。大家吃得很飽，不再饑渴。

『今天要做俘虜了吧？』敘高參一個人爬到上一層梯田，坐在一株樹底，低聲喊我過去，這樣問我。

『不會的，』我肯定地回答他。

『還說不會，你看一看這種情況，有什麼辦法呢？』

『包在我身上，希望你不要洩氣！』這種場合，必須每一個人要有信心，絕不容許悲觀氣氛存在，因為一個人悲觀，可以影響全體的情緒。

根據民伕的敍述，昨天，四十六師可能已經安全通過晉城地區，我想今晚也許不會有什麼問題。我判斷，參加中條山作戰的敵軍還沒有回來，至於太岳區的敵軍，顯然來自中條山，主要目標，是在包圍九十八軍和九十三軍，他們沒有想到二十七軍會鑽進他們的包圍圈。敵人的主力似在沁水北部和高平以西地區，晉城可能是一個空隙。我們既然擺脫敵人的追擊，跳出包圍圈子，行動越迅速，對於我們越有利。

『喬副處長！你的意思我們應該怎麼辦？』等我從敘高參那邊下來，參謀長問我。

『我們如果往西走，或者往北走，參謀長覺得有沒有把握？』我反問參謀長。

『當然沒有把握，』參謀長說。

『那麽我們祇有往東走。我想晉城方面，可能是個空隙。』參謀長聽我說完，沒有做聲，大家都很沉默，顯然他們對我的主張，既不反對，又不敢贊同，我們的處境，正是進退維谷。

我爲堅定大家向東去的信心，隔了幾分鐘，我向鳳翔說：『鳳翔！你算上一卦，看看我們向東走，回陵川去好不好？』

『很好！』鳳翔抬起右手，切切指頭，算完諸葛馬前課，神氣活現地說這：『這一卦是個小吉，小吉是一個問行動最吉利的卦，向東去包保平安。』

『巧極了！我也算了一個小吉。』兩三分鐘以後，參謀長的太太興奮地說，他的聲音愉快而響亮。他這一說，對我的主張是一個很大的幫腔，會堅定大家的信念。

『不成問題，今天晚上，保險平安通過敵區。』我肯定地下了一個結論，大聲宣佈，表示很有把握，其實不過強調我的主張而已，究竟有多大把握？祇有天知道。

『快要黃昏，我們可以動身了。』敵機隨着太陽西沉，停止活動，一切歸於靜寂，我向參謀長建議。

『張排長！』我鑒於昨天晚上行軍時的狼狽情形，不能不預作準備，於是向衛士排長說：『軍長的安全，都在你一人身上。今晚的行動，不能再像以往那樣馬馬虎虎，必須按照戰備行軍的規定，以一班做尖

兵，距本隊十五米，本隊派出連絡兵，與尖兵密取連絡，尖兵再派出兩名斥候，搜索前進。非至萬不得已，不准開槍，必須確實做到。』

五十多個人的隊伍，如此做作，好像有些小題大做。不過我的責任重大，必須事事認眞。我們是在生死之間掙扎，絕不是兒戲，惟有如此，才能戰鬪，才有安全。張排長祇有二十歲，是一個很純潔的青年幹部，對我所說的話，很表服從，立刻去部署他的隊伍。我看衛士們吃得很飽，精神旺盛，越發增加我的信心。軍長對於我們商討問題，他不參加什麽意見，一任參謀長作決定，一個主官到了幾乎絕望的境地，沉默是最妥善的態度，如此，僚屬們就可以盡心去研究，不至有所顧忌，而得到最妥當的結論。

參謀長宣佈開始行動，大家下了山坡。黃昏前的晚霞，映得整個山谷通紅，山脚是一個三叉路口，大家猶豫不前。恰好有一個老百姓，從晉城方面走來，我教鳳翔留住他，經過詢問，才知道他是送四十六師的那條小山溝，都蹲在隱蔽的地方。十分鐘過後，仍然不見有什麽情況，原來是一場虛驚。每一個人都像回去的響導。就在我問話的時候，不知從那邊傳來什麽聲音，大家驚惶起來，我趕緊讓大家走進我們來時驚弓之鳥，眞的到了草木皆兵的境地。我促請參謀長趕快下決心，一分一秒都不能再浪費了。再看新截住的那個響導，疲憊萬分，他說一天沒有吃飯，鞋子也破了，實在走不動。可是我們正需要響導，沒有響導，無法行動，此時此地，實在無法去找，他的出現，正是天賜，如何能放他走。於是向衛士們找出一雙鞋來，給他換上，我又傾出一大把炒捧子米給他，鳳翔掏來一杯山澗的清水，請他壓一壓饑渴，然後交給尖

兵，讓兩個衛士架着他走。

黃昏時候，我們開始向晉城前進。今天夜裏，必須準備應戰，不得已的時候，要同敵人來一次玉石俱碎的搏鬪。我走到前面，看看尖兵的情形，他們做的很確實，我已經放了一半心。天色越變越黑，山路越走越崎嶇，路上的絆脚石，幾乎把我摔了個跟頭。一種思潮，突然呈現在我的腦子裏，假如這些石子不幸把軍長絆倒，栽到山溝裏，該怎麽辦呢？我有責任衛護他的安全，他關係着二十七軍全軍的命運和太行山的前途。責任感使我不敢怠惰，疲乏頓時盡失，不知從那裏來了那麽大的精神，我隨走隨即俯下身體，檢去碰到我脚上的絆脚石，一直通過那一段旁臨深淵的窄狹山路。

『喬副處長！』參謀長在我背後呼喚：『趕緊攙着軍長！』我回過頭來一看，軍長走路，一搖一晃，好像夢遊似的，幾乎要摔倒了。夜裏走路，最容易打瞌睡。這幾日，軍長心裏熬煎，又日夜奔波，很少睡眠，更容易犯這種毛病。但是他的身體魁梧，我又背無搏鷄之力，攙他走了兩步，已經深感力不勝任。同時我還有更緊要的工作，必須照顧全體，應付一切，所以趕緊叫來兩名衛士，把這個扶攙軍長的任務，交給他們。

我們從高平關下面，悄悄地走過，高平關係敵人的據點，關上的敵人沒有發覺我們。我們通過高（高平）沁（沁水）公路，也沒有遭遇什麽意外。我們已經深入敵區，夜裏兩點鐘，休息在山路旁邊。參謀長展開軍用地圖，用兩條軍毯圍起來，不使光線外露，然後撳亮手電，檢視我們的位置，以便決定下一步行

動。天空十分幽靜，每一顆明星好像在舞蹈，放射出閃爍的光輝，我躺在地上，合上眼皮，默禱上蒼，讓我們今夜平安度過。參謀長的太太覺得我們很平安地走了許多路，他主張加緊行動，趕緊東進，走出敵區。可是我們現在的位置到太行山脚，至少有六七十里，而距離天亮的時間，祇有三個鐘頭，白天在敵區不能行動，要想在三個鐘頭以內，走六七十里路程，除非飛行，絕對做不到。嚮導又說，他祇知道到晉城太陽的路徑，如果向別的方向走，他等於瞎子，一無所知。所以參謀長太太的主張行不通，我立刻表示反對。最後參謀長決定，白天隱避在距太陽五里的金堂寨溝，到晚上再行動。我一聽這一個名字，非常高興，俗話說固若金湯，金堂寨是一個多麼吉利的名詞，在這個村莊裏休息，一定很安全。

為了安全，不暴露目標，我決定封鎖消息。天還沒有亮，迎頭走來一個老百姓，算他倒霉，我們祇好請他向後轉，跟着我們走。在天氣剛剛發亮，我們到達目的地。我向老百姓借了幾套便衣，讓守衛的衛士換上，隱避在村口。一切居民，祇准進來，不准出去。太陽有無敵人，情況如何，必須弄個清楚，我打算親自去偵察一下，但是參謀長不准我離開身邊，而跟我的人祇留下鳳翔一個人，讓他跑一趟吧？又不放心。正在躊躇之間，發現墻角那邊蹲着一個戴黑眼鏡的人，引起我極大的注意，我問房主：『那個戴黑眼鏡的是什麼人？』

『太陽的侯村長，』他告訴我。這眞是意想不到的發現，我當時的高興，事後想來，餘味猶存。

『侯村長！』我趕緊走過去，一邊同他寒喧，一邊同他握手。他取下眼鏡，很禮貌地伸出手來。我說

：『你來得正好，我還打算去太陽看你呢？』

『軍長也來了吧？』侯村長劈頭問我這一句話，使我一怔，心想，他怎麽會知道呢？

『軍長沒有來。』我為減低目標，不願意把他暴露出來，所以不承認軍長已經來了這裏。

『我看見黃課長在裏面，那一定是軍長來了。』侯村長旁邊一個小個子插嘴說，我很奇怪，連黃課長也認出來。

『你怎麽認識黃課長？』

『我是太陽的村指導員，原先在軍部通訊營當班長，黃課長是通訊營的副營長，所以認識他。』

『是軍長來了。』我趕緊同他握手，這個時候，不能再隱瞞他們，祇好說眞話，他們知道是軍長來了，更可以為我們盡點力量。但是我們封鎖消息這樣嚴密，太陽剛好出山，他們就跑來這裏，好像專誠來看軍長，眞有些茫然，我又問他們：『你們怎麽知道軍長在這裏？這麽早就來看我們？』

『前天晚上，黃師長從這裏過去，我們想，軍長也應當過來了，可是昨天等了一天，沒有消息，我們放心不下，所以今天一早向這邊走來，看看有什麽情況。這裏距馬村祇有二十里，由馬村到太陽，必定打這裏經過。馬村住有敵人的騎兵，不要一個鐘頭，就可以到達。所以這裏不能停留，請你們到太陽休息吧！』侯村長的建議，很值得我們考慮，我不能作決定，必須請示參謀長。我取出一百元法幣，交給侯村長，請他派人到附近偵察。然後去見軍長，把侯村長的建議報告他們。

『過去你的一切處置，再好也沒有了。我們絕對不能移動，一移動，就會暴露目標，風聲走漏，萬一敵人來個襲擊，該怎麽辦呢？』兪高參發表意見，參謀長也表示贊成，我實在沒有理由，說他們的意見有什麽不對，祇好再去同侯村長商量，能不移動，最好不要移動。

『這裏是個窪地，萬一敵人來襲擊，一點辦法都沒有。太陽則不然，太陽西邊有的是大山，即使有什麽情況，我們也好上山去躱避。無論如何，這裏絕不能停留。』侯村長的態度誠懇堅決，我很信任他，他沒有理由出賣我們。我祇好再去報告參謀長，大家不作聲，分明是不願意移動。在動與不動的選擇中間，我不能再做傳聲筒，必須衡量輕重，拿出我自己的主張。

『暴露目標雖然有危險，總比留在危險地方好得多，侯村長的態度很誠懇，指導員又是我們的班長，他們不會害我們，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我們應該趁早行動。』我的主張終被參謀長採納，決定移住太陽。我們在金堂寨滯吃過老百姓的東西，都加倍給錢，使他們非常高興，不對我們有半點怨恨。

八點多鐘，侯村長領我們到了太陽，太陽是晉城西區最大的村鎮，居民有一千多戶。幾日來日夜行軍，大家的鞋子早已破爛不堪，我把這種情形告知侯村長，一會兒工夫，他送來六十雙布鞋，我們每人都可以換一雙鞋穿，這個時候，鞋子比什麽都重要，沒有鞋子，實在無法走路。侯村長邀我到村公所，在禮貌上來講，我也應當去拜會他。村公所在一座大廟裏面，他們給我拿出一盤細點心，沏了一壺好茶，又給我打來一盆熱水，洗去臉的晦氣，這是幾天來第一次享受人的生活。下午一點多鐘，侯村長給我們送來烙油

餅和鷄蛋湯，全體官兵吃了餐最豐盛，最有滋味的午餐。侯村長非常同情參謀長太太，他說軍長上了年紀，參謀長太太跟着跑了這麽多的路，一個女人家，也够吃力了，實在需要代步的工具，主張給我們預備幾匹牲口。我把侯村長的建議報告軍長，他聽完我的報告，堅決拒絕，我無法勸說，祇好辭謝了侯村這一番好意。這一整天，我得不到片刻休息的時間，時而軍長叫我去，時而參謀長找我，一切問題都要我來處理，我深深地領會到人的眞實價值，更了解了責任的意義。

侯村長預備好兩個領路的人，但是他們祇能送過公路，公路以東的道路，他們都不清楚。要想找個熟習公路以東道路的人，無法找到，祇好作罷。太陽將要西沉的時候，我們離開太陽，向太行山進發。在太陽多得侯村長幫助，一切都很順利，敵區有一位這樣忠貞能幹的村長，實在出乎意料之外。九點鐘左右，到達來村，來村距潞澤公路祇有五六里，潞澤公路是我們最後的一關，必須格外謹愼，以免前功盡棄。斥候對公路兩側精密搜索以後，以一班人在公路西邊散開，對公路警戒，待全部通過，再行集合，作爲後衛。我同鳳翔攙着軍長，用極快的步子，迅速通過公路。走過公路沒有多遠，就是一個村莊，軍長問我是什麽地方，我告訴他是板橋，他一聽是板橋，精神立刻振奮起來。我們旣已安全通過公路，以後的障礙就不足爲慮了。又走過一段路程，南面四五里處，有一個電燈輝煌的村莊，在這荒野地區，居然能够看見電燈，多麽新奇，原來那就是敵人重要據點「泊村」，過此就沒有什麽危險，不必再擔什麽心了。

『我們的方向走錯了，應該向東北方向走，現在却向正北走。』我們已經看不見泊村的電燈，祇顧往

前走，軍長用北極星校對我們進行的方向以後，立即停止腳步，向我提出警告。我仰頭看看天空，果然北極星正好在我們正前方的頭頂上，照這樣一直往前走，一定會闖進敵人的據點，所謂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可不是好玩的。從太陽出發的時候，我們滿以爲一過公路，就沒有什麽問題，有沒有嚮導，並沒有多大關係。這個時候，半夜三更，在這茫茫的山野裏，到那裏去找人來帶路？問遍每一個人，都不清楚這一帶的道路。我正在發愁，忽然聽到遠處傳來兩聲狗叫的聲音，那裏一定有人家，於是派兩名衛士，順着狗叫的方向，去找一找，碰碰運氣，也許會找來一個人。

隔了半個鐘頭，兩個衛士架着一位老太太，蹣跚而來，據說是從兩里多遠的一座孤廟裏請來的，他不願來，他們兩人一邊一個，硬把他架了來。沒有月光，我看不清楚他的臉孔，祗看到他的個子很高，手持一根七八尺長，茶杯粗細的棒子，權當手杖使用。他領導我們，退到一個三叉路口，用手指示我們應走路子，並且說：「一直走去，不會再錯。」然後他坐在路旁，拒絕再往前走。我也覺得，他既指示了我們應走的路子，就不應當再勞累他老人家了，於是我掏出一元法幣送給他，他推不接受，我無可奈何，硬塞在他的手裏，快步趕上隊伍。我們遵照他指示的方向走，果然步入康莊大道，一直走上太行山。這一幕恍惚的故事，給我留下最神秘的記憶，我老是在想，那位從廟裏請來的老太太，大概就是所謂觀音菩薩的化身吧？他指示我們，走出迷徑。

一夜沒有停留，沒有休息，一連走了十二三個鐘頭。我們已經上了太行山，太陽已經很高，雖然還沒

有看到我們的部隊，但是離開敵區，至少也有四五十里，可說是十分安全了。說也奇怪，人在一度緊張過後，得到安全，精神立刻鬆懈，誰都無力再往前走一步，祇好休息下來。我往山坡上一躺，身體剛沾着地皮，馬上就昏昏沉沉睡着了。這個時候，我什麽也不需要，祇需要睡眠。也不知睡了多久，大家已經動身，向前走了六七百米，軍長發現我不在行列裏面，向大家詢問，鳳翔才清醒過來，趕緊折回原處。要不是他喊醒我，我相信會睡到明天這個時候。又走了七八里路看到我們的士兵，進入我們的步哨線，在一個較大的村莊裏停下來，吃我們今天的第一餐飯，我沒有食慾，祇想睡覺。四十六師周團長知道我們回來的消息，帶着幾匹馬來迎接我們，他給我們預備了一餐豐富的晚餐。飯後，黃師長派來馬匹，接我們到他的師部過夜。士駿、羽安給我準備好舒適的被褥，又燒好一盆熱水，洗了一個熱水澡，什麽話都懶得再說，趕緊躺下，睡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甜蜜舒適的酣睡。

第二天正是民國三十年的端陽節，早上六點鐘起來，又開始走路，軍部決定暫住潞城，每一個人拖着兩條不願意動彈的腿，勉勉強強朝北走。中午路過附城，軍長他們騎着馬先走了，我同黃課長停下來休息，我們懷着滿肚子希望，打算買幾隻粽子，好好地過這個一年一度的佳節，結果大失所望。過去幾天，因爲二十七軍離開太行山，老百姓格外敏感，使他們非常恐惶，以爲大禍將要臨頭，商店都關了門，老百姓逃往附近小村莊裏，不特粽子買不到，連別的吃食都找不到。找來找去，才找到一個河南人賣白麵油炸糕的，我們三個人吃了六個油炸糕，渡過端陽節。我們慢慢走着，下午到達陵川南面三十多里的潞城村。

我已身外無長物，夜晚睡在舖着麥稭的土匹上，頭枕一塊磚頭。我第一次過這種叫化子生活，可是睡得很舒服，因爲連日過度疲勞，一時不容易恢復過來，一直睡到日上三竿，黃課長來喊我，才醒過來。他說：『軍長已經來過兩趟了，看你睡得很甜，不讓驚動呢，好像有話要同你說。』

『你算上一卦，看看陳師長和李師長怎麽樣？』我剛洗過臉，軍長走進我們住的房間，向我說。我不會算卦，會算諸葛馬前課的，是鳳翔而不是我，祇好找鳳翔來算一算，他算了半天，沒有算出個所以然來。第二天一清早，軍長又來問卦，他的神態非常不安，似爲兩位師長而焦慮，鳳翔又沒有算出什麽結果。我想，說不定明天早上，他再來詢問。卜以決疑，應該給他一個肯定的答覆。我對目前的情況，加以研究，敵人對大岳區的包圍戰，很可能再延長一個星期。如果預八師和四十五師果眞陷入敵人的包圍圈子，那麽兩位師長一時恐怕回不來，不論是凶是吉，必須一個星期以後，才能得到消息。根據這個判斷，我同鳳翔預備好卦辭，準備應付軍長，果然，第三天天剛亮，他又跑來問卦。

『速喜！』我報了一個時辰，鳳翔切指一算，說道：『好卦！好卦！逢凶化吉，兩位師長絕對沒有危險，頂多兩個星期，就可以回來。』從此以後，軍長才不再來問卦。他去過日本，也去過歐洲，是一位經驗豐富，學識優越，頭腦精細的將領，絕不迷信看相算卦一類的事情，然而在焦急憂慮，擔心部屬安全，無可如何的時候，也祇好求之於卜卦一途，作爲精神上的安慰。大概他回想起在太岳突圍時，鳳翔算過一卦，眞的平安返回太行山，好像有什麽把握，所以一連三個清早，專誠來問卦。就從這一件事情，可以看

出軍長對於兩位師長的關懷到了什麽程度。不到一個星期，陳師長先回來，接着李師長也回來了。他們陷入敵人的重重包圍，終於避開敵人，平安回來，眞是一件值得祝賀的大事。預八師有兩個團，看到情況不好，沒有通過公路，趕緊退回太行山區，所以他們這一個師損失輕微，四十五師正好鑽進敵人的包圍圈子，結果損失慘重，祇剩下一個完整的團。

當二十七軍離開太行山區，四十軍的一〇六師開來陵川，填補空隙，師部駐在大夫掌。我們到達潞城的第二天，軍長派我去連絡。一〇六師師長由四十軍副軍長馬法五將軍兼任，他出身保定，儒雅溫和，是一位造詣極深，且有素養的將領。副師長李振清將軍，勇敢善戰，別人叫他李鐵頭，練兵有方，能與士兵同甘苦，頗有古大將的作風。這兩位將軍極爲謙虛，對人親切。我代表范軍長，向他們致謝維持陵川防務的辛勞，馬副軍長說：『既然二十七軍回來了，我們仍舊要開回林縣。』我告辭的時候，他們堅留午餐，素菜七八碗，十分豐富，比四十軍軍部的那種過度節儉的作風，進步了許多。

軍部到達潞城，我成了參謀處獨一無二的人員，過去我並不到參謀處辦公，現在參謀處所有的公文，從收文，擬稿，繕寫，一直到發文，都由我一人兼辦。一個星期以後，才有兩位參謀回來。據說就在我們離開太陽的那一個夜裏十二點左右，軍部的大隊人員也到達太陽附近，敵人追踪而至，將他們包圍在一個高地，這些沒有抵抗能力的人員，祇好束手被俘，大概參謀處何處長，劉課長，李課長，副官處蔣處長，通訊營賀營長都在其中，這是二十七軍自作戰以來，第一次遭遇的慘重損失。當敵人包圍他們以後，華傑

藏在一家煤堆旁邊的角兒兒，才避開敵人的搜查，現在也回來了。循之和俊秀同何處長在一起，可能遭受同一命運。我對他們照顧不週，落到這樣結果，內心深引爲疚。

敵人的這次對太岳區的包圍戰，乃是中條戰役的延續，他們乘着中條山意外的勝利，將兵力轉向太岳山區，想摧毀我們太岳根據地，於是對太岳區形成一個大包圍圈，二十七軍却要鑽進這個圈子。雖然軍部人員損失很大，可是軍長各師長都安全返回防地，部隊損失也不多，仍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衛太行山，總算不幸中的萬幸。戰役過後不久，我們從敵僞報紙上，看到九十八軍全軍覆歿，武軍長陣亡，郭師長被俘，眞是一個極不幸的消息。

敵區工作

明江他們聽到我已經轉回陵川，行李丟了個乾淨，趕緊送來一條軍毯，一條棉被，兩件襯衣，我才有了鋪蓋，有了換洗的衣服。接着他們也從輝縣回來，仍舊住在神南底。我因爲主持軍部參謀處業務，不能離開軍部，一直代理了一個半月處長，再三請求軍長，派人接替，才決定調四十五師參謀主任河北李國培上校來接任處長。軍長對於這件事情，頗感過意不去，打電話給我。

『處長還是由你擔任，李主任可以調爲副處長，主持參謀處的業務。』軍長在電話裏說。

『那怎麼行呢？』我聽完軍長的電話，趕緊表示意見：『既要人家負責，又不給他處長幹，名不正，言不順，事情一定幹不好，還是請軍長發表他擔任處長，我仍舊做我的副處長好了。』

『你是第六期同學，』軍長又說：『李主任係第八期同學，那樣做，不太合式吧？』

『期別的先後同正副處長有什麼關係呢？我來軍裏，是爲工作而來，不是爲了地位和名義，我既然沒有時間處理參謀處的業務，就不應該佔據處長的位置。』我再誠懇地向軍長表明我的態度。

『你說這樣做合式嗎？』軍長又向我叮嚀一句。

『沒有什麼不合式，軍長對我的盛情，我非常感激，請軍長不必在意。』等到李處長到職，我才回到神南底，對於敵區工作，有了充分時間，來策劃佈置。

于書紳同志派到長治，原想配合縣政府，推動敵區工作，無奈周縣長表面上應付，骨子裏很討厭我們。他覺得軍部派一個人住在縣政府，多麼礙眼。至於敵區工作，他做縣太爺的，沒有這份興趣。因此，書紳到達長治縣政府以後，工作一無進展，他實在不耐煩再呆下去，要求離開縣政府，親自到長治城裏去工作。當然，深入敵區，會有更多的收穫，祇要能夠站住脚。想不到，他到達長治城裏，沒有幾天，就被敵人捉去，成了晉東南站第一個被敵人逮捕的同志。過幾天，介休翟少楚同志從重慶來到陵川，要到太原工作，我們很快把他送到長治，轉往太原，又被抓去，成了第二個被捕的同志。短期內一連兩個同志失事，好在敵人沒有拿到他們什麼證據，沒法子定罪，吃過敵人一頓苦頭，終於把他們釋放了。當他們脫離魔掌

，平安回到神南底，眞使我們高興極了，這無異打了一次勝仗，雖無收穫，却無損失。

敵人在中條山作戰同時，對黃河北岸濟孟地區，也發動攻擊，第九軍遭受攻擊後，全部撤退到黃河南岸，使地方部隊完全陷於孤立。於是敵人對於地方部隊，來了一次瘋狂的掃蕩，郭濟英、原義軒兩位同志都在這一次戰鬥中陣亡。我們損失了兩個得力的幹部，固然可惜，從此以後，太行山以南，黃河以北，完全淪爲敵區。由孟津紫陵通往太行山的捷徑，也隨着軍事的失利而中斷，使太行軍區更增加困難。因爲沁陽縣的地方武力被消滅，玉江和精麟的環境變得非常惡劣，終於被僞軍李端章所殺害。玉江爲人寬宏大量，信任朋友，樂於幫助別人，遇事大而化之，而終遭不測。幾天之內，我們在沁陽地區，先後損失了四位同志，成了晉東南站工作同志中間，最先爲工作而犧牲的。

原有後方通太行山的交通路線已被敵人截斷，可是太行山有三個軍，不能不同後方連繫，於是另外開闢了一條新的路線。國土是我們的，敵區的老百姓也是我們的，敵人實在奈何不了我們。新路線是從氾水渡河，經過武陟、修武兩縣漫長的敵區，然後到達太行山。太岳突圍後，重慶又派來九位剛受完訓練的同志，陝西楊培材、王壽昌、劉德義、葉慶元、梁續會，河北任澤生、孫兆鶴、山西龐芳青，張湘。他們就是經過這一條新路線，來到我們太行山工作基地。

當二十七軍向西轉進的時候，晉東南各縣縣政府都跟着軍隊跑，地方政權無形中土崩瓦解。因爲各縣縣長既是軍師裏的人員，軍隊一離開，他們就失去倚靠，不敢留下來。這樣朝不保夕，隨着軍隊跑的政府

，對於地方幹部沒有絲毫保障，誰還敢參加地方工作呢？就算不得已參加了地方工作，也不敢拼命出力。戰時的情況瞬息萬變，這些縣長既不是當地人，在地方上當然無法生根，都存了五日京兆的心理，隨時準備溜走，要他們深入敵區，發揮抗戰力量，不是癡人說夢嗎？我曾再三想過，我們在太行山上，爲什麼要維持這種形同封建割據的政治形態呢？爲了抗戰，爲了軍隊本身利益，都應當剷除這種局面，建立一種有效的，穩定的地方政權。除了徵購糧秣，更要組織民衆，開展政權，擔負起監視敵人，破壞敵人的神聖抗戰工作。要想建立這樣的地方政權，祇有地方事讓地方人去做，才能夠做得到。可是要別人交出既得的政權，談何容易，不經過一番努力奮鬪，不下一番說服功夫，絕對不會成功的。

『這次我軍西進，』我們從太岳山區返回太行山後，我找了一個機會，同軍長談論地方政治問題，我說：『各縣縣政府隨着軍隊行動，使地方上成了無政府狀態，很可能被共產黨或其他力量來塡補。這種情形，絕不是軍長愛護地方的本意。我覺得，我們應當建立一個堅固的、穩定的地方政權，不因軍隊行動而受影響，使晉東南人士永遠懷念軍長，才不辜負軍長這幾年來苦心孤詣爲地方的初衷。』

『那麼，你的意思怎樣做才好？』軍長反問我。

『我覺得地方行政，如果交給地方人來負責，其效果一定要比現在大的多。因爲他們生長在這裏，祖宗墳墓在這裏，非好好地幹不可。同時我們也應該培養一批能幹的地方幹部，不論軍長是否在晉東南領導工作，他們都能夠本着軍長的精神和意志去做，這樣才有意義。』

『這個問題，要仔細研究，慢慢商量吧。』

『還有一點，』我補充說：『我覺得地方行政，不僅是給軍隊徵購糧秣就算滿足。還要爭取敵區民衆，把敵人控制區域的民衆變成我們的民衆，更要把敵人的一切情形，隨時報告我們，幫助我們打擊敵人，更要防止共產黨來滲透。但是過去的縣政府都沒有做到這些，假如讓地方人士來做縣長，這些工作，輕而易舉，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需要先同各師長商量，以後再說吧！』

經過這次談話，也許軍長認爲我的建議還不錯。他同各師長怎樣商量，我不知道，不過結果一定很好。後來，軍長找我去，要我留意各縣縣長人選。要想達成上述的各種任務，未來的縣長，必須具備堅強的抗戰意識和鬥爭精神，在地方上要有基礎，要有信仰，更要勇敢、能幹，年青。在如此條件下，選擇縣長，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需要同多方面接觸、研究、不能主觀，不能草率，不能參雜一點私的成份。陵川不是敵區，縣長人選我不便參加意見，由軍長自己選擇，其他各縣，我擬好一張名單：壺關馬子駿（成驌），長治聶吉甫（士慶），高平姬梅軒，晉城張子仁。我把擬好的名單呈給軍長，供他參考。有一天下午，四十六師黃師長給我一個電話，要我到他們師部去玩，我先電話請示軍長，可不可以去。

『可以去。』軍長在電話裏說：『順便把縣長問題同黃師長研究研究，陵川就決定楊子鈺吧，其他各縣，你提出來的人選都還可以。』

黃師長對於縣長人選，非常注意，我把軍長的意思向他報告以後，他對每一個人選都有意見，提出一連串的問題。要想說服他，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懇談了兩個多鐘頭，我詳細解釋他所提出的問題，並且向他保證，這幾位縣長一定可以幹得好，否則，三個月以後，再調換更好的人，他才不再表示異議。陳師長和李師長對軍長的意見，都表示贊成，於是調整地方幹部的計劃，才付諸實施。

各縣縣政府調整，對於敵區工作，關係極爲重要，長治、高平、晉城三縣，所發揮的戰時地方行政的效能，尤爲偉大。這三位縣長是三個不同典型的人物，各人有各人的長處，各人有各人的辦法。長治聶縣長朔縣人，可是在長治十多年，由科長而做到縣長，對長治的情形，比土生土長的長治人還熟習，說他是一個長治人，未嘗不可。聶縣長富於行政經驗，老成練達，精明肯幹，長治的老百姓非常愛戴他。高平姬縣長年紀最輕，是一位最標準的革命青年，極富組織能力，具有旺盛的奮鬪精神，脚踏實地，埋頭苦幹。高平縣的青年因爲他領導，都參加了抗戰的行列，增加了抗戰的力量。晉城張縣長係黃埔同學，表面看上來有些魯莽，實際上，膽大心細，敢作敢爲。他了解敵區工作，又具備先聲奪人的條件，爲全縣最合式的戰時縣長。

各縣縣政府不是依靠軍隊保護，才能存在，他們都是在軍隊的步哨以外好幾十里，接近敵人的地帶，成了軍隊的外圍，每天過着戰鬪生活，隨時警戒，隨時行動。因爲他們不怕敵人，不怕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而又領導有方，建立起極高的政治威望，所以這三縣的行政力量，很快達到全縣的每一個角落，達到敵

人盤據的縣城以內。敵區的村長、縣城裏的人們，都來同縣政府連絡，城裏的商人秘密送來稅款，各地的農民送米軍糧。晉東南的農民永遠是感人的。他們乘着黑夜，通過敵區，越過敵人封鎖線，跋涉一兩百里，挑着一擔一擔的小米，送到縣政府，送到軍隊。可是如果沒有好的縣政府，沒有有作爲的縣長來領導，老百姓想愛國，也無法表達。

敵人既然在太行山的東南西三面把我們包圍起來，我們就必須在這三面建立起我們的工作，來對付敵人。太行軍區的西面完全屬於山西省境，是二十七軍的正面，也是我們工作的主要對象，東南兩面即屬於河南省境。

我們敵區的工作和佈置，分述於後：

長治

軍統局在長治本來有一個組，我們到太行山以後，這個組撥歸晉東南站指揮。組長郭河濟同志，書記賈俊三（秀升）同志，電臺柴臺長雨聲，及王永安（金聲）同志等都潛伏在長治敵區，平遙裴西園同志及李仲玉同志都住在長治城裏，壽陽崔來庭（獻琛）同志住在長子城內。這一個組已經建立了好幾年，基礎相當好。我們另外在長治建立了一個行動隊，由長治縣警察局長沁縣田慰農（畯）同志負責，展開對敵人的行動工作。

田慰農同志是一個非常勇敢，富於情感的人，能够與部屬同甘苦，又具有強列的攻擊精神。他領導的

行動隊員，像一羣老虎，勇敢，堅強，重要幹部如閻枝林、郭長有、劉生華、朱明山、蔡世勳、王才達、趙玉生、王振山、崔子英等，都是不容易獲得的青年勇士。在一個月當中，至少有二十天，慰農率領行動隊，逗留敵區，從事游擊活動和破壞工作。時而整體活動，時而化整爲零，去做個別的工作。敵區活動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一天要跑一二百里路，不能吃一頓飽飯，兩三天不能睡一次好覺。他們經常偷襲敵人的據點，使敵人必須維持相當的兵力。僞軍非常懼怕他們，幾乎聞風繳械。他們虜獲日多，武器日益增加，成了一支壯大的游擊部隊。他們能在一個晚上，把白（祁縣白圭鎮）晉（晉城）鐵路（實際上祇通到長治）的紫銅電線割取二三十里，使敵人因電話中斷，半天不能通車。運送這些勝利品—幾千斤紫銅線，要通過兩百多里的漫長敵區，完全由人力運輸，四五十個老百姓，一挑接着一挑，送到我們太行基地，眞是一件非凡的壯舉。

長治行動隊隊員的個人活動，成效很大，常有異乎尋常的表現。有一次閻枝林同志一個人打散七十一個敵兵，他調查清楚，有一隊剛從日本來到的新兵，出城演習戰備行軍，他預先等候在距城稍遠，旣便於動手，又便於逃走的地方。當他看見演習的敵人就要到來，一個斥候向着距他不遠的地方前進，他瞄準打了一槍，子彈正好擊中敵兵的頭顱，倒在血泊中。他預備趕緊逃走，想不到其他的敵兵聽到槍聲，以爲游擊隊來襲擊，一鬨而散，他不慌不忙，脫下敵兵血汚的軍衣，拿起敵兵的步槍，從容走開。等到敵兵重新集合攏來，找尋開槍的人，早已無影無踪。一個人敢去襲擊七十一個敵兵，沒有非常膽識，不抱必死決心

，是萬萬做不到的。以這一件工作爲例，充分說明我們在敵區的工作同志是如何的智勇兼備，也證明了日本軍閥侵略中國，深陷泥淖，士氣沮喪到什麼程度。

六月間，大岳區突圍戰，被俘的軍官，都送到北平淸華園的集中營，祇有二十七軍的幾位處長科長被留在長治，並且特別優待，準備下一次進攻太行山的時候，好利用他們。當我得到他們不會被送走的情報，令我非常高興，祇要他們仍舊留在上黨地區，我們就有辦法把他們弄回來。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終於同他們取得連絡，我給他們去的信，以及他們寫出來的信，都能安全收到。他們的行動，除了不能走出長治城，相當自由。他們的樊籠是長治縣城，通過那一堵城墻，他們就完全自由了。通過城墻，並不是一件頂困難的事，雖然城墻上有敵兵駐守，但是城裏城外都有我們的人，祇要不操之過急，等待時機，妥善愼重，就不會失敗。我們選定中秋節夜裏，把他們接出城外，因爲這一天夜裏，敵人必然酗酒，疏於防範，是行動的最好時機。主持行動的人把出城的時間、地點、辦法告知他們，讓他們不動聲色，準備着，等候着。中秋夜裏，敵人設宴款待他們，吃酒賞月，他們痛飲痛吃，不使敵人有半點懷疑。三更過後，他們悄悄地上了城墻，到達預定的地點，接應人員用粗麻繩，把他們一個一個墜到城外。城外接應他們的人，分頭領路，經過一夜奔跑，離開危險地區。等到第二天，敵人發覺他們已經逃走，到四鄉搜捕，縣賞捉拿，已經爲時太晚了。敵人想利用他們，可說偷鷄不着，蝕了一把米，無怪乎敵人爲了這件事情，特別生氣。除了參謀處第一課長劉淸時因爲生病，不能行動，沒有回來，參謀處何處長，第四課李課長，副官處蔣處

長，預八師周參謀都很安全地回來。這一件事情，太使我們高興了，我們的敵區工作，做到這種地步，永遠是值得驕傲的，同時也告訴敵人，他們實在太無能了。

高平

車祥生同志單槍匹馬，人生地不熟，到高平敵區建立工作，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祥生祇有二十三歲，短小精幹，機警、果敢、堅強，工作成了他的唯一嗜好，工作興趣非常濃厚。他的人緣很好，同地方幹部相處的很融洽，已經做到相互幫助，協同工作。姬縣長對我們的工作很幫忙，給了許多方便，龍士駿同志也由四十六師派到高平敵區，搜集情報，同祥生住在一起，使高平的工作很快地建立起來。祥生找到好幾位忠誠、勇敢的當地同志，來做他的助手，如車全通、李士英、劉學義等同志都是不容易多得的青年。太岳突圍後，又派楊培材和梁績會兩同志去高平工作，以加強在那邊的力量。

我們在長治的工作，着重游擊戰鬬，在高平則偏重破壞工作。我們的同志配合上縣政府的工作人員，遍佈敵區，如果一兩個敵兵離開據點，或者從縣城走出來，不被我們活捉回來，也會被我們打死。就是三五個人一道出來，也會遭受我們的襲擊。所以高平的敵人除了大隊人馬出來活動，絕對不敢離開他們的據點。公路的橋樑經常被我們炸燬，修好再炸，敵人不憚煩地修，我們就不憚煩地去炸。公路上隔不了十天半月，總要埋設一枚地雷，敵人雖然勤於掃雷，可是運氣不好的時候，也會觸發爆炸，炸翻卡車，炸傷炸

死敵兵。使敵人馳行在公路上的卡車，不能不提心吊膽，不能不戰戰兢兢。

在敵人佔據的縣城以外，進行破壞工作，比較容易，危險也少些。在城裏做破壞工作，不但困難多，危險也增加了許多。但是危險困難絕不會阻止我們不去幹，要知道在城裏進行破壞工作，其效果遠超過在城外做破壞工作。在城外做十次，也抵不上城裏做一次的價值大。祥生同士駿策劃了好久，要在高平城裏大幹一番。有一次，敵人出城作戰，留守的部隊很少，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車全通同志携帶着一把雨傘，大搖大擺，走進高平縣城。他早已找好關係，把雨傘放在敵人的倉庫裏，不到兩個鐘頭，倉庫起了火，汽油也被燃燒，眞是火上加油，越燒越旺。縣城裏根本談不到消防設備，敵人看着大火燃燒，却無法撲滅，結果燒個痛快。敵人損失浩大，又不知怎樣起的火，因而關起城門，捉拿有嫌疑的人，全通不是住在城裏的人，假如被捉住，嫌疑最大，兇多吉少，不得已，藏在一家屋頂，躲藏了兩天，才避過搜查。這場大火究竟怎樣燃燒起來？車全通同志放進倉庫的那一把雨傘，實際上是一個縱火器，夏天，携帶一把雨傘，不但方便，而且不會引起敵人的懷疑。傘柄內裝着特製的燃燒劑，一撥動機關，在一定的時間內，就會燃燒，雨傘的油紙又是最好的助燃劑。我們有四把這種雨傘，只有在高平城裏產生了最大的作用，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高平的敵人，直接同中國人發生關係的，分成兩個派系，一爲敵憲兵隊，一爲僞新民會。憲兵隊眞正和中國人打交道的，是一個姓金的翻譯，新民會的負責人是兩個中國青年。金翻譯係韓國人，實際是一個

反日分子，很崇拜反抗日本的領袖金九，他來到中國，是想同重慶的韓國流亡政府發生關係，投效金九。他又知道我們在上黨地區的力量有多麼大，很怕我們幹掉他，所以千方百計要同我們取得聯絡，表明他的立場。新民會係北平僞組織的政治組織，分支機構，華北各省縣都有，自成一個體係。高平的負責人羅謙、卓嵩都參加了我們的工作，成了我們的同志。因爲這兩派勢力都操在我們手裏，那些敵區的村長就不能不仰我們的鼻息了。如果事先不經過我們的姬縣長允許，誰也不敢去擔任僞村長，所有的僞村長，無異是我們縣政府委派的。有時敵憲兵隊或新民會找他們的麻煩，還得請求我們想辦法。在這種情形之下，整個敵區的村長，自然由我們的縣政府控制了。姬縣長的行政力量遍及全縣。反觀高平城裏的僞縣長，沒有敵人保護，不敢走出城來，一到夜間，關起城門，他的地盤就祇剩那麼一小塊了。

楊培材同志到了高平，正好給了他一個試驗身手的好機會。他的年齡比祥生小一歲，個子不高，貌不驚人，一隻眼睛還有些鬪雞眼，正因爲這樣，才不會引人注意，活動起來，方便異常。培材的組織能力很強，對人又非常誠懇熱心，天眞無邪，所以很容易取得別人的信任。他走進高平縣城，打入僞新民會，很快就同羅謙卓嵩成了頂要好的朋友，由朋友變成同志。羅卓兩同志要求同我見一次面，培材一口氣答應下來，但是他們不能來陵川，祇好我去遷就他們。祥生同培材決定在高平縣城附近見面，我們先去，等候他們。

高平縣政府仍在候莊，我到達候莊的這一天，天氣非常好，縣政府、縣黨部、青年團這些地方機構，

都由一些年青人主持，工作緊張，生氣勃勃。侯莊是一個比較富足的村莊，高平人說：「侯莊老南院，一進十三院。」梅軒兄領我去參觀這座姓趙的磚房院，簡直像北平的王府，足可以容納一師軍隊，在別處很少看到這樣高大的院子。夜間，祥生、士英、全通等六個同志陪同我進入敵區，他們都帶着武器，聲勢壯大，好像很威風的樣子，不像上一次到太岳區時，那樣慘兮兮地，孤零零地。我們走了半夜，兩點多鐘到了距高平縣城二華里的趙莊，村外已經有兩位同志候着，把我們領到村裏，走進一棟磚院子。因為距離縣城太近，為了安全，他們不准我離開那個房間，不准我活動．所以對於這個村莊和這家院子的全貌毫無印像。下午，培材偕同羅卓兩同志，藉口掃蕩抗日分子，走出高平縣城，偷偷來會我。他們攜帶着罐頭同日本酒，擺了半阢，他們說我在太行山的生活很苦，所以帶這些食品來打牙祭，其實我很討厭日本罐頭，更不喜歡日本酒，為了不掃他們的興趣，感謝他們的盛情，我還得表示很喜歡這些飲食。我們談了許多問題．從世界局勢談到太行山區，一直談到快要黃昏，他們實在不能再逗留了，才依戀不捨，無可奈何地離去，我們也在夜間返回侯莊。

羅謙同志江蘇人，軍校十三期畢業，作戰負傷被俘，傷癒後，不得已參加了偽新民會，派到高平工作。他的認識很正確，抗戰意志非常強烈，想盡方法，想同國軍取得連絡，現在才算達到目的。卓嵩同志東北人，沈默寡言，他是日本人佔領東北以後長大的，最恨日本人。羅謙卓嵩兩位同志，正是我想物色的人才，我們要組織敵後青年，新民會是最好的掩護。據說新民會的會員當中，許多青年並不甘心情願當漢奸

，有些爲了生活，有些爲情勢所迫。這些隱藏在僞組織裏面的青年，正等待着我們去發掘，爲他們開闢一條道路，領導他們走向光明。在太原、在長治的新民會裏面，都有他們聲氣相通的朋友，我所以和羅卓兩同志見面，是希望他們去發展敵後組織，吸收敵後青年同志。不久，培材到了太原，同在那裏的葛健生同志發生關係，進行工作。

晉城

守雯到了晉城，縣政府給了他一個科長的職位，主管情報，使他在工作上得到很多便利。他介紹他們戰幹四團的同學洪洞郭榮疆同志參加了工作，作爲他的得力助手。守雯同榮疆是兩個很肯幹的青年，他們想盡方法去對付敵人，游擊和破壞雙管齊下，造成很好的紀錄。先說破壞工作罷，晉城西區蘊藏着很多鐵礦，事變以前，本地人用土法鑄造各種農具、炊具，運銷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各地。敵人佔據上黨，他們首先就注意到晉城的鐵礦，不准再鑄鐵器，改鑄生鐵磚，運往日本，每一個月要供給他們幾十噸。生鐵煅鍊成鋼，鋼再製造成武器，用來殺害我們。這種物資資敵，對抗戰的損害太大了，以前沒有人注意這個問題，守雯他們注意到了。先由張縣長印就勸告書，發給西區各個鍊鐵的土窰，告訴他們，不要再給敵人鑄造鐵磚，因爲對國家太有害了。勸告兩次，仍舊鑄鐵磚的，給他們些顏色看看，一律予以摧毀。他們把炸藥暗藏在土窰裏，當鑄鐵磚的時候，突然爆炸，有時會炸傷人，誰還敢貪圖微薄的利益，冒着生命的危險，再去鑄造呢？有少數冥頑不靈的人，還不停止，乾脆把他們的工具—大風箱、長通條、大夾剪一齊

運回太行山。

再說游擊工作，晉城東邊，太行山麓，敵人佔據了一個據點，名叫谷亂樹嶺，不再退走：正如高平的龍巖山，不僅對軍區威脅很大，對於晉城的工作人員出入敵區，更不方便。要靠軍隊來驅逐敵人，可能性很少，進攻龍巖山就是最好的經驗。可是張縣長同守變却不甘這根芒刺長久留在背上，決定來一次突擊。事先他們對下山來給敵人挑水的工人下了一番工夫，把山上的敵軍人數、崗位、換班的時間，以及日常生活調查清楚，然後擬定突擊計劃。首先由兩個膽大勇敢的隊員，利用沒有月光的夜裏，悄悄爬上山頂，接近敵人崗位，乘着敵人不備，一下擊斃，奪到武器，再接近碉堡，把手榴彈扔進去，隊長宋廷府率領山下的大隊人員乘機衝殺上去。戰鬥了兩個鐘頭，敵人抵當不住他們的猛烈攻擊，帶上死傷的敵兵，匆匆忙忙撤走。他們消除了一個敵人的據點，虜獲了許多勝利品。又一次襲擊偽軍據點司徒村，俘虜二人，步槍二十餘支，不過我們也付出很高的代價，統率這次突擊的工作隊長山東王熙春同志，身先士卒，猛勇異常，在進攻到最後，不幸陣亡了，這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還有一次，苗長青同志率隊攻擊宮嶺，把偽區長劉憲章活捉回來。

我們在長治、高平、晉城三縣，聯合上各縣政府的地方工作人員，建立起廣大強壯的敵區力量，祇要我下達一個命令，一個晚上，可以把全縣敵人所架設的電話線，割取個乾淨。這一種破壞工作，使敵人傷透腦筋，使敵人很感困惑，束手無策。起初敵人嚴令電線附近的村莊，負責保護電線，一旦被破壞，就要

屠殺全村。我們固然要工作，但必須顧慮到老百姓的安全，假如因為我們破壞電線，而讓老百姓遭受屠殺，這是非常不仁的，我們絕不肯做。敵人的威脅和恐嚇永遠敵不過老百姓的愛國心，他們永遠同我們站在一起，永遠同我們合作，所以我們總有辦法來對付敵人，不受這種威脅的限制。敵人在夜間躲藏在碉堡裏，不敢離開他們的巢穴，廣大地區是屬於我們的。臨近電線村莊的老百姓，為了應付敵人，表示負責，每天夜裏派人看守電線，結果，這些看守電線的老百姓都變成我們的臨時工作助手，他們幫助我們迅速工作，等到工作完畢，把他們綁在電線桿上，或者附近的樹上，口裏還塞上一些棉花，為了全村的安全，祇好請他們委屈一兩個鐘頭。我們的工作人員，先把電線運走，藏在安全的地方。臨走的時候，放一陣亂槍，表示我們來了很久。槍聲停止，差不多天也亮了，村裏的人趕緊到附近的敵人據點報告，敵人已先聽到槍聲，再目睹看電線的人，綁在那裏，十分狼狽，實在也無可如何。因為敵人自己聽到槍聲，都藏着不敢出來，老百姓赤手空拳，對於不怕死的抗日游擊隊，又有什麽辦法呢？祇好不了了之。

後來敵人又想出一種保護電線的幼稚辦法，把兩顆手榴彈綁在電桿上，以為我們砍倒電桿，或者截割電線的時候，一定會炸死。其實這種辦法簡直是兒戲，我們的工作同志絕不會那樣魯莽，白天已經偵察的很淸楚，動手之先，也要經過一番檢查研究，不會糊裏糊塗地下手的。他們很妥善地把手榴彈取下來，埋在附近，當地留來使用，等到敵人修理電線時，會自食其果。綁手榴彈的辦法沒有用，敵人另外想出一種更愚笨的辦法。他們把每一根電杆的週圍築一堵磚墻，墻外再挖一圈外壕，這樣一來，我們接近電杆增加

困難，工作也不容易進行。其實這樣並不能阻礙我們的行動，不論敵人使用什麼方法，我們總會想出對付他們的法子。既然敵人想阻止我們，我們就使用一種更簡便的方法，讓他們瞧瞧。我們使用一根長竹杆，杆頭綁上一個小斧頭，用來擊碎每根電杆上的瓷瓶，讓電線自動落在地上，每隔幾百丈截成一段，每一段的兩頭有兩個同志負責，邊走邊捲，很快捲在一起。這樣一來，比先砍電線杆，再取電線，反而更容易，更迅速了。

太行山的通訊器材非常缺乏，現在我們收穫很豐，於是在太行山上架設起新的通訊網。以陵川爲中心，向南經奪火，直達黑崖修武縣政府，長約一百六七十里；向東通到太行東區的新五軍軍部，長達一百五六十里，都可以互相通話了。這些電話線得自敵人方面，意義特別重大。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月間，有一架敵機，飛臨陵川上空，在軍部附近投下一個洋鐵筒，裏面裝着一封日文信，是長治敵軍司令官寫給軍長的。另外壺關縣政府也送來一封信，內容完全一樣，祇是信紙的末尾多了一個柴田英夫的橢圓形小圖章，是由敵人交給壺關縣的僞村長，傳遞到我們的縣政府。這封信的最後一段最關重要，大意說：『……你強迫支那良民破壞我們的電話線，這種行爲是共產軍的行爲，你們中央軍不應有此行爲，希望以後不要再來破壞我們的電話線。』這眞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敵人對於這一種破壞工作，實在頭痛，除非他們黔驢之技已窮，絕不會採用這種投書乞憐的辦法。敵人恐怕信件萬一失落，投不到二十七軍，所以同時使用飛機投擲和老百姓傳遞兩種方法，致送完全一樣的兩封信

，可見他們對於這件事情是怎樣重視了。我們不能置此不理，應當給他一個答覆，我一再考慮由軍長出名去信，還是不太妥當，最好由蔣處長出名，因為他做過他們的俘虜，也做過他們的賓客，現在又逃回來，他們還懸賞捉拿他，用他的名義覆信，不是最有意思嗎？我把我的建議報告軍長，軍長認為可以，於是由參謀處用紅油墨印了幾張毛邊紙的大八行信紙，由龍參謀士駿執筆，寫上指頭大的毛筆字，表示我們大國的氣派，不像他們日本人小器，信紙既窄又薄，長長一小捲。

我們覆信大意說：『你給敝軍長的信，已經收到了。我在長治城裏，蒙你們優待，特致謝意。所說我軍強迫老百姓破壞電話線一事，並非事實。敝軍長沒有強迫老百姓做這件事情，如果真如你所說的，確有破壞電線之事，那也是出於老百姓的愛國心和復仇心。因為你們行不義之師，打侵略仗，蹂躪我們的國土，到處姦淫殘殺，激起中國老百姓的憤怒，才會對你們施行破壞，以資報復。要想老百姓不再破壞電話線，那就要看你們今後對我們的老百姓如何而定了。最好放下你們的侵略武器，趕快回日本去。』

修武

修武既然成為太行山區通往大後方的唯一交通要道，那邊的工作，隨着這種情勢，越發重要了。我選王壽昌同志去修武建立工作，是因為他的性格很適合那邊的環境。他帶了一支二十發木殼槍，去那個生疏的地方開創局面，像一隻出籠的老虎，立刻活躍起來。壽昌在蘭州受訓的時候，是一個最不守規則，最調皮的學生，據說關進禁閉室，等到夜間，打開窗戶，還要偷着跑到街上吃東西。可是在實地工作當中，他

表現得比任何人出奇。他的膽大、勇敢、慷慨、義氣種種氣質，不特贏得修武地方人士的稱贊，連偽軍都佩服他到五體投地。修武縣長劉明德特別賞識他，給與他許多幫助和方便。他一個人走進偽軍的碉堡，同他們談判問題，偽軍還得很客氣地接送他，可說是威震修武了。我們往來洛陽的同志，有他照護，從來沒有發生過意外。我最愛壽昌的天真和誠實，作錯了事情，從來不知掩飾，逃避，我剛嚴說過他，他會立刻要錢化，薪餉永遠應付不了他那愛花錢的大手法。他那視金錢如糞土，喜歡幫助別人，好抱打不平的倔強個性，簡直是一個現代俠客。修武另外有一個同志王子英，個性同壽昌正好相反，他不太愛說話，溫和儒雅，他是本地人，關係特別好，正好彌補壽昌之不足。

焦作煤礦對於敵人的軍需工業，供獻很大。抗戰初期，敵人積極攻佔豫北，就是垂涎我們焦作的這些黑色財寶。敵人佔領焦作，已經整整四個年頭，對於煤礦經營，不遺餘力，拼命提高生產量，以供應他們國內的需求。他們對於煤礦保護，嚴密異常，從來沒有遭受任何破壞。壽昌到達修武，第一個目標，就選定焦作煤礦。他為完成這一個任務，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先下了一番功夫，聯絡煤礦工人，自己化裝成工人模樣，隨他們混進礦場，實地偵察，了解情況，然後準備器材，等待時機。他決定爆炸一口出煤最多的礦井，又須親自混進礦場，裝置炸藥，終於達到目的，把機器炸了個粉碎，作了一次極嚴重的破壞，三個月都不能夠出煤。敵人對於這一次爆炸，非常震驚。他們平安地渡過四年平靜的歲月，絕沒有想到會有這樣一次爆破，使他們從睡夢中驚醒，粉碎了安全感，知道中國人隨時隨地都在同他們作對，並沒有被他們

征服。所以這一次破壞焦作煤礦的成果，對敵人精神上的打擊，遠超過物資上的損失。

修武的第二個破壞目標，是道清鐵路。焦作的煤炭，全靠道清鐵路，才能夠運輸出去，單就這一點來講，已經値得我們破壞了。我們前前後後從重慶領到二十枝木殼槍，工作同志則在百人以上，人多傢伙少，五個人還平均不到一枝手槍，不得已祇好使用土造手槍。土造手槍性能太差，但是有總比沒有強。晉城縣政府有一所修械所，可以利用鐵軌製造土造手槍，祇要有原料，我們就可以拜托他們代爲製造。所以破壞道清鐵路，可說是一舉兩得。壽昌經常把道清鐵路的鐵軌拔起，送到晉城修械所，使我們製造土造手槍的原料，源源而來。

輝縣新鄉

慶明離開軍部參二課，偕同劉德義和葉慶元到輝縣去工作，很快從輝縣發展到新鄉以及淇縣和汲縣。新鄉的地位，在豫北最重要，過去是平漢、道清兩路的交叉點。自從黃河決口，敵人在新鄉開封之間修了一條新路，成了南北交通的中心。慶明精幹、細心、勇敢，再加上德義和慶元，如虎添翼。這三個小夥子，那麼年青可愛，熱忱，敢幹，活躍於輝縣、淇縣、汲縣、新鄉一帶，勇猛得像三隻獅子。他們的工作成績和勇敢機智，贏得這幾縣地方人士的敬佩和驚訝，尤其是新鄉王致中縣長。

他們經常破壞平漢路，給予敵人的損害非常大，軍車被炸翻過好幾次。我發給他們的東西很有限，祇有兩箱TNT和五枚地雷，他們對這少數的炸藥，不敢浪費，有效而經濟的運用，造成極大的成果。他們

也把平漢路的鐵軌運上太行山，做我們製造手槍的材料，平漢路軌比道淸路軌既寬又好，修械所最爲歡迎。他們不僅破壞鐵路，公路也不放鬆。有一次，他們得到一個可靠的情報，敵軍乘三輛卡車，將要駛過新鄉附近的公路，於是他們埋下一枚地雷。因爲這一帶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爆炸，所以敵人一點也不注意，第一輛卡車通過，就被炸翻，結果炸死一個日本大尉，死傷了十幾個敵兵。他們第一次破壞公路，就收到如此輝煌的成果。

中條山戰後不久，敵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派一帝大出身政治專員原坑夫少校，化裝成中國人，從北平到了新鄉，又從新鄉到輝縣，再上太行山，打算做兵運工作，目標是四十軍同新五軍。敵人的想法，這兩個軍不是中央系統，可以被他們分化，也許可以被他們利用。沒有想到這個寶貝日本人，並沒有到達四十軍，也沒有到了新五軍，正好落在慶明他們的手裏。這個日本人雖然穿上中國人的衣服，可是走起路來，沒有半點中國人的姿態，問起路來，嘰哩咕嚕，不知說得是那一國的語言，老百姓一個傳一個，慶明早就知道了。等他走到太行山脚，已經被死盯着，一走上太行山，立刻把他逮捕，送來神南底，這是我們第一次俘虜到日本人。這個日本人相當倔強，不論問他什麽話，閉口不說，我決定把他擱起來，暫時不理他，餓他個兩天三天，看他講不講。起先要求給他一本書看，我們給了他一本關於新生活運動的書。過了兩天，他請求同我見面，我同他作了一次筆談。中國同日本的語言雖然不同，可是在文字方面，還可以勉強會意得來。他首先指着新生活的書說：『如果你們中國人能够照這本書所說的去做，老早就強了。可惜，你們

祇會說，不會做。」我眞慚愧，他說的一點都不差，讓一個俘虜來挖苦我們，還不够發人猛省嗎？

這個日本人最後向我表示，願意投降，並且要求到西安去，向日本人廣播反戰。這一個要求，又使我慚愧極了，他不知道當時的西安，並沒有廣播電臺，我們是如何的落伍？他又告訴我，關於日本軍閥的意圖，他說：『日本被ＡＢＣＤ包圍了，一定要突破這種包圍，所以日本人一定要同白種人打一仗。假如中國同日本合作，共同對付英米（美），亞洲人絕對可以獲得勝利。如果中國不同日本合作，讓日本單獨對付英米，也有把握。可惜日本同中國打了四年仗，現在還在打着，再去對付英米，勝敗就很難說了。不過無論如何，日本非幹不可，也許就在今年，至遲也不會過了明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情報，因爲他所說的是眞實話。所謂ＡＢＣＤ是指英文的第一個字母，Ａ是代表美國（America），Ｂ是代表英國（British Empire），Ｃ是代表中國，Ｄ是指荷屬東印度（Dntch East Indion），即今之印尼。換句話說，日本軍閥一面同中國作戰，同時又要向英國、美國和南洋羣島進攻。敵人已瘋狂，他們一定會這樣做，我們最希望他們這樣，一旦太平洋大戰爆發，日本就距離崩潰的邊緣不太遠了。

考城蘭封

有一天輝縣縣長戴秋陽來看我，原來他已經扔掉紗帽，不幹縣太爺了。他認爲我是個主持正義的人，很想同我打打交道。他不知道我有多大的能耐，我很直率地告訴他：『我們這裏不但沒有官做，連舒服的工作都沒有。我們的工作祇有冒險，祇有犧牲，你是幹過縣太爺的人，我們的廟兒太小，無法容得下你這

尊大菩薩？我們的工作恐怕也不合你的胃口吧？』

『你不要太小瞧人！』他說：『我這一個縣太爺可不像別的縣太爺，我要是爲做官而做官，就不會扔掉那頂烏紗帽，跑來這裏看你，你們楊慶明能幹的活計，我姓戴的一樣可以幹得來，說什麽冒險不冒險。』

『那麽你眞的想幹我們這一行業嗎？這可不是好玩的工作，你仔細考慮考慮吧！』我再度叮嚀他說。

『準！有什麽可考慮的，祇要你沒有問題，我這一方面，就沒有問題。』

『假如你願意回到蘭封考城一帶去，爲我們在那邊建立工作，我可以立刻打電報給重慶。』

『準！』他說：『你拍你的電報吧，我不但敢去，我有把握幹得好，不會給你丟臉的。』

像戴秋陽這種人才，眞可說是『踏破芒鞋無覓處』。他的年齡比我們這裏的任何一個人都大，可是他的活力和勇氣却同我們一樣年靑。他不但能力很強，富於閱歷經驗，而他的革命精神，不妥協，廉潔肯幹，樣樣都使我們欽佩。好好的縣長他不幹，却要來幹我們的工作，我們歡迎之不暇，還有什麽話可說呢。很快我們就接到重慶的回電，派他爲豫魯邊區行動隊隊長，讓他去發展那邊的游擊和破壞工作。他在神南底住了兩個星期，他看見我們的工作精神和生活情形，已經使他羨慕的無以復加。而關於他的工作問題，電報往還，僅僅三天就解決了。我們處理問題，如此迅速，如此乾脆，使他非常驚奇，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他幹過不少的事情，交往過不少的人物，但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像我們這樣的機構，也從來沒有看

見過像我們這種情形的人物，他願意把他的一切都供獻出來，好好地幹一番。我們發給他兩枝木殼槍，兩箱TNT，五百元法幣，並派孫兆鶴和王善亭爲助手，徐延漢爲電臺臺長。他不嫌我們給他的錢太少，他說祇要夠路費，回到考城，一切都有辦法。他們把TNT重新打包，包成行李模樣，携帶既方便，又可避免人家注意。在一個夜間，他們通過平漢鐵路，然後乘坐輪車，向考城前進。路上雖然檢查過兩次，因爲應付的非常好，沒有出什麼毛病。他們回到考城，很快就發展成一枝游擊力量。

我們對敵區工作，僅僅幾個月功夫，沿着太行山 從長治、高平、晉城、修武、輝縣、新鄉一直到淇縣、汲縣都有了佈置。再向東延伸到蘭封、考城，向北發展到太原，可算是相當迅速了。爲了加强對敵人破壞工作，又成立了兩個鐵路破壞隊。任澤生同志剛從重慶學完爆破技術，派他協同任福如同志成立了『正太路破壞隊』，炸藥運送，不十分安全，決定就地取材，自製炸藥。獲鹿、井陘一帶的地方人士，都對他們伸出援助的手來，工作進行，頗爲順利。可惜正太路距離我們太行基地太遠，連絡不易，不能經常監督指導，工作效能，不如理想。又由游擊支隊侯司令子固（如墉）、于副司令光輝（珩）分任正副隊長，成立了平漢路破壞隊，我原希望借上他們現成的游擊隊武力，着着實實對平漢路破壞一番，結果，很使我們失望，這一個爆破隊成立之後，並沒有發揮半點力量，非常遺憾。

因爲派到敵區的工作同志特別努力，每隔兩三天，總要完成一兩件工作，收穫特別多。他們送來俘虜，送來各樣戰利品，送來大批電話線，送來炸毀敵人汽車的零件，送來打死敵人，脫下的衣物，送來其他

各種東西，我們陳列了滿滿一間樓房。神南底本來是一個寂靜的山村，因爲我們同志來來往往，和經常送來東西的民伕，使它非常熱鬧，充滿活力。我們爲使新參加工作的同志堅定意旨，增加高度認識，獲得燗熟的技術，分期舉辦短期訓練。他們來自太行山的四週，受完訓練，又匆匆忙忙地回到工作地區。

敵區的工作同志，整天過着緊張和不安定的生活，他們披星戴月，餐風飲露，日夜同敵人迴旋，廝殺，他們唯一可以鬆弛緊張神精，休息疲勞身體的機會，就是回到神南底。神南底是他們的家，這裏充滿家庭氣氛，他們可以得到家庭溫暖，也可以享受家庭樂趣。因爲這裏沒有虛僞，沒有邪念，空氣非常和諧，同志像是兄弟。這裏沒有權利，祇有工作和責任，所以他們在敵區同敵人鬪爭的時候，比獅子老虎還兇猛，一回到神南底，就如綿羊一樣柔和。外面的工作同志固然很辛苦，內部的同志也不例外，我們的內勤人員儘量減少，內勤業務祇有極少數的幾個人幹，幾乎一個人要做兩三個人的事情。

明江一個人處理所有的情報，審查、編輯、繕寫都由他一手包辦。我們的情報，除了來自各同志，各縣政府，還要從敵僞報紙上找材料。明江每天把報紙上有用的材料，分門別類地登記下來，他掌握着山西和河北全部僞縣長的名冊和資料。有一天，報紙上登載一則新聞，敵僞在北平成立了一個華北交通公司，敵人出資若干，各省市出資若干。過了幾天，又登出該公司的章程，營業範圍。又過幾天，重要職員的職務和姓名也登載出來。他把好幾次的資料彙編在一起，就成了一件很完整，很有價值的情報。重慶研究經濟的人，極需要敵區的物價，敵僞報紙上，每天都有這種材料，必須迅速電告重慶。因此，明江每天的工

作時間，至少十小時，有時要工作十二三小時，一邊吃飯，一邊還在工作。

我們的密電本子非常複雜，翻譯一個字，要經過兩道手續，非常麻煩。我們每天發出去的和收回來的電報，少則兩三千字，多的時候，一天五六千字，然而翻譯電報的人，祇有廼雲一個，一天工作上十一二小時，仍然做不完。明江有閒空，就去幫他忙，有時候，我也幫他幾個鐘頭，可是所幫的忙，非常有限。幸好，經常有外勤同志回來報告工作，或者解決問題，借機休息幾天。他們看到廼雲一坐半天，忙得不可開交，個個人都同情他，同情就祇好幫他一起幹。因爲有這些生力軍，我們的電報才不會積壓下來，同時，我們的同志也個個訓練成翻譯電報的能手。再看看我們的電臺吧！光亞每天必須同重慶和蘭州總臺通報，又需要同西安和洛陽的支臺聯絡，耳機戴在頭上，每天七八個鐘頭。忙！成了我們的家常便飯。外面回來的同志，看到裏面的同志如此懃懃懇懇地工作，珍惜他們的成果，得到更大的欣慰和鼓勵。裏面的同志，知道外面的同志冒險犯難，收穫很大，得來並不容易，越發不敢懈怠。內外工作同志相互砥勵，祇知埋頭苦幹，沒有一個人抱怨他們的工作煩重，眞是一個感動人的場面。

爲什麽我們來到太行山的這一羣人能够如此團結，生活如此和諧？別人以爲我有什麽法術，其實，不過一個誠字。不誠無物，祇有誠可以免去人事磨擦，可以卸去精神上的無謂負擔，把所有的精神貫注在工作上。神南底的人們，的的確確做到了彼此開誠相見的地步。這裏的經濟公開，沒有專門會計，我們的賬簿由大家輪流登記，由我來審核結算。大家的生活一致，沒有階級懸殊。這裏的人不會掩飾過錯，我們經

常開會檢討，很小的過錯都會受到批評和責備，以求過錯的減少。這裏的人說話，不會兜圈子，有什麼，說什麼，該說什麼，就說什麼。因為開門見山，赤誠相見，所以能够相親相愛，毫無隔閡。現在敍述一個故事，說明誠的效驗。

在我們這一羣人中間，祇發生過一次偷竊事件。我們的伙伕和勤務兵都是作戰時失散的士兵，被我們收容下來，他們一參加我們的行列，就變成一家人，軍隊裏的壞毛病，很快就洗刷乾淨。有一天，勤務劉仙舟失掉十元法幣，幾乎是他半個月的薪餉，他報告了覺民，覺民研究一番，斷定是伙伕左萬榮拿去的。我認為十元錢事小，但此風不可長，在我們這一羣人裏面，如果有偷竊的事情存在，那眞是一種莫大的恥辱，必須弄個水落石出，必須根絕偷竊的現象。吃過晚飯，我叫左萬榮跟我到山嶺上去散步。

『左萬榮！是你拿了劉仙舟的十元錢嗎？』我突然停止脚步，回過頭來，盯着他，這樣發問。

『是的。』他沒有遲疑，立刻回答，不過他臉上表現出一種驚奇的神情，他偷了錢，我怎麼會知道？

『你知道悄悄地拿人家的錢，就叫做偷。』

『知道。』

『偷竊是最不名譽的事情，我們這裏不允許這種事情發生。你既然有勇氣承認拿人家的錢，我就顧全你的名譽，不宣佈這件事情。我替你賠給劉仙舟十塊錢，以後你需要錢花，可以向我要，不要再拿別人的錢。』

準。」

不到三分鐘，這個偷錢的問題就解決了，以後再沒有發生這種不名譽的事情。沒有錢花，才會去偷竊，一個伙伕的薪餉，實在太少了。左萬榮爲什麽毫不猶豫地承認偷人家的錢呢？因爲他知道，坦白比隱瞞強，這不是平時誠字的功夫所收的效果嗎？左萬榮對工作，非常努力，除了做飯，其他的活計都幹，有時還做我的衛士。我進城去，天晚還不會回來，他會騎一匹馬去迎接我。人與人相處，沒有什麽奧妙，祇要你把別人當人看待，別人就一定會盡到人的責任，發揮善良的人性，做到鞠躬盡粹，死而後已。

太行會戰

這一年的冬天，敵人又向我們進攻一次。這一次，軍部沒有往東邊移動，改向東北行，經淅水、柳泉，到達林縣邊境的一個小小山村。住在深山裏的人們，幾乎過着與原始人類差不多的生活，不但女人們纏着小脚，男人們背上還拖着一條髮辮。他們不知道什麽時代，大概還以爲滿州皇帝統制着這個國家呢。他們穿着旣襤褸，又骯髒的衣服，乾瘪的面孔上，染上一層菜黃顏色。他們整年整年同窮山猛水搏鬥，所見的是天空的雲朵變化和雨雪降臨，所聽的是山風呼嘯和山洪怒吼。他們孤陋寡聞，不知道這一個世紀的任何事物。中華民國已經度過整整三十個年頭，時間不算短暫，誰知深藏在大山裏的人們，仍舊停留在窮困

和無知的狀態中。

出發的時候，我身邊帶着一個蘋果，是前些時慶明從新鄉帶回來的。我們住的那家人家，有一對老夫婦，一個小兒子，他們非常和善，看來怪可憐，我送給老人半隻蘋果，他不用牙齒咬，祇用鼻子嗅，嗅了兩三分鐘，又用舌頭舔了幾下，然後遞給他的老伴兒。那個老女人照樣嗅舔一番，再遞給他們的小兒子。那孩子已經八九歲了，又黃又瘦，一看就是營養不良，發育不健全，他把蘋果捧在手裏，一再嗅舔，不捨得用牙咬上一口。我看他們臉上浮出一絲微笑，嘴唇不住地蠕動，好像餘香猶在，其味無窮。

『老人家！你以前吃過這種東西沒有？』我問他。

『沒有，見都沒有見過，這是什麽東西？味道好香啊！』可憐的老人，埋藏在深山裏，生活了五十多年，現在才嗅到蘋果的香味。

這一次戰爭，前後經過四天，第三天戰鬪已經將近尾聲，軍部移回陵川，暫時靠近預備第八師住下來。第四天上午，敵軍由陵川縣城撤退，下午，我偕預八師師長陳素農將軍乘馬到陵川縣城打個轉，看看戰後的情形怎樣。城裏的老百姓大多數出城避難，都沒有回來，街道上祇有極少數的幾個士兵。墻壁上塗滿粉筆寫的夾雜中國字的日本話，多半是找尋部隊的簡單語句。城隍廟燒過大火，仍舊在冒煙，我不知道日本人同城隍老爺有什麽過不去，他們殺人放火，一直燒到城隍老爺頭上。我們的部隊在城西面山嶺上警戒着，因爲距城二里半的龍王頭，尙有少數敵人留在那裏，等到夜裏，方才退去。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的新年剛剛過去，軍長調動的消息就開始醞釀。那時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衞立煌已經去職，蔣銘三先生繼任司令長官。二月中旬，軍長叫我去談話，告訴我，他的職務調動，已成定案，不過將來幹什麽，還沒有決定。蔣長官要他擔任第一戰區政治部主任兼游擊總司令，但是胡總司令不同意，要他擔任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究竟怎樣決定，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新任軍長將由副軍長劉建一（進）將軍升任，已經在來陵川的途中。

三月初旬，劉軍長到達陵川，范軍長主持佈達式後，第二天就離開軍部，向後方去了。范軍長對我亦誠相待，我們相處了一年又三個月，也可說曾經共過患難，一旦離去，不勝依依。

劉軍長湖南攸縣人，軍校第一期同學，年齡和我相同，可說是軍長中間年紀最輕的。他先任四十五師師長，調升副軍長後，一向在後方，我們沒有見過面。劉軍長帶來幾位湖南同鄉，沒有多久，就給我放出許多空氣，說我是太上縣長。他們的目的，也許是想控制政權，由他們來幹縣長，怕我阻撓，先來個謠言攻勢。我同各縣長的關係，完全建立在敵區工作關係上，任何人也阻止不了各縣縣長對我們工作上的協助，所以，我對這些謠言空氣，睬都不睬。劉軍長把我的職務由參謀處副處長調成高參，就表面上看，是由幕僚變成客卿，好像對我很客氣，實際上是一個頗堪玩味的措施。他不知道我這個副處長，並不干預參謀處的事，祇是一個空名而已。我來太行山的主要職務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晉東南站站長，並不是單為二十七軍的工作而來，更不是依靠二十七軍來討生活。不論劉軍長如何對我，他的幾位同鄉如何作祟，

都無關輕重。他們一點也沒有想到，我在太行山工作，並沒有佔二十七軍半點便宜，相反的，我是拿上軍統局的錢，用上軍統局的人，來幫二十七軍工作，每月還給軍部省下兩三千元諜報費。他們的封建思想，可說是相當愚蠢，也相當短視。

經過一段時間，劉軍長對我，好像稍微了解了一些。他那幾位同鄉的蜚語，也沒有起多大作用，因為各縣縣長幹得很好，他們實在沒有什麼理由把人家趕走。劉軍長的作風同范軍長完全兩樣，過去同范軍長相處，彼此都很客氣，雖在盛夏，我走進他的房間，他總是趕緊把上衣穿好，他不兩次讓坐，我也絕不肯坐下來。但是談到公事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毫不客氣，有時候，也會發生些微彆扭，然而彼此開誠相見，都是為公，反而沒有什麼芥蒂。是太岳突圍回來，設計委員會張主任同軍醫處蔣處長忽然想入非非，要在陵川大開窰子，除了把暗娼變成明娼，還打算從新鄉聘請江南美女，作為號召，並且分成三等，徵收花捐。他們的理由，聽起來冠冕堂皇，他們說有了妓院，可以定期檢查，減少性病，同時可以為設計委員會開闢財源。我認為這是開倒車，對陵川人士的一種侮辱，立即寫一封信，送給范軍長，大意說：『聞設計委員會計劃在陵川開設窰子，此計劃實有損鈞座之盛德。查柳樹口為紀念龐總司令所鑿之水井，命名龐公井；洋泉河感謝張東凱師長所掘之水井，定名張公泉。若設計委員會之計劃一旦實現，則陵川人士必名之曰范公窰子，以留紀念也。』范軍長並不以為我的信如此魯莽見怪，閱信後，立刻電話告訴我，不會有這會事。過一天，蔣處長找我疏通，說開窰子是好事，要我不要反對，我祇好裝着擁護他的主張，才把

他打發走。劉軍長比較隨便，不像范軍長嚴肅，處理事情却沒有范軍長乾脆。

劉軍長多才多藝，拉得一手好胡琴，是一位很風雅的將軍。有時約我一道進城，多半要請幾位能哼二簧的朋友，由他操琴，熱鬧一番，然後吃一頓豐富的晚餐。我不懂戲劇，也不懂音樂，在這種場合，無一技貢獻，祇有陪他們打一次牙祭而已。

這一年的端陽，過得頂熱鬧，不像去年那樣悽慘，買不到粽子，祇吃兩隻油炸糕。可是我的心境遠比去年沉重，太行東區的戰鬪，已經打了三天，根據情況判斷，西區也不會例外，將有一場大規模的戰鬪。此時不準備應戰，却要遊山玩水，慶祝佳節，心中頗爲愁悶。端陽節的上午，劉軍長邀請了四十多位黨政軍的領袖人物，在龍王頭野餐，歡度端陽。龍王頭的水是陵川縣有名的泉水，水在太行山上，最爲珍貴，大部份的村莊，都是在山頂比較低窪的地方作爲儲水池，等到夏秋之季，大雨來臨，儲滿雨水，準備一年飲用。陵川鑿井不易，泉水又少，祇有採用這種方法。所以龍王頭的泉水，顯得特別珍貴，引起遊客的興趣。龍王頭的廟宇並不太大，風景却很宜人。過去因爲工作太忙，很少閒功夫遊山玩水，龍王頭近在咫尺，都不曾來過，這次來臨是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名泉泡茶，品茗談笑，遙望羣山，傾聽泉聲，多麼使人陶醉。野餐是粽子，肉包子，牛肉，每人一份。餐後軍長拉胡琴，河北高陽齊厚之先生，天津王述先先生都唱了一段二簧，據說齊先生是余叔岩一派，大家都說胡琴拉得好，唱得更好。這次野餐，就陵川來說，羣賢畢至，少長咸集，事屬空前，是我到太行

山以後，參加過的唯一盛會。假如不是戰雲密佈，戰火已經燃燒到眼前，這一次的聚會倒是頗具風趣的。

端陽前三天，敵人開始向林縣進攻，新五軍師長劉月亭死守縣城，城破負傷被俘。敵人既在東區得手，全面戰爭也就展開了。河南方面，敵軍從湯陰、汲縣、輝縣、修武、博愛各縣山口進軍，由東面和南面向西向北攻擊。山西方面，敵軍從晉城、高平、長治、壺關、平順各縣，由西面和北面向東向南進攻。這一次敵人從太行山的四週同時進犯，是過去所沒有過的，也是太行山區作戰以來，第一次的全面戰爭。敵人攻擊非常猛烈，顯然企圖擊潰我們的主力，消滅我們太行根據地。敵人的交通便利，隨時可以從各個戰場調集兵力，投到一個戰場上。進攻太行山的敵軍已經達到五萬人以上，我們則祇有三個軍，孤懸黃河以北，總數超不過四萬人，既沒有增援的部隊，又沒有後退的地方，將是一場十分險惡的戰鬥。

端陽節的下午，二十七軍的前線部隊已經同敵人接觸，一開頭在壺關和晉城兩方面還打得不差，都曾分別擊斃一部份進攻的敵人，阻止住他們前進。龐總司令已從原康向西移動，駐在三交口。可見東區的情況一定不很好。端陽的次日早晨，敵機在陵川的各個村莊濫施轟炸，神南底也落下兩枚炸彈，幸好全村沒有什麼損害，將近中午，軍長命我去三交口，代表他同龐總司令聯絡。我自己乘馬的馬掌壞了，時間急促，來不及換馬掌，於是要求副官處派一匹快馬，他們的答覆是：『沒有馬！』我是公差借馬，不是私人通融，但是他們的門戶之見很深，把我看成外人，那還有什麼話可說呢。軍部既然不借給我馬，祇好騎自己的馬了。我的馬行走在亂石子的河溝裏，被碎石刺痛失掉馬掌的蹄子，變成一匹瘸腿馬，一步一拐，非常

可憐，我不忍心再騎牠，鞭策牠，祇好由尹學朋牽着牠走。夏天的天氣雖然很長，可是九十里山路，徒步走起來，相當吃力，到達三交口，已經是掌燈的時候了。

龐總司令接見我的時候，他的參謀長劉澤溥將軍也在坐。我把西區的情況向他報告以後，總司令自己端上洋蠟台，照着墻壁上懸掛的軍用地圖，為我講述這次作戰的經過，以及目前的態勢。他對戰局非常樂觀，充滿信心。講述完畢，留我共進晚餐。餐桌上放着一小碟豆芽，一小碟黃豆，一小碗炸醬，然後端來三碗麵條。龐總司令的節儉習尚，最值得我們學習，帶兵的要訣無他，就是一個『與士兵同甘苦』，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却不簡單。想起那班生活奢華的將領，不必遠比古人，像『李廣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就是比一比龐總司令，也就儘夠我們慚愧了。

九點鐘，辭別龐總司令，踏上歸途。張稼同志已在村口等候着我，天空懸掛着娥眉似的月牙，地上撒下銀灰色的月光，我們踏着月光，邊走邊談，他對戰局非常悲觀，一直陪我走了兩里多路，仍然依戀不捨，我連催他好幾次，才勉強折回去。想不到這次分別，竟成永訣，後來他就在這一次會戰中陣亡了。這個純樸可愛的青年，為民族生存流了最後一滴血，完成了革命軍人最光榮的歸宿。

走到九連窰，已過子夜，找到一家人家，休息下來。第二天上午到達後郊，那種亂紛紛的情形，完全出乎意外，我萬想不到隔了一夜，就會變成那個樣子。部隊亂雜，謠言紛沓，那一種恐惶的情緒，眞令人

萬分驚訝。他們的行動像一羣瘋子，時而向東跑，一會兒又折回來。有些人在咒罵，有些人在怨恨。據說一個上午，他們收到三種行動不同的命令，所以使他們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我詢知軍部已由安陽移到六泉，於是改變方向，不再向西南行，而轉向西北，直奔六泉。

軍長看見我回來，非常高興，留我同他住在一個房間裏。從他憔悴的面容上，可以看出戰況惡劣到什麽程度，他很苦悶，正需要一個人來談談。他告訴我，四十六師在陵川以南地區很失利，敵人已經到達陵川附近。他對黃師長很不滿意，以爲這一次的仗打不好，完全是因爲四十六師不遵守他的命令，我勸他暫時忍耐，打仗是一種藝術，不要爲這些傷腦筋。我在太行山已經一年半，參加過三次戰鬪，深深感覺到，在這個地區打仗，絕不能打硬仗，因爲我們的條件不能同敵人硬碰，想碰也碰不過人家。在我剛到太行山時，對池軍長過分遷就各師長的意見，心裏很不以爲然，後來才體會到他的那一種態度，是十分正確的。晚餐以後，我陪軍長到村子外邊散散步，我們走出村莊，穿過河灘，走到南山的松林裏，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來，看看四週的景物，再聊聊閒話，這是他兩天以來，最安閒的一刹那。

光亞和鳳翔帶了一部電臺，隨軍部來到六泉。他們告訴我，遵照我的計劃，明江和張湘仍舊留在神南底，張湘的電臺每天同重慶通報，不至於因爲作戰，行動不定，而失去聯絡。神南底的老百姓對我們很好，他們留在那裏，我很放心，安全絕不會有什麽問題。

這一夜，砲聲時斷時續，我雖然感覺很疲倦，總是睡不熟，矇矓之中，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不時聽

到電話鈴的響聲和軍長說話的聲音。天快亮的時候，砲聲漸密，敵人拂曉攻擊已經開始，我軍的機槍聲也清晰可聞，戰鬪似乎非常猛烈。到吃早飯的時間，槍砲聲緩和下來，大概是敵人拂曉攻擊沒有得手，我們還打得不差。

六泉是一個相當大的村莊，建築在一條寬濶河灘內北山脚下，一直往東，就是三交口，上午軍部的大批人員已向東移動，祇留下少數跟隨軍長的人員。預備第八師師部的位置，就在我們西邊，相距不過兩里路。午間軍長要去看預八師師長廣東陳孝強將軍（陳素農將軍已他調）。我陪他走過去，他們略爲談了幾句當面的情況，軍長就拿起電話筒，同正在正面作戰的貴州王若堅團長通話。我聽不到王團長說什麽話，祇聽到軍長說：『不行！一定要堅守這一線。』軍長的語氣很肯定，也很嚴厲，他的話就是命令，隔過師長，直接去指揮團長，我心裏覺得不太妥當。軍長放下聽筒，陳師長表示，王團長手裏祇有七個連，還不到一千人，業已全部使用在第一線，其他的幾個連，昨天調到南面，應付另外一股敵人，已經脫離王團長的掌握，師部也沒有預備隊去支援，而黃松背的敵軍則在兩千以上，並且携有重武器。以不到一千人的兵力去抵抗兩倍於我的優勢敵軍，要他堅守，談何容易，顯然陳師長不同意軍長的處置。說實在話，這一次作戰，敵人從四面八方進攻，就算付了極大的代價，守住黃松背一線，對於整個戰局，又有什麽作用？目前的情況，絕不能專打陣地戰，兵力也不能消耗過大。我既不了解軍長的企圖，爲什麽要堅守這一線，又不能隨便插嘴說話，呆在那裏大半天，不知應該怎麽樣。

我們折回六泉，沒有進村莊，沿北面一個小山溝，向北走去，軍長沒有告訴他的企圖，大家悶聲不響，跟着他往前走。行五里，抵達紅石窑溝，一個極小的山村，村莊東邊山嶺上，有四十五師沈團的葉營警戒。我們剛走進村莊，副參謀長湖南黃家軒上校上氣不接下氣地匆匆忙忙從後面跑來，向軍長報告：「王團業已從黃松背一線撤退下來，陳師長也經過六泉，向東去了。」

軍長聽完報告，立刻往東邊山嶺上爬，他擬翻越山嶺，向東邊去。實際上，紅石窑溝的東邊，橫着一條又一條由北向南的山嶺，要想翻越這些山嶺，是一件很費力的事情。我們往山嶺上爬，還沒有爬上去一半，葉營長從嶺上跑下來，向軍長報告，發現東邊一條山嶺上，大約一個大隊的敵軍，正從北向南進行。這一個報告，粉碎了軍長翻越山嶺向東去的夢。祇好走回頭路，折回村莊，在一間房子裡停留下來。軍長命令衛士們把皮子彈帶埋藏起來，又命令把幾挑子彈也摔掉，大家跟着手忙脚亂起來。軍長則在房間裡面，展開地圖，看來看去。

已經到了緊要關頭，時間不能再浪費，我不能再沉默，走進房子，向軍長建議，我說：「我們應當趕緊折回六泉，順着大道，向東急進。以我的判斷，黃松背的敵人，此時還不敢冒然向東挺進，東邊山嶺的那股敵人，行動緩慢，尚不能截斷我們的去路。如果再遲疑上個把鐘頭，想往東去，也不可能了。」

軍長不採納我的建議，他說要等到黃昏以後，我們往西走，繞到敵人背後。我們在西邊事先沒有佈置，軍長的目標太大，轉入敵區，是否安全，毫無把握，東去則可以靠近預八師和新五軍。我請軍長重新考

慮，他仍舊猶豫不決，對於我的建議，好像沒有任何反應。不得已，我請四十五師的團長湖南沈仲文上校去勸軍長，因爲他算是軍長嫡系部隊，但他不願去說。這樣拖延了將近一個鐘頭，時乎！不再來，再想往東去，那就很危險了，未來的一切，祇有交給命運之神來擺佈吧！已經是三點多鐘，黃副參謀長又跑來報告，說西邊淅水一帶，滿坑滿谷都是敵人，無法西去。不知他是嚇唬軍長，還是眞個如此，軍長非常相信他的話，突然採納了我那已經失去時效的建議，決定折回六泉。此時敵機業已飛臨上空，在頭頂兜圈子，俯衝掃射，顯然，敵人已很接近，情況萬分緊急，時間實在太遲了，我十分擔心，恐怕通不過去。

『軍長！』好不容易走出紅石窰溝的那一條山溝，六泉像死去一樣寂靜，連狗叫的聲音都聽不見。我們一出溝口，軍長直奔南山松林，我追上去，拉住他的手臂，說道：『山上沒有道路，情況這樣緊急，半分鐘都不能浪費，趕緊順正路走吧。』他好像不願意聽我說話，摔開我的手，頭也不回，一直往山上走。

『軍長！』我眼看他走去五六步路，提高聲音喊道：『那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我可不能跟着你走。』說完話，我轉向正路走，他的衛士們也跟我走來，他回頭看看，祇留下一個衛士，這才掉轉頭，同我們一路走。

沙場在六泉東邊十華里，我們的步法很快，不到四十分鐘就通過那裡。事後我們才知道，紅石窰溝發現的那股敵人，在我們通過沙場一刻鐘以後，沙場就被佔領。參謀處第二課課長湖南朱怡輝兄身體太胖，奔跑不動，跟不上我們，躲藏在六泉南邊松林裡，結果敵人搜山時發現他，的確，那是條走不通的

路。

我最擔心前面的一個三叉路口，那是到三交口和後郊的分岔處。後郊的情況，一點也不明瞭，假如從那邊竄來一股敵人，正像扼住一個人的咽喉一樣，我們將進退兩難，束手就擒。我一邊奔跑，一邊祈禱上蒼，給我們充裕的時間。眞够幸運，我們安全通過那個三岔路口，我的心才放下來。因爲走的太快，肚子發痛，雖有學朋攙着我走，還是落在大隊人羣後面一兩百公尺。正在急行之間，鳳翔迎面走來，我問他爲什麽不照顧電臺，向這一方面跑來幹什麽，他說沒有人照顧我，他很不放心，所以回來找我。我說：『假如找不到我，却好碰上敵人，你該怎麽辦呢？』在這種情況之下，胡闖亂跑，實在太危險。鳳翔忠實勇敢，確實可愛，但冒這種險是多餘的，所以不得不責備他。又走了沒有多遠，前面人羣裡忽然傳出一種謠言，說後面有敵人的騎兵追來了，人羣立刻紊亂，像一羣受驚的奔馬，拼命狂跑。我呼喊軍長，留下兩挺輕機槍，但是，我的聲音再高，也送不進狂奔者的耳朵。很快他們向前跑去了五六百米，向右邊一個山的缺口爬去。

『向西警戒，如果發現敵人的騎兵，瞄準馬匹的前胸射擊。』我們停下來，命令鳳翔和學朋分別掩護在大石頭後面，取出各人的木殼槍，向我們來的方向警戒，準備戰鬥，我也蹲下來，取出我的左輪，扣住板機。當然三個人抵擋不住敵人，可是，至少也能暫時阻止敵人前進，好讓軍長一夥人有時間來應付，這樣犧牲了，總比束手待斃，同歸於盡，有價值的多。我們等待五分鐘，並沒有敵人追來，才又往前走。軍

長爬上缺口，回頭看一看後面，山溝裡祇有我們三個人，並沒有什麽情況，才又走下山來。經過這場虛驚，軍長把這羣亂紛紛的人組織起來，行軍才有了秩序。快到九連窰，山石裂開一條縫，寬有兩米左右，空馬可以通過，長度不過三四百米，高度則相當可觀，仰望天空，眞像一條線。由石縫通過，可以比正路少走兩三里。我向軍長建議，留下兩挺輕機槍，扼守住這個石縫，阻止敵人追擊。軍長採納我的建議，留下一個班，扼守這個險要山口，大家有了安全感，都鬆了一口氣。

石縫東邊不遠的山坡上，有一個小村莊，村裡有好多傷兵和散兵，軍長親自慰問傷兵，並且把散兵收容在一起。到達九連窰，天色已經黑暗下來。陳師長來見軍長，軍長要他派部隊警戒西邊的那個石縫，軍部的那一班人才撤回來。軍長點起一枝洋蠟燭，開始草擬電報稿子，我躺在一扇門板上，一會兒就沉沉入睡了。當我被砲聲驚醒時，不知道已經睡了多久。敵人尾追我們而來，因爲被阻，正在砲轟西邊的那個石縫。我們不再停留，趕緊再往東走。經三交口，才知龐總司令早已離去，三交口北面山溝，另有一股敵人，從北向南前進，正在三交口北面十多里的一個村莊裡休息。我們沒有停留，繼續前進，天明通過石門，軍部的輜重和人馬早一天向東來，此時停擺在山溝裡，足有兩里多長。輝縣的情況更壞，敵人已經佔領了山嶺南邊的盤上，嶺上有四十軍的少數部隊，正向盤上警戒，沒有多久，這一枝部隊也不知撤到那裡去了。我們在一個三叉溝裡踟躕了很久，休息在一個窩坡上，眼看那幅紛亂的景象，四面都有敵人，手裡又沒有可以作戰的部隊，萬一發現敵人，如何應付？焦急萬分。

從沙塲和三交口的情況判斷，北面山溝裡也很可能有一股敵人，正在向我們的位置走來。我們是在一個極不安全，非常暴露的地方。老待在這裡，太危險了，再向東移動，比較妥當些，於是向軍長建議，暫時向東移。軍長最後決定到三峽去，三峽是軍事委員會平漢北段破壞總隊部所在地，因爲他們是中央機構，所以軍長願意靠近他們。走了一半路，軍長命我去同孫軍長連絡。當我到達閻莊，已經是夜裡九點多鐘，孫軍長知道我一天沒有吃飯，一定很飢餓，立刻給我準備晚餐。我把一切情況向他簡略報告一番，等到吃完晚飯，已將近十一點鐘，乃向孫軍長告辭，準備到三峽找劉軍長。孫軍長知道情況不好，閻莊距三峽有三四十里，他不放心我深更半夜活動，不准我離開，命我在他外屋的空舖上休息，等天亮以後，再作決定。我的身體一挨牀舖，就很甜地睡着了，因爲跑了兩天一夜，非常疲乏，極需要睡眠。

『你太疲乏了，睡得好甜啊！』孫軍長把我推醒，微笑着說：『現在有些情況，我們得向山裡移動。』天剛剛發亮，屋子裡還帶一些黑暗，我記不清楚什麼時候睡着，也不知道誰替我把鞋同襪子脫掉。孫軍長說完話，動手去取墻上的一幅地圖，屋子裡除去我們兩人，再沒有別人，東西已經收拾的乾乾淨淨。這時候我全然明白，整個太行山區都已進入混戰狀態，正在捉迷藏。我趕緊起來，穿好鞋襪。

出發以前，孫軍長在腰裡紮了一條木殼槍子彈帶，左右掛了兩支沒有外殼的二十發木殼槍，然後穿上軍衣，左右各帶一隻水壺，再束上皮帶。水對他很重要，他不能缺水，所以自己身上要携帶兩隻水壺。像孫軍長，眞不愧是一位久經戰塲的老將。八點多鐘，我們到達臨淇東邊的山上，已經預備好早餐，一邊休

息，一邊吃飯。吃過早飯，再向北走，走到一個村莊外面，停下來，孫軍長給楊團長下達命令。他把右脚踏在一塊大石頭上，右肘擱在膝蓋上，右手指頭夾着一根紙煙，口述命令，郭秘書記錄下來，由他自己在末尾寫一個『元』字，下面寫上月日。孫軍長名魁元，殿英係他的別字，人們叫慣孫老殿，許多人反而不知道孫魁元這個名字了。他寫一個元字，就算是親筆簽字。對上級的文電，也是由他口述，郭秘書記錄下來，不能隨便更改。孫軍長識字不多，寫一個元字，要費半天功夫，可是很了解公文。他口述的文電，非常得體，恰到好處。就此一端，也可以知道孫軍長的天才是非凡的。

第二天，平漢北段破壞總隊副總隊長河北張振武兄也率領部隊來到山中，他告訴我，劉軍長到達三峽的夜裡，敵軍也到三峽，他們在黑暗中被衝散，劉軍長究竟到了那裡，是否安全，他一點也不清楚。聽到這個消息，我很爲劉軍長擔心。我跟孫軍長在東山裡走了四天，休息的時候，總是同他住在一個房間，吃得又不壞，好像是在遊山玩水。可是寄人籬下，那種滋味實在不好受。孫軍長的左右不知道我的來歷，而他們不像孫軍長那樣大方，他們的顏色很不好看，我實在不願意再呆下去。

第四天，住在一個兩百多戶人家的村莊裡，村前一條大河，河水冲擊在河心的石塊上，濺起白色的浪花，天空的晚霞使半個天邊變成橘紅色。我坐在河邊的大石上，正凝視着這黃昏前的景色，光亞和鳳翔突然呈現在我的面前，我以爲是在做夢，他們却同我說話了，我高興的跳起來。人在苦悶中，看見親近的人，確實是人生最感快慰的事情，比得到任何東西都高興。他們同我分手後的第二天就同劉軍長失散了，聽

說劉軍長在湯陰縣境的東壩。夜晚我們在村邊一個寬濶的打麥場上，舖開一條軍毯，坐下來互道這幾日的情形，他們兩次遇到敵人，驚險萬分。打麥場上坐滿逃難的人，左一堆，右一羣，議論紛紛，一直到十一點鐘才靜下來。我們躺在軍毯上，身上蓋了一條，一塊兒度過這個夜晚。五月的天氣，在這一帶，冷暖宜人，蔚藍的天空，月明如晝，河水冲擊在亂石上，奏出清脆的節拍，好一個美麗的夜啊！

『我的爺！』早上孫軍長一看見我回去，就說：『昨天夜裡你跑到那裡去啦？讓我好找！』

『昨天晚上，我的電臺臺長和另外一個同志也來這裡，我太高興了，祇顧聽他們敍述許多事情，忘記了時間，一直談到半夜。因為太晚了，不好驚動軍長，就同他們睡在一起，沒有來報告軍長，反而要軍長為我操心，太抱歉了。我已探聽到劉軍長的消息，現在東壩，我打算馬上就去找他。』

『算了吧！』孫軍長說：『現在這樣亂紛紛地，他不會老呆在一個地方，你未必能找到他，萬一出個岔子，那才糟糕呢？還是在這兒等一等，等戰局穩定了再說。』

『當我不知道劉軍長行踪的時候，沒有辦法，既然得到他的消息，不論就情理上講，還是從道義上講，我都不能不去找他。仍舊留在軍長這裡，心裡也很不安。謝謝軍長照護我這些日子！』我向孫軍長說明我必須去的理由。

『也好，你去試試看，找不到，快點回來。』

現在我要補敍一件事情：戰爭剛一開始，劉月亭師長在林縣被圍，孫軍長給龐總司令打電話，要求親

自率領部隊去解圍。龐總司令命令他嚴密防守南面，由總司令部另外派遣部隊去救援劉師長。他滿以為劉師長不會有什麽問題，想不到劉師長血戰兩晝夜，結果負傷被俘。劉月亭師長是孫軍長的戰將，他之被俘，無異是斬斷孫軍長的一條右臂，還對他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我看到他笑在面上，苦在心裡的心情，很為他難過，孫軍長為此事頗不高興。

辭別孫軍長，我們順着山溝，一直往北走，走了足有六七十里，在日落以前，到達東堝。一進村莊，首先看見華傑，他把我領到軍長的住屋。軍長消瘦了許多，這些日子的憂慮、驚險、奔波都刻劃在他的面容上。他看到我回來，頗為驚喜，他正好寫好一封親筆信，準備送給龐總司令，立即遞給我，要我看一看。信裡有兩點很不妥當，第一點，當戰爭剛開始時，龐總司令曾打電話給他，要二十七軍派遣一個團到東區增援，信上解釋沒有派遣的原故。軍人祇有服從，解釋有什麽用呢？如果龐總司令的電話是命令，不派就是抗命，如果是商量性質，根本用不着解釋。況且電話說完算事，沒有什麽根據，現在給人家寫一封親筆信，是不打自招，無異給人家一個把柄。第二點，說這一次的仗沒有打好，完全由於黃師長不聽命令。事實上，這一次戰局演變成這個樣子，我們在同敵人捉迷藏，不被他捉到，就是勝利。仗打不好，並不是那一個人的責任，誰也沒有辦法，我們固然狼狽，四十軍又何嘗不是一個樣子，怎麽可以把打不好仗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呢？黃師長眞是不聽命令，那也是自己的恥辱，所謂家醜不可外揚，怎麽可以把自家丟臉的事告訴別人呢？基於這兩點理由，我力勸他不要把那封信發出去。當時他並沒有什麽表示，後來我問他

的劉秘書，據說那封信已經保留下來，沒有送出去。

第二天離開東塌，向陵川推進，夜間宿營在臨淇東北山邊的村莊裡，距離孫軍長的位置不太遠。第三天休息一整天，軍長去同孫軍長見了一面，孫軍長補給了我們所需要的給養，大家能夠飽餐一天，補充數日來的大量消耗。

戰爭雖近尾聲，可是一些重要據點，敵人仍舊佔據着，石門也有敵人，我們必須乘着黑夜，才能通過這個必經之地。下午六時出發，夜裡一點鐘掠過石門，向西南前進。第三天上午爬上王莽嶺，進入陵川縣境。王莽嶺頗為險要，戰爭初期，敵人從輝縣到了盤上，分一股上到王莽嶺，我們在那裡的部隊，等到敵人到達一個正好射擊的山灣，集中機槍掃射，足足打死七八十個敵兵，我們還可以看到殘留下來的血跡。游擊十七支隊正在山嶺上，郝支隊長來見軍長。我們回到自己的防區，精神上得到無限的快慰。時間已經正午十二點多鐘，連續走了十八個鐘頭，也該休息了。郝支隊長送來一桶棒子麵粥，一筐棒子麵炕的乾餅，一眨眼，被軍長的隨從人員搶了個淨光，鳳翔手快，也撈到一個餅，送給我，我掰下一小塊，其餘的仍舊還給他。

『軍長！這東西好像比雞蛋糕還要好吃些。』我看到軍長啃棒子麵乾餅，啃得津津有味，舉起右手拿的那一塊，向軍長說，他點點頭，臉上連半點笑容都沒有。人到無可奈何的地步，飢腸亂轉，飢不擇食，棒子麵餅的確比雞蛋糕香甜的多。難怪慈禧太后從西安逃難回京，要在頤和園的樂農軒，特別預備下拇指

大的棒子麵小窩頭，以示紀念。當八國聯軍打破北京，她同光緒皇帝化裝成老百姓，坐上馬車，由德勝門逃出北京城，路上飢餓，吃棒子麵窩頭的滋味，不是正同我們今天啃棒子麵乾餅一樣嗎？

下午到達馬武寨，我判斷戰爭到了現階段，殘餘在山上的敵人很有限，不敢再到像馬武寨這種深山峻嶺的地方，我們連續奔跑了兩三百里，也應當好好休息了。休息不到兩個鐘頭，又不知從那裡傳來一種不正確的情況，軍長立刻決定再向南移動，簡直成了驚弓之鳥。我力言情報絕不可靠，大家需要休息，不要再移動。但是我的主張，永遠不會被充滿恐怖情緒的人所採納。太陽已經落下山去，我們又開始行軍，山路上佈滿石子，一步一絆脚。面前擺着一座高大的山嶺，拖着兩條沒有氣力的腿，翻越那麼高的山嶺，越想越發愁。我已疲於奔命，很想躺下來，好好睡一覺。皎潔的月光透過松針，篩落到路面上，織成明暗相間的美麗圖案，弄得視線模糊不清，還不如走光黑的道路好些。大家低着頭，一聲不響，向前移動。有時候，比西瓜還要大些的石塊碰在脚尖上，眞是痛徹心肺。

『家才！願意聽笑話嗎？』當我們轉過一個山彎，道路比較平坦了一些，也沒有松林遮着月光，絆脚石也少了許多，我緊跟在軍長背後，他打破行列的寂靜，回過頭來，向我問話。

『願意聽，』我說：『軍長！請你講吧！』

軍長開始講第一個笑話：

有兩兄弟，一起同居，哥哥是個光桿兒，弟媳婦老嫌他討厭，常常給他一些難看，哥哥心裡着實生氣，

。弟弟兩口子夜晚睡覺，有一頂蚊帳，哥哥則算一盤蚊烟香來驅逐蚊子。有一天，哥哥實在氣極了，乘他們兩口子不在家，悄悄地取下蚊帳，藏到皮箱背後。等到弟弟囘來，蚊帳不見了，左找右找，總是找不到，問哥哥，他說不知道。沒有別的辦法，祇好去問一位有名的拆字先生。

『先生！』弟弟對拆字先生說：『我失掉一頂蚊帳，請你拆一個字，看看是誰偷的。』

『好吧！你寫一個字，』拆字先生說。弟弟提起筆來，規規矩矩寫下一個四字。

『你的蚊帳沒有出門，』拆字先生指着他寫下的那個四字說：『你看這個四字的口，封閉得多麼嚴密，蚊帳一定還在屋子裡，外人進不去，偷不走。』

『我們家裡沒有別人，』弟弟向拆字先生補充着說道：『祇有一個哥哥。』

『對啦！』拆字先生解釋給他聽：『拿蚊帳的不是別人，就是你的哥哥。你看！把四字裡面的儿拿出來，放在口字下邊，不就是個兄字嗎？』

『哥哥！』弟弟囘到家裡，立刻去問哥哥：『蚊帳是你拿去的，快點拿出來吧！』

『胡說！』哥哥聽弟弟說完，很生氣地說：『你聽誰說是我拿的？』

『拆字先生說的。』弟弟平心靜氣，把拆字的經過說給哥哥聽。

『蚊帳在皮箱背後，你去拿吧！我不過給你們一點顏色看看。』拆字先生拆字如神，哥哥聽了弟弟說，心服口服，不能不承認蚊帳是他拿的。可是心裡實在恨那個拆字先生，決定找找他的麻煩，也

『我丟掉一頂蚊帳，』哥哥向拆字先生說：『給我拆一個字，看看是誰偷的。』

『好吧！』拆字先生說：『你寫一個字。』

哥哥想了一想，弟弟說過，他寫了個四字，那麽我也寫個四字吧。可是他是老粗，提不起筆來，寫不來字，還要裝腔作勢，想來想去，想起人們記帳，把筆桿兒一拂繞，就是個四字，於是拿起筆來，畫了個『〇』。

『你根本沒有蚊帳，』拆字先生搖了搖頭，說道：『那裡會丟掉蚊帳呢。』

『你太瞧不起人了！』哥哥聽說，吃了一驚，但是硬着頭皮說：『你憑什麽說我沒有蚊帳呢？』

拆字先生不慌不忙，指着他寫的那個字說：『你是點蚊煙香的呀！那裡還有蚊帳？』

軍長講完笑話，大家都笑起來。我說：『軍長！再來一個，』

『好吧！再給你們講一個。』軍長說完，開始講第二個笑話：

一家有三個嫂嫂，一個小姑，小姑特別聰明，三個嫂嫂經常被他捉弄。有一天，他們三妯娌想報復一下，決定吃酒行令，把她灌個爛醉，讓她出出洋相。由大嫂做令官，先喝了一杯，規定每人說三句話，第一句話把兩個字合成一個字，第二句話把一個字分成同樣的三個字，第三句話把它們聯繫到一起，說不出來的，罰酒三大碗。

『水酉合爲酒，一品作三口，口、口、口：不知喝過多少酒。』大嫂先說，大家都說好。

『尸至合爲屋，一森作三木，木、木、木，不知蓋過多少屋。』二嫂說的也不差。

『簡筆字作數不作數？』三嫂問大家。

『作數。』大家都同意用簡筆字。

『金失合爲鉄，一轟作三車，車、車、車，不知拉過多少鉄。』三嫂也勉勉強強通過了。

最後輪到小姑說令，三個嫂嫂以爲可用的字都被他們用過了，連簡筆字都搬出來，認爲小姑不會再找到可以用的字，酒是罰定了。誰知小姑不慌不忙說道：

『木午合爲杵，一姦作三女，女、女、女，不知挨過多少杵。』三個嫂嫂被罵得臉紅脖子粗，實在難爲情。

軍長接連又說了第三個笑話，大家一邊走路，一邊聚精會神地傾聽笑話，都忘了疲乏。在夜將過去，東方剛剛露出白色的時候，我們走下很陡的山嶺，抵達一個既窮苦又骯髒的小村莊。每一個人都走得腰痠腿痛，一個個躺下來，好像癱瘓了似的，不再動彈。一覺睡到中午過後，被飢餓鬧醒，肚子裡咕嚕咕嚕亂叫。自從王莽嶺上，吃過一塊棒子麵乾餅，喝過一碗棒子粥，二十四個小時還沒有再吃東西，現在實在需要一頓飽飯。大家爬起來，一起動手張羅，鳳翔向老百姓借來一隻鐵鍋，光弼從田裡找到一個比拳頭略微大一些的南瓜，學朋買來三斤棒子麪，我在田埂下面擺好三塊石頭，算是爐灶，坐上鐵鍋，然後到山溝

裡掐來清水，田裡找來一些柴火，煮好一鍋加鹽巴的南瓜絲糁子粥，又黃又香，好看極了，也好吃極了，四個人吃了個儘飽，沒有剩下半粒糁子。

在這個山村裡過了一夜，再向南移動，到達一個比較大些的村莊，已經是太行山南端的邊緣，屬於修武縣境。游擊縱隊李司令，知道軍長來到，給軍長送來大米，菜蔬和肉。經過多日奔波，一旦得到安適的生活，誰都願意苟安一時，不想再動。我接到明江的電報，知道陵川以東已無敵踪，祇有陵川縣城裡尙留下少數敵人，戰爭已經快要結束了。我把情況報告了軍長，向他建議，趕緊向陵川推進，一方面連繫起我們的部隊，一方面對敵人施以壓力，好讓他們早些兒滾開。軍長沒有接納我的意見，我看他大有樂不思蜀的樣子，既不能勉強他，又沒有陪他老待在那裡的必要。我很掛念神南底的同志，決意先回神南底看看。

第二天，我報告軍長，要親自到陵川附近看看。他不同意我去，認爲太危險。我再三解釋，決無危險，同時我必須回去看看留在陵川附近的同志們，以便了解實際情況。我偕鳳翔學朋向陵川前進，夜晚住在距離陵川縣城五十里的橫水。敵人活動範圍，既已限於陵川以西地區，我的行動就不必有什麼顧慮。第三天，再向西北行。走了十多里路，在一個村莊外面，遇到兩個持槍的士兵，氣勢凶凶，攔住去路，不讓我們通過。

『我是軍部的喬高參，』我走到前面，向他們解釋：『軍長派我看看陵川附近的實際情形。』

『什麽軍長不軍長，你要到陵川去，一定是漢奸了。』我一萬個想不到，會在二十七軍又作一次漢奸

。我們的部隊，我們的軍人，動不動把漢奸帽子戴給別人，眞是一件可恥的事。第五戰區如此，第二戰區又如此，現在連二十七軍也如此，天下烏鴉一般黑，大概所有的戰區，所有的部隊，都不會例外吧？能不令人一哭？

『你們這樣沒有禮貌，』我非常生氣，斥責他們：『你們是那一團？快叫你們的官長來！』一個軍官看見我生了氣，趕快從一個隱避的地方跑出來，原來那裡還藏着二十幾個人。

『你是他們的官長嗎？』我指着那兩個士兵問他。

『是的。』他很規矩地立正，回答我。

『你剛才聽到你的這兩個弟兄說話沒有？對軍長都可以說什麽軍長不軍長，這還了得。隨便說人漢奸，行嗎？』我的目的是趕路，眞的弄僵了，不糟糕嗎？於是我緩和口氣，說道：『不過，我可以原諒你們，在作戰時期，執行任務，應該認眞些。現在敵人已經撤退，用不着如此緊張。你回去報告你們團長，請他報告軍長，就說我今天打這裡過去了。』

『是的。』那軍官說完，向我敬了一個禮，我還禮以後，繼續向前走。這一排士兵，原來是部隊裡派出來打游擊的，在沒有敵人的地方，什麽情況也不知道，躲躲藏藏，除了嚇唬老百姓，有什麽游擊可打？眞是活見鬼。

鳳翔穿着便衣，先回去神南底。我同他約妥，如無其他情況，就不必再折回來，我同學朋等到天黑，

再進村莊。等我走上高廟嶺，鳳翔已在那裡等候着。我們離開神南底，轉瞬已經半個多月。明江看見我回來，很爲我的安全擔心，因爲高廟嶺以西沒有我們的部隊，萬一城裡的敵人出來活動，看見我是一個穿軍衣的人，該怎麽辦呢？

『不要緊，』我說：『住一夜沒有關係，敵人不知道我回來，黑天半夜他們不敢來找我。』我答應明江的要求，天一亮，我就離開神南底。我們決定把鳳翔留下，幫助他們工作。夜間明江告訴我這些日子的情況，張湘同重慶照常聯絡，每天的情況都已經報告重慶。敵人來來去去經過高廟嶺，但是自始至終，都沒有走進神南底。有時候情況不好，老百姓跑到山溝裡躲避，他們也跟着跑。

聽說預八師的王團長駐在神南底東北方面不很遠的一個村莊裡。早晨向明江告別，去找王團長，結果撲了一個空。昨天晚上，他們已經撤到北面去了，我不再去找他。我騎上那匹老馬，學朋跟在後面，我們在高廟嶺以北那一條山嶺上走了十多里路。我們是向陵川的敵人示威，陵川西南山嶺上的敵人，可以用望遠鏡淸淅地看到我們的行動，使他們猜不透是怎麽一回事。如果沒有大批的部隊，一個騎馬的軍官決不敢在相距咫尺的嶺上，逍遙自在地來來去去。

下午返回横水，與設計委員會齊厚之、王述先、徐景山諸位相遇，他們都是設計委員會的高級官員，來到横水，已經兩天，留我一同吃晚飯，小米飯之外，飯菜是香椿葉。香椿祇可吃嫩牙，而且不能當下飯的菜吃，偶爾吃吃還可以，吃多了那種怪味會令人發嘔。香椿葉子在平時很少人吃它，但是這些日子，打

仗打得什麼也沒有了，除了吃香椿葉子，再找不到別的菜蔬。雖說是仲夏天氣，太行山上還沒有什麼菜蔬生長出來。我自同軍長分手，不論走到什麼村莊，總是到田裡挖掘甜苣菜吃，我覺得甜苣菜的味道雖然略帶些苦味，可是比香椿葉子好吃的多，容易下嚥。飯後大家談天，我把軍長講過的笑話重述一遍，引出王述先先生一連串的拆字故事。作戰以來，今天最爲輕鬆。夜間，我把陵川的情況寫成一個報告，次日一清早，派人給軍長送去。

到達橫水第三天的中午，我正同設計委員會的諸位先生聊天，軍長來到橫水，走進我們談話的房間。大家看到軍長回來，非常高興，我趕緊把陵川的敵情詳細向他報告一遍以後，我說：『據我的判斷，敵人不守高廟嶺，是表示沒有久據陵川的決心，我們應當刻日反攻，驅逐敵人。』

『當年平津京滬以及武漢失陷，並不能阻止我們抗戰，』軍長對我的建議未置可否，却向那幾位文縐縐的先生們談起政治來，他說：『所以陵川的得失，並不關重要，……』這是自圓其說，比喻不確。平津京滬武漢雖然陷落，我們還有重慶，還有大西北，也有大西南來作我們的抗戰根據地。太行山祇有這麼大，太行西區祇有陵川一個縣城，陵川如果收復不了，不特二十七軍生存受到威脅，就是長治、高平、晉城各縣的工作，也將大受影響，如何能說不關重要呢？我實在聽不下去，又不好反駁他，於是悄悄地離開那個房間，作爲精神上對他的抗議。我希望使他多少受點刺激，也可以促成他反攻的決心。

我離開橫水，住在西邊二三里的村莊裡，第二天一清早就聽說，昨天下午，軍長又爲謠言所驚，說是

又有什麽情況，移住石匣去了。石匣這個名詞多麽難聽，一個人再沒有辦法，也不能鑽進石頭匣子呀！我聽了這個消息，實在爲二十七軍悲觀，於是決意分訪各團長，看看他們的情況。我要下一番游說的功夫，使他們了解陵川不收復的後果如何嚴重，以及反攻之如何容易。

離開橫水的第三天早晨，先去看沈團長，他留我吃早飯。我們正在吃飯的時候，軍部送來反攻陵川的作戰命令，命令的最後說：『作戰開始余在高廟嶺』。我看到這個命令，高興極了，高廟嶺不就是我的家嗎？我必須作一次東道，歡迎軍長凱旋。我立刻給軍長寫了一封信，除了預祝他反攻成功，並且告訴他，給他預備好晚餐。

吃過午飯，偕沈團長到達高廟嶺，我讓學朋回神南底預備晚飯，清燉兩隻老母雞，烙兩斤純白麵的油餅，並爲軍長的衛士們熬了一大鍋小米粥。四點鐘過後，軍長傳來口頭命令，說他不來高廟嶺，臨時改在東邊十里的某一個村莊裡。一團高興，好像一盆冷水澆在頭上，一直凉到脚後跟。反攻還沒有開始，指揮官先退後十里，自己先撕碎自己的命令，還談什麽反攻呢。五點多鐘，預八師陳師長來到高廟嶺，要找軍長，報告部署完畢，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口頭請示。我們把軍長臨時改變位置，不來高廟嶺的消息告訴他，他匆匆忙忙向新指定的位置去了。過了一個多鐘頭，天快黑了，陳師長折回高廟嶺，怒氣冲冲地說：『軍長根本不在那裡，他在搞什麽明堂呢？』說完話，同我們打了個招呼，返回他自己的位置去。

我想起范軍長去年反攻龍綻山，跑到軍部前面三四十里的地方，建立前進指揮所，反攻的結果尚且那

樣，這一次反攻陵川，一開頭就如此洩氣，誰還會出死力，拼死命？陳師長擔任主攻，從陳師長找不到軍長，那種生氣的情形看來，結果如何，已經猜到十之七八了。

軍部配屬有一個砲兵營，有兩門野砲，不但在山地運動困難，而且瞄準器不管用，根本瞄不準。所以自從我來到太行山，就沒有看見它們上過戰場，可是這一次反攻却把它們用上了。黃昏以後，砲兵進入陣地。沈團長擔任正面攻擊，任務是佯攻，預八師擔任主攻，用一個團的兵力，從楊寨向陵川進攻，四十六師一個團從陵川南面側擊，形成一個鉗形攻勢。計劃着實不差，如果不是紙上談兵，確實按照計劃進行，前途大有可觀。

七點多鐘，我同沈團長把給軍長預備好的清燉鷄和烙餅大吃一頓，然後坐在高廟嶺上，一方面等候四十六師到達指定位置，一方面聊天。沈團長的部隊已在嶺下同預八師的部隊取得連絡，距城不過四五里，陵川城裡的敵人沒有什麽動靜，這證明他們並不知道我們在準備反攻。十二點過後，我們望見陵川南面十里的地方，燃起一把野火，那是說明四十六師的側擊部隊，已經到達了指定的位置，也就是沈團長應當開始佯攻的時候了。沈團長命令砲兵開始轟擊，大砲一聲連接一聲地怒吼着，但是很少看見砲彈爆炸，不知道落在什麽地方。對面山嶺上敵人的臨時碉堡，也看不出有什麽動靜。砲彈發射了九十多發，爆炸的頂多一半，砲彈沒完，砲兵營趕緊把他們的那兩門寶貝野砲拖跑。嶺下傳來稀疏的槍聲，機關槍聲也不緊密，祇是斷斷續續格！格！兩三聲，這就算是我們佯攻了。左翼除了那一簇火光，連槍聲都聽不到，大概放火

以後，他們就回去睡覺了。右翼的主攻部隊，也沒有什麽動靜。

我完全明白，我們這一次反攻，同兒戲差不多，也許是做給陵川老百姓瞧瞧罷了，我却當做眞的看待，豈不該死？我們的砲兵停止射擊以後，不到一個鐘頭，手錶的時針正指着兩點，敵人的大砲開始向高廟嶺回敬，他們的砲彈可不像我們那樣沒有邊際，砲彈都落在高廟嶺的山麓，發出噓噓的聲音，打破深夜的寂寞。

『這叫做燒香引出鬼來，』我向沈團長說：『我們左右兩翼的部隊，沒有什麽動靜，老早去睡覺了，這就叫反攻嗎？』

『反攻個屁，他們還不同我們一樣佯攻嗎？等着瞧吧！好戲還在後頭呢。』沈團長滿不在乎地說。

『說不定拂曉的時候，敵人却來個眞反攻，』我又說：『我覺得我們的那兩門寶貝大砲，頗有些號召力呢。』

『管他娘的，我們走吧！』山下送來報告，右翼部隊已經撤走了，沈團長用湖南腔罵了一聲，下令撤退擺在山脚下邊的那一個營。我和沈團長走到東邊十多里的一個村莊，休息下來。天快亮了，高廟嶺方面傳來緊密的槍聲，眞的，我們沒有反攻成，敵人倒向我們反攻了。

上午我得到情報，陵川的敵人分成兩股，一股逕向高平敗退，一股乘拂曉向高廟嶺攻擊，然後轉向西北，路上放火燒了一個村莊，回到長治縣城。陵川失陷了一個月，現在總算克服了，不管是敵人自己退走

，還是我們攻下的。說句公道話，要是沒有這次反攻，也許敵人還不撤退。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早反攻幾天，也許早就走了。還有我們的那兩門寶貝大砲，雖然不管用，砲總歸是砲，對敵人精神上，也有相當威脅，他們害怕重武器，我們既有大砲，他們就不敢孤立在陵川，祇有撤退一條路子。

這次會戰，除了一開始，敵人對東西兩面使用主力攻擊外，分成許多以一個大隊作單位的小股，從東南西北四面，作穿梭形的竄擾，使你無法固守一個陣地，陷於紊亂狀態。可是敵人雖然動用了三四個師團，兵力超過五萬人，並沒有擊潰我們的主力。除新五軍劉師長被俘，守林縣縣城的部隊損失較重，其他兩個軍，可說是沒有什麽損失，仍然有足够的力量，保衞太行山。

戰後

敵人從陵川退走，軍區已經恢復了會戰以前的態勢，軍部應該早日回到陵川附近，以安定人心。軍部臨時駐在橫水，還可以說得過去，如果長期住下去，不但精神受損失，交通也不太方便。可是軍長以爲橫水比較安全，不願再搬回陵川附近。事實上，在平時陵川同橫水同樣安全，作起戰來，橫水同陵川一樣的靠不住，存身不得，那麽軍部駐在比陵川東邊更遠一些的地方就算安全嗎？軍部駐在橫水，是表示首腦部畏縮，苟安，勢必影響到全軍的士氣，地方工作人員的情緒。陵川縣城係二十七軍軍區的政治中心，設計

委員會所在地。設計委員會必須經常同軍長接觸，而陵川同橫水相距五十里，一來一往，整整一百里，山路不比平路，翻山越嶺，足足要走一整天，假如不在橫水過夜，就需要起早趕黑，兩頭不見太陽。至於壺關、長治、高平縣政府同軍部有什麼事接頭，過去祇是一天的路程，現在則變成兩天，來去就要四天，未免太不方便，時間上太不經濟。所以我向軍長再三建議，說明上述種種理由，勸他仍舊移駐陵川附近，他說爲了訓練各師的軍士，橫水比較合宜，所以軍部決定駐在橫水。

戰後軍區開了兩個會議，一個是作戰檢討會議，這是一個單純的軍事會議，另外一個是晉東南文化座談會，是一個地方性質的會議，與軍事無關。

作戰檢討會議由軍長主持，營長以上的帶兵官和軍師的幕僚人員，一共有四十幾個人參加。沒有開會之前，就有好些彆扭。起先決定以龍王山的大廟爲開會地點，龍王山在縣城東南兩三里，嶺上祇有一座大廟，沒有人家，四週是蒼勁的松樹。爲什麼選定這座沒有人煙的大廟來開會，不得而知。籌備開會的事務人員，好不容易把幾十張桌子椅子一件一件從城裏搬到廟裏，等到開會的前三四個鐘頭，又臨時改在東關的關帝廟內，於是又得把桌椅一件一件從龍王廟搬到關帝廟，那些籌備人員，確實有些疲於奔命，難怪他們口出怨言，咒駡不已。我最擔心開會時，軍長同兩位師長在意見上發生爭執，顯然因爲這一次作戰，軍的團結方面，已經受到嚴重的損害。幸好開會時，大家心平氣和，彼此態度溫和，沒有發生不愉快的事，這一個會議算是功德圓滿。

晉東南文化座談會由『二軍長』召集，二軍長者，軍長同鄉張端南君也。他同軍長一道來到太行山，經常住在陵川城裏，交往頗廣。二軍長的官銜是二十七軍秘書，自稱可以代表軍長，人們都叫他二軍長，他也樂於接受這個尊稱，而以二軍長自居。二軍長未來太行之先，似乎抱負很大，準備做一個政治首腦人物，既來之後，實際環境，又不如理想，好像無法施展長才，有些閒得無聊。一個不甘寂寞的人，必須找點事做，這就是爲什麼要開這個座談會的合理解釋。用這麼大的題目召開會議，在二十七軍軍區還沒有先例，好多人基於好奇心理，對於這個會議特別注意。被召集參加這一個會議的人，有六七十位，所有地方上知名之士，黨政領袖，差不多都在被邀之列。按照常理講，這種會議就算開不出什麼結果，也不會有什麼問題，可是會議一開始就鬧僵了，弄了個不歡而散。

二軍長自己擔任座談會的主席，發表開會詞，實際上也就是向大家訓話，他說了一句『晉東南文化落後』。就因爲這句話刺傷了預會人士的自尊心，觸怒了每一個人，引起大家圍攻、抨擊。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宋曼庸（爲霖）兄說：『當兩千多年以前，湖南還是蠻荒之地的時候，晉東南的文化已經很高了。孟子說晉國天下莫強焉，晉文公曾爲諸侯盟主，執過牛耳，如果文化落後，能夠做得到嗎？』

黨務專員沁水田禮緒兄引用一句『澤州之士如牛毛』的詩句，說晉東南的文化並不落後，落後就不會有如牛毛的讀書人。還有人說晉東南不但文化不落後，自古就是軍事政治重地，誰佔有上黨，誰就進可以橫行中原，退可以保守山西。二軍長沒有舌戰羣儒的口才，被這些文化落後的人們，你轟一砲，他打一槍

，幾乎下不了臺。事實上，二軍長所看到的晉東南，祇不過陵川一隅，陵川完全是山地，交通不方便，並不能代表晉東南，眞能代表晉東南的是潞澤兩地。他不但沒有進過長治高平晉城的縣城，連這三縣的邊境都沒有到過。他看到陵川女人纏着小脚，吃小米棒子麵，就冒冒失失以文化落後來批評整個晉東南，無怪乎惹得這些晉東南人士冒火。就算眞落後，說話的技術也應當考慮，絕不能不顧慮別人的自尊心。所謂衆怒難犯，一個人有擎天的本領，也不能忽略這一點。況且二軍長本身的文化也不見得怎樣高，除了講究吃穿，智識水準，不見得比晉東南人士高明多少，怎麽可以信口雌黃，亂加批評呢？這次座談會開過以後，二軍長在陵川不再談文化，也不再舉辦什麽座談會了。

在這次大會戰中，我們的收穫很不差，長治的工作同志打死兩個敵人的落伍通訊兵，得到兩部手搖發電機。這種發電機的體積很小，携帶非常輕便，高不及一英尺，寬僅六七英寸，用一條皮帶背在肩上，並不怎樣重，用起來尤其方便，手搖也不太費力。我們趕緊派人送一部到重慶，希望自己也能夠仿造，以代替乾電池。說到收發電報用電問題，最傷腦筋，在沒有電燈的地區，我們的電氣完全依賴乾電。重慶的電料本來很缺乏，補給到太行山，運輸不便，困難更多。他們認爲我們的敵區工作，做得很不差，規定我們所需要的電料，完全由我們自己購買。一開頭，購買很容易，一盒一盒小電池源源而來，到後來，敵人對於電料管制，越來越嚴，購買一天比一天困難，而我們的消耗量，由於工作發展，電報增多，又反比例的增加，於是成了一個嚴重問題。有時候，乾電池實在供應不上，電報又不能夠停止不收發。不得已，向軍

部通訊營討些廢電回來，光從這些廢品中，把多少還有一點電的電池檢出來，每次通報的時候，先將這些有用的廢電放在火臺上烤熱，然後接連起來，兩隻電不够，接連上四隻。做報的時候，必須一口氣做完，稍爲停留一下，電就會跑光。現在有了一部手搖發電機，電料問題也解決了，作起戰來，携帶輕便，不必再用挑伕，專門來搬運電料了。

作戰期間，敵軍由陵川返回高平的部隊，有三個敵兵太疲乏了，跟不上隊伍，落在後面，躺在路旁睡覺，被高平的工作同志發現，立刻就解決了，從他們身上搜到四張陵川附近的軍用地圖。中國的軍用地圖，以山西的五萬分之一地圖最好，河南的五萬分之一地圖就差得多了。至於十萬分之一地圖，不論河南的，或是山西的，都太簡略。敵人使用的地圖，是把我們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縮小成十萬分之一，印刷非常清楚，上面還加印許多紅字，那是上兩次作戰，敵人竄擾陵川，就實際地形同地圖核對以後，加印上去的。敵人一方面作戰，一方面還要調查兵要地理，修正地圖。我們住在太行山上，却從來沒有下過這一番功夫，能不慚愧嗎？五萬分之一地圖四張才能抵當十萬分之一的一張，作起戰來，人家携帶四張地圖，我們就必須携帶十六張，這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携帶使用都不方便，我們爲什麼不能把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也縮小成十萬分之一呢？

爲增進河南方面的關係，加強河南方面的工作，和了解太行山邊緣的實際情形，我決定作一次旅行，訪問淇縣、汲縣、新鄉、輝縣、修武、博愛各縣縣政府和地方人士。雖然是夏末秋初，在太行山上並不覺

得太炎熱，夜間又不太冷，不必携帶過多的行李，行動起來方便的多，正是最好的旅行季節。出發的路線，仍舊沿後郊、九連窰、三交口、石門東行。由這一條山溝向東流去的河水，就是淇水的上游，在九連窰以上，水量並不很大。九連窰還有一個很小的瀑布，一出石門，進入比較平坦的地區，水量也增大了，經臨淇，至淇縣東南，注入衛河。由神南底出發的第二天下午，抵達三峽，看看平漢北段破壞總隊的同志們。他們對我突然來臨，都表示非常歡迎，可是個個人的表情都像有很大心事的樣子。經我詢問，才知道徐總隊長靖遠渡黃河時失事，被河水冲走，尸體也沒有下落。張副總隊長振武爲了尋覓他的尸體，下山去張羅，又被新鄉的僞軍扣留，不知道能不能很快回來，眞是禍不單行。那麽大的一個機構，失去領導者，難怪一般同志都有一種羣龍無首的感覺。許多同志同我商量，希望由我向重慶建議，解決這個迫切的問題。當時保定陳仙洲兄剛從天津回來，住在總隊部，總隊的一般幹部都對他很好，希望由他來主持總隊的工作。當天夜裏，用我的名義給重慶拍了一個電報，隔了一天，他們就接到重慶的電報，任命仙洲兄爲總隊長，電報往返，不過二十幾個小時，這樣處理公文，解決問題，儘够迅速了。

徐總隊長靖遠河南人，他做過一件非常漂亮，非常偉大的工作。抗戰初期，有一個認賊作父，甘心情願做漢奸的人，名叫李福和，在華北的日本人非常捧他，譽爲東方佛郎哥，華北各地的漢奸報紙上，經常有他的新聞。日本人把李福和送到日本，逛了一次東京，還叩見過日本天皇，磕過響頭，從日本回來，算是鍍了一次金，身價十倍。日本人決定擴充裝備李福和在新鄉一帶的三師僞軍，靖遠兄當時是李福和的多

謀長。李福和上北平去，請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派人來新鄉校閱他的部隊，因爲日本人很重視他，派了十多個人，隨同他浩浩蕩蕩從北平來到新鄉。等到校閱的那一天，隊伍集合好，聽候校閱，李福和陪同日本人，神氣十足，到達校閱場，靖遠兄率領部隊，立刻起義，一聲令下，活活打死李福和和同來的十幾個日本人，東方佛郎哥就此完結。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是冀東保安隊舉義以來，第二件大快人心的事件。現在渡河失事，眞令人萬分哀悼。

從輝縣盤上，經臨淇，一直到林縣合澗，這一塊太行山上的小平原，土地肥沃，氣候溫和，四週由大山屏障起來，可說是別有天地。抗戰以前，這一地區被土匪惡霸所盤據，完全是獨立狀態，既不完糧，又不納稅，河南省的政治力量簡直達不到這一帶地方，軍隊屢次上山來勦滅，不但沒有結果，有時反被他們吃掉。抗戰以後，因爲有兩個軍的兵力，經常駐紮，各縣縣政府又都搬到山上辦公，這些土匪惡霸才消聲匿跡，有槍枝的改編爲游擊支隊，受到約束，不敢胡鬧，這一個地區才算有了眞正的政治。

離三峽後，先到淇縣，再沿山南行，到汲縣及新鄉，再到輝縣。輝縣的百泉在太行山麓，風景優美，詩經衛風『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的泉源就是指着百泉，因爲有敵人盤據，不能前往一遊。從輝縣沿前山西行，有時可以看見山下的大平原，河水如帶，良田無垠。又一站是黑崖，黑崖成了上下山的交通樞紐，縣長劉明德控制修武全縣的地方武力，是這一條交通線上的安定力量。最後到達玄壇廟，博愛縣前任何縣長係第九軍的人，九軍過河後，失去靠山，不能再幹下去，已經換成本縣的韓縣長。由玄壇廟北行，到

達洋泉河，晉城縣政府移設於此。回到神南底，一眨眼，已經過了半個多月。

在輝縣看到慶明，他告訴我，已經在開封找到關係，他們的工作不久就可以發展到開封城裏。他們對工作太熱心，發展得太快，我一再叮嚀，要他們小心，不要上敵人的當。等我從河南回來，沒有多久，就接到他的一個報告，說他們要到開封城裏去，準備焚燒敵人的一個倉庫，一切都已計劃妥當。我不同意他們親自到開封城裏去，因爲他們發展的關係，在我看來，不十分可靠，所以立刻去信阻止，可是我的信還沒有送到，他們已經動身，一去不再回來，永無消息。無疑地，他們是受了漢奸的欺騙，把他們誘進開封城裏，出賣給敵人，加以殺害。因爲他們對敵人損害太大，敵人恨透他們，千方百計，想盡方法要除去他們。他們所找到的關係，實際上是敵人派出來的漢奸，僞裝愛國，痛恨敵人，說在開封城裏有辦法，目的是在把他們騙到開封。他們對人太輕信了，以致掉進陷阱，喪失生命。他們三個人的一擧一動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裏，永遠在懷念他們。慶明高高個子，臉上時常帶着微笑，眉稍向上，具有一種英雄氣慨。他的頭髮有些蓬鬆，好像忙得顧不上梳整，他的誠懇態度，剛強個性，充分表現出一個優秀幹部的特質。德義祇有二十一歲，靦腆的像一個小姑娘，可是意志堅定，性情激烈，勇猛異常。慶元老實得連話都講不出來，從來不知逃避責任，也從來不說困難，不訴苦。這三個可愛的青年爲神聖抗戰而犧牲，生命逝去，永遠無法挽回，我對他們的懷念，也永遠不會忘記。

新鄉失事不久，羅謙同志也在太原出了毛病。他參加日本人主持的新民會赴日觀光團，從高平到達太

原，一到太原就被敵人扣留，經過幾次非刑拷打，他的態度很倔強，承認反日不諱，敵人對他無可如何，祇好把他殺害了。卓犖同志同羅謙一塊兒到了太原，在羅謙被捕的同時也失了踪。葛健生同志警覺性很高，趕緊逃出太原，沒有被牽連。羅謙同志對工作太積極，希望把組織很快發展起來，發展太快，就容易出毛病。他的國家觀念特別強烈，非常痛恨日本人，而又生活在日本人的勢力圈子裏，幾乎每天都要同日本人接觸，以仇恨日本人的心情，去同日本人週旋，很可能因為平時言語不慎，引起日本人懷疑，由懷疑而注意，由注意發覺了什麽情況，終於遭遇不測。他們被殺的被殺，失踪的失踪，逃走的逃走，其餘的不敢再活動，為避免意外，都設法離開山西。我們的敵區組織工作，剛剛萌芽，就遭受暴風雨襲擊，不但沒有發展到全省，而且一蹶不振。培材得到太原失事的消息，趕緊跑回神南底，沒有被高平的敵人捉去。我們一方面為培材平安回來，健生逃脫而慶幸，另一方面却又悲悼羅謙同志死難，卓犖同志失踪。

培材要為羅謙報仇，親自打死幾個日本人，好舒舒胸中的悶氣，要求再到敵區工作，於是讓他到慰農的長治行動隊去。培材到了長治，化裝成一個牧羊的孩子，趕了幾隻羊，逗留在長治的敵區，夜間睡在田野裏，白天找尋機會。這樣餐風飲露，還不到半個月，機會終於來到。在一個將要日落的時候，有兩個日本兵，從長治城裏跑出來，追趕四匹奔馳的大洋馬，馬跑到城外，分道揚鑣，向兩條路跑去，兩個日本兵也祇好分開，各向一條路追趕。有一個日本兵看到培材，強迫幫他捉馬，培材緊跟在日本兵後面，看看天快黑了，乘日本兵不注意的時候，檢起一塊石頭，對準那個日本兵的腦袋，用力一擊，日本兵立刻倒在地

上，他又使勁踹了兩脚，然後把那死鬼的符號，領章取下來，又從衣袋裏掏出日記本，護身符，最後捉住洋馬，勝利地溜回太行山上。培材果然打死一個日本人，他並不滿足，他說一個日本兵抵不了羅謙的命，必須再打死幾個才够本，休息兩天，又到了長治。培材到了長治不久，正遇敵人出城掃蕩，他同閻枝林同志躲避在一個窑洞裏，被敵人發現，在洞口放起一把火來，活活地把他們兩個熏死。閻枝林非常勇敢，曾完成許多任務，爲長治行動隊成績最優的一個同志。

敵區接二連三傳來這些不幸的消息，我們在短短的兩個月當中，犧牲了七位同志，損失如此慘重，痛心疾首，益增同志們對敵人的憤恨，血債必須償還，抗戰得不到最後的勝利，我們的同志決不罷休。

九月初旬，軍長計劃在軍區設計委員會之下，設立一個物資統制處，命我擔任處長。統制物資，最起碼的條件也要有物資，才可以談得到統制，如果根本沒有多餘的物資，還談什麽統制呢？二十七軍控制的區域，都是山區，出產並不豐富，食糧祇有小米和玉蜀黍，除了老百姓自己吃和供給軍隊，所餘無幾，不能外銷。菜蔬生產亦不多，祇有馬鈴薯、蘿蔔、四季豆、南瓜，都是老百姓自己食用的，爲了賺點零花錢，自己少吃一些，分出一部分，賣給軍隊。軍區可以供外銷的，祇有極少數的山貨，至於一切日用品，大部份來自敵區，在這種情況之下，有什麽統制的必要呢？我自己又不是一個研究經濟的人，對於統制經濟，一竅不通，如何能負擔得起這種任務呢？況且統制經濟，如果統制不好，弊病百出，還不如不統制好些，所以我堅辭不幹，軍長又非要我幹不可。不得已，須先了解軍長的企圖，在同他談論這個問題以後，才

明白了設立這一個機構的用意。原來醉翁之意不在酒，名爲統制物資，目的是爲軍隊籌辦副食。爲軍隊服務，我到樂意來幹。既要爲軍隊供應副食，就必須先拿出一批基金，始能控制充足的物資，供應才不至於匱乏。最起碼的條件，也要軍隊預先拿出一兩個月的菜金，好去購辦必要的副食品。實際上，却又一文不名。軍隊既然不拿出錢來，巧婦也做不來無米的粥，我又如何幹得來呢？所謂物資統制處籌辦軍隊副食，是要各縣縣政府設立供應機構，每日供應軍隊油鹽菜肉，而又不給現金，把這樣大的一筆負擔加在晉東南老百姓身上，讓我成爲直接壓榨者，眞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構想。這是單方面的如意算盤，我不願意上當，更不願意負這種壓榨責任。

軍隊就地採購軍糧，中央發給部隊足够的糧款，軍隊應當拿上現款採購才對。太行西區的糧價，一斤小米祇給幾分錢，同白吃差不了多少，而部隊却把中央發給的糧款留在後方運用，應該給老百姓的糧款，一欠就是一年半載。我覺得晉東南的老百姓實在對得起軍隊，他們已經盡到抗戰的責任，現在再來加重他們的額外負擔，於情於理都不應該。假如我不幹這個處長，讓二軍長之流來幹，必定要拿上軍隊的力量來推行這個計劃，不但軍隊同地方政府必然發生磨擦，將來供應制度確立，軍隊不再自己採購副食，一旦供應不上，軍隊無菜可食，那將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要是我答應擔任處長，可以把供應軍隊副食的問題暫時擱置起來，等軍隊願意拿出錢來的時候再說，避重就輕，先做些別的事情。我敢這樣做，我也承擔得起來，於是我接受了這一個職務。

物資統制處九月成立，我決定先整理稅收，把稅收機構從設計委員會接收過來。九月下旬我們開始訓練稅收人員，訓練的目的是要稅收人員明瞭法令，具備稅收人員的品德，能够做到涓滴歸公，杜絕中飽。訓練祇有十天，我們把償罰規定得簡單淸楚，向他們一再說明白利害得失。十月份物資統制處接管了稅收工作，這一個月的稅收，由九月份的八萬元，驟增到二十萬元，整整增加了一倍半，十一月份也在二十萬元以上。這個數字並不是因爲進出口貨物增加，或是稅率提高，完全是由於剔除中飽，這也是訓練的成果。稅收增加，使設計委員會、聯立中學、晉東南日報的經費充足，政治穩定，算是物資統制處沒有白成立。所謂稅收，就是在二十七軍軍區的四週，設卡抽稅，無異軍閥時代的厘金，雖然不合中央規定，但是爲了維持那種割據局面，爲了對付敵人，使軍區能够存在，又不得不然。

物資統制處的公文處理，調設計委員會的王組長浩然擔任秘書，他對公文非常熟練，而又謹愼負責。我除了主持訓練以外，不過進城的時候，到處裏看看，解決一些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實際上，我是空有其名，祇是對軍長負責而已。

下山

十月中旬王嘯雲兄和侯定邦兄先後從西安寄來兩封信，他們都說，戴先生最近到了西安，在一次會報

席上說：『祇有團體對不起家才，家才對團體實在沒有什麼話可說了，這兩年他在太行山上太苦了，我一定要調動一下他的工作。』他們推測，戴先生既然這樣當着大家宣佈，對我這樣關切，一定會把我調回後方，另外派一種比較好些的工作。當然，戴先生是一個極重情感，富有人情味的人，對於幹部的生活，一向很關切，除了薪餉，常常發給許多特別費，就是最好的例子。可是他對工作比什麼都重視，我們在太行山的工作，他相當滿意，如果不放棄這裏的工作，就不會輕意把我調開。這兩年來，我根本沒有向他訴過一次苦，也沒有提過任何困難，更沒有請求調動工作，他又何苦把我調走呢？我想，他在會報席上所說的話，可能是用來勉勵同志們，不一定會成為事實，所以我對他們的意見沒有注意。想不到，到了十一月下旬，接到重慶緊急電報，調我擔任財政部陝西緝私處處長，這個命令非常肯定，沒有商量的餘地。戴先生認為我在太行山太苦，才要把我調走，實際上，我並不覺得有什麼苦，太行山的工作多麼有意義，在抗戰的大好時代，放下殺敵的工作，去搞緝私，不是開倒車嗎？反過來想，緝私工作不一定消極，抗戰要花錢，增加稅收，也是國家需要的工作。我在軍區整理稅收，一個月增加了一倍半，那麼去擔任緝私工作，也許會有相當的成就，新的經驗又鼓勵我去接受這一個新的任務，矛盾的思潮，一直縈繞在腦子裏。

我在太行山工作了兩年，由十一個人發展到一百多人，能夠給予敵人許多損害，不能不感激同我一塊兒工作的同志們。我永遠忘記不了他們勇敢的行為，忠誠的態度，活潑的精神，火熱的情緒，更不會忘記他們對於工作的熱忱和努力。在兩年當中，不論交給他們怎樣艱難的任務，他們總是樂於接受，毫無推諉

，高高興興地按時完成。他們回到神南庄，休息不了幾天，就嚷着要回到工作地區，從來沒有偷懶，畏縮，要人催促，才肯去工作。兩年當中，他們完成了許多工作，造成輝煌的紀錄。我們的工作原則，是集小勝為大勝，重大的工作要幹，極小的目標也不放棄。在這一個原則之下，他們的成績是：爆炸了五次火車，十一次卡車，一口煤井，八座橋梁；焚燒了兩座倉庫，搗毀了三個合作社，幾個土鍊鐵爐；俘虜了五個敵人，打死一百一十多個日本人；襲擊過三十多次敵偽據點，繳獲了兩百多枝偽軍的步槍，割獲了十三萬斤各種電話線，得到許多各色各樣的勝利品。民國三十年的考績，晉東南站的工作列為軍統局的第一位。

太行山好像是敵人眼睛裏的一根釘子，這一塊孤懸在黃河以北的根據地，祇要存在一天，敵人就一天不會感覺舒服。所以他們一定要拔掉這個釘子，一次不成，再來第二次，第三次。他們對太行山攻擊，一次比一次兇頑，時間一次比一次拉長。在起初，祇不過攻擊一方面，時間不過三四天，攻擊的部隊，僅限於正面敵人。這一次太行會戰，敵人從四面八方進攻，時間延長到一個月，使用兵力超過五萬人，來自各戰場。下一次戰鬪，可能比這次更要兇一些。回頭看看我們自己，東區因劉月亭師長被俘，龐孫之間鑄下一種無法彌補的隔閡，二十七軍也因這一次會戰，團結受到損害。我們的戰略戰術，毫無進步，既不能打陣地戰，也不能打游擊戰，實不足應付敵人的穿梭戰術。所以就純軍事觀點來分析，太行山的前途已經不很樂觀，再加上太行東區今年糧食歉收，明年春天，軍食民食都成問題，也是一件極可憂慮的事情。

我將離開太行山，萬一那不幸的一天，眞個到來，軍事失敗，軍隊不能存在，地方工作人員和我們的

同志，將如何存在或撤退，以及如何保存一部份武力，不能不預作愼密的部署。我同聶縣長研究撤退問題，我主張在不得已的時候，由他到長治縣城，負責掩護太行山的同志們撤退。敵人對他頗有信仰，他進到城裏，不會有什麽困難。這是一條撤退最好的路子，吉甫同意負此責任。

我旅行河南過後，覺得太行山南端的深山峻嶺最好藏身。如果晉城縣政府在深山裏面分藏充足的食糧，等到局勢惡化，長治和高平的地方武力不能存身的時候，可以轉移到晉城，集合三縣的力量，成爲一支雄厚的隊伍，再聯合博愛修武的地方武力，以晉城修武陵川的深山地區爲根據地，還可以有所作爲，至少也可以立得住脚，不至於同歸於盡。十二月中旬，姬梅軒兄從高平來陵川，我必須把我將要離開太行山，以及以後的計劃告訴他，特意進城去看他。等我返回的時候，他又送出城來，我們站在東關外的曠野裏，又談了很久。我們分析太行山的將來局勢，二十七軍的前途。我把我的計劃告訴他以後，希望他負起以後的重大責任。梅軒的意志堅強，顧慮周詳，由他來團結晉東南的地方力量，才能够存在，才能够壯大。

當二十九年山西的工作出毛病的時候，李繼先兄同張振聲兄先後逃離山西，掙脫魔掌，平安抵達西安。前些日子，振聲從西安來到太行山，參加了我們這裏的工作。他看到我們的生活情形，同志們的工作情緒，非常高興。振聲對人誠懇，經驗豐富，已經有十年的工作歷史，所以我向重慶建議，晉東南站由他負責，重慶已經批准我的建議。由振聲來主持這裏的工作，我可以很放心地離開，不會使工作稍受影響。另外一件可喜的事情，健生逃出太原，經過許多困難，終於到達西安，因爲人地生疏，一時想不出什麽辦法

，隨着同行的青年們進了戰幹第四團，給我寄來一封信。我們得到他的消息，非常高興，趕緊給他滙點零用錢，並且囑咐他諸事謹慎。

從陵川縣城回到神南底，必須通過一條山溝。出城東行五六里，要順着一條半螺旋形的山路，向八九丈深的山溝走下去，然後再向高廟嶺的山路往上爬。十二月下旬一個黃昏，我從城裏回來，快要下山溝的時候，騾子受驚，突然奔跑起來，我用力勒緊韁繩，無論怎樣制止它奔馳，都是枉然。路子太窄，又掉不轉頭來，往下衝吧，山路既窄且陡，我不敢冒那種險，祇好從騾子背上滾下來，恰好碰到梯田的石壁上，被石頭的稜角撞在頭上，撞了一個比花生米還要大一些的窟窿，一直在流血，回到神南底，血才止住。腦子沒有受到大的震盪，頭還是暈了兩三天。因爲時間迫促，必須趕緊完成三十一年的工作總報告，祇好躺在炕上起草。

關於我調動工作的消息，除了我們自己的同志以外，祇有軍長一個人知道。三十二年元旦，物資統制處同仁從城裏來神南底看我，他們看到我頭上紮着紗布，躺在炕上，絕沒有想到，明天我將離開陵川，這一次談話，是我們在太行山上的最後一次。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元月二日吃過早飯，偕鳳翔學朋動身南下，不勝依戀。我在神南底這個山村，住了整整兩個年頭，春夏季節，每逢雨後，爬上山嶺，採集一些野花，帶回來壓在書頁裏面，作爲工作以外的消遣，日子久了，壓成許多連根帶葉的美麗花朵，具有各種形狀，具有各種顏色。秋天，村旁

的山腰裏盛開着一叢一叢的帶刺黃花，每當夕陽西墜，晚霞現顯的時候，景色特別美麗，偕二三同志，徘徊花間，等到夜幕低垂，踱回房間，再繼續一天未完的工作。冬天，皚皚白雪把整個山嶺裝點的十分潔白，登嶺四望，銀濤萬里，不見邊際，又是一番景像。現在要離開這可愛的山村，以後不會再有機會重來，眞有說不盡的留戀與徘徊。站裏的同志們，陪同我步上高廟嶺，握手告別，他們眼望着我走下山嶺，還不肯離去。

將近中午，已經走出三十多里，停止前進，跨下馬來，回頭北望，高廟嶺的一團綠叢，仍然呈現在眼前。住在嶺下的同志，是最可愛的一羣青年，也是我生命裏永遠忘不掉的一羣。夜宿奪火，第二天抵達黑崖，守雯偕張子仁兄從晉城趕來送行，已經先我到達。我把將來局勢惡化以後的計劃告訴子仁，一再提醒他，必須同梅軒慰農合作，把三縣的武力團結在一起，才有力量，才可以生存。我又再三叮嚀他，要盡最大的努力，趕緊秘密地分儲食糧，祇要有吃的，就可以集聚更多的武力，太行山仍舊是我們的。

爲了行動安全，須等候四十軍方營長的部隊，在黑崖住了四天。方營長經常來往敵區，接送上下山的人員，他已成爲這一條路線上的英雄人物，祇要跟着他的部隊行動，就不會出岔子。這條線上的另外一個英雄人物，是武陟縣縣長張敬忠。武陟全縣都是淪陷地區，又沒有高山峻嶺可以藏身，但是張縣長住在敵區裏，控制全縣，負責維持這一條通往太行山的交通要道，並且還要供應來往軍隊所需要的民伕，着實是一位非常人物。七日中午，劉縣長爲我們餞行，下午離開黑崖，偕壽昌到達一個區公所。經壽昌介紹，與

王區長晤面，王區長派了一隊地方部隊，護送我到武陟縣境。這一條路線，長達一百二十多里，完全是敵區，必須一夜通過。下午五點多鐘離開區公所，向敵區前進。六點鐘通過敵人的太行山封鎖線，我們從碉堡旁邊經過，碉堡由偽軍駐守，他們裝聾裝啞，不干涉過往的部隊。壽昌告訴我，碉堡裏的偽軍隊長同他有關係，要求同我見一面，已經等候在碉堡外面。我怕損害了壽昌的威信，不能不同他見面，但又怕耽誤了趕路的時間，祇同他寒暄數語，握手告別。他規規矩矩，立正敬禮，送我走過去。八點鐘越過道清鐵道，壽昌手指三百米以外一處有電燈的房屋，告訴我：『那就是李河車站。』

半夜裏到達武陟縣的一個村莊，同方營長的部隊會合，向南進行。在這個村莊裏，必須調換民伕。我們携帶着三千多斤紫銅電線同其他的工作勝利品，需要四十多個民伕運輸，我們一到達，民伕已經預備好了。搬運這些東西，眞是一件辛苦而偉大的工作，我不能不感謝陵川、修武、武陟三縣的民衆，他們不要任何代價，完成這一項運輸工作。八日早晨太陽剛上昇的時候，抵達黃河北岸，方營長的部隊向南岸打了三槍，這是向南岸要渡船的信號。八點多鐘，南岸放過兩艘渡船，我們同壽昌告別，搭上渡船，划向南岸，一上岸就是汜水縣境了。從太行山脚到黃河北岸，必須渡過丹河同沁水，正值連冬數九季節，河裏漂浮着許多鋒利的冰塊，行路的人們必須徒涉這兩條河流，寒冷透澈心肺，冰塊割裂兩腿。渡河以後，不敢稍停，疾步前進。通過敵區，辛苦到什麼程度，就從渡河一事來說，不是身歷其境的人，萬萬想不到的。

大家奔馳了一夜，饑寒交迫，上岸以後，趕緊在一家飯館子裏飽吃一餐。可是留在黃河北岸的壽昌同

方營長們，必須等到夜裏，才能通過敵區，返回修武，此時寒風吹着，吃不到一餐舒適的早餐。當我吃飯的時候，想到他們，感覺到格外難過。飯後雇了兩輛拉拉車，載上勝利品，向洛陽進發，夜宿偃師縣城內。九日抵達洛陽，覺民已由西安趕來洛陽，照護搬運勝利品。劉藝舟兄任河南緝私處處長，留我多住一天，特爲我設宴洗塵。十二日乘隴海車西行，隴海路閿鄉到常家灣一帶，因爲靠近黃河，遭受北岸敵人的砲兵轟擊，炸毀一座橋梁，火車不能通過，所以這一段路程，必須步行通過，才能再搭上由西安開來車輛。戰時行路的困難，做夢也想不到。覺民曾在隴海路警務段工作過，鐵路上的許多員工同他很熟識，他們看到我們携帶着這麽多的勝利品，向他問七問八，贊不絕口。十三日到達西安。

陝西緝私

我做了官

拿破崙說過：『打仗，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離開錢，仗就打不下去。抗戰到第六年代，沿海和沿江的富庶地區，以及華北的廣大平原，都已淪入敵人手中，國家的稅收，隨着地區縮小，大量減少，相反的，軍費支出，却一天比一天膨脹。爲了杜絕走私，增加稅收，新成立了一個緝私機構，財政部增設一個緝私署，各省成立緝私處，處以下設查緝所，分所。這種緝私機構，在平時，也許沒有什麽了不起，不過是一個普通行政組織，可是在抗戰時期，其作用，其意義就顯的非常重要了。抗戰必須消耗大量的金錢，緝私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國家的稅收增加，有大量的金錢來打仗，能够抗戰到底。所以緝私同作戰一樣，是最積極，最根本的工作。如果緝私工作做得好，收到預期的效果，無異打了一場勝仗。我本着這種心情，離開太行山，準備用太行山的同樣精神，從事新的工作。等我回到西安，立刻就感覺到情形不大對勁，一般人對於這種工作的觀念，同我的想法完全兩樣。許多朋友並不慶賀我負擔了更重要，更有意義的工作，鼓勵我爲新工作而努力，却來祝賀我做了官，得到好缺。因爲在當時竹字頭的官兒不算太

小，一省沒有幾個。

我對做官這一行業，本來不內行，連最起碼的官兒委任十六級，都不會做過，無怪好些朋友擔心我做不來官。他們告訴我做官的種種，有些朋友給我出了許多主意，還有些朋友給我張羅住的地方，準備給我建立一個處長的公舘。我祇有感謝朋友們對我的熱心和關切，不過他們不太了解我，我來西安是爲了做工作，並不是來做官的。如果眞的要我做官，那簡直是活受洋罪，我寧願還我自由，開小差，走我的路。我是一個光人，旣沒有携家帶眷，就不需要另找住的地方。我決定住在緝私處裏面，旣可節省開支，又可省去好多麻煩，我把這個意思告訴那位爲我張羅房子的朋友。

『那怎麽行呢？』那位朋友對我說：『你住在處裏，有什麽事情接頭，太不方便呀！』

『沒有什麽不方便，』我直率地告訴他：『緝私處的大門日夜敞開着，我又不規定什麽會客時間，接洽公事，隨時都可以來。辦公以外的時間，我歡迎朋友們來找我聊聊天。』那一位朋友聽我這樣說話，他覺得我太不懂事，簡直是個土包子，沒有再說什麽，房子也不替我張羅了。

副處長爲許揆一兄，陝西緝私處一成立，他就擔任這項職務，對於業務已經很熟習。我們旣是多年的朋友，對我會有很大的幫助。在我未接事以前，他就向我提出一項很關重要的人事問題，他說必須找一位很得力的會計主任，否則將來辦理移交，會有很多麻煩。的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尙書說：『愼終於始』。我知道許多移交不淸，弄得焦頭爛額的例子。我一接事，就準備隨時交代，確實需要一個頭腦淸

楚，不會偷懶的人主持會計部門的工作。定邦兄知道我有此需要，立即把河北劉輯五同志介紹給我，他做過銀行的工作，對於簿記和會計手續，非常清楚。輯五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廉潔而負責，今天的事情，絕不拖到明天。第一科科長將隨前任離去，揆一兄主張由覺民來遞補這一個空缺，我很贊同他的主張，於是決定由覺民來擔任第一科長。陝西緝私處內外工作同志一共有三百多人，除了上述的人事更動外，其他人員，一切照舊。

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上午八點多鐘，揆一兄派人把我從旅館裏接到南四府街緝私處，學朋隨後把我的一捲舖蓋搬到處裏。我到達處長辦公室，首先呈現在我眼前的，是放在辦公桌上的一個紅布包袱，裏面包着緝私處的印信。當時雖然沒有像現在交接印信，和唱戲一樣表演一番，總算表示我已接長了這一個機關，我把原包袱交給了緝私處秘書山東馬子文兄，算是完成了印信交接的手續。緊接着開了一個會，我的前任處長江蘇金閬生兄介紹我同全處的工作同志們見面。這個會也好像是就職典禮，應該是件隆重的事情，誰知我事先沒有做一件新衣服，仍舊穿着一套破舊中山服。我發覺在坐的人看見這個新處長像個叫化子，大好日子，連套像樣的衣服都沒得穿，面部表情都顯得有些奇怪。開完會，我變成主人，然後送走閬生兄。處裏的幹部們告訴我，要在大門外對面的墻壁上貼一張整張紅紙寫的文告，說明我這個新官上了任，文告已經寫妥，讓我過目以後，就要張貼出去。

『我來幹緝私處長，同過路的人有什麽相干？』我問他們：『爲什麽要在外面張帖這樣一張紅紙帖子

，讓過路的人來看熱鬧呢？」

『各機關新的首長就職，都要張貼這樣一張文告，佈告週知，紅的顏色是表示吉利。』他們告給我。

『假如不貼這一張文告，有沒有什麽關係？』我又問他們。

『關係倒沒有什麽關係，習慣如此，不貼不好看，應當貼出去。』他們堅持他們的主張。

『既然不貼沒有關係，還是不要貼吧！』我實在不願意一出門就看見一張刺目的紅紙帖子。

從十點鐘開始，財政部駐西安各單位的首長，許多朋友，還有一些不認識的人們，陸陸續續來看我，一見面都說一聲『恭喜』，官場中叫做道喜，我眞不知道有什麽喜可道。緝私處門口車水馬龍，我眞有些應接不暇，送走這個，再送那個，一直亂紛紛地鬧到下午兩點多鐘，才安靜下來，就這樣渡過做官的第一天。

第二天閻生兄陪同我訪問財政部駐西安的各個單位，以及同緝私處業務有關係的各個機關，官場中稱呼這一個行動，叫做拜客。我想這一個行動不能說是官僚作風，事實上是很必要的。在禮貌上講，昨天人家來看過我，今天應當去看看人家。就需要來說，以後必須同這些機關經常接觸，那麽這些機關的大門開向那一面，他們的高級人員是什麽樣的面孔，就應當認識清楚。不過我們的拜訪，又和一般官場中的習慣有些不大相同。就平常的情況來說，前後任雖然不是寃家對頭，總有點那個。一個機關辦理交接，後任對於前任，往往斤斤兩兩，處處挑剔，鬧的情感很壞。所以前任不但不會給後任介紹關係，甚至會多方予以

破壞。我們却一反常例，前任領着後任，到處拜客，到處介紹關係，難怪各個機關的首長們，對我們表示出一種極其羨慕和尊敬的態度。

做官以後的民生四大問題，衣食住行必須解決，現在有了住的地方，衣服雖舊，穿起來很合身。除了衣和住，還有食和行的問題。關於吃飯問題，我決定同住處的同事們一同打伙，一塊兒吃飯。可是我把我的計劃告訴覺民，連他都不贊成，說我太寒酸，那裏像個處長。我問他，是不是還記得太行山上的生活？大家能夠吃得下去的，我爲什麼不可以呢？難道說處裏的伙食還不如太行山上啃小米，吃炒蘿蔔絲嗎？處長同職員的職責不同，生活也要有分別嗎？吃同樣的伙食，就不像個處長，難道說吃飯都要分出階級才像個處長嗎？我行我素，不管別人怎樣講，決定照着自己的主張去做。並不是我太頑固，應該『擇善固執』，祇要我的主張對，絕不受任何環境阻撓，改變自己的主張，終於加入住處同志們的大伙，食的問題算是解決了。

其次是行的問的，揆一兒勸我把閩生兒的黃包車頂下來，將來還可以頂給我的後任，同時也解決了閩生的困難。我本來打算弄一輛脚踏車來代步，有一輛黃包車，可以備而不用，我不反對。在舊社會裏，我們祇能夠做到不被舊社會所同化，至於移風易俗，我們還不夠資格。在平常，我最討厭那些不大不小的官兒們，坐上一輛黃包車，像飛一樣地馳過。拉車的跑得滿頭是汗，氣喘如牛，他却坐在車上，神氣十足，像一尊菩薩，足踏響鈴，叮叮噹噹，招搖過市。難道說，昨天自己所討厭的，今天做了處長就變成討厭的

對象，昨日之我向今日之我宣戰嗎？不過在舊社會裏，有時又不能不坐黃包車，比如進省政府，踏上一輛脚踏車，不但門上會擋駕，盤問，須費一番口舌，而且叫誰給你看車呢？因爲省政府並沒有存車處。如果坐上黃包車，正如今天坐上一九六六年型的汽車，無往而不利，守門的衛兵還要給你敬個禮。所以黃包車不能不預備，就照揆一兄的意思辦了。我決定除了萬不得已，絕不坐黃包車，還是踏我的脚踏車。踏脚踏車，既方便又迅速，同時也當做一種運動，有益身體。

我打算用兩個月的時間，了解緝私業務，自己沒有幹過的事情，就得從頭學起。每一件公事需要自己過目，以便從公事裏面熟習和了解業務。我一到處裏，就聽說，有些同志在背後議論，說我是一個軍人，沒有做過官，一向沒有耍過筆桿兒，一點公事也不懂，土裏土氣，一定會出洋相，有些人還準備看笑話呢。是的，我不會做過官，不懂公事，可是我不冒充內行，不裝腔作勢，也許出不了洋相。我必須小心謹愼，處理一切，改正他們的觀念，使他們的估計落了空。如果讓這種藐視長官的觀念停留在他們的腦子裏，一定會作崇的，後果不堪設想。我絕不自作聰明，輕易下筆。人非生而知之的，一種新的工作，祇要下過一番功夫，沒有學不會的。我拿上學習的態度，去處理一切。除了研究有關的法令規章，對於公事，凡是不十分淸楚的，或者有疑問的，我一定要把主辦的人員請來，問個明白，然後考慮他們的意見和主張是否合式，不使在公事上發生錯誤。

所謂公事，並不是單在咬文嚼字，等因奉此上下功夫，耍花槍，而是要根據法令規章，確確實實地解

決問題。不過因為各個人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有時可能有些出入，這就需要用個人的智慧來衡量輕重了。我認為公文要簡要切實，不要說空話，兜圈子。但是疏忽和錯誤，則必須避免。我經常發現一件公文已經經過好幾個人的手，仍舊有文字的錯誤，處理欠妥的地方。我對這些疏忽和錯誤的地方，特別指出來，讓他們自己去改正。經過一段時間，他們才了解這個初次作官的外行處長，在公事方面，不但沒有鬧出笑話來，要想馬虎欺瞞也不可能。所以他們對我不敢再有考驗和輕視的觀念，處理公文，擬稿核稿，都比較過去謹慎了許多。緝私業務不同於一般行政工作，我要求當天的公事，儘可能地當天處理完畢，絕不要拖到明天。這一點大家確實做到了，在西安城圈子裏，緝私處的公文，處理得最為迅速，絕沒有積壓公文的情形。

緝私工作的環境，可以說非常齷齪，好像是個陷阱。一個查緝人員，如果沒有良好的操守，生活不節儉，走私者同商人會把大把的鈔票塞到你的手裏，引誘你犯罪。所以緝私人員必須具備臨財不苟，貧賤不移的廉潔德性，否則一定會出毛病，斷送了前途，陷於墮落的深淵而不能自拔。語云：『儉以養廉，』戒除奢侈生活，確實是培養廉潔操守的不二法門。過去陝西緝私處的聲譽不好，其原因多半由於少數人行為不檢，私生活過於奢侈，而招來物議。要想轉變社會上對我們的觀感，唯一的辦法，就是先從健全自己做起。因此，我打算製定一種管制生活的規約，使全處同志的行為有所約束，生活趨於節儉，不至於亂花錢，然後亂要錢。我提出三點意見，同揆一兄研究。

㈠絕對戒除的事項—嫖，賭，進出娛樂場所。 揆一兄以爲進出娛樂場所，並不是一件壞事，一個人不能沒有娛樂的機會，所以他不主張把這一項列入絕對戒除的事項以內。他的主張很對，不過我有更重要的理由，要列入這一項目。緝私處成立沒有多久，爲什麼名譽敗壞到令人側目的地步呢？推其原因，不外兩點。少數高級人員狂嫖濫賭，生活豪華，此其一。一般同志聯合上其他機構的同學同志們，成羣結隊，看戲不買票，還要砸戲園子，打羣架，於是給社會上留下一種頂惡劣的印像。我主張矯枉過正，乾脆把進出娛樂場所，也列入絕對戒除的範圍。假如有些同志眞想看一兩場電影，聽一兩次秦腔，來調濟生活，也必須偷偷摸摸，絕不敢不買票，更不敢惹是生非了。經過我這樣解釋，揆一兄也同意了我的意見，取消了他自己的主張。

㈡希望戒除的事項—煙，酒。 揆一兄主張把吸煙列入絕對戒除的範圍。我以爲吸煙已經成了某些人戒除不了的嗜好，如果不讓他們吸煙，連靈感都消失了，提起筆來，寫不出文稿，我們不能因爲戒煙，連公都辦不成。況且我們希望不吸煙和不飲酒的目的，不是說煙酒對人身體上有什麼害處，而是提倡節約，要大家少花不必要的錢。假如把事實上戒除不了的問題，列入絕對戒除的範圍以內，結果，成了具文，反而影響效能，失去製定公約的意義，最後他也同意了我的主張，不加變動。

㈢送禮的限制—婚喪大事送禮限定兩元，做壽彌月不准送禮。 在一個生活艱難而習尙奢華的社會裏，送禮的確成了一種最大的負擔。抗戰的時間越拉長，物價也就越上漲，而公務人員待遇的調整，也就永

遠追趕不上飛漲的物價。結果，公務人員成了最廉價，收入最低的階級，生活這樣艱苦，再讓他們負擔這種不必要的送禮負擔，非特不合情理，而且跡近壓榨，所以我們必須對於送禮一事，加以限制。這樣一來，送禮的人因爲有這種約束，有了藉口，可以不必因送禮少而感覺難爲情，收禮的人知道人家礙於規定，也就不會怪你太寒酸了。

根據上述的意見，由子文兄草擬成一份『生活管制規約』。我們採用了民主方式，由揆一兄主持，召開了一次全體職員會議。爲了不使大家精神上受到拘束，發言有所顧慮，我沒有參加這一個會議。會議逐條討論規約草案，最後一致通過，遂成爲一種自己約束自己的規約。既是自己給自己定下來的法律，而不是命令式的，自上而下，等因奉此具文，大家就必須遵守，不好意思違背。我們採用民主方式來立法，不但提高大家的自尊心，同時也使規約的效力特別增強，因爲遵守自己定下來的規約，遠比勉強服從別人加諸自己身上的約束，要自然的多。自從我們通過這個管制生活的規約，立刻發生作用，所有的娛樂場所和開元寺（妓女區），再也找不到緝私處同志們的足跡了，風氣大變，我們的聲望也一天比一天好轉。

我對緝私工作，擬定兩項努力的目標，第一，查緝人員執行業務時，儘量避免苛擾商旅，阻塞稅源。第二，查緝人員的素養，儘量提高，不得貪污。

先說第一點，要想稅收增加，就必須貨暢其流，商旅稱便。如果查緝人員不明白這種道理，很容易走向苛擾商旅一途，而使商旅裹足不前。如此則稅收不但不會增加，很可能會減少，那就失去設立緝私機構

，增加稅收的本來目的了。有許多老百姓本來沒有偷稅犯法的意圖，祇因他們不懂稅收規章，才使携帶的東西變成漏稅的貨物。如果查緝人員呆板地按照規章辦理，硬把貨物扣留，送交稅收機構處理，要經過許多手續，曠日費時，才能解決，老百姓所受的損失，眞是無法估計，他們能不痛恨政府嗎？這樣處理案件，就法律的觀點而言，查緝人員並沒有錯誤，但是按照人情來講，那就不能說不是苛擾了。如果查緝人員認爲貨物輕微，不予查究，放他過去，則集腋成裘，國家所受的損失，又復不小。所以我們規定，凡是細微的貨物，或非有意走私者，不予查扣，查緝人員應當循循善誘，指導他們，或者領他們到收稅的機關，照章繳納稅款，完成國民對於國家應盡的義務。每一個查緝單位，把這一類不歸查扣，經我們指導而納稅的案件，按照我們規定的表格，每月月終彙報一次，列入工作考績。如此則我們既不違背法令，又盡到職責；賦稅既不偷漏，商旅又稱便利。這樣做到國法人情兼顧，自然減少了人民對政府的不滿意。經過兩個月的試驗，我們把補繳的稅款，做了一次統計，就西安一市而言，每月即達到五十萬元以上，這個數字，在當時相當可觀。

其他如查緝人員的態度和善，技術熟練，處理問題迅速，應當給予商旅的便利，我們都非常注意，絕不忽略，不因事小而不爲，不因麻煩而偷懶。

再說第二點，如果查緝人員沒有良好的操守，很容易貪污枉法，賣放私貨，自身陷於罪戾，而且敗壞了整個緝私工作的聲譽。嚴格的紀律管制，祇是消極的防止貪污，是治標的辦法，不是治本的積極辦法。

治本的積極辦法，要各階層的負責同志以身作則，潛移默化，使查緝人員的素養提高，使他們了解自身所負的神聖責任。從客觀方面來講，我們必須要顧慮到同志們的生活，使他們可以養廉。假如每一個查緝人員吃不飽肚子，却向他們空談操守，空講廉潔，那就落於唱高調，不切實際，必然起不了什麽作用。所以我們必須顧慮到工作同志和他們的家庭生活，再有生活管制規約來約束他們，然後施以集體的，個別的精神教育，查緝人員的素養，一定可以提高的。

我到職以後，第一次查緝所長會議，我曾明白告知他們：『查緝所長必須以身作則，做到一清二白，才能領導部屬，造成風氣。』我又告訴他們：『祇有在工作上努力，獲得奬金，才是增加個人額外收入的正當途徑。假如做所長的人瞞着部屬，私受非法的錢財，一旦被你的部屬發覺，一定會檢舉你，弄到身敗名裂，斷送了前途。如果你勾同你的部屬，合夥貪污，第一次他會把全部的賄賂送給你，等到你接受了這一筆非法的鈔票，把柄被他拿住，以後他就可以要挾你，不買你的賬。他可以爲所欲爲，好處都是他的，你將對他毫無辦法。所以不論單獨貪污，或者集體貪污，都是非常危險的，萬萬做不得。況且受賄放私，個人所得有限，便宜的却是走私者，而讓國家蒙受最大的損失。譬如有一宗貨物，應當納稅一萬塊錢，走私者頂多送給你兩千，他却省下八千，國庫無緣無故損失了一萬元。國家少收入一萬元，抗戰就減少了一萬塊錢的力量，你就是喪盡天良，成了國家民族的罪人，對不起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也對不起自己的祖宗父母。每一個人懂得這些道理，要他貪污枉法，他也絕不去做。我希望每一個同志保持查緝人員最高尙

的操守，願以此自勉，並和各同志互相勉勵。』我請各所長把這一番話切切實實轉告他們的部屬，並以此勉勵他們。

至於改善同志的生活，並不是說一句空話就算完事，必須全力以赴，使他們的生活很好，能夠安心工作。首先我能做到的，對於各所的經費，絕不扣壓遲發，緝私署上午撥滙到經費，下午一定滙出去，時間許可，絕不讓它躭擱一夜。這一點，緝五已經確實做到了。當時雖然規定配發食糧，可是除了地方機構和軍事機關以外，大多數的機關，都領不到實物，改發貸金，而貸金與實物的價值，實際上相差得很遠。貸金並不是逐月發給，一拖延，總是三五個月，等到貸金到手，糧價已經漲了許多，一斤米的貸金，連四兩米都買不到。所以誰都不願意領貸金，希望能夠領到實物。戰時的食糧，以供應軍隊爲主，而軍隊衆多，常恐供應不上，地方當局，對於糧食控制，非常嚴緊。中央機構能夠領到實物的，祇有一個監察使署，這是因爲在職務上，他們占了上風，省政府不能不買他們的賬。其他中央機構，做夢也夢不到實物，尤其財政部的機構，大家都認爲是有錢的機關，更無希望。緝私處雖屬於財政部，不是收稅的機關，並不經手任何款項，沒有半文錢可以週轉，同一般機關一樣困難。查緝人員祇要奉公守法，生活確實夠淸苦了，所以爭取配發實物，成爲我們改善生活的最大目標。我們經過兩個月的銳意整頓，內外勤工作同志一致努力，社會上對我們的觀感大爲改變。陝西省政府主席湖北熊哲民（斌）先生，很了解我們的實際情形，對我們整頓的成效很滿意。他對我們這樣一個機構，一般工作人員能夠做到潔身自愛，奉公守法，過着淸苦的日

子，他非常同情。爲了鼓勵這些有貪汚弄錢的機會，不去貪汚弄錢的優良公務人員，很慷慨地，打破向例，批准我的請求，一下子撥給我們半年的食糧。我除了敬佩熊先生賢明偉大，更衷心感激他對後進的獎掖，用意的深遠。我們獲得實物，改善了全體員工的生活。更可以驕傲的，是我們的良好聲譽換到無比的代價。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爲我們守法，自愛，廉潔，才能得到別人對我們的幫助，才能得到偉大的收穫。我們的同志更了解，更能體會到守法和廉潔之可貴，大家越發知道如何珍惜所獲得的可貴聲譽了。

兩個餐會

軍事委員會軍風紀視察團發起一個監察機關會報，被邀參加的：晉陝監察使署，陝西省黨部，三民主義靑年團，陝西省政府主計處，陝西緝私處等機構。每週會報一次，由參加的機構輪流召集。後來因爲研討問題，頗費時間，會報不能不延長，吃飯便成了問題。大家既不能餓着肚皮開會，又不能開了一半，分頭去吃飯，吃完飯再來開會。結果決定由召集會報的單位預備一餐便飯，久而久之，這個會報就變成一個餐會。會報所報告和討論的事情，完全是關於監察方面的，彼此交換情報，交換意見，對於彼此的業務，幫助很大。參加會報的人員，限定各機構的首長副首長，或幕僚長。軍風紀視察團同監察使署，都是令人敬畏的權威機關。而軍風紀視察團是爲了加强抗戰的力量，適應戰時需要才成立的，他們的權力很大，可以

檢舉任何不法的官吏。視察團的袞袞諸公，都是忠鯁之士，作風剛硬，態度嚴正，絲毫不苟，是一些絕不妥協的人物。我被邀參加這一個會報，列身於鐵面御史之林，的確是一種很大的光榮。如果不是因為我們本身健全，作風硬郎，獲得社會上良好批評，他們也許不會邀請一個財政部的緝私機構，來參加他們的這一個會報。無疑地，我們能夠參加這種會報，充分說明我們的地位已經相當崇高了，這不是輕易獲得的，完全是因為我們工作同志，上下砥礪，操守良好的結果。

另外一個午餐會，係胡總司令的一部分負責幹部，同戴先生派在西安的各單位負責同志，為了彼此聯絡情感，交換意見，而舉行的私人聚會。參加這一個餐會的，胡先生方面的幹部：西安警備司令湖南袁茂松（樸）將軍，陝西保安處處長陝西徐子才將軍，戰幹第四團政治部主任浙江汪雨辰（震）將軍，三十四集團軍副官處浙江劉處長大鈞，憲兵團福建童團長維經。戴先生方面的幹部：三十四集團軍調查室主任王嘯雲兄，西安警察局長浙江舒羽卿（翔）兄，水陸統一檢查處長浙江周壽之（康）兄，同我自己。每週星期五中午，餐會一次，由參加的人員輪流作東道，餐會規定，非萬不得已，不准請假，無故缺席者罰。這一個午餐會，不拘泥什麽形式，也不一定要解決什麽問題，祇是交換一些意見。其最大的作用，是在情感交流，能夠互相團結。團結就是力量，社會上本來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彼此能夠相互了解，相互幫助，一切困難，都可以迎刃而解。國語說：『衆志成城』，易經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何況十幾個在西安負有相當責任的人，結合在一起，的確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當葛健生同志從太原逃到西安，入了戰幹第四團，接連寄到太行山上兩封信。後來突然音信中斷，我想一定是出了什麼岔子，非常不放心，趕緊給西安的朋友去信，拜托他們設法探聽一下。可是熱心的朋友太少了，始終沒有得到什麼結果。等我第一次參加午餐會，同汪雨辰兄見面，乘機談到這個問題，請他回團以後，代爲查詢，他把名字記下來。在下一次午餐會時，雨辰兄告訴我，健生因爲思想有問題，已經關起來三四個月了。這樣一個結果，我並不驚異，早已預料到了。一定是他不滿意現狀，言論不謹愼，對自己看不慣的事情，隨意批評，因而惹下禍害。一個生活在敵人鐵蹄下的靑年，內心燃燒着熾烈的民族意識，對祖國抱着無上的熱忱。他所想像的抗戰大後方，好像一座天堂，白璧無瑕，人人有朝氣，事事合理想，殊不知希望越大，失望更大，呈顯在眼前的一切，都不是過去所想像的，所希望的那個樣子。因此，不滿意的情緒，很自然地流露出來，在他自己是無意的，可是別人聽來，就不那麼簡單，認爲他有什麼作用，懷疑到思想有了問題。其實他最純眞，最忠實，這眞是啞吧吃黃蓮，有苦說不出，許許多多靑年都是這樣糊裏糊塗地被毀滅了，多麼可怕。

我向雨辰兄擔保，健生絕對沒有問題，願負全責，他答應由團裏派人同我接頭。不到一個星期，幹四團派人來找我，詳細詢問健生的一切，最後決定，由我負責保出來，辦好手續，把他交給我。過了一天，幹四團把他送到緝私處，我們誰也不認識誰，這還是我們兩個人初次見面呢。可憐的靑年人，已經被折磨得不成樣子。他告訴我被關起來的前後經過，眼淚一滴連接一滴，經過面頰，落了下來。一個熱忱的靑年

，愛國的結果，換到這樣的下場，難怪他要悲傷。他的情緒很壞，心已破碎。當他身體失去自由，精神上遭受到空前的打擊，生活苦到不能再苦，營養不良，又缺乏陽光，已經染上初期的肺病。再遲些日子搭救他，他會被毀滅掉，作了無謂的犧牲者。我想在我們沒有見面以前，他生活在黑暗深淵的期間，也許懊悔不該投到祖國的懷抱，祖國對他沒有溫暖，祖國對他太慘酷了。他不知道，他的遭遇是少數人的疏忽所造成的，他們並不能代表祖國，但是他們却有力量來毀滅他。

有一次午餐會輪到袁司令作東道，他提議在他的鄉間軍部裏舉行，徐處長是一個極有風趣的人，他主張上午先在野外捉兎子，捉完兎子再去吃飯，大家都贊成他們兩位的意見。是一個清和的暮春天氣，陽光溫暖得教人想打瞌睡，麥苗綠油油的像一張地毯，關中平原，一望無垠。我們到達城南的一片荒蕪地區，丘陵起伏。徐處長携帶着三隻專門捉野兎的獵狗，瘦長的身體，並不太高大，腰細腿長，奔馳如飛，從前沒有看見過這種獵狗。事先派人到一處枯黃的灌木叢中，手持柳條，把野兎從衰草灌木裏面趕出來，然後放開三隻獵狗。好傢伙！牠們一眼看到野兎奔跑，飛也似的，嗯的一聲，採取包圍態勢，分路追趕。野兎跑得太快，往往翻一個觔斗，爬起來再跑。獵狗飛馳，幾乎看不見四脚落地，越跑越接近野兎。野兎看到獵狗，心裏一慌張，栽倒地上，爬不起來，被獵狗捉住。我是初次參加這一種遊獵，雖然趣味很濃厚，總覺得有些慘不忍睹。我不是佛教徒，沒有受過殺戒，可是天性不喜歡流血的事情，從小就不參加各種帶殘忍性質的遊戲。記得兒時見過鄉人養鷹捉兎，每逢秋收之後，田野一片荒涼，人們成羣結隊，跟隨在架鷹

者的後面，在田野裏走來走去。架鷹者伸一臂，臂上站着一隻兇猛的老鷹，神氣活現，一發現野兎，立刻把鷹放出去，很快可以抓住。我從來不參加這種行列，看那血淋淋的野兎，慘死在鷹爪之下，這也許就是我做了軍人，却又不喜歡軍人生活的一個主要原因吧！

四月間敵人又對太行山守軍發動攻擊，比去年夏天還要猛烈。當自己置身於戰爭當中的時候，整個精神集中到應付敵人，倒不感覺戰爭有什麽可怕。現在成了一個旁觀者，反而爲太行山的同志們和太行山的部隊擔起心來。這一次戰鬪的時間相當長，戰鬪到最後，東區的食糧接濟不上，軍糧民食都成了問題，再也打不下去。孫軍長下了山，敵人把他迎接到新鄉，接着龐總司令也被敵人捉去，他們都接受了僞軍的番號。馬法五將軍同李振淸將軍統率四十軍主力渡過黃河，仍然繼續他們的抗戰工作。預八師陳師長被俘，劉軍長經過好多危險，才到了後方。二十七軍已潰不成軍，胡總司令另委周士冕將軍接任軍長，沒有幾天，連番號都取消了。我眞爲二十七軍悲痛，這一個軍從抗戰開始，一直在黃河以北地區作戰，現在連番號都被取消，多不公平！太行山根據地經過這一仗，已經不復存在。敵人好像已經拔去眼中的釘子，其實眞正撿便宜的，却是共產黨，他們塡補了這三個軍留下來的空隙，不過他們是同敵人和平相處，既不同敵人打仗，敵人就無後顧之憂了。我想洛陽的形勢，恐怕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安全吧？

張振聲兄在作戰的時候被敵人俘去，關在太原的俘虜營，經過同志們張羅，由孫殿英出面，向太原的敵人要出來。振聲的身體本來就不結實，經過俘虜營折磨，到了新鄉，肺病已經很嚴重了，任澤生同志把

他援到井陘去休養，沒有多久，病歿井陘，我眞沒有想到振聲會如此結束了他的生命。正太破壞隊能够在那邊存在，全靠井陘獲鹿兩縣的愛國人士來掩護，隊長任福如同志已在一次破壞正太鐵路的工作中殉職。

我們在太行山的工作，因爲太行軍區的瓦解，受到嚴重的打擊，一部分同志仍舊潛伏敵區，一部分同志經長治轉回後方。最可惜的，因爲時間迫促，張子仁沒有在晉城儲存足够的食糧，晉城高平長治三縣的地方武力也沒有結合在一起，建立起新的根據地，祇留下梅軒兄領導的高平一縣的地方武力，在敵人同共產黨雙重壓迫之下，艱苦掙扎，一直維持到共產黨佔據了整個上黨地區。長治的幹部郭長有，高平的李士英，韋全通等同志，都先後殉職。總計兩年多的時間，我們在太行山四週，壯烈成仁的同志，一共有四十六人。這些英勇的青年，既不求名，又不爲利，祇爲了民族的深仇血恨，爲了國家的獨立存在，參加了我們的戰鬪行列，都作了無名英雄，大時代的犧牲者。他們求仁得仁，死固瞑目。我同他們在一起工作了兩年，他們的一切，在我的懷念中，永不會忘記。

大哥從家裏來西安看我，我們在家中分別，轉瞬三年，他在這短暫的歲月裏，因爲生活的折磨，好像蒼老了許多，兩鬢已經斑白，臉上刻滿皺紋。自從我記憶以來，他頂講究穿衣服，經常穿着綢緞呢絨，現在家產蕩然，祇好穿上一件粗布大褂，看起來極不相稱，好景不常，有如夢幻。他這一次來西安，如果把妻同孩子們一塊兒帶出來多好，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妻的病況如何？他也不告訴我，我又不願意問他。我們的家庭，不知根據什麽羅輯，哥哥對於弟媳婦，連話都不敢說一句，有時在院子裏碰面，還要彼此避

開。現在雖然分門另過，各過各的日子，但是多少年的習慣，相當拘束，他也不會知道的太清楚。六弟也來西安，作客他鄉，能够骨肉團聚，總算是人生的一件快事，所以每天夜裏，我們兄弟三人，總要見一次面，談敍家常。

午餐會的朋友們提議遊一次華清池，我非常贊成，幾年來三番五次經過西安，想到華清池，洗一次溫泉澡，總是沒有機會，現在住在西安，不能再錯過機會了。朋友們準備好兩部汽車，午餐後，作半日遊。出西安東關，沿公路東行，先過滻橋，再過灞橋。滻河灞河都是發源於藍田縣，從南向北流，在西安東北滙合，注入渭河。灞橋距西安二十里，唐時官員們出京赴任，朋友親戚送到灞橋，折柳贈別，唱陽關三疊，就是所說的灞橋折柳。灞橋的橋身很長，有七十二孔，靑石爲基，建於漢代，眞够得上一座古老的橋樑。橋的兩端，各樹立牌坊一座，一書『東接崤函』，一書『西通關隴』。河堤上的一行翠柳，隨風搖曳，一眼望去，就會使人想到當年惜別的情形。

過灞橋，東行二十里，抵華清池。華清池在驪山山麓，距離臨潼縣城，還不到一里路程。唐貞觀十八年，置華清宮，到了唐明皇接位，更擴大建築，但是這些宮殿經過漫長的歲月，戰亂的摧毁，早已蕩然無存。現在的華清池，就是華清宮的故址。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陝西省政府修建爲公園，設管理處。園內花木繁盛，廻廊涼亭，風景幽雅。由園內拾級南上，爲一廣濶平臺，上建長形華屋一棟，前有走廊，分隔爲數間，爲中國旅行社之招待所，設備豪華。從平臺西邊順着很高的石階，一級一級走下去，到達一

個小小的院落，就是溫泉浴室，有單人池，也有雙人池。其南爲貴妃池，面積較大，可以容納七八個人同時入浴，據說當年楊貴妃就在這裏洗過澡，所以池名貴妃。雖然現在的建築和設備同從前的『芙蓉湯』，不知已經走了多少樣子，可是池水清澈，不減當年。招待所東邊低矮的圍墻上，開了一個後門，出門爬上半山，東行不遠，有大石頭一塊，戴季陶先生題『民族復興石』五字。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西安兵變，攻擊華淸池，民族領袖蔣公曾避難於石後。石後山壁上滿刻紀念文字，都是西安事變後，達官貴人們來這裏遊歷，想借上這一個不幸的事件來留名千古的得意傑作。

華淸池東邊十多里路的半山坡上，有一個高聳的土丘，那就是有名的秦始皇陵。據史記的記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併天下，以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錮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水經注說：『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塚壙於麗戎之山，折山鑿石，旁行週廻三十餘里，墳五丈。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中盜賊，銷槨取銅。牧人尋羊燒之，火延九十日不滅。』以上這兩段記載，如果眞實可靠，則秦始皇陵的工程偉大到什麼程度，內部華麗到什麼程度，眞是駭人聽聞。以七十多萬人，建築了幾十年，要消耗幾十億個工作天。內部寶藏的珍貴什物，項羽用三十萬人，搬運了三十天，還沒有運完，其數量之多，可想而知。雖說帝王們的豪華奢侈，到頭來也不過贏得黃土一丘。可是這座墳墓如果原封不動，保存到今天，對於歷史文化，對於建築美術上的價值，

還能估計嗎？

各所視察

緝私工作做好做壞，會不會出毛病，不在緝私處本身，完全繫於基層組織的查緝所同查緝分所。所以健全基層組織，提高查緝人員的素養，是整頓緝私工作最緊要，最基本的工作。我對緝私處的業務，經過相當時間研究，大體上已經了解，不打算再把精神消耗在消極的案牘工作上，於是把批閱公文的責任交給揆一兄，騰出時間，經常到各查緝所，實地考察督導。這樣對於各工作同志的生活狀況，可以深切了解。藉視察各所的機會，對各查緝所的同志可以實施個別的或集體的訓練，因爲經常接觸，能使上下的情感和意見溝通，精神趨於一致。同時對於各地的實際情況，也能夠充分了解，然後指導業務才能切合實際，不至閉門造車，落於空談。

陝西緝私處下設九個查緝所：西安，華陰，韓城，商南，寶鷄，南鄭，安康，榆林，山西吉縣。從西安到榆林，必須經過延安，交通極不方便，公文往返，曠日費時，爲了便利起見，緝私署決定，榆林查緝所的公文由陝壩的綏遠緝私處代爲處理。這樣一來，榆林查緝所同陝西緝私處空有其名，而無其實，爲了名符其實，我向緝私署建議，乾脆把榆林所撥歸綏遠緝私處。第二戰區是黃河彼岸僅存的一個戰區，司令

長官閻伯川先生，以配合戰區工作爲理由，主張吉縣查緝所所長人選，由戰區介紹，緝私署則不同意這種辦法，一直擱置起來，無法解決。我在太行山工作了兩年，深知戰區的困難，又何必多設一個機構，增加戰區的麻煩呢？我建議根本打消了這個計劃，再不談吉縣設所的問題。除去榆林和吉縣，陝西緝私處實際上祇餘下七個查緝所，各查緝所視地區及工作上的需要，各設若干分所。西安查緝所近在身邊，隨時都可以接觸，其餘六個所，我計劃分成三路視察，先視察東路的華陰、韓城兩所，再視察南路的商南查緝所，最後視察西南一路，乘火車至寶鷄，視察寶鷄所，改乘汽車至南鄭、安康視察。視察完畢，由子午谷返回西安。

春末夏初，正好是旅行季節，搭乘隴海路的早班火車，僅僅一個多鐘頭，就到達渭南。渭南是一個比較大的縣城，設有一個查緝分所，屬於華陰查緝所。渭南的環境不太好，地方上的惡勢力，相當雄厚。我在渭南住了一晝夜，開過一次全體談話會，我勉勵他們要格外小心，祇要我們不貪贓，不枉法，就不怕惡勢力，希望他們努力工作，我會給他們作主的。由渭南渡渭河，北行至大荔，大荔分所屬韓城查緝所。這裏最大最多的走私案件是食鹽，因爲食鹽統制，既貴且缺，走私可圖厚利，所以走私者非常猖獗，兇惡得很，有時還携帶武器，抵抗緝私。我們的查緝同志正在同他們鬪法，因爲我們的同志勇敢機智，那些走私的傢伙們已經知所畏懼。離大荔，向東北行至韓城，韓城查緝所所長爲離石梁怡亭兄，他是一位老軍人，雲南講武堂畢業，慷慨講義氣，頗有領導才能。梁所長同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浙江蔣堅忍將軍相處得非常

融洽，在工作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

陝西省有兩個特殊的行政督察專員區域，因為接近陝北共產黨的割據地區，地位特別重要。為了配合軍事，督察專員由胡總司令推薦，這兩位將軍專員，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一位是廣東梁幹喬先生，他是黃埔第一期同學，去過俄國，在莫斯科讀書的時候，曾於一次廣大的集會當中，登臺講演，高喊打倒史塔林，他的膽識和勇氣，由此可知。梁先生的個性激烈，意志堅強，見解很高，對於莊子特別有研究。另外一位就是蔣堅忍將軍了，他的個性恰同梁先生相反，溫和儒雅。葛武棨將軍任戰幹四團的教育長，他兼副教育長，可是學生們對他的信仰遠在葛教育長以上，可知他很能得到羣眾的擁護。這兩位專員的作風也迥然不同，梁先生的作風比較激烈，有許多獨特的辦法，地方上的保守勢力，不但不同他合作，還要反對他，向省政府控告他，所以許多計劃行不通，結果抑鬱而死。蔣先生的作風，比較和緩平實，又有幹四團的學生做地方幹部，對他有信仰，推行計劃切實，所以很成功。在韓城，他請我吃了一餐晚飯，我們談了很久，談得很投機。

由韓城南行到朝邑，朝邑分所也屬於韓城查緝所。朝邑也是產鹽區，所以這裏同大荔一樣，也以食鹽走私為主，查緝同志們為了緝拿私鹽，往往整夜不眠，從事工作。由朝邑渡過渭河，到達華陰，華陰查緝所所長為河南閻其惠同志。華陰所除渭南分所，還有一個潼關分所，為了去看潼關分所，一來一往，整整消耗了一天的時間。閻所長告訴我，他們緝獲一批私鹽，價值在五百萬元以上，已經快兩個月了。這樣一

個重大的案件，鹽務局却想放走；他們不答應，要求我作主，據理力爭。承辦人員沒有向我報告這件事。我還不大淸楚，不過我告訴他們，祇要是他們工作上所應得的利益，我一定要全力保障，絕不會妥協的，他們才放心。

說到中國的名山，總不能忽略了五嶽。五嶽中間，我祇遊過一次東嶽泰山，那還是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的事。我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先遣隊工作，隨北伐軍北上，我們的列車剛到達津浦路的黨家莊，正遇濟南的五三慘案發生，日本軍閥想阻止北伐軍前進，武力干涉，殺死我們的外交代表蔡公時。我們既然前進受阻，列車退回泰安，一時還不能決定行止，乘這個機會，大家發起遊泰山，我也參加了遊山的行列，一天上去，一天下來。山上有孔子登泰山處，有秦始皇的無字碑。看日出，又遇上陰天，記得除去疲勞，沒有什麽好玩。我生在山西，却沒有遊過北嶽恒山，到過湖南，沒有遊南嶽衡山，河南來去多次，又沒有遊過中嶽嵩山。這一次來華陰再不能錯過機會，放過華山，於是公事完畢，決定作華山三日遊。

出華陰火車站，有一條寬濶的馬路，經過縣城旁邊，一直向南，約行十里，爲雲臺觀。過雲臺觀沒有多遠，就到達華山的山口了。山口左邊爲玉泉院，爲了不躭擱時間，決定留待下山時再遊。山谷中有一條清澈的河水，從亂石堆中流出。入山谷，逆流而上，山谷兩邊，山崖壁立，山路同亂石有時混淆不淸，沒有走過山路的人，走這種路子，一定很傷腦筋。正走之間，迎面下來四位中年的摩登婦女，艷裝濃抹，看起來，與這座名山頗不相調和。他們分乘兩人抬着的肩輿，喫吺不休地談論着。從他們談話中，可以聽出

來，他們走到青柯坪，就害怕起來，不敢再往上走，趕緊折回來。

沙蘿宮在山谷的中途，距雲臺觀約十里。過沙蘿宮，再往上走，山路就顯得更崎嶇，更險峻。又十里到青柯坪，這是上華山途中，唯一的一小塊平地。青柯坪的寺觀十分幽靜舒暢，心想，二十年後，天下太平，隱居在這裏，不是人生的一個最好的歸宿嗎？

由青柯坪向右走，約一二里，迎面一塊大石，上刻回心石三字，意謂過此更險，祇有掉頭轉回去。過回心石，到達千尺幢，已經無路可通。所謂千尺幢，乃是在削壁的一條四五尺寬，兩丈多深的一條裂縫的一邊石壁上，每隔兩三尺鑽一個可以踏脚的洞孔，另外有一條鐵鏈，從頂端垂下，固定在下邊。上下山的人手攀鐵鏈，脚踏洞孔，或上或下。這是一條單行道，因爲鐵鏈祇有一條，洞孔祇有一行，不能同時上下。上千尺幢，走不了幾步路，道路又斷絕了，必須從百尺峽升上去。百尺峽同千尺幢一模一樣，不過沒有千尺幢那麽高。上了百尺峽，走一小段路，到達一個山凹，地勢比較寬濶了一些，建有寺觀三四座，限於地勢，有高有低，局面都很小。過此右轉爲老君犁溝，係就略微傾斜的崖壁上鑽出一條窄狹的人行道路。從老君犁溝上去，爲猢猻嶺，嶺北爲北峯。北峯可說是華山主山以外的一個獨立的小山峯，走了一天，已很疲乏，夜宿北峯。

第二天淸早，下北峯，由猢猻嶺南行，上蒼龍嶺，這是到達華山山巔的唯一通路。上到蒼龍嶺上，才感覺到千尺幢，百尺峽，以及老君犁溝與這一條山嶺比較起來，簡直平凡的不足道了。華山像一塊四面削

得很不整的大石頭，矗立在秦嶺的羣峯前面，要不是這條蒼龍嶺，除了乘直升飛機，休想到達華山峯頂。蒼龍嶺寬不過一兩丈，像一堵萬刄的墻壁，連繫着北峯與主山的三峯。從猢猻嶺慢慢向上延伸，抵達三峯脚下，有兩三里長。這條既高又窄的山嶺，險峻的有些嚇人，幸好兩旁植有鐵欄杆，上繫鐵鏈，可供上下山的人扶持，才能有一點安全感。

蒼龍嶺上遇着幾位年齡在五十歲以上的小脚老太太，身上帶着乾糧，以蝸牛的步度往上爬，他們都是上山還願的。在他們臉上顯露出來的，祇有信心和決心，沒有絲毫退縮和畏難的表情。若同我們在山谷中遇到的那四個摩登婦人比較起來，新時代的人，遠不如老一代。

走完驚心動魄的蒼龍嶺，再過日月岩，就到達中峯了。所謂中峯，好像是掌心，不過比較突出一些，遠比不上像手指的東峯南峯和西峯那樣矗立雲端。華山巔上，到處有蒼老的松樹，微風一動，松濤會奏出美妙的樂章。一團一團白雲，從身邊馳過，這不是已經登臨仙境嗎？

從東峯峯頂俯視華陰縣城及華嶽廟，顯得格外渺小。渭河不過是放在關中平原上的一條白色帶子，火車從鐵軌上駛過，好像玩具一樣。相傳宋太祖趙匡胤與陳搏老祖（希夷）曾在東峯下過棋，賭輸了華山。

南峯絕頂有仰天池，旁有黑龍潭。這一天正好是陰天，遙望西南，在茫茫的雲海當中，秦嶺的各個大小山峯，時隱時現，隨着白雲的變化，頃刻萬變，把大自然刻畫的非常奇詭、美麗、偉大。我足足看了一個鐘頭，沒有一分鐘的景色是相同的。

西峯的西邊，削壁數十百丈，由峯頂望下去，看不見壑底。壁上鑽有幾處山洞，不知供奉什麼菩薩，懸木板爲棧道，通往洞中，人行其上，驚險萬分。西峯上有一塊裂開的石頭，高不過兩丈，旁有一把生鐵鑄成的鉞斧，以附會神仙故事中，沉香劈山救母。遊完三峯，用了一整天的時間，返回中峯，夜宿迎陽洞。華山產松子，黃芪，松子粒大味美，百吃不厭，每到一座道觀，道士必以松子與茶水享客。

第三天，全都是下山的路程，俗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尤其是下蒼龍嶺，特別有這種感覺。上嶺時，目光向上，望着前面的道路，全付精神貫注在高處，因而忘記了那兩旁的無底空間，所以我還用不着手扶鐵鏈。等到下嶺，目光下向，無底的深淵很自然地呈現眼前，你不看它，它會闖進你的眼簾，不扶鐵鏈，簡直不敢擧足向前。中午走出山口，進玉泉院休息。玉泉院有陳希夷的側臥銅像，遊人用手摸摸，據說可以消災，結果銅像被摸得很光亮。玉泉院的風景極爲幽雅，坐在凉亭上，聽聽淙淙的流水聲，看看前面開濶的平原，都是油綠的農田。

華山眞夠得上奇險，也可說是壯秀。我遊過的名山太少，也許是少見多怪，不過我想別的名山，恐怕不會像華山這樣奇特驚險，旣壯觀，又秀麗。遊華山最吃虧的是兩條腿和牙齒，兩腿痠痛是因爲上山下山都很吃力，不足爲奇，牙齒發痠，却有點古怪。原來是上了松子的當，吃松子的時候，沒有料到有這種後果。松子吃多了，不但牙齒酸得不能嚼東西，連味覺也變了，一切食物都帶上苦味。

從華陰回到西安，西安查緝所先後發生了兩起比較麻煩的案件，這些案件，對我們是一種考驗。如果

我們沒有魄力，向他們低了頭，遞了降表，那麽以後的麻煩一定會更多，我們勢必無法執行任務。假如我們制服了他們，以後的工作，可以一往無阻，順利做下去。

第一件事是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在西安城裏的一所醫院，運了一車棉花，經過我們的查緝機構。按照章程，這些棉花應繳納稅款，查緝人員要他們到貨物稅局去繳稅，不料他們睬都不睬，把棉花一直運到他們的一個機關裏面。因爲他們武裝保護，查緝人員爲避免衝突，沒有採取行動，可是盯着他們，不肯放鬆，他們運到那裏，就跟到那裏，始終監視着。西安所孫所長樹倫跑來請示辦法，我告訴他：『問題非常簡單，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他們憑藉武力逃稅，我們就拿上武力來制服他們。』

七分校是具有權威的教育機構，他們是教育國家幹部的，更不應該破壞國家的法紀。如果我們對他們漏稅，拿不出辦法來，以後還緝什麽私呢。我敢斷言，他們胡作非爲，一定是瞞着胡先生。在他們想來，在西安城裏，扛上胡宗南的招牌，還怕什麽，誰敢得罪他們，查緝人員算個什麽？他們的想法也許是對的，可是碰上我們，他們的如意算盤就打不成了。我命令調一排稅警，把窩藏漏稅棉花的那一個機關包圍起來，教孫所長派一個會說話的同志，去找那個機關的負責人，告訴他們：『我們緝私是執行國家的法令，任何人走私或漏稅，我們都要緝拿。假如他們敢抵抗，或再移動貨物，我們就要開槍。西安的治安責任，是在胡先生肩上，閣下什麽亂子，恐怕胡先生不會寬恕他們。』當我們的稅警把他們包圍起來的時候，他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強硬，棉花放在院子裏，不敢再移動。等到孫所長派去的人，把上面的話告訴了他們

，他們不但答應立刻去補稅，並且一再要求，不要讓胡先生知道。可見他們並不是老虎，不過是一羣棉羊，借上老虎的威風，才敢胡鬧，揭穿了，一文不值。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他們納稅，他們把棉花運到稅局，完成納稅的手續，我們也把稅警撤回來。

第二件是戰幹第四團運了幾車皮革進城，沒有完成納稅的手續，於是一個查緝分所把這些皮革扣留，預備移送貨物稅局。不到半個鐘頭，來了一排武裝部隊，不分靑紅皀白，硬把扣留的皮革搶走。孫所長又跑來報告，要求緝私處出面，向幹四團交涉，把搶去的皮革要回來。我說：『同憑恃槍桿而不理國法的人去講理，無異與虎謀皮，除了自討沒趣，你想想看，會有什麼結果？假如他們知道國家的法律應當尊重，就不會武裝搶私，既然搶去，再向他們辦交涉，要他們吐出來，不是自討無趣嗎？我不幹這種自討無趣的事，不能去同他們辦交涉。』

『國家為什麼要設立稅警團？』我又問孫所長：『我們既然掌握着緝私武力，爲什麼不用我們的武裝部隊來對付武裝搶私者？我們有了緝私部隊，而不能保護緝獲的漏稅貨物，却向搶私者低頭，辦理交涉，這是一種恥辱。』

孫所長是個老實人，聽完我說話，非常洩氣，坐在那裏，半天沒開腔。最後還是由我說話：『不要灰心，搶走的就讓他們搶去吧！我想他們絕不會祇運這幾車，以後一定會繼續運輸，你可以告訴你的各個分所，如果再緝住幹四團的漏稅皮革，一分鐘都不要停留，趕緊送到查緝所。同時要打電話報告你，立刻派

稅警趕往迎援，以防再被搶走。祇要貨物不被搶走，就用不着我們去找他們，他們會來找我們。這樣是以逸待勞，等到他們找上門來，一切就好辦了。不要灰心！最後低頭的，絕不是你和我，而是藐視國家法令的人。去勉勵你的部屬，好好地努力幹吧！』

緝私業務本身就是一種討人厭惡的工作，儘管你是爲了增加國庫的收入，執行國家的法令而工作。可是你要干涉人家，要人家掏腰包，永遠也得不到人家的諒解。在西安祇要發生問題，查緝所裏感到困難，解決不了，就會找到處裏來想辦法。社會人士對於大小問題，往往撇過查緝所，直接找到處裏來。好在我們執行業務，處處依據法令，謹愼從事，不敢有絲毫錯誤，脚步站穩，就不怕麻煩了。

『你們在西關扣留了我們報社的一車白報紙，你要知道，我們的白報紙是印報紙用的，稅局答應免稅。』一天下午，西京日報的負責人跑到我的辦公室，看起來，非常生氣的樣子，連寒喧都來不及，一看見我，就這樣說。

『馬上給你查查看。』我很客氣地回答他。

『假如明天出不了報紙，你得負責。』他的氣平不下去，緊逼着說，好像非要我的好看不可。

『不要恐嚇吧！』我的態度很嚴肅，不客氣地說：『我不怕這一套，我們緝私是根據法令的，任何一件漏稅的貨物，都要查扣。你說我們扣留的白報紙是印報的，可是拿上報館作掩護，幹走私的勾當，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們運輸白報紙，而沒有拿上稅局發給免稅憑證，又沒有稅票，就應當扣留。假如扣錯

了，我當然要負責。至於明天出報不出報，那是你們的事，同我沒有半點關係。」

「對不起！對不起！」他看見我強硬起來，恨氣全失，態度變得很軟，一再表示歉意。

「我希望你們以後運報紙，一定要辦妥手續，彼此都省麻煩。這一次的白報紙，如果沒有太大問題，我們可以放行。現在剛下午，天氣還早，再耽擱上兩三個鐘頭，也不會誤了印報紙，我知道印報紙要到半夜以後。」我同報館的人打交道，這是第一次，他負氣而來，笑着走了，總算不差。報館的人不是好惹的，他們拿着輿論作武器，比槍砲厲害的多。不過我們立身正，處事公，不貪贓，不枉法，並不怕輿論制裁，所以恐嚇不會嚇倒我們。

按照計劃，再從西安出發，視察商南查緝所。西安到商南有汽車通行，這一條公路是陝西通豫西的大道，可以直達南陽。出西安，向西南行，過藍田縣，地勢漸高。汽車翻越秦嶺，相當吃力，夜宿龍駒寨。龍駒寨位於丹江東岸，舜封帝堯的兒子丹朱於丹江，就是指着這一條河流。丹江發源於商縣，向東南流，至河南淅川縣，滙合淅川，南流注入漢水。丹江可以行船，從前龍駒寨是個水陸碼頭，相當繁榮，爲貨物集散之地。現在修通公路，水道也有些淤塞，好景不常，市面已經蕭條的多了。商南查緝所在龍駒寨有一個分所，分所附近有天主教堂，神父爲義大利人，按照國際習慣，軸心國家同我們算是交戰國，他們的國民應當送到集中營。可是我們的國家真够寬大，沒有限制他們的自由。這位義大利神父很聰明，說一口流利的本地話，如果不見人面，祇聽說話，絕對猜不出他是個外國人。他知道自己的處境，又知道緝私機構

的來歷，所以特別同我們的分所長要好，作爲依靠，聽說我到達，特別邀請我到他的教堂裏，嘗一杯自釀的葡萄酒。

商南所所長爲翟少楚同志，人事搞得很不協調，緝私處接到好幾份攻擊他的報告，這一次到商南，除了視察工作，還要解決人事問題。在龍駒寨住了兩夜一天，除了看分所的工作，對於全查緝所的情形，也讓他們作了一番報告。分所的同志們，對於人事糾紛的分析和批評，非常客觀，對於解決問題，頗有幫助。由龍駒寨到商南，搭乘便車，因爲業務關係，搭車非常方便。

到達商南，先同查緝所的每一個工作同志個別談了一次話，翟所長並沒有太大的錯過。他遭受攻擊，完全因爲不善處人，生活又不能和同志們打成一片，很有些小朝廷的作風，連吃飯都要起小灶。自己並不精明，官僚氣却是十足，我對全般情況了解以後，召集全所的同志，開了一個檢討會，讓大家自由發言，儘情把心裏想說的話說出來。我首先聲明，互相批評，不但可以改正各人的錯誤，求得進步，而且可以消除誤會，化除成見。檢討會說的話都算批評，不能當做攻擊，批評得對與不對，都要虛心接受，作爲自己反省的參考。我聲明以後，頃聽大家發言。一個好的負責同志，必須要有容納部屬意見的雅量，接受別人的批評，剔除官僚習氣。所以檢討會對於翟所長是一個最好的藥方，也是給他上了做人的一課。那個喜歡打報告，愛好搗亂的同志，暗地裏好好教訓他一頓，不准他以後再製造糾紛。

商南以東，距河南邊境祇有二十里的地方，設有一個查緝分所，翟所長陪我去看了一趟。據分所長報

告，每天經過分所的貨物，食鹽最多，有時一天多至一萬斤以上，都持有鹽票，手續完備。

『分所以東，整個邊境地區有多少人口？』我問他。

『兩千人多一些，絕沒有三千人。』分所長回答我。

為什麼兩千多人的一個地區，每月需要這麼多的食鹽呢？難道這一個地區的人民拿上食鹽當糧食吃嗎？就是當糧食吃，也吃不了這麼多。無疑地，這些食鹽通過查緝機構，一到邊境，就流入河南，變成私鹽，謀取厚利，這是變相走私，勢必影響到河南鹽政。河南官定的鹽價本來比陝西高的多，這些私鹽到了河南，自然要比官鹽便宜，還可以賺大錢，所以販鹽者不絕於途，難道鹽務機構不知道兩千多人的地區，每一個月絕對不需要二三十萬斤食鹽嗎？為什麼開出這樣多的鹽票？售出這樣多的食鹽呢？鹽票上所開的地點，雖然仍在陝西省境，實際上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食鹽既然統制，雖不是計口售鹽，仍由鹽商出售，然而比例總不能差的太多，鹽務局開鹽票時，就應當顧慮到某一地區的人口同用鹽的比例，不應當濫開運往邊境的鹽票。但是他們居然這樣做了，而且數量又如此大，誰能說他們不是在舞弊呢？我立刻擬定一種登記表格，要分所從明天起，逐日把每一票過境的食鹽登記下來。表格包括鹽票號碼，開鹽票的日期，食鹽的數量，運往地點。積累半個月以後，把登記表直接寄到緝私處。另外我要他們做一次邊境的人口調查，以每個村莊為單位，大人多少，小口多少，調查清楚，列成一張表，一併寄處。

從商南返回途中，順路看商縣查緝分所。商縣附近有漢初商山四皓墓，墳地有古柏數株，襯托地格外

古老。商山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漢書張良傳：『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這些兩千多年前的古墓，同廟臺子的留侯廟，都是代表中國的遯世思想，是一種明哲保身的標誌。

我離開西安剛兩三天，我們終於又緝獲幹四團的幾車皮革，這一次沒有被他們武裝搶去，揆一兄告訴我，我們查扣的當天下午，幹四團辦公廳邱主任就來找他，據說他們同軍政部訂有合同，是代軍政部製造的皮革。揆一兄把我們依據的法規翻出來，讓他過目，並把上次他們武裝搶私的情形告訴他。他一再道歉，請揆一兄幫忙，揆一兄告訴他，緝私人員衹認稅票和免稅證件，不管是屬於幹四團，還是屬於軍政部，我們都認爲漏稅，一定要扣留，不扣留就是失職，就是放私，要受嚴厲處分的。邱主任請想一個變通的辦法，揆一兄認爲這一件事情，必須同有關稅局商量，稅局發給他們一種免稅證件，才能通行無阻。邱主任要請客，拜托揆一兄代他邀請有關機關，開會商討。我回西安，問題已經解決，由稅局規定了一種憑證，以後運送皮革，必須携帶這種證件。這個問題總算是解決了，也算幹四團向國家的法令低了頭。幹四團在西安是有勢力的機構，他們尚且低頭，誰還敢來違法偷稅呢？我們執行業務，自然省力多了。

本來從商南回來，就準備去視察寶鷄、南鄭、安康三所，但是爲了解決華陰私鹽案，一直留在西安，沒有出發。這一年夏秋之交，沈鴻烈將軍從重慶來到西安，召開一個規模很不小的會議，名稱我已忘記，大概是討論動員和管制物價一類的事情。被邀參加會議的機構很多，出席人數有一百多人，因爲沈將軍來

自中央，分量很重，各機關多半由首長親自出席。我參加過第一次會議以後，感覺到這個會議有這麽多的人參加，討論的範圍又漫無限制，好像是什麽問題都管得了，其實什麽問題都解決不了，我看很難開出什麽結果來，以後改派代表參加。會議收到兩百多件提案，經過審查，油印成三本很厚的册子，我大略翻了一遍，發現有隴海路提出的兩個提案，專門攻擊緝私處同統一檢查處，大意說我們苛擾商旅。這一種會議，居然提出攻擊我們業務的提案，又居然印刷出來，眞使我們啼笑皆非。我不知沈將軍用意何在，必須親自出席辯論，答覆他們的攻擊。

這一次會議，沈將軍親自主席，等到討論到攻擊我們的那兩個提案時，我站起來發言：

「任何一種檢查制度，對於商旅都是不便利的，本席身爲緝私處長，深深地有這種感覺。主席來自中央，既有很大的權力，又負有重大的責任，爲了便利商旅起見，我倒主張根本取消了檢查機構，希望作成決議，付諸實施。不過像隴海路的諸位先生，自己掌握有最便利的運輸工具，可以走私運毒，而討厭檢查機構，居然在這個會議上，提出攻擊檢查機構的議案，假公濟私，實非國家之福。」

我用不着爲自己辯護，因爲我們自己行得正，上上下下奉公守法，是社會上目所共睹的。何況戰時的檢查制度是十分需要的，沈將軍有什麽權力敢取消他？我說隴海路走私運毒，雖然沒有證據，可是西安人個個都知道，西安市的毒品來自敵區，都是隴海路的人員帶進來的，我們是開會辯論，不是在法院打官司，要拿出證據，所以我敢那樣說。隴海路的兩位代表起來發言，說他們沒有走私運毒，這無異是妓女表白

貞節，立刻引起出席人們的厭惡，沒有等待說完，會場的各角落，都說起話來，一頓攻擊，會場秩序也亂了。沈將軍看看情形不妙，會沒有開出什麼結果，先惹出一場風波來，對隴海路局的提案沒有再討論，宣佈把攻擊我們的字句一概刪去，這一場風波，才算平靜。

打倒貪汚

我初到緝私處的時候，陝西鹽務局由王局長時中負責，王局長是一位歐洲留學生，爲人極其溫和，對於公事負責認眞，我們送去的案件，都是很快就解決了，彼此相處，非常融洽，公事上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糾紛。後來王局長調任重慶鹽務總局的總務處長，另派于鼎基繼任局長。于局長到達西安的第二天晚上，西安銀行監理官江蘇蔡季平先生爲他洗塵，作陪的祇有我一個人，主客一共三個人，顯的格外單調。席間于局長遞給我一封信，是緝私署主任秘書浙江馬秋心（策）兄的介紹函。大家既然都是財政部的同僚，業務上又經常接觸，卽令沒有秋心兄介紹，也應該和衷共濟，協同合作，誰知道後來的結果，又恰恰相反。當我們次初晤談的時候，于局長說得頭頭是道，天花亂墜，好像很通情達理的樣子，等到後來公事接觸，卻全然不是那麽一囘事。我們送去的案件，他老是一拖再拖，公事上玩花槍，沒有一件案子，痛痛快快解決過，經過我們三催兩催，又多不依據法規，任憑他個人的私見處理，應提獎金的，往往被他放行了

，我們一再容忍，不同他計較。殊不知他把容忍當做懦弱，認爲我們容易欺瞞，得寸進尺，越來越不成樣子。不僅是剝削我們的利益，簡直是在踐踏我們職權，想把我們征服，任他去胡來。

我從華陰視察回來，把華陰所緝獲的私鹽案卷看過一遍，又同揆一兄和主辦業務的同志再三研究，大家都認爲這批食鹽確是私鹽，並沒有緝錯。鹽務條例上規定的明明白白，鹽票分離者爲私鹽。當華陰所緝獲這一批私鹽的時候，運鹽者並不曾持有鹽票，是鹽票分離，屬於私鹽，無可否認。後來雖然拿來幾張鹽票，顯係東湊西湊的，湊來湊去，總湊不對數量，不能證明不是私鹽。按照私鹽的定義，鹽票不符者，運輸工具不符者，都是私鹽。我們緝扣的這批私鹽，開始是鹽票分離，既又鹽票不符。而這些不符的鹽票上所載的運輸工具，是由牲畜運輸，我們却是從隴海路的火車皮上扣下來。所以不論從那一個角度來講，都是私鹽，已成鐵案，任何人都不能推翻。然而于局長硬說不是私鹽，居然要放行，這樣處理，眞是荒唐透頂。私鹽扣在華陰查緝所，儘管鹽務局想要放行，但是我們不接受他這種違法處理，私鹽還是提不走，于鼎基乾着急，也是枉然。這一件案子，這樣擱置起來，快兩個月了。我決定先盡人事，再同他翻臉，於是專誠拜訪蔡監理官，把華陰私鹽案的眞實情形告訴他，並請他轉告于局長，務希他愼重考慮，依法處理，免得大家失和氣。我以爲他們兩位既然都是蘇北同鄉，蔡監理官或者能够說服他。我又表明我的立場，我說：『我絕不允許我的部屬接受份外的報酬，貪污分文不法的錢，可是他們應得的合法利益，我一定要盡全力來保障，絕對不允許任何人非法剝奪，侵佔。如果于局長對於這樣重大的案件，竟敢違法處理，我一

定要據理力爭，最後鬧到財政部，也絕不放鬆。」

緝私機構雖然成立於戰時，但是立法非常週密妥善，緝私機構祇管查緝，無權處理，如此可以避免許多弊端。我們緝獲的鹽案，統統送交鹽務局處理，進出口貨物送海關，普通貨物送貨物稅局。煙酒公賣局。業務機構收到我們送去的案件，根據現行法令規章處理，然後把處理的結果通知我們，如果我們認爲處理不當，我們有權依法提出我們的意見，請他們重新研究。不過許多細微的案件，縱不妥當，我們絕不斤斤計較，同人家麻煩，喪失同僚的感情。華陰緝獲的私鹽，價值五六百萬元，案情太重大了，我們絕不能馬馬虎虎，一任于鼎基非法處理。自從這一案件發生以後，我們就非常注意有關係的情報，據渭南分所得到的正確消息，這批私鹽是渭南鹽商同渭南鹽務局相互勾結的，無怪自從這一個案子發生以來，渭南的鹽官僕僕風塵於渭南西安道上，奔走活動，不遺餘力。我們又得到情報，渭南鹽商經過一個中間人說合，送給了于局長二十萬元，于局長答應批准放行。我們雖然還沒有查出中間人是誰，也沒有找到受賄的確實證據，但是情報的來源，非常正確，而且事實的演變，與情報所說又完全吻合，所以我們斷定于鼎基接受賄款，賣放私鹽是千眞萬確的事，不會有差。

于鼎基僅僅得到二十萬元，却讓國庫少收進四百多萬，緝私人員損失一百多萬獎金。按照鹽務條例，私鹽應當沒收充公，提出十分之二給報案人員及緝私機構，作爲獎金，這是國家的法律，于鼎基身爲國家的官吏，居然不顧國家的法律與利益，膽敢賣放私鹽，眞是膽大妄爲。

食鹽既然公賣，就應當合理管制，按照人口比例，有計劃的運銷，若任私鹽大量流出，有些地方必然發生鹽荒，有些地方則私鹽充斥，官鹽滯銷，國家社會兩受損失，何況鹽務當局不但不按照合理的辦法，認眞去做，反而利用職權，利用鹽價不一，同走私者狼狽爲奸，把官鹽流入走私者手中，一變而爲私鹽，謀取暴利。這樣的食鹽管制，徒予鹽官們同走私者們一個發橫財的機會，豈不是成了一種病民的鹽政嗎？走私者因爲利之所在，從事冒險勾當，已經使查緝人員大傷腦筋，假如鹽務當局變成走私者的幕後支持者，放出大量私鹽，那又何苦再來查緝呢？我們爲了衛護國家的法律，爲了糾正鹽政弊端，和爭取合法的利益，必須同于鼎基奮鬪到底，把他的罪惡大白於天下，打倒這個貪官污吏。

有一天下午，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的經理，在中國銀行三樓，宴請邵寶珊和孫蔚如，並請胡總司令和熊主席以及財政部駐西安各單位首長作陪。席終人散，主人送客下樓，于鼎基留住我同蔡監理官談話，他同我並排坐在一張雙人沙發上，蔡監理官坐在他的旁邊一張單人沙發上。

「關於華陰扣留的私鹽案，」于鼎基向我說：『我從頭到尾，一字一句看了兩遍，的的確確不是私鹽。』

『既然不是私鹽，』我說：『那麽是我們緝拿錯了，你公事公辦好了，還有什麽話可講。』

『我處理案件很愼重，我幹了幾十年鹽務，絕不會弄錯的。』他說話如此肯定，並不是想解決問題，他花言巧語，信口雌黃，以爲我不懂鹽務，想矇蔽一時，打我一記悶棍，取得我口頭上的承納，眞是想入

非非。我對這種口是心非，老奸巨滑，既狡詐，又卑鄙的人，簡直不願意同他再說一句話。

「老實告訴你，」我沉下臉來說：「用不着狡辯，緝拿錯了，我負責，如果非法處理，你也推卸不了責任。我們不需要閒扯，咱們解決不了的問題，拿到財政部解決。你以為我沒有幹過鹽務，就好欺瞞嗎？我必須提醒你，你的估計完全錯誤，我雖不懂鹽務，可是我很懂得收拾貪官污吏，你如果不覺悟，你會後悔的。」

「我們兩個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避開正題，又在兜圈子，想灌我迷湯，把我灌糊塗。他說：「譬如我們兩個人都是不會貪污的。」

「胡說！」他睜着眼睛說瞎話，我實在不願意聽下去，打斷他的話頭，直接了當告訴他：「你憑什麼同我作比？我貪污不貪污，你怎麼知道？至於你嗎？你說你不貪污，也許少了你不要，鈔票多了，恐怕就靠不住。」

「我們都是為了抗戰，」他眞不知趣，我說的話，已經够難聽了，他還不趕緊退却，還要嚕囌。

「你也配談抗戰嗎？」我聲色俱厲地問他。他看見我生了氣，有些害怕，趕緊站起來，躲到一張桌子後面，我也站起來，右手指着他，說道：「你抗過什麼戰？你祇認識鈔票，不知道有國家，祇顧自己要錢，全不顧國家的損失，膽敢把私鹽說成不是私鹽，受賄貪放，還說抗戰。我看你是要錢不要命，白幹了幾十年鹽務。」

這時候主人送客回來，蔡監理官站起來說：『不必再談了！』於是向主人致謝告辭。經過這一次談話，于鼎基想同我妥協的幻夢已經幻滅了，現在祇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我們準備打倒貪汚，同于鼎基週旋到底。

于鼎基是一個喜歡作僞，裝腔作勢，絲毫不通情理的狂妄之徒。據鹽務局的朋友們說，老早他在鹽務機構當一名月薪六十元的小職員，有一次過新年，同事們相偕去給局長拜年，招呼他一同去，他想表示鶴立鷄羣，高人一等，不但不去，反而把大家臭罵一頓，說大家給局長拜年是拍馬屁。可是等大家不睬理他，逕自走後，他又後悔起來。想追趕上去，加入大家的行列吧，自己罵了人家一頓，有什麽臉面再去參加，不去吧！對自己的前途關係太大了。於是懊惱起來，大發神經，穿了一件破衣服，跑到街上，看見叫化子，就打恭作揖，給叫化子拜年。這樣胡鬧了大半天，才清醒過來，拖着疲倦的兩條腿，走回宿舍。一想，這碗鹽務飯，不好再吃了，祇好捲舖蓋滾蛋。但是心裡又實在丢不下這隻飯碗，一滾了事，懷恨在心，企圖報復。他既然吃過鹽務的飯，當然知道鹽務方面的許多黑幕，於是開始寫有關鹽務內幕的文章，發表在大公報上。因爲他的報導，正擊中鹽務的要害，鹽務當局對他害怕起來，托人找他妥協，要他不要再寫有關鹽務的文章，仍舊回到鹽務局工作，薪水一下加到二百四十元。他一去一來，每月收入增加了四倍，因禍得福，于鼎基做夢也沒有夢到。話又說回來，鹽務當局所以要找他回去，又給他如此高的薪水，完全是讓他嚐點甜頭，塞住他的嘴巴，不再胡說，寫文章揭發鹽務黑幕，內心裡却又恨透了他。因此，多少年

來，得不到一個實缺，得不到實缺，就沒有撈錢的機會。俗話說：『人無橫財不富，』每月二百四十元，不算少數，可是要靠薪水發財致富，萬萬不可能。于鼎基想發財，想得發瘋，這一次好不容易做了陝西鹽務局長，獨當一面，自己已過知命的年齡，時乎不再來，機會難得，若不趁着有權在手，趕快狠狠地撈他幾把，不幸失去機會，後半輩子就無福可享了，這就是他從重慶帶到西安的心情。財既迷了心，膽子自然也就大了，不管什麽錢，能抓就抓，吞不下去，硬往下吞，至於後果怎麽樣，他却一點兒也不加考慮。二十萬元法幣，在通貨膨漲的情形之下，並不算一個太了不起的數字，可是在坐慣冷板櫈，好不容易獲得實缺的于鼎基眼中，倒是一個頗具誘惑力量的數目。這就是造成功以二十萬元的廉價，賣放價值五六百萬元私鹽的結果。

于鼎基到職雖然不久，因爲他的作風惡劣，加以撈錢太急，以致引起鹽務局職員們極大反感，造成內部種種矛盾和離心作用。鹽務局同緝私處在一條街上，祇隔着幾個門牌，平時兩個機關的職員，在業務上往來就比較方便，現在兩家發生了問題，好些鹽務局的人，也對于鼎基處理華陰鹽案不滿意。又因爲他常常公開辱駡行政院長孔庸之先生，連山西人也駡進去，引起山西籍職員們的反感，所以鹽務局的好幾位高級職員，如汾陽路科長履仁等都暗地跑來，告訴我們有關于鼎基處理這個案子，種種不合手續的事實。據說于鼎基處理這一個案子，並沒有按照一般公文的程序處理，是隔過主管科長，由他的秘書把公事拿到他的公館裡，私下處理以後，才交給主管科長補簽了一個字。所以科長簽字的日期，比局長還遲了兩天。這

種處理公文手續上的漏洞，也就是舞弊的一種間接證明。

鹽務局視察室主任湖北潘隱虬兄係軍校第五期同學，原任陝甘視察室主任，地位同陝甘兩省鹽務局長相同，辦公機構設在平涼。當時范漢傑先生已任集團軍總司令，駐防平涼，隱虬兄從范總司令那邊，知道了我的許多情況，他從平涼來西安，不經過任何人介紹，毛遂自薦，一直來找我，我們談得很投機，以後他每次來西安，總要來找我談談。後來陝甘視察室取消，他改任陝西鹽務局視察室主任，硬是降了一級，他已經是滿肚子不高興，偏偏于鼎基不知趣，大擺官架子，對他毫不客氣，使他非常光火，兩個人幾乎成了冰炭，情感壞到極點，隱虬兄的個性瀟洒豪爽，敢作敢爲，極富革命性和正義感。他對于鼎基的人品，本來就瞧不起，既然情感破裂，於是整天找于鼎基的麻煩，罵得狗血噴頭。誰知于鼎基是一個吃硬不吃軟的人，這樣一來，對隱虬兄怕得要死，前踞後恭都不可能，祇好躲躲藏藏，不敢打個照面。華陰私鹽案發生後，我把于鼎基處理這件案子不當，手續上有漏洞，確實是受賄賣放告訴他，請他把全部案卷看一看，是否同我們的情報相符。他非常高興做這件事，除了看案卷，還展開調查，同我們非常合作。於是對我們打倒貪官汚吏于鼎基，增加了一種充沛的力量。

在我同于鼎基攤牌以後不久，報紙上登載出一小段新聞，透漏華陰緝獲一大批私鹽。這一個星期的監察機關會報，正好輪到我們召集，開會的時候，監察使署王主秘孔教問到華陰私鹽案的實際情形，我乘這一個機會，把本案作了一個簡要的報告。王主秘聽我報告完畢，決定由監察使署來偵察這個案子，要求調

閱緝私處的案卷，我一口答應，並準備隨時供給他們有關本案的一切情報。我很淸楚，把于鼎基的貪汚案件拿到重慶，並不算什麽了不起的重大事件，可是在西安，却是一件很大的貪汚案件，可以轟動一時。由監察使署着手偵察，不但就近便利，而且比較由中央處理，有效的多。所以我們決定儘力來幫助監察使署，使他們能够完成神聖的監察任務。第二天監察使署把緝私處同鹽務局有關本案的案卷一齊調去，開始偵察。隱虬兄得到這個消息，親自跑到監察使署，說明一切。隔了幾天，我同王主秘見面，問起關於這個案子進行到什麽程度，他認定華陰扣留的食鹽，按照鹽務條例，確係私鹽，殆無問題。于鼎基處置失當，手續欠妥，也是事實。至於認定于鼎基確曾貪汚，受賄賣放私鹽，則必須找到確實證據，才能證明。若找不到有力證據，貪汚案件很難成立，即使提出糾擧，也是無效的。大家必須下一番功夫，蒐集證據。監察使署曾派人到渭南調查過，沒有什麽收獲。我們要使這一個貪汚案件透過監察使署，公諸社會，我必須盡最大努力，找尋證據，否則祇能說處理不當，行政手續上有錯誤，頂大不過受點行政處分，構不成貪汚案件，貪官汚吏就打不倒。

等我從商南視察回來，緝私處已經從渭南找來一個鹽商，據渭南分所調査的結果，送給于鼎基的二十萬元，就是他經手鳩集的。揆一兄告訴我，已經問了兩天，不管怎樣開導，硬是不承認，再問就不開腔了。他們以爲那個鹽商是河東人，景梅九先生又是河東名士，在西安的許多河東同鄉對他很有些信仰，特地把景先生請到緝私處，請他勸說那個鹽商，勸了半天，還是得不到一點結果。究竟應該怎樣處置，還沒有

想到妥善的辦法。我們把人家押在處裡，超過二十四小時，就是違法的，無論有無結果，明天必須釋放。在絕無希望的情況之下，祇有略盡人事，我決定親自嘗試一下，夜裡不睡覺，同他談上十個八個鐘頭，看看有沒有結果。我們不能眼看着前功盡棄，一敗塗地，必須運用我的智慧，作一番努力，在今天夜裡，必須獲得一個結果。

我吃完晚飯，稍爲休息，已經夜闌人靜，把那個鹽商請到我的辦公室，開始了整夜談話。我告訴他，我們同他們無仇無怨，決不傷害他們，現在于鼎基白拿了他們的錢，不給他們辦事，我們在打倒貪官汚吏，完全在對付于鼎基，同他們沒有關係。假如把于鼎基向他們要錢的話說出來，對他們沒有損害，對我們解決貪汚問題却很有幫助。那個鹽商果眞頑固，根本不開口，不說一句話。經過說服再說服，勸告再勸告，並向他保證，祇要說了實話，天一亮就放他回去。如果他再不說實話，我們要把他解到重慶，一年半載都解決不了，不但吃苦頭，還要破費許多錢。他聽說要把他解到重慶，臉上的表情立刻變了，態度漸漸軟化。我們對坐了半個鐘頭，我不再理他。天快亮了，他才開口說話，願意把眞實情形說出來，我給他一張十行紙，要他把經過寫出來。一張十行紙都沒有寫完，却足足寫了一個多鐘頭。天已大亮，我找來一位住在處裡的同志，根據他所寫的自白，詳細問了一遍，作成一份筆錄，讓他簽了字。據他說，經過某人說合，要他們送于局長二十萬元，于局長就批准放行。這個中間經手人，同于局長關係很深，經常跑于局長的公館，專門給于局長說合事情。二十萬元是大家湊的，經他收款，交給了中間人，據說于局長已經批准放

行，可是鹽却提不出來，他們無緣無故又損失了二十萬元，現在還要吃官司，大家又不諒解他，抱怨他。他開頭害怕，不敢說什麽，但是他不願意把官司拉長，怕解到重慶，祇好說實話，希望能够放他回去，還希望我們替他們把二十萬元向于鼎基追回來。

等我們問完口供，大家已經上了辦公，我要他們立刻釋放那位鹽商。他們說需要找舖保，辦理手續。

『什麽手續都不要，無條件釋放。』我告訴他們，大家對我這樣處理，手續欠妥，很不以爲然。

『我們找人家來問話，』我說：『要人家說的話都說了，我們所需要的自白筆錄都有了，就應當讓人家回去，爲什麽再給人家添麻煩，要人家找舖保？他在渭南有鹽店，難道怕他跑了不成？這種祇講手續，不盡人情的官僚作風，我們爲什麽不能革除他。于鼎基的案子還沒有完，今後需要鹽商同我們合作，給人家一個好印象，讓人家痛痛快快地回去吧！手續欠妥，由我負責。』

大概那位鹽商覺得我們這個機關同一般衙門有些不同，既不要找舖保，又沒有什麽嚕囌的手續。我這個人也不像個做官的，說一句話算一句，說放他，果眞就放了他，畏懼的心理一掃而光。那鹽商回到渭南，把我們夜裡談的話，釋放他又不找舖保，告訴了其他鹽商，都覺得應當站在我們這邊，同我們合力對付要他們吃虧的鹽蠹。第二天他帶領了一批攤過錢的鹽商來緝私處自首，我們毫不難爲他們，錄取筆錄後，仍舊讓他們回去。這些筆錄，再不能說不是證據吧？這些自白和筆錄是監察使署幾次到渭南調查，沒有獲得的證據，我們趕緊抄了一份副本，送給監察使署，他們又派人到渭南，找到那些鹽商，核對一遍，證明

我們的筆錄無訛。

我們既然從那個鹽商口裡知道了交付賄款的中間人，立刻採取行動，調查清楚住址，派兩位幹練的同志，帶領稅警，會同地方警察去捉人，結果撲了一個空。在我們傳詢鹽商的那一天，已經逃出陝西境界，這眞是一個極大的損失，中間人逃脫，行賄與受賄者的中間，就缺少了一環，同時也失去了重要的人證，對于鼎基太有利了。但是就我們現在獲得的證據，于鼎基想逃脫貪污嫌疑，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因爲按照鹽務條例，華陰緝扣的食鹽，確係私鹽，明知私鹽，鹽務局長爲什麼要非法處理，批准放行？此其一；渭南鹽商說過，送給于鼎基二十萬元，他就批准放行，現在鹽商的錢也出了，于鼎基也批准放行了，這能說是偶然的巧合嗎？此其二；于鼎基處理這個案件，爲什麼不按照正常的公文手續處理，而要隔過主管科長，把公事拿到公館裡，同他的秘書私下處理呢？此其三。從這些事實看，都不難證明于鼎基賣放私鹽，確係貪污。可是監察使署非常愼重，就因爲沒有抓到中間人，他們不敢冒然提出糾舉彈劾。當然，他們怕打不倒貪污，會損失自己的威信，他們的謹愼和顧慮是應該的，我們又有什麼法子呢？

出錢的鹽商既已出面，承認送了于鼎基二十萬元，中間的經手人已經逃出省境，我們無力捉回來。我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提供出最可靠的證據，以後的文章祇有等候監察使署去做。但是我們就此罷休嗎？不，我們應當從其他方面努力。打倒貪污，除了法律，還有社會的力量，有時輿論制裁，比法律制裁還要有效，所以造成輿論，也是打倒貪污的必要手段，可是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鼎基利用輿論，佔過很

大的便宜，他由一個低級的職員，重回鹽務部門，一躍而爲中上級人物，薪水增加四倍，完全得力於報紙。換句話說，他是半個新聞記者起家的，深知報紙的力量同新聞記者的厲害，所以一到西安，對於財政部的同僚，睬都不睬，不會請過一次客，而對新聞記者，則很下過一番功夫，投資也很大，兩天一請，三天一宴，關係拉攏的很不差。現在我們要這些無冕帝王們打破私情，主張正義，同我們站在一邊，說幾句公道話，打倒貪污，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吃過于鼎基飯的人，究竟是少數，祇不過是少數社長總編輯之流的上層人物，還有大部份有正義感的新聞記者，不會得到他的青睞，沒有赴過他的宴會，他就堵不住這些人的嘴巴，照樣可以同我們站在一邊。國風日報的崞縣艾茂齋兄知道華陰鹽案後，首先來找我，願意爲打倒貪污而努力，國風日報將儘量報導有關于鼎基貪污的消息，國風日報雖然銷路不廣，却是一家資格很老的報紙。

于鼎基有個乾兒子，是穿越敵人封鎖線，往來四川河南之間，專跑單幫的商人。西安是跑單幫的必經之地，乾爹又是威威赫赫的鹽務局長，於是帶着太太，一塊兒來到西安，住在于鼎基的公館裡，自己一個人到了界首，又回到四川。他滿以爲太太住在乾老子的公館裡，不會有什麼問題。殊不知就在這一段期間，于鼎基乘這個機會，做了入幕之賓，並且把乾兒媳婦的銀行存款，私自轉撥到他自己的帳戶以內，又由他的私人律師，代他乾兒媳婦給乾兒子去了一封信，提出離婚要求。乾兒子的現款都在太太手裡，接到離婚信，非常着急，以爲太太變了心，豈不是人財兩空嗎？趕緊打四川跑回西安，想不到于鼎基已垂下鐵幕

，不但見不到太太，連于公館的大門都進不去，成了熱鍋上的螞蟻，着急得團團轉，一籌莫展。當然，一個小商人要想對付一個鹽務局長，在那時的社會當中，談何容易。幸好他有個很講義氣的朋友山東白世維兄，他請求世維兄幫忙，搭救他。世維兄來找我商量，要我想辦法。這眞是一個好機會。據說乾兒子的智識水準不高，却是敢作敢爲，膽量很大，所以才敢闖敵人的封鎖線，冒着生命危險跑單幫。

『于鼎基爲人，好像毛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我告訴世維兄：『又是一個好色貪財的傢伙，既然吃進肚皮的東西，再要他吐出來，比要他的命還難些。況且憑恃他現在的地位，根本沒有把你的朋友放在眼裡，同他辦交涉，等於癡人說夢，不會有什麽結果的。不過我倒有一個法寶，可以制服于鼎基，不知道你的朋友敢不敢做？』

『什麽法寶？』世維兄問我：『請你說出來聽聽！』

『于鼎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新聞報紙。你的朋友爲什麽不在報紙上登載一則警告他的啓事呢？如果他敢在報紙上登一則啓事，我敢打賭，上午啓事刊出來，下午他的太太就會回到他的懷抱裡，他在銀行的存款，分文不會短少的。』

『有什麽不敢呢？我想他一定肯幹的，我們就擬好一則啓事，我去同他商量，有什麽困難，再來找你。』

如果于鼎基的乾兒果眞把警告于鼎基的啓事登在報紙上，不但他自己的問題可以迎刄而解，對於我們

打倒貪污，有極大的幫助。一則報紙上的啓事，會引起一種社會輿論，造成一種有利於我們的局勢，給于鼎基當頭一捧，的確是一個一石兩鳥的辦法。

『昨天，我的朋友已經把警告于鼎基的啓事交給西京日報社，』隔了兩天，世維兄又來告訴我：『他不但付淸廣告費，而且按照報館的規定，還找了一家舖保，可是今天的報紙上，並沒有刋登出來。』

『你的朋友爲什麽不去質問報館？』我問他。

『已經去過了，報館裡答覆他，于局長要求緩登一天，私下進行和解。原來廣告部不知道報館的負責人同于鼎基有交情，所以按照一般規定，接受了這一則啓事。等到夜裡要上版的時候，報館的負責人發現這則啓事，趕緊打電話通知于鼎基。于鼎基嚇得屁滾尿流，立到跑到報館，左作揖，右磕頭，要求報館裡拒絕刋登，但是報館已經收了人家的廣告費，收據拿在人家手裡，怎麽能不刋登呢？商量的結果，報館答應緩登一天，讓他自己去想辦法，所以今天沒有登出來。』

『那麽你的朋友怎麽辦呢？』

『我的朋友到有點牛皮氣。他告訴報館，和解不和解，是他自已的事，用不着報館替他多操心，既然收了他的錢，就應當趕緊給他登出來。從那一夜起，于鼎基派人四處找尋他，他避不見面。前幾天是他見不到于鼎基，現在恰恰相反，于鼎基想見他，却又見不到了，眞是以牙還牙，你的法寶果然有效。』

第三天早晨，報紙上還是沒有刋出于鼎基乾兒子的啓事，他又去報館質問，報館裡告訴他，舖保已經

退了保，假如他一定要刊登那則啓事，必須另外找一家舖保，否則退還廣告費。他跑到舖保那裡一探聽，昨天有兩個武裝軍人，找到那家舖保，迫令他們退保。商人膽小，最怕是非，尤怕有槍桿的軍人，所以不敢再擔保了。于鼎基眞算神通廣大，居然請來天兵天將，搬出武裝軍人來掌腰，運用釜底抽薪的辦法。乾兒子可眞傻了眼，垂頭喪氣，以爲再找不到舖保，啓事登不出來。世維兄急急忙忙跑來找我，把經過告給我聽，問我能不能找到舖保。我不相信，西安市的商人都怕軍人，答應負責給他介紹一家舖保，約定正午十二點鐘聽回話。

『于鼎基的乾兒子想在西京日報登一則啓事，可是他找的那一家舖保，被兩個武裝軍人強迫退了保，』我趕緊去找白蓮丞兄，他在炭市街上，開着一座木材廠，是最理想的舖保，我問他：『你怕不怕丘八，敢不敢做一次舖保。』

『我才不怕軍人呢！』蓮丞兄毫不遲疑地說道：『爲什麼不敢擔保？讓他兩點鐘以前來木廠找我，辦手續。』

于鼎基的乾兒子辦妥補找舖保的手續，跑到報社，理直氣壯地告訴他們，如果明天再不給他登出來，他就砸碎報館的招牌。剛吃過晚飯，蓮丞兄跑來找我，氣忿不平地對我說：『眞不得了，西安市太不成話啦。快要黃昏的時候，有四個軍人，跑到木廠裡，強迫我退保。我問他們憑什麼要干涉老百姓的事情？他們起初好兇，幾乎要揍我，我氣得直冒火，拖他們到憲兵隊論理，他們却裝起撓來，死也不肯走。你知道

這四個軍人是誰派出來的？」

『你說是誰派出來的？』我反問他一聲。

『嘿！硬得很哩，原來是和于鼎基有來往的某某秘書派的。』

『結果怎麽樣？』

『他們一再賠不是，老是說好話，什麽官差不自由。他們也是不得已而爲之，還不是讓他滾蛋算啦。堂堂軍人怎麽可以這樣受人利用呢？你說氣人不氣人？』

我們的目標是于鼎基，祇要你不退保就得啦，用不着管他什麽秘書不秘書，也不必生那些悶氣了。』

第四天，西京日報第一版廣告欄內，以顯著地位刋出一則啓事，標題是『某某警告于鼎基（去疾）啓事』，內云大意說：『閣下強覇有夫之婦，破壞別人之家庭，侵佔別人之財產，不知人間倫理，不顧國家法律，實爲社會之蟊賊，希早覺悟，放回內子，退回財物，否則將向法院提起控訴，勿謂言之不預也，特此警告，』等語。

這一則啓事送交西京日報的第二天，于鼎基已經把乾兒媳婦的銀行存款仍舊歸還到她本人的帳戶以內，可是銀行賬簿上所遺留下的痕跡，永遠也不會磨滅。他請求銀行替他保守秘密，俗語說：『好事不出門，歹事傳千里。』他越想秘密，秘密傳揚得越迅速，銀行的職員本來沒有爲他保守秘密的義務，相反地，他們當做傳奇新聞傳揚起來，銀行的職員，都變成于鼎基的義務宣傳員。等到啓事刋出，于鼎基立刻啓開

鐵幕，放出他的乾兒媳婦。他們夫婦重慶團圓，才知道寫信離婚，完全是于鼎基一個人搞的鬼把戲，他的太太根本不知道有這會事。于鼎基的乾兒子要回太太，錢財又沒有損失，兩夫婦高高興興離開西安，轉回四川。于鼎基則什麽也沒有得到，好像做了一場惡夢。又好像當頭挨了一棒，正好擊中要害。一個堂堂的鹽務局長，行爲如此卑鄙，輿論大譁。啓事刋出的第二天，監察使署在各家報紙上公佈了對于鼎基貪污瀆職的糾擧書，幾乎佔了全張報紙四分之一的地位，是一篇洋洋大觀的文章，寫得痛快淋漓，于鼎基貪污枉法，終於公諸社會，再也不怕他狡賴了。

于鼎基已經成爲西安報紙上的新聞人物，不是每天，也隔不了兩三天，或多或少，總有一段關於他的新聞。是糾擧書公佈以後一個星期，報紙上又刋出一則有意思的新聞，標題是『不拉貪污』。原來一天中午，鹽務局職員剛好下班，人羣正像潮水一般湧出鹽務局大門，于鼎基的黃包車停在大門旁邊，車伕站起身來，把包車往地下一摔，高聲宣佈，不拉貪污，揚長而去。這一幕趣劇演出以後，害得于鼎基連黃包車也坐不成了。這位車伕如此表演，並不是打落水狗，一方面是受正義的驅使，另一方面，正好說明于鼎基平日待人，是如何刻薄。于鼎基既然對西安新聞界下過一番功夫，爲什麽到後來，報紙上這樣抬擧他，接二連三，刋載他的骯髒新聞呢？可見公道自在人心，不是幾頓飯可以收買的。經過一個月的時間，潘隱虬兒把有關于鼎基的新聞，從他乾兒子的警告啓事開始，監察使署的糾擧書，以及其他一切，都從報紙上剪下來，貼成一本相當厚的于鼎基專集，寄到重慶鹽務總局，他們看到鹽官裡面出了這樣一位出色人物，眞

不知作什麽感想。

說起來，好像很奇怪，自從于鼎基新官上任，西安市上就開始鬧鹽荒。買食鹽的老百姓，在鹽店門外排列成一條很長的一字長蛇陣，等候購買食鹽，鹽店只開一扇門，人越聚越多，行列越排越長，站在行列後面的人，沒有買到的希望，於是人浪從後面向前面擁擠，最後行列崩潰，人羣像一窩蜂似的，一齊擁到鹽店門口，鹽店裡的人，乾脆關起門來，鹽也不賣了，大家都買不成。在如此的購鹽場面下，膽小力薄的人，再也不敢問津了，但是鹽又一天也離不開，於是黑市食鹽應運而生，價錢要比官定鹽價高出一半。等到于鼎基貪污案公佈，食鹽一下子就不荒了，黑市食鹽也銷聲匿跡了，鹽店的門整天敞開着，購鹽的人不再需要排隊，隨時都可以買到所需要的食鹽，你能說鹽荒不是人爲的嗎？于鼎基把西安所需要的食鹽，變成私鹽，讓走私者運到河南，西安自然要鬧鹽荒，豈不是罪該萬死嗎？我們打倒一個貪官污吏，連帶解除了西安市的鹽荒，使幾十萬人的民生問題，不再成爲問題，實在是一件關係重大的事情，不能等閒視之。

我自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從事國民革命工作以來，整天喊着打倒貪官污吏的口號，以爲輕而易舉，好像我們一喊『打倒貪官污吏』，貪官污吏就會倒下去。實際上，貪官污吏越打越多，多到車載斗量，究竟是什麽原因？這一次糾舉于鼎基，不祇身歷其境，而且我是一個主動的人，才知道打倒貪官污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律上的限制，強硬有力的背景，以及社會上種種複雜因素，都可以阻撓你，反擊你。像于鼎基這樣的人物，官兒雖然不算太小，也不是頂大，又沒有什麽了不起的背

景，可是我們要打倒他，費盡心機，用盡方法，動員的人力從監察使到他的乾兒子，從鹽務局的視察主任，科長，到西安市的整個新聞界，以這樣龐大的力量，來對付一個鹽務局長，結果僅僅撤職了事。要想打倒一個比于鼎基官兒更大，背景更強硬，又動員不了這麼大的力量，不是更不會有什麼結果嗎？打倒貪污，談何容易，能不爲我們的革命悲哀嗎？

不做官了

糾舉于鼎基，總算告一段落，正準備視察寶鷄、南鄭、安康三所，却又傳來戴先生辭去緝私署長兼職的消息，繼任署長爲宣鐵吾將軍。中國的政治，還脫離不了『人存政擧』的老調，這一次人事調動，對於今後緝私工作，會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不敢預料，可是不會像戴先生負責時期，做得有聲有色，則敢斷言。如果控制不好，將來會弊病百出。戴先生既已不幹，我也沒有再幹下去的必要，除向緝私署正式提出辭呈，並把我不幹這個處長的決心報告戴先生，請他另派工作，於是視察計劃祇好取消了。

戴先生很同意我離開緝私處，他給我一封三張洋信紙的親筆信，告訴我忠義救國軍的情形，要我擔任該軍政治主任。他說這一支部隊很重要，現在需要好好整頓，所以要我擔任這一個職務。忠義救國軍的戰鬪序列屬於第三戰區，係國軍從上海撤退時，戴先生組織起來的一支游擊部隊，活動地區是皖南江浙一帶

。總指揮原係浙江阮清源兄，現已調任軍統局第三處處長，改派馬志超將軍接任總指揮。我覺得整理部隊的責任繫於指揮官，政治主任起不了多大作用，戴先生希望太殷切，我怕將來幹不出成績，還不如乾脆不要幹好些。馬總指揮約我一同去重慶，因爲緝私處的事情沒有料理清楚，沒有同他一道去。我給戴先生拍了一份電報，說明我對忠義救國軍政治主任一職，毫無把握，恐怕辜負了他的殷切期望，希望擔任別的職務。他回電要我立刻到重慶，一切問題，當面解決。

定邦兄有事到寶雞，我們一同搭車前往，下了火車，偕同寶雞查緝所孫所長石方（華）等幾位同志，到一家飯館，吃完早飯，然後搭車南下。

四川境內的公路，已有改變，由綿陽經三台、遂寧，直達重慶，不再經過成都，時間上，縮短了兩天的行程，免去換車的麻煩，這一段路的路面比較平坦的多，這次來重慶，是抗戰以後第三次，市區發展，突飛猛進，比我民國二十九年離開的時候，擴張了許多，一過山洞，滿山都是新建築的洋房子，變成另外一種景色。這種單純因一時的政治因素發展的都市，很不實在，一旦抗戰結束，政府遷回南京，這種繁榮能不能再維持下去？我對重慶的過度發展，常有一種好景不常的預感。

到達重慶的第三天，戴先生約我到曾家岩晚餐，同席的七八個人，都是局本部的負責幹部，席間並沒有談我的工作問題，祇是談了一些閒話，非常輕鬆。

『你這一次在西安幹的怎麼樣？』戴先生問我。

『還不錯，我們還打倒一個貪官汚吏。不過僅僅幹了十個月，就虧空了四五萬塊錢。』

『怎麽？你也會虧空嗎？』戴先生知道我的生活很簡單，在他想來，別人虧空是理所當然的，像我這種人，永遠也不應該鬧虧空，所以聽我說虧了錢，也驚奇起來。

『怎麽能不虧空呢？』我解釋說：『一個月的薪水，還不够支付請一桌客的錢哩！』

『你也請客嗎？』

『當然啦！我既然做了官，就不能不盡人情，其實我平時也不是不請客的。戴先生！人家請我十次，應不應該回請人家一次？』

『應該！應該！你的虧空，我一定替你負責。』

『謝謝戴先生！雖然虧空了幾萬塊錢，我還有一部份獎金沒有領，我想足够彌補虧空，不會辦不了移交的。』

『你說誰做督察室主任最好？』他突然轉變了話頭，提出這麽一個問題來問我。

『郭壽華兄不是幹的很好嗎？』我反問他一聲，作爲我對問題的回答。

『好是好，你看誰來幹，會更好些？』

『戴先生！』我怎麽好當着許多高級幹部的面，妄談人事問題呢？只好避開正面，借着戰時物價高漲，引起的生活困難，胡說幾句。我說：『現在一般同志的生活已經够苦啦！不督不察都够受了，還吃得消

再來督察嗎？』

戴先生聽我說完，微微點頭，哈哈一笑，立起身來，大家跟着站起來，結束了餐會。戴先生最了解實際情況，最富於同情心，度量也眞夠寬宏。我說的話，雖然是眞實話，究竟有些太魯莽，不好聽，如果換上另外一個長官，不但不會點頭，也許會臭罵一頓。其他同志走後，戴先生留我談了半個鐘頭，才離開曾家岩，徒步走回棗子嵐埡的激廬。我在街上慢慢走着，邊走邊遊逛，回到激廬，已經十點多鐘。一上樓，就碰上阮清源兄，他也住在激廬，剛下夜班回來。他拍拍我的肩膀，說道：『你今天同戴先生說的話眞不差呀！』

大概是同桌吃飯的同去，把我說的話傳播開，不然清源兄爲什麽知道的這樣快。因爲我說的話，正是每一個人想說而又不敢說的，除了像我這個冒失鬼、大傻瓜，誰也不願意說這種不受聽的話，萬一碰個釘子，不是自討無趣嗎？但是我跟戴先生十年來，一向說話，總是有甚麽，說甚麽，從來不轉彎抹角，也不唯唯諾諾，他却從來沒有給我釘子碰。可見長官同部屬，祇要彼此了解，相見以誠，總比作僞玩弄法術好得多。

過了兩天，戴先生在歌樂山背後的鄉間公館接見我，時間已經下午兩點鐘，他告訴我，要我參加晚上在鄉間舉行的一個宴會，準備給我介紹一位美國朋友。他上下打量我一眼，教我趕緊去理髮，並且囑咐我，加上點頭髮油。他一向很講究儀容，我却是一個不修邊幅的人，但是他從來沒有干涉我。這一次因爲參

加國際性質的宴會，怕我丟中國人的臉，才特別關照我去理髮，他向我解釋說：『外國人很講究儀容，如果不刮臉，頭髮又很亂，這樣參加一個晚上的宴會，他們認爲最不禮貌。』

晚宴在鄉間的大禮堂舉行，我去的比較早些，湖南楊飭吾（隆祜）兄主持總務，正在佈置一切，忙的不可開交。宴會的規模很大，男女賓客有兩百多人，有美國人，有法國人，還有安南人，餐桌作山字形，把一個容納兩千多人的大禮堂，佔據了一大半。在宴會沒有開始以前，戴先生先介紹我同梅樂斯（M. E. milers）將軍見面，他告訴梅樂斯，準備派我到綏遠去，負責那邊的訓練工作。這時我才知道，他對我的工作怎樣安排。珍珠港事件以後，美國海軍方面同中國政府成立了一個合作機構，名稱是中美合作所，中國方面負責的是戴先生，代表美國海軍的就是梅樂斯。他們兩位分任正副所長，合作所之下有十個訓練班，分佈於全國各重要地區。各訓練班的主任都由戴先生自己兼任，副主任負實際責任，專門訓練游擊部隊，使用美國武器。綏遠訓練班的正式名稱爲『軍事委員會中美合作所第四特種技術訓練班』，簡稱中美第四班。

在第三天同戴先生見面的時候，我說：『我覺得，我還是做敵後工作，比較更合式。因爲訓練工作比敵後工作容易做，誰都可以擔任這種工作。』他聽我說完，毫不考慮，立刻改變主意，改派我到洛陽，接替文念觀（強）兄的華北辦事處，念觀在太行山軍區淪陷時，由臨淇撤退到洛陽，現在改任中美第三訓練班副主任。我因爲向緝私署辦理辭職的手續，在重慶多逗留了一個星期。離開重慶的前兩天，我到曾家岩

向戴先生辭行，他回到裡間屋子，寫了一張條子，送我一萬元特別費。戴先生常常送給幹部們一筆額外的費用，視各人需要，多少不等，大概是愛花錢的人，他就多送一點。對我，一向沒有送過多的錢，因爲他知道我不亂花錢，這一次聽說我虧空了錢，才送我一個比較大些的數目。

爲了節省旅途的時間，戴先生要我搭乘重慶飛西安的飛機，已經給我買妥飛機票。萬想不到飛到中途，飛機師說：『西安和寶鷄的天氣太惡劣，飛機不能降落，祇好飛往蘭州。

蘭州下飛機以後，問他們什麼時候再飛西安，答覆是沒有一定，可能兩三天，可能一個星期。眞是一次頂滑稽的旅行，爲快倒反慢了。我不願意把時間浪費到旅途上，不想等得太久，決定改乘汽車。中央警官學校蘭州特警訓練班副主任浙江胡國振兄留我多住一天，到他們班裡講一次話，第三天才乘汽車南下。第一站住華家嶺，中國旅行社在嶺上新建有招待所，房屋同設備在西北算是頂不差了。在蘭州還不感覺太冷，一到華家嶺，情況就兩樣了，簡直是嚴冬氣象。汽車走了四天，才到達西安，多花了錢，又受了罪，時間並沒有節省。

緝私處的職務業已辭掉，必須儘早前往洛陽，關於緝私處的移交手續，由緝五代我辦理。檢討十個月的緝私工作，由於我們的工作同志們努力認眞，各稅收機關的稅收，都有顯著的增加，增加最少的，也在一倍以上，最多的增加到八九倍。我們的工作，大體說來，可稱順利。除了爲點小問題，曾接到過兩次電話，再沒有遭遇外力干擾。因爲我們執行業務，絕對依法，不苛刻，不煩擾，所以沒有人前來講過情，這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是值得我們驕傲的。

在我離開西安之前，必須向晋陝監察使王陸一先生告別。這一次關於于鼎基的案子，我們同監察使署合作的很好，才能得到一個結果。王先生病得很厲害，住在西京醫院，除了監察使署王主任秘書可以經常去看他，不准接見任何人。因爲我將要離開西安，王主任給我特別約好，准我到病榻前告辭，見一次面。王先生側身躺在病榻上，我坐在旁邊的椅子上，王主任介紹後，我先問過他的安。

『我們這一次檢舉于鼎基，』王先生微笑着對我說：『因爲很合作，幹得很不差。本黨的革命精神，一天比一天消失，許多同志都不革命了，像你這樣年青肯幹的同志太少了。我很希望今後我們能够常在一起，想不到你又要離開西安，對我們眞是一件損失。』

王陸一先生的精神看起來很不差，說話也不太費力，不過，據說病況相當嚴重。我不敢讓他多費精神，坐了不到十分鐘，就向他告辭，他伸出手來，同我握手，表現出依依不捨的眞誠情感。等我到了洛陽，一看當天的報紙，王先生就在我們見面以後第二天，與世長辭了，我們談話，成了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回憶他那慈祥的面孔，誠懇的態度，永遠留在我的憶念中。他說的話，多麽親切誠懇。『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在一個革命低潮的社會裡，像王先生那樣的話很難聽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給我帶來一種意外的悲傷，眼淚忍不住灑落在面前的報紙上。他的死，至少在這個人世間，失去了一位了解我的革命先進。

這一次到洛陽，祇有文水岳梓宇同志同我一道來，他曾在華北辦事處工作過，對於一切情形，比較熟習，可以減少許多工作上的隔閡。緝五辦理緝私處移交，祇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就交代清楚。而我的前任移交，還在辦理中，祇好讓他直接移交給我的後任了。我做了十個月的官，很快就移交清楚，不能不感激緝五，也不能不感激揆一兄的建議，未雨綢繆，更不能不感激定邦兄，介紹給我這樣一位可愛的幹部。

後套練兵

洛陽撤退

華北辦事處指揮平、津、河北各地的工作，我覺得既然負責敵後工作，就應當深入敵區。洛陽雖然在最前方，但是在這裏指揮華北的工作，究竟有些距離太遠，隔靴搔癢，搔不到癢處，事情一定做不好。我們在華北的工作，屢次被敵人破壞，很快就重新建立起來。江西桂石背（洵）東北周濟仁等同志從北平來到洛陽，談到華北的工作，知道他們做得很好，已經打好基礎，大有可爲。爲了華北的工作更確實，我決定稍爲有點頭緒以後，華北辦事處即移往敵區。第一步先到新鄉，孫殿英在新鄉任僞二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兼僞新五軍軍長，可資掩護，第二步按照實際情況，再設法向平津推進。

沁陽徐哲甫同志在華北辦事處工作，介紹宋玉江同志的父親宋子經老先生同我見面。玉江已經爲國犧牲了，子經先生因爲獨子的死去，對於敵人，對於漢奸，更增加同仇敵愾，而以知命之年參加了我們的工作，準備同敵人拼命，他的精神十分感人。

來洛陽沒有多久，妻從家鄉到達西安，一再來信，要來洛陽。洛陽距離敵人太近，一旦打起仗來，攜

家帶眷，行動太不方便。況且我已經準備進入敵區，她來洛陽，我既不能帶她一塊兒同去，勢必影響我的行動。我再三考慮，還是不要讓她來好些，可是她的主意很堅決，非來不可。上次我離家的時候，因爲她瘋瘋癲癲，不敢讓她知道，悄悄地離開，連一聲再見都沒有說。現在她已經到了西安，西安到洛陽，不過一天的火車旅程，我們分別了整整四個年頭，應當見一次面，我既不能去，又不讓她來，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祇好答應了她的要求，先讓她來，以後的問題，以後再說。洛陽的房屋本來很有限，又因戰時人口激劇增加，人多房子少，找房子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費了很大的力氣，新絳吳毅安兄才在一位同鄉的院子裏，給我找到兩間既窄狹又簡陋的潮濕房子。

妻對衣飾很愛整潔，一向穿着很合身的衣服。當西安開來的火車緩慢開進車站，我在月臺上注視着每一節車箱，心裏正想着她過去的樣子。等她走出車箱，使我大吃一驚。她穿着一件鼓鼓囊囊的黑粗布短棉襖，看起來有些臃腫，一點也不合身。腿上的黑布棉褲，破舊地露出棉花，又把褲脚紮起來，她從來沒有這樣打扮過。他的臉孔消瘦乾癟，還帶一些浮腫，上額上刻劃了好幾條皺紋，兩隻眼睛癡癡獃獃，沒有半點神色。她看到我，一無表情，我眞沒有想到，在短暫的四年當中，就被無情的歲月和慘酷的環境摧殘折磨成這個模樣。秀原同秀平跟妻一道而來，孩子們已經躭誤了四年學業，我看到擺在眼前的事實，才醒悟過來。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疏忽造成的。幾年來，我把全付精神放在抗戰工作上，一直把家擱在腦後，無暇照顧她們，沒有盡到做丈夫和父親的責任。妻爲抗戰負擔了一個女人所不勝負擔的壓力，幾乎

送掉性命，任何人都應當同情她，尊敬她。我以爲她回到自己的家鄉，一定會得到溫情，得到妥貼的照顧，萬沒有料到事實同想像完全相反。家裏的人都把她當做瘋子，以對待瘋子的一切去對待她，絲毫不了解她內心的痛苦，還談什麽體貼和安慰呢。她想告訴我四年來所遭受的一切，不等開口，早已泣不成聲，講不出半句話來，每一次嘗試，都是這個樣子。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永遠不能彌補，我祇好勸阻她，不要再提起過去的一切傷心事。

妻不休止地肚子疼，我實在不忍心聽她因疼痛發出的呻吟聲，整夜不能安眠，爲她按摩，以減輕她的痛苦。她需要安慰和體貼來恢復她的生命活力。自妻來到洛陽，我白天忙着工作，晚上又得照顧她，不知道增加了多少精神上的煩惱。

俗話說：『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人在倒霉的時候，意外的事情會接二連三地光臨。我們住屋的對面，有一個防空洞的通氣孔，足有四丈多深，上面蓋着一條破蘆席。秀平不知道破蘆席底下是一個大窟窿，一足踏上去，掉到防空洞底，摔壞一隻胳膊，不能動彈，臉上沒有碰傷，眞是不幸中的萬幸。有幾位朋友告訴我，軍政部駐洛陽手術大隊的楊大夫是西北第一位外科專家，主張趕快請他診治，既是名醫，妻的肚子痛，也需要請他診斷一下。我抱女携妻，去找這位名醫，掛過號，並沒有其他看病的人，可是等了好半天，他才出來看病。楊大夫說秀平的胳膊必須用石膏塑起來，因爲沒有現成的材料，不能馬上就動手術，要等候三四天。問起費用，眞有點嚇人，實在不是我的經濟力量所能負擔。再請他診斷妻的肚子痛，他

說是十二指腸同小腸連接的地方縮小了，必須動手術，割開肚子，把那一截腸子割掉。他連肚子都沒有按一下，祇聽完我敍說肚痛的情形，就下了這樣的結論。妻聽說開肚子，一聲不響，神裏神氣，掉頭就走，我也祇好跟着他走出來。這一次看病，白白花了掛號費，沒有一點結果，失望地走回我們的陋屋。後來劉藝舟兄聽說孩子摔壞胳膊，特意跑來，要我到洛陽城東二十多里的平樂村，去找一位郭先生。他說郭先生是接骨聖手，不收醫藥費，頂多買上一兩斤茶葉的禮物送送，已經很客氣了。爲了愼重起見，他還寫了一張名片介紹。其實郭家是祖傳接骨，以濟世活人爲目的，既不靠接骨吃飯，又不借接骨發財，祇要是求他的，來者不拒，沒有人介紹，也是照醫不誤。

第二天上午，雇了一輛來回脚的人力車，抱上秀平，出洛陽東門，天氣凜冽寒冷，向平樂村前進。將近平樂，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幅很不平常的景像，四面八方的每一條道路上，都有人向平樂村集中，我以爲村裏有什麽集市，或者有什麽熱鬧。等到走進村莊，才知道並沒有什麽集市和熱鬧，原來都是求郭先生治病的。有些人坐上車來，有些人跑路來，還有受傷太重的，幾個人抬着來。郭先生住的四合磚房院子相當寬大，可是滿院子都是等候治病的人，郭先生夫婦忙的團團轉，片刻不停地在人羣裏走來走去，醫治這個，再看那個。我們因爲藝舟兄介紹，郭先生特別客氣，把我們讓進客廳裏。他看過秀平的肩膀，開了一張單子，教我到村裏一家藥店購買，然後又到院子裏去醫病。我買了兩樣東西，一捲白布，一張中國膏藥，總共化了一元法幣，不過僅值戰前幾分錢，我覺得全世界再沒有比這更便宜的醫藥費了。等我把所需要

的東西買回來，郭先生撇下院子裏的病人，走進客廳，給秀平治療。

『鎖骨已經摔斷了』郭先生說：『好在是個女孩子，既不要挑擔子，又不要扛槍桿，這一隻肩膀將來不能夠擔挑負重了。』

郭先生右手裏拿着一個小小的瓷瓶，用大拇指按住瓶口，上下搖兩三下，再用粘上藥粉的拇指按摩受傷的部位。這樣兩三遍，然後貼上膏藥，又將白布的三分之一捲成核桃粗細的布捲，搿夾在腋下，再把其餘的白布把手臂架起來，動作非常熟練迅速，前後不過五六分鐘，治療就算完結了。

『很快可以長好，』治療完畢，郭先生又說：『受傷的胳膊略微活動一下，也沒有什麽關係。過兩個星期，再來看一次，看看長得怎樣。』

郭先生的手術非常簡便，像變魔術似的。有一位老年人，脊背上有毛病，郭先生讓那老人面向墻壁站着，兩手抵住墻壁，他在老人的脊背上從下往上推，推了幾下，再用粘藥粉的拇指按摩兩下，也就好了。有一個用擔架抬來的年青人，一隻手臂受了重傷，全身帶着凝血，表情非常痛苦，郭先生教抬擔架的人把他按住，用力把那隻受傷的手臂拉扯了兩下，那年青人痛的拚命喊叫。郭先生拉扯過後，又按摩一陣，然後把手臂四週圍以一指寬的竹片，用白布綁起來，這算是比較麻煩的手術，因爲臂骨已經破碎，也不過費了半個鐘頭。我親眼看過他治療這些病人，深信接骨聖手的稱呼並不過火。

洛陽軍管區司令貴州凌光亞將軍，在軍校做過我的隊長，有一天，我去看他，談起平樂郭先生接骨的

故事。他也給我們說了一件他自己的故事。不久以前，他從馬上摔下來，摔傷一隻胳膊，皮膚的顏色變成黑色，疼痛難忍。他到醫院裏診治，醫生告訴他，除了割掉那一隻胳膊，再沒有別的辦法。因爲受傷的那一隻胳膊正好是右臂，他對割掉右臂，很有些猶豫，剛好有位少林寺的和尚，是他的好朋友，進城來看他。

『一隻胳膊可以隨便割掉嗎？』少林寺的和尚聽說醫生要割掉凌司令的右臂，很不服氣地說：『我給你開一張藥方，服藥以後，不到兩個鐘頭，保管你不再疼痛。』

少林寺的和尚親自把一帖中藥煎好，照護凌司令吃過藥，守候在那裏，不到兩個鐘頭，果然不再疼痛了。少林寺的和尚又開了一張藥方，告訴他，服了那帖藥，頂多半天，黑青就可以褪淨。凌司令一再說，少林寺和尚所開的藥方，眞是神效無比，他打算把藥方印出來，廣爲流傳，已經徵得和尚的同意。少林寺和尚醫治跌打損傷和平樂郭先生接骨，都是中醫的精華，如果發揚光大，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二月間，戴先生來到洛陽，下榻於河南省政府主席劉書麟（茂恩）將軍爲他準備好的河洛圖書館，跟他一同來的有浙江葉翔之兄和廣東郭壽華兄等多人。第二天早上，十一位比較負責的同志陪他共進早餐，一邊吃飯，一邊談話。

『第一戰區要成立一個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戴先生突然向我說：『蔣長官要我推薦一個總隊長，我已經把你介紹給他了。』

『報告戴先生！我幹不來這一個工作。』我既然負責華北工作，決心進入敵區，如果再主持這一個機構，不但要破壞了我的計劃，結果是兩件工作都幹不好。

『你看蔣長官和湯副長官對我們多好，』戴先生聽我說幹不來，好像有點意外，所以又對我說：『那裏能夠找到這樣好的環境？有什麽幹不來！』

『戴先生覺得蔣長官同湯副長官對我們好，就是好環境，我對河南的局勢並不樂觀，實在沒有把握把這件工作幹好，反而會把華北的工作耽誤了。』

『家才！』戴先先對我的固執，有些生氣，他說：『我的命令從來沒有人不接受過，在這麽多的同志面前，你怎麽可以不接受我的命令呢！』

我還想說話，因爲我實在不願意擔任這一項工作。藝舟兄坐在我的旁邊，看見我太固執，恐怕把局面弄僵，一再扯我的衣服，阻止我再說話。戴先生很了解我，我不是故意頂撞，我說幹不來，一定有理由，不過他既當面向蔣長官介紹了，不好挽回。同時他也知道，事到臨頭，我也不會眞的不接受這一項任務，所以不再同我談這個問題，把話頭岔開，同別的同志討論其他的事情。

黨政軍工作總隊是一件很有作爲的工作，總隊長的階級是中將或少將，許多人搶都搶不到手，我又爲什麽對戴先生的這一番好意，不但不願意接受，反而使他嘔了一肚子氣呢？我有一種主觀的看法，河南的局面的確不樂觀，第一戰區的主力是湯副司令長官的十三軍，河南人對他的部隊不太好，軍民感情頗有距

離，當時河南有兩句民謠：『寧願日本人燒殺，不願十三軍駐紮。』這兩句話也許是有作用的人，或者是共產黨故意造出來，破壞離間軍民感情，可是老百姓對軍隊的印像不好，也是事實。豫西民性強悍，民間武器極多，一旦敵人進犯，這種民衆武力，槍口對外，固然很好，否則非常可慮。實際上，政府對於這些民衆武力既沒有組織運用，更談不到控制掌握了。還有一點長官和副長官各有各的主張，打起仗來，能不能協調，也很成問題。

以上是我們自己的情況，再看看敵人，好像拿定了主意要攫取洛陽，我們未必能守得住。洛陽失守，則晉冀豫邊區就失去依據，黨政軍工作怎樣推進呢？當時的情況已經很緊張，再也沒有時間，允許工作總隊準備一切了。所以從敵我情況來看，從天時地利來看，黨政軍工作總隊的工作都無法幹好，與其將來幹不好，倒不如現在不幹好一些。

這一天下午，戴先生突然生起病來，病得很厲害，打電報到西安，請姜渭倫大夫來洛陽診治。妻的病經過洛陽的好幾位名醫診斷過，都說不出所以然，肚子照疼不誤。現在好不容易從西安請來一位鼎鼎大名的大夫，機會不可失，所以我請求姜大夫看看妻的病，他一點也不遲疑，滿口答應，立刻要我陪他去看。他看到我們住的那兩間陋室，再看看我們的生活情形，簡直不敢相信我是戴先生的重要幹部。他非常同情我們，他說妻的病不是看一次就可以下結論的，而洛陽又不安定，因此，他力勸妻趕緊到西安去，慢慢地檢查，研究病源。我非常感謝他提出這樣寶貴的意見，經他這樣一說，我就有理由勸妻離開洛陽，否則她

死也不願意再離開我的。

戴先生走後沒有幾天，第一戰區的任命即已下達，我雖然一萬個不願意幹，也不能再說不幹。經過考慮，華北辦事處的工作同工作總隊的工作，絕對不能同時兼顧，於是我堅決辭去華北辦事處主任職務，並且向重慶建議，如無適當的繼任人選，可由第一戰區調查室主任張毅夫兼任。工作總隊成立不到一個月，勉強把調用人員作了一次短期訓練，還來不及派遣工作，中原會戰就已經爆發了。僅僅派出一少部份同志，也因爲通不過火線，一個接着一個，退轉回來，時間急促，使我們一籌莫展。總隊成立之初，李繼先兄興高彩烈地從西安跑來洛陽，很想幫助我把總隊弄好，轟轟烈烈地做一番，現在看看實際情況，也不能不悲觀了。

中原會戰在開頭一個階段，隴海路正面，打得很不差，敵人被阻於虎牢關以東，不得向西進犯。正面的部隊非常複雜，居然能夠抵擋住頑強的敵人，的確使人們興奮鼓舞。洛陽以南地區歸湯副長官負責，他的實力相當雄厚，大家都不擔心那一方面的戰爭。結果誰都想不到，毛病竟會出自他那一方面。敵人突破洛陽南邊的防線，從南向北，攻擊洛陽，很快就打到龍門，砲聲淸晰可聞。龍門距洛陽二十多里，幾個鐘頭就可以打到。局勢轉變得這樣快，洛陽能保得住嗎？難怪洛陽的人們聽到砲聲，都驚惶起來。

長官部得到南面不好的消息，隴海路的車皮早被控制，留作軍用，洛陽的各個機關撤退，祇好沿着公路，向宜陽湧去。洛陽的汽車少得可憐，撤退的交通工具，祇好向洛陽附近的老百姓徵用，騾馬車都被徵

用一空，最後連牛車也都徵來，利用牛車來撤退，眞是一個可悲的現象。人羣像潮水一般從洛陽湧出，夾雜着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形成一條龐雜的長龍，日以繼夜，不停留地向宜陽流去。

敵人越過龍門，洛陽的守城部隊已經命令居民一律撤退，準備封城。再過一小時，不離開洛陽，那就必須和洛陽共存亡了。我們既不負守城的任務，不能再遲延了，只好向這古城告別。我們走出西門，向宜陽前進，這時路上的行人已經很少，大概我們算是最後離開洛陽的機構。沿途的老百姓，逃走得不見半個人影，連吃的東西都買不到。走進每一個村莊，沿着大街的每一家的門窗都被打開，那是先前經過的人羣和部隊，爲了找尋吃的東西，或者想發洋財，砸開人家門窗，翻箱倒櫃，擊碎鍋碗，打爛桌櫈，一片淒涼景像。這些無辜的老百姓，在敵人的鐵蹄還沒有踏過之前，先遭受一次洗刼，他們能够不痛恨嗎？

我們在宜陽找到一個很好的關係，可以扎我們掩護下來，我打算率領一部份同志，留在宜陽，不再後退。繼先和總隊部的許多同志都不贊成我的計劃，他們以爲總隊成立不久，一切都沒有頭緒，將來尙有許多問題，需要同長官部接頭，所以不宜於離開總隊部，留在敵後工作。最後決定把王明江，聶震泰、葛健生幾位同志留在宜陽，搜集敵後的情報，我同總隊部一同行動。

到達宜陽的各個機構，稍爲休息，繼續向盧氏前進。宜陽到盧氏的公路，開頭一段，沿着洛河修築，非常平坦。平地走盡，進入山區。等到爬山的時候，因爲馬車載重稍爲重了一些，馬匹不勝負擔，爬不上去。我看單憑馬力，祇有抛錨，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用人力來幫助馬匹，於是我開始用兩隻手來推車子

。所有的同志看見我推車子，大家一齊動手來推，車輪終於轉動，向前移動，緩慢地爬上山坡。我們流了汗，却保持住公文同大家的行李。

豫西的情況越演變越惡劣，民衆對於軍隊完全成了對立的形態，每一個有寨墻的村莊，都是寨門緊閉，裏面架起機關槍同迫擊砲，不准軍隊和人羣走進村莊，更談不到供應給養了。如果軍隊走近寨門，他們就會開槍射擊。如果軍隊人數不多，敗退的，或者落伍的，他們會走出寨門，收繳武器，據說四川的李家鈺將軍就是在山坡上休息的時候，被打死的，眞是一種再悲痛不過的現象。

一天上午，我們到達盧氏縣的洪澗，許多人已經繼續向西去了，仍舊留在這一個不太小的山村裏的人羣，還是相當多。村裏村外擠滿了人，大部分是從宜陽來的，還有從嵩縣方面來的，人聲嘈雜，亂糟糟地，好不熱鬧，我們本來打算在這裏休息幾天，再作打算。到了下午兩三點鐘，突然傳來一個消息，說是敵人從湯副長官的防區嵩縣衝過來，已經佔據了盧氏縣城，人羣立刻騷動，各機關焚燒文件，中央銀行燃燒整箱的鈔票，人們爭着向西面深山裏跑。在我們來洪澗的途中，湯副長官坐着滑桿兒，匆匆忙忙過去，同我打了個招呼，連話都沒有說，我斷定東邊的情況一定不太好，這一個消息很有幾分可能性。

洪澗是公路的盡頭，往西的道路都是山區小路，任何車輛都不能通行。我們辛辛苦苦運到洪澗的行李，都是窮苦同志們僅有的財產，現在必須忍痛拋棄了。本來，即使敵人果眞佔據了盧氏縣城，也不一定久佔不去，我們想暫時不要走，看看究竟。可是誰能阻止受驚的人羣，不到兩個鐘頭，大半都走了，我們也

不敢單獨留下來。這個時候，洪澗的老百姓早已躲避起來，我們可以看到附近山嶺上有許多小黑點子在閃動，他們不是敵人，據說同敵人一樣可怕，他們監視着洪澗，準備乘機會來臨，收拾落後的人羣。他們土生土長，熟習地形，仇恨的態度非常可怕。我們扔掉車輛，把拉車的一匹馬改作馱馬，載運公文和各人必需要的衣服，隨着人羣，隨波逐流，向西走去。

洪澗沒有作戰的部隊，這些毫無抵抗能力的烏合之衆，只知奔逃，不管其他，萬一敵人追到這裏，既然沒有警戒掩護的部隊，勢必遭受敵人的屠殺。我們雖然祇有五枝木殼槍，一旦發現敵人，也可以抵當一陣，給逃難的人羣一些時間，好向各處逃避。我讓沒有槍枝的同志押上公文先走，我們携帶短槍的六個人，選定這條山路上一個可以扼守的山口，停留下來，準備應變，擔任掩護。我們待了兩個多鐘頭，眼看着許多人走過去。快到黃昏的時候，後面來的人已經非常稀疏，我們相信敵人絕對不敢在這個時候向山區前進，才放棄了那個臨時陣地。正在準備向前走的時候，洛陽中央銀行的胡副經理也從後面走來，他是銀行裏走在最後面的一個人，他們經理早在燒鈔票的時候先走了。胡副經理和他的同事們身上都携帶着大批鈔票，他非常害怕，擔心在路上失事，被人搶劫，把實在的情形告訴我，希望我援助他。人家既然信賴我，說了眞情實話，我就應該對他負責，於是我答應保護他們的安全，囑咐他不要離開我們太遠，他才放了心。

我們超越山路上的人羣，追趕走在前面的同志。夜色黑黝黝的，大概走到九點多鐘，看見一家大小七

八口人，手牽着手，蹣跚前進，預備過一條小河，走到他們身旁一看，原來是豫魯監察使李嗣璁（嗣聰）老師的一家人。他們是由洛陽到了嵩縣，再由嵩縣向西逃，已被敵人追趕了兩三天，所有的衣服財物丟了個淨光，剩下來的就是幾個小孩，現在怕把小孩子再丟掉，祇好手拉着手，慢慢地前進。我看他們這樣走法，一夜也走不出三十里路程，必須盡我的力量，協助他們。我把最小的一個孩子背在背上，走在他們後面，照顧一切，這樣才使他們前進的速度加快。李老師損失慘重，其實遭受損失的，不祇他一家。這次逃難的人們，或多或少，都有損失，實在是一次最爲狼狽的撤退。

逃難的人羣，緊密地蠕行在叢山中間，翻越一山，再翻越一山。第二天走在一個不太高的嶺上，向前望去，再回頭看看，眞是一個動人的偉大的場面，眼界所能達到的地方，前後足有六七里，人羣密密麻麻，像一條長龍。後來聽說，這條長龍延續了兩天兩夜，足有十萬人通過這一條山路。山中的景色美麗非常，小橋流水，槐楊垂柳。轉過一山，又是一個境界，變化莫測。但是無心欣賞。

到達陝西雒南的第二天，繼先搭乘中央銀行的卡車先回西安，我却生起病來。每隔四五天，發一次高燒，一燒就是兩三天，這樣病了三個星期，發過四次高燒，所有的精力都被燒得乾乾淨淨，祇剩一口微弱的氣息，最後才知道是回歸熱。治療回歸熱的特效藥是六〇六，可是在這山城裏，要想買到一針六〇六，並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注射六〇六，又必須手術好，萬一有一滴藥水漏在肌肉裏，肌肉就要潰爛，造成意外的災害。想不到緝五居然買到雒南僅有的一支德國六〇六，並且還請到一位可以打針的大夫。人在

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得到意外的機遇，所謂絕處逢生，我的高燒終於被一針六〇六制服了。

總隊部先由雒南遷往華陰，在我可以行動以後，偕同總隊秘書察哈爾趙憲卿兄翻過秦嶺，從華山脚下到達華陰。憲卿本來就有心臟病，經過洛陽撤退，長途跋涉，翻山越嶺，病勢加劇，在雒南休息了一個時候，才算比較好了一些。我們兩個病人，一天走上三四十里，看看山水，談談閒話，心神爽快了許多，病也像似消失得差不多了。

總隊的工作限於環境和經費，無法開展。抗戰以來，不論擔負什麼責任，我總是充滿信心，幹得有聲有色，這一次可說是完全失敗了。不論做什麼事，總要有個好的開頭，工作總隊還沒有開始，就感覺到彆彆扭扭，洛陽一撤退，什麼都談不到了。三個大隊的工作地點，預定為太行山區、中條山區、冀南豫北地區，結果沒有一個大隊能够到達指定的地點。我們是委任經理，通貨澎漲，一般軍事機構的經費，水漲船高，我們是定了型，不能增加分文，工作完全陷於停頓狀態。

有一天，在華陰城裏，碰到武鄉李仲琳兄，我們站在路旁的柏樹林裏，談起許多問題，整整談了兩個鐘頭，對於許多問題，尤其關於山西方面，我們的意見，非常一致。最後，我徵求他的意見，可不可以代表工作總隊，到克難坡第二戰區跑一趟，他很痛快地答應了我的邀請。工作總隊同第二戰區沒有隸屬關係，不過既然冠上一個晉字，同山西方面發生連繫，總是有意義的。過去山西同中央機構，隔閡頗多，如果我們做得好，可以打破這種隔閡，對增進中央和地方關係，以及促進抗戰團結力量，都有莫大的利益。同

時自洛陽淪陷，我們通往平津的交通，也需要另闢路線，最好經晉西前往，比較便利。假如能得到閻伯川先生的幫助，那麽這條交通路線就可以暢行無阻，這也是我請仲琳兄前去的又一個主要原因。我給閻先生寫了一封信，請他對工作總隊多加指教，並且說明由仲琳兄當面報告一切。另外又給梁化之兄寫了一封信，請他多多幫助。仲琳兄到了第二戰區，眞是不辱使命，消除了許多隔閡。閻先生知道我在陝西緝私處一段時間，沒有給山西的先輩們丟臉，又能够顧全大體，沒有找第二戰區的麻煩，所以看到我的信，表示非常好。化之兄是一位很豪爽的人，提得起，放得下，雖然我們從前沒有打過交道，可是因爲仲琳兄的關係，彼此的情形都很了解，從此成爲道義上的朋友。經過仲琳兄一番努力，閻先生對我們整個工作，非常幫忙。我們派往平津的同志和電臺，祇要我給閻先生或化之兄寫一封信，就會護送到太原，轉往平津，這樣一來，我們開闢了一條通往華北敵區的新道路，對於工作上的幫助，實在不小。

我在西安養病的期間，軍統局給我來了一份電報，查問前華北辦事處會計李培楠同志，因爲有人告了一狀，說他跑走了。熱病已經把我燒垮，什麽事情都忘記了，梓宇擔任過華北辦事處的科長，一定記得很清楚。

『培楠是個孝子，不應當有什麽問題。』梓宇告訴我：『當華北辦事處的眷屬從洛陽撤退的時候，我們向長官部要了一節車皮，由我負責。火車開到半路上，聽到空襲警報，火車停開，乘車的人都下車逃警報。培楠的父親因爲上了年紀，沒有下車，培楠也陪在車上，並且用他的身體把他的父親擋住，以避炸彈

。從這一件事情看來，培楠的確是個孝子，一個孝子不會跑走，做一個叛徒的。據說他有一些虧空，可能是到了成都或重慶，去想辦法。』

『既然這樣，我們就替他負責，答覆局本部。』中國一向以孝治天下，孝是中國人做人的起碼道德。梓宇對培楠認識這樣淸楚，祇要他是個孝子，我們就應當相信他。過了不久，培楠果然回來了，我們答覆局本部的話，兌了現，沒有說錯。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正說明倫理道德是如何的重要。

北飛陝壩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是我最倒霉的一年，工作失敗，毫無成就。一場熱病，嚴重地損害了健康，足足休息了半年，才算復元。最不幸的是母親在夏天與世長辭，噩耗傳來，偕同六弟，步出西門，走到城西北的曠野裏，遙望東北，痛哭一場。母親生病的時候，不能侍奉湯藥，逝世以後，又不能返里奔喪，生活在這樣動亂的時代，有着像我這樣不能養生送死的兒子，同沒有又有什麽分別？記得四年前，我悄悄地回到家裏，同母親作了一次極短暫的團聚，想不到竟成了最後的永訣。母親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我同六弟請臥龍寺的和尙爲母親誦了一天經。臥龍寺在開通巷西口，建築於西漢靈帝時代，寺院寬大，淸規很嚴，僧衆也比較有修持，我們希望無邊的佛法，發生宏大的超渡力量，早日接引母親往生淨土，這就是

我們在千里之外，唯一祈求的願望了。

在這最倒霉的一年，雖然凡事坎坷，可是妻的病總算痊癒了，減去我精神上很大的負擔。說到妻的病，永遠也忘不了平遙范繩武（光祖）兄，他在西安開設新新醫院，祇是門診，沒有病牀。因爲我們在太原同事過一段時間，現在他同情妻爲抗戰，招致疾病；又同情我多年奔波，不名一文，連妻的醫藥費都負擔不起，他慷慨地把這付沉重的擔子挑起來。妻從洛陽回到西安，繩武兄就接到他的新新醫院，由他負責診治，他又怕躭誤了病，把西安的名醫分別請到他的醫院裏診斷研究，除了姜渭倫大夫不接受報酬，繩武兄還得付出其他大夫的出診費。妻同孩子們住在繩武兄的醫院裏，管住管吃管看病，在人情冷落的社會裏，像繩武這樣古道熱腸的人，眞是鳳毛麟角。最後他確定妻的肚子痛，是神經痛，除了服用一些止痛鎮靜劑，完全用精神治療。四年宿疾，終於被他征服了。我欠繩武兄的人情債，永遠也還不淸。

繩武的國家觀念最強，他畢業於日本東京醫科，因爲畢業文憑上，把中國寫成支那，他提出抗議，一直鬧到文教省，再轉到外務省，硬是不給他改正，他一氣之下，拒絕接受那張文憑，返回中國。學校裏沒有辦法，祇好給他郵寄到他的家中。他的醫德更值得敬重，沒有把握診治的病，一定介紹你去找別的醫生，甚至介紹病人去找中醫。

這一年的冬天，妻生下第三個女孩子秀秦。生產之前，我們同繩武兄夫婦約定，如果生下一個女孩，就送給他們，因爲他們沒有女兒，而又頂喜歡女孩子，同時也可以減輕我們的負擔。所以秀秦出生的第

八天，我們履行諾言，讓范太太抱走。他們把這個孩子當寶貝看待，小衣服做了三四套，因爲孩子生得很順眼，他們歡喜極了。誰知在他們家裏住了四天，突然抽起風來，一抽就抽過去，好不容易又活轉來，趕緊給我們送回來。本來孩子已經很少希望了，想不到過了兩天，却完全好了。經過妻兩個星期的撫養，不但再沒有發病，而且越長越漂亮，再讓他送回范家去，死也不答應，我實在無法勉強她。繩武兄夫婦也認定命裏沒有女兒，祇好撤銷了口頭上的契約。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正月，在西北正是天寒地凍的時候，戴先生偕同梅樂斯將軍及湖南蕭信如（勃）兄，從重慶飛來西安，主持中美第三訓練班畢業典禮。中美合作所之成立，信如兄是最初發動者，中間經過許多波折，始告成功，於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簽訂中美合作協定，我方簽字的爲宋部長(子文)、戴先生和信如，美方簽字的爲海軍部長諾克司(H. F. Knox)、鄧諾文(William J. Donovan)少將及梅樂斯。梅樂斯代表羅斯福總統駐華工作，信如兄代表蔣委員長駐華盛頓工作，並以聯合參謀本部中國代表身分，參加英美聯合參謀本部每週會議，負責中國戰區事務，爲國家爭取到許多體面和權益。他在美國海軍部辦公，爲了中美合作所的工作，同海軍部作戰科長麥茲爾 (Jeff C. Metzel) 上校，經常工作到夜裏一兩點鐘，備極辛勞。他又以中美合作所美國聯絡處長的身分簽署中國戰區所需人員和物資的文件，凡來中國參加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美國官兵，遵照中美合作條約必須志願自效，都要在華盛頓經過信如考核，並向蔣委員長及羅斯福總統肖像宣誓效忠，方能來華。

戴先生的專機正午到達西安，下午三點多鐘，找我去談話。

『你的身體怎麽樣？』戴先生知道我害了半年病，所以，一見面就先問到我的健康情形。

『現在完全好了。』我說：『不過工作總隊，一無成就，整個失敗了，辜負了戴先生對我的企望。』

『大勢如此，也不能怪你。』

『工作總隊雖然失敗，但是我們做了一件工作，值得報告戴先生。我請第六期同學李仲琳兄代表工作總隊，去第二戰區見閻先生，結果，他對我們很不差。現在我們派往平津的同志，或運往平津的電臺，只要我給閻先生一封信，他總要設法送到太原，轉往平津。所以我們開闢了一條通往華北的新交通路線。』

『哦！』戴先生聽完我的報告，顯得很高興，接着說道：『第四訓練班很糟糕，美國人很不滿意，必須調整，我打算仍由你去負責。』

『戴先生認爲我去合式，我就去試試看。』

『好的！今天晚上七點鐘，我請美國人吃飯，你也來參加。』

我同戴先生談話的時候，穿着一套灰布棉軍服，已經有四五天沒有刮鬍子。記得在重慶，他兩次要我參加宴會，兩次都要我理髮刮臉，這一次要我參加宴會，旣沒有要我刮臉理髮，又沒有要我換一套像樣子的衣服，我到奇怪起來。後來在宴會時，看見許多美國人，滿臉絡腮鬍子，不打領帶，原來西安算是前方，軍人在前方，當然顧不及修飾，所以不刮鬍子，不打領帶，都不算失禮。可見戴先生對於極細微的事情

都注意到，對於任何事物都有分寸，絕不含糊。

下午四點鐘，戴先生召集在西安比較重要的幹部會報，席間他說：『多少年來，我對傅宜生，不知道幫過他多少忙，想不到會對我們的工作，一再破壞。哼！現在連閻伯川先生都對我們很好，儘量掩護我們進入華北的人員和器材。』

夜間的宴會，有四十多個人參加。席間戴先生告訴梅樂斯將軍，仍舊派我負責陝壩第四訓練班。一年半以前，本來已經決定我去綏遠籌備這個訓練班，後來因爲改派到洛陽工作，第四訓練班才由綏遠高子欣（桀）兄去負責，現在可說是舊事重提。

第二天一清早，我隨從戴先生赴距離西安四十多里的牛東，中美第三訓練班就在這個村莊裏，楊庭芳兄任副主任，覺民擔任總務組長，所以我到了那裏，好像到了朋友家中，一點也不覺得陌生。在牛東住了三天三夜，有一連串的活動。頭一天晚上參加戴先生歡宴美國教官的宴會。第二天舉行畢業典禮，閱兵，我同信如、庭芳、念觀站在閱兵臺上，足足有三個鐘頭，寒風刺骨，感覺到天氣特別冷。第三天陪着戴先生點名，整整點了一個上午。第三訓練班有一件人事糾紛，戴先生命我負責解決，我已經把眞像弄淸楚，下午就把問題解決了，晚上是梅樂斯的宴會。第四天上午返回西安。牛東之行，等於受了一次訓練，對我的未來工作，幫助很大。擔負一種新的工作，就需要從頭學起，我們有永遠做不完的新工作，永遠在學習當中。我在牛東所看到許多新事物，將來到了陝壩，就不會感覺新工作太生疏了。

梅樂斯是一個意志堅強，極重情感的海軍將官。我們從牛東回來，我到西京招待所去拜會他一次，信如兄住在他的隔壁房間裏，給我們翻譯。這是我們第一次私人接觸，作了一次懇切的談話。他對我去陝壩，主持第四訓練班的工作，表示欣慰，因爲他非常重視那邊的工作。第四訓練班附設一個規模很大的氣象站，那邊的氣象報告，對於研究太平洋上的氣候，頗關重要。美國海空軍在太平洋上的活動，不受氣候阻撓，陝壩以及中國各地的氣象報告，供獻很大。梅樂斯希望我們的游擊根據地，能够推進到察哈爾的北部，在那裏建立一個新的氣象站，則對於判斷太平洋上的氣候，將有更大的供獻。其實我們的游擊區如果發展到察哈爾，不僅可以搜集氣象報告，在軍事上的價值更大，祇要給我充裕的時間，並沒有什麽困難，所以我告訴他，我會全力以赴。我贈送了他一口日本軍力，那是從太行山帶回來的戰利品，他對這件禮物非常珍視，立刻從襟袋裏掏出一隻美國海軍用的懷錶送給我。

既然決定了擔負新的任務，我必須先向第一戰區辭去工作總隊的職務，那時司令長官由陳辭修先生擔任，我偕同文念觀兄去謁見陳長官，雖然是初次同他見面，他却很親切地問我的身體好了沒有，不知怎麽，他會知道我害過一場熱病。後來我向他辭職，他即告訴念觀：『告訴雨農，可以由他另外派人接替。』

工作總隊部住在華陰的鄉間，鄉間的生活十分安靜，晚上八九點鐘，大家都已進入睡鄉。我回到總隊部，一方面向長官部正式提出辭呈，一方面辦理移交的手續。三月七日子夜兩點多鐘，華陰交通檢查所所長平陸張開運兄派一個人來給我送消息，說西安有長途電話，接到重慶的緊急電報，要我在中午以前，到

達寶鷄，搭乘重慶飛陝壩的專機。時間非常急促，天明以前，祇有三個多鐘頭，趕緊把綢五請來，安置一切。

華陰開寶鷄的早班列車，是早上六點鐘，我們住的鄉間距離車站有十多里路程，需要步行一個半鐘頭，才能趕得上火車。東方剛剛露出微弱的白色，銀星閃爍在天空，我離開那個寂靜的鄉村，同志們聽說我要走了，早都起來，相偕送出寨門，握手道別。走到車站，已經朝陽曦微，搭上開往寶鷄的藍鋼皮快車，同華陰作了最後一次告別。近幾年來，不論從西安到河南，還是由河南到西安，來來去去，都靠隴海車來運送我，所以一搭上隴海車，特別覺得親切。從車窗裏望望矗立天空的華山山巔，在朝陽斜射裏，放出金紅色的光彩，越顯的雄偉秀麗。火車向西馳去，華山漸漸的渺小了，終於消失的無影無踪。

火車路過西安，停留半個鐘頭，許多朋友知道我這一次到塞外，不會馬上再回西安，也許會在後套住上三年兩載。所以聽到我將由華陰直達寶鷄消息的人，都不放鬆這三十分鐘的機會，趕來車站，作一次匆忙的話別。列車緩慢地進入西安車站，當我步出車箱時，看到三十多位朋友等候在月臺上，使我吃了一驚。一夜之間，消息傳佈的這樣快，驚動這麼多的朋友，心裏很感不安，趕快向他們握手道謝，同每一位朋友只談了幾句話，已經在搖鈴，預告開車。最後向妻告別，談不上三分鐘，火車已在蠕動，踏上火車，向大家揮手告別。妻呆在那裏，一直到視線已經模糊不清，他都望着西去火車，沒有移動位置，他最怕分離，可是自從他嫁給我，相聚的時候少，分離的時候多，別離！命中注定，時常在別離。

抵達寶鷄，警察局長河北張精一兄已經在車站等候我，他說時間還早，但是不敢在市區停留，趕緊馳往飛機場。探詢飛機降落的時間，據說頂多不過二十分鐘。我們閒談了沒有幾分鐘，專機卽已飛臨上空，時間安排的如此緊湊，一點都不浪費。飛機降落後，戴先生首先走出機艙，接着梅樂斯將軍、中美合作所劉總翻譯官鎮芳、新任美總教官郝拉得上尉、教官霄諾上尉相繼走下飛機。戴先生看到我已經等在飛機場，沒有躭誤時間，非常高興。在飛機場上，休息了一刻鐘，大家踏上飛機，繼續向北飛。沒有多大功夫，卽從六盤山頂掠過，這一座雄偉的高山，在銀翼底下，簡直變成了一個小土丘，一轉瞬就消失得不見了。

『看！萬里長城。』又過一會兒，梅樂斯手裏拿着一架望遠鏡，從機上望下去，像似發現了寶藏似的，興奮地喊出來，打破機艙裏的寂靜。

我走到他的身旁，他把望遠鏡遞給我，指示給我飛機下面的位置，順着指示的方向望下去，果然，萬里長城迤邐在賀蘭山的山頂上，隨着山勢的起伏而起伏。黃河在陽光下，像一條白鍊，曲曲彎彎地流動在山脚下，多麽壯麗的河山呀！現在我們已經飛臨寧夏省境，下面一小塊兒有房屋的地方，大概是中寧縣城吧？岳武穆要『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也許就是指着這一帶。飛機順着黃河往北飛，一會兒銀川市出現在機翼底下，四週一片白茫茫的銀色，這銀白色的鹽鹼地，每年春天經過黃河灌漑，就會變成肥沃的良田，所以俗話說：『天下的黃河富寧夏。』飛機在銀川市上空盤旋一匝，再向北飛。有時候，飛機下面是無垠的沙石，不見草木，不是阿拉善旗的沙漠，就是伊克昭盟的沙漠，總之，這些沙石給人一種凄涼和單調

的感覺。有時候，發現一片黃草，可以看到成羣的牛羊，正如敕勒歌所說的：『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好一幅游牧民族的畫面。

陝壩飛機場沒有特殊的目標，平坦的後套，一望無垠，很不容易發現。可是飛機師是一位最佳的駕駛者，毫無偏差，一直飛到機場上空，很快降落下來。雖然是陽春二月，關中平原的麥苗，已經綠油油的，隨着微動的春風興起無盡的麥浪，可是極目塞外，仍舊是滿目凄凉，一片蕭瑟。不但從長江來的人會有隔世之感，連我這個從關中來的人，都有些難過。我們一脚踏出機艙，就感覺到寒氣逼人，朔風拂面，砭人肌膚。高子欣兄同天津史潤生（泓）兄已經在機場等候着，都穿着極厚重的灰布棉軍服，好像生活在數九寒天，看起來怪不舒服。我們在機場沒有停留，分乘準備好的汽車，馳往陝壩市。陝壩係因抗戰而形成的河套新都市，房屋同人口都在增加中。

汽車馳行了半個鐘頭，抵達郊區的『塞上新舍』，這所用泥土築成的方形建築物，是後套唯一的貴賓招待所，外表看來，土裏土氣，裏面設備倒還不差，在這荒凉的邊遠地區，能有這樣的一棟建築物，也算是難能可貴了。我們到達塞上新舍，還不到一刻鐘，第八戰區傅副司令長官就來看戴先生。他說因為主持行政會議，沒有到機場去歡迎，表示歉意。緊接着開來豐盛的午餐，餐後副長官一再留戴先生同梅樂斯下榻在塞上新舍。

『謝謝！』戴先生很堅決地辭謝，他說：『他們美國人的習慣，到達一個地方，一定要同他們的官兵

生活在一起。」

戴先生向副長官告辭，我們離開寨上新舍，穿越市區，到達位於陝壩東北十里的大順成。大順成有一所天主教的教堂，第四訓練班借來作爲班址。

我們到達大順成，已經快到下午三點鐘，一會兒，副長官派他的趙秘書送來當晚邀請宴會的帖子，因爲戴先生正在休息，他就坐下來等候戴先生的答覆。過了半個鐘頭，戴先生午睡起來，子欣兄趕緊去報告。

『戴先生說，』子欣轉回來告訴趙秘書：『午間已經吃過長官的飯了，無須再麻煩，請代他謝謝長官。』

『那怎麽行呢？』趙秘書聽說戴先生辭謝，急的把臉都漲紅了，侷促不安地對子欣說：『中午是便飯，不能算是請客，如果戴先生眞個謝絕了，你教我回去怎麽交代副長官？子欣！請你幫幫忙，再去報告戴先生，無論如何請他答應下來，不要推辭。』

子欣很清楚戴先生的脾氣，說一不二，明知再去講，一定會碰個大釘子，所以死也不答應。趙秘書硬是纏着他不放鬆，一再要他幫忙，再去辦個交涉。他們兩人本來很熟，一定不去，人情上實在說不過去，於是他想出一個鬼主意來，拖我下水，拉我一同去說。這件事同我毫無關係，我實在沒有插足其間的必要，不過我不陪他去，子欣一個人絕不再去。我看到趙秘書的那份着急的樣子，不能不同情他，只好答應子

欣，陪他一同去。

『有什麽事嗎？』我們剛跨進戴先生的房間，他就抬起頭來問我們，他的那份神情，好像不等我們開口，已經猜透我們來幹什麽。

『趙秘書不肯走，要求戴先生答應……』子欣訥訥地說了一句半話，還沒有等他把後一句話說完，就被戴先生把他的話頭打斷了。

『我看你們越革命越糊塗了，』戴先生聲色俱厲地說：『我們那裏能够一再打擾人家呢？中央人員最糟糕的，就是每到一個地方，讓地方招待，多花錢，增加老百姓的負擔，無怪人家看不起。』

我陪子欣站在那裏，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聽完戴先生的一篇大道理，子欣也沒有開腔。我們退出戴先生的房間，他走在前面，我隨後跟着，走回他的辦公室。一進門，子欣就對趙秘書說：『我說不成，你一定要我再跑一趟，還不是吃一頓大餐嗎？你問問家才兄就知道了。』

趙秘書還是不肯走，好像熱鍋上的螞蟻，只顧團團轉，找不到一條出路。他眞的很着急，可是又有什麽辦法呢？快要五點鐘了，他看看實在沒有什麽希望，才無可奈何地給副長官部通了一次電話，然後非常失望地離開大順成。我看着這種尷尬的局面，心裏在想，戴先生未免有點太不近人情，這樣硬拒絕了人家的邀請，副長官怎樣下得了臺呢？不是給人家難看嗎？將來我要在這裏應付這裏的環境，他這樣對付人家，會不會增加困難？

夜裏，副長官部又派人來大順成，邀請戴先生同梅樂斯參加明天上午的閱兵，晚上的宴會，宴後的各界歡迎大會。來人好像怕戴先生拒絕，先向子欣兄說：『副長官的意思，戴先生是自己人，怎麽辦都沒有關係，可是還有美國人，不能太慢待人家，昨天晚上的宴會沒有舉行，副長官覺得很不好意思，明天的一切節目，無論如何，也請戴先生不要再推辭。』

『戴先生說，』子欣把副長官的意思報告了戴先生，等他轉回身來，對副長官部的來人說：『他祇有三天的時間在這裏躭擱，有許多事情要處理，實在分身不開，務請代他謝謝長官。』

戴先生說的是實在話，他這一次來綏遠，是主持第四訓練班畢業，現在要佔去他整天的時間，做無味的應酬，他才不幹呢。第二天，整整忙了一天，上午舉行畢業典禮，中午同全班的中美官兵在院子裏聚餐，天氣很冷，沒有太陽，一眨眼，菜都冷了，饅頭也是冷的。吃飯的時候，戴先生看到沒有預備酒，心裏怪不高興。在一個重要的節日，他總喜歡有酒，才能表達出中國人高興的心情。梅樂斯看到長柄的紫銅羹匙，非常希罕，聚餐完畢，他把用過的一把揣到懷裏，作爲他來到中國塞外的紀念品。下午點名，晚上歡宴美國教官。這一天下午，戴先生發出請帖，次日晚上宴請副長官及陝壩的高級文武官員，本來他計劃同梅樂斯聯合請客，後來不知道爲什麽改變了主意，由他一個人單獨出名。據我猜想，他改變主意的原因，也許是他厭惡陝壩的官員們過份諂媚外國人的緣故吧？

第三天上午，戴先生去陝壩，正式拜會副長官，因爲他這一次來綏西，帶來委員長給傅副司令長官的

親筆信和五百萬元法幣，代表委員長慰勞副長官，所以談了很久才回來。下午他把子欣同我叫到他的房間裏，正式宣佈由我來接替子欣的工作。他惋惜地告訴子欣，由於美國人不滿意他的工作，所以必須撤換他，同時也撤換了美國總教官。因爲這個訓練班是中美合作所的機構，必須兩方面合作才行。同時決定把教育長湖南饒鐵珊兄調往新疆工作，立刻給重慶一份急電，第四訓練班需要一位教育長和一位總務組長，必須搭乘明天來陝壩接他的飛機到達。

晚上宴會的地點，借用塞上新舍，子欣潤生同我作陪，負責招待客人。我們早到半個鐘頭，佈置一切，戴先生準時到達。被邀請的客人，有副長官部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各處長，保安副司令，省政府秘書長，各廳長。戴先生同他們在休息室侃侃而談，從分析國際形勢，一直談到抗戰的遠景，因爲他知道的事情多，見解又高超，所以他們聚精會神地聽，對他極表欽佩。過了半個鐘頭，副長官也到了，結束了談話，開始晚宴。戴先生以中央大員的身分，拒絕地方上的一切招待，而來宴請地方的文武官員，表達中央對邊區軍政高級官員的慰勞，其意義特別重大，所以席間賓主極爲歡愉。我看副長官有點不太自然，大概是因爲戴先生一再謝絕他的邀請，似乎有點不高興。

第四天上午，專機從重慶飛來陝壩，在到達前一個鐘頭，戴先生偕梅樂斯先到陝壩，向副長官辭行。我們一直到飛機場，等候他們。專機飛臨上空的時候，戴先生的汽車也到達了，緊接着副長官趕來送行，他們兩位談了幾句話，副長官去同梅樂斯說話，戴先生却向我這邊走來，我知道他一定有什麽重要的話交

待，趕快迎上去。我們在機場，一邊走着，一邊談話。

『傅副長官給委員長一份電報，』戴先生告訴我：『說我們第四訓練班辦得不好，美國人很不滿意，要求由他來接辦，眞是豈有此理。當然，領袖不會答應他的，把電報批交給我，這就是我爲什麼要親自來這裏一趟，也就是爲什麼要你來負責的原故。』

飛機帶來班裏的教育長，總務組長，然後接走戴先生。

我來陝壩之前，滿以爲這裏的軍政人員，多半是山西人，又有省黨部書記長王玉賓兄，政治部副主任蘇壽余等熟朋友，不會有太多的困難。想不到，戴先生在臨離開的時候，才對我說那麼一番話，無異當頭一棒，使我意識到，他交給我的這付擔子十分沉重。我在開始工作之先，必須下一番功夫，了解第四班過去和現在的一切，以及後套的整個情形，更需要明白子欣失敗的原因，庶幾不會再蹈他的覆轍。我儘量接觸許多同志和舊日的朋友，從他們的口中，獲得許多不是我想像所及的情況，才知道這個邊荒地區的一切，並不容易應付。子欣是個大而化之的人，他對時間的觀念，處事的態度，正如同許許多多的中國人，恰好同美國人相反。因此，從一點一滴芝蔴綠豆大的不愉快的事情，積累成了所謂問題，再加上兩種力量從中作祟，於是這些美國年靑人，對子欣發動了猛烈的攻擊。

所謂兩種力量：第一種是地方當局，他們想同美國人合作，儘量討好美國人，拉攏美國人，諂媚美國人，今天請吃飯，明天送禮物，把這些美國的年靑小夥子，弄得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來中國幹什麼，忘

記了自己的立場，結果被人利用。舉一個例子，說明地方當局用心之苦。陝壩通大順成有一條五公里長的公路，據說是地方當局爲了討好美國人，使美國人知道他們辦事如何有效率，動員了全部工兵和兩團步兵，在一夜之間完成的。這是一件事實，不是做夢，美國人睡了一覺，就有一條公路躺在曠野裏，不是魔術，也是奇蹟。他們美國人工作效率再高，也不會有這樣的傑作出現，無怪他們對於傅副長官佩服的五體投地，忘記了中美合作所的立場，居然想同傅將軍來合作。很明顯的，以一省的經濟力量，同一個訓練班來競賽，高子欣當然居於劣勢，不會滿足美國小夥子們的慾望，命中注定要失敗的。副長官部爲什麼要這樣做？因爲他們嚮往中美合作，想獲得美國的自動武器，更進一步與美國政府發生關係，所以處心積慮想攫取我們這個訓練班，一方面討好美國人，一方面向委員長要求，接辦這個訓練班。

第二種力量是班裏的翻譯人員，他們不滿意子欣的許多作法，而他們又因爲職務的關係，隨時可以同美國人接近，聊天，子欣的短處更容易讓美國人知道。還有一點，子欣講不來美國話，不論他找美國人說話，還是美國人找他辦交涉，都必須借助翻譯人員，翻譯稍有出入，就會引起誤會。如果有了成見，存心搗亂，從中挑撥，其結果更不堪設想。

總而言之，子欣除了他自身的缺點，爲導致失敗的原因外，地方當局、美國人、翻譯官三位一體所加到他身上的壓力，也是他垮臺的主要原因。子欣還有一個觀念上的錯誤，他想要面面討好，一方面要忠於戴先生，另一方面又同地方當局勾勾搭搭。地方當局看穿了他的弱點，就利用這種弱點勾引他上鈎，表示

要保他做師長。子欣不知道這是政治手腕，却眞的做起師長的美夢來，以爲訓練班副主任不幹了，幹師長不是更好嗎？結果弄成武大郎攀槓子，兩頭够不着。等到眞個垮臺以後，戴先生這一方面，不再給他安置工作，而地方當局開出的支票，並不兌現，不但沒有師長給他幹，理都不再理他了，這些活生生的教訓，不是給我上了一課嗎？

再看看陝壩的環境怎樣呢？地方當局有一套割據的理論，叫做『整體』。副長官部的人員背後稱副長官爲『頭兒』，陝壩所說的『整體』，就是說在頭兒領導之下是一個整體，絕不允許外來的任何一種力量，存在於這個地區。假如眞有一種另外的力量存在，那就是說破壞了整體。因此，中美第四訓練班的存在，像是身體上長了一個瘤，怪不舒服，在他們看來，我們這個訓練班，的的確確是破壞了他們的整體，所以引起他們忌恨、破壞，都是當然的結果。

陝壩的軍政當局，在『整體』的口號之下，採取閉關政策，可是他們羽毛沒有豐滿，不能脫離中央而自存，自然不能阻止中央大員往來於陝壩，於是他們對於中央大員，預備好一套拿手的法寶——宴會、閱兵、歡迎晚會、贈送禮物。他們把你抬得高高地，招待得舒舒服服，既然受盡恭維，塡飽肚皮，最後還使你滿載而歸。所以來過陝壩的中央大員，回到重慶，正如喬國老捧劉備，誰也不好意思不替綏西吹噓吹噓，有形無形都變成陝壩的宣傳員。至於老百姓有什麽痛苦，那是同這些中央來的大人先生們沒有關係的。他們既沒有時間接近老百姓，也沒有多管閒事的興趣。據說軍委會政治部主任張治中，在陝壩所受的招待

最隆重，回重慶後，捧綏西也捧得最厲害。戴先生這一次來陝壩，却與其他的中央大員大異其趣，他對宴會、閱兵、晚會這一套把戲，硬是一件也不接受。雖然副長官一萬個不高興，不痛快，可是許多有識見的人士，却都在大聲喝采。他們說中央究竟也有眞正的人才，並不都是官僚、酒囊、飯袋。我到這時候，才明白了戴先生拒不接受一切招待的重大意義，而對這兩位抗戰時代的重要人物，有了一個比較的機會。

馬的糾紛

是我到達陝壩一個星期以後，重慶有一架專機飛來陝壩，給美國人運送器材、武器和給養。那時班裏的美國人還沒有大卡車，而飛機場到大順成，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必須向副長官部借兩部卡車。我還沒有同副長官部打過交道，不知他們的作風怎麽樣，正好借上借卡車的機會，親自到副長官部一趟，以便認識認識。我看到馬棚裏拴着十幾匹馬，據說是副長官部借給美國人騎的。我告訴總務組甾組長，要到長官部去，請他派人通知馬伕，給我預備一匹馬。

『馬沒有預備好，』一會兒，甾組長跑來報告我：『馬伕說必須美國人通知他備馬，他才能準備。後來我去問美國人，他硬是不答應。』

『你爲什麽要去問美國人？』馬是中國國家的馬，就是美國人自己的馬，我給他們出去借卡車，借一

匹馬騎騎，也不應當拒絕。錯誤在苗組長去問美國人，自討無趣。我告訴苗組長：『把那個馬伕帶來見我。』

『你爲什麽不給我備馬？』一會兒，苗組長帶着馬伕走進我的房間，馬伕站在門邊，我問他。

『馬是副長官借給美國人的，』馬伕滿有理由地說：『我不能作主，必須美國人答應才行。』

『你們這一般人祇認識洋人，不認識中國人。你知道這個地方是那一個人負責嗎？我告訴你，不准你繼續留在這裏，必須立刻給我離開。』回頭我對苗組長說：『你去立刻執行這個命令。』

『我馬上就去給主任備馬。』馬伕看見我很生氣，態度馬上就改變了。他不想離開這裏，洋勢力靠不住了，祇好軟化，不再要美國人答應，才能備馬。

『現在去備馬，已經來不及了。我告訴你，我不會騎你們的馬，我的命令不能改變，你必須立刻離開大順成。像你這種祇認識外國人，不認識中國人的人，絕不允許留在我們這裏。』

馬伕看見我主意堅決，很失望地走出我的房間。我請來一位翻譯官，要他把那個不答應給我備馬的美國人找來，這傢伙最壞，在過去搗亂搗得最兇的就是他，我必須好好教訓這傢伙一頓。他知道苗頭不對，躲起來不敢出頭，却讓他們的指揮官來見我。

『爲了給你們借卡車，我準備到陝壩一趟。』翻譯官陪伴着郝拉得上尉走進我的房間，告訴我，那一個美國人死也不肯來。我對郝拉得說：『我讓備一匹馬騎，可是你們的那位行政官不允許馬伕備馬，這個

樣子，還談得上合作嗎？」

『我一點兒也不知道這件事，』郝拉得上尉看見我很生氣，向我解釋，他說：『他已經調離這裏，明天就要搭乘送器材的專機回重慶去，請你不必同他計較。』

本來這件事同郝拉得上尉沒有關係，那傢伙既然明天就要滾走，用不着再同他多費口舌了。我徒步走到陝壩，同副官處處長溫永棟接洽好借卡車的事，我把借馬的事情告訴給他。當然他早就知道這件事情，因為被我驅逐的那個馬伕，一定要報告他的。溫處長說：『頭兒因為美國人喜歡馬匹，所以借給他們那些馬騎，每一匹馬都有一位臨時主人，別人自然不好用。』

溫處長所表白的，完全是一派謊言，編造的太不高明。事實上，當時班裏祇有十五個美國人，乘馬卻有十七匹，美國人時多時少，沒有一定的額數。即使眞如他所說，每一匹馬有一位臨時的主人，目前至少有兩匹馬，沒有臨時主人，這多餘的馬，為什麼我不能借用一下？班裏的美國人，最高官階是少校，有一半係士兵，我則是一個中國的將官。每一個美國士兵都有副長官部借給的馬騎，副長官部為了國家的尊嚴，也不應該讓中國的將官用兩條腿走路。副長官部既然有十七匹馬借給班裏的美國人騎，為什麼不可以借一匹馬給我這個中國的將官，好給國家裝點體面呢？也許在過去他們忽略了這一點，現在既然發生了馬的問題，副長官部就應該亡羊補牢，另外借給我一匹馬才對。可是，他們不但沒有借給我馬，反而覺得因為馬發生了糾紛，表示非常得意，非常高興。

馬的問題不過是一個開頭，不愉快的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我才明白，應付這種環境，並不簡單。我爲了一件事情去見副長官，坐在候客室裏等候了二十分鐘，有兩個班裏的美國軍士也來見副長官，立刻就請進去。等他們走後，才接見我，好像故意做給美國人看，你這個中國將官，在副長官眼睛裏，還沒有美國軍士值錢呢。副長官一見我走進他的會客室，先向我表示歉意，說是不知道我先在等候着。其實他的態度和表情，一眼看去，就是忸怩作態。我一肚子忿怒，可是他是戰區副司令長官，軍階是上將，他可以對自己國家的將官如此無禮，如此侮辱，我却不能不尊重他，所以忍氣吞聲，當着他的面，沒有任何不高興的表示。

從副長官的會客室出來，我去看參謀長魯瑞豐將軍，恰好保安副司令張濯清將軍也在他的房間裏，我不能沉默不言，必須表明我的態度，所以把剛才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他們，說明這種侮辱，不是侮辱我個人，我穿着軍服，那是侮辱了中國的將官。接着我給他們敍述一個故事，來比較今天所發生的怪現象。

『民國二十八年的冬天，』我在魯參謀長房間裏走來走去，是在講述故事，也像發表演講，我說：「我到太原去視察工作，有一位在僞山西省政府的朋友告訴我，做漢奸眞不容易，受够日本人的窩囊氣。任何一個日本士兵要見省長蘇體仁，一脚踢開僞省政府的大門，走了進去，蘇省長就必須立刻接見他們。現在來到陝壩，情況同太原一模一樣，不過太原的最高官吏叫做省長，這裏則稱主席（傅副長官兼綏遠省政府主席），太原的省長姓蘇，這裏的主席姓傅，姓蘇也吧，姓傅也吧，却又都是咱們山西人。所不同的，

太原的外國人是日本兵，這裏的外國人是美國兵。日本兵要見省長，蘇省長立刻就得接見，美國兵要見主席，主席也不敢躭擱片刻時間，立刻就接見，眞有異曲同工的妙處，我眞爲咱們中國人難過，更爲咱們山西人難過。』

『據說有一次，』我繼續往下講：『蘇省長接見一個日本兵，那日本兵從懷裏掏出一把折扇，請蘇省長寫幾個字，蘇省長提起筆來，寫了「中日親善」四個字。

「バカヤロウ！」那日本兵看見中日親善四個字，非常生氣，把折扇一撕兩半，扔在地上，罵了一聲，問道：「刺刀底下有什麽親善可講？」

我覺得那個日本兵雖然魯莽一些，說得倒是眞話，蘇省長受辱，實在是出於無奈，在敵人刺刀底下討生活，做漢奸，還有什麽辦法？可是咱們綏遠省的主席並不是在美國人刺刀底下討生活呀！爲什麽我們的主席，我的副司令長官對待美國人，要向蘇省長看齊呢？我希望你們兩位勸勸副長官，以後對待我們班裏的美國人，不必太過火地接待他們，稍微爲咱們的國家保留一些體面吧！』

我講完故事，不再躭擱時間，向他們兩位告辭。他們兩位聽得很出神，好像置身在故事裏面，聽見我告辭，才同我打招呼。他們兩位都是副長官的忠實幹部，我相信，他們會一字不遺漏地把我講的話報告副長官。

副長官部希望美國人看不起我，像對高子欣一樣，搗我的蛋，合作不好，好讓我滾蛋。他們在暗地裏

同美人勾勾搭搭，借機製造事故。有一天，溫處長告訴我，陜壩有一個破鞋（晉綏兩省稱暗娼爲破鞋），同班裏的一個美國人打得火熱，他打算把那個破鞋驅逐出境，免得將來發生什麽意外，我當然不會反對他的意見。過了兩天，子欣請我同那個美國人，翻譯官江西聶琮同志，到他家裏吃晚飯。我們到達不久，還沒有開始吃飯，就有一個副長官部的人，來找那個美國人，來人沒有進來，把美國人叫出去，鬼鬼祟祟。他們的消息眞靈通，我們剛到陜壩，他們就知道了，可見副長官部對我們的一切行動都很注意。副長官部來的那個人，不會講美國話，美國人又講不來中國話，他們彼此不能談話，必須借助翻譯官。他們出去了好一陣，大概是聶翻譯官同那個美國人研究剛才發生的事情，要不要讓我知道。可能美國人接受了聶翻譯官的勸告，決定把這件事情告給我。當他們返回房間，美國人遞給我一張條子，是副長官部溫處長寫給他的，說我要求他把那個破鞋驅逐出境。我眞沒有想到他們會如此無聊，這樣用心機，來挑撥美國人同我的情感。我把條子遞還給美國人，並且把事實經過告訴他，他立刻把那張條子撕碎，扔到痰盂裏，表示對副長官部的作風很鄙視。那個美國人是大學畢業後服兵役的，智識水準比較高，頭腦淸楚，判斷事理來得快。他對副長官部破壞我們的情感，本來就有所風聞，現在他得到事實證明了。

自從遞條子的事情發生，我不但對溫處長那種無聊的手法不敢恭維，而且對他那種小人做法，也提高了警覺。溫處長自己呢？並不知道弄巧反拙，滿以爲手段高明，給副長官建立了大功，揚揚得意，他除了破壞以外，兼以利誘。

『家才兄！』有一天，爲了一些公事，我又去找溫處長，他對我表示非常親熱，對我說道：『你爲什麽不把領到的經費交給頭兒呢？然後用多少，向他拿多少。咱們一省的財政力量，支持你一個訓練班，眞是容易得很哩。』

『這倒是個好主意，我還可以借機會發財呢？』虧他說出口來，我祇好贊揚他的好主意。我想他給我出這個好主意，大概就是基於他們『整體』的羅輯吧？他要我把從軍委會領來的經費，交給一位戰區副司令長官，然後再向他領錢用，眞是天大的笑話，除了瘋子，誰會這樣做呢。我實在怕同這種不通竅的人打交道，所以後來儘量避免同這位溫大處長接觸。

我們班裏的美國人，經常來來去去，不論是軍官，還是大兵，副長官一定要設宴接風或者餞行，如待貴賓。有兩個美國軍士將要離開後套，副長官部照例送來請帖，翻譯人員拿上帖子來報告我，我問有沒有請他們，回答是沒有。第二天中午，我派翻譯官浙江王承鼎同志陪美國人一道去長官部吃飯，我看出他的表情很作難，我既派他，不能不去，可是人家並沒有邀請他，怎麽好硬着頭皮去吃這一餐飯呢？他去了一個多鐘頭，一個人單獨走回來。

『你爲什麽不陪美國人一道吃飯？一個人走了回來？』我問王翻譯官。

『人家不讓我進去，我怎麽好硬要進去，非要吃不可呢？』

『我派你去，就是要你硬吃一餐覇王飯，你又不是一位大姑娘，有什麽不好意思呢？他們不讓你吃嗎

？你看看，我怎樣給你爭取這一頓飯吃！」

「請接副官處，中美班的喬副主任請溫處長說話。」我拿起桌子上的電話筒，告訴副長官部的總機。

「溫處長嗎？」兩分鐘後，電話鈴響了，我拿起聽筒詢問對方。

「是的，是家才兄嗎？有什麼事情？」溫處長說。

「今天中午副長官請班裏的美國人吃飯嗎？」

「是的。」

「爲什麼不請我們的翻譯官呢？副長官不能說美國話，美國人又不能說中國話，難道吃啞巴酒嗎？」

「大概因爲有王秘書，忘記請翻譯官。」好個大概，明明是他自己安排的把戲，却說是忘記請了。

「雖然你們沒有請翻譯官，可是我派王翻譯官去了，你們爲什麼不讓他入席呢？」

「對不起！對不起！」溫處長道起歉來。

「我們班裏的翻譯官，都是受過政府的正式訓練，懂得國際禮節，也懂得應負的責任，他們都是合法的翻譯人員。至於你們的王秘書，據我所知，過去他是在洋行裏跑腿的，這種人洋奴氣味太濃，不見得有國家觀念，萬一對外國人過分巴結，會給咱們中國人丟臉的。況且副長官請美國人吃飯，又不是簽訂什麼秘密協定，何必躲避政府的合法翻譯官呢？我特意告訴你，以後副長官請美國人吃飯，如果不請我們班裏的翻譯官，我就不允許美國人去。你要知道，我是中美班的副主任，對班裏的美國人，我要負責任的。」

以後副長官部請美國人吃飯，不但請翻譯官，連我也請上了，我眞不願意吃這口爭來的飯，可是又不能不吃。

一天夜裏，郝拉得上尉偕同聶翻譯官來到我的房間裏，他的氣色不很好，面皮繃得很緊，像是剛喝過兩杯酒的。我料想一定是發生了什麽不愉快的事情，請他們兩位坐下來，慢慢地談。

『有一位翻譯官，沒有得到我的允許，就騎去一匹馬。』聶翻譯官把郝拉得的話翻譯給我聽，他繼續說：『這些馬是傅將軍借給我們騎的，不是班裏的。』

『你的觀念完全錯了。』郝拉得是個老實人，我知道副長官部利用馬來挑撥我們，郝拉得聽了他們的話，受他們慫恿，才會向我嚕嗦馬的問題。我必須糾正他的觀念，同時要他知道鷸蚌相爭，漁人得利，不要上副長官部的當。我說：『這些馬匹是中華民國的，不是傅將軍私人的，他不過是替我們國家暫時掌管罷了。如果明天另外換一個人來做副司令長官，這些馬匹就歸另外一個人掌管了。你看這些馬匹所吃的草料不都是中國老百姓供給的嗎？並不是傅將軍掏私人的腰包買來的。』

『不管怎樣，這些馬匹既是傅將軍借給我們的，我們就應當感謝他呀！』

『我給你舉一個眼前的例子，』我再向郝拉得解釋說：『你們美國政府不是供給我們許多武器嗎？你說我們應該感謝你們全美國的納稅人呢，還是感謝你們的總統和梅樂斯將軍個人呢？』

我這一問，可把郝拉得上尉問住了。他呆在那裏，手擱在膝蓋上，半嚮沒有話講。

『馬在我們班裏，』待了一會兒，我掉轉話頭說：『好像是一個最不吉祥的東西。因爲馬，使我們一再發生不愉快的事情，我簡直不願意提起馬這一個字。你想想！這些馬本來是中國的，就算是你們美國人的，中國官員騎一下，也不至於發生這樣嚴重的問題吧？爲了抵抗咱們的共同敵人，你們把大批的武器彈藥無條件送給我們。在我看來，這些武器要比馬匹値錢得多，我們又何苦斤斤兩兩地計較這樣微小的問題呢？我們既然合作，將來到大靑山，要一塊兒同敵人作戰，是要共生死，共甘苦的，一個馬的小問題値得我們喪失感情嗎？你要知道，副長官部的人不希望我們合作好，儘量挑撥我們雙方的情感，所以從前沒有合作好，中美雙方的負責人都撤換了，現在讓你同我來負責，如果我們兩個人仍舊合作不好，都得負責任。因此，我提醒你，不要上人家的當。我不願意因爲馬的問題，防礙我們合作，我可以下一個命令給翻譯官們，從今天起，再不准他們乘用這些馬匹，這樣你應當滿意吧？不會再介意這一次發生的問題吧？』

郝拉得上尉聽我反覆解釋，又作了這樣的決定，已經心平氣和，沒有再說什麽話，向我告辭而去。我立刻到翻譯官的房間，召集全體翻譯官談了一次話，告訴他們：『戴先生臨上飛機告給我，副長官向委員長要求，想接辦我們這個訓練班。他們利用美國人的幼稚，挑撥離間，希望美國人同我們合作不好，像高前副主任一樣，然後再向委員長報告。你們必須了解這一點，才能顧全大體，不會錯誤。今天郝拉得向我報告，你們沒有經過他批准，就騎了副長官部的馬，完全是中了副長官部的毒，上了人家的當。你們想想！中國人騎中國人的馬，要美國人批准，多麽可恥，所以我要你們爲中國人爭口氣，像我一樣，用兩條腿

走路，不再騎那些馬。假如你們能照我的主張做，無異給那些小器鬼美國人一種不方便，他們會內鬨的，因為他們將要自食苦果。譬如他們有一個人要到陝壩，需要你們陪着去，他們騎馬，一刻鐘就到了，你們走路需要一個鐘頭，他們先到陝壩，必須等候你們三刻鐘，這樣不是很彆扭嗎？假如他們為了快些，要求你們騎馬，你們可以說，因為郝拉得告了狀，我命令你們，不准騎馬。這樣他們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必然要抱怨郝拉得。結果怎麼樣呢？照中國的羅輯來說，窮則變，變則通，等到變的時候，問題就簡單了。』

兩個星期以後，我們去陝壩參加一次宴會，返回大順成的時候，郝拉得邀請我坐他的吉普車。

『我很抱歉，』郝拉得在車上囁嚅地向我說：『關於馬的問題，我實在不應當向你那樣說，事後我想，對於翻譯官是不公平的。我決定撥出兩匹馬來歸翻譯官乘用，不必再徵求我的同意，希望你同意我的意見，撤消了不准翻譯官騎馬的命令。』

『假如你覺得這樣做合式，』我說：『我可以答應你的要求，撤消了我的命令。總而言之，我們既然合作，就必須彼此體諒。我們能夠彼此體諒，就不會有空隙給別人利用，他們挑撥離間就不會生效。』

郝拉得上尉聽到我答應他，撤消不准翻譯官騎馬的命令，如釋重負，臉上顯露出愉快的微笑。在車上擔任翻譯的係總翻譯官河南浮春榮同志，我要他把剛才談過的話轉告給其他的翻譯官。我對任何事情，絕不馬馬虎虎，我對時間的觀念，對於處理事情的態度，同美國沒有什麼差別，假如沒有第三勢力從中作祟

，給我們製造糾紛，我們一定可以合作得極其愉快。現在接二連三發生事故，使他們了解了副長官部的陰謀。雖然美國人暗地裏仍舊同副長官部有來往，却不會再上當，被人利用了。馬匹本來是副長官部用以製造糾紛的東西，反而因之加深了我們的諒解和合作，一直到中美班結束，我們合作得非常良好，再沒有發生其他的糾紛。

訓練

第四訓練班第一二兩期的學員，早已訓練完畢，準備編成別動軍，開往大青山作戰，以威脅平綏線的敵人。這兩期學員一共有三百多人，在他們尚未出發，第三期沒有開學之前，我利用這一段時間，做一番精神訓練，加強他們的政治意識，使他們對於抗戰工作，以及本身任務，能够認識得更深刻一些。

訓練工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從實際生活中，潛移默化，以自己的行動來影響受訓者的思想和觀念。進一步，使他們體會了解革命的眞諦，個人對國家民族應負的責任。隊長直接負責學生的生活和訓練，責任最爲重要，必須愼重選擇，最後選定景震泰同志擔任隊長。

景震泰同志個性倔強，不同流合污，在民國二十二年前後，擔任過山西護路軍的營長，因爲看不慣軍隊裏的腐敗黑暗情形，於是脫離了軍隊。抗戰軍興，隻身逃到西安，做點小本生意，維持生活。他覺得身

爲軍人，不能去打敵人，很不甘心。范繩武兄做過護路軍的軍醫處長，對他的情形很清楚。等我到緝私處工作，繩武兄把他介紹給我，他既沒有受過查緝訓練，又當過營長，我實在沒有力量給他安置一個適當工作。後來繩武兄告訴我，他是想跟一個眞正做事的人幹一番，因爲知道我的爲人，所以才願意跟我，至於工作好壞，地位高低，並不計較。於是我讓他管理緝私處的事務，僅僅係一個最起碼的委任官。管理事務，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工作，做得十全十美，很不容易。就常情來講，一位幹過少校營長的軍官，讓他來幹瑣碎的事務工作，一定不會幹得起勁。可是他不但很負責，而且幹得非常好，他既沒有浪費公物，又沒有刻薄同事們，所以大家都對他有好感，沒有壞的批評。後來，我負責第一戰區黨政軍工作總隊，他又跟我到總隊工作。洛陽撤退，又被留在宜陽工作組。他同誰都處得來，能夠做到人和二字。經過兩年的考驗，我發覺震泰同志長處很多，刻苦耐勞，負責廉潔，說話少，做事多，待人厚道，自身儉樸。我相信，由這樣一位同志做大隊長，一定能夠做到與士卒同甘苦，收到預期的訓練效果。

政治訓練，關係重要，我們不要賣膏藥式的政訓工作，要使學員大徹大悟，改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革命幹部，所以主持政訓工作的同志，必須是一個眞正革命者，決定由趙憲卿兄來擔任政訓組長。我要把全副精神用在訓練方面，不爲瑣碎的行政工作傷腦筋，由梓宇負責秘書，公文方面不會放錯，紐五主持會計，經濟方面可以清清楚楚。

綏遠全省的人口，不過一百多萬，後套地廣人稀，不但智識青年很少，就是適齡的壯丁，也找不到幾

個。再看看他的四週環境，南邊的伊克昭盟，區域不小，却是沙漠不毛之地，北邊是烏蘭察布盟，這些蒙古人的遊牧地區，人口少的可憐。東邊平綏路沿線，人口比較多，又都是敵人佔領區，同後套的交通非常阻塞，行人很少。鄰省寧夏是一個小的省份，祇有六七十萬人口，並且屬於另外一個軍事勢力範圍。至於華北各地的靑年，大部份集中平津。由平津到後方的交通路綫，是經過河南黃汎區，到達西安，很少搭平綏車到包頭，再來後套的。所以在後套辦訓練，既找不到本地的靑年，又沒有機會收容別處的流亡靑年，的確是一個很傷腦筋的問題。

戴先生也感覺到訓練的對象不容易找得到，所以來後套後，和副長官當面說妥，由副長官從部隊裏挑選四百人，參加第三期訓練，另由後方多撥四百名壯丁，補還副長官部。但是等到開始訓練的時候，副長官部打了個對折，祇撥給我們二百零五個人。我已經了解他們的作風，不願意多費口舌，說也沒有用，給我多少，我就接收多少。我已得到確實的情報，副長官部先把這兩百零五個人訓練了兩個星期，副長官親自訓了兩次話，還同他們聚了一次餐。我雖然還不太淸楚他們訓練的眞實情形，以及副長官訓話的內容怎樣，可是他們這樣做，居心叵測，給我們投下可怕的陰影，增加了未來的許多困難。

這兩百零五個人來班裏報到的時候，他們已經編成正式隊伍，有大隊長，有中隊長，也有區隊長，同我們的編制一模一樣。這樣越俎代庖，枉費心機的作法，我做夢都想不到。美國醫官檢查身體，非常仔細認眞，一連檢查了四天，才檢查完畢。第五天上午，我們正式編隊，把他們原來的隊長們編成一個分隊，

其餘的學員，編成兩個中隊。編好隊，吃中飯的時候，發覺有一個學員開了小差。下午降旗，我第一次向他們講話，宣佈了開小差的事情，我告訴他們，開小差是最可恥的行爲，如果任何一個人不願參加訓練，祇要向我報告，一定答應他離開我們這裏，絕不勉強。晚上點完名，曇大隊長走來報告我，點名的時候，又發現有一個學員開了小差。這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開學以後，再這樣零零星星地潛逃，不但要在美國人面前丟臉，而且等不到訓練完畢，就會跑得乾乾淨淨，我將無法交代戴先生。我們必須找出潛逃的原因，才能採取有效的應付方法。

我在想，檢查體格的四天以內，爲什麼沒有一個人開小差，剛剛編好隊，不到一天功夫，就有兩個人逃跑了？分明是給我們一點顏色看，也是給我們一種考驗，看看我們有沒有辦法。大概這就是副長官部預訓兩個星期的成績吧？曇大隊長很同意我的想法，除了請他督促各級幹部注意防範，我還想不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快到十點半鐘，我正準備睡覺，曹區隊長跑來敲門，有事向我報告。他說有一個受訓的學員，同他是山東同[illegible]，跟副長官多年，由馬弁升到連長，可算是副長官的親信，這一次派他來受訓，讓他擔任隊長，負有[illegible]的任務。點名過後，他們談了一次話，他認爲很重要，所以向我報告。

『你們不能把我們的隊伍拆散，另行改編。』那一個當過副長官的馬弁，派做隊長的山東人說。

『爲什麼不能呢？』曹區隊長聽他那個同鄉說話，很覺奇怪，追問他爲什麼不能改編。

『我們來的時候，長官對我們訓過話，要我們保持我們隊伍的完整。』

『呃！』

『假如這個隊伍不讓我們帶，我可以告訴你，還會有人跑的，你們一定帶不了他們。』

這一個笨蛋所以敢對他的山東同鄉說這些話，完全是仗着後臺硬。他滿以為我們對副長官惹不起，對他無可奈何，想嚇嚇我們，如果眞的把我們嚇倒，他就仍舊可以當隊長了。我們不去研究副長官是否眞對他們這樣講，這個話柄抓到我們的手裏，正是啟開解決潛逃問題的一把鑰匙。我在睡覺以前，草擬好一個呈副長官的報告，把開小差和那位隊長所說的話，一齊赤裸裸地寫上去，最後我說那兩個逃兵既然是他鼓動的，我就不能讓他留在班裏，繼續煽動學員潛逃，祇好把他送回長官部。

第二天早晨，升旗完畢，我向學員們講了五分鐘的話，宣佈昨天一連有兩個人開小差，完全是那個報到時當隊長的人煽動的，讓他走出隊伍，告訴大家，解散以後，立刻把他送回長官部。我並且說絕不允許破壞革命隊伍的人，留在我們班裏，接受神聖的革命訓練。升完旗，我派人拿上呈副長官的報告，連同那位隊長，送到副長官部。

『請喬副主任說話！』過了半天，電話鈴響了，我拿起聽筒來，聽到對方說：『我是關處長。』

『關處長嗎？我就是喬副主任，有什麼事情嗎？』關處長是副長官部參謀處處長，晉城人，陸大畢業，人很正派。

『你給長官的報告，我已經看見了，我覺得報告裏面所說的話，不好拿給長官看，最好不要呈給他，你的意思怎麼樣？至於那個笨蛋，還是讓他回去，你好好地責罰他一頓算了。』我知道副長官部的幕僚人員，誰都當不了副長官的家。我想，我的報告，很可能副長官早已看到了，關處長所說的話，不過是替副長官打圓場。當然，副長官看到我的報告，一定很生氣，恨透我。不過總有幾分不好意思，剛一開始，就露出馬脚，怎麼能不難爲情。

『我不敢欺騙長官，是什麼，說什麼，沒有兜半個圈子，說半句虛話。我自己也覺得這個報告不大好看，可是又不能不這樣寫。至於要不要呈給長官看，請關處長斟酌好了，我沒有意見。爲了維持紀律，送回去的那一位上尉，不好再讓他回到班裏來。』

『我看還是讓他回去吧！』關處長的口氣非常客氣，『他怕長官知道了，要處分他，所以不敢讓長官知道。』

『實在對不起，升旗的時候，我已經向大家宣佈過了，實在沒有辦法，再讓他回來。』

『呃！』關處長似在猶豫，不知道該講什麼。

『沒有別的事情嗎？再會！』我放下聽筒，沒有辦法再同他談下去。

經過這一件事故，再沒有人開小差，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情況非常不穩定，一種危險的傾向，仍在發育滋長中。經過我們的幹部們詳細調查，那些派來當隊長的人，仍舊在利用機會，挑撥，離間，煽動，

想製造風波，尤其是那位中校大隊長，在他們中間，起的作用很大，顯然他在策劃一切。他是崞縣人，過去在訓長官部幹軍隊政治工作，是一個精幹的幹部，所以副長官把這兩百多人交給他。我必須請他捲舖蓋，離開大順成，這是釜底抽薪的辦法，否則，我們的一切訓練，都會被他的反作用抵消了。我們所要訓練的是游擊幹部，並不是將校班，不需要那麼大的角色。他來是幹大隊長，現在要他做學員，實在有些不甘心，所以待不下去。況且副長官還有任務交給他，要他做破壞工作，他來搗亂，是理所當然。我們絕對不能把這位中校留在班裏，任由他在兩百個學員當中散播分裂種子，鼓動風潮。我把他請到我的房間裏，作了一次很坦白的談話。

『你同副長官是同鄉，』我告訴他：『同我也一樣是同鄉，論起鄉土關係，咱們比副長官起碼近了一半路程。我很贊成你忠於副長官，因爲一個部屬忠於長官，是應該的。不過你既然來到我們這裏受訓，我就成了你的新長官，現在你再忠於你的舊長官，而來破壞新長官領導的工作，就不應該了。我知道你們的計劃，整批帶來，等到訓練完畢，得到武器，你再把他們整批帶回去，我睜着眼睛，看着你們走了，却又毫無辦法。你們却萬萬沒有想到，我們有我們的一套，重新改編，把你們的計劃粉碎了。你於是着了慌，想出一個不太高明的辦法，在頭一天，就叫兩個人開了小差，以爲這樣一來，我就沒有辦法了，祇好仍舊由你們來幹隊長、大隊長。你們又沒有想到，開小差嚇不倒我，我把那位給副長官當過馬弁的上尉送回副長官部，你的計劃又失敗了。現在你祇能做一些零零星星的破壞工作，可是我不允許你這樣做，繼續執行

副長官交給你的任務，只好請你離開我們這裏，回到副長官身邊去。」

『報告副主任！我並沒有做破壞工作。』他站起來，向我這樣說。

『請坐下！繼續聽我說。你也用不着申辯，我有充分的證據，絕不會寃枉你。實際上，你們蒸了一鍋生饅頭，鍋蓋揭得太早了。假如等你們領到武器，本領學好了，再帶上槍開小差，回到副長官的部隊裏，那時候，我才眞沒得辦法呢。在你離開本班之前，我很誠懇地同你談一談，提供你一些寶貴的資料，回去以後，好交待副長官。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可惜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你來這裏受訓，本來有一個光明的前途，可是你却要背棄光明，仍舊要回到黑暗的一邊去，我眞爲你難過。你要知道，現在你追隨的人，並不是一個眞正的三民主義信徒，而是一個會用心機，熱中權利，純粹的個人主義者，他對個人的利益超過國家的利益。你看！他的作風是多方面的，他所走的路線不是一條，起碼也有四條。他既然做了中央的封疆大吏，可是又同延安吊膀子，一方面儘量巴結美國人，另一方面又要討好日本人，陝壩的幾個日本俘虜，不是當做上賓來看待嗎？你仔細想一想！你跟一個脚踏重慶、延安、華盛頓、東京四條路線的人，在僞裝的革命旗幟之下幹，還要忠心耿耿，會有前途嗎？你實在不應該在這種惡勢力主使之下，跑到我們這一個眞正的抗戰團體裏面，做破壞工作，我想你在良心上，會感到慚愧的。我是一個不怕任何勢力的人，絕不會向任何惡勢力屈膝，低頭。那麼你所憑藉的勢力，不會在我們這裏起什麼作用，你做的破壞工作，也不會有什麼成效，你在這裏繼續呆下去，會十分苦惱的，這就是我不主張你留在這裏，而要你回去的原

因。」

『我已經蒐集到許多資料，』我指着辦公桌子上的兩刀十行紙，向他說：『我預備寫一本副長官的傳記，把他一生投機取巧的事情，統統寫出來。如果他要繼續壓迫我，就到後方去印這本書。你回去以後，可以把我同你談的話，報告副長官，你就不會因爲達不到任務，受處分了。』

副長官既然答應撥給戴先生四百人，就應該實現諾言，現在打了個對折，祇給了一半，已經够小器了。而對這兩百人，還不肯撒手，這樣用心，我實在氣他不過。等把那位中校打發走後，我跑到魯參謀長那裏，把開小差，把那位中校大隊長鼓動學員的情形，告訴他同張副司令，我說：

『我本來想兩面討好，假如做不到討好兩面，至少也要討好一面。我覺得副長官實在想不開，我們訓練出來的部隊，仍舊在這一個戰區打游擊，屬於這一個戰區的戰鬪序列，同樣在他領導指揮之下，從事抗戰工作，還不是同他自己訓練出來的部隊一樣嗎？何必一定要把這個班控制在手裏，才甘心呢？在我看來，這一個班屬於戴先生也罷，屬於副長官也罷，都是爲國家培植游擊幹部，祇要副長官和戴先生交涉好，這一個班由他接辦，我又何樂而不爲呢？如果不從上邊着手，却在暗地裏進行破壞，企圖控制，教我如何交代戴先生？副長官也應當替我想一想呀！』

『我覺得今天的局面，』我訴完苦，再把我的意見告訴他們：『已經不允許個人割據。如果中央認爲有加強這一個戰區實力的必要，會撥出更多的部隊，交給副長官指揮。如果中央認定他應該放下兵權，只

要一紙命令，不是連他的基本隊伍三十五軍都得交出來嗎？我相信，他絕對不會不服從中央的命令，去投降敵人的。那麽又何必斤斤兩兩，計較你的我的呢？反正軍隊是國家的，既不是戴先生個人的，也不是副長官自己的。所以，我覺得副長官很應該把胸襟放開些，不必太狹窄了。祇要我能交代了戴先生，副長官要我怎樣做，我就怎樣做。千萬不要再從下面下功夫，讓美國人笑咱們中國人沒有出息。無論如何，請你們兩位把我的意思讓副長官知道才好。」

我們把破壞份子淸除出去，祇是做了一部份消極的治標工作，我們知道，要想把定了型的思想和觀念，加以改變，改變成我們的思想和觀念，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我們要把兩百個別人的幹部，訓練成我們的幹部，把他們腦子裏的壞東西掃蕩乾淨，使他們了解革命的眞正道理，怎樣做一個眞正的革命軍人，死心踏地留在我們這裏，還得下一番辛苦，用一番功夫。這一付沉重的擔子，自然落在我和憲卿的身上。我利用每天升旗降旗，給他們講十幾分鐘的話，讓他們了解：革命軍人同軍閥走狗的分野，革命軍人對國家所負的責任，抗戰的神聖使命和我們的責任，以及我們的前途展望等等。我們的言論再配合上我們的行爲，使每一個受訓者的情緒，漸漸穩定，他們的觀念也在轉變。不到兩個月，他們都知道今是而昨非，都感覺到參加我們的訓練是一種光榮，沒有一個人再留戀過去。我放心他們不會厭棄我們，背離我們，再不會有開小差的現象發生。

美國人最重視實彈射擊，訓練一個多月，就開始一連四個星期的打靶訓練，最後作一次實彈射擊考試

，凡是打靶不及格的，必須淘汰。我們訓練的兩百人當中，祇有一個人沒有及格，美國教官毫不客氣地淘汰了。可是他死也不願意離開我們，他寧願當一名伙伕，也不再回副長官部，他認爲不能留在我們這裏，是一種恥辱，比殺頭還難過。副長官聽到這個消息，氣得只顧跺脚，說道：『當伙伕還不回來！當伙伕還不回來！』他原先所有的預訓，訓話，聚餐，完全失了效用，所存的希望終於變成幻夢泡影，難怪氣得他跺脚了。

美國人的觀念，有許多地方，同我們極不相同。他們注重技術和裝備，而忽略了精神的因素。我們認爲沒有精神的技術，不會持久，不能發揮革命的效能。相反的，如果具備了革命精神，即使技術稍差，也能够克敵致勝。軍人固然要瞄得準，才能打死敵人，可是到達白刃戰的階段，瞄得準又有什麽用處呢？我們訓練游擊幹部，是要增強我們的抗戰力量，並不是製造射擊專家。射擊考試不及格，我們可以讓他繼續練習，即使練習不成，還可以擔任其他的工作。我們不是給美國人辦訓練，爲什麽美國人要淘汰，我們就要照他們的意思去辦理呢？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學生，』我告訴景大隊長：『他寧願當伙伕，都不願意離開我們，那是說明我們訓練成功了，你應當驕傲，爲什麽一定要他走呢？美國人不要不及格的學生，不上他們的課就行了，他們管不了其他。希望你好好照顧這個學生，說不定，將來是一個最好的幹部呢。』

唱高調，說空話，不會收到訓練的眞實效果。訓練必須要就具體的事例，充分利用，現身說法，才能

使受訓者大澈大悟，所以我們從來不放棄任何一些活生生的事實。

七七是我們遭受日本軍閥侵略，引起全面抗戰的日子。在這一天，我們應當格外努力工作，才能減輕我們精神上的負擔。吃過午飯，我也參加勞動服務，同學生們一塊兒工作，為我們的新營房打根基，築圍墻。正當我們工作得起勁的時候，大家都看到一部大汽車，從陝壩方面開來，停在路旁，從車上下來六七個人，有男有女，還有小孩子。一會兒，傳令兵來告訴我，那些人要見我，我從工地走到汽車旁邊，才知道是勞軍來的，他們遞給我一張禮物單子，豬一頭，羊兩隻，雞二十四隻，東西倒不少，但是全部送給美國人，中國人一點都沒有。他們是代表陝壩的農、工、商、教育、婦女各界和兒童，其實他們根本上代表不了什麼，不過是御用的一羣，奉命而來。在我們自己的沉痛紀念日，來我們這裏勞軍，却沒有我們的份，我心裏老實不痛快，又不能不把他們讓到我的房間裏，我同他們談了好一會，才把郝拉得上尉請來，把禮單交給他，讓他去點收禮物。他們來的時候，剛過一點鐘，現在快兩點了，那個代表兒童的小女孩，祇有五六歲，鬧着肚子餓，原來他們還沒有吃中飯，趕緊給小孩子拿來一盤點心，讓他壓壓餓，我正好藉上這個機會，把這些代表們奚落一番。

『我們已經吃過中飯，』我說：『現在來不及給各位預備，實際上我們也太窮了，拿不出什麼東西來招待各位。不過，我們同別人不一樣，只會巴結洋人，看不起自家中國人。我覺得咱們都是黃帝子孫，總比洋人近得多，不應當眼睛裏祇有洋大人，而沒有自家的同胞，尤其對於下一代的人，更應當愛護。大人

們餓上肚子，來給美國人送東西，那是甘心情願，沒有什麽話可說，小孩子不懂什麽，讓他餓着肚皮，實在對不起咱們的祖宗，祇好讓他吃點點心充充饑。」

我不能讓崇拜洋人的御用代表輕易走開，須要他們多餓幾分鐘，嘗嘗饑餓啃嚼腸胃的滋味。我告訴他們：「七七以後，我們這些人，在前線，在敵後，一直在同敵人拼命，美國人幫助我們，是在我們打了四年仗以後的事。假如不是在珍珠港吃了日本人的虧，也許到現在還不會幫助咱們呢？所以我看到你們來慰勞美國人，眞爲咱們中國人難過。」一直談到三點多鐘，才放他們回去。

後來我聽說，這些人餓着肚子，聽我講了許多大道理，他們知道這一次幹得實在不漂亮，但是爲人作嫁，身不由己，眞是啞巴吃黃蓮，有苦叫不出。原來他們上了溫處長的當，在長官部多躭擱了一些時間，溫處長告訴他們，既然慰勞美國人，給美國人送東西，美國人一定會請他們吃西餐。他們抱着吃西餐的心情，來到大順成，向美國人交際一番，結果，美國人並沒有給他們西餐吃，却吃了我的一頓大餐，空着肚子來，再空着肚子回去，沒有一個不懊悔的。

「今天是什麽日子？」降旗完畢，我問全體學員。

「七七。」大家齊聲答應，響聲雷動。

「七七是怎麽一會事？」我再追問他們一句。

「日本人發動這一次侵略戰爭的日子。」

『那麼七七同美國人又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什麼關係。』

『今天中午，陝埇來了一輛大汽車，你們看到了沒有？』

『看到了。』

『他們來幹什麼的？你們知道不知道？』

『他們是勞軍的。』說到勞軍，大家似乎很高興。

『勞誰呢？』這一問，好像很突然，出於他們意外。

『不知道。』停了好一陣，才有人這樣回答。

『告訴你們，今天那些人來，不是慰勞你們的，而是慰勞美國人的。七七既然是我們開始抵抗侵略的日子，又同美國人沒有關係，那麼要慰勞，也應當慰勞你們。在你們中間，有不少的人，從七七一開始，就同敵人作戰，難道說値不得慰勞嗎？就是他們送你們一隻鷄腿，我也是高興的，感激的。可是他們專門來慰勞美國人，送給人家那麼多的東西，沒有一根鷄骨頭給你們，你們想想，難過不難過？副長官部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一方面是巴結美國人，同時也不把我們當做國家的軍人看待。我希望你們從今天起，大家爭口氣，好好學習，將來在戰場上，發揮我們的威力，好讓那些看不起我們的人慚愧，以雪今天的恥辱。』

這一件事，使每一個學員恨透了副長官部，都在咒罵他們。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麽這樣愚蠢，做這樣笨的事情，讓這兩百個跟過他們的人，永遠不再懷念他們。

等到我們訓練快要完畢，這兩百個學員已經團結得像鋼鐵一樣堅強，他們誠心誠意，皈依了三民主義、每一個人都有顛撲不破的信念，他們信賴我，也信賴他們的大隊長。我們不再擔心他們攜帶武器跑回副長官部，不但副長官部勾引他們，不會生效，就是派轎子來接他們，也不會回去的。

第一二期三百多人，偕同四個美國人，攜帶一部無線電收發報機，到達大青山，很快就成了一支極堅強，極活躍的游擊部隊。他們對於平綏路的敵人，威脅很大。他們在短短的幾個月當中，創下輝煌的戰果，使敵人感覺得非常頭痛，於是集中平綏線上的敵人，向我們薩拉齊以北的根據地，來了一次猛烈的攻擊。這一次戰鬪，敵人沒有佔到便宜，反而大大地吃了一次虧。敵人用三輛輕坦克車掩護，向山上攻擊，還沒有攻到半山，已經有兩輛坦克車被我們打壞，不能行動，敵人知道有美國人參加作戰，以為一定有火箭砲，是一支裝備優良的部隊，以後再也不敢試圖攻擊，祇能防守他們的據點。平綏線上的敵軍，本來很有限，偽蒙古軍李守信部，偽軍王英部都不會同我們作戰。所以我們駐在薩拉齊以北二十多里的大青山，成了無敵的部隊。縣城裏的漢奸組織，時常送慰勞品給我們的部隊。後來我們知道，敵人怕我們攻擊薩縣，才讓漢奸們這樣做。

我們的訓練基地，如果從後套移到大青山，兵源就不會再成問題，因為平津同華北各地的敵區青年，

聽到大青山有一所中美合辦的訓練班，一定會整批地從各地跑來，參加我們的訓練。因此，我向中美合作所建議，把訓練中心移往大青山，祇把氣象站和倉庫留在大順成。可是重慶認爲不安全。不同意我的意見，並且告訴我，第四期的學員已經有了着落，將由寧夏開來三百個騎兵，接受訓練。這些騎兵係前緝私署的稅警，也是戴先生一手成立的。

我們這個訓練班，沒有營房，班本部及美國教官佔用了大順成天主教堂，學員及隊部則分散居住在教堂旁邊的民房內，實在不够局面。我來負責以後，開始蓋營房，一旦新蓋的營房完成，同時可以訓練六七百人。訓練基地搬到大青山的計劃，既然不能實現，於是擬定另外一個計劃，以擴大未來的訓練。等到第三期訓練完畢，開往大青山的時候，我可以交給他們三個任務：(1)佈置後套通往大青山的交通站，我們在這一條交通線上，可以暢通無阻。(2)設立大青山招待站，收容敵區的青年，然後送來大順成。(3)選派精練的幹部，前往平津、張家口、大同、歸化城等地，秘密聯絡青年，發動他們來參加我們的訓練。我的這一個計劃，一旦付諸實施，我們的訓練就可以擴大了，兩年以後，我們會在平綏路兩側，有一支壯大的隊伍。沒有想到，我們的訓練計劃還沒有實行，敵人已經投降了。

我在後套的一段時期內，陝壩來過兩位貴賓，一位是中國人，另外一位是美國人。

這一年的夏天，綏西脫離第八戰區，改爲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由第八戰區傅副司令長官升任。中央特派蔣銘三先生從重慶飛來陝壩，參加傅長官就職典禮，代表中央監誓。蔣先生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時候，委派我擔任晉冀豫邊區黨政軍工作總隊長，雖然因爲洛陽撤退，追隨他的時間非常短暫，但是我對他的信仰，非常深刻。蔣先生是一位長者，他那溫文儒雅的大將風度，以及對人誠懇，對後進獎掖的寬厚作風，在在令人尊敬。我聽到他到了陝壩，第二天一清早，踏了一輛脚踏車，從大順成到達塞上新舍謁見他。我去得早了一點，他還沒有盥漱完畢，等一會兒，他洗完臉回來，見我等在那裏，非常高興。的確，在荒凉的塞外，能够看到一個舊日的部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請他次日到我們班裏，給學員們講話，他沒有考慮就答應了。當我告辭的時候，他一定留我一塊兒吃早飯，我沒有料到，傅長官早同他約好，共進早餐，已經等候在餐廳裏。我攙在他們兩位中間，成了一個不速之客，覺得怪彆扭。在進餐中間，我向傅長官報告，蔣先生已經答應，明天到班裏去講話，請他一塊兒去。傅長官微微一笑，輕輕地搖搖頭，說聲『無須』。我知道他不會同意，不過，就禮貌上講，我不能不請他。吃完早餐，不到一個鐘頭，就是傅長官就職大典，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餐畢，大概休息了一刻鐘，傅長官對蔣先生說：『我們可以動身了。』

『馬上就是傅長官的就職典禮，你一塊兒去！』蔣先生對我說。當着傅長官的面，我不能說什麼，祇

好欣然接受。這一個隆重的典禮，長官部並沒有通知我們班裏，也沒有邀請我。自從馬匹糾紛開始，接連發生許多不愉快的事情，使我同長官部在感情上極不協調。傅長官雖不至於把我當做敵人看待，至少也是恨透了我，把我們劃作化外之人，不論有什麼慶典，什麼集會，都不通知我們班裏，這樣一來，我們也落得清淨，免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這一次參加這一個慶典，眞有些唐突，不太順當，因為並不是主人的邀請，而是客人臨時拉去的。

就我個人的感覺，這一個大典，進行得並不愉快。傅長官宣誓以後，蔣先生以監誓人的身分，發表演講，簡要誠摯，對傅長官頗多贊揚。最後傅長官致詞，就常情來講，一定是說些感謝中央和自謙的話，沒有想到並沒有這樣做。他口口聲聲說委員長信任他，却又是滿肚子牢騷，好像永遠也傾吐不完的樣子。他從門炳岳將軍駡起，駡到第八戰區，一直駡到我們這些在綏西的中央機構人員，足足駡了一個多鐘頭，才算駡完。這些話究竟是駡給蔣先生聽，還是駡給他的部屬們聽，也許是給我們這些中央機構的人員下警告，給我們一些顏色看，我實在猜不透。不過，在這種大好的喜慶日子，即使眞有委屈，無論如何，也應當忍耐些，不需要駡大街。

我一到後套，就聽到許多朋友們談論，說傅長官恩將仇報，對不起門炳岳軍長。今天他在演說當中，把門軍長臭駡一頓，好像是傅作義有一百個對，門炳岳有一百個不對。據朋友們說，抗戰初期，傅長官任綏遠省政府主席，敵人打到綏遠，他帶上他的基本隊伍三十五軍，退到山西，綏遠境內，祇留下門軍長的

騎兵軍，退守後套，阻止敵人南侵。後來敵人從晉北打進雁門關，向南進攻，郝夢齡將軍在忻口擋住南下的敵人。傅先生則擔任太原防守司令。忻口之役打得很不差，抵抗了相當長的時間，敵人一再增兵，最後郝夢齡將軍陣亡了，他是抗戰以來，第一個死得最漂亮的將官。後來忻口失陷，太原沒有抵抗，傅先生率部撤退到晉西北。他覺得在山西再呆下去，實在沒有什麽滋味，才想到回後套去，於是拍一份電報給門軍長，徵詢意見。門軍長是一位忠厚長者，覺得中央並沒有免去傅宜生綏遠省主席的職務，就應當讓他回來，於是覆電歡迎。等到傅先生回到後套，把政權從門軍長手裏拿回來，態度就改變了，橫看順看，都覺得騎兵軍不順眼，千方百計想把他們擠走。等到敵人進攻後套，他把騎兵軍擺在最前線，把一個軍，整個犧牲掉。後來敵人退走，他向中央報告綏西大捷，得到青天白日勳章。門軍長心想，我替你抵抗住敵人，犧牲了自己的騎兵軍，功勞却是你姓傅的一個人的，沒有自己的份兒，還要說打的不好，於是跑到後方去告狀。第八戰區非常同情門軍長，說是他指揮不當，以致把騎兵軍犧牲了。今天他升到戰區司令長官，非常得意，所以要罵門軍長，所以要罵第八戰區。中國有句俗話：『成者爲王敗者賊』，反正門軍長已經嘔氣死了，祇好任由成功者，想怎樣罵，就怎樣罵，死人不會反抗，也不會申辯。

第二天上午，蔣先生來到班裏，給學員們講了一個鐘頭的話。我到班裏，還沒有請美國教官們吃過飯，現在借上歡迎蔣先生，請他們作陪。因爲我們沒有一間比較大一點的房間做餐廳，所以在教堂隔壁的樹林子裏舉行，雖然是中午，樹林的茂密枝葉，可以遮蓋住強烈的陽光。蔣先生很風趣，不做作，沒有半點

官僚習氣，同美國人非常合得來，所以我們的宴會，非常愉快，乾了許多杯，盡歡而散。

下午兩點鐘，蔣先生離開大順成，還不到一刻鐘，朔縣吳月卿兄從陝壩來找我。他代表陝壩的黃埔同學們，來見蔣先生，接洽開一個歡迎會，太不湊巧，剛剛慢了一步，沒有碰上頭。月卿同我民國十五年一塊兒從北平到黃埔，同連入伍，分別多年，到後套才又見了面。他拉我一塊兒到陝壩，商量開歡迎會的事情，我同傅長官的情感已經很壞，不願意再多事，去刺激他。因為我們開一個歡迎會，傅長官一定會吃味的，可是月卿死也不放鬆，非要我去不可。

陝壩有一位軍校第三期的周同學，湖南人，熱中於奇門盾甲一類的事情，整天推算休咸禍福，是長官部的高參，我們到了他的寓所，已經有好幾位同學等在那裏。大家研究這一個問題，都堅持非開這個歡迎會不可。因為蔣先生在黃埔教過書，所以定名歡迎蔣老師蒞綏大會。我左思右想，總覺得不太妥當。我自己沒有什麽可怕的，不過因為開了一個歡迎會，給部隊裏工作的同學們找來麻煩，實在不合算。最後我想到一個折中的辦法，把歡迎會擴大，改成『歡迎蔣老師蒞綏，慶祝傅長官就職大會』。這樣一來，兼籌並顧，既可達到我們歡迎蔣先生的目的，同時又可避免傅長官不高興，而且可以把籌備的責任交給長官部的副官處，我們既省麻煩又省錢。大家認為我的意見非常好，一致贊成。最後決定，大會用留綏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名義舉行，由畢業生調查科負責通知各同學，周同學同副官處接洽，月卿同我報告蔣先生和傅長官。

我們打聽淸楚，下午四點鐘，傅長官陪同蔣先生到他創辦的奮鬭中學參觀並演講。我同月卿趕緊跑到奮鬭中學，這樣可以同時同他們兩位碰頭，免得分頭接洽。我們去的時候，傅長官正向集合在大禮堂的學生們做介紹，接着蔣先生演講。等到演講完畢，我們把同學們的意見向他們兩位報告，傅長官還表示客氣，蔣先生則很爽快地答應了，並且說不論什麽時候都可以，我們兩個人算是交了差。

會開得相當熱鬧，參加的同學特別踴躍，在部隊裏工作的同學，也都趕來參加，總共在三百人以上。因爲這一個會，實際上是由長官部籌備的，我們的題目正大光明，旣然標明慶祝傅長官就職，許多人就可以大膽來參加，不必顧慮其他了。假如單純地開一個歡迎會，恐怕連三分之一的人也到不了。開會前十分鐘，大家推定甘肅李屛北將軍擔任大會主席，又推定由我代表同學致詞，我不願意接受這一個責任，萬一說話不當，稍有差池，實在對不起大家。可是大家對我的意見，置若罔聞，沒有另外推選人。大會進行得非平順利，蔣先生講話，沉痛懇切，把中原會戰，仗沒有打好的責任，都攬在他自己身上。尤其說到民衆對軍隊的仇視，非常痛心，一再提醒大家，千萬不可以離開民衆。最後對大家勉勵了又勉勵，叮嚀了又叮嚀。傅長官講的話也很不差，心平氣和。最後輪到同學代表致詞，我坐着不動，有三四個同學跑來，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得推，拉得拉，硬把我推到臺上，想不說也不行了。開會開到這一個階段，每一個人的情緖，已經到了低潮，講話的時間，絕不能太長，所以我決定不超過十分鐘。我用精練醒目的語句，說了三點歡迎蔣老師蒞綏，三點慶祝傅長官就職的意義，每一點不過十幾句話，扼要得體，熱烈誠懇，總算沒有

給大家丟臉。大會結束，功德完滿，皆大歡喜。

『你講得很不錯！』散會以後，當我擠在人羣中，步出會場的時候，有一個人從後面拍我的肩膀，回頭一看，原來是新任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將軍，他一方面伸出手來，同我握手，一方面說道：『你今天所講的話，非常識大體，可見他們（長官部的官員）對你的批評有些過火。』

『謝謝你！』我說：『也許因為我不會做人，說話不會轉彎，不能得到人家的諒解。』

『絕不盡然，一隻手拍不響，彼此處不好，應當大家來負責，不能單怪一方面。』董主席說的話，非常客觀公正，在整體號召下的綏西，人們祇能說有利於整體的話，不敢輕易表達自己的意見，像他這樣敢說公道話的人，我還是第一次碰到呢。

蔣先生走後不久，我們看到長官部把許多部隊集中到陝壩附近，挑選優秀的士兵，另行編成部隊，騎兵部隊，把馬的顏色相同者，編在一起，開始種種訓練，一直折騰了一個多月，天氣又很炎熱，有好些士兵都病倒了，弄得軍隊裏怨聲載道。我很奇怪，在前方作戰的部隊，不去打仗，而要他們練習做馬戲團，究竟怎麼一會事呢？後來才知道，魏德邁將軍要來陝壩，這一切的準備，是預備給美國將軍校閱的。一天突然接到第八戰區調查室主任湖北吳景中兄從蘭州拍來一份電報，他告訴我，魏德邁將軍兩三日內來陝壩，並且要到我們班裏看看。第二天中午，又接到戴先生從重慶拍來電報，說魏德邁將軍到班裏時，妥為招待，但不可舖張。其實我們毫無準備，要什麼，沒有什麼，那裏還談到舖張呢！

魏德邁將軍來陝壩的日程，既然把中美班排進去，長官部就應當早點通知我們，爲什麽一點消息都不透露呢？一個統帥部處理事件，應當光明正大，實在不應該鬼鬼祟祟，下午我去見傅長官。

『聽說魏德邁將軍要來陝壩？』我問傅長官。

『是的，』他回答。

『什麽時候來？』

『明天。』

『是不是要到班裏看看？』

『大概要去吧！』

『事先我們一點都不知道，什麽準備也沒有，時間好像太急促了一些。』

『沒有什麽關係。』好個沒有什麽關係，你爲什麽要準備一個多月呢？我心裏在想。

『長官部明天有車子到飛機場吧？』

『是的。』

『既然把中美班也列入他的視察日程以內，我也應當去飛機場一趟，可不可以搭長官部的車子一同去？』

『可以。』

魏德邁將軍的專機，預定第二天中午到達，十點鐘我騎一輛脚踏車到陜垻，把車子寄存在朋友的家裏，再到長官部搭車子。我分配搭乘㑹參謀長、關處長、安軍長、孫軍長等乘坐的一輛小轎車，我們五個人擠了滿滿一車。長官部的官員們，從長官自己，一直到所有的歡迎人員，一律穿着新的灰布軍衣，布綁腿，藍布鞋子，用一條扭在一起的黑白毛繩，把鞋子同脚打了一道箍，在脚面上打了一個花結子，這種打扮，眞有點像戲臺上演武戲的打手，我還是初次開眼界呢。我同他們混在一起，看起來，有些不倫不類，非常不協調。因爲我穿着一套草黃色呢軍服，不打綁腿。這一套衣服還是十年前做的，民國三十一年，太行會戰，我把它埋藏在地下，戰爭一直延長了一個多月，等到取出來，已經給蟲子咬了十幾個洞，後來到了西安，才織補好，雖然有些破舊，總還是呢子衣服，混在布衣服當中，究竟體面得多。在平時，我很少穿它，可是在一切慶典或比較禮貌的場合中，一定穿上它，因爲那是國家規定的服裝。

歡迎的人排列成一長行，魏德邁將軍一行下飛機後，傅長官介紹與歡迎的人見面，一一握手。在洋人眼中，中國人的面孔，幾乎是一模一樣，再加上清一色的打扮，更加分辨不淸楚。因爲我的服裝與衆不同，所以見了一次面，他們就記住了。魏德邁將軍同大家見面以後，發表了一段簡短的演講，由一道來的皮宗敢少將給他翻譯成中國話。

等我們從機場囘來，一進陜垻市，呈現在眼前的情形，同出去的時候，完全兩樣。我們的坐車在魏德邁將軍坐車以後第四輛。我看到街道兩旁，站着各色各樣的羣衆，一排接連着一排，代表各種民衆組織，

手持紙旗，搖擺不停，表示歡迎。

第二天早上八點多鐘，長官部用電話通知我，說魏德邁將軍十點鐘到班裏來。按照情理講，至遲也應當昨天晚上通知我們，爲什麽要等到這個時候，才來通知我？理由非常簡單，他們處處讓我們措手不及，什麽也弄不好，讓美國人看見的，祇有他們樣樣都好，然後把援助中國的裝備都給了他們，用心深刻，無微不至。

九點四十分鐘，我們把學員集合在公路的盡頭，作爲我們歡迎的隊伍，又向長官部借來四名號兵，按照陸軍禮節，魏德邁是中將，應當吹兩番接官號。他係我們的最高統帥所兼中國戰區總司令的參謀長，在禮節上，我們應當做到不失禮，也不過火才對。傅長官陪同魏德邁將軍一道來，他們的坐車在距我們的隊伍二百米以外停下來，我同郝拉得和其他美國教官迎上去，予以介紹，然後陪同他們檢閱隊伍。

我問傅長官，是不是在我們班裏吃中飯，他說要在班裏吃飯，我才派人坐上長官部的卡車，趕緊去陝壩接飯館子的人，來班裏預備。天氣很炎熱，我們又沒有一間凉快的房間，於是把他們讓到樹林子裏的凉亭上休息。魏德邁將軍來我們班裏，主要在看他們美國人，因爲美國政府最近有命令，中美合作所的美國人，就近受他的節制。他同班裏的美國人見過面，就讓他的隨員們去接洽，他同到凉亭，同傅長官和我談話。

『我們的武器不能打共產黨。』魏德邁將軍劈頭一句話，就這樣向我說，態度很愼重。

『將軍！』我反問他：『你這樣說，是否說我們這裏發生了這種事實，或者得到什麽情報？』

『沒有，這是我們美國政府的政策。』

『我們既然同你們合作，就是你不講，我們也應當知道你們的政策。不過你既然提出來，我倒有一個問題，需要請你答覆。你說你們的武器不能打共產黨，但是當我們的學生拿着你們的武器，一旦同共產黨遭遇，而被他們襲擊的時候，該怎麽辦呢？』

魏德邁沒有想到我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兩眼盯着我，帶着微笑，一時回答不出話來，隔了兩三分鐘，才對我說道：『我祇是聲明美國的政策而已。』

皮翻譯催我快點開飯，他的態度不大客氣，我想他不是仗洋勢力擺架子，就是受了傅長官的影響，先入爲主，對我有成見。據說他在蘭州任交通兵團團長的時候，就同傅長官交情不差，傅長官既然想盡種種方法來對付我們，很可能已經向他說了我們許多壞話。不然，大家都是軍校第六期同學，無寃無仇，他憑什麽要盛氣凌人呢？我一向對於傲慢的人不客氣，我說：『你要知道，剛才傅長官才告訴我，要在我們這裏吃飯，我們不是開飯館的，臨時預備，沒有這樣快，不到十二點半鐘，開不出飯來，請你忍耐點吧！假如你覺得太慢了，那就只能怪長官部。沒有早點通知我們。』傅長官坐在一旁，臉繃得很緊，默不作聲，好像沒有聽見我說話似的。

宴會在我們剛給美國人蓋好的飯廳裏面舉行，雖然內部還沒有粉刷，可是五十多個人在裏面吃飯，相

當寬敞。我起立要大家爲美國總統乾杯，美國人也要大家爲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乾杯。吃了一道菜，我站起來，準備說話，皮翻譯沒有等我開口，搶着對我說：『你要演講，等吃完飯再說。』

『不用你替我操心，你的責任是翻譯，我有話說，就得請你辛苦了。』我們有的是翻譯官，本來不打算勞駕他，現在他自己找上門來，那就不能不勞他的駕了。他好像很不願意，終於勉強站起來。

我請班裏的中國官員和美國教官站起來，大家向魏德邁將軍敬了一杯酒，又同他的隨員們乾了一杯，最後大家敬傅長官一杯，然後我向魏德邁將軍說：『將軍！我們班裏的貴國教官，除了少數值班的，現在都在這裏，如果你願意對他們說什麽話，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謝謝你！給我這樣好的一個機會。』魏德邁說。

魏德邁一點酒都不吃，可是他的隨員們，個個都是酒罎子，尤其是那位一星將軍，酒量非常大，一再要同我乾杯。我並不喜歡吃酒，酒量又很有限，可是在這種場合，自己做主人，就不能不吃，又得防備吃醉了失態。我們的宴會雖然臨時準備，結果大家吃得很高興，長官部本想我丟人，在洋人面前栽跟頭，結果又妄費心機了。

魏德邁將軍在陝州幾天當中，長官部排列好許多節目，我參加過一次晚會，兩次宴會，他們所以要邀請我，大概由於兩種原因，第一，因爲我同魏德邁一行，已經有過兩次接觸，不能沒有我這個人參加：第二，既然請我們班裏的美國人，就不好把我這個主任除外。

所有的節目，傅長官都用過一番心思。歡迎晚會在陝壩大會堂，傅長官就職，也是在這個地方。參加晚會的人，大約在一千人以上，餘興節目，有平劇的天女散花等。爲什麽選擇這一類的戲劇？是經過愼重考慮的。洋人聽不懂中國話，對於唱詞，一句也不懂，尤其害怕震耳欲聾的大鑼大鼓。但是天女散花一類的戲就不同了，唱詞旣少，而又非常熱鬧，還有優美的中國式的舞蹈，每一個洋人都看得懂，都會感到興趣的。

一次宴會祇是吃飯，沒有什麽花樣，是由陝壩各界出名邀請的。

另外一次晚宴，由長官邀請，場面很大，別出心裁。宴會八點鐘開始，地點是陝壩天主堂的樹林裏面。一進林園的大門，就令人感覺到好像是到了江南，也許是天堂，絕不是荒凉的塞外。行人道兩旁的樹枝上的燈泡，放射出柔和的燈光，樹林裏面點綴着紅綠相間的小燈泡，顯得這一座林園特別美麗。播音機從樹林深處放送出悅耳的美妙音樂，這是天上的仙樂，不是臨近敵人的前線能够聽到的。宴會設在樹林中間的一小片廣場上，餐桌成U字形，用自助餐式，自己取菜，按名入席。自助餐是美國人的玩意兒，這樣可以使美國人興起一種故鄉的溫暖感覺。餐桌對面一百多米的地方，臨時搭了一座三尺多高的戲臺，餐後演出各項節目。有一個節目是蒙古歌曲，四個蒙古女人穿着鮮艷華麗的衣服，戴着蒙古人的首飾，哼出單調的歌曲。我問一位朋友，從那裏請來這麽漂亮的四個蒙古女郎。他說：『活見鬼，那是四個男人裝扮的，訓練了好久，用來招待洋人的。』

軍隊的各種技術表演，我沒有看到，聽說比馬戲班和運動會的表演還要精彩。總之，十二戰區以一省的力量，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就是在極小的地方，也要投其所好，絕不馬虎放鬆，招待得服服帖帖。

意外事件

有一位在美國住過很多年的作家說：『歐美的所謂紳士，過了紅海，便成魔鬼。』這話驟然聽起來，有些聽不懂，就算聽懂了，也覺得有些過火。其實，那位作家的話，的確有道理，有見地。我覺得，美國人除了所謂美國的政策，有時候令人莫明其妙，如魏德邁所說，他們的武器不能打共產黨。而他們派到各國的官員們的態度，也有問題。因爲他所到的國家，都是接受他們的援助，在心理上，他們是施予者，他們不但不懂中國的『富而好禮』的哲學，而是以施予者的姿態，君臨天下，有形無形，表現出種種驕傲，蠻橫的舉動，引起人家極大的反感而不自知。

在我們班裏，新來同我合作的美國人，比過去的好得多。像郝拉得上尉忠厚誠實的態度，霜諾上尉豪爽直率的個性，顧德溫大夫濟世活人的精神，都是值得稱贊的。但是少數人的表現並不太好，尤其是抗戰以前，曾在中國住過的美國人，更給人一種惡劣的印像。

四十多歲的海格少校，個性非常固執，他主管中美合作所的氣象工作，來後套視察，住過一些日子，

準備返回重慶。不知誰給他出了一個怪主意，放着汽車不坐，要我給他雇駱駝。我必須對他的安全負責，而陝壩到寧夏有六七百里，騎駱駝要走一個多星期，路上的情形怎麽樣，我一點也不知道，萬一出了毛病，我就推卸不了責任。所以趕緊請示重慶，讓他們去作決定，如果重慶方面同意他騎駱駝，不論路上出了什麽岔子，就與我沒有關係了。結果重慶方面不允許他乘用這種原始的交通工具，怕路上躭擱太久，不太安全，使他的計劃頓成泡影。想不到一個四十多歲的人，祇知任性，不明利害，更不替別人設想。他覺得他們在我們中國，想怎麽樣，就怎麽樣。現在連騎駱駝都受到阻撓，騎不成，於是對我恨入骨髓，連話都不同我講了。

海門上尉的年紀，也不算小了，他在抗戰以前，曾在湖南雅禮中學教過書，雖然說不來中國話，却認識一千多個中國字，自以爲了解中國，是一個中國通。我們一再奉到命令，爲了美國人的安全，他們要到比較遠的地方，必須要派翻譯官陪伴。我根據這項命令，已經正式通知了郝拉得上尉，請他轉告他們美國人。有一天，海門打算離開後套，渡過黃河，到兩狼山的一座喇嘛廟去旅行，而不要翻譯官陪伴，郝拉得告訴他：『我負不了這個責任，你自己去同喬將軍交涉，祇要他答應你，你就去。』

『我要到兩狼山的喇嘛廟旅行一趟。』海門偕同翻譯官潘然同志來見我。

『一出後套，就離開我們的防區，可能有敵僞軍活動，很不安全，最好不要去，假如你一定要去，必須派一位很精幹的翻譯官，陪伴你去。』

『我不需要翻譯官，』海門說。

『你既然說不來中國話，到那麽遠的地方，沒有翻譯官陪伴，怎麽行呢？』

『翻譯官不會說蒙古話呀！我已經找到一個能說蒙古話的人，要他陪我一道去。』

『不行！為了你的安全，必須要有翻譯官陪伴。』

『翻譯官對我的安全，不一定有什麽辦法，我不需要他們來保護。』海門的態度非常倔強。

『你要知道，這是重慶的命令，如果沒有翻譯官陪伴，萬一路上發生什麽事故，我可負不起這種責任。我們必須遵守重慶的命令，假如沒有翻譯官陪伴你去，我就不能答應你的要求。』

『我對佛教很有研究，我是為了研究佛教問題，才要去的，所以非去不可。』

『你必須了解，你不是拿上學者或旅行家的護照，來中國旅行考古的。你是以軍人身分，來中國作戰的，軍人就應該服從。我現在命令你，必須有翻譯官陪伴，才可以去。明白不明白？』

『你們派翻譯官，並不是為了保護我們，實際上是在監視我們。』

『你的想法非常錯誤，你們是我們的朋友，不是敵人，我們為什麽要監視你們？你想想！有時候，你們三四個人一道出去，祇有一個翻譯官陪伴，一個人能够同時監視三四個人的行動嗎？』

『我們在重慶，就是到商店裡買東西，潘其武將軍都要派人監視我們。』

『我不是潘其武將軍，他怎麽樣，我不知道。不過我自己從來沒有這種意念，我覺得你的觀念不太高

尙。你必須服從我的命令，否則，我就不准你去。』我說完話，不再同他嚕囌，走進裡屋，閉上房門。

這個自命爲中國通的美國人，除了猜忌，壞主意多，眞是一竅都不通，他以爲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敢拂逆他們美國人的意思。沒有想到我這樣強硬。等他離開我的房間，我請翻譯官王承鼎同志來，說道：『你去告訴郝拉得，就說是我說的，剛才海門來找我，要上喇嘛廟，却不要翻譯官陪他去，鬼鬼祟祟，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勾當。據我推想，不是去煽動蒙古人造反，就是去收買銅菩薩，做古董生意。』

喇嘛廟裡有許多形狀奇怪大小不同的銅菩薩，從三四寸高到一兩尺都有，美國人非常喜歡。據他們自己說，從前拒絕給我備馬的那個美國人，帶了一帆布袋銅菩薩，預備回美國後，賣給博物館或古董商人，好賺一筆錢，結果在仰光被沒收了。

『我是君子，』郝拉得上尉把我的話轉告海門，不到半個鐘頭，他又偕同潘翻譯官來見我，說道：『我絕不做生意，我願意接受你的命令，請你給我派一位翻譯官。』

『好吧！你喜歡那一位，就派那一位去，你自己去選擇好了。』

海門不是職業軍官，是戰時服兵役的。第二天黃河漲水，無法走出後套，喇嘛廟沒有去成，很快回重慶去了。

另外一個職業軍官，海軍官校畢業的吉爾登海軍中尉，出生於九江，長江沿岸的各大碼頭他都去過。吉爾登祇有二十二歲，却在中國居住了十四五年，按理他對中國應當有濃厚的情感才對，實際上又完全不

盡然。他自以爲是一個眞正的中國通，可是對中國的文化和道德，一點都不了解，他祇學會漢口上海碼頭上的下流行爲。在他的心目中，中國人都是貧窮、小偷、流氓、敲竹槓、討飯吃的叫化子。對待中國人的方法，祇有用帝國主義對付殖民地的那種手段才行。

第三班的總教官葛嶺梅少校，從西安來陝堝玩，返回西安的時候，郝拉得陪他一塊兒去，臨行，托吉爾登照顧他的房間。這一天夜裡，已經一點多鐘，我早已睡熟了，忽然被敲門的聲音吵醒。等我穿好衣服，開開房門，走進屋裡來的，是吉爾登同一位翻譯官，翻譯官的臉上顯得很不高興，大概對他半夜裡把人吵醒，不太滿意。翻譯官沒有開腔，吉爾登告訴我，郝拉得的勤務兵逃走了，偷去二十多萬法幣和郝拉得的一支手槍。他本來能講中國話，爲什麽還要一位翻譯官陪他來？看樣子，大概是爲了壯壯膽子，不是爲了翻譯。

『你什麽時候發覺遺失了鈔票？』我問他。

『剛才發覺的。』

『你什麽時候進了郝拉得上尉的房間。』

『下午六點多鐘。』

『郝拉得上尉臨走的時候，可曾告訴你錢放在什麽地方嗎？是不是當面點交給你。』

『告訴過我，錢放在什麽地方，沒有點交。』

『你一進他的房間，就去看放錢的地方嗎？』

『沒有，剛才去看，發現錢不見了。』

『有沒有別人也進過郝拉得的房間。』

『有的，我們四個人一同進去，在他的房間裡玩牌。』

『你們進去後，離開過房間沒有？』

『沒有離開過。』

『你什麽時候發覺郝拉得上尉的勤務兵逃走的？』

『郝拉得走後，就再沒有看見過他。』

『郝拉得上尉是不是當着你的面，交待他的勤務兵，他的房間由你照顧？』

『沒有。』

『郝拉得上尉的房間開着的嗎？』

『鎖着的。』

『那麽你們怎樣進去的！』

『把鎖子撬開進去的。』

『好吧！你去休息吧！現在已經半夜多了，一切等明天再說。』

吉爾登走後，我把代理總務組組長綏遠趙思武同志請來，把吉爾登說的事情告訴他。

『那一個勤務兵很可靠，』趙組長說：『據我看來，一定是他以爲郝拉得走了，沒有什麼事情，乘空到了他的姘頭那裡去玩。郝拉得的手槍，大概是帶在身上，擺擺威風，我想他絕對不會逃走的。』

『他出去的時候，向你請過假沒有？』

『沒有。』

『他的姘頭住在那裡，你知道嗎？』

『聽說過。』

『你的判斷有把握嗎？』

『我想不會錯的。』

『明天早上，太陽沒有出來以前，你帶上一個人，拿一條繩子，把他綁回來。』

後套有三套，許多到了後套的人，都會被這三套套住，脫身不得。所謂三套者，黃套、黑套、紅套是也。黃套是指後套的黃土田地，因爲後套的土地非常便宜，又有黃河可以灌溉，到後套的人，看見土地旣肥沃，又便宜，一兩百元錢，可以買到三四頃，買下土地，就不能扔下產業不顧，這就是所謂被黃套套住了。黑套是指鴉片，後套的鴉片煙土，物美價廉，到後套的人，喜歡躺在土炕上，一邊談天，一邊抽上幾口鴉片，全身的筋骨都酥了，好不舒服。日子一長，鴉片抽上癮，想不抽也不行了，一旦離開後套，購買

鴉片困難，價錢又太貴，只好待在後套不走，這就是被黑套套住了。紅套是指女人，後套的生活太單調了，許多人到了後套，忍受不住寂寞，祇好找一個女人，一旦有了姘頭，慢慢地有了感情，就不容易擺脫，這就是所謂被紅套套住了。

我到後套，已經同抗戰以前的情形不同了。沒有開墾的土地已經無多，因爲人口增加，買地的人多了，熟地的地價直線上升，沒有從前那樣便宜了。鴉片不祇禁種，而且禁吸，舊土日漸減少，價錢貴了許多，還得偷偷摸摸的抽。所以黃套黑套並沒有什麽可怕，可是紅套的威脅，眞使我頭痛。一到班裡，我很驚奇，天色一黑，班裡的官兵就一個也看不見了，幾乎找不到任何一個人。原來我們的官兵，都被紅套套住了，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臨時的家，一到晚上，如鳥歸巢，各奔自己的溫柔鄉，讓我一個人坐在大順成唱空城計。這種情形，簡直不像一個戰地的軍事機構，軍風紀蕩然無存。等到我把實際情況弄清楚，下達一道命令，所有官兵外出，必須請假，不准夜不歸營，究竟命令的力量敵不過紅套的力量，命令不過是一紙具文，到了晚上，偷着去找婆娘，依然如故，我的命令，算是被紅套打垮了。爲了整頓軍風紀，必須貫徹我的命令，一方面組織夜間巡查隊，另一方面規定嚴厲的罰則，凡是夜不歸營、又是去找女人的，不論官兵，一律打屁股。打屁股看起來好像太野蠻，可是在一個紀律廢弛的環境，對付被色相所迷，視命令如具文的人，又有什麽再好的辦法呢？不論怎樣色膽包天的人，也會覺得打屁股是件丢臉的事，爲了顧全顏面，就不敢再玩忽命令了。

第二天早晨，趙組長來報告，郝拉得上尉的勤務兵已經綁回來了。正如他所預料的，他帶上人去，還沒有到達那個女人住的村莊，就在路上碰着了，可見他並不是逃走。吃過早飯，全班的官兵集合在操場裡，等候我去處罰這個夜不歸營的勤務兵。我已到達操場，那個勤務兵還沒有帶來，原來吉爾登在半路上攔住趙組長，死也不讓他把勤務兵帶往操場。他知道中國軍閥們隨便可以槍斃人，大概他以爲我也是軍閥之流，糊裡糊塗，要槍斃他告了一狀的那個勤務兵。

『請你不要槍斃他！』吉爾登看見我已經走到隊伍前面，拋開趙組長，跑到我這邊來，樣子非常驚惶，向我請求。

『他並沒有犯下槍斃的錯過，』我說。吉爾登知道我並不是要槍斃人，才放心地走開。

趙組長把那個勤務兵帶到操場，我向大家宣佈，他不假外出，夜不歸營，又去找女人，違犯軍紀，必須執行我的命令，把他打一頓屁股。然後讓趙組長把郝拉得的手槍交給王翻譯官，我說：『等到隊伍解散以後，你把這支手槍交給吉爾登，告訴他，郝拉得上尉的勤務兵並沒有逃走，今天處罰他，是因爲他不假外出，違犯了軍令。至於郝拉得的手槍，他的勤務兵有權保管，並不是偷盜，如果他願意接管，就交給他保管好了。』

等到我把手槍的問題處理完畢，劉教育長向我說，關於處罰違犯命令的事，由他負責，依照命令處理。接着他喊立正的口令，我祇好乘機下臺，離開操場。至於遺失了二十幾萬元，必須弄清楚，一個軍事機

構發生了偷盜的事情，確實是一種恥辱。除由趙組長向各方面調查，我把那兩個有嫌疑的勤務兵一再詢問，費了一個晚上的時間，仔細研究，的確他們兩個人沒有拿人家的錢。那麽吉爾登的報告，很成問題，可能是謊報，根本沒有丟了錢。也可能是吉爾登自己把錢拿走，以爲勤務兵逃走了，把偷錢的事，賴在他的身上。吉爾登相當狡詐，即使眞的失掉貳拾幾萬法幣，也沒有半夜三更來打擾我的必要，等到我處分那個勤務兵的時候，他又誤會到要槍斃，一時天良發現，所以半路攔阻趙組長，不讓他帶往操場，出爾反爾，從這一些情況判斷，我覺得吉爾登自己的嫌疑最大。

郝拉得上尉從西安囘來，我以爲他會因爲遺失二十幾萬法幣來找我，等了一天，他沒有來。他不來，就需要我找他了。

『這一躺旅行怎麽樣？』我把郝拉得上尉請到我的房間裡，我問他。

『很好！將軍。』

『吉爾登向我報告，你離開的那一天，放在房裡的二十幾萬法幣，被你的勤務兵偷走了，他同你說過沒有？』

『說過。』

『就是爲了這個問題，請你來談談。我已經詳細調查過，你的勤務兵絕對沒有拿過你的錢，如果你的錢眞遺失了，我認爲吉爾登的嫌疑最大，我不便處理這件事，所以留待你囘來，讓你自己去考慮。爲什麽

說吉爾登的嫌疑最大呢？第一，他不應該撬開你的房門。你走了以後，你的勤務兵有責任看管你的房間，吉爾登要進去，應當讓他拿鑰匙開門，不應當沒有得到他的同意，私自把門撬開，你要知道，破門而入，在你們美國，也是犯法的。第二，既然他破門而入，就應該先去清點你的鈔票，爲什麽六點鐘進去，隔了七八個鐘頭，半夜三更，才去看鈔票存在不存在呢？這時候，正是睡覺的時間，他的行動有些反常，「不尋常」在偵察犯罪方面，非常重要。第三，他說你的勤務兵偷了你的錢同手槍逃跑了，如果眞逃走了，不是他偷的，也可以賴上去。但是吉爾登沒有想到，你的勤務兵並沒有逃跑，他向我的報告，成了誣告。還有一點，提供你參考，他們有四個人同時到你房間裡玩牌，據我調查，每人面前，有七八萬法幣，加在一起，同你的錢數差不了多少，那麽他們賭錢時，是不是拿上你的法幣來當籌碼？也値得注意。

現在我告訴你兩件事情：有一次，你們管理無線電的人來找我，說是遺失了兩節乾電，一口咬定是中國人偷去了，後來調查清楚，是另外一個美國人裝進手電筒裡，並不是中國人偷走的。另外一次，又一個人來找我，說他的藥片不見了，一定是中國人偷去了，後來從他的枕頭底下找出來，原來他自己放在那裡，一時忘記了，却說是中國人偷走。這些瑣碎的事情，我都沒有告訴過你，現在不見了二十多萬法幣，問題相當嚴重。在你們美國人腦子裡，有一個錯覺，祇要不見了東西，就以爲是中國人偷的，可是從上面兩件事情證明，全然不是那麽一回事。你必須了解，中國人雖窮，大多數的中國人講道德，絕不取不義之財。我並不否認中國有偷盜的人，但是，你能說你們美國沒有小偷和強盜嗎？所以根據我分析的結果，偷

你的錢的，祇有吉爾登中尉才有這個機會，我希望你澈底追查一下，如果吉爾登能够拿出證據，證明是你的勤務兵偷的，我一定嚴辦他。』

郝拉得上尉聽我說完話，沒有表示任何意見，以後也沒有爲這件事情找過我。據翻譯官告訴我，郝拉得回到他的房間，把我所說的話告訴威爾森海軍上尉，他是一個中年人，很懂得事故，認爲我說的話很有道理。

勝利

從美國來到重慶一個勞軍團，慰勞在中國的美國軍人。勞軍團包括電影明星，歌舞明星，音樂家，特技人員。分派來後套勞軍的，是一位魔術家，除了給班裡的美國人變把戲，還變給陜埇的各界人士看，變給我們班裡的學員看。

八月十日夜裡，在學員們住的那所殘破的院子裡，選定一個角落，放了一張桌子，按裝了兩盞電燈，學員們席地而坐，兩隻眼睛盯牢在美國魔術家身上，看他變把戲。我站在學生們的後面，靠近墻邊的陰暗地方，誰都沒有注意到我。魔術家的手法俐落，玩得很不差，但是我已看過兩次，假的永遠是假的，祇能矇混一時，而不能維持長久，有些漏洞，差不多已經看穿了，所以第三次看，不會再感到興趣。

戲法剛變完一套，大概是八點鐘的光景，另外一個美國人，氣急敗壞地跑來，向魔術家耳邊咕嚕了幾句話，魔術家突然停止了變把戲。那一個美國人，走到桌子前面，向大家宣佈：『剛才收到華盛頓的廣播，日本已經無條件投降了。』立刻掌聲雷動，大家歡呼起來。我心裡像石頭一樣沉重，低着頭，順着墻邊，悄悄地走回我的房間。我坐下來，注視日曆，是的，上面的日期是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

『日本人投降了！』不到五分鐘，梓宇跑進我的房間，顯然太高興了，跑得又急了一些。他對我說：『你怎麽一個人坐在房裡？外面已經瘋狂了。』

『請坐下來！』我說：『五分鐘以前，我已經在變魔術的那邊聽到了。日本人投降以後，我們的眞正困難問題才來臨了，現在還不是我們高興的時候。你要知道，今後共產黨的問題，恐怕要比抗戰麻煩幾十倍。』梓宇沒有坐下來，我想，他一肚子高興，被我澆上一盆冷水，一定是從頭上凉到脚跟。

『好吧！我們就出去看看。』我站起來，偕同梓宇走出我的那一間窄小的斗室，踱到玩把戲的那一邊。那裡的浮動情緒已經平靜下來，魔術家繼續變他未變完的把戲，每逢變到精彩的地方，觀衆就報以熱烈的掌聲。

一會兒，隱隱約約傳來陜壩的鞭砲聲，那是說明勝利的消息，已經傳到陜壩了。我在這寂靜的邊荒塞外，度過這勝利的一夜，偉大的一夜。

日本沒有投降以前，陝壩街上的重要路口，都築起高大的碉堡，像似敵人一定要來，並且一定要在那裡決一死戰的樣子。我們則沒有做什麼準備，因爲我們不相信，敵人還有進攻後套的必要。勝利一到，後套的十萬大軍，不到三天功夫，走了個一乾二淨，他們都迅速開往平綏路沿線，我們變成了後套的孤軍。所以在勝利以後第二天，我們開始加高圍墻，構築圍墻外面的壕溝，圍墻上的槍眼和四角的碉堡。你也許會奇怪，已經勝利了，還來幹這些工作，不是發瘋嗎？不是的，絕不是發瘋，我感覺到，隨時有被共產黨襲擊的可能，我們必須防備意外，才有安全。

傅長官偕同大批官員，在日本人投降以後第三天，趕往歸化城，準備接收和受降。他的雄心很大，希望向東推進，接收張家口，甚至接收平津。可惜事先沒有準備，他的全部軍隊都擺在後套，不論怎樣迅速，總嫌遲慢了一步，結果，張家口落在共產黨手裡，大同也通不過，他的希望終於成了泡影。假如傅長官在日本投降以前，擺一師人在大青山上，也許他是到達北平的第一個人，不會有現在的這樣結果。

傅長官走後，後套由董主席負責，我們認識祇有幾個月，好像有一種智慧，使我們彼此之間得到諒解，能夠合得來，不像過去同長官部那樣彆扭。迎接勝利，陝壩籌備開一個慶祝大會，董主席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們全體參加。當然，勝利有我們的份，也有美國人的份，我們應該參加這個慶祝大會，所以欣然答應了，這是我到後套，第一次參加陝壩市的公共集會。

開會那天，我們把美國人的兩輛大卡車，用彩帶同鮮花紮起來，前面交叉着中美國旗，掛一幅紅布橫

幅，上面綴上五個大金字『我們勝利了』，班裡的官佐同美國人混雜地坐在車上。這兩輛漂亮醒目的花車，緊跟在兩百個肩背卡賓槍和馬林輕機槍的隊伍後面，緩緩前進，接受陜壩民衆熱烈的歡迎。隊伍一進陜壩市，車上的那些美國孩子們，劈劈拍拍燃放起爆竹來，驚動了陜壩的老百姓，我們經過的街道，人們都跑出來看熱鬧，小孩子們豎起大拇指，拚命地呼喊『頂好』，美國人一邊揚手，一邊也喊着『頂好』。慶祝大會人山人海，郝拉得代表美國人發表演講，以點綴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之在陜壩。

第三期學員參加過陜壩的慶祝勝利大會，由景大隊長率領，開往平綏路，滙合第一二期同學，準備下一步行動。他們的行軍紀律，非常良好，得到沿途民衆的贊揚。他們的行軍速度極高，很快到達薩拉齊。從這一次行軍，可以看出我們半年來訓練的結果，確實很滿意。接受未來訓練的騎兵，在第三期出發的前兩天，由寧夏開來大順成，可惜他們來得太遲了，我們這個班，勢必隨着勝利而結束，那些美國孩子們，渴望着命令來到，準備復員回國，再沒有興趣幫助我們訓練了。美國人把庫存的武器全部移交給我們，不再管打靶及格不及格了。我們的騎兵，每人得到一支卡賓槍，美國人既然不再訓練，祇好由翻譯官用快速的方法，教給他們怎樣使用武器，一個星期完成了半年的訓練。

我想來想去，總覺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不够光明，眼看着已經快被希特拉打垮的蘇俄極權政府，因爲得到羅斯福的救援，開闢歐洲的第二戰場，才救了他們的命。現在蘇俄大施勒索，同強盜差不了多少。所謂中蘇友好條約，搶去我們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又竊佔了東方港口旅順大連。東北的交

通動脈中長鐵路，從前叫做中東鐵路，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期間，蘇俄不顧中國政府的抗議，盜賣給了日本，現在却又從日本人手中，不花半文錢，攫爲己有。這種行徑，同土匪差不了多少。蘇俄爲什麽敢這樣大膽去做？那是因爲以前蒙蔽住羅斯福，現在又蒙蔽住杜魯門。同爲戰勝國家，對日作戰，我們打了八年，蘇俄參戰還不到八天，我們的盟友，爲什麽要犧牲我們，取悅於蘇俄呢？這種慷他人之慨的作法，眞是人類的恥辱，還奢談什麽民主自由，有什麽正義公道可言？我越想越生氣，越想越不平，於是把班裡的四位美國海軍中尉請到我的房間裡，準備同他們談談這個問題，這四位海軍軍官，年齡祇有二十二三歲，從海軍官校畢業，還不到兩年，都是新進的海軍軍官，自然要比美國的政客們，頭腦乾淨純潔的多。

『你們美國人對於蘇俄的認識，絕對沒有我們中國人認識得深刻，』我對他們說：『我們和蘇俄打交道，遠在二十多年以前，你們同他們交朋友，比我們遲得多。我們曾經吃過他們很大的虧，對他們認識得最清楚。你們美國人對於蘇俄的陰謀狡詐，一點兒也不曉的，將來一定要上他們的當。』

『我曾看過一本關於鮑羅廷的書，』毛瑞絲中尉說。

『是的，鮑羅廷是第三國際派到中國來，名爲幫助中國革命，實際上是陰謀顚覆國民政府，破壞中國國民黨的陰謀家。』我又問他們：『你們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覺得怎麽樣？』

房子裡突然靜寂，有三四分鐘的沉默，他們誰也不發表意見，大概是害怕說錯話吧？

『你們各位都是美國海軍未來的中堅人物，所以我很高興同你們談談這個問題。假如你們願意聽的

話，我可以把我的感想說給你們聽。」

「請說吧！將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不是屬於我們中國，也不是屬於你們美國，眞正收到勝利果實的，祇有蘇俄，祇有共產國際。你們想想看，蘇俄的領土，不是在東西兩方面都有很大的擴張嗎？即以東方來說吧，他們拿去我們的外蒙古和旅順大連，還佔據了日本的千島羣島，庫頁島是日本從中國搶去的，現在應該歸還中國，也被他們霸佔了。這就是他們對日本作戰，不到一個星期的代價。我覺得你們的羅斯福總統已經鑄成一個極大的錯誤，使你們美國的青年子弟白白地流了血。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沒有換來一個眞正的和平，並且種下無窮的禍根，我相信將來寫歷史的人，一定不會寬恕他的。」

「羅斯福總統以及許多美國人和歐洲人都覺得希特拉可怕，而不知道史太林更可怕。希特拉的第五縱隊，不但我們亞洲沒有，連你們美洲也沒有，可是史太林的第五縱隊，在亞洲各國，都有極強大的力量，連你們美國也是遍地都有。等到將來你們同蘇俄打起仗來，就不能像這一次大戰，在你們國內，不受戰禍的蹂躪了。你們打倒一個希特拉，却養壯了一個史太林，這眞是一件得不償失的愚蠢行爲。你們知道，希特拉所憑恃的，祇有武力，而史太林除了武力，還有思想——共產主義，組織——共產國際。各國的共產黨都無條件地效忠蘇俄，從事顚覆他們自己國家的工作，連你們美國的共產黨也不例外。列寧說過：『資本主義同共產主義不能並存，』共產集團同民主國家，終久必須打一次仗，可是羅斯福總統却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中間，儘量地使一個未來的敵人壯大起來，預備自己將來挨揍。所以我說，羅斯福總統對共產黨認識不清，否則，一定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讓希特拉同史太林同歸於盡，讓共產帝國澈底崩潰，使全世界得到眞正的和平，那才是眞正的勝利呢。』

這四位身穿美國海軍制服的靑年軍官，很注意聽我說話，不敢表示半點意見。也許他們會感到驚奇，我想他們在過去，很少聽過這樣的話。

開完慶祝勝利大會，董主席也走了，後套留給張副司令負責。一天中午，他打來一個電話，邀我到他的辦公室談談。

『家才兄：』張副司令說：『後套的安全，祇有依靠你了，現在我們這裡祇剩下你們班裡的這點武力，我們需要防備共產黨搗亂。』

『我當盡我的力量，遵照副司令的指示去做。不過，我們的學生還沒有棉衣穿呢，現在天氣已經冷了，副司令！可不可以借給我們三百套棉軍服？』

『沒有問題，剛好有一批棉衣，準備運往歸化城，我給你留下三百套，你派人來拿吧！』

穿的問題解決，我就放心了許多。我把我們的騎兵分成兩隊，每天以一隊負責大順成同陝壩的安全，一隊在後套的範圍以內巡邏。因爲我們的騎兵背着卡賓槍，穿上新的棉軍服，馳騁於後套原野，十分神氣。一百多匹馬，浩浩蕩蕩，顯出實力雄壯，使潛伏的共產黨，不敢蠢動。每天巡邏兩三百里，一直巡邏到

包頭大捷。

因爲自長官以下，所有的官員，都崇拜美國人。我們利用他們這種崇拜洋人的心裡，許多困難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塞外的天氣，比關裡冷的多。中秋一過，棉衣就開始上身，我們駐在薩拉齊的部隊，都還穿着單衣，一再給我來電報，說天氣一天比一天冷，棉衣無着，要我給他們想辦法。我們的補給在寶鷄，自己沒有運輸工具，在過去，只有靠長官部代爲運輸，我們需要的時候，先向他們借用。現在彼此情感並不融洽，抗戰勝利，長官忙着接收受降，正在得意的時候，去向他借棉衣，不碰釘子才怪呢。我並不是不知道，沒有棉衣，絕對抵抗不住塞外氷天雪地的冬季，又何必要他們一再電催呢。我所以要拖一拖時間，是在等待時機，等到不得已的時候，就好想辦法了。快到雙十節的時候，他們又來電報，說是已經下雪，再沒有棉衣，就會凍死。

我給浮翻譯官去了一份電報：『見電偕雷諾上尉，速赴歸化城，向傅長官商借棉軍服六百套，棉大衣六百件，交景大隊長領用。』

過了一星期，浮翻譯官來電報告，借到棉衣八百套，棉大衣八百件，我們的學生已經都穿上了。爲什麼他們比實際所需要的多借到兩百套呢？據他們後來告訴我，經過的情形是這樣的。

『天氣很冷了，我們的學生還沒有棉衣穿，』雷諾上尉見到傅長官這樣說。

『他們的服裝歸中央直接補給，不歸我管。』傅長官說的是實在話。

『我不懂你們中國人的手續，』雷諾上尉是個直性子，聽了傅長官的答覆，很不滿意，說道：『都是中國的軍隊，爲什麽你的軍隊都穿上棉衣，却讓我們的學生凍着？我們的學生不是也歸你指揮嗎？』

『要幾套？』傅長官看見雷諾不高興，不再同他論理，立刻問，要多少套衣服。

『我們想借八百套棉軍服，八百件棉大衣。』浮翻譯官代替雷諾回答傅長官，他怕打折扣，所以多說了兩百套，沒有想到傅長官照借，並沒有打折扣，結果多借到兩百套。

要不是美國人出頭去借，我們的學生，雖然不至於凍死在平綏線上，也要費許多週折，或許要過了冬至，才能穿上棉衣。應付美國人，固然很麻煩，可是他們在綏遠的作用很大。等到美國人復員回去，我的戲也就唱完了。

陝壩發展成一個小型的都市，並不是基於工商業發達，或交通的因素，完全是依靠抗戰的特殊情形，因此，她像一個暴發戶，顯得非常不自然。抗戰結束，軍政機關和軍政人員先後離去，它的繁榮也將成爲過去，祇有一天比一天蕭條，再不會一天比一天繁榮了。我們參加過陝壩的慶祝勝利大會以後，又參加了一次慶祝國慶大會，我相信這是陝壩市最後一次場面偉大的集會，以後恐怕好景不常了。

爲了馬匹，我們受盡了長官部的窩囊氣。現在我們也有了馬匹，幾乎每人都有馬可乘，再用不着因爲馬匹而嘔氣了。陝壩國慶紀念大會，也邀請我們參加，我仍舊穿上我的那套破舊的花達呢軍服，戴了一副白手套，騎了一匹馬，率領着乘馬的隊伍，馳奔陝壩市。我走在隊伍的最前頭，緊接着是美國教官和班本

部的官佐，後面是我們的騎兵隊伍，二路縱隊的前面，擎着兩面新鮮的中美國旗，臨風飄揚，馬號奏出雄壯悅耳的軍樂，參加了陝壩市的國慶紀念大會，度過抗戰勝利以後的第一個國慶。

保衛包頭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班裡的美國人紛紛傳說，他們得到重慶的消息，我們班裡的中美人員，將由綏遠一直開往北平，參加北平的受降典禮。這些美國人嚮往北平的頤和園、故宮、天壇、北海、八達嶺的萬里長城，聽到這個消息，都高興的蹦蹦跳跳。我沒有接到正式的命令，覺得沒有這樣便宜的事。當然人人都希望參加具有歷史意義的受降盛典，我們打了八年仗，誰不願意看到敵人放下武器，向我們屈膝呢？後來因爲張家口被共產黨佔據，平綏路被截斷，這一個希望終於變成夢想，空高興一場。十月底，美國人奉到命令，要他們離開後套，經寧夏西安，返回重慶。

共產黨的作風，一向是欺軟怕硬，得寸進尺，並不因爲佔據了張家口，就算滿足。他們想控制整個平綏路，一方面可以從山西經察綏熱河，直通東北，這一條交通路線，對他們向東北發展滲透，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控制了平綏路，可以威脅北平，作爲同中央談判的政治資本。他們深知十二戰區的軍隊，在抗戰的最後幾年，並沒有打過仗，士氣非常低落，是最弱的一環，容易攻擊。所以選定這一個目標，集中他

們晉冀察邊區的十幾萬大軍，由賀龍率領，發動對綏遠大規模的襲擊，聲勢浩大，希望一舉攻佔綏遠。戰鬪一開始，他們就分頭襲擊平綏路西段的各個據點，何文鼎將軍所部首先遭殃，吃了一個大虧，損失慘重。傅長官看到情況不對，爲了不被各個擊破，和確保歸綏，把他的部隊集中到歸化城附近，準備來一次保衛戰。防守包頭的責任，交給何文鼎將軍，他祇有五六百殘部，撤退到包頭。原駐包頭的部隊，有李守信的蒙古軍一千多人，未經訓練的壯丁兩千多人。後來我們的別動軍奉命由薩拉齊開到包頭，防守飛機場。何文鼎將軍看看包頭的力量，祇有這麽一點兒，怎樣去對付強大的敵人呢？他覺得苗頭不對，負不了這一個責任。那時包頭到歸化城，還勉強可以通車，趕緊跑到歸綏，硬把董主席拖到包頭，才把保衛包頭的責任卸掉。

賀龍看得很清楚，包頭能够作戰的部隊，至多不過兩千人，以兩千人去防守那麽重要的包頭城，同空城差不了許多。在他想來，攻佔包頭，十拿九穩。一旦佔據了包頭，則平綏路東西兩方面的交通都被切斷了，歸化城勢必陷於孤立，不特補給困難，連增援都不可能，就是不去攻打，困都可以困死。然後他集中全力，攻擊歸化城，不是就容易得多了嗎？賀龍按照這一個原則，用十幾萬人把歸化城孤立起來，拿上兩萬人來攻擊包頭，這是一個十對一的力量。

大概是十一月下旬，情況已經非常緊張，平綏路完全被切斷，除了歸化城和包頭兩個重要城市以外，其他的地區都落到共產黨的手裡。包頭既被包圍，形勢險惡到萬分，董主席覺得包頭實在無法守得住，想

乘着黃昏，突出重圍，撤退到後套再說。當時察哈爾省政府主席馮欽哉將軍，因張家口落到共產黨手裡，不能前進，也在包頭。他聽到董主席打算突圍，立刻去告訴他：『你絕對不能出城去，一出城不但包頭完蛋，連你的性命也保不住。現在城裡幸好有五百多個中美班的學生，如果你善於運用，這五百多個學生，一定可以守得住包頭。』董主席接納了他的意見，才打消了突圍的企圖。

『主席！敵人會不會打進城裡來？』那一天夜裡，敵人開始攻城，馮主席左右有一個人這樣問他。

『你聽到馬林槍的聲音沒有？』馮主席反問那個人。

『沒有。』

『那麼敵人還遠得很哩。』馮主席告訴他。

『主席！究竟共產黨會不會打進城裡來。』槍聲緊密，戰鬪激烈，另外一個人又問馮主席。

『你聽到馬林槍的聲音沒有？』

『聽到了』那人說。

『那麼敵人已經都被打死了，你還擔什麼憂？』

這一個故事，說明馮欽哉將軍非常鎭定，對我們訓練出來的學生，很有信心。他同景大隊長都是河東人，所以知道我們學生的戰鬪精神非常旺盛，因爲經過嚴格訓練，敵人不到兩百公尺有效射程以內，絕不開槍，等到開槍，則又彈無虛發。這些自動武器的射程，雖然距離不遠，但是打防禦戰，一個人可以當十

幾個人用。所以他說聽不到馬林槍的槍聲，敵人的距離還遠得很，聽到槍聲，則敵人應聲倒地，早被打死了。

我們的別動軍從飛機場撤到包頭城裡，董主席把他們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擔任守城的任務，一部份作爲總預備隊，撥給他們十幾部大卡車，作爲運輸工具，什麽地方緊急，立刻用卡車把預備隊開上去，情況就穩定了。

這是一場艱苦險惡的戰鬬，我們以有限的兵力，抵抗超過我們十倍以上的敵人。他們用人海戰術，像波浪一樣衝到城下，在我們的自動武器射擊之下一個一個倒下去。他們攻勢太猛烈了，終於把蒙古軍防守的城北角衝破一個缺口，等到預備隊增援，已經有一千三百多個敵人衝進城裡。我們的學生很迅速地堵住缺口，不讓敵人繼續往城裡湧，可是已經衝進城裡的一千三百個敵人，仍在擴張戰果。他們活動的結果，佔據了城裡三分之一的地區。要想消滅這一批已經得到掩護的敵人，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必須經過比守城更艱辛的戰鬬。

衝進城裡的敵人，因爲缺口已經被我們堵住，後援斷絕，退出城去，旣不可能，祇留下兩條路子給他們走，那就是拼命的戰鬬，或者投降。我們的別動軍除去守城的撤不下來，可以參加巷戰的，不過三百人，以三百個人對一千三百多個頻於絕境的敵人衝殺，眞是一場壯烈的戰鬬，困獸猶鬬，何況是人類。

戰鬬到緊要關頭的時候，爲了消滅敵人的一挺輕機槍，我們一個最年靑的學生，祇有十八歲，他看到

兩個同學被敵人打倒，熱血都沸騰了。他說：『隊長！我不能再忍受了，我一定要奪回這挺輕機槍。』還沒有等到最大隊長允許，他已衝上去了。雖然白白地犧牲了一條性命，可是從他的英勇情形，不難了解我們的戰鬭精神，是個什麽樣子。

經過一晝夜血戰，我們學生的大無畏精神，終於完成了神聖的任務，寫下可歌可泣，輝煌燦爛的一頁。一千三百多個敵人，被我們打死了三百多個，打傷了兩百多個，其餘的七百多個人，統通被我們活捉住。衝進城裡的敵人既然被我們全部解決，城外的敵人更不足畏了。這一仗，我們所付出的代價相當大，總共傷亡了六十多個人，超過我們總人數的十分之一。

最大隊長和指導員王軼凡等幹部，在這一次巷戰中，身先士卒，所以不論官長，還是學生，沒有一個不奮勇殺敵的。中隊長山東王德章同志也負了傷，他曾親自用手擲彈炸毀敵人最兇猛的一挺輕機槍，使戰鬭很快結束。說到王中隊長，我想到關於他的一段插曲。他係軍校十三期畢業，我到班裡的時候，他的階級僅僅是一個上尉，我覺得他有些委屈，立刻呈報重慶，想把他提升爲少校。因爲他的同期同學，有些已經升到中校了，他的能力並不壞，讓他停留在上尉階段，不太公平，可是我沒有把保他升級的事情告訴他。他自己不滿意他現在的階級，對於他自己的前途，感覺到很暗淡，滿肚子不高興，什麽事也懶得做，已經在實行怠工。讓一個情緒低落，怠工的幹部去帶學生，前途眞是不堪設想。我對一個這樣的幹部，絕不寬恕，找他來談了一次話。

『聽說你在實行怠工，眞的嗎？』王中隊長走進我的房間，我讓他坐下，開門見山地問他。

『報告副主任！我不想幹啦。』他的情緒很不好，聽到我問他，一點沒有猶豫，就這樣答覆我。

『我很同情你，我知道你對你的階級不滿意，好吧！你既然不願意幹，也用不着怠工，我不會躭誤你的前途的，會答應你離開這裡，讓你去找一個你滿意的工作，你可以走了。』

他回去想想，覺得苗頭有些不對，我既沒有責備他，又不安慰他，挽留他。一說要走，我就很痛快地答應他，究竟是怎麽一會事呢？越想越糊塗，最後跑到班本部打聽一下，才知道我已經保他升少校了。這樣一來，他眞有些不知所措了，怠工是爲了不升級，不幹也是爲了不升級，想不到新來不久的副主任，並沒有經過他請求，就自動去提升他，那麽他的擧動不是很對不起人家嗎？他越想越慚愧，越想越難過，不能不懺悔了。

『報告副主任！』夜間他自動來找我，向我報告。

『什麽事？』我看到他堆滿了笑容的臉，心裡很奇怪。

『我不想離開這裡，還要留在這裡工作，我不走了。』

『不行，我這人做事乾脆的很，絕不能拖泥帶水。不想幹，是你自己說的，說不幹，就不能再讓你留下來。你要知道，勉強留下來，將來的結果一定很壞，彼此都會後悔的，所以你不能再留在這裡。』

『報告副主任！我錯了。』

『你沒有什麽錯吧？』

『是我錯了。』

『眞的，你承認錯誤嗎？』

『是的。』

『你旣然眞的承認錯誤，我倒要同你談談。關於你的階級問題，你祇能怪過去的負責人，不能怪到我的頭上。我來班裡還沒有幾天，我們彼此過去又沒有相處過，你並不知道我的爲人怎樣，爲什麽同我過不去呢？你的情緒不好，我可以原諒你，但是實行怠工，則不能寬恕。你要知道，一個革命軍人，應當在工作上努力，斤斤計較階級高低，太沒出息。我不喜歡一個沒有出息的同志，跟我一道工作。你自己說不願意幹，就是想要幹，我也不要你幹，所以我還是不能答應你留下來，不走不行。』

『報告副主任！你得原諒我年靑，沒有經驗。』

『好吧！你旣然不願意走，可以留下來，不過不能因爲你怠工而給你升級，仍舊是上尉，你願意嗎？』

『就是降一級，也願意。』

『不後悔嗎？』

『絕不後悔。』

以後，王德章的工作，特別努力，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幹部。等到批准他升爲少校，反而無所謂了。這一次保衛包頭，因爲他勇敢苦戰，建立了意外的功勳，也因此受了光榮的創傷。

賀龍攻打包頭，碰了個大釘子，實在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們攻打了兩天兩夜，而且有一千三百多人衝進城裡，不但沒有發生什麽作用，却被我們全部解決。城外進攻的敵人，雖然用人海戰術進攻，究竟人海敵不過火海，不但沒有發生多大作用，犧牲特別慘重，據我們估計，城外攻城的部隊，傷亡總在兩千人以上。他們不能夠繼續攻擊，祇好撤退。但是賀龍並不甘心，就此罷手，休息不到一個星期，捲土重來。十二月三日，包頭又被包圍，開始第二次的猛烈攻擊。我們打了一次勝仗，士氣旺盛，對共產黨的能耐，看得清清楚楚，不在乎他們再來送死。相反的，他們聽到我們的槍聲，已經落了魄，不敢往上衝。所以緊接着再來一次進攻，實在是一個不智的舉動。這個時候，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將軍的一個騎兵師，已經到達扒子補隆。當他們攻城，被我們堅強抵抗，無法進展的時候，沒有防備住，背後突然遭受一個生力軍的兇猛襲擊，弄得丟盔撂甲，狼狽而逃。連包圍歸化城的部隊，也在一夜之間，撤退得乾乾淨淨。我們保衛包頭，一連打了兩次漂亮的勝仗，的確使人興奮。像包頭那麽一點兒軍隊，共產黨用上兩萬人去攻打，都打不下來，可見他們太不行了。傅長官的部隊受到這種刺激，氣也壯了，一下子振奮起來，他們從此瞧不起共產黨的軍隊，士氣非常旺盛，共產黨再也不敢嘗試侵犯綏遠了。

爲了告慰死者，也爲了鼓勵生者，我們對包頭保衛戰役中陣亡的同學，舉行了一次隆重的祭奠，以我

們新營房的大禮堂作爲祭堂，這座新的禮堂剛才落成，保衛包頭的同學，也曾爲這座禮堂流過許多汗，現在在這裡來祭奠他們，特別有意義。早晨，我們舉行班祭，供以少牢，獻以鮮花，奠以清酒。接着大家到了天主教堂，請陳神父爲我們的陣亡同學做大彌撒祭，教徒們在前面跪着，我們站在後面，在肅穆莊嚴的氣氛中，完成宗教儀式。我不是天主教徒，我們陣亡的同學也不一定信奉天主教，那麽我爲什麽要爲他們舉行一次大彌撒祭呢？我希望任何宗教對於死者，能有所幫助。陝壩各機關，各團體，整個上午陸陸續續前來致祭。當然包頭的勝利，間接保障了陝壩的安全，他們前來祭奠爲他們的安全而犧牲的戰士，都是出於自願的。

中美第四訓練班奉命結束，我打算先到包頭，慰勞我們經過苦戰的同學，因爲接到重慶的電報，戴先生要我趕快到北平去見他，祗好放棄原來的計劃，請趙憲卿兄代表我去慰問。第四期的同學，也隨同憲卿兄開往包頭，和在那邊的別動軍會合，等候點編。

抗戰坐大了共產黨的武力，敵人投降了，他們却到處放火，破壞交通，華北的三條交通大動脈，都被截斷，不能通車。本來由後套坐汽車到包頭，再乘平綏車到北平，不過兩天的時間，現在因爲張家口被共產黨佔據，平綏路不能直達北平，捷近的路子走不成。如果繞道西安，乘隴海車東行，改乘平漢或津浦車北上，也不過一個星期，但是平漢津浦兩路也已中斷，此路又不通。當然，由空中到北平最快，可是我沒有乘專機的資格，而綏遠和西安又沒有飛北平的班機，必須先到重慶，再飛北平。

十二月中旬的一個早晨，偕同梓宇緝五乘坐一輛吉普車，離開居住了十個月的大順成，順着公路，向南駛行。路過陝壩的時候，東方已經微露紅光，預示旭日快要上升，街道上沒有行人，感覺到格外冷靜。到黃楊木頭，吃過早飯，繼續南行。至三盛公，已經是寧夏省境，可是一渡過黃河，爲伊克昭盟，却又回到綏遠省境了。因爲渡黃河要等候渡船，躭擱了好些時間，等到達彼岸，天色漸漸黑下來，開足馬力，趕到一個兩三家人家的宿站，度過伊克昭盟的一個安逸靜寂的冬夜。

第二天整個上午，駛行於伊克昭盟的沙漠荒山中，有時候可以看到一羣黃羊，像是受到意外的驚惶，飛奔而去。幾百里的路上，人煙罕見，植物祇有一叢叢不過一二尺高的矮灌木，沒有大樹，也看不見衰草。出伊克昭盟，渡過黃河，是爲石嘴子，又入寧夏省境。從石嘴子往南走，越走土地越肥沃，人煙越稠密。過平羅，漸入佳境，河渠縱橫，楊柳夾道，假如是春天，沿途的景色一定更美麗。傍晚到達銀川市，休息兩日，再向南行。快到同心城，汽油燃燒完了，好不容易把車子推到一個村莊裏，派人到同心城弄汽油。在古老落後的地區，使用現代的交通工具，眞是活受罪。第二天一淸早到同心城，大家才吃了一餐飽飯。過李旺堡，入甘肅省境，至固原，汽油又完了，祇好住下來想辦法。第三天至六盤山前，駛上西蘭公路，路子平了，車子快得多，順利地駛回西安。

等候飛重慶的班機，在西安住了兩天。飛抵重慶後，又住了兩天，才飛往北平，已經是十二月下旬，一轉眼就是民國三十五年的元旦了。這一次由陝壩到北平，兜了中國的半個圈子，雖然不像二十八年，由

蘭州到北平，要兜那麽大的圈子，但是已經很可觀了。如果不是因爲我們搭飛機比較容易，恐怕再躭擱上一個月，也到不了北平。

太原肅奸

歷史任務

當我在後套中美第四訓練班辦理結束的時候，一連接到三個命令。頭一個命令，要我負責點編經過第四班訓練，所編成的別動軍，他們總共祇有七百多人，實在不值得去點編。第二個命令，要我參加赴美考察，這是我最希望的，到外國去看看，可以增廣見聞，認識許多新事物，對個人實在太需要了。第三個命令，要我負責山西方面的肅奸工作，抗戰八年，勝利結束，肅奸工作是最有意義的工作。這三個命令，也許沒有什麽衝突，可以分開時間的先後來執行。我正打算先到包頭去勞軍，突然又接到一個命令，要我趕緊到北平，去見戴先生。當然最後的命令也最有效，可能有什麽緊要的工作，要我去做，所以我用最迅速的方法，趕往北平。所謂最迅速，在路上還躭擱了將近半個月，等我到達北平，戴先生早已回南邊去了。他主持全國的肅奸工作，往來各地，席不暇暖。他在離開北平的時候，留下一個命令，派馬漢三兄，張公度（家銓）兄、樓復中（兆元）兄同我幾個人，籌備中央警官學校北平特警訓練班，並且指定由我擔任主任委員。

籌備北平特警班，有許多問題需要請示戴先生以後，才能着手。在等候他返回北平，正是一個空隙，可以消遙自在幾天。自從二十八年十月的一個早晨，離開北平，已經整整六個年頭。北平的一切景物，依然如故，可是人事全非。我看到北平的朋友們，鬧閧閧地正在享受勝利的果實，他們花天酒地，忙的不可開交，看見我這個從後套來的土包子，穿了一身灰布棉軍服，怪不順眼。我想到當年許多患難的朋友，如桐崗、曾澈、世光、中立、資一、有錢、靜齋諸兄，他們不但看不到勝利，連骨頭都找不到，要想憑吊祭奠一番，都不可能，不禁慘然，流下眼淚來。

過了一個星期，戴先生回到北平。他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心情很好，興趣又特別濃厚，他準備在故都過一個很熱鬧，很愉快，抗戰勝利以後的第一個元旦。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的元旦，是我一生中，最快樂，最難忘的一次元旦，我們借用了一整天中南海的懷仁堂，早上舉行一次元旦慶祝會，團拜，中午聚餐，連同志們的眷屬都被邀參加，總共有一千多人，是一個很大的場面。晚上堂會，壓軸戲是馬連良的四進士，特邀行政院長宋子文先生，行營李主任、十一戰區孫司令長官等軍政首長前來觀劇，一直到劇終，他們才離開懷仁堂。

『我希望能夠到美國去考察，以增廣見聞。』當戴先生約我去談話的時候，我向他要求。

『到美國去的機會很多，現在那裏能夠允許我們出國呢。你要知道，抗戰勝利以後，國家有許多事情，正需要我們來做。北方有許多青年，現在苦無出路，我們應當盡我們的力量，給他們找些機會。所以我

準備在北平設立一個特警班，招考五百名大學生，七百名高中畢業生，總共一千二百名，由平、津、保定、太原、濟南、青島、瀋陽各地分別初試，再集中北平複試。我要你來負責主持這個訓練班，是經過仔細考慮的。這個班很重要，我們要在這個班裏培養出一批非常優秀的幹部，來擔任今後的建設工作，希望你積極籌備，至遲要在四月一日以前開學。』

後來在一次偶爾閒談中，馬漢三兄告訴我：『上一次戴先生來北平，曾同傅長官談過一次話，傅長官豎起大拇指頭，一再誇獎我們陜壩班同學保衛包頭的英勇戰績。他說戴先生在後套設立一個訓練班，沒有想到起了這麼大的作用，建立了勝利以後的第一大功勞，眞是有眼光。後來又說，我們的訓練，非常成功，所以能以少勝多，五百多人打敗兩萬多敵人。』

爲什麼戴先生要我來負責北平特警班？我想很可能受了傅長官談話的影響。半年以後，軍事委員會頒發給我四等領綬寶鼎勳章，也是因爲我訓練的部隊，守住包頭。包頭守城戰役，關係着綏遠的安危，我們守住包頭，穩定了綏遠的局勢，同時也刺激了十二戰區部隊的士氣。因此，傅長官才對我諒解了，對我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也許他覺得，我們訓練的人數太少了，假如我們訓練出三千個學生，駐在大青山，敵人一投降，我們可以立刻向東挺進，張家口絕不會被共產黨佔去，那麼最先到達北平的部隊，就是我們的別動軍，無疑地，主持北平受降大典的榮譽，一定是屬於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了。

戴先生留在北平的一段時間，每天中午舉行一次午餐會報，地點在什錦花園，參加會報的人，都是北

平的負責幹部，總共有二十幾個人，所討論的重要問題，大都是關於肅奸工作。因爲北平僞組織成立最早，也最效忠日本軍閥，頭號漢奸王揖唐、王克敏、齊燮元、王蔭泰、殷汝耕、潘毓桂等，就有兩打以上。所以肅奸工作在北平，來得格外重要，需要每天檢討，解決問題，有時會報延長到午後三點鐘才能完畢。午餐會報，偶爾也談到特警班籌備的問題，但是大部份的時間，我像一個小學生，聆聽他們討論肅奸工作，上了肅奸一課。

『肅奸』是整肅漢奸的簡稱，是抗戰勝利以後的一個新名詞，肅奸工作是我們在抗戰勝利以後的一項新任務。因爲這一項工作是一件歷史的任務，空前創舉，不同於一般工作。我們打了八年仗，國土被敵人蹂躪，人民被敵人殺戮，而漢奸們寡廉鮮恥，爲虎作倀，我們對於後世子孫，必須要有一個交代。諸葛武侯說：『漢賊不兩立』，我們對於那些不明大義，認賊作父，殘害同胞，爲敵人效忠的漢奸，就必須予以處置。所以肅奸工作是爲了申張國法的必要措施，而更重要的意義，是讓後世的子子孫孫看了漢奸的下場，知所畏懼，再遇到國家危難的時候，能够保持氣節，不會輕易下水當漢奸。中國歷史上，漢奸受到懲處的非常少，像五代的石敬塘就是利用漢奸關係做了兒皇帝，南宋的秦檜做了宰相。五代的馮道歷事唐、晉、漢、周三族四姓，官至將相，毫無氣節，不但不知羞恥，反而自稱長樂老人，著書自詡。這些民族敗類所遺留下來的毒素非常大，無怪抗戰以來，漢奸特別多，而不以當漢奸爲可恥。現在抗戰結束了，敵人無條件投降，我們對於曾爲敵人做過爪牙，憑藉上敵人的勢力，達到他們自私自利目的的漢奸們，來一次大

清查，繩之以法，以維國家綱紀，以申春秋大義，給歷史上寫下肅奸的一頁，的確太重要了。所以『肅奸』同『受降』都是歷史大事，缺一不可的。

戴先生對於肅奸工作的態度，非常嚴正，有他獨特的見解。有許多擔任僞組織的重要角色的人物，像南京僞財政部長周佛海，參謀總長鮑文樾，都曾給我們做過好多年工作。因爲他們的參謀總長給我們做情報，祇要是敵人同僞軍聯合行動，我們都瞭如指掌，對我們軍事上的供獻非常大。我們在南京的秘密電臺，從民國三十一年，到抗戰勝利，一直就架設在周佛海的公舘裏。敵人投降，有他維持京滬地區的治安，共產黨的新四軍才不能乘火打刼。北平僞組織的財政總署督辦汪時璟，擔任國際問題研究所王芃生先生的工作，也在三年以上，國際問題研究所的秘密電臺，也由汪時璟來掩護。這些人雖然身爲高級漢奸，但是他們爲國家擔任秘密工作，對於抗戰都有很重大的供獻，而他們敢於這樣做，實在是冒着生命的危險，絕不是投機取巧，稍一不愼，不幸被日本軍閥發覺，不祇他們個人要被殺死，全家都有被屠殺的可能。以他們的功過相較，無論如何，功多於過，我們能說他們是純粹的漢奸嗎？可是逮捕漢奸的時候，他們也同樣被逮捕了，我眞有些不了解。

有一次會報的時候，戴先生宣佈他的主張，他說：『我們爲什麼要把曾經爲我們擔任過工作的漢奸，同樣逮捕呢？因爲我們絕不私相授受，遺人口實。他們做過僞組織的重要職務，是全國人民所共知的漢奸，而爲我們工作，則是秘密的，沒有人知道。所以必須把他們送到法院，接受國法審判，然後由我們提出

證據，負責證明他們對抗戰有功勞，對國家有供獻，由高等法院正式宣佈他們無罪。這樣才能把他們的漢奸罪名洗刷乾淨，他們的子子孫孫才好做人。』我聽了他的這一段話，才恍然大悟。戴先生的主張非常正確光明，要想同時兼顧天理、國法、人情，祇有照他的主張去做，才算眞正對得起這些人。

日本人投降不久，各地都已展開肅奸工作，可是山西方面，一直沒有動靜，山西的漢奸們，仍然逍遙法外。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山西既不能除外，遲早也要解決。所以擱置起來，總是一件未了的大事，徒給地方當局增加一種責任。全國的肅奸工作雖然由戴先生主持，可是按照規定，各省市的肅奸工作負責人，須由軍統局提出，由陸軍總司令何敬之先生委派。我被委派爲山西肅奸工作的負責人，而又遲遲不到，使山西的肅奸工作無法着手，所以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伯川先生，一再去電陸軍總司令部，催促我早日就道。人既是戴先生派出來的，陸軍總司令部祇好再催軍統局了。自從戴先生來到北平，每天中午午餐會報，總要同他見一次面，他對山西的肅奸工作，始終保持沉默，不曾同我提起過一次。他將要回南京的前幾天，找我去談話，我以爲對於北平特警班的籌備工作，有什麼指示，結果所談的都是關於山西的肅奸工作。

『山西的肅奸工作，沒有什麽意思，還是籌備特警班重要，我看你不要到太原去好些。』戴先生說話，眞有意思，好像我非要去太原不可，他來勸阻我，又好像恐怕我一去不復返似的。

『我並沒有要求到太原去。我的一切行動，祇有遵從戴先生的命令。我個人並沒有任何成見。』

我這樣回答他，使他再沒有什麼話可講，不過我不到太原去，關於山西的肅奸工作，就必須另外派一位同志去主持，不能說不去了事。問題在另派一位同志，在手續上有許多麻煩，公文上兜許多圈子。所以他同我談過話，並沒有把問題解決了。過了一天，他又找我去談話，還是爲了這一個問題，因爲第二天他就要離開北平，飛往天津、青島，濟南等地，最後回到南京。那麼山西的肅奸問題，拖到什麼時候解決呢？

『我看你還是去太原一趟吧！省得閻伯川先生一再打電報來催促，反正這件事情遲早都得做，不能夠擱起來不做。』

『報告戴先生！山西的肅奸工作實在不好做，我眞不願去跑這一趟。』

『有什麼不好做？』戴先生聽完我報告，很有些奇怪的樣子。他說：『這些日子，你不是參加過好多次會報嗎？還有什麼不了解的？』

『肅奸工作技術方面，沒有什麼問題。我說不好做，是說山西方面的情形特殊，譬如僞省長蘇體仁，應該是山西的第一號漢奸，可是據我所知，蘇體仁做僞省長，同閻伯川先生有關係，也有人說他做漢奸，是閻先生同意他幹的。就表面上看，蘇體仁是漢奸，實際上是給閻先生做工作，去應付日本人，以減少第二戰區的許多困難。所以從道義上講，閻先生不能不對他負責，如果閻先生不同意逮捕他，該怎麼辦呢？』這是一個可以想像到的問題，按照戴先生的辦法，蘇體仁應當送到法院，再由閻百川先生提出證據，證

明他是給第二戰區擔任工作，由高等法院宣判無罪。不過閻先生的經驗豐富，萬一他覺得戴先生的辦法不妥當，不同意逮捕，那麽肅奸的工作怎樣進行呢？必須對於這個問題，先得到戴先生的指示，我才敢去，否則，我寧願打退堂鼓。

『這成什麽問題，閻先生的事情還不好辦嗎？他說怎樣辦，你就怎樣辦好了。你在太原，不能就擱得太久，最多一個月，必須趕回北平，準備特警班開學。祇要把漢奸逮捕，其餘的工作，交給其他的同志去辦理。好吧！趕緊去準備，早去早回。』我要求派丁敏之兄擔任軍法官，他沒有答應，還說我感情用事。

太原之行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元月下旬，正當農曆臘月底。在北方，數九天是最凍人的時候，即使不落雪，不颳西北風，一走出房門，仍舊會感覺到刺骨的寒冷，凍殭了手脚。我又在這嚴寒季節，開始了一次非常的旅行。我們一行總共十三個人，除我自己以外，有晉冀鐵路局警務處長李仰文兄，還有協助我主辦肅奸案件的湖北胡軍法官金波和陳震霍永康劉鏡寰等十位特警班同學，他們十人各携帶一挺湯姆生輕機槍，所以我們的隊伍，人數雖然不多，實力倒還不弱。我們特警班的同學，此次跟我去太原，是執行逮捕漢奸的任務，但是路上發生什麽情況，抵抗一兩百人，也能應付裕如。覺民要到正定去，回老家看看，臨

時加入我們的行列，所以前半段路程，成了十四個人，路上頗不寂寞。

我們搭乘平漢車南下，車行很慢，抵達保定，夕陽將要西墜，為了防止共產黨在夜間襲擊，所以火車停在保定，不再前進。保定負責同志徐宗堯兄聽說我們在車上，來到車站看我們，硬要我們下車，到市區吃晚飯，他為我們預備了一桌很豐富的酒席，吃吃談談，時間過得特別快。我們在北平上車時，絕沒有料到，會在保定車站停留一個晚上。

第二天早上，繼續南行，抵清風店，火車停下來，不再前進，原來前面的唐河橋樑被共產黨破壞了。我們問車站站長，有什麽補救的辦法，他搖搖頭，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唐縣縣政府就在附近，我想地方政府，多少總會有點辦法，天氣還早，如果他們能够派遣少數地方部隊，做我們的嚮導，我們就可以在黃昏以前，走到定縣。我相信在白天，共產黨的大部隊，絕不敢在鐵路附近活動，如果遇上一百多人的小部隊，實在不值我們一擊。於是我偕覺民去同那位縣太爺接頭，想不到他愁眉苦臉，自顧不暇，那裏還有心情來幫助別人。我們問他怎樣推行政權，他簡直不知道怎樣答覆。他是個做太平官的人，簡直不知道戰鬪，我們看見他那發愁的可憐樣子，眞為他難過。原來他的地盤就是車站附近那麽大，他的政令推行不到車站以外三五里，到了夜間，不敢離開車站五六百米。河北省政府找這種廢物擔任非常時期的縣長，眞是不可思議。我們看見他沒半點用處，不再同他多講廢話。回到車站，覺民談起我們在太行山時，晉城、高平、長治、長子、屯留各縣的縣長，深入敵區，推行政權，既要對付敵人，還要對付共產黨，一方面為軍隊

徵糧，一方面給敵人種種破壞，沒有絲毫畏縮。今天看到唐縣的縣太爺侷促一隅的情形，知道河北省的地方政治沒有基礎，地方幹部無能，不是共產黨的對手，河北省的前途，實在不容樂觀。住在北平城裏的新貴們，花天酒地，醉生夢死，那裏會知道，這種實際的情形呢！

「看樣子，祇有找日本人想辦法。」當時平漢線的日本軍隊還沒有遣送，北平至石家莊一段交通，完全靠日本兵來維持，清風店車站也駐有一班日本兵。覺民回到車站後這樣說：「那個草包縣長毫無用處，就算他答應幫我們的忙，我們也不敢信賴他。現在既不能折還北平，又不能呆在這裏，除了找日本人，還有什麼路子可走？」

「你的意見，我全部贊成，就請你去進行吧！」

一會兒，一個日本軍曹跟着覺民走來，覺民介紹他見我，他規規矩矩地敬了個軍禮，然後覺民告訴我：「日本軍曹的意見，今天已經太遲了，路上不安全。他打算明天早上，先同定縣的日本部隊長取得連絡，告訴那邊，這裏有一位中國將軍要過去，要他們派汽車來迎接，我們這邊送到河邊，同那邊的車子碰頭。」

我同意這個辦法，日本軍曹隨即退走。覺民眞有本事，他講不來日本話，不知他同日本軍曹怎樣辦交涉。我們在清風店車站內，同許多乘客一樣，坐在水泥地上，度過平漢路上的第二個晚上。天剛亮，日本軍曹就開始叫定縣的電話，七點多鐘，兩方面已經連絡好了。八點正，日本軍曹帶了兩個日本兵，每人携

帶一枝步槍，開一輛卡車，護送我們。卡車開到唐河北岸，停止前進，等了五分鐘，定縣方面開來三輛卡車，一輛是空車，另外兩輛車上，坐着三十幾個日本兵。大概是定縣日本部隊聽說中國將軍要過去，怕路上出岔子，爲了保衞週密，才派這麼多的人來迎接。兩邊的日本人碰了頭，淸風店的日本軍曹向我敬過禮，又向覺民敬禮，然後折囘淸風店。定縣來了一個中尉軍官，請我坐在一輛卡車的司機臺旁邊，又請仰文同覺民坐在另外兩輛司機臺的旁邊，特警班的同學們已經都上了空卡車，三部車子向定縣火車站開去。我們到達定縣，時間還早，往南開的火車還得等一個鐘頭。我們下了車，日本中尉向我敬過禮，才指揮三部車子開走。

覺民非常高興，他覺得同日本人打了八年仗，現在由日本兵來接送我們，上車敬禮，下車敬禮，擺一擺戰勝國的威風，很够味道，不虛此行。是的，戰敗者接受戰勝者的支配，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情，沒有什麽希奇。日本軍曹同那位中尉軍官，態度必恭必敬，同他們沒有投降以前比較一下，不是前倨後恭嗎？沒有別的原因，祇是因爲他們戰敗了。我當時並沒有穿軍衣，特警班的同學也都穿着黑呢中山服，日本軍曹對我這個不穿軍服的中國將軍，連我的來歷都不敢探聽一下，服服帖帖，唯命是聽，敗仗可以打得嗎？囘頭看看我們這個勝利者！戰爭結束快半年了，連平漢鐵路石家莊以北的一小段交通，還要靠過去的敵人來維持，所謂抗戰勝利的那一天，也就是共產黨公開叛亂開始的一天，這是一個戰勝國應有的現象嗎？今天鐵路的橋樑被共產黨破壞了，交通遭受阻礙，我們要由已經投降的敵人接送，才能通過這一段路

程，心裏慚愧痛苦到萬分，還談什麽戰勝國的威風呢！

石家莊並不因爲往南的平漢路不能通車，使她衰退蕭條，繁榮不減當年，因爲她一直還是進出山西的重要門戶。雖然在石家莊祇住了一夜，却遇到許多朋友。鎖賡元同志度過六年監牢生活，敵人投降，才恢復了自由，仍舊幹他的警察工作。他是一位受過苦難的同志，相見之後，彼此都有無盡的感想，我們有許多話想談，又苦於沒有時間，我打算回來的時候，多留一天，再同他仔細談談。于光輝兄擔任地方工作，也住在石家莊，又爲我們預備了一桌酒席，招待我們。

當我們坐在正太車上，向西急馳，曲曲灣灣穿行在太行山中的時候，對於這一列火車，格外有感情。多少年來，從外邊回到山西，或是從山西出去，總是依靠這一條交通大動脈，把我帶進帶出。尤其是回家的時候，一坐上正太車，就好像已經到了家。但是不知怎樣，總沒有像這一次坐在車上，特別感覺到親切。我眞沒有想到，這一次乘坐正太列車，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竟成了最後一次。

火車到達太原，剛一靠站臺，我就看到仲琳、慰農和怡亭諸兄，已經等候在站臺上，趕緊下車，同他們見面。據說他們一連來過兩天，都落了空。在以往，北平到石家莊一天，石家莊到太原，又是一天，誰也想不到會在保定和清風店躭擱了兩夜，害得他們空跑兩趟。仲琳兄介紹我同綏靖公署交際處宋處長子徵見面，他把我們接到車站對面的山西大飯店休息。不到半個鐘頭，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兄來山西大飯店看我們，共進晚餐。我同化之兄打交道，已經兩年多了，見面却還是第一次，他的個子不太高，但是看起來

非常結實，精力充沛。化之兄的態度，爽快誠懇，沒有絲毫做作，和我的個性很合得來，所以一見如故，不感覺生疏。我一向對於贈送禮物不甚注意，這一次回山西來，也沒有携帶任何物品，準備送人，今天同化之兄初次見面，兩手空空，才感覺到不好意思。近兩年來，他對我們的工作幫助很多，我心想，不送閻先生什麼東西，他不會見怪，可是對化之却不能沒有見面禮物。我身上帶着一枝三號左輪，是六年前，我上太行山的時候，向戴先生辭行，他送給我的，這些年來，始終帶在身邊，不曾離開過我。於是我從腰裏解下來，連同皮帶子彈一齊送給化之兄，作為我的見面禮物。

『你對國家負的責任，非常重大，需要一枝輕便而優良的自衛武器，這一枝手槍，性能很好，是戴先生送給我的，我想你一定很需要它。』化之沒有客氣，很高興地接受了。

宋處長已經在新民街給我們預備好辦公及住宿的地方，是一座很漂亮的四合院，四合院是山西住宅的標準式樣。當我們從山西大飯店搬到新民街，宋處長告訴我，將來戴先生來太原，就預備住在這裏，問我什麼地方不合式，趕緊告給他，好早點兒修理，免得臨時忙亂，他們辦事，想得眞够周到。宋處長又給我派來一輛專用的小轎車，作為代步的工具。

十一年以前，我住在太原的南華門，突然被晉綏憲兵隊捉去，關了一夜，押送到後壩陵橋警備司令部的監牢裏，脚上釘了很沉重的鐵鐐，那還是第一次帶這種玩意兒，走起路來，叮叮噹噹，邁不開步子，怪不方便，睡覺的時候，兩隻脚重沉沉的，不好移動，祇好不要翻身。在那個寶貝地方，整整住了九天，連

那軍法官對我這無頭無腦的官司，也搞不清楚，大概他以爲抓錯了人，讓我找了個保，糊裏糊塗把我釋放了。我走出監牢，越想越不對，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連家也不敢回去，在新易夫兄家裏孵了一夜豆芽，搭上第二天的早班正太車，走出山西，再不怕晉綏憲兵動我的一根汗毛了。一直到民國二十八年，才又回到日本軍隊佔領下的太原。經過了漫長的歲月，這一次堂堂正正回到太原，出入汽車，看到許多往日的朋友，同學，情景完全兩樣，眞是感慨萬千。人生本來無常，榮辱貴賤，像一場幻夢，可是即使在無常的夢幻當中，遇到這種『昔爲階下囚，今爲座上客』的情景，能夠無動於衷嗎？

這一次回到太原，無論如何，都應當回家鄉一趟，祭奠母親，問一問老岳母的安康，但是鄉間和路上，經常有共產黨活動，尤其到了晚上。所以一個人不能回去，如果要請人來保護，那就未免太多事了。還有一個顧慮，我回家一趟，萬一給親戚朋友們帶來什麽麻煩，也不是好玩的，祇好作罷。

振聲的夫人和有錢的夫人都來看我，她們的丈夫都爲抗戰獻出生命，所遺留給她們的，祇有人間的淒涼和痛苦。我看到他們，想到死去的患難朋友，心頭湧起陣陣痠痛，她們的眼淚都一直不停止地流下來，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來安慰她們。靜齋的女兒張笑仙也來看我，當我同靜齋住在同院的時候，笑仙還是個黃毛丫頭，現在却抱着小孩子，已經做了母親。無情的時代巨輪把小孩子輾成青年，再把青年輾成壯年，最後又把壯年輾成老年，終於送進墳墓，人類就是這樣一代傳一代的延續下去。可是我們的同志，不是在時代的巨輪下，自然地結束了生命，而是爲國成仁。雖說他們不能同妻子道別，連屍骨都找不到，可是他

們的精神浩氣，却永久存在。

肅奸工作

山西的肅奸工作，在時間上，已經遲了三四個月，實在不能再拖延了。我既爲肅奸工作回到太原，就必須動作迅速，要在三五天以內，把應該逮捕的漢奸捉起來。否則時間延長，風聲走漏，他們躲藏的躲藏，逃跑的逃跑，等到逮捕的時候，一個人也捉不到，撲一個空，那不是一件交不了差的丟臉事情嗎？所以在我到達太原的頭一天夜裏，慰慈就把漢奸名單交給我。敵僞時期，在山西作惡多端的漢奸，多半是外省的人，敵人一投降，有些被地方當局捉起來，其餘的已經都遠走高飛，逃跑的不見了，所留下來做僞官的山西人，祖宗墳墓在山西，財產在山西，連逃走的地方都沒有。這些可憐蟲，在當時還想做淸官，沒有想到漢奸下場的可怕。我不主張逮捕太多的人，縣長以下的漢奸，如無惡跡，最好放過去。不過漢奸名單已經呈報過中央，備了案，我也無力做多大的更改。

第二天着手準備一切，我同化之及宋處長商妥，以南肖墻的舊光華女子中學作爲臨時看守所，由綏靖公署負責加以必要的防禦設備，頂多三天，就可以完成。客店造好，才能開張，否則客人請來，沒有住的地方。另外金波擬妥三件公文，呈送綏靖公署，請閻先生批示。第一件是預備逮捕的漢奸名冊，名冊分成

三欄，僞職、姓名、現在住址。第二件是逮捕令的式樣，因爲逮捕漢奸，應當由地方最高軍事長官下令。第三件是逆產管理委員會的組織章程，依照北平的辦法擬定，一俟閻先生批准，就可按照章程，開始組織。這一個機構既然是管理逆產，爲了避免發生毛病，由地方各機關組成，以示公開，事先已同化之研究妥善，閻先生批示，僅係手續而已。

這三件公文，閻先生批示得非常快，頭一天呈上去，第二天就批下來了。他對後兩件公文，都照我們所擬定的批准了。對於漢奸名冊，祇在僞省政府衛生處長靳瑞萱頭上，頂批以『暫緩』兩字，靳瑞萱在做漢奸期間，曾爲第二戰區做過工作，雖有少數人對他的爲人行爲不太滿意，閻先生既批暫緩，我們祇有遵從，不加逮捕。閻先生對於名冊內第一名僞省長蘇體仁，沒有批示什麽，由化之口頭告訴我，閻先生負責看管，不必由我們逮捕。關於這個問題，我已請示過戴先生，得到他的口頭允許，閻先生說怎麽辦，就怎麽辦。不過，肅奸的目的既在提高民族氣節和民族道德上着眼，蘇體仁是第一任僞山西省長，而社會上又不知道他同第二戰區有什麽關係，如果不逮捕他，輿論一定大譁，社會上一定會罵我們辦案不公。所以除了把戴先生對於肅奸工作的原則，告知化之，對於蘇的問題，我提出一個比較妥當的折衷辦法。

『閻先生的指示，我們絕對遵從。』我向化之說：『不過閻先生既沒有在逮捕名冊內，批示不要逮捕蘇象乾（體仁），我們就不能不完成逮捕手續。我想，我們一方面要體諒閻先生的苦衷，一方面還要把事情辦得很妥當。因此，在形式上，對蘇象乾要下達逮捕令，發佈新聞，實際上，遵照閻先生的意見，不直

接逮捕，由綏靖公署看管，以免其在外行動，招致物議。爲什麼要發佈新聞呢？因爲負乾是第一任僞省長，不這樣，對社會上沒有交代。至於法律問題，放在以後再說。」化之完全贊同我的意見，由他去報告閻先生。他覺得照這樣做，合情合理，我也好交代中央，在他想來，閻先生不會有異議，果然，閻先生同意了我們的辦法。

逮捕令需要趕緊印好，編好號碼送請綏靖公署用印。等待用好印，再按照閻先生批准的名冊，把準備逮捕的漢奸，一個一個填上去，第一號逮捕令，當然是第一任省長蘇體仁了。我打算等到逮捕工作告一段落，把逮捕令的存根，連同閻先生批過的漢奸名冊，一並呈送綏靖公署歸檔，將來也好稽考。另外將逮捕令彙集在一起，附於『山西肅奸工作總報告』內，呈報中央主管機構，以清手續。

一切準備工作妥當，專等客房修好，就可以請客了。我們爲了尊重地方官員，也爲了工作進行順利，我同化之商妥，請憲兵司令和警察局長負責執行逮捕工作。因爲逮捕漢奸，是抗戰勝利以後，最光榮的事情，誰都願意參與這件工作，所以憲警當局，都很樂於接受這一項光榮的任務。是我回太原的第四天，下午三點鐘，我同仲華怡亭兩兄，携帶逮捕令，到達憲兵司令部，同樊司令潛之，警察局師局長則程等舉行一次臨時會議，決定以憲兵司令部作爲逮捕漢奸的臨時指揮所，樊司令負責指揮一切。爲了不驚擾市民，我們都同意在夜間進行工作，預計夜裏十二點鐘開始，天亮以前，逮捕完畢。又按照漢奸們的住址，分成十個區域，然後組成十個執行小組，每組一輛卡車，負責一個區域。每組兩名憲兵，兩名警察，由一位憲

兵軍官或警察巡官負責，另外由我派一位特警班的同學參加工作。每一個執行小組，大約要逮捕三個人到六個人，逮捕完畢，送交臨時看守所。看守所非常重要，因爲這是肅奸工作中，一個比較重要的部門，需要一位很可靠的同志負責，所以決定由霍來庭同志擔任所長，由郝雅雄先生協助工作。執行小組每交到一個人，看守所就須開一張收據，以免發生錯誤和弊病，同時也責任分明，無法推卸。

逮捕漢奸的責任，雖然已經交給了憲警兩方面，但是我既主持其事，就脫離不了實際的干係。因爲在這種場合，最容易發生毛病，萬一有一二人見財起意，順手牽羊，或者混水摸魚，在被捕者的家裏，順便拿走一兩件東西，都會給神聖的肅奸工作留下洗不淨的汚點。所以除由樊司令和師局長在選拔參加這次任務的憲警時，特別愼重以外，我又一再叮嚀我們特警班的同學，要他們在執行任務時，務必要注意執行人員的行爲，所以要他們每一個人參加一個小組，就是預防發生弊病。另外規定，任務完畢，每一位同學必須把他參加的小組活動情形，作一詳細報告，以爲將來做總報告時的參考資料。

少數重要漢奸，如省長廳長道尹之流，應當客氣一些，我們決定不經過執行小組逮捕，用別的方法，先把他們請來新民街，等到全部漢奸逮捕完畢，再把他們送到看守所。這一件工作，比較重要，由尉房負責辦理。邀請工作，幹得很不差，十二點以前，他已經把要請的客人請到了。祇有僞警務廳長白文惠漏網，沒有請到，據說早已逃往北平，我們祇好通知北平方面去逮捕他。

我把一份準備好的新聞稿子，帶在身邊，打算交給化之發表，這一個稿子，不能在夜晚十二點鐘以前

送出去，怕走漏消息，影響逮捕工作，但是太遲了，又怕誤了上版，第二天早報刊載不出來。所以發稿的時間，既不能太早，又不能太遲。新聞開頭說：『治安當局已於昨晚逮捕僞省長蘇體仁、王驤、馮司直等以下大小漢奸五十餘人。……』九點多鐘，化之來憲兵司令部，看我們準備的情形怎麽樣，我把新聞稿子遞給他，請他加以修正，適時發出去。他把稿子看了一遍，認爲很妥當，用不着修改，放在衣袋裏。

十一點半鐘，我們在憲兵司令部的院子裏，檢閱十個執行小組，由樊司令、師局長和我分別講了幾句話，告訴他們這是一項光榮任務，要他們做得特別好些。又告訴他們行動時，應注意的事項，逮捕前一定要讓被逮捕的人先看逮捕令，對於被逮捕的人同他們的家眷，必須溫和，不得粗暴。十二點鐘，十輛卡車準時出發，開始行動。這時候，全市已入戒嚴狀態，祇有我們的執行小組，在每一個角落活動着。一會兒，省參議會王議長念文急急忙忙跑來找我。

『新聞稿子上，把蘇象乾的名字也放進去，不大妥當吧？』王議長氣還沒有喘過來，對我這樣說。

『有什麽不妥當呢？』我反問他一聲。

『既然逮捕了，就必須移送高等法院，一送法院，可就麻煩多了。』原來王議長是怕把蘇省長送到法院，才來找我。

『這個倒不一定，送法院不送法院，將來可以由閻先生決定，同發表新聞沒有什麽關係。』

『不行，我同佐之研究過，祇要逮捕，就得送法院，法院就必須依法判刑。』

「佐之的話，也許是嚇唬你的。象乾既然給第二戰區做過工作，閻先生可以出面證明，就算送到法院，也不會判刑。所以我想不會有什麽問題。」

「最好新聞稿子上，不要說象乾已經逮捕。」

「新聞稿子已經交給化之，請你去同他研究吧，我沒有什麽意見。」各人的立場不同，角度不同，看法也就不同，祇好請他找化之去說。我不了解，王議長爲什麽要爲日軍佔領時期的省長來奔走，他是省參議會的議長，省議會是代表民衆的，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這樣做，祇有他不可以。過了半個鐘頭，化之又來憲兵司令部，看我們進行的情形如何，我把王議長剛才來談話的經過告訴他。

「用不着管他，」化之說：「閻先生既然同意我們這樣做，我們依照計劃進行好了，誰有閒功夫同他嚕嗦。」

整夜我同樊司令師局長留在憲兵司令部，準備應付臨時發生的問題。兩點多鐘，我們三個人乘坐了一輛車子，由憲兵司令部出發，巡視全市一週，看看各個執行小組的工作情形。夜非常靜寂，呼呼的西北風，好像把每一棟房子都吹成冰屋似的，街燈也好像冷得暗淡了許多，燈光微弱的就要睡着了。我在太原住過好多年，可是數九寒天，半夜三更，在街上兜圈子，還是一種新的經驗。

各個執行小組，工作進行的非常順利，沒有發生什麽事故。當我們巡視全市時，有些小組，已經完成任務，有些小組，正在工作。據說有一兩個人的住址錯誤，需要到鄰近的警察派出所查對，比較費了一些

手續，另外有少數幾個漢奸捉不到，大概早已逃跑了。天亮以前，全部工作完畢，一共逮捕了大小漢奸五十五個人。

第二天早上，太原各家早報的第一版上，都刊出大字標題，把逮捕漢奸作爲頭條新聞。一夜之間，神不知，鬼不覺，三個省長，若干廳長、道尹、縣長就被抓起來。這是一條等待已久，最引人注目，最富刺激性，也是大快人心的新聞。

肅奸工作還有一件需要行動的工作，就是查封漢奸財產。這一件工作，交由逆產管理委員會會同憲警去辦，逆產管理委員會，在逮捕漢奸以後，立即組織起來；我祇派臨汾孫逸賢同志去參加委員會工作，不直接參與查封的行動。山西的逆產非常有限，同京滬平津等地比較，簡直微不足道，所以這一項工作，幹起來不太費事。

說到查封逆產，我覺得山西的漢奸，着實可憐，像蘇體仁、王驤、馮司直等未當漢奸之前，都是山西的知名之士，很受人尊敬。他們做了僞省長，當了漢奸，不但沒有憑借敵人的勢力，魚肉老百姓，利用漢奸的權力，攫取財物，他們還拿上做淸官的心情，想做點有益於老百姓的事情。今天敵人投降了，他們失去憑藉，不能不自食漢奸的苦果，接受國法裁判。而我負有肅奸的責任，又不能不將他們一一逮捕，交付法院。當我看到他們生活淸苦的情形，和那一點兒本來原有的財產，不能不爲他們當漢奸以前的歷史惋惜了。

漢奸逮捕以後，所餘下的一大段工作過程，是根據中央頒佈的懲治漢奸條例，進行司法上的初步偵訊工作，準備移送高等法院。主辦這一項繁重的工作，由胡金波同志負責，由楊鏡明趙福順兩位同志協助工作。金波很年青，工作能力特別強，細心老練，不但文字好，而且寫得一筆清秀的毛筆字。所以肅奸工作中最重要，最麻煩的偵訊工作，由金波負責，非常得人。不過偵訊五十多個漢奸，要經過搜集證據，要一一經過審訊、筆錄，再做成案卷，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況且山西的肅奸工作，着手已經比別的地方遲了，而戴先生又一再聲稱，無論如何，要在五月底以前，結束全部肅奸工作，移送法院。我怕不能如期期完成，決定請兩位朋友，幫助偵訊，比較進行得快一點。在抗戰期間，我認識了兩位司法界的朋友。一位是馮自修兄，抗戰以前，他任長治地方法院院長，抗戰以後，移到陵川辦公，我到太行山工作的時候，他兼任二十七軍的軍法官，所以我們一度同過事，現在回到太原，任高等法院的推事。另外一位是李伯英兄，抗戰期間，任洛陽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我每次過洛陽，總要同他談談，他是一位對朋友最熱心的人，現在復員，回到太原，任地方法院檢察官。我請他們兩位幫忙，他們滿口答應了。我又同高等法院張院長佐之（秉鉞），打了一個招呼，算是半借半調。有馮李兩位幫忙，偵訊時間總可以縮短一些，不會把結束的時期，拖得太長。

肅奸工作是一種嶄新的工作，我又不是學法律的人，可以說完全是門外漢。不過山西的肅奸工作，做得相當完滿，尤其沒有發生一點毛病，完全是因爲參加這一項工作的每一位同志，都能夠兢兢業業，全力

以赴，不敢有絲毫疏忽。雖然對於一件細小節目，都力求盡善盡美，不敢大意，才能夠以有限的人力，沒有充分時間準備，倉促之間，完成這一件歷史的任務，我衷心感激每一位協助我從事肅奸工作的同志。多少年來，我經常接受一種新任務，擔任從來沒有幹過的新工作，總是本上學習的態度，接納同志們的寶貴意見，小心翼翼，謹慎從事，所以很少失敗。人不是萬能，也不是生而知之的，祇要不剛愎自用，不存私心，就不會鑄成大錯。

　　這一次到太原，從事肅奸工作，能夠順利完成，不能不感謝化之兄，假如沒有他協助，困難一定很多，絕對不會這樣順利。化之是一位卓越的政治人才，對於事理，認識透澈，眼光遠大，遇事有擔當，敢作敢爲，雖然有些人對他很不諒解，那是因爲不明白事實的眞象，或者基於私人的恩怨。他對朋友很講信義，同他打交道，用不着嚕囌，說一句算一句，從來不打折扣，也不推諉敷衍。在我個人的人生過程中，能夠得到這樣一位肯幫忙的朋友，的確值得慶幸。

　　山西肅奸工作，能夠順利完成的另一原因，是因爲閻先生的態度非常公正，對我進行這項工作，不加干涉，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可以說明。僞建設廳長裴澗泉，是閻先生的親家翁，裴的女兒是閻先生的兒媳婦，他並不因爲有這種關係，對於裴澗泉有任何偏袒，毫不遲疑，批准下令逮捕。他的這種大公無私的態度，非常使我們尊敬。或者有人會問，你說他大公無私，那麽他爲什麽要袒護蘇象乾和靳瑞萱呢？這正是說明他是公，而不是私。就我所知，抗戰期間，藥品缺乏，第二戰區的醫藥用品，靳瑞萱大概供應過不

少；而蘇體仁對第二戰區的供獻更大，不論從那一方面講，閻先生都不能不爲他們負責。當時第二戰區偏促晉西南一隅，環境非常困難，然而一直到抗戰勝利，屹立於黃河彼岸，成了一枝孤軍，大概得力於這些漢奸們的暗中幫助，實在不少。你能說閻先生不應當爲他們負責？你能說他是袒護漢奸嗎？閻先生始終沒有把蘇體仁交給法院，他認爲交了法院，就救不了他，如果法院不採納他的證明，他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他就毫無辦法，因爲我國的司法是獨立的。我們拿出後來的事實，可以證明他的措施是對的，戴先生的崇高理想，反而落了空。像周佛海被判死刑，後經呈請特赦，才改判無期徒刑，終於病死在監牢裏，就是個很顯明的例子。

軍統局在各省軍政機構，差不多都設有調查室，以協助地方機構了解實際情況，防止一切破壞活動。山西的情況同別的省份不同，同軍統局以前也沒有往來，所以沒有成立調查室。這一次回到太原，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同仲琳兄商妥，由我們兩個人同化之談談，在綏靖公署之下，成立一個調查室。起初我以爲成立一個新機構，不太簡單，就算化之贊成，閻先生也未必同意。想不到同化之一談，他非常願意幫忙，他認爲很需要成立這樣一個機構，閻先生也很痛快地答應了。在離開太原以前，成立了太原綏靖公署調查室，由我擔任主任，駁是任秘書，余汝和鄭鶴天同志分任科長。我返回北平以後，由仰文兄代理主任。這一年秋天，調查室改爲綏署第二處，由吳毅安兄任處長。這一件事情說明不論什麼問題，祇要彼此信賴，顧全大體，沒有不能解決的。

兵農合一

我同化之在山西大飯店見面後，就請他順便請示閻先生，什麼時候我可以晉謁，第二天早晨，化之告訴我，閻先生約我晚上吃便飯，祇有他一個人作陪，沒有別人參加，有什麼需要談的話，儘管在吃飯的時候談好了。其實我也沒有什麼話好談，除了請示有關肅奸的問題。晚飯就在閻先生辦公的東花廳，緊靠北面的窗戶，放着一張四方桌子，閻先生坐在方桌的東邊，我坐在方桌的西邊，化之坐在南邊，形成一個三缺一的態勢。

『關於肅奸的事情，你同化之商量好了。』我看見閻先生，先問過安，大家寒喧了幾句，閻先生就這樣交代化之和我。這兩句話，聽起來很簡單，其實所有的問題，全都解決了。我和化之隨時可以見面，接頭也比較方便，這樣一來，以後關於肅奸問題，容易解決，省去了許多麻煩。差不多有兩個多鐘頭，一邊吃飯，一邊聽閻先生講述兵農合一。他講起來，頭頭是道，對於這一個問題的興趣，顯得特別濃厚。他對兵農合一，有一套經濟方面的理論，我因爲對於這一個問題，一竅不通，祇有領聽，不敢插嘴。

自從聽過閻先生講述兵農合一以後，幾乎同任何一個人見面，總會談到這一個問題。許多朋友告訴我，鄉間的老百姓，對於兵農合一，已經到了談虎色變的程度，沒有一個人不爲兵農合一叫苦連天，我才知

道，兵農合一已經變成一種猛於虎的苛政。原來推行兵農合一的幹部，太過積極，態度不大好，逼迫得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所以造成一種很普遍的反感。山西的老百姓，非常善良保守，最怕當兵，現在分了他們的田地，再要他們去當兵，當然對於這種新的度制，感覺到不方便，不習慣，而且非常害怕，非常討厭。結果，所有農村裏面，都因為推行兵農合一，擾攘得鷄犬不寧，又給共產黨造成了一個擴展的機會，問題非常嚴重。

兵農合一的辦法，有些像古代寓兵於農的井田制度，把各個鄉村可耕的田地，按照農民的人數，平均分配，但土地所有權暫不變更。再把農民每六個人分為一組，每組有一個人，輪流去當兵。他應該分到的一份田地，由其他五個不當兵的人，負責替他耕種收割，他的全家人生活，仍舊可以依靠這些田地的收入來維持，並不因他去服兵役，一家人的生活就失去保障。他自已也不必擔心父母妻子的生活，可以安心當兵。假如全國有一億兩千萬十八歲到四十歲的農民，就可以抽出兩千萬人，來服兵役。實行兵農合一有兩種好處：第一，兩千萬人的軍隊，如果人人發餉，軍費龐大，國家擔負不起，現在兵農合一，當兵純粹義務，不要發餉，軍糧又係徵自民間，不要化錢，軍費支出，祇是被服和職業軍官的軍餉，所以軍費支出，不會太多。第二，在平時，國家不需要兩千萬軍隊，這些已經受完軍事訓練的兩千萬人，除了一少部份擔任國防軍的任務，大部份變成兵工，從事建設工作，如此則農村的過剩人力，經過兵農合一，而變成工業生產的力量。我們知道，許多人稠地狹的地區，一個農民還耕種不到兩畝田地，人力非常浪費，就整個國

家來說，很不經濟。

所以，兵農合一既然不要發餉，可以使當兵的家眷，得到生活保障，軍費也可以減輕。而且以大量的兵工從事工業建設，不出十年，一個落後的國家，將會變成一個很進步的國家。還有一層，這些曾經從事兵工建設的農民都會學到一種工業技術，服完兵役，可以不要再經訓練，由農業轉到工業，整個國家的工業化，許多技術上的困難，迎刃而解。因此，兵農合一對於社會改革，又具有一種微妙的作用。

我聽過閻先生講述兵農合一，我覺得，就理論方面講，一個經濟落後，財政困難的國家，試行兵農合一，也許是一種好制度。問題不在兵農合一好還是不好，是在當時山西的環境適宜不適宜推行這種制度。我以爲在一個很安定的社會裏，像抗戰以前的山西，實行這種制度，或者不會發生太多的困難。但是抗戰勝利以後的山西，百孔千瘡，人民經過八年敵僞統制，民窮財盡，而共產黨的勢力，已經擴張到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區，整個山西，處於全面作戰狀態，環境非常危險。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該集中全付精神，策劃軍事，更應當爭取民衆，以求軍事勝利，然後一切才有辦法。現在推行兵農合一，弄得老百姓離心離德，怨聲載道，給共產黨一個利用的機會，對於作戰，祇有壞處，沒有好處。所以我有一種感覺，如果兵農合一，雷厲風行，一直推行下去，而不懸崖勒馬，山西的局面，祇有一天比一天壞下去，不會一天比一天好轉來，前途着實可慮。

太原有好幾位軍校同學，我回太原以後，經常碰頭。大家見面，總會談起兵農合一，又都會爲這一個

問題發愁。有一天，山西鹽務局長潘隱虬兄，空軍地區司令廣東張抑強兄，第一戰區胡司令長官的駐太原代表王澤民兄，仰文、仲琳和我碰到一起，又談到這個問題，大家都覺得，情況實在嚴重，想什麽辦法，能够向閻先生建議，暫緩推行。談來談去，把念頭轉到我的身上。

『你既然在太原住不久，是個客卿身分，最好你去同閻先生談一談，設法勸阻。』隱虬這樣說，抑強和澤民都附和他，慫恿我去講。

『在閻先生看來，我像一個吃奶的小孩子，我憑什麽資格，能够同他談這樣重大的問題呢？閻先生是位意志極堅強的老人，不會接受像我們這樣年青人的意見。即使我去同他談，絕不會起什麽作用。如果有一位老一輩的人，去同他談一談，或者可以發生一點效果。』他們不知道閻先生的個性，過去山西人說：『十三個高幹哄着一個老漢，』其實是一個老漢玩着十三個高幹。他的高級幹部都得聽他的，執行他的主張，他們要想改變他的主張，都做不到，我憑什麽能耐去說服他？

沒有幾天功夫，張溥泉先生偕夫人中央委員崔震華老太太到太原來，做宣慰工作，同學們認爲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如果溥泉先生去懇切地勸勸閻先生，不要再去繼續實行兵農合一，一定會生效。於是大家決定，聯合請張先生夫婦吃一餐晚飯，在吃飯的時候，把兵農合一弄得天怒人怨，各縣老百姓不滿意的情形告訴他。無論如何，請他勸一勸閻先生，不要再推行兵農合一了。預定六點鐘吃飯，溥泉先生夫婦因爲有別的事情，快到七點鐘，還沒有到達，我借口另外有約會，先行告退。說實在話，我並不願意參與這一

件事情，如果被閻先生知道，他一定會怪我多事。我爲蕭奸而來，蕭奸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應該過問。雖然大家閒談的時候，我對兵農合一問題，也有一些意見，不過閒談總歸是閒談，現在要實際行動，我還是乘機溜走，不參與這一個宴會好些。第二天，我又碰着那幾位同學，他們非常得意，以爲那一晚的宴會很成功，溥泉先生已經接受了他們的意見，答應去同閻先生談一談。

過了三天，接到綏靖公署一份通知，要我午後兩點鐘，參加一個緊急秘密會議，仲琳也接到同樣的通知。我們準時到達，祇有三四個人，先我們而至。會議室在綏署的西花廳，是一間長方形的屋子，西頭向南凹進一小塊，室內的佈置，中間一長行桌子，上面罩以白布，兩邊的座位足可以坐五六十人。一會兒，閻先生走進來，他沒有注意到我們，因爲我們剛好站在凹進去的那個角落，光線極爲暗淡，他同那幾位高級幹部說了幾句話，就出去了。

不到二十分鐘，出席的人都到齊了，太原的重要文武官員，省黨部主任委員韓振聲先生，青年團書記長郭鏡秋（澄）兄，還有各民衆團體的負責人，一共有五十多人。閻先生坐在桌子的東頭，溥泉先生坐在左邊的第一個座位上，天津市黨部主任委員崞縣郭紫峻兄坐在右邊的第二個位子上，他是同溥泉先生一道來的。右邊的第一個座位空着，沒有人坐。我坐在溥泉先生這一邊，同他的座位中間，還隔着三四個位子，仲琳坐在我的左邊。長桌子的西頭，坐着六七位女士，都是婦女界的中堅人物，張夫人也坐在那一頭。這一個場面，可眞不小，不像是開一個秘密會議的樣子，人多就守不住秘密，今天出席的人數實在不少。

『看樣子，這個會議不像什麼秘密會議，恐怕是在做什麼文章吧？』我湊近仲琳兄的耳朵，悄悄地說。仲琳笑着，微微點點頭，用右肘把我碰了一下，意思告訴我，靜靜地聽，不要多嘴。

會議開始，閻先生手裏拿着兩張電報紙，站起來宣佈開會。他的聲音很低，宣讀那兩份電報，一份是榆次專員拍來的，一份是太谷專員拍來的，都是報告性質差不多的情報。情報的內容，大概是說，共產黨計劃發動十萬民衆，前來太原請願。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閻先生放下電報紙，向大家說道：『我們把城門關起來，不准請願的民衆進來吧，他們可以爬城墻進來。一旦湧進城裏，就不好阻擋，如果我們開槍，那就是一個慘案，我就是個慘殺民衆的兇手。在共產黨鼓動之下，一定要向中央請願，懲辦兇手，各省紛起響應，會鬧成一個全國性的大風波。如果不開槍，讓他們打進城來，他們會攻打綏靖公署，把我打死。打死不就打死算了，暴民打死，是沒有人負責的。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如果在晉西，我就不害怕，因爲那裏有兵農合一的基礎，共匪鼓動不起民衆來。這裏的基礎尙未穩固，情形就不同了，所以請大家研究研究，如何應付？』

我聽完閻先生這一席話，心裏明白，這個題目的來頭很大，不過還猜不透要大家做怎麼樣的文章。接着大家發言，意見頗多，紫峻也說了不少的話，我祇顧聆聽高論，沒有敢說話，總覺得這些意見，沒有搔到癢處。

『華塏！你有什麼意見？』閻先生見我不開腔，突然問起我來。

『我覺得應當先研究一下，這一個情報，是不是靠得住。』我略微考慮一下，覺得還是說眞話好，據我估計，這個情報，百分之一百靠不住，不過是一個做文章的題目罷了，但是我又不好說穿，祇好拿上懷疑的態度來說話。

『當然靠得住，同時有兩個專員報告，問題一定很嚴重，很緊急。』

我相信閻先生對我做的文章，一定不滿意，頂多給我打個零分，因爲我連題目都懷疑起來，不該死嗎？大家很認眞地討論了一個多鐘頭，決定了兩個辦法。一面由溥泉先生給中央發一個電報，報告這一件事情，說明山西的局勢很嚴重。一面用釜底抽薪的辦法，由黨團和同志會組織三人小組，每縣派遣一組，發動地方上的民衆力量，打擊共產黨的計劃，不讓請願的民衆組織起來，已經組織起來的，阻止他們向太原進發。

正當坐在閻先生這一邊的人，好像是李冠洋（江），着手草擬電報稿子。張太太却從西頭走過來，坐在閻先生右邊的那一個空位子上。原來東頭討論那個嚴重問題的時候，西頭的女士們已經包圍了張太太，她們都是女蘇秦張儀，能說會道，把張太太捧得錦上添花，舒舒服服，墮入圈套，慫恿她建議閻先生，提倡婦女運動。本來桌子太長，東邊說話，西頭不容易聽清楚，西頭說話，東邊也照樣聽不清，東西兩頭各開各的會，結果殊途同歸，妙哉！妙哉！女人究竟要比男人高明一着。

『你對婦女運動要提倡呀！』張太太催促華中委向閻先生說：『我剛才同那邊的幾位女同志研究，比

如說婦女工作做好了，她們的丈夫不贊成你的兵農合一，經他們的太太一勸說，她們的丈夫一定就會贊成的，你的兵農合一不就可以順利地推行嗎？』

『照！』閻先生站起來，兩隻手一拍，精神抖擻地說：『婦女工作太重要了，我們以後必須特別提倡。』

閻先生答覆過張太太，又說了幾分鐘關於兵農合一的話，意思說，如果兵農合一做好，共產黨就沒有法子發動像今天討論的請願問題，又說了些兵農合一的好處。接着薄右丞委員站起來報告，某村接受兵農合一的，有百分之若干，又某村要求實行兵農合一，某村實行後，成果如何。最後決定第二天上午，薄委員和警備司令陪同溥泉先生一道去太原西郊，汾河以西的村莊，參觀兵農合一的成果。

據我推想，大概溥泉先生聽了那幾位同學的話，去勸阻閻先生，不要再推行兵農合一，因此，閻先生才導演這一幕很有趣的戲，圈子兜得可眞不小。這個緊急秘密會議，是出題目給大家做，同時也在改造張先生的思想，給他上了一課。大家開了半天會，對於這篇文章，做得太差勁，胡謅一頓，牛頭不對馬嘴。幸虧張太太與衆不同，從婦女運動，談到兵農合一，才一語點破題目，文章才做到正面。閻先生起碼也得給他個滿分，一百分，我也恍然大悟。

緊接着綏靖公署總理紀念週，請溥泉先生發表演講。第二天報紙上，刊出張先生的演講詞，對於兵農合一，贊揚備至，引經據典，說比王安石變法都要好。我看完報紙，心裏不知是一種什麼滋味。

『你們這些後生小子，』晚上看見那幾位同學，我開玩笑地說道：『乳臭未乾，居然敢同老政治家鬪法，請你們讀一讀溥泉先生的講演吧！這就叫做畫虎不成反類狗。』

後來綏署參謀長，各處長，省府各委員，各廳長在省府大樓公宴溥泉先生夫婦，我也被邀作陪。吃完飯，薄右丞省委拉我到他的辦公室談話。他主辦兵農合一，是山西政治舞臺上的頭號紅人，因爲兵農合一走紅運，主辦這一項工作的人，自然也走紅運。我們坐下來，右丞開始給我講兵農合一，並且給我三本有關兵農合一的書。我一面聽他傳道，一面翻書，有一本比較厚些的書，書名已經忘記，好像是條文一類的書。這本書第一個項目有八個字，兩句話，好像是『軍事掩護，軍事推進。』意思是說，兵農合一，必須憑借軍事的力量，才能夠推行。

『兵農合一的理論如何，好與不好，暫且不談。現在我們假定兵農合一非常好，我來問你幾個實際問題，可以不可以？』我把書放在桌子上，這樣問他。

『可以，』右丞說：『你問吧！』

『假定我們用降落傘，把推行兵農合一的工作人員，空投到共產黨的區域，向當地的民衆宣傳兵農合一，是不是那些民衆馬上就會接受我們的宣傳，起來把共產黨的政權推翻呢？』

『當然不可以。』

『那麼你的兵農合一，是要靠軍事掩護，才能夠推行吧？』我翻開那本厚書的第一頁，指着書上的那

兩句話，這樣問他。

『是的。』他向我手指的那一頁書，望了一眼，說出這兩個字來。

『假如我們的軍事力量不夠強，不能夠掩護推行兵農合一的工作人員，該怎麽辦呢？』

『軍事不能掩護，當然就推行不成。』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們必須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來做兵農合一的後盾，兵農合一才能行得通吧？』

『對了，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我們現在看看山西的實際情形吧！共產黨的區域越擴張越大，我們的軍事力量並不够強大，能不能趕走共產黨，還是個問題。那麽我們爲什麽不把全付精神集中到軍事上，却來搞兵農合一，這不是舍本逐末，緣木求魚嗎？』

『你要知道，兵農合一實行以後，可以用很少的錢，養很多的兵。』

『國家有的是軍費，養兵就不能省錢。據我所知，山西的軍事處於劣勢，主要原因，完全因爲士氣不振，士氣不振的原因，恐怕就是省錢的關係。假如我們能够使士兵吃得好，待遇提高到同省外的軍隊一樣，也許會扭轉局勢。你現在的工作，正是背道而馳，兵農合一使民衆叛離，軍隊削弱，祇有使山西的局面更壞下去。覆巢之下無完卵，你的兵農合一能行得通嗎？』

右丞好像沒有想到，我曾說這些話，一時沒有什麼理由來反駁我，好幾分鐘彼此沒有說話。

『假如你不馬上停止你的兵農合一，』我打破沉默，繼續說道：『仍舊推行，弄得天怒人怨，妨礙了軍事，你不但做不成聖人，會變成山西的罪人，害了你自己，也害了閻先生。你我的關係，不同於一般，所以我才這樣誠懇地對你說。』

據說閻先生曾對右丞說過，如果他把兵農合一推行好，就成為山西的聖人了，所以我說他做不成聖人。當右丞拉我去談話的時候，他非常高興，把我當做一個很好的宣傳對象，經過我提出這些實際問題來問他，他又非常掃興，的確我們做了一次很不愉快的談話，起碼就右丞來說，是這樣的。

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間，右丞在國民師範教書，兼任平民中學的物理教員，我們同事過一段時間。一個書生不本本分分做自己的事，來搞政治，等於玩火，弄不好會燒死自己。今天他來找我談這個問題，我必須忠實地告訴他。假如他真的覺悟了，不再向閻先生說，某村有八十戶農民，已經有六十幾戶贊成實行兵農合一，祇有十幾戶不贊成，自欺欺人。而把實在的話，報告給閻先生，推行兵農合一，已經是天怒人怨。也許閻先生要加以考慮，不再堅持他的主張，山西的局面，或者可能好轉。

我在太原住了整整一個月，一位最好的朋友，潘隱虬兄赴臨汾視察，因飛機失事，與世長辭。我們在西安時，曾合力與貪官汚吏奮鬥，終於得到勝利，相隔兩年，又在太原碰頭，誰想到竟成永訣。

臨離開太原前兩天，閻先生又約我吃過一次飯，仍舊是化之作陪。吃飯的時候，閻先生又講了一個多

鑣頭的兵農合一。閻先生眞不愧是一位老政治家，爲了宣傳他的政治主張，同基督教的傳教師一樣，不憚煩地爲你解說，不管你願意聽，還是不願意聽，說了再說，一定要你點了頭，方才罷休。

太原未完的肅奸工作，留給仰文、慰農、仲琳和金波去處理。北平特警班需要早日開學，不能再在太原停留，搭乘張溥泉先生的專機，飛返北平，已經是初春天氣了。

將星殞落

噩耗

由於傅鏡如軍長特別幫忙，把西安門裏的光明殿讓給我們，解決了北平特警班最困難的班址問題。光明殿的面積很大，有三座大樓，有大禮堂，有游泳池，還有够大的操場，是一個最理想的訓練基地。戴先生看過以後，非常滿意，不過要做我們的班址，需要大大地修理一番。他在巡視的時候，隨時告訴我，什麽地方應當怎樣修理，我都記下來。我從太原囘到北平，特警班招生考試已經完畢，修理房屋，則還沒有着手，距離預定開學的日期，僅有一個多月。沒有幾天，戴先生又來北平，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都迎刃而解，可是修理禮堂，修理兩座大樓，工程相當大，不論怎樣趕工，時間確嫌急促了一些。

我們不願意降低學生的水準，主張寧缺勿濫。根據考試的成績，祇能錄取七百多人，要比原計劃的人數，少了三分之一。戴先生雖然不願意學生人數少於一千二百人，但是對於學生的成績和學歷，也非常重視，因爲這一批學生，將要成爲未來的新幹部。他把全部名册和考試的成績，詳細核閱一遍，才同意了我們的意見。我爲了準備開學，修理房屋，整天忙得不可開交。最使我頭痛的，是這七百個青年的教育問題

。這些青年的智識水準很高，抱負又很大，怎樣才能滿足他們的希望，怎樣使他們衷心悅服，滿意我們的訓練，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回頭看看我們班裏的情形，草創伊始，要什麽，沒有什麽，沒有設備，沒有器材，沒有幹部，沒有教官，越想越頭痛。

『家才！你看你的脾氣還是這樣壞。你在陝壩，同傅宜生沒有處好，同美國人也沒有處好。』戴先生最後一次來北平，特警班的房屋修理，日夜加工，差不多快要修理好了，誤不了四月一日開學。有一天午餐會報，漢三、公度坐在戴先生的旁邊，我因爲沒有什麽問題提出來討論，座位距離戴先生遠些。剛吃完飯，戴先生兩臂交叉在胸前，頭略微有些歪，兩眼瞅着我，突然對我談起舊事。

『我的脾氣的確不好，不過戴先生說的話，也對，也不對。』

『怎樣說？』

『我同傅長官沒有處好，的確是事實，不過如果同他處好，就不要給戴先生工作了。至於說我同美國人沒有處好，全非事實。我同美國人相處得並不壞，我對他們說一不二，他們很服帖，我並沒有給戴先生丟臉，也沒有給中國人丟臉。戴先生不能聽了××不確實的報告，用來批評同志。』

『××很好呀，常常工作到夜裏三點鐘。』

『請問戴先生，一個人是不是可以不睡覺？如果一個人必須睡覺，那麽夜裏不睡覺，就得白天來睡。戴先生認爲半夜三更，給你寫一個報告，就是工作努力，我還可以夜裏四點給戴先生寫報告呢。』

戴先生明知道陝壩的環境不好，並且認為我訓練的結果，又不太壞，才把我調來北平，籌備特警班。為什麽回過重慶一趟，突然這樣批評我，無疑的，是聽了某某同志不正確的報告。然而這些不正確的報告，是怎樣來的呢？他是上了第四訓練班教育長劉人奎的當。我對劉人奎，在公在私，都對得起他。誰知他為了取悅某某同志，達到升官的目的，回到重慶，編造謊言，顚倒是非，把我出賣了。

一位長官批評部屬，本來算不了什麽，我很可以不加答辯。不過我聽了戴先生說話，回想過去，為了把他的工作做好，又不能兩面討好，才不惜一切，得罪了傅長官，現在戴先生反而責備我，沒有同傅長官處好，不是又步了高子欣的後塵，兩面不討好嗎？難道做人就這樣難做嗎？越想越氣，終於同他頂碰起來。吳安之兄的座位，本來同我距離很遠，他怕把局面鬧僵，趕緊跑過來，兩隻手按住我的肩膀，不讓我再說下去。戴先生也不再同我抬槓，撇開我，去談別的問題，一場辯論，才算結束。在戴先生要離開北平的前三天，我到弓弦胡同他的寓所，謁見他，預備當面提出辭去特警班副主任的職務。

『家才！你忠實、負責、刻苦、廉潔、有魄力，有辦法，樣樣都好，祇有一件不好，就是脾氣太壞。你要知道，脾氣不好，對自己的身體很吃虧，你看你瘦成這個樣子，就是因為脾氣不好。』一見面，不等我開口，戴先生就先說了這許多話，幾乎使我不好意思再開口說什麽話。的確，我因為脾氣不好，不但身體吃虧，事業上受的影響更大，更吃虧。記得父親在世的時候，為我脾氣不好，一再告誡我，心中眞有說不盡的難過。我自己何嘗不知道自己的弱點，有時候，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不過無論如何，我決心辭去

特警班副主任的職務，讓戴先生找一個脾氣好些的同志來負責。

『報告戴先生，』我說：『特警班的責任太重大，我一再考慮，負擔不了，請戴先生另外選擇一位同志負責，我可以做些別的工作。』

『那麽你做什麽工作呢？』

『北平的情形，最令人難過的，就是政府拿出錢來辦大學，又給學生們公費。結果各大學成了反政府的基地，大學生整天在反政府，眞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學生們爲什麽拿了政府的公費，而來反政府呢，因爲各學校完全被共產黨操縱利用，我們對於這一方面的工作，太不行了，所以我想在青年工作方面下點功夫。』

『傻瓜！你要做青年工作，也要有個地盤才行，特警班不就是做青年工作的地盤嗎？你要知道，我們今後需要的幹部，都要由北平特警班來訓練。我們要培養一班智識水準比較高的幹部，必須一個言行一致，能夠以身作則，對團體忠實，對革命認識清楚的同志來負責。所以我們在北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特警班，這就是我要你負責的原因。我告訴你，我用人有一定的原則，東北需要一個同學去負責，所以我讓文念觀去，北平需要一個非同學來負責，所以我讓漢三在北平。我知道你看不慣許多事情，你要知道，天下的事情不能盡如人意。我們用人，不能够求全責備，祇能用其所長。』話旣說到這個地步，我還能堅持我的意見嗎？祇好毫無結果，告辭出來。

戴先生的行動，非常注意機密，每到一個地方，或者離開的時候，都不讓外人知道，也從來不允許外人接送他。可是他自己的幹部接送他，則向不禁止，有時候你不去接送他，他看你不在場，偏偏找你說話。這一點並不是說他喜歡部屬奉承，而是在工作上，有他的必要。戴先生是一個極重視時間的人，他來去匆匆，在一個地方停留的時間很短促，處理的問題又非常多。有時當他到達某一個地方，未下飛機，已經在盤算某一件事情如何處理，應該找那一個同志負責。所以在他步出飛機，先看看那些同志在他眼前，立刻可以決定，某事由某一位同志去做。如此在時間上，不會有些微耽擱。戴先生有永遠處理不完的事情，說不定上飛機之前，需要某一個幹部，有某些話需要告訴某一個同志，所以大家總是把他送上飛機，才能安心。三月十三日上午，戴先生離開北平，先飛天津，再去青島，最後到南京。同平時一樣，我們送他到南苑飛機場，他上飛機之前，先去看王叔銘將軍，我們則在機場等候。大家在機場，閒着無事，天南地北的談起來，有一位同志說戴先生很忌諱十三，爲什麼這一次離開北平，選定十三這個日子呢，他這一問，大家才感覺有些奇怪。往常我們送他，他總是一下汽車，找某幾個同志去，交代某些事，接着匆匆忙忙上了飛機，同大家揮手告別。這一次他在上飛機之前，同每一個送行的同志握手，臉上帶着微笑，握手的一刹那，流露出一種情感，好像是不願意扔下這些同志似的。

『家才兄嗎？』十八日早晨，漢三在電話裏問我。

『是的。』

『再不用同戴先生吵嘴啦！再想要他說你脾氣不好，恐怕都不可能了。』

『怎麽一會事？』我很奇怪，漢三幹麽在電話裏說這些話，趕緊問他。

『昨天戴先生離開青島，飛往南京。下午一點多鐘，穿雲下降，以後就沒有消息了，恐怕飛機失事，凶多吉少，當然我們希望不是事實。』我聽完漢三的話，呆在那裏，沒有說什麽。

『我們決定立刻派安之兄飛往南京，看看實在的情形，等他回來，眞象就可以明白了。』漢三又告訴我。

這是一個晴天霹靂，像一場惡夢。我放下電話聽筒，呆坐在原來的位子上，動都沒有動，眼淚一直往下淌。心想同志們離不開他，國家也離不開他。過去的事情，一幕接着一幕，重新在腦子裏放映，眼前一片模糊，足足有一刻鐘，直到有人走進我的房間，我才清醒過來。就我個人而言，他是二十年的朋友，我跟他工作了十四個年頭，他的脾氣也不太好，可是他能容忍我，他了解我，也信任我，使我在過去十四年當中，有機會爲國家盡一份責任。如果他眞的撒手離開人間，還有誰能容忍我這壞脾氣？還有誰能了解我的內心呢？

安之兄從南京回來，不幸的消息，終於變成事實。他帶回幾張飛機失事現場的照片，焦殘的肢體，目不忍睹。安之爲我們敍述失事的經過：

十七日上午十一點四十五分，戴先生乘坐航空委員會 C471 二二二號飛機，由青島起飛。當時氣候

不好，大家勸他緩行，他不接受，不過汽油帶得很多，必要時，再飛回青島。下午一點多鐘，到達南京上空，雲層很厚，預備飛往上海，上海的氣候也不好。一點十三分，告訴南京，準備穿雲下降，以後就消息中斷。除了中美兩方面派出飛機，在沿江一帶偵察以外，軍統局南京辦事處主任劉啓瑞先生，也展開全面搜索，最後在南京南方，板橋附近的岱山，找到飛機的殘骸，戴先生和殉難者的遺體。駕駛飛機的馮俊忠是一位優秀的飛行員，因爲他對南京的地形不太熟習，結果飛過了頭，大概把雨花臺的位置，當做長江。等到穿雲下降，不是南京，而是羣山，首先碰到一株大樹上，碰掉一個螺旋槳，接着擦過三個山坡，終於起火燃燒。同時殉難的，有湖南龔仙舫兄、安徽金玉波兄等七人。

功績

爲使戴先生能夠瞑目地下，特警班的開學日期，儘量提早。雖然教育長、總隊長都付闕如，指導員祇有劉翼雲同志等兩個人，而區隊長祇到了一個人，兩個大隊和七個中隊，總合起來，祇有十位帶隊的官長，第一大隊大隊長爲洪澗田濟民上校，第二大隊大隊長爲河北王濟普上校。但是我們終於在四月三日開學，較戴先生預定的日期，祇遲了兩天。我們這一個班，最爲遺憾的，是戴先生永遠看不到他寄以最大希望的這些青年，而這些青年也永遠聽不到時代巨人的聲音。四月十三日，我們全班的官長和同學參加了北平

各界在故宮太和殿爲戴先生舉行的追悼會。戴先生殉難以後，全國各大城市，都先後開會追悼，而北平市最早，也是最隆重的一次。

五月中旬，華北辦事處有一位同志，抄給我一張電報，是毛先生拍給王蒲臣兄的，要他找馬漢三兄，讓漢三兄同鄭介民先生說說，特務班由樓復中兄接替。等到鄭先生回到北平，我正式向他提出辭呈，放下了這付沉重的擔子，那是戴先生加到我的肩上，而不允許我卸下的擔子。六月初旬，我離開北平，搭乘解送華北重要漢奸齊燮元、王蔭泰、江亢虎，周作人等的專機，到達南京，參加戴先生移靈典禮。六月十二日，南京各界公祭，十四日移靈。遵照國民政府的命令，追贈爲陸軍中將，用集團軍總司令陣亡例公葬，由城內移厝紫金山靈谷寺側，預備安葬於國民革命軍北伐陣亡將士公墓之傍。這一天愁雲密佈，大雨如泣，送殯的行列，在萬人以上，步騎兵，海軍，警察都派部隊參加，高級幹部執紼者一百多人。除了民國十八年總理奉安大典以外，這一次戴先生的移靈典禮，是最悲痛，最隆重的一次喪禮。

抗戰以前，戴先生負擔的責任，比較單純。抗戰以後，他的責任越加越重，除了情報工作，兼管郵電檢查，全國的交通檢查，緝私，貨運，警察，敵後游擊，僞軍聯繫，中美合作所，中英情報合作，中蘇情報合作各種工作，工作同志多至十萬人。

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戴先生擔負了如此煩難複雜的工作，指揮着如此衆多的工作同志，而對每一種工作都勝任愉快，做到有聲有色，收到預期的效果，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戴先生有許多常人所不能及

的地方，他有非常的統御能力，他有超凡的天才和敏捷的思想。而他最成功的，是有容人的雅量和知人善任。因爲他有容人的雅量，才能够網羅各色各樣的人才。因爲他知人善任，才能够得心應手，完成許多任務。他像一座洪爐，任何人投到他的麾下，都會被他熔化，成爲一個新人。所以在他領導之下，沒有派系，沒有小圈子。他交付同志們一件工作，祇是交代一些原則和目標，至於如何完成這項工作，任你去做，從來不嚕囌；所以養成每一個同志都能够運用智慧，有獨當一面的能力。同樣一件工作，如果要十個同志去做，可能會用十種不同的方法；但是不論用什麼方法，都會很快的完成這項任務。因爲他信任同志，同志們也樂於爲他犧牲而無怨言。在他領導下的幹部，都是生龍活虎，充滿朝氣，形形色色，不同典型的各色各樣人物。我可以說，軍統局是人才濟濟，足以擔負起領袖交付的任何困難，任何複雜的任務，都能圓滿達成。

人總有一死，死而與草木同腐，很快就被人遺忘了。唯獨戴先生死後，却留給朋友們，同志們一種永久的懷念。他忠於領袖，熱愛國家，以身許國，公正無私的精神，感人最深。他對人誠懇，對事忠實，言而有信，敢作敢爲。他的俠義心腸，豪爽作風，爲同志負責，爲朋友幫忙的熱忱，永遠不會被人忘記。軍統局的紀律非常嚴厲，就在嚴厲當中，更顯出他對同志愛護之深。他提到紀律，總是說天理、人情、國法。他把天理人情放在前面，是因爲國法不能違背了天理和人情，違背天理人情的國法，不但不能收到懲一儆百的效果，反而會引起極大的反作用。軍統局每年要公祭一次爲工作犧牲和病故的同志，但是因過失重

大被處置的同志，同樣受到祭祀，名爲『殉法』同志。同志們偶因過失被關起來，也絕不因此毀滅了他的前途，釋放以後，有時會給與更好的工作，較高的職位，使他們知悔上進，所以同志們雖然受到處罰，也不抱怨，反而更加努力。

在八年抗戰期間，戴先生對於國家，究竟有什麽貢獻？除了情報工作外，直接給予敵人的打擊和損害，絕非任何機構能够比擬的。據中央社四月一日發表的新聞報導說：

『對敵破壞二一〇七次，突擊五八五次，制裁敵僞首要五一五次，敵僞人員死亡者一七八七三人，負傷者四九一六人，俘獲者五六六人。毀敵軍機車四九二輛，車廂一六二七節，汽車四七七輛，汽油二〇三二〇箱，電機一七九七部，電線二六七五公尺（另據統計，實際上數十倍於此數），機器一五部，船艦四四二艘，砲臺及碉堡五一座，步馬機槍共二三一八挺枝，砲三三門，各種彈藥四八二〇九箱，飛機七一架，兵營一五七八間，軍糧八一四六二擔，電桿一三一六根，軍服軍毯共五五五一件，毒瓦斯原料五〇五一箱，橋樑二五〇座，路軌一六五八公尺』

在中美合作所工作之下，所得的戰果，也是非常可觀。據六月十三日上海申報所載，中美合作所美籍參謀長貝樂利上校發表的談話說：

『擊斃敵寇二六七九九人，傷二六四二人，俘虜五〇八人。破壞橋樑一八三座，舢板一五八隻，汽船三五隻，飛機一架，車頭車箱四二五節，庫房二七一個，鐵路三〇三段，機動機車二六九輛。營

救聯合國飛行員一三〇名。」

以上這些成就，祇不過是成果的一部份，其餘尚有許多關係國家與衰治亂的巨大貢獻，有的事關機密，有的牽涉太廣，不能詳述，總之，在戴先生卓越英明領導之下，敵後整千整萬的同志們所流的汗，和四千多個爲工作而犧牲的同志們，已經用他們的鮮血爲國家民族，也爲我們的工作寫下了壯烈的史詩。這四千多個敵後工作的犧牲者，還沒有包括別動軍和忠義救國軍因作戰而傷亡的人數在內。四千多人，並不是一個小數目，而且都是忠勇愛國之士，千錘百練的工作幹部，損失不能說不慘重，不過敵人所付出的代價也更大了，這是很値得我們一提而驕傲的。

勝利以後，戴先生奉命肅奸，負起關係中華民族氣節的逮捕漢奸工作。在半年當中，逮捕了重要漢奸二千四百五十五人，置之於法，完成了歷史上的一件重大任務。使正義伸張，是非分明，予做漢奸的人們以應有的懲處，對社會有所交代，使子子孫孫知所儆惕。也是八年抗戰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事實。

中華民族的時代巨人死了，領袖失去股肱，十萬同志失去領導，而破碎的山河，讓誰來收拾呢？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美國政府承諾，戰爭結束，拿出十六萬美金，供給中國方面派遣四十個軍官，赴美考察一年。我的工作既隨戴先生殉職而結束，於是加入第二批赴美考察的行列。十月四日偕湖北鮑志鴻，湖南李海懷、黃加持、易聘珍（珍）、四川鄭錫麟、廣東翟榮基、浙江毛萬里、尚渭父（望）、安徽焦金堂、上海周關錩諸兄和聶琮，浮春榮同志等二十人，乘美國海軍專機，由滬起飛，經沖繩島之那埛、關

島、威克島、約翰斯登島，夏威夷之火奴奴、舊金山，十月十日飛抵華盛頓。步出飛機時，細雨濛濛，蕭信如兄已經等候在機場，歡迎我們。

過去十四個年頭，有時生活在驚濤駭浪中，有時工作煩重的喘不過氣來，整個心身都放在工作上，沒有進修的機會，智識在退化中。現在到了美國，個人的工作告了一個段落，不但覺得輕鬆了許多，還可以看到許多新的事物，學到許多新的智識，也許將來會對國家供獻得更多一些。

後記

「關山煙塵記」是二十多年前，在無書可讀，無事可做，百無聊賴的情況之下撰寫的。當時沒有任何參考書籍和資料，全憑記憶。好在距八年抗戰，爲時尚不太久遠，許多事情，記憶猶新。既然無事可做，虛拋光陰，爲甚麼不把八年抗戰，親身經歷的一切寫下來？將來也好查考，以備不忘。否則，日子久了，這些經過可能忘記得一乾二淨，想寫也寫不出來了。況且，戴雨農先生和他領導的工作，不能永遠埋沒，遲早需要公開的。於是，着手撰寫，從目睹七七事變當時的北平情景寫起，寫到抗戰勝利，戴先生殉職。

我厭惡虛僞，又不善於渲染，祇能平舖直敍，力求保存眞實。大約寫了兩三萬字，左看右看，總覺得太笨拙，沒有半點文學氣氛，連自己也不能滿意，看不順眼。可是送給黃珏、黃正兩姐妹看過，她們却說寫得不差，好就好在笨拙、眞實，好就好在故事的本身。她們以爲這些經歷是難能可貴的，不是任何一個人能夠隨便寫出來的。這些眞實故事，遠比憑空虛構的小說好的多，鼓勵我繼續寫下去，越詳細越好，將來可以印成一本書，是很好的抗戰故事。

我開始撰寫，並沒有什麼希望，不過是記錄回憶而已，根本沒有打算印一本書。自己是一個軍人，一個一事無成，徹底失敗的軍人，那裡還敢班門弄斧，印一本書呢？我自從二十七歲從事戴雨農先生領導的工作，不祇是工作繁重，異常辛苦，而且生活在驚濤駭浪中，日夜提心吊膽，隨時都有被人家捉去砍頭的可能。看書的時間很少，就是看也不能聚精會神，置身書籍中。所以知識不但沒有進步，而且日益退步落伍了，那裡還談得上印一本書呢。

黃氏姐妹是湖南小姐，絕頂聰明，南京金陵大學學生，因為大陸動亂，投筆從戎，做了花木蘭，想殺敵報國。她們的文學根底很好，寫文章的能手，告訴我，不要自己小看自己，自暴自棄。她們說她們的批評很客觀，絕對不是故意捧場。後來又經湖南王功燊兄看了一遍，他也認為這些回憶很有價值，要我繼續寫完，寫成一本書。至於出版不出版，那是另外一回事。功燊兄是一位詩人，才氣縱橫，軍校第五期老大哥。他們三位給了我很大的精神助力，也給了我信心和勇氣，終於完成初稿。

這本書的初稿，斷斷續續，寫寫停停，寫了將近兩年。因為心情不好的時候，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幾乎拿不起筆來，什麼也寫不出來。而且心情不好遠比心情好的時候多，成了三日打魚，兩日曬網，進度非常緩慢。有些事情記得不太清楚，曾經寫信詢問孫若愚兄

和王守斐弟，他們給我很詳細的答覆。到了四十五年春天，初稿總算勉强完成了，大約有二十七八萬字，經過黃氏姐妹和王功爕兄修正，送給周念行先生看。周先生和雨農先生是江山文溪高小的同學，我雖和他沒有見過面，但是他的道德文章，素所欽佩，所以向他請教。沒有想到，念行先生看過以後，給我回信，認爲這本初稿在軍統局同志的工作紀實方面，是不可多得的。他說：「我曾經有好幾次一邊讀，一邊淌眼淚。所以，我深深的覺得這部書在我們工作的寫實方面，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又說：「我看過同志的工作紀實也不少，但能夠像這部書的感動人，確未曾有。」他並且提出需要修改的意見，要我修正，又把書名定爲「關山煙塵記」。所以，這本書能夠問世，完全是念行先生全力促成的。

四十八年我從香港回來，就初稿加以修正補充。初稿祇有七章，於第一章「空前國難」，增加了「九一八」和「西安事變」兩個小節。因爲「九一八」是國難的開始，也就是七七事變的前奏，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第一步，來龍去脈，不能不寫。而「西安事變」，全國男女老幼對委員長　蔣公擁護的熱忱，表現了空前未有的熱烈情景，震驚了日本軍閥，他們害怕中國强壯起來，無法下手。於是加速侵略，發動蘆溝橋「七七事變」，終於變成全面侵略戰爭，促成我們堅强抵抗。此外，又增加了「陪都重慶」一章，分成四個小節。我一向在外

面工作，二十九年在重慶，是我在中央工作僅有的一段時間，才有較多的機會和雨農先生接觸，了解了他領導工作的種種，不能不寫。於是，全書成了八章，四十四小節。

初稿修正完畢，由李世鈞兄幫忙，打印四份，先後送請周念行、劉啓瑞、張子奇、張季春、姬梅軒、劉培初、王孔安、岳梓宇、蕭信如、白世維、郭履洲、吳安之、李仲琳、李仰文、田慰農、馮沛森諸先生修正。劉啓瑞先生看過以後，感慨很多，寫下一首讀關山煙塵記有感：「辛酸述往事，無語話從頭。賸將兩行淚，又向故人流。」寥寥四句詩，二十個字，道盡辛酸和悲痛。

姬梅軒兄是在太行山的抗日戰友，「太行兩年」一章裡面，有許多事情，和他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初稿先請他修正。他看過以後，希望早日問世，「用爲救世之警鐘。」

最後送請有關機關審查，結果刪改了二十多處，有些地方，刪改的上下文不能銜接；有些地方，使原來的精神大打折扣，失去原意。譬如我寫中美第四班裡美國人的種種，都是事實。爲什麼美國人援助過全世界許多國家，幾乎沒有一個被援助的國家，不對他們起反感的，是什麼緣故？我的前任高子欣兄就是被他們整垮的，我接任以後，不能再蹈覆轍，事事認眞，說一不二，對他們毫不含糊，雖然他們不高興，但是無懈可擊。

梅樂斯所著「另外一種戰爭」裡面這樣說：「接替高將軍的，是一位喬將軍，他的外貌好似一個研究古典語文的學生。事實上，他卻遠較他的前任更富於進取心，不過他也是相當多疑的。我們不久就在重慶發現了這一點，戴將軍決定和我親自前往陝壩一行。」梅樂斯這段話是錯誤的，他們去陝壩，好像是因爲我是多疑的，發生問題，才要去的。其實我是和他們同一架飛機去陝壩的，我擔任副主任，並不是在他去陝壩以前，而是以後。不過他說我是「相當多疑的」，他怎麼知道？無疑的是根據他們美國人的報告才知道的。他們找不到我的甚麼毛病，祇好用抽象的「多疑」來批評了。

審查者以爲對美國人得罪不得，不能說美國人半句不是的話，於是全部删去。我很不服氣，堅持要保留，不能删除。後來還是得力於蕭信如兄給我的一封信，他說：「事實就是事實，史廸威爾的日記公開駡我們的委員長。我以爲這是你個人的意見，我個人認爲可以。如果局中認爲妨害中美合作，實是多慮。美國人不需要我們，叩頭也無用；美國需要我們，實言實語，可供他們參考。我以爲他們決不介意。」我提出這封信來，使審查者無話可說，才把「馬的糾紛」和「意外事件」兩節保留下來。

「抗戰期間不准同志結婚」和「打麻將要槍斃」，是雨農先生在抗戰期間約束同志，最

高明、最有遠見、最有魄力的兩大決策，收效很大，有益工作，無與倫比，值得頌揚稱贊的。而審查者硬把「打麻將要槍斃」修改了。他認爲這樣說有損雨農先生的德威，殊不知這正是雨農先生禁絕打麻將的決心，表示非禁絕不可，並不是爲殺人而禁止打麻將的。因爲自始至終，並沒有因爲打麻將槍斃過一個人，而禁止打麻將却發生了奇效。當年軍統局的同志中，雖不敢說絕對沒有人打麻將，我敢說少之又少。打麻將要槍斃人，目的在禁止打麻將，有甚麼見不得人的地方？爲甚麼不敢說？爲甚麼要作僞？改變歷史事實？這樣對得起雨農先生嗎？我眞不明白。

因爲雨農先生一連兩次紀念週罵督察室不盡責任，沒有捉住打麻將的。會後，我提出抗議，我們有一段對話，原文是我說：「那麼不槍斃人，大家不再打麻將，行不行？」雨農先生說：「行。」我說：「現在已經沒有人敢再打麻將，如果戴先生抓得住，槍斃五個人，連我陪上。」說時我拍了拍胸脯。這一段對話多麼有氣魄，多麼生動？當時的確是這樣說的，這樣的情景；但是審查者把「槍斃」改成「嚴重處罰」，多麼洩氣，多麼沒有勁兒。這是改變了歷史事實，說假話，成千上萬知道當年這個故事的同志會罵我胡扯。一嘆！

我非常擁護禁止打麻將的決策，努力執行，不過我絕對不贊成眞的槍斃人。雨農先生是

一位非常開明，講「天理」「人情」「國法」的人，從善如流，我了解他的用心良苦，他也了解我的用意。所以，我敢那樣說，他也能包容我，不責怪我說話太憨直。

又如雨農先生最後一次去北平，午餐會報時，責備我脾氣不好，說我在英國和美國人沒有搞好，和傅作義也沒搞好。我說他不應當聽信潘其武不正確的報告，用來批評同志。他說潘其武很好，我說：「潘其武是官僚，戴先生不相信，請問問大家！」我隨說隨用手指着大家劃了一個圈子，但是雨農先生並沒有問大家。我們這一席爭辯，當年參加過會報，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現在在臺灣的，有張公度、吳安之、黃天邁、樓復中、程克祥、王蒲臣、谷正文諸兄。我說得都是實話，他們可以證明。我自己不怕得罪潘其武先生，在理別人似乎不應該管這閒事，越俎代庖。然而審查者，怕得罪潘其武先生，硬要刪除。我不同意，再三爭執，結果把潘其武改成×××，才把這一段保留下來。可是仍舊有許多文句，如前面所說潘其武是官僚，硬被刪去了。我對於强迫我改變眞實情形，說假話，非常痛心，但爲了這本書早日出版，好幾位朋友勸我不要堅持己見，祇好忍耐了。

關山煙塵記是五十五年三月，戴先生殉職二十週年時出版的。距撰寫初稿，已經十年了。初版印了五千册，因爲許多朋友熱心幫忙，很快就推銷出去了，朋友們的厚愛，非常使我

感激，至今不敢忽忘。

關山煙塵記出版後，蒙王雲五先生建議，由商務印書館代售，並在他們的出版月刊十二期「新增代銷書刊簡目」予以介紹。又經周念行先生介紹，吳愷玄先生在晨光月刊十四卷二期刊登廣告，吳先生並撰文介紹說：「他的第一個原因，是爲了紀念戴雨農先生殉職二十週年。戴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時代巨人，抗戰期間，他對國家供獻很大……。」又說：「因爲那些同志們，不計個人安危，出生入死，敵前敵後，冒險犯難，甚至貢獻出寶貴的生命，做了無名英雄，究竟爲了甚麼？他不願意埋沒了他們的那種偉大的英勇事蹟，永久無名，乃盡後死者的責任，就他所知道的，表揚出來。」

周念行先生又介紹暢流第三十二卷第四期刊登大幅廣告。經吳愷玄先生介紹，大華晚報五十五年四月五日、民族晚報四月七日、中央日報四月八日的「出版」欄先後刊出出版消息。

李少陵先生是在臺灣的湖南文豪，撰「評介喬著關山煙塵記」，分別於民族晚報四月十八、十九、二十日三天刊載。他說：「……戴將軍能運用他的魄力才能，對於國家實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而其最精彩、最富傳奇性的表現，還是在八年抗戰中，神出鬼沒，呼風喚雨，

給日本人以無情的打擊，終使日本人無條件投降，使中國屹然列入世界四强之林。於是，戴笠將軍便由一個軍統局長，變成了中國無數青年崇拜的偶像。」

又說：「戴將軍指揮下的工作同志，在天津、在北平、在太原、在太行山、在包頭……和日軍、和漢奸、和共產黨，天天廝混，天天打鬪，天天拼命。那一種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的精神，眞可以感天地，泣鬼神，令人從心坎中，流出同情之淚。」

「許多人聽到特務二字，便要頭痛；看到特務人員，便要噁心，我自然也不能例外。可是當你讀完這部關山煙塵記之後，你當喟然嘆曰：『中國國魂，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後來廣西國大代表湯炎光兄又把這篇文章轉載在他主編的公報月刊第七卷第九期，題目改爲「關山煙塵記讀後」。姚元深先生也在招商局業務通訊上，撰文「介紹一本好書給船上同仁」。

關山煙塵記除商務印書館代銷外，還有幾位書報商推銷。因爲初版很快銷完，他們一再催索，無法供應，於是很快出現盜印本，紙質薄而較差，比初版薄了四分之一，一目了然。迫不得已，一方面向內政部註册，領到臺字一五九六號著作權執照。一方面再版，八月發行。再版三千册，朋友們發現的錯誤都改正了。以後三版四版，都由中外圖書出版社負責發行

，銷售情形，也還不差。總之，連同盜印本，銷售總數，總在一萬兩千冊以上，實出意料，能不感激讀者的愛護嗎？

再版後，經高雄新聞報總編輯康吉人兄於八月二十八日新聞報刊出再版消息，標題是：「關山煙塵記——洛陽紙貴，再版出書。」內容是：「……關山煙塵記自問世以來，風行一時。初版五千冊，早已售罄，市面上旋即發現盜印本，紙質較劣。喬氏為減輕讀者負擔，已於八月中旬再版，特價新臺幣二十元。……」九月八日臺北市公論報第三版，也刊出再版消息。

經黃大受教授介紹，傳記文學第九卷第四期；吳惟玄先生也於晨光第十四卷第八期，都刊出再版廣告。

最令人感奮的，是朋友們為使這本書廣為流傳，大力推介。郭履洲兄印了專函，向他的朋友們介紹，他交遊廣濶，人緣又好，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李仰文、霍來庭、李默之、楊鏡明四位也聯名推介。盧芷復兄向行政院有關方面介紹，石雲卿兄向銀行界介紹，賈文斌兄向政工幹校介紹，王化行將軍為軍中分發百冊，王貞偉姪向海軍方面介紹。而喬海生弟在新竹張羅，王守雯弟在臺中張羅，胡金波和張依道兩位在高雄張羅。他如孫若愚、毛鍾新、傅有

權、李東莛、姜毅英、謝晉驥、王魯翹、李逢霖、劉戈青諸兄及北平特警班同學都非常熱心。

唐齋園兄在中央黨部介紹，更使人感激不已。他一再碰釘子，感慨地說：「以如此佳構，且極具宣傳價值之著作，竟不爲各方所重視，實令人悲哀。」他希望這本書能流傳海外，增加僑胞的愛國情緒，可是有關方面却以限於預算，輕輕推過。中二組主任由葉翔之先生兼，秘書侯定邦先生是中學同學，多年老友，多年同志。他們的工作也在海外，齋園兄寫信電話相催，居然理都不理。世態炎涼，有如此者，能不令人感嘆嗎？

五十六年左營海軍忠義報，自十月間開始轉載，每天刊載約四百字左右，如此可以連載一年多。雨農先生不死，因爲有抗戰期間和美國海軍合作的基礎，很可能主持中國的海軍。今關山煙塵記因忠義報轉載，可使海軍將士對雨農先生加深認識，這也可說是機緣了。

到了五十九年周谷先生看過關山煙塵記以後，從美京華盛頓來信，提出許多問題和意見。後來我拜託他在大公報上找楊立奎先生警告新啓蒙運動諸人啓事，結果找不到，我才知道我記錯了，那則啓事可能刊登在北平世界日報上，所以關山煙塵記三版時，第一五頁就改正了。所謂新啓蒙運動，就是當年在北平的一批左傾教授，爲共產黨做宣傳工作，赤化青年的

妥當，關係重要，所以我想把原啓事找出來。因爲國會圖書館沒有世界日報，祇好作罷。

十年後，在巴黎的敦煌學專家陳祚龍先生看過這本書以後，撰寫了一篇「一部引人入勝的好書」的書評，發表於中外雜誌第十七卷第五期。六十五年旅居美京華盛頓的名女作家吳崇蘭女士寫了一篇「我讀關山煙塵記」，發表於中外雜誌第十九卷第四期。這兩位不曾見過面的朋友，對關山煙塵記這樣愛護，使我萬分感激。

我深深感覺到印一本書實在不簡單，關山煙塵記問世，整整十二年了。從撰寫初稿，一直到初版再版，有這麼多的朋友愛護、鼓勵和幫助，十分感人。所以，將朋友們的信和文，編印這本「浩然集」，也就是關山煙塵記的簡史，以爲紀念。並向所有愛護這本書的朋友們致無上的謝意！

函牘

周念行先生函

家才先生：

大作我已瀏覽一過，我曾經有好幾次一邊讀，一邊淌淚。所以，我深深的覺得這部書在我們工作的寫實方面，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不僅可以爲訓練同志的補充材料，甚至可以鼓動同志發出熱烈無比的奮鬬精神，從事於赴湯蹈火冒險犯難的艱鉅工作。我看過同志的工作紀實也不少，但能夠像這部書的感動人，確未曾有。家才先生！團體事業是千古的，這部書的流傳千古，更不容疑、不勝祝賀之至。

現因居停養病，我不便在這時向他提出對此書的具體辦法。所以，先行寄還，擬請趁此空隙，由先生自行修正。書中有好幾處已經由一位先生批明要改，我都同意，請先生費心補充或修改。

再者，紀年方面，我以爲頂好用中華民國幾年，下用括弧註明西曆，似乎這樣比較有一

種民族精神的表現，高明以爲然否？改妥後，儘速付來，以便遇機提出，使此名著能儘早發生效用也。

弟性懶動，又值暑季，不能趨謁，面致敬意，甚爲歉疚。但弟一腔心情，則已馳念不置矣！專此敬候

起居百益！

弟　周念行手上　四十五年五月十四日

孫若愚先生函

甫由金門返臺，即接你的來信，因趕辦案件，連續熬了一個星期的夜。加上天氣反常，致患重感冒，癒後又繼續忙碌迄今，致遲遲未復你的信，請多原諒！

你所問制裁華北經濟漢奸程希賡一事，事隔十七八年，詳細的日期已記憶不清，大約是在二十八年初，地點在天津英租界大光明電影院。參加的同志有祝宗樑、袁漢俊、劉友琛、馮健美、孫惠書。

程希賡號蓮士，英國留學，附逆任天津聯合準備銀行經理，與汪時璟同爲第一流之經濟漢奸。最初由男女同志在其住宅門口偵察出入時間，欲伺其乘車外出時，攔車狙擊。唯因其

汽車行駛甚速，幾次均未能下手。後查知其有愛看電影之嗜好，每有佳片，必往觀看。適平安、大光明兩影院同時分別上演「蘇彝士」、「庚戈丁」兩大名片，遂由同志輪流守候兩院，伺其前往。某星期六下午，彼果攜妻乘一六〇四號汽車前往大光明觀庚戈丁影片，接獲報告，各同志卽藏槍前往。時影片已開演，全場黑暗，不能辨認彼坐何位，遂由女同志僞裝找人，餘同志則在場內觀察。

銀幕映出「程經理希席外找」時，程果在樓上後排，起立欲外出，爲其妻按下，但已爲我同志發現其坐位。遂由祝宗樑同志至其坐前，向之開槍四發，程逆當場斃命。時場內聞槍聲，停演亮燈，但秩序並未混亂，祝卽向場外衝出。至二樓門口，爲一管閒事之俄人迎面抱住，遂開兩槍，將之擊倒。至樓梯口，又爲一瑞典人從後抱住。祝同志所持左輪手槍，六彈已盡，遂與之赤手搏鬪，沿樓梯滾至樓下。危急中、擔任掩護之袁同志趕至，持槍向之威嚇警告，該外人仍糾纏不鬆手，遂開槍射之，一彈斃命，祝同志遂得衝出，撤退回家。

案發後，日寇震驚，漢奸喪膽，重金懸賞追緝。月餘、日寇會同英捕房逮捕無辜藍某等四人，硬指爲行刺者，要求引渡（編者按，英租界終於答應引渡）。並封鎖租界（封鎖在先、抑藍等被捕在先，已記不清），乘機向英方要求，將我政府存留於英租界之大量白銀交出

。初由英日當地交涉，繼而演變爲英日政府外交談判。爲營救藍等四人，並證實日寇之借題擴大事態，祝袁兩同志遂秘密由津赴香港，向英政府自首，英政府當時甚感難以處理。（編者按：港政府爲保持顏面，拒絕接受自首。）

前梢去養生新論一書，諒已收閱。其中靜坐一篇，雖屬簡略，你若能細心研究，持之有恆，對身體補益殊大。我的身體遠不如昔，主要原因是缺乏運動，心思騷亂。餘再談，即祝

健康！

弟　若愚拜上　六月十九日

王守雯先生函

華公賜鑒：

七月廿日諭示奉悉。猥承關注，感激殊深。計晚抵此，轉瞬已三閱月。……

承詢太行舊事，晚記憶猶清。晚部於晉城曾攻克敵僞據點二處：

(1)三十一年五月間，由王熙春率領，攻克僞軍賈鳳鳴部駐守之晉城司徒村據點，曾俘僞軍賈鳳鳴等二人，擄獲步槍二十餘支。惟王熙春負傷不治身死。晚爲此役，曾爲吾公所痛

斥。

(2)三十一年十一月間，由宋廷府率領，攻克日軍駐守之晉城谷圇樹嶺據點，曾擄獲敵軍糧十餘石，軍毯六條。吾公爲此役，曾親函慰勉。同時二十七軍一三六團團長郭培德曾於十二月十二日於谷圇樹嶺召開慶祝勝利大會，會中郭團長對吾人工作，備加讚揚。

此外尙有值得一書者，爲三十一年元月間，苗長青曾於晉城宮嶺，活捉僞晉城第二區長劉憲章、並虜獲座鐘一座，玻璃屏六扇，以及僞區公所合作社之貨物等。宋廷府在高都鎭擊斃日軍，獲步槍一支。苗長青阻截日軍，獲洋馬一匹。三十二年三月劉子英爆炸宮嶺僞軍營房，炸死僞軍七人，重傷二人。此時吾公已離太行，當時雖然轟動晉城人士，但尙未爲上級所重視。

專此奉復，敬請

崇安！

晚 守雯敬啓 七月十七日

姬梅軒先生函（國大代表）

華塘先生：

尊著乃汗、淚、血的結晶，字字珍珠，句句金石，感人肺腑，動人心肱，發人猛省，足使頑者廉而懦者立。雖詞廻環，百讀不厭，誠救治時弊之有效藥石，豈僅回憶錄而已耶？尤其打倒貪汚之英勇表現，更爲有聲有色，高度表現出獨來獨往之偉大氣慨，何等可佩！

昔文王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司馬受腐刑傳史記，今吾於先生得之矣！望早問世，用爲救世之警鐘也。專此敬頌

秋安！

弟 姬鎮魁拜上 五十四年九月十日

蕭信如先生函（前總統府參軍）

家才兄：

大作拜讀，至佩！承詢兩點，敬覆：

一、中美合作所是弟最初發動，向好友李氏 (Willis A. Lee)少將及梅樂斯 (Milton E. Miles) 中校談起。李氏任海軍總司令部作戰局長，後調南太平洋巡洋艦長殉職，作戰局由浦蘭爾 (F. A. Purnel) 少將接充，麥茲爾 (Jeff C. Metzel) 爲作戰科長。一九四二年中美合作協定簽訂時，我方由宋部長、戴先生及弟三人簽名。弟堅持美方必須閣員出面

領銜簽字，美方不願透過美外部，所以曾由金氏上將偕弟晉謁羅斯福總統親批由美海軍部長諾克司 (H.F. Knox) 領銜，鄧諾萬 (William J. Donovan) 少將及梅樂斯三人簽字。此爲美國唯一與外國簽訂的特務工作協定，係由羅斯福總統、金氏上將、李氏少將作主決定。後來李海上將雖係海軍，也曾表示反對。因爲暗刀殺人的勾當，政府簽定協定是不妥的，如馬歇爾知道，必不成功，這是一項秘史。因此梅樂斯代表羅斯福總統駐華工作，弟代表委員長駐美工作，辦公室設在美海軍部內，以聯合參謀本部中國代表身份，參加英美聯合參謀本部每週會議，負責中國戰區事務，兼任中美合作所美國聯絡處處長職務，專負簽署中國戰區所需人員物資文件，美方方始發放運出。

二、林語堂曾說：「歐美的所謂紳士，過了紅海，便成魔鬼。」文中謂：「一上洋船，就變成魔鬼，」似可斟酌。因爲上洋船不一定到遠東來，又專指美國人而拋開英國人，也不公平。林語堂係指英國人，凡是派到遠東的，大多在歐洲是無業浪子，所以跑到印度、馬來、中南半島及香港打天下，靠鴉片、賭博、女人、洋酒發財也。文中七十三頁標題爲「合作」，內容係指美方人員的不規行爲，對合作二字似乎欠妥，究竟合作對抗日也有不少貢獻。就標題言，似乎你連根反對合作？對嗎？

內容是事實，事實就是事實，史廸威爾的日記公開駡我們的委員長。我以爲這是你個人的意見，我個人認爲可以。如果局中認爲妨害中美合作，實是多慮。美國人不需要我們，叩頭也無用。美國人需要我們，實言實語，可供他們參考，我以爲他們決不介意。匆祝

年禧

弟 蕭勃拜後 十一月二十一日

周開福先生函（警察之友月刊社社長）

才公賜鑒：前（十七）日上午於芝山岩大典中會見周念公，面示吾

公賜宴之盛意，眞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之感。昨日下午二時復接念公郵寄

尊著一巨册，一口氣讀完，深覺此書體例正大，綱目清明，取材精富，行文暢達；使清白家風與光榮歷史兼收並蓄，堪稱近代革命文學之偉構。前言中所示寫此書之三種原因，亦可謂三個動機與目的，公忠體國之心，令人感佩之至。深信讀此書者、對於戴先生之偉大處，同志之忠烈史，工作之神聖觀，必將有更深切之認識。讀此書者，自然而然生「廉頑立懦」之心，立「光前裕後」之志，建「反攻大陸」之業，成「重建中華」之功。先言有「一言興邦」之訓，敢爲

尊著頌焉！肅頌

鈞安

晚 周開福敬上 三月十九日晨九時

王雲五先生函

家才仁兄大鑒：日前奉贈大著「關山煙塵記」一部，今日始克抽空一讀。雖爲時短促，僅得片段、但如陝西緝私一章，尤其是「我做了官」一節，語語寫實動人，無任敬佩。敝商務印書館最近力爲社會服務，大著如奉委託，可以代售，一面就出版月刊加以推薦，聊表贊助微忱。卽祈

大祺！

弟 王雲五 五十五年三月廿日

楊却俗先生函（國大代表已故）

華塘先生勳鑒：

承賜大著「關山煙塵記」，自本月十日至十四日，除十二日一日外，無日不仔細拜讀，於今（十五）日上午九時四十分全部讀完。計除食、休、開會、訪友、讀報等事，每日讀百餘頁，犧牲午睡多日，且每日輒讀至深夜十一時許。大著不僅文字秀爽，內容翔實，爲抗戰時代中各方之寫實，可供史家之參考，與青年之體驗。尤其華北除奸、太行苦幹、陝西緝私、後套練兵之輝煌成就，隨文字之起伏，使人爲之提心吊膽，爲之拍案稱快，爲之欽佩莫名，爲之同有感奮。設非有完美之人格與濃厚之情感者，曷能臻此？亦非有共鳴之感者，不易體會其眞滋味。

時代雖有不同，眞理則千古如一；官位僅隨機遇而消長，人格則與日月而同光。回首前塵，大可撫心快慰，未悉以爲然否？感謝之餘，當同爲奮勉，專此佈臆，附頌

儷祺

楊却俗　拜啓　五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上午十時四十分

張克恭先生函（前花蓮工業發展投資策進會總幹事）

華塘吾師：關山煙塵記讀之不忍釋手。生平喜讀傳記文學，遠之曾國藩、俾斯麥、近之麥克阿瑟、艾森豪，均曾反覆讀之。但關山煙塵記一書，使生特感興趣，其原因爲書中所談及之人與地，有相識者，如北平淪陷前後，二十三年到二十六年底，適在北平，學潮及二十九軍撤退情形，均身歷其境。此外

師之浩然正氣，在在均足以激吾人之志氣。勝利後因知北平班之成立，遂託王允恭設法調派北平，不料到達北平之前兩日，吾

師又離平南去，致未能追隨左右，分享光榮，乃一大憾事。樓兆元先生與生相處不洽，幸王清溪與田濟民支持，使對訓練工作，尙無遺憾。今拜讀

鉅著，深仰吾師乃一大仁大智大勇，頂天立地之人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計世俗榮辱，特立獨行，情感極端豐富，處處發現人情味，因此俾作義的官兵，經吾

師訓練後，便效死而不去，良有以也。生因反對×××縣長貪汚，不與其同流合汚，即將辭去總幹事職務。關於未來工作，由水祥雲先生與陶秘書長聲洋洽商中。

師如與水先生熟識，請在電話中打招呼，如不熟識則不必。另與友人組織一機械公司，主要市場爲越南，正籌備中，資金尚差十萬。知關錦注，用敢奉陳。恭祝
尊安！

生　張克恭謹稟　三月二十六日

王祿仕先生函

家才先生賜鑒：

久未面聆教益，並疏函候，深以爲歉，乞請曲宥。比維近況廸吉，闔府平安，爲慰爲頌。

本月上旬，鳳藻兄因公蒞臨弟處接談，提及尊有大作一册，將行出版問世，書厚達五百多頁。聆悉之餘，殊爲感動。竊以爲尊那來如此精力與雅興，在此動盪時代和出版界不景氣的當兒，而鼓起當年工作的勇懋，在尊的人生旅程碑上，再記上光輝的一筆，誠屬可貴。謹申賀忱！

大作「關山煙塵記」經窮足三日兩晚之時間，一口氣讀畢，洵佳品也。其中似有錯字三個，詳附另表，如再版時，請飭校正。

大作可當近代史讀，可當遊記讀，可當傳記讀，可說在六十年代是出版界放一異彩之珍品。經晚購取五冊，分贈同仁披讀，藉以長其慧源。價款一百六十五元，經送鳳藻兄彙奉。餘另敍，謹頌

閤府平安！

晚 王祿仕叩 三月二十八日

張翼鵬先生函

才公副主任鈞鑒：上月蒙

鈞座寄贈大作「關山煙塵記」一書，至爲感謝。生旦夕拜讀，至於再三。內容精闢，經驗豐富，斯誠血汗淚之結晶，對本局工作記實，不可多得之佳作也。已往各先進同志對吾人工作多有述作，然從無如本書記述詳盡落實者。讀之如身臨其境，如親履其事，書中人物躍然紙上矣。此間同志對本書愛不釋手，咸欲人手一冊，備作精讀。請

鈞座有暇寄下二十冊，以便分售爲禱。

專此謹頌

鈞安！

學生 張翼鵬謹上 四月十一日

孔　嘉先生函

華塘仁兄：拜讀大著，至為欽仰。不但內容豐富，文筆流暢，而且事理的剖析，人物的描寫，詞嚴正確，呼之欲出。尤以兄忠鯁之神態，作忠實之敍述，殊為難得也。

內容素材太多，如果將工作概要，行動實況，予以仔細描述，恐怕要寫上十本。但我們也正願意看看這些出生入死的無名英雄的事蹟。兄何妨再搜集些局本部比較重要的事蹟，再寫一本，以彰忠烈。附上翻照照片，留作紀念。專此並頌

夏安！

弟　孔嘉手上　五月十日

趙采晨先生函（前花蓮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

華堂兄左右：頃聞

閣下出一本關山煙塵記，極有價值，希惠賜一册為盼！耑此即頌

儷安！

弟　采晨再拜　六月七日

胡金波先生函

華塘脩兄賜鑒：承
惠贈「關山煙塵記」，一口氣讀完，實感爲血淚交織之作品，動人至深，惜弟追隨太晚，未能多爲
兄分勞分憂。最後在太原一段，尚蒙格外獎飾，殊覺過意不去，此爲弟一生之榮幸。然益感
老長官之知我愛我，快何如之。全書五百餘頁，印刷紙張裝訂均屬上乘，倘能搜集一部份有價值之圖片製版刊入，則更臻此一巨著之完美。校對尚有疏漏，惟錯字並不算多。再者向山西高等法院借調幫忙之兩位法官，一爲馮自修，一爲李伯英，書中所載馮自經、李伯陽未悉爲手民之誤，抑或
兄已忘記。又山西憲兵司令似爲樊潛之，凡此只有待再版時考究更正之。寄來代銷之五本，謹先將款繳上，請詧收。弟況仍舊，乏善可陳。長女（編者按：胡燕燕臺大法學院畢業後，服務外交部，現任駐美國波斯頓副總領事）今夏考大學，如能考上北來就學，當偕其前來晉謁崇階也。肅此即頌
鈞安！

職弟 金波拜上 四月十日

李洛九先生函（國大代表・詩人）

家才代表吾兄勳鑒：蒙
賜大著關山煙塵記，內容豐富，體系詳明。不僅爲
兄臺報國勳績，實爲我民族抗日重要文獻，彌足珍貴。恭誦之餘，無任感佩。肅此致謝！虔
頌
勳安！

弟 李洛九拜啓 四月廿一日

讀家才兄關山煙塵記有感

錄呈
家才大兄教正：

家風清白記當年，道義平擔擁鐵肩。
歷盡關河千萬險，芒鞋踏破鐵旗搴。
關山風雨話煙塵，寧靜堅強勵膽薪。
志士歸心仁莫敵，緬懷笠影幾酸辛。

薛理軒先生函（前臺北縣、屏東縣稅捐稽徵處長）

才公代表賜鑒：仰瞻

道範，倍切神馳！此次臺中公差返縣，接奉賜寄大作「關山煙塵記」一本，得窺抗戰期間，我公飄纓虎帳，出生入死，對國家貢獻殊大。拜讀之餘，欽佩無旣！惟未諳關於印刷成本方面，已否籌劃妥當？如有必要，可請賜寄三五十册（另附空白收據五張至十張），俾代推介，祇以此間前任屏幸稅弊案尚未清結，判刑者達十餘人之多，處內人事複雜，恩怨互見，故無法普遍介紹，僅在友好之間設法，致銷量有限。叨在同鄉先進，諒必見宥。肅此敬復。並請

崇安！

鄉弟 薛里軒敬上 五月二日

劉和哉先生函（海軍官校及屏東農專教授）

華塘兄大鑒：

蒙賜大作「關山煙塵記」一書，經數日詳細閱讀一遍後，一則看見眞誠正大的我兄躍然紙上；二則慶幸兄曾蒙偉大的長官戴先生的信任與愛護；三則爲我國損失了戴先生而傷感；

四則得知好友靜齋、冠三諸兄遇難詳情。對兄賜此書，實深感荷！

弟去年已從農專退休，現仍在農專和海軍官校兩處兼課，乏善可陳。只賤體粗健，舍下亦托庇粗安，差堪告慰老友耳。此請

大祺！內子囑候

闔府均吉

弟劉　鈞　五月三日

王蒲臣先生函（情報局設計委員）

華塘兄：承贈

尊著「關山煙塵記」，弟費半月時光，已讀畢矣。是書全係敘述吾兄參加團體工作情形，對於時、地、人及處事之經過，言之綦詳，誠不愧爲情報老手。至其奮鬪苦幹與出生入死，冒險犯難之精神，與夫處事之膽識，令人感佩不已。讀是書後，對吾兄又多一層之認識，並非亂叫亂跳之一大草包也，一笑。耑此奉謝。並頌

譚安

弟　王蒲臣手上　五五、五、十一

盧芷復先生函（國大代表・行政院參事）

華塘吾兄大鑒：弟以人微言輕，且孤陋寡交，致協助推銷大著，心餘力絀，成績太差，愧對吾兄，至以爲𢙇，萬祈海涵。玆經洽妥，行政院購買五十册，按每册三十元，共計一千五百元，款已由弟代收，請兄賜一收據。書先送少數部份即可。僑委會購五册，請將書與收據送來，轉交後，即可收款。此外仍在設法接洽中。專此奉復，順頌

大安！

弟　盧學禮謹上　五五、四、四

韓希聖先生函（國大代表）

華塘老弟：

關山煙塵記今始閱畢，雲五先生說：「篤實感人」，一點不錯，其中督察工作，敵區工作，打倒貪污，保衛包頭，尤其有聲有色，讀後令人感到欽敬與興奮！

欽哉先生生死未卜，聽槍聲知勝敗，眞可稱我弟之知己！此頌

儷福！

克溫手上　五月十一日

朱異三先生函（立法委員）

華塘吾兄大鑒：竹威兄轉來
惠贈大著關山煙塵記，讀之不忍釋手，急轉直下，一氣讀畢，不禁拍案呼絕。深佩我
兄之革命精神，實幹硬幹，肝膽肺腑，處處均可照人。而文筆亦足傳神，如讀故事小說，如
讀遊記，如讀對話，誠可做革命青年之讀本。善善惡惡，直書不諱，仁人君子之用心，革命
志士之作風，北方之强，弟亦有榮焉。戴雨農先生一般社會多目爲神秘人物，徹底明瞭者絕
少，經
兄此書宣揚紹介，戴先生精神可以不死，我
兄亦不愧爲戴先生之知己矣。先此復謝，得機容當面罄。順頌
大安！

弟 朱點拜上 五月十一日

王真偉先生函

叔叔
嬸嬸尊鑒：

叔叔巨著，從頭到尾，拜讀一次。叔叔出生入死，爲國家立過多少功勛，到頭來，竟連起碼權利——身體自由，都被剝奪，能不爲國家前途而悲哀？蔣廷黻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在中國做官可以，做官而又同時作事很難，作事而要認眞很危險，認眞而且有計劃，簡直不可能。爲作官而作官的人，祇要人人敷衍，事事通融，反而久得其位，步步高陞。官場裡最不可缺的品德是圓滑……」過去如此，……

事先不知道叔叔來南部旅行，否則一定到車站恭迎。下次有機會，希望嬸嬸弟妹一道來。

打過兩瓶肝精，貧血已見好轉，請勿惦念。遵從嬸嬸囑咐，乘便到高雄買瓶武田出品的合利他命F五十。……

恭祝

雙親福體康泰！

姪　眞偉上　五月十八日

周治平先生函（國大代表，前中央黨部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已故）

華塘我兄道席：承

賜大作關山煙塵記，業經拜讀，文字樸實，感情充沛，暢流婉麗。弟曾讀且愛讀此類書籍，並讀過甚多，但未有如本書之佳作，蓋類多渲染也。國人對我們的工作向少正確認識，加以敵僞匪之惡毒宣傳，入人甚深，又多不自愛者之自行破壞，益增人惡感。得大著之現身說法，相信社會當有公平。即此貢獻，亦足多矣。我兄幹部中如車祥生等，皆爲弟之學生，玆悉其壯烈行事，衷心感念，不歡累日。至於本書極具性格，讀之尤令人欽遲。兄之正直亢爽，見解超邁，敬佩無已。弟淺陋，關於大著第五八頁一行似是「牧野鷹揚，百世功名才一半；龍驤虎躍，八方風雨會中州。」又一二七頁九行「傅山婦科」似爲「婦氏女科」，可能係記憶有誤，提供參考，耑此布謝！順頌
撰祺！

弟　周治平上　五月廿三日

原馥庭先生函（國大代表）

華塘吾兄賜鑒：

十餘年來，沒有從頭到尾看完一本書，關山煙塵記則是例外。其間有血有淚，有情有義

。不但感人至深，而啓人之處尤多。弟置之案頭，公餘則讀之，不忍或釋。且未讀完，已有同事預約，弟亦爲之喜，蓋與有榮焉。

人能明辨是非善惡公私義利者，本屬不易，而能擇善固執者，尤爲難得。吾兄以身許國，成此功業，雖未顯赫，亦足以自慰而無憾矣。

四十萬字的大著作，錯字甚少，活字印刷，此卽難得矣，附上一單，可能係印刷之誤，請參考之，謹函申謝！

敬頌

儷安！

弟　原馥庭敬上　五月十八日

李醉天先生函（前臺南聯檢處處長）

華塘吾兄勛鑒：蒙賜革命奮鬪紀事，捧讀之餘，深佩吾兄之公忠體國，守正不阿，犧牲小我，勞怨不辭之苦幹硬幹精神，眞不愧爲年青一代獻身革命的楷模也。吾兄可以心安理得，問心無愧矣！緬懷戴先生之雄才大略，知人善用，精忠報國，領導有方之革命典範，實爲團體

之良師，國家之干城也。先生之殉國，洵爲國家之損失，團體之不幸也！悲何如之？值此反攻復國前夕，一般當道諸公是應如何培養犧牲奮鬪的革命人生觀，粹勵同仇敵愾的成功成仁決心，帶頭示範，加强領導，實爲當務之急也。邦家多難，感慨萬千，一息尚存，此身仍不容懈也。除將 兄之革命奮鬪紀事留作子孫之做人做事寶典外，專此 順頌

勛綏！

弟 李醉天拜上 五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李仰文先生函

華塘兄：

關山煙塵記確係一部偉大壯烈的史詩。戴先生一生爲黨國的功勲，以及我們團體成千成萬的同志不計個人成敗得失，灑熱血，抛頭顱，爲維護人類的正義，民族的光輝，悲壯感人的事蹟，由兄淳樸之筆寫成五一四面，卅五萬字的巨著，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書內人物對舍弟希紹犧牲奮鬪之事蹟，經兄爲之表揚，尤爲感激。我李氏家族子子孫孫永誌不忘。

此外老友山東蓬萊人前晉冀區鐵路管理局工務處長孫源楷君對兄之大著尤爲欣賞。茲將孫君致弟函內有關對兄著之批判者，檢陳一二紙，恭請詧閱。孫君不但是一位傑出的工程家

，且亦是當代臺灣的作家，內行批判內行，我想是對的。專此敬頌

近好

弟 李希純拜上 五月廿六日

孫源楷先生致李仰文先生函

㈠

仰文吾兄：

㘭山煙塵記十册及七日明信片均收到，敬悉一切。此書已推薦一空，款另滙，同事中有欲訂購者，俟申請登記後，再行函告。

喬家才先生乃是天才。所寫的文章，有血有淚。以往忠貞保密工作，現在公開，爲人所樂讀。最主要者可以激發國民天良，應爲國家民族而奮鬪。又此書描寫各地風光，不啻很具價值之游記，尤能引人入勝。「西上」一段提到吾兄在陝州之事，曾憶吳子玉時代，舍親李廣甲在該縣擔任過縣知事。可惜我未去過陝州澡塘，在樓閣上開窗遠望黃河澎湃怒吼之風景。

六九頁所載「西蘭公路原先被人叫做『稀㘭公路』，自從宋希尚先生任西北公路局長後，西蘭公路變成一條最好的公路。」宋希尚先生現任臺大教授，與弟甚稔，未知曾向他推薦

此書否？如有必要，我可以介紹爲大專學生閱讀。在華北之行的「故鄉」一段文內，述及喬夫人被捕，自刎、住院，終於精神失常，逃難回家，完全因爲喬先生之公務，而受牽連，遭遇苦難，實在令人感動，表示同情。未悉喬夫人仍留大陸否？弟來臺十餘年，明知老妻在大陸受苦，而今生活，有新而忘舊，問心有愧，罪過萬分，諒喬先生或與弟情形不同也。

關山煙塵記弟僅閱讀了一半，因爲頗感味道，所以逐頁細心玩味，不願開快車，一下子讀完。我想後半本定必精彩。看完上半册，我眞想再回太原府，吃一頓油炸豆腐和清和園的頭腦。回憶勝利後，我和吳永銘（晉冀會計處長）兄常去清和園吃頭腦，太有味道了。

仲琳兄日前賜函，迄今未復，弟總期面請教益，促膝暢談爲快。請代轉陳問安，並祝李夫人健康。

現已下班散値，餘容再敍。專此敬請

近安！

弟 孫源楷上 四月八日

花蓮董化黔先生函（讀關山煙塵記後）

喬老伯：

你！必能助我成一個獻身國家，而默默爲理想奮鬥的人。想來，你也必然樂意指教我的。

作一個「默默的革命者」，應具備什麼條件呢？是思想純正，體魄矯健，有恆心，有毅力的人嗎？或有更甚於此的呢？我極希望加入這團體，却不得其門而入。你看我！這瘦弱的人，能否成個工作者呢？希望你指教我，勉勵我。順祝

你身體健康！

晚 化黔 六月十六日敬上

陳魯仲先生函（國大代表）

華塘吾兄：

兄爲紀念戴先生之革命風範，及迴溯自身之艱辛經歷，不憚繁勞，撰成關山煙塵記巨著，情理交織，文辭並茂，使弟拜讀之下，不忍釋手。謹於欽敬之餘！略述所感於左：

一、大作不僅爲吾兄身世之寫眞，亦抗戰情景之畫面。並由此而兼睹戴先生偉大之一班，及軍統局功業之點滴，使弟獲益良多矣。

二、弟對戴先生一向崇敬，今讀大作後，愈知其宏功懋績，氣節凜然。先生對國家與領

袖，精忠貫日，鞠躬盡瘁，始終而弗渝。對同志與幹部，知人善任，信賞必罰，嚴肅而慈祥。對處事與接物，公正無私，擇善固執，機警而敏斷。先生可謂革命之典型，黨國之柱石，羣衆之導師。詎知天不永年，竟意外而謝世。弟讀至其慘遇一節，曾不禁掩卷太息，泫然飲泣！

三、吾兄任革命工作多年，任勞任怨，苦幹苦守。每一工作皆能勝任愉快，作到有聲有色，收獲預期成果。對上級組織，則服從命令，臨難弗退，竭忠進諫；能料人所不及料，能言人所不敢言。對下級及同志，則視同手足，共渡患難，同舟共濟，生死相依。對敵人及惡勢力則奮鬪到底，絕不妥協，雖在驚濤駭浪，極端艱危之際，仍能處之泰然，從容佈置，指揮若定；而吉人天相，逢凶化吉，總能克敵致果。對交友處世，則親愛精誠，肝膽照人，懇摯率眞，無絲毫虛僞做作，在强烈情感下，仍保持溫和氣氛，實富人情味者也。對工作任務，則衡時度勢，料事精明，遇有困難問題，輒以科學客觀態度，深思熟慮，追源溯底，必入骨入微，獲得癥結而後止。

四、大作所寫，主要係抗戰史實，及工作經歷。但兄在拋家離鄉，煙塵奔波，環境惡劣，生活坎坷中，仍有閒情逸致，遊山玩景，溯古論今，雅人雅事，足媲美古大將之風度矣。

以上所陳，對兄大作精義，不克闡揚什一，謹聊敍所感，藉致欽敬。他日有暇，當再逐章述評。敬肅順祝

府安！

弟　陳啓仲　七月八日

張子揚先生函（立法委員）

華塘學長我兄勛鑒：

久未晤敎，時在念中。拜讀大著關山煙塵記，文字華麗，記事眞確。我兄一生，爲黨爲國，流血流汗功績，至深欽佩。在此書內，描寫出國家的艱苦，也表現了我兄不屈不撓的精神。我兄對得起黨，對得起國，並對得起知己和朋友，應當心安矣。

當時革命者有三不怕，一不怕難，二不怕窮，三不怕死。我兄具備三不怕，所以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勇氣更大，並家庭於不顧，置生命於度外，目的在達到所負的任務。弟每當沉悶時，翻閱我兄一段艱苦奮鬥事實，精神爲之一振。我覺得一切只要是眞的，最有價值。這本書的價值就是寫出革命者眞的事實。祝

近好

弟張子揚敬啓　九月十三日

馬雨蒼先生函（立法委員）

華堂吾兄有道：

巨著關山煙塵記承惠贈甚感。惜拜讀較遲，家人又皆搶閱，弟僅每日能看數十頁，今夜始倉卒看完，以係走馬看花一遍，發現六一頁第八行甲狀腺的「線」應改正。六八頁第四行蛻變的「脫」應改正。三二九頁陳搏的「搏」字應改正。一則校對很細心，錯字絕無僅有；再則弟是走馬看花，可能有未能注意到的地方。仲琳兄告弟說，第一版已售罄，卽行發行第二版可見此書之爲讀者所歡迎，可喜可賀！弟在初讀之後，對兄著有如次的後感：

關山煙塵記雖屬是一本回憶錄的題材，但由於吾兄所述，盡係艱苦奮鬪事跡，有血淚，有經驗，有寶貴的批評，有眞摯的情感，有獨到的見解，有超人的毅力，正氣磅礴，大義凜然。所以感人極深，此其一。

其次有敵後工作的艱辛，有對敵作戰的驚險。曲折處勝過時下虛構的偵探小說；沉痛處遠非一般刻意描繪的小說可比。而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富貴不淫的事實寫眞，古大丈夫之言行，豈僅重見於當代？竟是活躍於眼前。人情味之濃厚，嫉惡如仇之爽朗，尙其餘事。此

其二。

最主要者，當茲國事蜩螗，匪患未滅之際，我們需要同匪共搏鬥，需要爲復國開展前路，更需要同美國盟友比肩致力反共聖戰之際，這本書提供出寶貴的經驗，和無數的奮鬥技術，若干的原則，都是愛國青年和反共鬪士所要瞭解和必須學習的智識。此其三。

因之，我敢斷然的說；不僅從事敵後工作，情報工作，以及和友軍合作的人，應該當作課程讀。一般青年看過這一巨著之後，無形中會提高愛國的熱情，堅定勝利的信心，鼓舞反共的情緒。即使把這本書當做小說看，也是最近難得看到的一本最佳的文學作品。

至於對戴雨農先生和數十位抗日先烈的表揚，更是在此書之前，從未有如此眞實而翔盡的敍述。兄誠血性男子中之有心人也！

弟因倉卒一閱，以管窺豹，未悉兄以爲然否？專此敬頌

撰安！

弟 馬濟霖手上 七月十三日夜

張精一先生函

華塘吾兄勛鑒：

承賜大著關山煙塵記，一氣讀完，獲益良多，謝謝！非常之人才能幹非常之事，吾兄當此而無愧。人才到處皆有，只看能否發掘。大才小才均有用，只看能否用得其所。吾兄知人善用，故能成其大。今能公而忘私，國而忘家，至誠待人，推心置腹者更不多見矣。吾兄弟都已年逾六十，一切希望，亦都寄託在下一代了。專此致謝！順頌

著安

弟　張精一上　七月廿九日

姚元深先生函

家才先生偉鑒：

敬啟者，久仰芝範，無緣識荆，至以爲憾。前於胡金波先生處，推介大著關山煙塵記十册，經拜讀之後，令人熱血沸騰，不克自已。除贈閱其他同人外，昨復蒙胡先生見示尊址，謹修寸箋敬候，藉

伸敬意。

晚於二十七年憤日閥侵我，毅然參加戴先生領導之革命工作，前後達七年之久，一直在渝總臺擔任最苦最忙之電訊工作。在此七年中，幾每次紀念週皆出席，聆聽　戴先生之訓詞，風雨無阻，以迄抗戰勝利。回憶前塵，更痛戴先生猝遭意外，給黨國無可比擬之損失。故在大著中，令人有如電影之啓示。而先生之出生入死，使人敬佩勇毅堅貞，相信將來必有機會登門聆益。

晚於勝利後，仍回招商局，歷任各江海輪報務，今在海光油輪任報員，因該輪專走波斯灣與高雄間，難得回基隆。據聞下航次將於八月下旬回基，屆時將專程拜訪也。又晚亦常喜歡寫作，招商局之業務通訊上，晚已投稿「介紹一本好書給船上同仁」，將尊著盡量介紹。如刊出，當專寄於先生前，聊盡棉力，此事已面告胡先生。晚寓臺北羅斯福路三段三九巷一號，在招商局前後有三十年歷史。電訊工作，不進則退，平淡無奇。但因樂於遊覽，足跡幾遍世界，亦人生一大快事。肅此敬祝

大安！

晚　姚元深敬叩上　七月廿一日

李少陵先生在民族晚報發表評介後，接到若干詢問函件，轉來五函，卽將書寄出。

熊建中先生函

李先生尊鑒：

在我十九日放學休息的時候，曾拜讀你在民族晚報第六版所評介喬家才先生所著的關山煙塵記，使我非常的感慨。是想我中華民族長處於動亂的時代，在這動亂的時代所出的豪傑實在少之又少。除了已死的戴雨農、胡宗南、吉星文等將軍外，我實在不知還另有其人。有關胡吉二位將軍的生平事跡，知道的不多。至於戴將軍的事跡，知道也是有限。除了從政工幹校所出的刊物——情報知識——近幾期的介紹外，以及家人、親戚、師長的談論中，和民族晚報裒愛戴先生所著的長篇小說敍述一點外，再也找不到有關戴將軍的書籍，這使得我在慾望上無法得到滿足。因爲年青人都有着一付滿腔的熱血，對於所敬服的人物，有强烈的偏私和愛戴。況且所敬重的不是他的談吐和外表，而是他人所不能及的智慧、才能與精神。

在家中與社會上常有人談論起抗戰所遭受的災難，流離失所，爬山越嶺，妻離子散等淒慘之事，不勝枚舉。這是我國人的恥辱，也是我國魂顯盛的時候。更由於國家出了一位奇人戴先生，才能使戰事不致惡化，國人重得太平。如今我們處於海島上，艱辛的刻苦奮鬥，總統的英名仍然是我們的榮譽。不過在當前的境況下，我國家民族更急須要如同戴將軍這種人，而且不僅是一位，愈多我國家才更有前途。

李先生！我現在正值青年的時代，上面所說的實在不值一瞧，我寫此信的目的不是沒有事，是我想知道關山煙塵記這本書要在那裡買？多少錢？望來信告知！你的小朋友，祝你身體健康！心神愉快！

熊建中敬禮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日

張國揚先生函

喬老先生尊鑒：敬啓者：晚於民族晚報閱及李少陵先生評介文字後，即往基隆市六家書店逐一詢問，均無是書，遂致函民族晚報，向李先生探詢，於四月廿七日接明信片一張，以原子筆書有「關山煙塵記特價三十元」字樣及加蓋代售處：商務印書館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之戳記。正擬託傳令兵前往臺北傳達公文時代購一冊，突於四月卅日收到你所寄「關山煙

塵記」一册及手書一件，當時確有喜出望外，出乎意料之心情，隨即迫不及待，開始閱讀。復於晚間繼續閱至凌晨四時許，僅閱至一一二頁「出塞」章。次日因參加一項演習，後又辦理「主管業務檢查」，日前已事畢回部，繼續讀完。讀後感慨萬千，一言難盡。

首先，對於你的獻身國家安全工作，追隨戴先生歷盡艱難困苦，冒生命危險，跋涉關山，公而忘私，一心報國，忠貞積極，夙夜匪懈的偉大事蹟，至爲感佩。尤以先生之高風亮節，硜硜自守，耿直爽快，擇善固執之北方人性格，更深爲欽敬。書中有關戴先生事蹟，應屬最正確，最眞實之記載。晚素崇拜戴先生，尊之爲「特工之神」。因生也晚，未能追隨戴先生，實爲生平大憾。晚現任軍中保防官之職，已十七年。平日工作關係，長官與朋友，頗多軍統局者，晚一律尊之敬之，即書中人物，亦有甚多熟悉者，如六三頁之魏毅生先生、于榮岑先生，七一頁王孔安先生（著有壯行三萬里）、汪祖華先生（不知是否曾任革命實踐研究院分院副主任之汪先生）、一九四頁龍士駿（曾任兵工學校政治部主任），一九八頁張幸臣先生（曾任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二隊隊長、中將，晚曾在該隊受訓）。

另外，晚曾在北平，天津讀書，先生所提北平、天津的事，也都很清楚。不過一六四頁所說「痲克敵同志在皇城根打死到北平勞軍的日本某親王」，某親王不知是否即「高松宮殿

下」？而痲克敵大概是化名吧？此事發生時，晚在北平盛新小學讀書，日本人大抓痲子。我家因有一部未上稅的日本造自行車，家嚴曾被帶到區公所，關了兩天，後託齊梅閣先生保出來的。

前面說過，晚對戴先生極爲崇拜，還是在北平讀中學時就開始的。那時日本尚未投降，學校中尚有日本人監視，我們已經每晚間偷聽重慶廣播，輪流研究「中國之命運」了，更有人到後方從軍的。那時有關戴先生種種，全是以神話方式流傳。所以直到現在，晚對戴先生之崇拜，仍然是近於狂熱的。但有關戴先生的文字却非常少，至今殉國二十週年紀念，才看到鄭修元先生、劉培初先生在「春秋」雜誌的幾篇。毛鍾新先生每期「情報知識」月刊寫一點，除此之外，只有先生的大作，才是最翔實眞切的記述了。我認爲戴先生殉國已二十年，沒有什麽再需要保密的了。以如此偉大人物，全世界所敬仰的偉人，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偉大情報家，軍事家，應爲全國人民永遠景仰效法。可是現在臺灣人是很少知道戴先生，大陸來臺三十五歲以下的，也很少知道。戴先生的精神事蹟必須永垂不朽，必須爲全國國民所傳頌，尤其應爲全國青年的偶像。這樣才是戴先生公忠爲國，偉大革命精神的延續，使青年能爲無名英雄，拱衞國家安全，不知先生以爲然否？

又晚因從事保防工作，每年均須編撰保防教育輔助教材若干種，缺乏參考資料。故近調查局送了幾種，都是翻譯的。雖也是反共抗俄的，但外國故事對官兵不太熟悉，效果很小。希望能有有關戴先生的種種或對共匪鬪爭的故事，這樣對官兵不但能有實際上對匪鬪爭經驗技術的長進增加，同時也感覺熟悉而有趣味，只是有關的資料太少了。先生如能惠賜若干，當感激感謝多多。

今後如先生不以晚輩後生曉曉煩屑，敬懇時賜教誨，無任感激。函賜基隆郵政××××信箱即可。又因近日太忙，以致字跡潦草，殊爲不敬。務祈原宥，另隨信附寄郵票三十元，做爲書款，敬請哂納。肅此敬請

近安

晚 張國揚謹上 五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宋梴年先生函

李先生臺鑒：

我是民族晚報長期的忠實讀者，本月十八日——二十日三天中先生在第六版中著述之「評介喬著關山煙塵記」大作，讀後深爲感慨。敝人對戴將軍之事蹟爲人欽佩敬慕萬分，苦所

知無多。今得先生而呼請有關方面早日刊印戴將軍之一生全集，敝人一百二十萬分的贊成先生之義舉。並請先生再接再勵，不畏辛苦！一定要請先生大為呼請有關方面，聽從先生之建議，早日出書幸甚！

至喬家才先生所作「關山煙塵記」一書，不知坊間可否能購得到？請示知！如坊間無法購到，可否能請先生幫忙向貴友處打探一下，請貴友轉請喬先生賜贈一部？一切麻煩，無任感荷，專此敬頌

撰安！

宋梃年上　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孫龍光先生函

家才鄉長勳鑒：八月三十一日中午接獲尊著二冊，至為欣喜。因晚於四月份讀民族晚報介紹後，遍覓城中各書報攤店，均未能覓得巨著，深以為憾。今接兩冊，當即以一冊轉贈本會（臺灣省道路交通安全委員會）執行秘書山東莒縣蕭繁一學弟，餘一冊晚自題：「烽火遍地，國難正殷，救國救民，光復中興，端賴革命志士推動也。」晚即徹夜拜讀，對我公之清廉明確肯定作風，深刻欽佩。前所求題字贈賜，讀後深知我

公處世不求虛名，晚應當心平氣和，更不敢將差額之微小書款補寄也。晚讀至培初先生對公之問答時，大笑不止。讀到西安西京日報廣告事，更是欽佩之至。又讀至美國人瑣事，與解決辦法，更是敬仰同情之至。我

公眞乃軍人本色，眞可以代表黃埔精神，清白家風。第一次讀後，感慨萬千，晚當作第二拜讀，讀後感想，當再報告我公也。晚在平追隨曾公澈一年，後轉戰魯南膠東敵後。勝利後，追隨恭澍先生，最後完成北平佈置工作，感激

介民先生派專機離平，飛青島轉寧波。來臺後，在中六組追隨

炳公工作二年。建中表兄接任後，晚卽辭離，赴臺南民航隊工作。之後曾與人鳳先生及毛簡甘覺二公配合工作。臺北站移交後，晚僅與局方保持關係，現未參與任何工作。今接我

公大示，感奮曷勝。晚原籍太原，遷至河北清苑，在平讀藝文中學。勝利後在平工作中，未能赴弓弦胡同晉謁，今幸能恭讀巨著，並蒙賜示，眞是受寵若驚。晚當於近日趨府拜謁，俾可聆受教導也。肅此順頌

勛綏！

鄉晚孫龍光敬禮　五十五年九月二日

黃大受先生函

家才先生大鑒：辱承

駕臨，失迎爲歉。預約大作，乃荷惠賜，至感！接大作後，因敍事文筆流暢，而出生入死之忠勇事蹟，使人手不釋卷。自十時起，窮一夜之力，一氣讀完。若非大作之以心血淚鑄成，曷克動人心弦哉！傳記文學爲友人劉紹唐先生主辦，銷行海內外，盼先生以大著二册贈寄臺北市一〇〇三六號信箱傳記文學社，並請自撰大著廣告一則，該刊當義務代爲刊行廣告，以爲宣傳也。又弟已與劉紹唐先生談過，如有當年之貴局忠勇事蹟，及雨農先生事蹟爲大著未言及者，盼撰三五千字之文章，寄交該刊，當爲刊登。所有寄書及寫文事，均可直接與劉紹唐先生接洽，提及弟介紹即可。另寄上拙作共匪崩潰論一册，敬乞指正外，二書祈賜存及分贈友人。稍暇當趨府謝步，以圖快晤也。並請

暑安！

弟黃大受上　五十五年九月十日

唐霽園先生函

華堂吾兄：

大作「關山煙塵記」詳爲拜讀。摹擬人物，栩栩如生；描寫山水，歷歷如繪。寫到制裁

敵僞時，令人歡欣鼓舞；寫到別母離妻時，令人痛徹肺腑；寫到出入敵區，瀕臨險境時，更令人毛骨悚然，不禁爲老友揑一把冷汗。總之，在弟讀過所有自傳中，此爲最感人之傑作，眞大手筆也。玆將弟與各單位接洽訂購情形，奉報如次：

本組（中央黨部第四組）一百册，價二千元。第六組十册，幹部管理處十册，第一組謂已價購五册，限於預算，無法再訂。第二組俟定邦兄處去函未復，再以電話拜託，亦無結果。而寄予最大希望，擬大量銷行海外之第三組，接該組秘書黎元譽兄函復，亦謂「限於預算，無法購買，」一毛不拔，令人浩嘆！其他單位均已去函推介，但連一復信均無，更令人不解，便中擬再一催。以如此之佳構，且極具宣傳價值之著作，竟不爲各方所重視，實令人悲哀。也許是弟人微言輕，雖已盡力，而毫無效果，奈何！奈何！請兄將上述中央黨部第四組、六組、幹部管理處等三單位收據開妥寄下，以便將款奉上。以後再相機效力。忙中匆匆，祗頌

著祺！

弟唐棣拜上　九月六日

劉象山先生函（考試委員）

華塘我兄惠鑒：承

贈尊著關山煙塵記，拜讀一過，極佩我
兄精力卓絕，而文字亦復生動感人，洵傑構也。對兵農合一看法，至爲正確，伯川先生恐至死亦不悟也。憶兄主持北平特警班時，弟曾擔任講授中國革命史。回首前塵，幾同隔世，思之不勝惘惘也。專此復謝！祇頌
儷福

弟劉象山敬上　十月一日

吳文蔚先生函

家才鄉長吾兄：

久仰大名，欽慕至殷。今在友人處閱及吾兄大著關山煙塵記，興趣盎然，不忍釋手。讀罷之後，不勝感慨，而對吾兄，尤倍加敬重。惟憾未能相聚共手，俾親聆教，且大有相見恨晚，抱恨於天。書中好多人物事蹟，弟所識者亦多，而所佩者亦夥，所感者怵目，所慨者驚心。謹列述一二：

(一)祝宗樑，二十九年弟到重慶時，同住在招待所內，另外還有一位于醫官，都是從天津脫險來的。

(二)紀華傑、張稼都是參訓班一期同學，龍士駿、王明安是參二期同學，惟都是一齊畢業的。紀華傑是河南人，張稼是河北人，喜歡演京戲。龍士駿今在臺灣，王明安三十七年底在南京落魄，後況不明。由此觀之，參訓班同學亦犧牲不少。

(三)郝彩蓮的爸爸眞令人欽佩。二十六年我們到鄭州時，一夜與沙石同睡，山大很多同學喊苦，要回去。郝先生說：「第一次歐戰，我們在歐洲吃的苦，你們看到那才苦呢！」經他這一說，大家又安心了。關清華、岳玉珍眞可痛。郭秀峰的太太以後往息烽。

(四)有兩個人未提到，一是吳淵臨汾人，廿九年在臨汾犧牲。二是李俊才卅七年在天津任稽查處副處長犧牲。起先他在北平稽查處任科長，弟到北平見傅作義時，是他爲弟奔跑連絡。

(五)孫殿英軍長十七八年就當軍長，人家眞是老軍人底子。卽孫連仲將軍也是那樣，可見軍閥隊伍是有其長處的。

(六)由葛健生一段故事，充分表現出喬先生的爲人，實在令人敬佩。

(七)喬先生每次在工作中，跟戴先生的談話，情感眞切歷歷在目，非常動人，頗耐懷念。
(八)人的一生，甚麼料子就是甚麼料子。以[illegible]作義來說，他的官有一個時期趕過閻先生。當我一見他，我心裡就有「青出於藍而不勝於藍」的感覺。今觀吾兄跟他相處種種，再和兄跟閻先生相處的情形，比較一下，儼然有天淵之別。再拿戴先生跟閻先生比，人家兩個才是旗鼓相當。如戴先生說：「你去吧！閻先生說怎麼辦，你就怎麼辦。」既見閻先生後，閻先生說你跟化之辦，餘下的時間跟兄談人情，不談事情。兄以前以爲難的，反而又易又順利。由此看來，大人物就是大人物。餘言再談，敬請多予指教。並祝
健康！

鄉弟吳文蔚拜上　十一月十日

余寶騏先生函

喬公夫子鈞鑒：

自并州經鏡秋先生推介，入光明殿受教。曾赴晉北大同、山東滕縣臨城工作，蒙靳易夫先生關愛。來臺又入軍校受訓，遇前第二大隊長王濟普先生。入部隊直屬上官，厥爲黃毓峻先生，戍衛臺北二度，期間曾晉見鏡秋先生、復中主任。隨隊自大陳轉進馬祖，戍防四載，

幸蒙　總統偕夫人蒞臨巡視，奉派侍衛，刋勝利之光。繼考入軍訓行列，兩任五年，均於高雄市工作，由市二中升入省立雄中，擔任訓育組長。四十五班高中生，一六五位教師，以建制言，堪稱團級。

今秋始得拜讀吾公關山煙塵記回憶錄巨著，精讀自作劄記五千字，獲益良多。感動領悟，體驗印證，繼續光榮歷史，發揚清白家風。雖單槍匹馬，吾往矣。晚深深感激栽培啓後師恩，當謹守明訓，不計名利，只爲了信仰，爲了民族復興，去同敵人作殊死戰。總力戰支配人生，震憾山岳，全憑良心血性。對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機會，均應下一番說服和爭取工作。給人一種親切的友誼，沖淡功名利祿的慾念。百年樹人的事業，正需像季春先生的楷模，奠定正義的驅使，公道自在人心。我們要培養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氣節。誓復故國，重建家園，每晨均收聽復興臺革命青年歌，追隨伴唱，用勵吾志，不負吾師教誨明訓，以匡不逮。公假北上，當拜謁聽訓。專此敬頌

鈞安！

山西太原師範生佘寶騏鞠躬　十一月二日

陳仲搗先生函

家才學長吾兄勛鑒：

經久不見，念與時增。辱賜書，一再拜讀，深悉吾兄爲國爲黨之堅苦奮鬪，與夫對革命事業之豐功偉績。忝列同窗同寅，又屬多年友好，與有榮焉。弟不學無術，但自信對兄較有認識。故杭垣識荆，即樂與接近。後雖分道揚鑣，然兄之豐儀才能，則無時或忘。尤令弟崇敬者，兄之是非分明，立場堅定，義之所在，雖刀鋸鼎鑊，甘之如飴。更可貴者，言人之所不敢言，苦人之所不能苦。脚踏實地，以身作則，宜其對革命貢獻之大，遠勝吾輩。弟不才，半生奔波，一事無成，慚感交集，愧對故人。爾後尙祈南針時賜，藉匡不逮，是幸是禱！專此並請

勛安！

學弟陳謙敬上　十一月九日

張季春先生函

家才吾兄勛右：久疏音問，至感馳思。昨接來示，對弟逾格獎飾，愧不敢當。九一八事變後，基於愛國熱情，激於義理，奮起抗敵，不幸事敗，同志被難者十餘人。弟身陷囹圄達六年之久，飽嚐鐵窗風味。追懷往事，感慨萬千。今國家遭逢厄運，共匪竊據大陸，弟忝列議壇

，迄無建樹，但力已不從心矣。吾兄至大至剛，熱情奔放，雖曾遭小人誣陷，然正義自在人間。自大作關山煙塵記問世後，世人自有公正評論，我等問心無愧耳。弟不日北上，擬趨府晤候。特先奉覆。順頌

儷安！

弟張季春敬上　十一月十日

林登科先生函

喬先生：

你見到這封信，一定很奇怪。因爲我們未曾相識，在這第一封信上，就麻煩你與請教，甚爲抱歉。而我有請敎於喬先生，也感到非常榮幸。喬先生在抗戰期間，職位比我高，所負任務的神聖與偉大，使我尊敬萬分，更非常敬仰。在去年的十月份，偶然在我們李組長志仁先生的辦公桌上看到你的著作「關山煙塵記」，在我詳讀之後，我才深深的瞭解戴先生與你們的工作，對國家民族以及對　領袖的忠誠貢獻。只恨我自己當時未能在你們的屬下工作，替國家出點力。現在回憶起來，實在對不起國家培育之恩。

其次，我更欽佩你的，就是在西北訓練班的時候，在那種惡劣環境下，能夠除了應付傳

作義，還有美國人。在複雜的情況下，要想完滿達成上級的任務，實在是不容易，然而喬先生畢竟達成任務。再者，你的做人及待人的修養，又坦白、又誠懇、肝膽相照，同生死，共患難。喬先生！我限於所受教育有限，不會用再好的字眼來形容，也只能限於此。如有修詞不妥，或失禮之處，還望請多加指教。

民國二十八九年，你住太行山工作，那時我正在河北四存抗戰中學做小學部的學生，校長是河北民政廳長兼河北民軍總指揮張蔭梧先生。到民國卅三年你在洛陽時，我正在教育部戰區學生洛陽進修班讀高一。洛陽撤退時，我們可能走的是一條路往西安。然後經寶鷄、鳳翔，翻越秦嶺，到漢中住下。後因環境惡劣，無法繼續讀書，才考入空軍通信電子學校。三十五年在成都畢業，又經廟臺子，到西安，然後去南京，不過那時我們雖在一地，彼此不曾相識，是極大憾事。

今後喬先生如能在百忙中賜予面示，也是我所盼望。你的這本書，對於做人、做事，有很大的幫助，故我極想手中能有一本。當然，我買一本來讀，沒有問題。但我更希望喬先生能簽字送我一本，作紀念品來讀，不知喬先生是否能賜敎？說起這是我非常失禮之處，尤其在這第一封信上，更為不恭敬，還望請你千萬原諒！草此敬祝

教安！

晚林登科上　五十七年二月六日

張文治先生函（前在利比亞任醫師）

華公世叔：

十一月二十日手示拜悉，諸多勉勵，實深感激。今後當倍加努力，盡自己所能，為國爭光，期不負厚望也。

是的，在這裡我們眞正可以為他們做點事，而且他們也眞正需要我們。第一，我們的民族性勇於助人；第二，我們沒有白種人那種盛氣凌人的優越感，使他們易於與我們相處；第三，過去這裡外國醫生程度很差，年資太久，沒有我們這種貨色；第四，過去殖民主義者派來的醫生，並不希望他們進步，而我們不但技術上盡我們所能，同時還關心到他們的保健與預防。因此，這張勝券自然操在我們的手裡。所以當地人對我們非但極友善，而且很愛護。不幸的是中國人並不團結，幾乎中國人越多的地方越糟。事實上，這裡並沒有權利之爭，這眞是令人不解。

「關山煙塵記」我用二天時間於日前看完，而且轉讓諸同事也欣賞了。我覺得這本書不

儘赤裸裸的刻畫出你負責、肯幹、脚踏實地、剛毅不屈的精神；而且充分寫出了你酷愛國家，酷愛民族的熱忱。這對後進者，有莫大的鼓勵與啓示。在寫作技術上，我覺得也非常的好，祝你繼續再寫一些下來。能著書立說，也眞人生大快事。

我與聶大夫相隔六百公里，過去我們幾乎每月有見面的機會，因爲路基不好，我們每年幾乎要報銷兩部很好的新車，所以近來沒有特別的事，我都不去了。但這個醫院是由我負責的，常常必須與黑人處長打交道。因此最多二月，也需要去一次。在那裡有兩家旅館，都非常不像話。所以去 sehha，我們一家人總是住吃在聶家，他夫婦與我同學且同事多年，但在臺並沒有深交，而此次來利，我們相處得非常的好。尤其是我打擾他們的地方太多，非但沒有難色，而且非常熱忱。我所託的事均是滿分交卷，這眞是我來後最大的收獲。同時我還值得告訴你者，卽聶大夫在利是最最爲人家欣賞的一位傑出的醫師。

我的孩子們均在馬爾他念書，成績還可以，因爲假期太短，內人不得已又將於最近三四天後，去馬爾他住三四個月。她的語言能力很差，而有勇氣，於去年隻身在那裡三四個月，現在語言好一點，加上孩子們已能講話，我放心多了。但我又不得不過光學生活了，好在我已習慣，爲孩子們犧牲，也是應當的。知在關注，特此附告。

值此新年聖誕將屆，這裡也沒有甚麼禮物可寄，只有遙祝新年聖誕快樂！並祝合家歡樂！

姪文治　十二月八日

壽天逸先生函

喬公家才先生賜鑒：

讀完你所著的「關山煙塵記」，敬佩之至。你驚人的記憶力與流暢的文筆，使一部革命歷史的親身經歷事實，生動的眞切描寫，使閱者如置身現場之中。弟於三十一年參加局本部工作，直至抗戰勝利。在每週紀念會上，親聆雨公訓詞多年。在雨公口中，曾多次提到你的大名與功業。今讀尊著，雨公之聲音容顏再度重現。回憶之中，羅家灣之生活，雖事隔三十年，而仍恍惚如昨。

你眞可說是紀念戴先生的有心人，愛國愛友如此，萬分難得。洋洋數十萬言，煞費苦心，我輩同志讀之，尤感親切與共鳴。此作將永垂不朽，留下本局工作事蹟之一點一面於人間。弟以同志之一，向你敬表感謝與崇敬。

來臺之後，曾在吳毅安先生之談話中，多次提及你的堅貞與高詣，也曾見面數次，你為本局之先進高級幹部，弟為後進之低級職員，在局服務，先後二十五年，今已退役，自謀工作。在尊著中看到太行山戰役，於危險中，默禱上帝，而轉危為安，頗有宗教思想。弟信基督教二十餘年，雖無甚進益，但覺此道確是真理。聖經乃是萬書之書，閒來寫下心得兩篇，隨函奉上，敬請賜教，肅此奉候，敬祝

主佑合第康寧！

後進同志弟壽天逸拜上　六三年四月七日

周　谷先生

家才先生：

……

你是從艱難困苦奮鬥出來的，更了解做事、對人、看書、寫作的不容易。我雖比你稍為年輕一點，艱難困苦總是知道的。保密的事太多，保密的時間過久，這樣就會把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感情弄得愈遠。甚而到後來，人民都不敢輕易相信政府了。到了那個時候，就很嚴重。

古今中外，一個政府想要長久存在，「誠信」總少不了的。我在此看了十多年洋報，很多事政府不敢過份保密，隨時解密，使人民更了解政府在困難中做些什麼事，以增加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也就是說在增加選票。我愛看洋報，有時看到深更半夜，五更燈火的時候，眞是愛不釋手。主要報紙不敢說假話，所以，看起來感到過癮。

你的這本書，很多朋友都借去看了，很讚賞你的敍事眞切，文章動人。多寫一點過去多年的事，使人民更了解政府過去如何爲國家民族做大事，如果一句不漏，說一句四川話：「鬼兒子搞些啥子明堂，老子一點不曉得。」這不糟了嗎？很多當前機密的事。政府不說，老百姓却了解。天寶年間的事，就沒有保密的必要了。

……

周谷上

讀關山煙塵記有感(三)

武成祖

華塘老兄大鑒：

久違了，可好？關山煙塵記大作，此行携帶來花，算爲旅途中極爲珍貴之精神食糧。白日上田，夜間捧讀，輒至深夜，亦不忍釋手。昨（九）晚已將全書讀完，除對兄益增欽佩外

，尤感慨萬端。故不計班門弄斧，謹以拙筆打油抒感，藉表敬佩之忱。尚乞不吝賜教爲禱！

專此奉達，敬頌

儷安！

弟武成祖謹拜五月十日

讀陝西緝私篇有感

貪墨由來似虎狼，殃民禍國史難詳。
幸有將軍施鐵腕，妖氛掃盡日重光。

讀後套練兵篇有感

自古相傳蜀道難，士途險惡亦心寒。
如椽巨筆誅奸吏，俾措忠良磐石安。

讀將星殞落篇有感

無情風雨撼金陵，忽報山阿墜大鵬。
向使斯人延壽紀，會看更一展才能。

評介

介紹「關山煙塵記」

吳愷玄

「關山煙塵記」這本新出版的巨著，是喬家才先生把他二十年前親身的經歷，赤裸裸地寫了出來。從七七抗戰開始直到抗戰勝利，這其中他所接觸的一切，都沒加渲染地保存了它的完全眞實性。因此，這本書中的人物，都是眞實的，書中的故事，也都是眞實的。

對於這樣一本書，當然是很富有歷史上的價值，同時，也當然是很有趣味性的；尤其三四十歲以上年紀的讀者，曾經過抗戰八年的苦難，而且或多或少地耳聞目睹當年發生的一切，如今時過境遷，再來讀那許多當年可能都是機密的故事，無疑地會增加回憶的趣味。

作者在本書的前言裡，敍說了寫這本書的動機。

他的第一個原因，是爲了紀念戴雨農先生殉職二十週年。戴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時代巨人，抗戰期間，他對國家貢獻很大，但他殉職已有二十年，年青的一代很少人知道他，年老的一代對他的了解也可能很模糊，爲了使人們更認識他，更了解他的偉大和卓越，需要把他的許多故事寫出來。

第二個原因，一般人對於革命情報工作，有一種誤解和偏見。因爲這種工作，本身很機密，人們很少了解它的眞像。作者本身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獻給了這種工作。他覺得有義務，也有責任，現身說法，寫出那些故事。大家看了這本書，擧一反三，可以明白革命情報工作究竟做了些什麼；革命情報工作同志，究竟是些什麼人物。

第三個原因，作者認爲他不能不寫這本書，是因爲那些同志們，不計個人安危，出生入死，敵前敵後，冒險犯難，甚至貢獻了寶貴的生命，做了無名英雄，究竟爲了什麼？他不願意埋沒了他們那種偉大的英勇事蹟，永久無名，乃盡後死者的責任，就他所知道的，表揚出來。

所以，這本書是相當生動而感人的。

最後，引敍劉啓瑞先生讀「關山煙塵記」有感的一首詩，來作爲本文的結尾。

「辛酸述往事，無語話從頭，

賸將兩行淚，又向故人流。」

（刊載晨光雜誌第十四卷第二期）

評介喬著「關山煙塵記」

李少陵

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中國確實出生了一個最偉大的奇人。這個奇人就是戴笠將軍。戴笠將軍字雨農，浙江江山人，中央軍校第六期學生，當他在軍校讀書以前，並無赫赫之名；可是自二十一年四月一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成立之後，戴將軍便漸漸的成爲中國一時的傳奇人物。因爲軍統局是主持情報工作的機關，普通人稱之爲特工或特務，因爲是特，便引起一般人的特別注意，何況戴將軍對於這一工作，又有特殊的表現，於是特上加特，他便成爲特字第一號的傳奇人物。

在七七事變以前，兩廣事變消弭於無形之中，閩變迅速解決，西安事變中蔣委員長安然脫險，以及華北事變中，日本人未能如意以逞，戴將軍能運用他的魄力才能，對於國家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而其最精彩，最富傳奇性的表現，還是在八年抗戰之中，神出鬼沒，呼風喚雨，給日本人以無情的打擊，終使日本人無條件投降，使中華民國屹然列入世界四强之林，於是戴笠將軍便由一個軍統局長，變成了中國無數青年崇拜的偶像。

抗戰勝利後的次年三月十七日，戴將軍因公由青島飛回南京，飛機失事，爲國捐軀，中

央社於四月一日，發表一篇戴將軍打擊日人的功績報告如次：

對敵破壞二、一〇七次，突擊五八五次，制裁敵僞首要五一五次，敵僞人員死亡者一七、八七三人，負傷者四、九一六人，俘獲者五六六人，毀敵軍機車四九二輛，車廂一、六二七節，汽車四七七輛，汽油二〇、三二〇箱，電機一、七九七部，電線二、六七五公尺，機器一五部，船艦四四二艘，砲臺碉堡五一座，步馬機槍二、三一八挺枝，砲三三門，彈藥四八、二〇九箱，飛機七一架，兵營一、五七八間，軍糧八一、四六二擔，電桿一、三一六根，軍服軍毯五、五五一件，毒瓦斯原料五、〇五一箱，橋樑二五〇座，路軌一、六五八公尺，鐵絲一九、九二四丈，煤油五四七箱，綢布五六、四一五疋，棉花七、六七〇包。

珍珠港事變發生以後，中美情報工作合作所表現的工作成果，據上海申報六月十三日所載，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戰事結束止，三年之間，所給予敵人的打擊如次：

擊斃敵寇二六、七九九人，傷二、六四二人，俘虜五〇八人。破壞橋樑一八三處，舢板一五八艘，汽船三五艘，飛機一架，車頭車箱四二五節，庫房二七一個，鐵路三〇三段，機動機車二六九輛，營救聯合國飛行員一三〇名。

這是一些有形的數字，就可以看出戴將軍及其所部十萬鬬士的戰功，是如何的偉大；至

於戴將軍在抗戰期間給與敵人和僞組織人員精神上的威脅，對於國內人心的激勵和軍民的團結，對於淪陷區域國軍的援助，那更是無法用數字來形容的。

美國梅樂斯少將說：「戴將軍的地下工作，强化了抗戰陣容；戴將軍的中美合作，縮短了世界戰局」。這就是說；戴將軍不僅有功於中國，而且有功於世界。

一個如此英勇偉大的人物，死了不過二十年，他的英名勳績，好像風馳電掣一般，一下子飛跑過去，便已被人忘記光了。我很感覺詫異，在這二十年當中，我隨時隨地都在留意有關戴將軍的紀念文字，可是奇怪得很，除掉十多年前見到一篇易持恆先生所作——戴雨農之功一文外，再也見不到第二篇有關文字。如果說有，就是五六年前我在民族晚報上發表一篇爲——戴雨農遍身都是膽的短文。

直到最近，我從朋友處得到一部喬家才先生所作關山煙塵記一書，我花了兩天時間，一口氣將它讀完，我深深的感覺着愉快、滿意，好像填滿了我這多年來心坎上的一種缺陷。

喬先生在本書前言，首先便聲明他所以寫這本書的原因，就是爲着紀念戴雨農將軍。他說：「戴雨農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時代巨人，他對於國家民族，對於革命領袖的忠貞，爲他人所不能及；他的智慧與才能，也是他人所不能及。八年抗戰，他對於國家的功勳，給予敵人

的打擊，眞是無與倫比。戴先生殉職二十年了，年青的一代，很少人知道他；年老的一代，對他的了解也可能很模糊，現在爲紀念他殉職二十週年，爲了使人們更認識他，更了解他，需要把他的許多故事寫出來，讓人們從那些細微的地方，領會出他是如何的偉大，如何的超人。這就是我不能不寫這本書的第一個原因」。

全書共分八章：一、空前國難；二、華北之行；三、陪都重慶；四、太行兩年；五、陝西緝私；六、後套練兵，七、太原肅奸；八、將星殞落。約計三十五萬字。其中所述，都是喬家才先生服務軍統局十多年來的工作紀要，尤以八年抗戰工作，紀述最爲詳明，在這一册書裏，我知道喬先生的文字修養，極有工夫；同時，我更敬佩他對於地名，人名，時間，事物，記得那樣清清楚楚，必然是得力於日記工作，否則全憑記憶力去揣摩，必然是無法辦到的。

在這册書裏，雖是一部自傳式的回憶錄，可是從他的工作記錄中，便可以看出戴將軍那一種苦心孤詣，爲國勤勞的精神，是值得國人景仰的。戴將軍指揮下的工作同志，在天津，在北平，在太原，在太行山，在包頭；……和日軍，和漢奸，和共匪；天天厮混、天天打鬪，天天拼命，那一種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的精神，眞可以感天地，泣鬼神，令人從心坎中，流出同情之淚。

許多人聽到特務二字，便要頭痛；看到特工人員，便要噁心，我自然也不能例外，可是當你讀完這部關山煙塵記之後，你當喟然歎曰：中國國魂，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在本書中直接描述戴將軍的言行的，僅僅四一大會，監察工作兩節，可是從這兩節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戴將軍的爲人，的確有過人之處。他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一日，爲軍統局成立八週年紀念日，簡稱爲四一大會。關於會場的佈置，標語，口號，人數，菜單，戴將軍無不處處顧到。會報之後，戴將軍作了一個結論，極爲精彩，與會者無不感動。因此，喬家才先生追述道：「這一次參加工作會報，聽到戴先生十三點結論，頭頭是道，不愧爲一位天才領導者，我衷心佩服他的思想敏捷，注意力集中，解決問題，能抓住要點，無怪他領導一個十萬人的團體，工作複雜繁重，而能得心應手。」

「戴先生極富人情味，對於自己的幹部關心，尚不足爲奇；有時不關他的事，只要他知道，也不放過。張子奇先生在天津和敵人那樣拼命，可是一回到重慶，並沒有人睬理，住在一所廟裏，進退兩難，戴先生知道了這事，馬上寫了一封安慰的信，並送了一千元支票，派我送去。張先生是交通部的人，交通部不管，行政院不管，却有一個工作毫不相干的人來照顧他，因此他十分感動。戴先生能夠收攬人才，人才也樂於爲他所用，這一故事，就是很好

的例子。」

其他關於戴將軍對工作、對部屬、對長官的認眞，體慰、信賴，喬家才先生在其他各節中，都有很多的記述，我們從這一部關山煙塵記中，便可以發現戴將軍無時無刻不在爲戰爭、爲革命，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努力。

我認識戴將軍，也在十年以上。在沒有認識他以前，我總以爲這是一個陰陽怪氣的人，最好敬鬼神而遠之。等到認識以後，才知道這位戴將軍，是一個極平易近人的人，一點傲氣也沒有，一點濁氣也沒有。他對敵人，則毫不客氣；至於對朋友，對部屬，則客氣非常。他那一種充沛的精力，那一種做事的精神，那一種用人的方法，使我虔誠的崇拜。如果說世界上果眞有英雄，那末，我可以肯定的說：戴雨農將軍，的確夠得上稱爲中華民國近五十年代的英雄。

保密，是做情報人員的主要信條。不過我回想在蘭州九間樓與戴將軍談話的時候，戴將軍時常將當日如何謀刺敵人漢奸，如何破壞陷區交通的故事，一講便是一二個小時之久，滔滔不絕。因爲是過去了的故事，所以說也無妨，實無保密的必要。

當我讀完喬家才先生這一部關山煙塵記後，我很盼望戴將軍的工作同志，應當從速編著

一部有關戴將軍的全集；如年譜，傳記，小說，戲劇等等，大量刋印，廉價銷售，要使戴將軍一生報國的精神事業，流佈民間，以激起一股革命浪潮，衝向大陸，拯救受苦受難的同胞，並使我們下一代的青年，效法戴將軍的奮鬪精神，爲着中華民族的前途，犧牲一切，奮鬪到底。（刋載於民族晚報五十五年四月十八、十九、二十日及公保月刋五十五年五月號）

關山煙塵記——洛陽紙貴・再版出書

高雄新聞報

喬家才先生所著的「關山煙塵記」，自問世以來，風行一時，初版五千册早已售罄，市面上旋卽發現盜印版本，紙質較劣。喬氏爲減輕讀者負擔，已於八月中旬再版，特價新臺幣二十元。

「關山煙塵記」這本新出版的巨著，共分八章：一、空前國難，二、華北之行，三、陪都重慶，四、太行兩年，五、陝西緝私，六、後套練兵，七、太原肅奸，八、將星殞落，約三十萬字。其中所述，是喬家才把他服務軍統局十多年的工作紀要，赤裸裸的寫了出來。從七七抗戰開始，直到抗戰勝利。這其中所接觸的一切，都未加渲染的保存了它的完全眞實性。因此，書中的人物與故事都是眞實的。

對於這樣一本書，當然很富於歷史價值；同時，也當然是很有趣味性的。尤其是三、四十歲以上的人，曾經過八年抗戰的苦難，而且或多或少的耳聞目睹當年發生的一切，如今事過境遷，再來讀那些許多當年可能都是機密的故事，無疑會增加回憶的趣味。

作者寫這本書的主要動機，是爲着紀念戴雨農將軍，他說：「戴雨農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時代巨人，他對國家民族，對革命領袖的忠貞，爲他人所不及；他的智慧與才能，也是他人所不能及。八年抗戰，他對國家的功勳，對敵人的打擊，是無與倫比的。戴先生殉職二十年了，年輕的一代，很少人知道他；年老的一代，對他了解可能也很模糊。現在爲紀念他殉職二十週年，爲使人更認識他。更了解他，需要把他的故事寫出來，讓人們從那些細微的地方領會他如何的偉大，如何的超人。」

欲購此書；請將書款交當地郵局「喬家才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六九五二號」。

五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部引人入勝的好書

——喬著「關山煙塵記」讀後

陳祚龍

最近，我幸叨蒙喬家才先生不遺，在遠與不予鄙棄，從臺省將其鉅著「關山煙塵記」，加封郵貽一册。對於喬先生所賜給我的這種高情與優誼，我可眞是只有萬分的感激。現在，我既已將這樣的專籍之內容，逐頁、逐行與逐字地精讀完畢，我除却至以喬先生的富學博識及廣見多聞爲欽爲佩之外，並亦願意不揣冒昧、把筆將它敬向同胞，略予推介一番。

衆所週知：喬家才先生是山西交城籍、黃埔第六期步兵科畢業的國民大會代表。同時，他還是中外雜誌的特約長期撰述與極有名氣之作家。雖當他跟我來信大行「開示」的時候，竟要那般謙虛地只謂他自己係「一介武夫，……軍人弄筆，眞乃遺笑大方」，但我敢說：他的著述，比較一般的中華「文士」們「弄」起「筆」墨來，其能「引人入勝」、「發人深省

」與「令人推服」的「必然性」，實在是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他的這種專書，說來固只爲他個人，於自己「九一八」到抗日勝利的那一段時期之中，日常生活所經驗的「大事」之扼要寫照——最多也不過是他的「傳記」、之一章。但因其敍事的精當切實、遣詞的流暢通達、言情的懇倒盡進……，於是這也可算難怪「初版問世，不到三個月，五千册銷售一空」，而它且得隨經再版！到如今，我們如欲做到好與做好「文化出擊」，我怕它還勢得發行三版、四版……，以便大批地去由現在我們的大有爲政府之中，負責僑務與對外「交際」、宣傳的當局，將它用爲「外銷」的最優良之出版品，向外流通。因爲它也確是已往軍民團結在偉大的領袖蔣公領導之下，敵愾同仇，對付强大的敵人之一部份實錄，同時，它也眞已表彰了我們的傳統文化之菁粹！

這一册總計不下五一四頁的好書，其實際的內容，分爲八章：①空前國難；②華北之行；③陪都重慶；④太行兩年；⑤陝西緝私；⑥後套練兵；⑦太原肅奸；⑧將星殞落。每章多則八分目，至少也有二分目。每一分目，主要因只以喬先生在當年厲行報國服務的親身遭遇爲敍述之中心，但那些與其遭遇有關的「大局」、「大事」及一些「大」人物，並皆已經喬先生隨時隨地，交待得清清楚楚。尤其是：該書所反映之喬先生的「學養」，直夠謂爲「博

通古今」，以及他實已「洞達東西」文化之精華！譬如：

①他對於「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四日」，北平「新學聯主持下的五四紀念大會」，最後「會場裏都唱起『保衛馬德里』」，以及「陶希聖先生」如何「抨擊那些數典忘祖，保衛馬德里的傢伙」，他卽引用西班牙的歷史，作爲述證〔參看頁一七——一九〕。

②就當「宋哲元離開北平」之後，每天晚上，他「一定要偷聽中央廣播電臺的廣播節目，這對於淪陷在敵後的人們，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也是唯一的安慰。任何人聽到那些抗戰歌曲」，無不覺得「這些歌曲確實擔負起那個時代的使命，有如法國的馬賽曲」〔參看頁二五——二八〕。

③他在「陝西緝私」的那一章之中，開頭便講：「拿破崙說過：『打仗，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離開錢，仗就打不下去〔參看頁三〇四〕。」

④他說「提起武昌，就會想到黃鶴樓，黃鶴樓同武昌好像分不開似的。因爲黃鶴樓太出名了，有許多人只知有黃鶴樓，而不知有武昌。唐崔顥咏黃鶴樓詩：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實際上今天的情景與當年有些不同了。」〔參看頁四二——四三〕。

⑤他說：「潼關的形勢稱得起險要兩字，南負嶮壁，北臨黃河。元朝張養浩的潼關懷古寫得好：

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
望西都，意踟躕，傷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作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從前的戰爭是為一人一姓而戰，勝也罷，敗也罷，的確都是苦了老百姓。這一次的戰爭顯然不同了，這是一次民族絕續，國家存亡的保衛戰，覆巢之下無完卵，人人有份，個個有責，不能再說百姓苦了。」〔參看頁六五——六六〕。

⑥他說「西蘭公路有時循古道而行，可以看到老態龍鍾的左公柳。當年左文襄公征新疆，自潼關至嘉峪關，道路兩旁植楊柳兩行，綠化了漫長的西北古道。我們看唐王之渙的出塞：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

再看左文襄公某幕僚做的詩：

大將西征人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手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

「從這兩首七言絕句，可以領會到左公柳在這荒寂的大西北是如何的偉大了。唐人所寫的淒冷情景，到了清人的筆下，却是氣壯山河，生氣勃勃。其實西北仍舊是西北，所不同者，就是這兩行龍鍾的老柳。」〔參看頁七〇〕。

⑦他說：「成都是四川的省會，位置於四川盆地的中央，有小北平之稱。成都的古蹟名勝很多，城內少城公園，綠柳成蔭，河水潺湲，是一個頂好的消夏地方。據說張獻忠的七殺碑也放在少城公園，碑文是『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原來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還有一套殺人的理論。我沒有找着這塊七殺碑，不知道是個什麽樣子。東郊有望江樓薛濤井。西郊有浣花溪上的草堂寺，爲詩人杜甫的故居。北郊有昭覺寺，即後蜀宣華苑舊址。南郊爲武侯祠。我因急於到重慶，不能多逗留，除遊少城公園外，僅謁武侯祠。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杜甫的這一首詩，寫情寫景最實在，最逼眞。」〔參看頁七八〕

單就喬先生這樣地「描繪」事、物、時、景……的技巧與老練地引用古、今、中、外、文獻之「恰到好處」看來，我諒同胞也必不致駡我在此徒知「胡謅亂道」！事實上，喬先生的鉅著所「海敍」之那些大城重鎭、名山聖蹟，碰巧多半也曾由我自己，就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及從「留」學海外「變」爲「流」落歐西以前，分別巡禮了一番，因此我對於他們，多少並亦有着一些認識和瞭解。但喬先生不僅能夠將其「來龍去脈」加以「宣演」得「有聲有色」，而且每當他引述別人的傑作，其「手法」可就眞是達到了「精妙無比」的程度！說來這也誠堪用以證明：喬先生的「才情」，至少並得算爲超越「凡夫」一等！另外，喬先生本人亦可謂是當代中華民國的一大「詞人」。就在他的這種專籍之中，往往也經穿插了一些由他自由結撰的上製。譬如：

⑴他說：「爲紀念這次回家，我曾寫了一首五言古詩：

夜歸

山河半淪陷，烽火遍天涯。國難日益急，同胞苦鎖枷。虎口餘生日，
深夜暗歸家。老母見兒至，悲喜兩交加。骨肉久分散，相聚若曇花。

明日再離別，告兒珍重些。兄弟各灑淚，後會堪吁嗟！

「在太原同清源張振聲（秉鈺）兄見面時，已經同他商妥，從清源入山，由他給我找一個可靠的嚮導。山區是共產黨同敵人經常出沒的地方，沒有嚮導，可以說寸步難行。這一次在家裏同母親團聚了三天。」〔參看頁一三一—一三二〕

②他說：「無事可做，寫詩兩首，以紀此行。」

晉陝道中

㈠

獨步深山中，回頭望極東。知交蒙霧露，敵寇肆狂瘋。

落日衰黃草，朔風凜太空。荆榛隨處是，月色正朦朧。

㈡

沿岸復徘徊，歸心似箭催。波濤如怒吼，山石若神開。

白浪奔騰去，黃河天上來。世情衰歇盡，生命等塵埃。

「姓劉的朋友帶着我同那個青年人，踏上共產黨從西岸放過來的渡船，在波濤洶湧的黃河裏掙扎了一個鐘頭，才到達西岸。」〔參看頁一四四〕。

③他說：「永難忘記，成古詩一首」：

夜上太行山

太行孤懸黃河北，誰人願上太行山？敵寇封鎖太行道，重兵扼守天井關。
太行山下腥臊氣，敵寇殺戮如草菅。暗夜深入腥臊地，越野穿村非等閑。
村犬狂吠驚人夢，偽軍躲藏不露顏。沿山碉堡斷山路，捨路攀山疾轉彎。
一夜馳行百餘里，天明始達深山間；忽見朝暾金山谷，又聽丹河之水聲潺潺。
太行山上好殺敵，深仇不報誓不還。

「我們在這個山谷，足足留連了兩個鐘頭，才拖着兩條懶散的腿，高一步，低一步，向着山上爬。」〔參看頁一八七〕。

讀者看到這裏，想必對於我在前面所謂：喬先生的「學養」，眞夠稱爲「博通古今」，以及他實已「洞達東西」文化之精華，益可信其毫無虛飾與誇張！

我記得往日就在拙作『阮著「散文選集」讀後』之中，我曾談及：

『這册「選集」所有的那七十篇代表阮教授之各式散文作品，其共同的特點，實際無非是：

①洋溢他個人熱愛國家、民族、故鄉、祖宗文化的大義。
②流露他個人力行持中守正、莊敬自強的亮節。
③顯示他個人具有深厚的漢語「文學」造詣與精純的「學養」，尤其是證明他個人深知採用「科學」家講求眞實無差的「方法」。而當其走筆敍志述學，根本不去一意專事：浮華虛飾、彫鑿眩迷、無病呻吟，且以「風花雪月」、吃喝玩樂……的描繪、渲染，導致旁人也行虛度各個一生有限與寶貴的光陰。
④着重溝通「舊」知識，以便啓發「新」智慧，而端爲敦促世人全力建立人類所當分別創造之全「新」眞「新」、全「美」眞「美」與繼續向前邁進的社會。」

現在，容我就此老老實實地表白：喬先生的這一厚册專籍，不但也具有上述的那四種特點，並且它還最爲有助於那些行年四十左右的男女同胞，去更加明瞭：我們往日抵抗就像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以及更加認清：我們的敵人、奸邪、匪幫、賊類，歷來扮演的那些滅天理、毀人性暨自取覆亡……等萬惡千醜怪劇之淵源與流變！

總而言之，喬先生的這種鉅製專籍，不僅是一部屬於傳記文學的傑出作品，而且也確是一部極富明恥敎戰意義的好書！

六三、一二、三於巴黎

（載中外雜誌第十七卷第五期六十四年五月號）

我讀「關山煙塵記」

吳崇蘭

提起喬家才先生與外子的一段交情，喬先生所著的「關山煙塵記」，應該是名符其實的紅娘。

外子是一個喜愛讀書的人，他不但在圖書館博覽羣書，更常常買他認爲有價值的好書，而對於讀書，他更有求是求眞鑽牛角尖的研究精神，並有過目不忘的特强記憶力。古人說，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他行的路不止萬里，他讀的書又何止萬卷？

是民國五十九年吧！外子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讀了喬家才先生著的關山煙塵記，覺得這本書寫得很不錯，便寫信到臺灣臺北買了一本。可是他覺得這本書裏邊的一些時間、人名、職銜、地名，有若干差錯之處，需要斟酌求證修改。也有些是親身經歷的作者一目了然的，對讀者却嫌不夠詳盡明白，需要註釋說明。於是這位鑽牛角尖的先生就寫了一封給喬家才先生，將對該書那一頁那一行、那一句的疑問、意見，列了十九條之多送給喬先生。

癩痢頭的兒子自己的好，一本書，是作者嘔心瀝血的產品，對於作者來說，就彷彿自己孕育生產出來的孩子，很少作者能有雅量來接納別人的批評指摘的。而喬先生居然以感謝的心情寫了一封回信給外子，將外子所列的十九條，一一答覆，有不憚煩勞解釋疑問的，有承諾在再版時予以修正的。並說再版修正後要送一本書給外子……他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

我知道喬家才先生的名字，是在他們通信好幾年以後的事，而讀關山煙塵記則是最近的事。說起來是很滑稽的，外子的許多朋友，有好些我不認識，也不知道。原因是由於我沒有認人、記人的本領，常常張冠李戴，外子若與我提起見過一、兩次面的朋友名字，有若對牛彈琴，次數多了，本來就有怪脾氣的他，就不再與我談他的朋友。而我們兩人讀的書也不同，他買他喜愛的書，我買我喜愛的書，我不摸他的書，他也不碰我的書。偶而我抽本他的書看看，偶爾他也抽本我的書看看，但次數很少。這也就是我爲什麽知道喬家才先生很遲，讀他所著的書也很遲的緣故。

去歲我二哥吳南如在美病逝，外子因護送二哥靈灰返國之便，想在百忙中抽空去看尙未見過面的朋友喬君，誰知事不湊巧，他要去看喬君的時候，適喬君不在，返國時間倉促，竟沒法再另找時間去看他就回美了。喬君來信提及此事，爲之遺憾不已，信中曾說：他已七十

多歲，自己不能遠行來看外子，想見面，只希望外子能再回國了……

喬先生的信使我深深感動，他一向的至誠、熱情，在我的感覺上，他應該是一個沒有被社會磨損的年青人，庶不知他已有七十多歲，只因他保持一顆赤子之心，他才能有那份熱情。於是，我開始誠誠心心的讀他著的關山煙塵記。誰知開卷以後，我竟不能釋手了。

關山煙塵記是喬先生做情報工作一生經歷的故事，以戴雨農先生爲經，以作者及許多和他同時的工作人員底冒險犯難、成仁取義的可歌可泣眞實經歷的故事爲緯，而寫成一部抗戰民族英雄的血淚史。從眞人實事的寫實方面來說，這本書是歷史的。但喬先生在戎馬倥傯中仍能把各地的山嶽、河流、地理形勢、人文、景色，寫得淋漓盡致。甚至在顚沛流離、危難涉險中，仍能忙裏偷閑，從容欣賞，即景生情，握管吟詩，所以說它也是一本地理的、文學的書。

喬先生寫戴雨農（笠）先生都是從生活細節的瑣談言行中，來襯托出他的偉大，表現出他的特出、超人不凡。他最大的長處是能通達人情，有容人之量，用人能取人之長，捨人之短，其部屬將校對他心服口服，肯爲其捨生效命，不爲無因。

與喬先生同時的工作同志，他們的功過是非，喬先生亦絕不馬虎放鬆。功即是功，過即

是過，是卽是是，非卽是非，他振筆直言，絕不含糊。卽使對於他自己，他不護短、不文飾、不涼美。他虛心、負責、坦白、眞率、忠誠，始終保持着一顆赤子之心；他知之謂知之，不知爲不知，無功不受祿，有錯卽反省；他是個有所不爲的烈性子人，敢作、敢爲、敢言。戴先生之所以對他信托、包容、倚重，亦當是欣賞他的那一份憨直忠貞。

從關山煙塵記這本書裏，可以看到當時日本人在我國土地上燒、殺、淫、掠的暴行，也可以看到漢奸共產黨的惡形惡相，以及一些武裝部隊的强行覇道，和當時的人民，在水深火熱生活的情形。

從關山煙塵記這本書裏，可以看到這些爲國家出死入生、鬪爭煎熬的情報工作人員的艱苦情形。他們不但自己冒着風險，也讓他們的父母妻女，甚至於朋友爲他們擔風險。正如喬先生在晉陜道中詩中所說：「荊榛隨處是」。他們時時刻刻都在生死中掙扎。

這本書平平實實，樸樸素素，對戴先生來說，不是空言推崇，不是虛意讚美，不是諂媚阿諛，它也不是爲名，不是爲利，不是爲任何自己的目的。它只是喬先生非說不可的心裏的話，就像熟透了的果子迸裂開來的肉汁一樣。戴先生爲國家所作所爲，固然有歷史春秋之筆爲它表功，但喬先生的這本書，較之官式的表功更有價値。它不但使後世之人對戴先生有眞

切深入的認識　也糾正了一般人對情報工作人員的想法。

提起情報工作人員，人們腦子裏第一個反應是特務人員。提起戴先生，人們腦子裏第一個反應是特務頭子。而提起特務，人們雖然都知道他們是爲國家捨命的人，在感覺裏，總認爲他們是敏感、多疑、奸詐、狡猾、陰險、虛僞、殘忍、狠毒、打小報告、殺人不眨眼的人。讀了這本書，可以明白，他們是才能、機智、勇敢、堅忍、忠貞、熱情的結晶。他們一樣的有人味、有人情味。甚至於他們的人情味較普通一般人更濃更厚。一般的人情味是以自己爲主幹，分出一部分的自己。他們的人情味則能夠達到爲別人而完全放開自己的犧牲程度，戴先生因此書更增榮耀，戴先生若地下有知，亦當以有此知己，有此部屬而感安慰，覺得此生不虛。而那許多有名無名的地下抗日英雄，也因關山煙塵記這本書而得傳，喬先生的功不可沒。

我與外子迄今與喬先生無一面之緣，但關山煙塵記一書使我們對喬先生無比心儀。敬以打油詩一首爲記：

一生事蹟是真實，半世奮鬪為民國，
田園荒蕪國破碎，久別山河夢裏歸。

白髮蕭蕭英雄淚，往事如煙等塵埃。
忠貞烈士可歌泣，芳留百世後人哀。
（載中外雜誌第十九卷第四期六十年四月）